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六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六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十四回
三侠头探蓬莱岛　童林遭险鱼骨寺…… (1)
第七十五回
二侠客求援天险庄　胜陶然被囚蓬莱岛 …… (21)
第七十六回
太平庄富贺段三结义　图大业富保臣入蓬莱 …… (60)
第七十七回
段红亮拒辅英王　济世侠夜审段夺…… (109)
第七十八回
富昌重信释胜裕　燕普火烧太平庄…… (152)
第七十九回
三庄兵联合打蓬莱　济世侠战船败四猛…… (175)
第八十回
董瑞奋战了因僧　四龙倒戈叛蓬莱…… (228)
第八十一回
捉刺客救驾受封　散家财辞官行侠…… (247)
第八十二回
生铁佛作恶被杀　西方侠失算受缚…… (291)
第八十三回
厉胆侠为妹订亲　金莲花搭救灵仙…… (320)

第八十四回
蓬莱卧底凤岐招驸马　洞房杀妻脱险离剑山…… (354)
第八十五回
皇宫院化图盗宝灯　玉皇观凤岐战恶道…… (387)
第八十六回
兑金镯员外被诬入狱　习武术牛和还乡报仇…… (444)
第八十七回
鱼龙变化访侠收义子　桂氏兄弟除恶遭残害…… (495)
第八十八回
智亮战寇得宝刀　剑侠被诬入囚牢…… (540)
第八十九回
宋品秉义搭救太平侠　董乾舍身大战天王殿…… (587)

第七十四回

三侠头探蓬莱岛　童林遭险鱼骨寺

话说童林等计议停妥，准备夜间前去探岛。老四位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霎时间，杯盘狼籍，连喝带谈天可不早了，堪堪红日西斜。褚爷整理饭菜，大家用饭已毕，秉上灯烛，稍微休息片刻，褚爷这才收拾。工夫不大，收拾已毕。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可也没穿别的，半截蓝布裤半截蓝布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绢帕包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好了一对双拐。三侠收拾齐毕，屋里头止了灯烛。褚爷背起一个包袱来，三侠走出来屋门倒带。褚爷头前带路，后面三侠跟随，出离了三十六户渔父村，来到了长林。四位英雄隐住身形，褚爷低言悄语。叫那一位辛苦一趟，到外面观看，四外可有什么动作没有，我在里面收拾浮江莲花舟，好渡你们入岛。明爷点头叫道："二位贤弟稍候，我到外面观看。"说着话走出树林，扎撒臂膀各处观看，看够多时，并无人踪，但见濛濛的月色，不断来往的浮云，江水滔滔声如牛吼。明爷看罢，并无什么动作，将才回到树林里面，再一看褚爷已然把包袱打开，莲花舟安置齐毕．但是见这支舟船，长下里约有一丈多，宽下里也有二尺多，把上面十二根螺丝棍上好，下面的布桨，后面的竹舵，旁边拴着一根绒绳，正当中还有一个轮子。只要舟浮水中，一抱当中这个轮子，舟自行走，就仿佛鸭行水面，三侠观看无不称奇。就见褚爷把包袱围在了腰间，叫了一声三位帮个忙，把莲花舟搭到江中，

三侠点头，搭起莲花舟，放在江中。褚爷手拉着缆绳，虽然这船是布的，用油油过，放在水面上漂漂荡荡，甚是可爱。褚爷手中拉着绳子，叫了一声三位，那一位首先登舟。童林心说这布舟在大江之中，异常危险，我当首先一试，想罢抱拳说道："二位兄长，小弟抢先了。"把话说完，垫步拧腰一纵，跃到了莲花舟的正当中。童林觉脚下莲花舟底下一软，只可一提气，摇动了身形，将然站稳就昕明灯说道："兄弟站稳了，愚兄登舟。"说着话垫步拧腰一纵，纵上了莲花舟。童林赶紧把身形一撤，哥儿两个得两头趁着，要不然堆在一处，就许把舟翻了，他们又不通水性，那个危险可就大了。哥儿俩一头趁一个，石爷看得明白，二位贤弟已然登舟，自己晃身也纵到了舟的当中。莲花舟在江中荡悠悠，褚爷手拉缆绳，低言说道："三位站稳我要登舟。"把说话完，带着缆绳纵到了舟中，手扶着舵轮荡悠悠船往前行。三侠一看这般光景，好不自在。书不可重叙，要说够奔凤眼孔，那是褚爷的熟道。舟往前行，约在定更多天，已然来到了凤眼孔下。三侠观看这座山，生来的险峻，峭壁凌云，悬崖陡立，令人望之生畏。褚爷手拉着缆绳，晃身弃舟登山崖，低言悄语，说道："三位侠客已然来到凤眼孔，请你们三位登岸。"三侠听到这里，各自晃身形纵下了莲花舟，来到山崖借着朦胧月色，观看山石嶙峋，陡壁当前，下临於水。童林性急遂问道："老哥哥，但不知那里是凤眼孔，望求你老人家指示。"褚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三位侠客且慢，要问凤眼孔用手一指正西，有个大山窟窿，被水浸着一半，遂说道："那就是凤眼孔，你们三位要打算前进，可要留神，孔口在正西，你们靠着西南走，躲着水道．里面道路不平，盘旋周折而上、只要走出一里多地，可

就到了岛内，你们三位到里面再施展飞檐走壁，陆地飞腾夜行术进岛，我可有一句话嘱咐三位，你们弟兄入岛，我在此处等候，只等到三更，千万别过四鼓，倘若天光一亮，再想逃出虎口，势比登天。”童林点头，三侠收拾俐落，绕走凤眼孔的西南，可就走下去了。未走之先，褚凤巢再三嘱咐：“无论如何千万别在里面涉险，不过看看其中大概而已。万不可过三更回来，倘若是贪功妄动，想出凤眼孔那就算是妄想了，到了那个时候，可别说我不厚道，我也不能在此久候、当然自回渔父村。”三侠听罢这些话，明照远石永杰老二位，都是谨言慎行之人，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惟有这童林可就不然了。但是童林有童林的心思，他想只要你把我带到蓬莱岛我就不怕了，凭我腰间宝剑，也别说岛内不发现什么障碍，就是有些个消息埋伏，凭我掌中宝刀，那也算不了什么。他把主意拿定，往前行走。二位老侠只可在后面跟随，绕走凤眼孔一矮身蹿入孔中，顺着孔道前进。三侠此来也算是天意该着，真要是遇不见褚爷，别说是这三位，就是再比他们身分高出百倍，也难以进剑山蓬莱。将然进了凤眼孔往里走，里面黑暗异常，脚底下坎坷不平，三侠拢住目光往前行走，童林由打腰间取出来秋风落叶扫，把软鞘掖至在腰间，手中擎剑往前行走。双侠一看童林这番举动，倒也佩服，别看童林年轻，做事也还精细。宝剑不撤恐怕有了动作，临时措手不及，撤出来又怕剑光四射，被人看见，他手中擎剑以身遮蔽，这个地方可算心细。走了工夫不大，隐隐见前面有了光亮，童林心中明白，准知道绕出了凤眼孔，这就算到了蓬莱岛里面，自己心中欢喜，又走一会儿，来至在亮光地所在看了看，自己可没敢骤然打里面往外纵，自己听见老师常谈，大凡占山

之人，都有打更的，这个打更的还不得一样，有明更暗更坐更几种分别，明更易躲暗更难防，倘若是被暗更窥见，暗含着报告聚议厅，回头里面调遣各路的喽兵，把来人一围，到那时想逃离万难，故此自己不敢冒险，遂探头缩脑借着外面的亮光四外观看，看了好半天，倒是设有什么动作，他叠腰用力往外一纵，纵出了凤眼孔外，足有一丈六七尺，站稳身形背剑手打凉棚往各处观看，看了看一轮明月，悬於空中，照得碧澄澄山梁，四外乱山朝拱，全都是陡壁悬崖，树木丛生并不成行，显出来荒山空谷的幽僻景致。童林看着这般光景，暗说这般风景胆小的来到此处，固然可怕，英雄到此实在可爱。想到这里，后面明石二位已然来到近前，低言叫道童林贤弟："千万不可冒险耽延时间，省得叫外面褚老英雄等候着急。"童林点头，叫声："二位兄长不必嘱咐，咱们再往前走一程，然后回归不迟。"双侠无法，只得后面跟随，三侠顺着山崖蛇形的小路往前行走，盘旋周折一步高似一步，走了好半天，隐隐听见里面梆鼓齐敲，天交二更，双侠后面叫道："海川，别往前走了，咱们由打此处走回去，天可就够了时候了，跟随褚凤巢回归渔父村，再设法聘请高人入岛不迟。"童林闻听点头说道："二位兄长看见了没有，前面有一道山岗，地势高耸，咱们走到岗上，站住各处观看，回头再走不迟，你们二位看着怎么样？"双侠不肯深拦，知道海川那个脾气，性情暴燥，秉性刚强，倘若用言语激恼了，倒许出了意外，故此不敢深说，只得跟随前行。三侠施展夜行术，行走如飞，眨眼之间来在山岗的上面。站住身躯这个地方比别处高，是一个大鹅头峰。童林那个心思，打算站在鹅头峰上面往各处观看，那个意思是要看看天王殿在那里，军师府大帅府设在何

方，何处险要那里幽僻，全都看明白了，他还要在岛内作一件骇人听闻擎天动地的大事，叫一干的侠客英雄，佩服自己，不枉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心中正在思索之际，这个地方是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明照远跟童林是亲师兄弟，如同手足一般，他恐怕童海川贪看不已，时刻延迟长了，褚爷等的不耐烦，自回了渔父村，就让我们弟兄三人有通天本领，怎奈水性不通，也出不了剑山蓬莱岛，到那时岂不要束手被擒。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师弟，别看了，天可不早啦，咱们该回去了。"童林正然看得出神之际，听师兄叫他回去，只得答应一声好，将然说了这一个字。就见面前猛然间，来了一个黑影一晃，行走如飞，脚程甚速，不但童林看见，就连后面的双侠，也看得明白。

童林看见这条黑影心说不好，这一定是岛内巡山之人，他既然行走如飞，必然看见我们踪迹，当然是报告天王殿，或是军师大帅两府，如果派人前来有许多不便，倒不如赶上前去，将小辈拿获，问个长短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并未发言，左手背剑一矮身追下这条黑影去了，双侠在后面看着暗说不好，童林这个脾气，贪功太急，倘若追赶黑影，从中有了意外，应当如何，双侠只急得顿足捶兄不表。单说童林看见黑影，他那里肯舍，紧紧追赶。童林辨了辨方向，黑影够奔的是西北方，童林追了有吃杯热茶的功夫，相离黑影有两丈远近，童林就是一怔暗想道，就凭我童林脚程也不是我自夸，怎么会连一个巡山的喽兵也追不上，看起来剑山蓬莱岛果然名不虚传，实有高人。自己越想越挂气，脚下用力，霎时间再一看相隔黑影约在一丈有余，童海川心中高兴，精神振作未免脚下更快，一看相离黑影仅有六七尺，把手中宝

剑一横往前一蹿，剑压黑影的左肩头，最可笑的就是一节，贼人被剑压住肩头，连头也不回，这可应了俗语叫瞑目等死，想到这里宝剑用了个拔草寻蛇的招术，手中一用力鼻孔偕气，耳轮中就听哓喳一声，咕噜一滚，童林听着这个声音，就是一怔，仔细留神观看，直吓得毛骨悚然，原来这个人不是真的，用木头做成的自行人，脚抵下有两个毂轳，下面有弦槽，脊背后头有上弦的螺丝。童林这一怔，可就想起当年双侠夜探玲珑岛被困镇海川，老哥哥司徒朗摆设各种消息埋伏，滚刀绞刀转轮刀，各种小巧机关，走轮转弦也是假人，把我引至在里面，有心捧钺自刎，多亏我的恩师赶到，不然焉有我的命在，今天又是假人引诱，难道说还有第二镇海川吗，适方才我就不应当追赶，倘若是被假人把我引至在机关里面，我是插翅难逃，幸亏我的脚程快将他追上，一剑将他砍倒，若不然他还不一定把我引到何处。有心回去寻找二位老哥哥，顺凤眼孔出岛，回归渔父村，天时已然不早，恐怕褚凤巢已走，倒不如我顺着假人地下的弦槽，倒要看看他走到那里算完。自已越想越有理，遂把主意拿定，有意顺着轨道往里面走，猛然间听见前面有人乐，这个乐和普通乐不同，那个声音，是於鼻孔之中，往外哼嗤。童林闻听这个声音，抬头观看，面前一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童林看着这般光景生疑，不问可知这也是两个假人，今天展展威风，凭我手中秋风落叶扫宝剑，把这些木头人砍倒。主意拿定，紧紧追赶，将然一哈腰走路带风，已然相离两个黑影约在一丈来的，童林放心大胆，那个意思还要追上用剑砍倒。将然在出神之际，就见黑影背转身形，每人手中摆着一条军刃，头前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身上穿青绸子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裤胸前勒着十字绊，脚

底下穿洒鞋，打着裹腿，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着一个空刀鞘，后面跟着这一个身量略微矮点儿，项短脖粗也是青绸子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裤，借着星月之光，看得明白，环眼狮鼻，大嘴唇薄片耳，手中擎着一口金背鬼头刀。童林看罢，就听对面二人冷笑一声说道："何方的小辈，你的胆量不小，竟敢前来夜探蓬莱岛，难道说项生三头，肩长六臂，也不是二位太爷说句大话，就叫你插翅也难以逃走，依我说倒不如撒手扔军刃，把你捆绑交到了天王殿，任凭王爷发落。"童林听到这里，不由得一阵冷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辈："何等之人敢阻挡我的去路，报尔的姓名。"这两个人闻听一阵冷笑："看你这样乡间的笨汉，来在岛内还要逞强，既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听我道来，我姓裴单字名文，外号人称阴阳判官，这是我的兄弟裴武，外号人称花面判官。"童林听到这里，微然一笑："我听你口出狂言，打量是怎样惊天动地的英雄，原来是两个无名的小辈，话说至此，亮军刃过来动手，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上两个招面，我就不算英雄。"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裴文裴武厉声说："胆大小辈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我看你有多大的能为。"说着话摆刀搂头就剁，童林一看刀到，身子一闪宝剑一横，只听呛啷一声响亮，裴文的刀折为两断，童林跟着双手捧剑作了个白蛇吐信，光芒芒直奔裴文的胸前，耳轮中就听哼的一声，剑点中心当时亡命，呛啷啷撒手扔刀，将然一歪身，就听裴武已然矮身斜刺，够奔正西走下去了，童林看着焉能肯舍，恐怕他前去报信，要是知会了军师大帅，那一个都是武术高强，他等一得信我要想走万难，倒不如赶上前去，手起剑落将他结果性命，往前追了足有有两三丈远，堪堪赶上，童林看着喜悦，往前

一蹿，一剑将他结果性命，岂不爽快。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观前面斜着西北有一条小道，道前有一片树林，就见花面判官裴武，一矮身扎入了树林。童林心说，江湖的规矩，遇水而入遇林而逃，小子既然奔到树林之中，我就应当饶他性命，可有一样儿，真要我舍他不追，他必然贻害於我，受他的暗算，我要进树林追赶，他在暗处我在明处，他给我来个明枪容易躲，暗剑最难防，又一想事已到此，那也算是无法，手中擎剑二目瞪圆一矮身，将然来到树林里面。小子可称得起是滑贼，童林将然到里面，他就转身跳将出来，童林一看赶情不是小子一个人了，他又引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鱼贯而行。童林把心一横，垫步拧腰一纵，管他那里有消息没消息呢，纵到了花面判官的面前，手中横剑，人到剑到就听噗的声，花面判官连句话也没说立时亡命，死尸跌倒。说时迟那时快，童林跟着往前打了个箭步，把这四个黑影一剑一个，童林低头观看，这四个黑影原来都是假的，看了看不错，下面背有弦槽轨道，童林不由得害怕，暗想这个山里面真正是奇巧百出，那里来的这许多假人，这么看起来尽着一夜的工夫，也探不出来什么来，只不过是多看几个假人而已。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有人行走脚下带着风声，童林留神一看前面又是一条黑影，童林不舍还是紧紧追赶，未曾追赶先看了看下面有轨道没有，要是有轨道当然是假的，没有轨道便是活人，看了看下面没有轨道，分明是真人的。这个人的脚程还真快，脚程既如此快当然武术也不软，拿他跟裴文裴武一比可就天地悬隔，童林想到这里脚下用力，紧紧追随，此时天可不早了，已然是三鼓过，追来追去离有黑影相隔约在两丈远近，童林定住眼神，虽然面目看不见，穿章打扮看得

很清，但只见这个人是长条儿的身子，高下足有六尺多，身上穿的衣裳是白绵绸，脚底下青洒鞋白袜子打着花布裹腿，灰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童林看着这人的穿着，就知道他的武学不弱。皆因是黑夜之间，身上夜行衣靠，颜色暗淡其色以黑为主，所为的是蔽人眼目，这个小子既穿白，足见他性情狂傲，我到要看看他的武术如何。想罢脚尖用力，这么看起来还是童林的武学高，两次用力，离着他也就是一丈往来。童林看着心中欢喜，不由得哼了一声，那个人闻听转身观看后面追赶之人，长眉细目单眼皮，高鼻梁四字口，用手一指说道："小辈你的胆子不小，单身独自你竟敢前来夜探蓬莱岛，难道说你就不要命吗"？童林说道："小子，你既口出狂言大话，报通你的名姓。"那人说道："老太爷不说大概你不认得，俺姓童名威，外号称矮脚兔子。"童林一听心中有气，哼一声："可惜这个童字叫你姓，什么外号不可叫，单叫个兔子，不问可知兔子就是腿快，今天你遇见我这也算是活该，我的外号叫铁爪神鹰，兔见鹰必死。"这句话还未曾说完，童威撰手中小刀，叫了一声小子："你的嘴太损了，分明是以言语相欺，我看你往那里走。"把刀一摆，够奔童林的脖项。童林一看刀到了，并不慌忙，手中提着剑左手掐着剑诀，二目瞪圆，刀临切近身形往左一闪，右腿往前一撤，倒退了一步，用手中宝剑压往他的刀背，手口用力往里一推，如同削瓜砍菜一般，就听叭的一声，死尸裁成两段。童林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剑交左手，留神观看，看着也是一乐，暗想道方才在我的面前扬眉吐气，狂言大话，而今已然亡命，看起来人生世上，也没有多大的意味。这才应了那两句俗语，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童林正然叹息，就听前面

哧哧又是有人行走的声音，留神一看也倒好笑，又是四条黑影鱼贯而行，这四条黑影比先前那四个可就大不相同了，这四个行走如飞，稍微一走神走出去约有十数丈，童林心中明白，既然这四个人鱼贯而行，当然不是真的，如果说是活人，要是这么快的脚程，必是剑客侠客之流，既是假的引诱於我，当然也有人看见我拨动机关，叫假人相诱，倒不如我赶上前去，凭我手中宝剑，将他完全砍倒，免得叫他跟我作祟。想到这里一矮身往前追赶，童林越着急前面的四个黑影走得越快，童林心中纳闷，猛然间想起，现放着师傅我何不看看呢，低头看了看下面有轨道有弦槽，这才放心。四条黑影一定是假的，无论他多么快，不过是机关之力，自己哈着腰往前紧追，童林只顾这么一展雄威，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已然天交四更。童林心急，倘若天光一亮，人家人多就凭我自己，当然是寡众不敌，又不知我二位兄长现在那里，褚凤巢究竟他也不是等候不等候？童林想到这里内心着急，二次用力往前追赶，幸而一样离着四条黑影，相隔不足一丈，童林赶上前去手起剑落耳轮中就听嚓喳嚓喳，把四个假人儿全都砍倒在地上，虽然人是假的，童林剑交左手一背，余气未息，然后这才往各处张望，猛然抬头观看，心中喜悦，就见迎着面有座大山门，朱红漆古铜钉，两旁边有两个角门子，按方向说这个庙可是座北，正当中山门上面悬着一块匾写的鱼骨寺。

童林看见鱼骨寺暗说不好，我虽没到过剑山蓬莱岛可听人谈过，岛的里面有两座大庙，左边为鱼骨寺，右边的为人骨寺，里面的住持是师徒爷儿两个，一位叫了因别号通法禅师，他有个弟子名叫慈云，外号人称石头僧。了因和尚他的亲兄弟一共是三位，了因排行第二，他的大师哥可就是一目

了然僧，他还有一个师弟名叫了义，弟兄们三个皆都是剑客的身分，但是为什么不知顺逆，反在岛内辅佐奸王，据我看实在与理不合。又一想莫非是了因方丈，隐身在蓬莱岛等候机会，倒反蓬莱也未可知。我要不来到这里没的说，既然今天到此，我倒要探听探听这个了因和尚是何如人也。自己把主意拿妥，东张西望各处观看，看了看四外没有动静，往前紧走，一晃身脚登山门的门楼，探身形往里面观看。里面清素素静落落，此时天已过三更，迎着面头层黑暗暗，两旁边配殿也无灯光，童林这才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够奔二层殿。到了二层殿一看，还是那样，只可往里走奔三层殿，到了三层殿也无灯光。童林正然怔神之际，猛然间看见后面还有一层，大概是后阁佛楼，高耸耸射出了灯光，童林暗想不问可知，这一定了因和尚他住在后面佛楼。你说也奇怪，人家方丈都有一所禅堂，怎么这个了因他住在后阁佛楼呢，真叫我莫明其妙。自己想到这里，并不迟疑，晃身够奔后面，工夫不大，来到佛楼下，看了看迎着面的楼梯，一拉遛九间房，灯光倒不是各处都有，就在东面这三间灯光四射，照得光华如昼。迎着面是堂屋，外面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两旁边朱红漆的明柱，上面粘贴着黄纸的封联写的是，修心养性心养性，下聊配，参理参禅理参禅，横批也有四个大字写的是，万法皈依。隔着虾须的斑竹帘，往里面看的很明白，皆因正当中悬着一个海灯，灯火虽然不大，也还看得见，惟独后面有神龛没有，供的什么神圣，看不清楚，童林一想，我只是在下面观看，也是无济於事，再说了因和尚的言谈动作，也听不见，俗语有句话，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我何不冒险上佛楼。把主意拿定，往各处看了看没有什么动作，他这才走到楼梯前，不

敢骤然就上，将宝剑还软鞘，围在腰间，双手摸了摸楼梯的扶手，倒是真的，并没有什么机关，遂垫步拧腰往上一纵，脚登扶手，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轻似狸猫恰似猿猴，声息皆无，来至在后面佛楼的外廊子，晃身形将脚步站稳。不够奔堂屋，顺着外廊往东行走，来到东边暗间的窗台下，童林一看喜悦，下面半截大玻璃，上面是纱窗，童林看罢，将身隐住隔着玻璃往里观看，各处全都看的见。想罢身形隐在窗台下，向里窥探，但只见屋里房顶上悬挂一个海灯，向外伸着四个仙鹤颈，灯光突突乱晃，照得光华满室，靠着后山墙是搁几案，头里八仙桌，两旁相衬着椅子，搁儿案上陈列许多书藉，每一套上都写着书签. 在窗下摆投着一张圆桌，四周放着兀凳，在东山墙有一床，床下面痰盂，两边一边一个脚搭，在脚搭上放着一双黄缎子的云履，净说鞋底都有三寸多厚，云床上面躺着一个人，面朝东头朝北脚朝南，身上穿着黄色的道服，腰里萦着蓝色丝绦，头上杨木道冠，真金簪子别顶。童林虽然看不见他的面貌，看这个装饰，有几分眼熟，又长了身猛然想起，我打量老道是何人，原来是我的对头冤家，您说是那一位，正是剑山蓬莱岛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童林看着暗恨，要不是这个妖道辅佐英王富昌，收罗天下英雄，扯旗造反，焉能有今日，偏偏我今天在此，就把他遇着，这也是天假其便，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活该我童林成名露脸。想到这里站起身形，那个意思要够奔屋中伸手拿获燕云风，又一想不可，这个老道诡计多端，再说倘若人是假的，里面设摆机关，我到里面岂不受了他人的暗算。童林忍住性儿，留神观察，倒要看看老道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我当然不受他的引诱。童林看了半天，这才看明白，老道是真的不是假的。

皆因在云床头里放着一个红木的茶几，上面有铜茶托。茶托上放着一杯茶，这杯茶还是热气腾腾，当然是刚斟的茶还未曾饮，因为身体困倦一时睡去，我要不趁此时下手，还等待何时。倘若被他知晓，谈到了武学，我一个焉能是他的敌手，这么看起来真乃天助我成功。想罢放开英雄胆，轻轻行走，作出来矮足蛇形势，身轻似叶，声息皆无，慢慢凑到帘拢外往里观看。借着上面那盏半明不暗的灯，看了看屋中并没别人，后面供的是神龛，龛上挂着黄云缎子佛帘，前面神龛橱设摆香烛蜡阡五供各种祭品。童林壮着胆子，轻轻把帘板掀起来往身后一放，手捏门坎探头往里观看，看了看里面连一个从人皆无，童林一晃腰把身形转到里面，双手托住帘板轻轻一放，看着可不算什么，这里头有一手功夫，名目叫作蛇行，出在形意门中。童林练的虽然是太极，这三门功夫有联络的性质，太极形意八卦，康熙年间形意有二十四趟，传到而今慢说二十四趟，就是十二趟都不易得全。童林到了里面，长起身来慢慢往里走，他这个后阁佛楼一共是九间，三间一断，两边四扇当中门口挂着一个茶青色的软帘，青绸子走水，青绸子飘带。童林站在隔扇外，隔扇当中有一块方玻璃，隔玻璃往里观看，里面还是那个样儿，并无动作。童林心中暗想，若论武学，慢说是我，就是比我再高三倍，也赢不了他，倘若外面再来了人，把我堵到屋中那可怎样好。想了想无法，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把心一横轻轻牵软帘，末曾迈步先把头探进去，看了看还是别无动作，这才迈步往里走，猛鸡夺栗，这就叫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倘若迟缓被他知晓，就有许多不便。把主意拿定，身形往前一蹿，急如狂风骤雨往前一扑，脚尚未沾地就听得咯噔一声，原来离

着云床切近这一块方板是活的，及至童林用脚登上，就把童林坠至在下面，咯的一声响，就仿佛下面所有机关走轮全都发动，那一片的声音不亚如正月初二接财神的爆竹一般。

此时不表童林的生死，却说石明双侠客可急坏了，别人还都小可，惟碧目虬髯赛北侠明照远，自己越想越后悔，我本就不应当同我师弟来，再说我比他大两岁，由打家中动身，有我的二位恩师，我们不辞而行，有违师训，天到这般时候，海川追下黑影不见回归，当然是被人看出破绽，据我想是凶多吉少，他若有个一差二错，我怎能独自己回归，我的恩师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答对，到那时就不说师弟性情暴燥，做事狂肆，必然说我作师哥的从中并不阻拦，自己想到这里，回头叫了一声："石大哥，看见了没有，天可不早了，海川追着黑影已然扑奔山环里面，我看着不放心，倒不如石大哥你自己出离凤眼孔，找着褚凤巢，用浮江莲花舟把你渡过，回到紫霞庄，见着我的二位恩师，把从中的事实，对二位老人家说明，求他老二位设法入岛，找寻海川。"石爷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明贤弟，你这个意思我也明白，你看你的师弟独自一人闯入里面，当然是不放心，你要尽你们师兄弟的义气，誓与童林一同生死，这个话虽然不能说错，其中可有一个情节，童林追赶黑影到里面，要是有人看见他，当然不知道引诱何处去了，真要是没有看见的话，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我弟兄三人的本领，这蓬莱里面，虽然山势险要，也不至于出了什么么危险，真要是露出了马脚，被人家看出破绽，故意引诱你我到险地，也别说是咱们，就是剑客也难免不出意外，童海川深入险地，咱们陷一个别陷两个，倒不如咱们弟兄二人一同出岛，褚凤巢他的师哥龙九公，在岛

内为水军大帅，求他入岛探听海川的吉凶，倘若是上天嘉护，海川他能遇难成祥，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有了一差二错，你我弟兄约请宾明，设法入岛，给他报个仇可也就是了。”明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石大哥，你说的固然是情理话，怎奈不知道的主儿他说童林深入遇险，你我一同追随，出了意外，并无人报信，那叫人不知鬼不觉，当然不是上策，可有一样儿，你我弟兄二人若不前去一个，岂不叫人说咱们无弟兄的义气，虽明知是白饶，蓬莱内隐着成了名的剑侠颇多，慢说你我弟兄，就是再高几倍，那也是无济于事，但是豁出我这条性命，也要前去探听，以免落人的笑骂，说我不义。”智明侠石爷闻听，明照远这些言语，叹息不已，遂说道：“明贤弟，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也不是我灭兄弟的锐气，长他人的威风，就叫你进到里面，各处寻找，见童海川身已遇险，你应当如何，不过抛了生命跟人家相拼，也不过白送性命，还是暂时之间出岛，设法打听方为上策。”明爷听到这里，站在那里呆呆的出神，石爷一看再要竞顾接着谈，天可就太晚了，倘若到了五更褚凤巢回归渔父村，我们弟兄连一个驻足的地方全没有，想到这里，一伸手拉着明照远就走，明爷无法，只得随着石永杰仍顺着原道回吧。到了凤眼孔由打孔内走出来，褚爷正然等的心中着急，猛然间看见来了两条黑影，及至切近原来是双侠，褚爷一看回来两个人，赶紧问道：“二位侠客，你们三位一同入岛。为什么不见海川，难道说有什么意外不成吗？”石爷闻言连连摆手，叫道：“褚老英雄，此地并非谈话所在，倒不如回归你的渔父村，有什么话再谈。”褚爷点头把浮江莲花舟收拾好了，双侠弃岸登舟，荡荡悠悠舟往前行，来至对岸时，已是天大亮。双侠登岸，褚凤巢手拉缆绳，把

浮江莲花舟拉至在岸上，搭到树林，撤十二根螺丝铁棍，绷弓撤去抖了抖了油布棚，然后用包袱包好背起来，同着双侠够奔渔父村。到了村内，已然红日东升。来到褚爷住的那所茅舍里面面，把包袱包收拾起来，叫双侠落坐，褚爷把茶水煮得了，吃着茶三位英雄当面接谈，褚爷这才问道："海川何以未回，望乞二位侠客明言。"明爷未曾答言，心中难过，不由得咳声叹气，遂把三人一同进岛，遇见一条黑影，海川追赶黑影下去，始终未见回归，我倒有心尾随而进，恐怕不但无济于事，又叫褚老英雄在外面久等，我们弟兄二人计议多时，万般无奈一同出岛，见着褚老英雄，求你老务必设法进岛，打听海川的吉凶，无论如何也得求你老为力，倘若童林毫发未伤，那就是我们弟兄的万幸，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二人就难以见钦差老大人，跟我们的二位恩师，无论如何也得求你老设法。褚凤巢听罢双侠之言，不由得容颜更变，叫了一声："二位侠客有所不知，要说三侠冒险前去探岛，我就有意相拦，其中有个难题，我要是拦甚了，又恐怕你们弟兄三人笑我贪生怕死畏刀避剑笑我无能，我才用浮江莲花舟把你们弟兄渡到凤眼孔，送入岛内，临行说的明白，叫你们到里面不过是窥探大概，万不可贪功冒险，又谁知海川刚愎自用，追下黑影，不问可知，一定是凶多吉少，这还算便宜，你们弟兄二人，心性灵活，要不然的话，全在岛内，连个送信的人都没有，今天既然谈到这里，叫我从中设谋，打探童海川的生死，那倒容易，还不用我去，回头我打发一个人入岛，面见我的师哥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一问便知。可有一样，也不是我当面推辞，海川要是在蓬莱被获遭擒囚押起来，要是叫我托人情求我师哥设法把他救出来，我可办不到，皆因咱

们弟兄有交情，说话办事全都要言必应口，省得临时猜忌，疏忽交情。”双侠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声：“褚老英雄，这个话也不用你老说，咱们弟兄一见如故，不能说没交情的话，不过就求你老设法入岛打听，无论童林落到何种地步，或是没有下落，求你老调查明白了，直言无隐，至于二次入岛前去报仇，请你老放心，决不牵连褚老英雄。”这一句话说出来，褚凤巢把两绺花白髯一理哈哈一笑：“二位侠客这么一说，倒把我褚某小看了，真要我胆小不敢多管闲事，还不如你们弟兄到此之时，我并不建设一谋，如果不用浮江莲花舟，把三位渡到凤眼孔没有今天之事，岂不落得干干净净，这一来童林要是被获遭擒，究情问理，我也担着一半的不是，如今我指你们一条门路，他到能设法救出海川。”褚爷说完此话，还未等石爷答言，旁边明照远连连抱拳，遂说道：“蒙老英雄侠心义胆，我们方才说的话，你老也不必多疑，你老所说这个门路，他能解救我兄弟的危难，但不知是谁？”褚老英雄微然一笑：“要提此人大概你们弟兄也有个耳闻，离此四十里地，地名天险庄，此人姓胜名裕字陶然外号人称谈笑龙君，此人有惊天纬地之才，水旱两路技术高强，掌中一条十三节亮银鞭，打遍天下无敌，身为隐士避居村庄，在他的左边就是天险太平庄石凉湖，在他的右边就是赵家滩，他们三庄联合公推胜陶然为首，抗拒蓬莱岛，三庄之中团练乡兵，约三四千家，净说船支也有三百多支，真乃英王的劲敌，胜裕又最善用兵，这还不算，在他三庄的左右，各有一条大江，左为白沙江，右为白龙江，江水滔滔汹涌异常，他那里有两道大闸，如果把闸一提，立刻就得水淹蓬莱，要不然英王不这么怕他，有心联络他，他这个人行为不苟端庄自守，他还是明朝的遗

老，要说天险庄有两道大闸，为什么不把闸提起来，将蓬莱淹没，其中有个原因，请想闸一提起，蓬莱岛尚且能够淹没，四川成都府那无数的居民，岂不完全作了水底的游魂。”褚凤巢当面把胜裕老英雄说出，倒把双侠的醒儿提起来了，智明侠石爷哈哈大笑，说道，“若非褚老英雄提起，我们弟兄倒忘怀了，天险庄相离紫霞庄，不过是数十里地，再说我们跟胜裕又有一面之交，虽不敢说情同手足，也是义气相投，本应当还跟褚老英雄谈会子，怎奈事在紧急，我们不在这里骚扰，马上就要动身，够奔天险庄，拜求老人家胜裕，托他设法入岛，打听童海川。”褚爷本要挽留，皆因二位侠客去意甚急，也不敢多拦，只可拱手作别，送出了渔父村。明石二人由渔父村动身，要依着明照远直接够奔天险庄，面见胜裕胜陶然，石爷摆手说道：“兄弟这你就不用忙了，要说海川被获遭擒，押到天王殿，英王岂能不知道，他是咱们的兄弟，又是保护钦差老大人的随行委员，总得说是重要人物，他也不能说杀就杀，说剐就剐，必然是幽囚起来，那可就不至于立刻有性命之忧，你我暂时够奔紫霞庄，见着二位仙长连钦差大人也在场，把话说明大家设谋方显妥当。”明照远一听无法，只可依着石爷，哥儿两个顺道前行，回归紫归霞庄，到了庄内堪堪到了申牌。双侠迈步上台阶进了大门，手下人过去请安，明灯急问道，二位仙长可曾在后面，手下人闻听此言，连连摆手遂说道：“跟爷回不但二位仙长不在后面，就连那位钦差大人也不在了。他们老三位，是天亮由咱们宅中一同动的身。”明石二位老侠闻听这句话，不由得就是一皱眉，书中代言，他们三侠，在前面一同饮酒，后来私自动身，后面的仙长陪着年大人晚饭毕，从人把残席撤下去，大人这才拱手，说道：

“二位剑客本钦差有一句话，不知二位老人家肯其从全否？”尚爷一听说道，大人有话请讲，年大人说道：“我有意请二位剑客，随同帮忙一同够奔公馆，头一节在成都地面，有二位仙长本钦命也好放心，再说早早晚晚童林也可孝敬您二位。”二位仙长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大人论说起来，你老人家吩咐我们弟兄二人帮忙一同至公馆，这就算看的起我们弟兄，可有一件，据我想公馆以内，各位老侠都是武学高强，有我们弟兄不多，没我们弟兄不少，到了成都之后，自有高人出头辅佐，不过海川这个人，做事太已任性，回头把他叫过来，我们弟兄当面申斥，嗣后叫他谨慎留神也就是了。”说到这里赶紧叫手下人到前面，不但叫童林连明灯一同都叫来，家人答应出去，工夫不大，回来禀道：“不但说我家侠客爷跟童侠客不见，就连石老侠客也不见了，听他们三位侠客计议，要夜探蓬莱岛，现在一同去了。”二位仙长一听这句话，慈眉倒坚，慧眼圆翻，把拂尘一摆，口念无量佛，真乃大胆，不用说别人，就是童林这个孽障够多么可恨，你自己的事尚且未能办理完毕，公然又约双侠夜探蓬莱，你岂不想只身一人冒险保着大人，中途若不遇见我们弟兄，不用说童林，就连钦差的性命都难以保全，现在好容易在紫霞庄相会，你不想把钦差老大人安置到相当的地方，你又前去轻身涉险，明爷石爷两个人全都五十来往的年岁，凡有一切世事，都应当知进知退，不但不拦阻童林，反倒助桀为虐，就是你们探岛，也应当到里面报我们弟兄一声，不该违背师命，可惜你们枉有侠客之称。仙长越想越有气，恨童林倒是二成，心中所不满的就是明照远，石永杰两个人，钦差老大人看着这般光景，反倒来解劝，彼此闲谈，直谈到天光大亮，二位仙长有心把钦

差大人安放在紫霞庄，自己又不能够脱身，又恐怕跟随大人这一干群雄，到了成都见不着钦差又不知道童林的下落，他等众人当然要望空捕影，四下探寻，倒不如我们弟兄二人，保护钦差够奔四川成都公馆，把大人交给群雄倒为妥当。二位仙长计议已妥，把话跟大人说明，年大人无法，只得点头答应，尚道明何道源弟兄二人，保护着钦差就走下去了。此时双侠一问，手下人从头至尾一说，明爷一听叫道："老哥哥了不的了，一首棋下错，满盘棋算空，你我弟兄被童林用言语相难，被迫不过跟着他一同前去，将来见我的恩师，必然有一场痛责，石大哥咱们也不用休息了，倒不如咱们赶紧够奔天险庄，见着胜裕，求他急速设法入岛，先把童林生死存亡的下落打听出来，然后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此时弄得智明侠束手无策，只可依着明灯够奔天险庄。智明侠又一想，天可不早了，错过申牌堪堪日没，就是马上动身，离三庄还有六七十里，到了那里也得天到定更，你还不知道胜裕在家不在家，就是在家，他也不能连夜进蓬莱，这么看起来还不如明日早行，见着胜裕倒显着正当，哥儿俩个只可沉住了气，明天动身。弟兄二人就在厅房里面整理整理衣服，天可就到了掌灯了，叫手下人预备晚饭，哥儿两个同桌而食，晚饭毕，饮了会子茶，哥儿两个一同打坐。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二侠客求援天险庄　胜陶然被囚蓬莱岛

一夜无书，次日天明起来，双侠梳洗已毕，收拾各种应带的东西，收拾完了把手下人叫过来，说我们二人，要够奔天险庄见胜陶然，家里无论有事没事，你们加意照看，倘若有人访我，你们就提没在家，如果有特别要紧的事，叫他够奔天险庄。手下人答应一声是，他们哥儿两个，够奔天险庄。六十多里地不算什么，辰牌将过，已然来到庄前，双侠留神观看，好壮丽的一座庄门，四周围约有几千户人家，矮墙围饶东西的庄门，南北的便门，原先在蓬莱未成事之时，天险庄是四门通达，自从蓬莱声势振起，天险庄加意防备，所有本庄之人，出入全都身带腰牌，有人从外面来，先问明来历，到此找何人，住在那一户，说得清清楚楚，先带到公所挂号，发给腰牌，才准许他在庄内，如果没有腰牌，或是形迹可疑，面生之人，不论昼夜，要严加盘话，言语支离当时就拿获，以蓬莱奸细监押，单等问毕，再作处置。他们三村联合，原为是防匪的起见，就连地面官人也是一同辅助。双侠走至在庄门前大栅栏门敞着，门前站着有三十多个人，全都是年青力壮，血气方刚，没老没少全都是一身蓝，外面套着一个蓝布坎肩，前后各有一个白月亮光，前面写着天险庄，后面写团练乡勇，正当中站着一个头儿，年纪有五十多岁，两撇燕尾胡须，精神百倍，手里还拿着打马的藤棒。双侠看罢将然要往前走，就见那个头儿走过来，用手中藤棒一指，叫了一声：

“二位，您进庄有事吗，请说明找谁到里面公所先挂个号，把里面的人传出来见了面，补了腰牌再进庄。”双侠闻听，抱了抱拳说：“烦劳通禀你家的庄主，就提在下家住紫霞庄，姓明名灯字照远，这是我的拜兄石永杰。”那个头儿闻听，上打一眼下看一眼，打量双侠，然后说道：“失敬，失敬，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紫霞庄的庄主明老侠客，这一位是智明侠石老侠客，按说应当把二位老侠请进庄去，怎奈我家庄主有命，我们也不敢违背，就请二位老人家被屈，在此等候我们给你老人家到里面通禀。”双侠说了一声有劳了，这个头儿够奔里面，前去回禀，迟了有两盏热茶的工夫，忽然间由打庄内走出来八名手下从人，各个都穿长大衣服，后面跟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长的好看，身量有五尺多，穿着白棉绸的裤褂，外面穿着灰色绸子大褂，腰间系着一根杏黄色的丝绦，脚底下大红缎子云履往脸上观看，一张长方脸，微然有点儿贲楼头，通红的脸膛，两道白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灼灼放光，大狮子鼻子，双颧高耸四字阔口，通红嘴唇，联鬓络腮一部银髯，一双大耳垂肩，白剪子股小辫儿。双侠看罢，就见那个老头儿走至在庄门即近，双手托银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二位贤弟，恕过愚兄接待来迟，千万莫怪。”双侠看见老英雄，赶紧抢步向前行礼，口称：“老哥哥，我等少给您请安问候，小弟这厢有礼了。”老人家一摆手叫声：“二位贤弟，此地并非谈话之所，里面请吧。”谦谦让让胜裕老庄主陪着双侠，顺着街道一直够奔后宅，来到门首虎坐门楼，迎着面的影壁，影壁上面花瓦砌出来的玲珑剔透巧妙非常，门前四棵龙爪槐，左右有上马石下马石。胜爷请石永杰首先往里面走，门洞里面站着两名手下人，全都穿着长大衣服，看那个样儿全都是文

质彬彬，垂手侍立，在头前有一名家人带路，后面三位跟随，下台阶往西走有四扇屏风门，绿油洒金星，上面有四个斗方，写的是齐庄中正，进了屏风门，来到前头院，南面是一溜倒座东西厢房，穿厅而过，来到二道院，到了院中双侠看了看，东西的厢房，正房是大厅，迎面黑漆抱柱，在抱柱上面挂着一付木刻的对联，上联写庭有余香谢草郑阑燕桂树，下联，家无别物唐诗晋字汉文章，廊檐下横着一块大匾，漆地写的是蓝字，乐善好施，当中屋门口，挂着虾米须斑竹帘。早有手下人把帘子掀起，把二位侠客让在里面，明石老二位到里面观看迎着面四扇硬屏，在屏头里放着二张床，时适夏令上面搁着靠枕，座垫满都套着葛布套，床的下面硬木的脚搭痰盂子无不乾净讲究，靠着山墙搁儿案，案头里八仙桌两旁边太师椅子，八仙桌挂着大红段子南绣着金的围桌，大红缎子的椅靠，山墙上面挂着挑山，相衬名人对联，屋中清雅异常。胜爷摆手让双侠入座，弟兄们也不客气，手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搁盏胜爷抱拳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不在紫霞庄，来在我的天险，有何公干？"未等石爷答言，明照远答言叫了一声："老哥哥，您问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今天我们弟兄到此，有大事相求。"明爷这才把已往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如今所虑的就是我兄弟童海川，在蓬莱里吉凶不知，我们弟兄计议多时，就在束手无策之时，褚凤巢为我等划策，叫我们够奔贵庄，面见老人家，求您设法入岛，探听海川的吉凶，如果他要在里面遇险，死于非命，到那时俺明灯约请天下英雄入岛，要给我师弟报仇雪恨，倘若是他被获遭擒尚有他的命在，求您老人家协助一膀之力搭救海川不死，不但童林感激老人家大恩大德，就是明灯也感激非浅。"胜陶然听完了明爷

这些话，双手托银髯残眉倒坚，叫了一声："二位贤弟，倒不是愚兄推辞不肯援助，不怕童林他落到何处，也不管是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也不是我胜某说句大话，我情心愿意相助，不怕牵连有碍，甚至于有性命之忧，我死而无怨，惟独蓬莱我跟他素无来往，不但没有交情可谈，里面的首领英王手下的军师大帅，恨我切入骨髓，只皆因他有意兴兵，先入四川夺取山陕，然后北犯京都，夺取天下，面南背北，有我们三庄拒抗，一时难以兴兵，我不见他还则罢了，我要见了他岂能跟我善罢甘休，我把这个话一说，你们弟兄听着就仿佛我不肯出头帮忙搭救海川，还别说你我几十里地的乡亲，又是交称莫逆，这是你们二位来了，就是不来，我要得着这个信，只要跟英王有旧，我也当设法援助童林，方不失江湖的义气。"明石二位老侠听罢，彼此面面相觑，默默无言，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痰嗽，老英雄叫了声进来，手下人来至在里面，先给老人家行礼，说道跟老庄主爷回，外面有剑山蓬莱岛遣人下书。老头子闻听一怔，沉着面目眼看着双侠，然后带笑说道："二位贤弟听见了没有，方才愚兄说跟蓬莱素无来往，今日他遣人下书定有别故，二位贤弟不可多心，愚兄将下书之人唤进来，你我兄弟当面细问，然后相机行事，岂不为妙。"双侠听着胜爷这话，准知道老人家并不能以假言骗哄，这一次剑山蓬莱派人下书，也许是我兄弟童林命不当绝。胜爷一摆手叫手下人出去，把下书之人叫进来，我要当面问话。手下人去了工夫不大，由打外面带进一个人来，胜爷同着双侠留神观看，就见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身穿蓝布裤褂，脚底下搬尖大掖根洒鞋，往脸上观看，光头不戴帽，黄白面皮，两道半截眉，一双小环眼，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小

鹰鼻子，三角菱角口尖下颏尖脑门，这小子这个脑袋是忧忧式的，就见他满面带笑向上行礼。胜爷问道："那里来的？"那人问上磕头，口称："老爷子，我是剑山蓬莱奉王爷所差，有书信在此，面呈老庄主。"胜爷听到这里，看了看双侠，用手点指，对下书人道："我与你家王爷素无来往，今天持书至此，有何事故？"下书人闻听接着说道："老人家不错，你老人家素日跟我们剑山蓬莱里面素无来往，这一次是我们军师大帅，慕你老人家英名如雷贯耳，故特命小子前来下书，面呈老人家，我还是立待回音。"说着话把书信取出来，双手往上呈递，在旁边有手下人把书信接过来，转呈老人家。胜爷接书在手，眼望手下人递了个眼色，从人明白，把下书人带至在厅外，胜爷一看书皮上写的是呈胜老庄主手拆，胜爷启栈，取出书信观看。上写胜老英雄陶然公阁下，敬启者，久慕英名无缘相识，今敝为于最近拟开群英大会，老英雄名高望重，倘能莅临加入，光荣万分，钧意如何？鹄候来命，以便择日奉迓台端，此请履安。下写富昌谨具。老人家看罢，叫了一声："二位贤弟，请来观看，这才叫时逢恰巧，众位打算探听海川的下落，就在这一封书信的上面。"说罢把书信递与明照远，明爷接过书信，看了看上面写的不过是约请胜爷入岛赴会，先问一问去不去，如果去的话再定日期，看罢递到石爷面前，智明侠看完了，仍然呈给老人家胜裕，然后双侠问道："老哥哥既然蓬莱下书约你老赴会，你老这个心意打算怎么样，据我想自古以来，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楚汉鸿门宴一场风波，若非有大将樊哙，高祖焉能安全，老人家你老的心意如何？"胜爷闻听把银髯一抖，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岂不知，英王下书相约，赴他的英雄大会，

当然不怀好意，真要是不去岂不被他小看我，这一次我入岛头一节探听探听海川的下落，再说我也要瞻仰蓬莱里面的威风。”明爷听罢，遂说道：“既然如此，先把下书人打发回去，然后咱们再计议入岛的时间，打发人入岛送信不晚，老人家你老看如何？”胜爷一想这话也对，既然他下书相约未定日期，我要慨然应允，他等定期之后，又要下书相约，未免显不大便利，倒不如把送信之人打发回去，我们计议计议，头一节看看他们岛内的动作，再说凡事预先筹划好了，省得临时误事。老三位计议好了，叫手下人把下书人叫上来，老人家叫了一声：“下书之人，你赶紧回山，见着你家王爷，把话说明，所有书信里面的言语，我已然知道了，本应当作回书叫你带回，因一时仓卒，恐有不周，你急速回山，我另派人送信，约定日期入岛可也，来赏给下书人纹银四两。”下书人向上磕头谢赏而去，胜爷跟双侠计议进岛的日期，何时入岛方为妥当，依着胜爷他老人家把所有一切事安置停当，省得临期手忙脚乱。到了明爷可就不然，明爷这个心思，打算早入岛以便打听师弟的下落，这就是各人有个人的心思，遂向胜爷说道：“哥哥依我是事不宜迟，约定明天入岛，今日把书信备办停妥，派人前去下书，倒觉着敏捷便利。”胜爷闻听明爷这话心中明白，他的心思还是打听他的师弟海川要紧，老头子即刻叫手下人预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老人家要亲自修书，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外面进来两个人，双侠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两个人长的好看，头前一位身高约有四尺多，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衫，脚底下表缎子鞋白袜子，面若敷粉，两道墨眉眉长过目，二目如灯光华炯炯，如点漆一般，通鼻梁大耳轮，鸟黑发辫，后面那一位比前面这个略高一点儿，长脖细

项带着温文而雅，穿着打扮都是一样，明爷心说这两个孩儿是谁家的，长的这么好看，正然看着两个孩儿，走至在胜爷的面前行礼，然后一边站了一个。胜爷一指两个孩子说："还不上前给你二位叔父行礼。"孩儿闻听转身走在双侠面前，胜爷用手一指说："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谈，家住紫霞庄，姓明名灯字照远，外号人称碧目虬髯赛北侠明叔叔，这位是智明侠石永杰石叔父。"二人见礼已毕，站在一旁，胜爷向明石二位道，这一个名叫胜秀，外号人称猴子，是我的孩儿，那一个名叫凌元外号石猴子，是我的徒弟。石爷看两个孩儿夸不绝口，遂说道："不枉老英雄威名远震，无人不知，看看这两个孩儿，虽然岁数不大，显露着少年英勇，气概不凡，这才叫父是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胜爷彼此哈哈大笑，老头子说了一声二位贤弟夸奖了，把话说完，把纸笔取出来，叫自己的弟子凌元研墨，老爷子提笔作书，一挥而就，书信写毕拿过来叫双侠看了看，明石二位都点了点头，赞美老人家不但身通武学，并且还是写作俱佳，真乃经文纬武。看罢把书信仍然交给胜裕，书封皮写得封好，派人入岛下书，相约明日入岛赴会，叫过手下人来，叫他备好了舟船，顺着白龙江进岛下书，手下人答应一声，走上前去将要接书，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石猴子凌元，走过来叫了一声师傅且慢："要是打发平常之人前去下书，到那里不过糊里糊涂，把书信放在那里就完了，也不是我小看他们，岛里的动作他们如何看的出来，弟子不才蒙老师教诲，大概的情形我尚且能看他个几成，弟子情心愿意，擎书入岛，面见英王，不知老师肯叫我去吗？"孩儿说完此话，不但双侠，就连老人家都是一怔，别看石猴子年轻，他这片话说的非常透澈，胜爷一听倒也有

理，此事固属冒险，然又想两国相争尚不杀来使，何况我与英王呢，三个人一计议真还得叫凌元前去。计议已毕，老人家叫一声："凌元，既然你愿意入岛下书，你可懂得下书的规则。"凌元说道："望求恩师指教。"胜裕叫道："凌元，此去下书，无论里面现出如何的动作，不须发作，莫要因小失大，下书之人，就如同两国交兵，当中的来使一般，无论有何欺压的行为，当时也忍受，单等事到决裂那天，手擎军刃当场动手，有能耐那时再施展，这才叫下书之人不失身分，你年轻血气未定，恐怕三言两语的气往上一攻，当时激裂，到那时不但性命难保，还要耽误了大事，你要能够忍的了气，你就前去下书，如果我所说这几样你办不到，为师另选他人。"石猴子连连点头，叫了一声："老师，你老嘱咐的言语，孩儿一一听从。"老人家点了点头，把书信交给凌元，吩咐手下人预备好了船只，又告诉孩儿身上不准携带寸铁，孩儿点头答应，书信接过来，用包袱包好，带在身边，然后又跟双侠作了个揖，口称二位叔父，你老在家中听候佳音，孩儿下书去了。

把话说完，转身就走，出离了天险庄，来到白龙江的江沿，船只早已备妥，上面八名水手，头里有一个人报头，凌元奔岸登舟，船往前行，荡悠悠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蓬莱岛。天险庄离蓬莱四十多里地，走白龙江水道还近十几里地，眨眼之间，船到剑山青龙闸附近，就听里面沧啷啷有铁声响亮，由打闸头里出来十几支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用手指点说道："船别往前走了，你这个船怎么这样大胆。"在船头上报头的这个人高声呼喝："烦你等通报，我们这支船是天险庄的，奉我家庄主爷胜裕所差，特此前来岛内下书。"那个头目说了

一声候着，拔转船头绞起青龙闸，船往里行。过了好半天的工夫，就听里面锣响，由打青龙闸里面，撞出来大小四十多支麻洋战船，当中一支虎头舟，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身高约在六尺，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大褂，脚下青缎子鞋白袜子，腰扎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刀，光头未戴帽，两道长眉一双大环眼，两撇花白髯。报头的正然观看，就听人家这个人抱拳说道："对面的船上，可是天险庄老人家胜裕所差吗？"船上站着报头的一回头叫了一声："少爷，您答话吧。"说着话报头的一闪身，凌元往前紧走，走至在船头说道："不才我是天险庄的，天险庄的庄主胜爷那是我的业师，不才我叫凌元，有个小小外号，人称石猴子的便是，今天奉师命，特此前来下书，未领教您贵姓。"那人闻听哈哈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少庄主，要问在下姓于名变字子江，外号人称翻江搅海第五龙。"孩儿一听知道他是剑山蓬莱的副帅，少爷心中欢喜，说道："原来是于副帅，小子有何德能，敢劳副帅亲自接迎，把话说完了，于变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少庄主，你的船小进山不便，倒不如越船到这边，一同进岛，倒显着便利。"凌元闻听，看了看自己的船支，相离头舟约有一丈三四，自己明白，这那里是说我的船小进岛不便，分明是他知道我是老人家陶然公的弟子，他要当面试探我的纵跳法如何，真要我说一个不字，岂不被小看。想到这里回头向水手们说道："你等在此等候，，我随于副帅入岛下书，千万你等不可移动。"水手们答应，孩儿这才向对面说道："既然蒙副帅这样厚待，不才我就要斗胆了，"把话说完，脚尖一点船板丹田提气，腰间叠劲，往对面虎头舟上一纵，耳轮中就听呼的一声，将身形纵到了大船的船头，身形站稳，拱了拱手说道："于副帅叫你

老见笑了，我这只船相离大船再远一尺，就许把我坠入了江中。”于子江闻听这句话早已明白，他就是为显露显露他的武术，于子江吩咐一声开船入岛，呛啷啷一阵锣声，所有大小麻洋船，顺着青龙闸都开入了岛内，船往前行，工夫不大到了船坞，船靠好了搭跳板，二人携手登岸，走至上面在头前有人带路，一直够奔待客厅。凌元留神一看，一所院落修造的十分壮丽，迎面一段用竹干夹出来的花墙子，爬满了蔓生的花草，时逢夏令，搭着一个天棚，靠着北面一溜房，头里都是纱隔扇，前面的游廊，东西各有厢房，手下人头前把帘子打起，于子江陪着石猴子凌元进了北为上的大厅，来至在里面落坐，从人献上茶来。于子江说道：“少庄主您在此稍候，我到里面通禀，回头我把您陪以里面，面见天王。”凌元说了一声劳驾，这么看起来英王富昌，对于天险庄有意联络感情，就是来了这么一个陶然公的徒弟，派副帅于子江亲自出来招待，这就算待遇优厚。凌元在屋中等候，足有两杯热茶的工夫，猛然间于婆由打外面带笑进来，叫了一声：“少主，我家天王已驾坐天王殿，奉他老人家钧旨，叫我把您陪到里面。”凌元闻听此言，赶紧站起身形，随着于子江够奔天王殿。走在路上，凌元留神观看，所有甬路都是用五彩小石子砌成花样，两旁边用砖圈出来八楞六角银锭扇面等式的花池子，里面栽种各样花卉，虽没有什么值钱的花，到是绿暗红稀芳菲异常，遛遛达达往头里走着，由打待客厅绕走左膀寨，越过左膀寨来到天王殿。孩儿看着暗暗点头，我可没到北京城也没看见过金銮殿，今天看这个天王殿殿势巍峨，大概金銮殿也不过如此。就见头里迎面朱红漆的宫门，两旁边明柱也是朱红漆的，上面雕刻两条金龙，当中嵌着一颗珠子，用玻璃

做的，也是光华炯炯，现出二龙戏珠的姿势，两旁边站着五十名王官，全是身长力大，相貌魁梧，进了当中宫门，顺着当中甬路往里走，够奔天王殿。工夫不大，来到殿前，两边站着武官旗牌人等，约有一百多名，于变回头叫了一声："少庄主，我到里面回禀，你老在此等候爷的示下。"孩儿点头，于变走到天王殿，工夫不大，由打里面走出一名王官，高声呼道："天险庄下书人现在那里，天王有旨，天王殿召见。"孩儿答应一声"是"，随着那个人往里走。来到金阶下留神观看，就见里面迎着面摆着一个闹龙案，案上摆设檀香炉，旁边有文房四宝，后面落地十二扇戳屏，在英王身后站着二十位站殿将军，上垂首有两张桌，头一张桌桌子后面两把交椅，桌前挂着大红缎子平金南绣的围桌，后面坐着两个人都是出家的老道。上垂首这位身量略矮点儿，约有五尺来高，蓝布道服，青布大领，看不见下身，往脸上观看年纪不小了，前面都卸了顶啦，在前面正当中，白头发挽了个发髻，扣着个杨木道冠，黄澄澄玉簪别顶，两道残眉，颔下一部银髯，飘洒前胸，垂着眼皮，看那个样儿，倒是道骨仙风。在他下垂首坐着一个老道，身量高点儿，身穿蓝绸子道服，青缎子护领，往脸上观看，两道残眉，大三角眼通关鼻梁，四字阔口颔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也是白头发高挽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挨着他们旁边有一张桌，有三把交椅，正当中坐着一位大个儿，站起来身量不尺七足差不多，身上穿白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衫，往脸上观看，赤红的脸膛，微然沾点儿贲楼头，两道残眉，大狮子鼻子红鼻子头，四字海口，颔下一部银髯。又见他上垂首坐着一位，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衫，青虚虚的脸膛四方脸，黄焦焦的头发，两道眼

眉跟头发碴一样，一双环眼深眼窝子黄眼珠子，通天鼻梁凹鼻子头，厚嘴唇颔下一部连鬓络腮的胡须，其色发红，这个红可不像硃砂一般，不过是黄焦焦的黄中带赤。下垂首坐着一位，站起来也有六尺多高，身穿白绸子裤袄，外罩灰色绸子大衫，面白如玉，圆方脸白剪子股小辫儿，两道苍白眉，二目灼灼的放光，狮鼻阔口，颔下一部苍白髯，大耳朝怀。孩儿他那里晓得，头一张桌坐着两个老道，那个矮身量的就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他旁边那个高身量的老道，就是本山军师燕云风。第二张桌上坐的这三位，乃是左膀寨的三公，老哥儿三个住四川成都府天海庄，正当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英雄，姓尹双名海亮，外号人称清虚公，旁边那个黄头发的这位，姓陆叫陆海明，别号人称红眉公，末座这一位姓金叫金海寿，江湖人称白玉公。下垂首也是两张桌，头一张桌平着横摆三把交椅，正当中这位看年岁也就四十往来，站起来身高约有六尺多，长条身子身穿白绵绸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腰系线绳，胁下悬着一口宝剑，往脸上观看，青虚虚脸膛，面带煞气，两道长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圆翻，鼻直口方，高颧骨大耳有轮，倒是三山得配，挨着他上垂首这一位，比他身量略矮点儿，看年岁五十多不到六十，身上穿灰色绸子大褂，面赛瓦灰，起着一层白霜，联鬓络腮的苍白胡须，花白剪子股小辫儿，深目高鼻大耳有轮，末一座孩儿一看认得，就是那副帅于子江。上垂首坐着这两个人，孩儿一看不问可知，当中一位一定是本山大帅谭天谭桂林，上垂首那一位一定是水军大帅龙九公。挨着这张桌坐着三位，这三位看着叫人可怕，正当中这位站起来身高足有七尺多，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身穿青绸子衣裳，满脸怪肉横生，两

个虎牙支于唇外，连鬓络腮的胡须，他旁边是一个大个儿，比他略高点，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僵黄面色，两太阳弩着，腮帮子凸着，气眼是足的，两道半截粗眉，二目圆翻单眼皮，大蒜头鼻子，火盆口，一嘴的七颠八到的大板牙，一双锥子耳朵，剪子股的小辫，他旁边末一座这位，长的更难看，高下里约有五尺多，宽下里约有二尺，穿着半截蓝布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漆油黑的一张脸，长了一脸白钱癣，剪子股小辫儿，看了看五官像貌，长的凶赛瘟神，猛似太岁，豹头环眼，好不怕人，塌山根翻鼻孔，有点儿吊角口，这三个人他那里认得，都是剑山蓬莱岛出类拔萃的人物，左膀寨人称三横，正当中坐着这位，叫石头象周铁虎，挨着可就是铁幡杆陈通，末一座这小子叫九劫雷熊环报。孩儿看罢，眼望上面宝座前，作了一个揖，口称王爷在上，小子凌元给爷行礼，英王坐至上面，手拈银髯，隔着闹龙案观看，看了看这个孩儿是丰采可爱，精神百倍，遂用手一指说道："你就是天险庄胜老英雄门人弟子，你叫凌元吗？"孩儿答应一声，说道："小子我正是凌元，奉我恩师之命下书至此。"英王说了一声呈递上来，孩儿遂在身上解下包袱来，打开麻花蝴蝶扣，由里面把书信取出来，交与了王官，王官双手捧书信放在闹龙案的上面，英王伸手拿起书信，这才说了一声来，暂时把少庄主陪到殿外，摆酒款待，有人答应一声，把凌元带出去。英王拆开书信，但只见上面简简单单写了几句话，相约赴会，极端赞成，拟明日入岛，未知可否立待回音。英王看罢眼望两旁军师大帅，说道："胜裕来函相约，明日入岛赴英雄大会，未知诸事已然预备停当没有，如果已然备齐，就以明天为准，不然再为计议。"英王将然把话说完，就听燕云

风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王爷，既然胜裕相约明天，不如咱们就依他的日期，请陶然公早入岛以便商议大事，倘若爷的洪福齐天，得胜裕归顺，取大清的江山。岂不唾手可得。"英王闻听哈哈大笑，向着两旁边叫了一声文武诸爱聊，这么看起来可算天赐英材，说话之间，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叫上来，王官答应出去工夫不大，把石猴子叫进来，二次跪倒行礼，不但英王，就连两旁边众文武无不赞美，就说这个孩儿，方才他奉师命来下书，见着王爷只是毛腰作揖，此时书信已然呈交已毕，见着王爷才跪倒行礼，足见他不辱师命，就连一封信他也不叫他吃亏，真乃少年英俊，众人全都赞美。然后英王向下说道："凌元你老师来信说的明白，相约明日入岛赴群英大会，孤家也不必修写回书，你回去多多拜上你的老师，就提明天孤家在岛内恭候。"凌元闻听向上磕头，说了一声遵命，遂即告辞。英王叫了一声于副帅，代孤家送少庄主，外面当啷啷一棒锣声，传令摆队，威威武武不亚如众星捧月一般，把少庄主凌元，直送到船坞，上了大船，送出青龙闸，对面坐来的那只小船，仍然在原处等候，船离切近，凌元抱拳告辞。于子江拱手说道："恕我不远送了。"凌元脚尖点船板纵上了小船。不表于副帅率领船只回青龙闸，单说凌元坐着船顺着白龙江回归天险庄，船到江边弃舟登岸，来到天险庄到了自己的门首往里走，来到后面厅房，掀帘子到里面观看，就见明照远，智明侠石爷，正然陪着自己的老师谈话，一看凌元回来了，陶然公胜爷，心中喜悦，点手叫道凌元，你进岛内下书怎样，快快讲来，凌元并不隐瞒，就把如何接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直说到明日相约入岛，英王在岛内恭候。老人家胜裕听罢，点了点头，此时天可不早了，堪堪就要掌灯，

手下人把灯烛收拾齐毕，老人家叫了一声来，就在厅房里面，摆两桌酒，叫他们小哥儿两个一桌，这老哥儿三个一桌，一面吃酒一面大家接谈，把明日入岛诸事，预先筹划筹划，省得到临时误事。众人答应把桌椅调摆好，工夫不大，酒菜上齐，正当中坐的是智明侠石爷，明灯上垂首相陪，胜爷末座相陪，那一桌凌元胜秀小哥儿两个对面坐，胜爷嘱咐酒不可多喝，孩儿遵命，每人只喝两杯，然后吃喝不表。单说的是老三位，明照远端起杯来，杯到唇边，一饮而尽，然后向着老人家说道："老哥哥既然允许蓬莱岛的英王，明日入岛赴会，据我看恐怕他安设各种机谋，不用说有性命之忧，就是他设法把你老人家软禁起来，又应当如何是好，倘若您入岛事出意外，知道的主，说英王约您赴群英会，从中事变，不知道的说我跟我石大哥来到您的府上，为我师弟童海川之事，花言巧语哄你老人家入岛。以致事出意外，要是这么谈起来显着我们弟兄脸上不好看，你老人家年高有德，阅历甚广，对于世事的经验，当然较比我们哥儿两个强的太多了，我多说这几句话，大概老人家也不至于见怪于我。"胜爷把银髯一抖，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事有该着，你们二人到此，请我入岛打探童海川的下落，这个事小，天险庄，天献太平庄，赵家滩三庄，联合公推我为首领，这十数年来，三庄暗练乡勇不下数千名，所为的就是抵抗蓬莱，彼时剑山有意叛反，奸谋尚未毕露，只是时常挑衅三庄，皆因英王是金枝玉叶，占据蓬莱，里面的底细我们不知，对他以断然的武力解决，又恐怕其中引起意外，本心为除奸，反倒落了奸名岂不冤枉，到如今既然有钦差前来查办四川事件，不问可知，当然要调查英王的叛情，趁着此时，我们大家，正应当打起

无畏的精神，兴国除害，无论闹到什么地步，有钦差一面承当，足能证明我们三庄确系安善的良民，这个话再往近处一说，既然三庄公推我为首领，凡一切事，当然我要身临其境，英王下书请我入岛赴会，这岂不是天假其便吗，还别说有二位贤弟要求我入岛打探海川下落，就是没有你们二位前来约我入岛，我要知道童海川在蓬莱遇险，我也要设法入岛前去营救。”明灯明照远智明侠石爷听陶然这一片话，各自竖大指赞美，不枉人称谈笑龙君，明石二位老侠拱了拱手，叫了一声老哥哥：“您胸中的机谋，当然是比我们高的多了，既然明天入岛，常言说的好，忙中有错，我有点儿事跟您商量，但不知您是只身前往，还带几人随往，据我想可是人多势众，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倘若您打算带几个人，如果一时难以齐全，咱们可以筹划筹划。”陶然公胜爷听罢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二位贤弟，我说这么句话你们弟兄千万别多心，如今蓬莱岛摆英雄大会，胜裕此去命交上苍，我今年已然是八旬多，将近九十的人，出了意外并不算什么，常言有这么一句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所想就是胜裕这一辈子，所作所为接人待物没有一处不以洁白的良心，到了岛中无有意外更好，就是有了意外，那就算是我的寿命当尽，决不能说是作恶的报应，岛内所有奸王的羽党，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慢说没有多少高人辅助于我，就让有十位八位的到岛内，言语和平还则罢了，倘若言语激烈，当场动武十位八位的还逃出了剑山吗，如果说被获遭擒，生死在两可之间，岂不叫奸王小看我等，要说入岛的，倒不必多带，只有胜秀凌元作我贴身的随僮，入岛无事便罢，有了事我们爷儿三个随机应变，设法出岛，如果真要出不来的话，那也算我们爷儿三个命该

如此，不过我有件事不放心，今天二位贤弟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说，胜裕入岛，倘若把我困至在岛内，一面派人来取三庄，三庄里面无人主谋，所有黎民百姓岂不受了涂炭之灾，我所虑者家中无人替我防守天险庄，天险庄势败三庄俱没，那便如何是好？”老人家说着话用眼望着智明侠石永杰明灯照远，这哥俩一看，这般光景，心里头也明白，随着站起身来抱了抱拳说：“老哥哥您要是放心，不才我们哥俩愿意负责，这个话可是这么说，要是积年累月抵抗英王，我们弟兄可没有那么大能耐，不过率领乡勇能够保守十天半月而已。”陶然公听到这里，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你们弟兄能够担任保守天险庄抵抗英王，胜似随我入岛，话可是这么说，如果是愚兄入了蓬莱赴会身逢危险，天到定更，愚兄不还，你们可到后面请你嫂嫂定有主张救我回庄，您二位对于庄事，外事不决由弟兄担任，内事不决问嫂嫂便知。”双侠点头答应。老人家吩咐家人到外面，把天险庄乡勇头目全都叫来，我有话当面吩咐，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由外面带进四个人来，团练乡勇与把守四个庄门的头目来到里面先见过庄主，然后在旁边垂首侍立，胜爷用手一指说：“明日我带领二位少庄主入剑山蓬莱岛赴会，倘若有奸人从中作乱，庄中无人作主，这是我的二位贤弟，家住紫霞庄，这一位姓石名永杰，外号人称智明侠，这一位姓明名灯字照远，别号人称碧目虬髯赛北侠，乃是成了名的二位侠客，我这一入岛，所有庄中防守的大事，我已然委托二位侠客执掌，你等一切不可自专，如果不遵，等我由蓬莱岛回来，定当重责，决不宽贷。”四个头目赶紧行礼，谨遵守庄主爷的吩咐，然后又走至在明石二位老侠的面前，只称：“二位侠客爷在上，我们弟兄

有礼了，老人家明日入岛赴会，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在二位侠客爷的身上，我们可不懂得纪律，如有不到这处，求你老人家多加指教。”明石二位老侠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按说可是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我弟兄不过暂时替代，老人家进岛，多者一日少者半天，老庄主这样吩咐，我们弟兄是不敢不遵，既然如此各位头目，督饬乡勇团练众人，对于本庄所有的规则，样样认真办理，你家庄主入岛，可不准你们偷闲脱懒。如果被我查出，我也是决不宽容，皆因我们弟兄有重任在身。”话说至此，双侠一摆手说了一声你们四个人治公去吧。四个头目答应一声是，撤身出来，老人家胜爷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安置完毕，陪着双侠吃喝。吃喝已毕，把残席撤下去，老人家陪着双侠吃茶又嘱咐双侠所有一切的事，要随机应变，千万不可暴燥。明石二位听到这里笑道：“据我二人想，老哥哥入岛，所接所见全都是心怀叵测之人，您要多多忍耐才好，。”这么一说三个人彼此哈哈大笑，然后又喝几杯茶，老人家吩咐一声来，把兀凳安置齐毕，老哥儿三个盘膝打坐，又吩咐两个孩儿，把所有应用物件全都预备完毕，省得临时误事，两个孩儿点头答应，撤身出去，三位老人家闭目合睛养神。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三位侠客起身，手下人预备脸水，大家梳洗已毕，老人家胜爷，两个孩儿腰里头每人围好了一条鹿藤蛇棍，穿一样的衣服，全都是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打着花布裹腿，蓝色的绢帕罩头，两个孩儿就是高矮差一点儿，相貌倒差不往来，全都是白净面皮，穿上一样的衣服，倒是精神百倍，这两个孩儿有孩儿的心思，别看他们人年轻，两个孩儿的心胸不小，石猴子凌元，

神猴子胜秀，哥儿个两暗着计议，胜秀叫了一声师哥："您看老人家打算只身入岛，携带你我弟兄，不问可知我也明白，他老人家这么大年岁，在天险庄人称隐士，今日双侠至此，拜托老人家入岛打探童海川的吉凶，岛内就来了一封信相约，这真是事有该着，老人家既打算入岛据我看是凶多吉少，没有意外还则罢了，有了意外，出军刃跟他们当场动手，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有赚，在剑山蓬莱岛里面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怕被他们当场拿获，那叫死后留名。"两个孩儿越说越有理，计议已毕，来至在厅房，伺候老人家动身，胜爷叫两个孩儿收拾俐落，叫了一声："凌元，胜秀你二人随我一同入岛，我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当面嘱咐，进入岛里面无论如何不许你等暴燥，没有我的话，不许任意胡行，如果不听，我可不携带你等入岛，别因小节而失大事。"俩个孩儿闻听，连连说道："老人家，我们弟兄随你老入岛，无论什么事全都听你老的指挥，没有你老的话，我们不敢擅动，你老只管望安吧。"老人家听到这里，一点头说了一声好，既如此传知外面预备，船只备妥速报我知，两个孩儿答应一声出来，到了外面问了问家人，家人回话大船一只水手二十名，已然备置停妥，专候老庄主的吩咐。两个孩儿闻听说了一声伺候着，来里到面，就把诸事备妥的话，报知胜爷，老人家站起来跟双侠告辞，二位贤弟在家中多多分神，愚兄我要入岛去了。双侠闻言率领家人前护后拥，送老人家一直够奔江沿。胜裕带两个孩儿奔岸登舟，双侠抱拳说道："老哥哥此一去蓬莱岛，我弟兄二人在庄中专候佳音。"胜爷拱了拱手，提锚撤跳，槁点江岸，船往前行，荡悠悠顺着白龙江奔往蓬莱。二十人摇桨划橹，船行似箭，帆棚打起，老英雄在船头上一站，两旁

边站着两孩儿，银髯飘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减当年。工夫不大，船只离剑山切近。远望碧沉沉的山头，真称得是山连山山套山岭接岭。老人家正然观看，猛然间就听当啷啷一棒锣响，锣声借水音听的很远，此时胜裕的船只，相离青龙闸不过二十丈远近，就见由青龙闸里面，走出来船只不少，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丁子跨子大小麻洋战船，就在山根两旁雁翅排开，正当中一只大船，船头上正当中站的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上垂首历胆侠谭天谭桂林，下垂着就是水军大帅龙九公，三个人看见胜爷的船只来到，吩咐一声下锚，大船立刻停住。燕普先念了一声无量佛打稽首，乐嘻嘻说道："不知胜老庄主驾到，我等三人接待来迟，望求胜老庄主海涵。"胜爷留神观看，知道是军师大帅亲自迎接，这就算是体面不小，赶紧抱拳说道："胜某有何德能，敢劳军师大帅亲自接待。"彼此两方面各自叙一几句客气话，燕普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请胜老庄主船只进岛。"船只到了船坞，弃舟登岸，里面早就得了信，早已就预备好了肩舆，搭起来行走如飞，后面众人前护后拥，一直够奔天王殿，里面早已就预备好了，走够多时来至天王殿前，但只见王爷遣派二十四名旗牌，五十名王官，从中为首的可就是副帅于子江，站在正当中抱拳带笑，口称胜老庄主，我奉天王命谕，特此前来迎接老人家入天王殿。胜裕一看暗自赞叹，英王他可算善于调度，知道胜裕入岛，首先派军师大帅到青龙闸外迎接，何等的威武，今来到天王殿，又派于变降阶而迎，这么看起来，英王可称得起礼贤下士。自己想到这里，眼看着于变，微然一笑："昨日小徒凌元到此下书，呈蒙于副帅百般照应，不才胜裕这厢有礼了。"于爷连连说道："好说，好说。昨日下书的令高徒然

是名不虚传。”说着话肩舆撤下去，于子江在头前带领胜爷，一直进奔天王殿。工夫不大，来至在天王殿外，于子江抱拳说道：“请老庄主在此暂屈大驾，待我到里面报告王爷。”胜爷拱了拱手，说一声烦劳了，于变进入天王殿里面，工夫不大，走出来抱拳说道：“天王有意亲自出来接迎，奈因稍有不适，望求老庄主恕过，请到天王殿里面有话面谈。”胜爷随着众人往里走，来至在金阙下行礼，天王在上小民胜裕这厢有礼了，英王在座上微然一欠身，口称：“胜老英雄，落坐谈话。”于变相让，就在英王闹龙案上垂首一张桌，让老人家落坐。胜爷拱手谢了谢然后落坐。军师大帅等众人全都在下垂首一拉溜四张桌相陪，两个孩儿就在老人家身后垂手侍立，老人家坐稳，心中暗想，听说这个英王，他乃是金枝玉叶，我倒要瞻仰瞻仰他的龙颜，胜爷想到这里，偷睛往当中留神观看，果然是龙眉凤目，颌下银髯。老人家正然观看，就听英王在座上说道：“胜老庄主，文武兼全，道高德重，远近闻名、孤家求贤若渴，盼望老庄主如同旱苗望雨，只是无缘邀请，今有本山军师，燕道长划策，以作英雄大会为名，相约庄主进岛，果然老英雄慨然而来，足见得是守信知礼，真叫孤家佩服。”老人家闻听英王这些话，就是一怔，既是无会可作，你约我入岛何为，想罢抱拳说道：“请示王驾所说英雄大会，既是谎言，但不知叫胜裕入岛有何吩咐。”英王闻言手托银髯哈哈大笑：“老庄主经文纬武，有通今博古之才，孤家有几句心腹言语，要求老庄主当面解决，孤与现在的朝廷，有不两立之势，以表面观看，当然孤家不对，其实是非自有定论，一时之间尚难把话说明，不过请老庄主入岛设法维持，辅助孤家，功成之后，当然裂土分茅。”胜老英雄闻听英王这话，撕银髯暗

自思索。由打英王派人至天险庄下书之时，我早就预料至此，他要率领剑山所有贼众，骤然攻打三庄以武力降服，恐怕万一失败，岂不挫灭了他的锐气，故而设法，就以设摆英雄会为名，将我请入岛来，当面相求，我要是应了他同谋叛反，这个消息要传说出去，岂不叫天下英雄笑骂于我，我胜某幼年攻读诗书，学而未成，弃文就武，漂落江湖，多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谈笑龙君，此时遁守林泉，隐居天险庄，今天我被他三言两语，拢络岛内，岂不被人耻笑，又一想真要是我不点头应允，他的军师大帅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站殿将军一个个虎视耽耽，就让我胜某肋生双翅也难以逃出，真我要死在剑山蓬莱岛，可就算是死得其所，不但扬名天下，还可留芳万古，本应当用言语当面相驳，不怕言语激烈，只可与他一死相拼，又一想不可，自古圣贤能办惊天动地的事业，全都是善于权变，我死不足惜，三庄无人主持，势必归顺蓬莱，我不死乃是蓬莱岛虎颈之锁，我一死反便与虎添翼，愚忠小节，岂是胜裕所为。老头子把主意拿妥，遂说道："跟王爷回，胜裕蒙王爷厚爱，感激已极，下书约胜某进岛，百般款待，谅胜某有何德能，今日当面说出，有意叫我辅助，我应当尽力而为，以答王爷知遇之恩，可有一件，暂时不能在王爷处效力，因为三庄各有首领，他等全都听命于我，我必回到天险庄跟他等把王爷恩意宣示，谅他等也必欣然愿归。"不但英王听着这些话喜悦，就连所有的众文武，全都愿闻。军师大帅他有他们的用意，龙九公有他的心思，龙斗暗想，可惜胜陶然学通文武，技术高强，名震四方，人称隐士，统率三庄抵抗蓬莱，他怎么一进之间也归顺了奸王，不归则可，归顺英王，岂不是与虎添翼，看起来大清国的国运不佳。要按

军师大帅他们思想，就凭胜爷这么高的身分，入得岛来，就凭王爷三言两语，他竟能归顺，其中真假尚难分别，俟后还要慢慢的调查。不表军师大帅，单说英王身后站殿将军，这其中也有身分高的，玉面童子白昆，这都是有身分的，他们一看胜爷轻轻这一答应，当然不是出于本心，就让他是诚心降岛，你说他在岛内给他怎么个职分，小了不能派他，大了岂不压倒我们众人，倒不如设法将他结果性命剪草除根，以免后患。将要设法相害，就听英王吩咐道："预备酒宴，孤与胜老庄主，要畅饮三杯，将来大事成功，孤不能忘却与民间同乐。"话说完了，早有手下随众人等，调摆桌椅，眨眼之间，酒肴满案，一共是六桌，军师一桌，大帅一桌，左旁案一桌，右旁案一桌，胜爷这边一桌，王爷正当中一桌，这个开怀畅饮，实在有趣，当中英王手擎酒杯向各桌说了一声乾，各人把杯擎起来，往唇边一送，然后各亮杯底说一声乾，在旁边过来众人，把二杯酒斟上。就在这么个工夫，走过来四位站殿将军，杜清风左金童诸葛建白昆，齐声说道跟爷回，今天胜老庄主来至在岛内，天王殿同着英王饮酒，可算是至乐，怎奈无有助酒的兴趣，未免美中不足，我们弟兄四人，身有武技，情愿在陶然公面前献丑，舞剑助酒，这句话没说完，就见英王把面目往下一沉，手拈银髯，冷笑一声："我今天请陶然公入岛天王殿，实乃亲贤近仁，非鸿门宴，何用舞剑。"这句话将然说出，在旁边胜爷暗自点了点头，要看英王这分意思，倒没有相害的歹心，这四位站殿将军，虽然我没跟他们见过面，听人传说，出家的老道，就是杜清风，赛南极诸葛建，玉面童子白昆，展翅灰鹤左金童，你等四个人不过是微通技术，还敢在我的面前卖弄，这是英王他不准你等舞剑，就

是准许，也不是我胜某说句大话，我要叫你从中对我出了意外，我就不算是英雄。正然胜爷心中思想，就听有人念一声无量佛，由军师身后走出来两个老道，就见他身量全都是一般高，每人身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道服，腰里紮着杏黄丝绦，肋下悬挂着宝剑，杏黄灯龙穗，在肋下飘飘摆拢，头前走的这一位，长方脸面色焦黄，两道漆黑的眼眉，斜插入鬓，一双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薄片子嘴，三绺胡须，高挽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手中拿着一柄拂尘，在他身后那一个是圆方脸，两道棒槌眉，一双小环眼，小蒜头鼻子厚嘴唇，元宝耳朵，也是三绺墨髯，两个人往前紧走，来到闹龙案的前面，手打稽首，口诵佛号，遂说道："方才各位站殿将军，要案前舞剑，给胜老庄主下酒，被王爷相拦，头一节又不是当年楚汉争雄，鸿门设宴，何必演武，再说陶然公武学高明，真要练个三招两势，岂不是班门弄斧，倒叫老居士见笑，小道等二人有一种下酒妙品，有意在驾前供献，不知王爷意下如何？"英王拈髯观看，非是别人，一个叫叶守敬，一个叶叶守明，这是亲弟兄二人，别号人称七星真人叶守敬，八宝真人叶守明，他们弟兄二人专门研究薰香蒙汗药，在剑山住居多年，武术高强，英王亲自加封护法仙师，今天英王闻听他二人有下酒的妙品，能给群雄下酒，老道微然一笑，说道："我们弟兄在后山小庙之中，教练两个猴儿，虽然说他是横骨岔心，披毛带掌，不通人言，此物生来心性灵巧，颇通拳脚，今日小道打算把他弄来，当面演拳，以助各位英雄与胜老庄主，以及爷您饮酒的豪兴，爷可愿意观看吗？"英王听着高兴，说道："要说有个猴子，他能通拳脚，这倒是一件希奇罕见之事，今天要不是胜老庄主在此，二位仙长也不肯说出，趁着胜老庄

主在此，就请二位仙长带了来，我们大家开开眼界。”

两个老道闻听，转身出去，不一时就听外边咕噜咕噜，由外面推进来有一间屋子大小这么一个木头笼子，四周围圈着铁栏杆，有个门儿卡着大锁，上面有顶子，下面有毂轮，老道拿钥匙把锁开开，牵出两个毛猴，拉到金阙下，众人观看，用练子锁着猴儿，这两个猴儿，高矮还不一样，高的站起来，两条腿，足有三尺多不足四尺，红眼圈金眼珠，两爪亚赛五把钢勾相仿，两眼如灯光华灼灼，一抖毛花楞楞好不怕人，周身的白毛都有三寸多长，乍一看跟狮子相仿。那个猴比这一个略矮点儿，站起来也有三尺，圆脑袋瓜儿圆脸，圆眼皮色发灰，两只凹耳朵半截小尾巴，爪伸出来亚赛铁条，抖一抖毛令人可怕。每一个脖项底下有一个皮套，皮套上拴着一根铁练儿。要说这个猴儿，还不得一样，外面练武术的有一种猴拳，猴拳分两种，到山东东昌府练的这趟猴拳，名叫食居，可就是这种长毛猴，他一共是三十六手，可是小架的猴拳，要到了曹州府练猴拳是十八趟，这种猴名叫戎猴就是俗说的马猴，可就是这个小个儿灰色短毛的，自古轩辕皇帝见猿猴而留枝艺，虎有三绝，猴有一躲六闪，查天地的气候，万物的灵动，练到了人的身上，谓之武术，当初古之圣人，见他生性最灵，才把他的招术化解到武术之中。今天两个老道，把猴儿带到天王殿前，大家无不喝彩，猴的个儿也大，年头也不少呢，别看那个戎猴的个儿小，他也有十几年了，在十几年前，叶氏弟兄在蓬莱后山，有一座小山神庙，他们二人住居其中，庙本不大，后面修了三间鹤轩，有两个徒弟，可没有多少香火，老道也不指着，就指着发卖薰香蒙汗药，结交天下的绿林，这个买卖的收入很多，倒是饱食暖衣。一日午

饭过，刚下完了雨，天气清朗，弟兄二人，由山神庙走出来，信步闲逛看着山石带润，野草添绿，清风徐徐，觉着幽雅清爽，看着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无边无涯由东往西大小不等，净是些个毛猴，弟兄二人看罢，念了一声无量佛，不由得纳闷，叶守敬叫一声："兄弟你看，刚下完了雨就出来这么些毛猴，那个意思好像迁移，难道说有什么变故不成吗。"叶守明接着说道："哥哥您可不知，我也未身临其境不过听人说过，这个猴生性最灵，野居山间，遇事能先知，他要是迁移，那个地方三五年不一定，必有一些大变故，据我看剑山蓬莱岛将有不利。"两个老道彼此闲谈，工夫不大，所有毛猴全都去远，末了还有一个小毛猴，高约一尺多蹿蹦跳跃敏捷非常，叶守敬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这个小猴蹿蹿跳跳倒有意思，还不如把他捉住带回庙中，闲暇之时拿他解闷。"叶守明说声："好，既然哥哥您爱，您不用管兄弟我把他捉来。"把话说完，拂尘往大领上一插，身向下一矮紧紧追去，不多时追到小猴切近，猴回头一看知道是有人赶他，山中野兽生来不能见人，他一害怕猛力向前一蹿，蹿出去足有一丈多，叶守明跟着也是一蹿，那个意思打算伸手向猴的当腰一把拿住，岂不省事，焉想到将然一伸手，猴儿向前一跳又是一丈多，叶守明心中着急，暗想我们弟兄练艺多年，对于武学虽不敢说甚高，要说拿这猴儿可算是容易，怎么我一连几次，竟会没将他拿住，叶守敬一看兄弟着急，遂说道："兄弟像你这样捉猴儿，就是拿到日没黄昏，你也拿不着他，皆因你伸手拿的不是地方，你打算拿他腰，古人有云猴有三躲六闪之能，还别说是你，就是成了名的剑侠拿他也算不易，你打算把他捉住，你得迎头去先拿住猴的脑袋，那就算拿的

得法，他当然逃不了。”叶守明听着有理，这才照法而行，果然不费吹灰之力，把猴儿拿住。老道由腰间把丝绦解下来，将猴拴好牵回山神庙，够了时候给他点儿东西吃，过一两个月，猴本善通人性，也不那样蹿蹿跳跳了，野性全无。叶氏昆仲，爱若掌上明珠，闲暇之时，打算要教给他点玩艺，你说这二位出家的老道，全都深通武学，要是教他戴个假面具，盘杆步绳显着毫无趣味，莫若教给他几手武术，倒觉着有意思，教给他别的怕学不会，武术之中就有三十六种小架的猴拳，戎猴十八势，这个猴儿正是戎猴的种类，我何不教给他十八趟戎猴拳呢，他真要能够用心习学，把十八趟拳势全都学会了，高兴把知已朋友约来摆上酒席，把他牵了来，当面演一套猴拳，太有趣了。他把主意拿定，吃完了饭把他牵到面前，绳儿解开，先给他点儿吃的，引他的高兴，这个教猴还得得法，并不像外面耍猴儿的，拿猴玩把戏，给他根棍子往肩头上一放，叫二朗担山，这可跟那个不一样。怎么说呢，教那个有那个的法子，要是教他练他不练，又是买一只公鸡放在旁边，预备一把鞭子，别看猴儿全不怕，他最怕就是鞭子，直到而今也是一样，叫他练他不练，先拿鞭子打，要是还不听拿起刀来，呛啷啷一声响，把鸡头往下一剁，鲜血喷流噗噔乱跳，猴儿胆子最小，他一看这个心里骇怕，再让练什么他就练什么，还是一教就会。要像他们哥儿两个拿着这猴儿当玩艺，也用不着这些个零碎，他作出来引诱的法子，每天饭后拿着几个果子，把猴搁在院子里，哥儿俩个每人打一套小拳，练完了拿起果子来就吃，猴儿看着直眨么眼，后来拿手比划叫他练，起先这个猴还不大甚灵，到后来用果子引的居然能跟人学，慢慢的一招一招往下盘。就这么一说叫猴练这趟拳，也

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兄弟俩一天挨一天的教，不过高兴之时，就拿他解闷，猴儿天天有吃的有喝的，他就算心满意足，练来练去练得高兴，不用人教他自己整天价练。二年多的光景，猴儿也长高了，他把这十八趟戎猴拳，完全学会，不但把招数学会，功夫又纯熟。这么一来叶氏弟兄欢喜的不得了，后来嫌一个孤单，要说捉去那可不易了，又托人买了，新买的跟先前的那个猴种不一样，这一个比那一个高一点儿，一身白毛，爪长红眼圈金眼睛，看着倒是精神，老道一看认得这一种猴名叫食居，三十六手小架猴拳，就是此种所留，两个老道又按教给戎猴那个方法，又教这个食居，起初教那个猴儿费事，要是两个猴儿一同练，可就省大事，二年的光阴，食居把三十六手小架猴拳也学会了。两个老道闲暇之时，把两个猴儿带至在面前，挨着套打拳，这也真是个乐儿。可有一件，这两个猴儿其性最灵，山神庙里两个老道两个道童，天天喂养他，那就不用说了，要是外人你打算错走一步，进他的山神庙，那可不成，两个猴儿拦住连打带挠，得空下口就咬，平常人不用说，稍通武术的会练三招两势打算赢猴很难，在先前拿两个猴儿当作玩艺，后来如同看家护院的教师相仿，直到而今两个猴儿，足有十余年。剑山蓬莱岛由三年前，有人出首报告王驾，后山山神庙，隐居两个老道，一个叫叶守敬，一个叫叶守明，两个人武学高强，王爷把二人叫到天王殿，当面封职，将来举事岂不是左膀右臂，英王允许，派人去请，把叶氏弟兄请到天王殿，英王一看，倒是堂堂仪表，英王随口加封，巡查各寨，重要职务，又封他为护法仙师，今天英王把胜裕请进岛来，天王殿上饮酒，四位站殿将军要舞剑，被王爷当面拒绝，两个老道一想，倒不如把我们在山神

庙养活的那两个猴子牵来，叫他当面演拳为乐，老道跟英王回明，英王点头，这才把两个猴儿带到殿前，打开大笼，把颈项上披套解开，带到金阙下一站，向上行礼，众人一看，无不称奇，不但说英王，所有岛内的众人，就连胜爷看着也点了点头，暗说要是研究一种出奇的玩艺，还是出家人，因为他心静身闲。胜爷正然观看，猛然间就听闹龙案后面，英王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叶守明，赶紧把两个猴子带到金阙下，叫他当面舞拳，好给胜老庄主助酒助兴。"叶守敬答应一声，他那个意思，打算把猴儿撤出去，叫他练拳。就这么个工夫，老人家胜爷身后转过两个孩儿，石猴子凌元，神猴子胜秀，走到老人家面前双双抱拳，口称："老人家既是上座的王驾，吩咐二位仙长，带两个毛猴在金阙下演拳，就看两个毛猴子演拳，恐怕比物性暴，事出意外，倒多有不便，我们两个人的别署，一个叫石猴子，一个叫神猴子，倒不如我们弟兄二人，走下金阙，以真猴子对我们两个假猴子，头一节我们弟兄下去跟猴子对拳，省得事出意外，再者也叫军师大帅看看我们弟兄的武学如何，这可是个玩艺，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胜爷微翻虎目，微然一怔，心中明白，这不是孩儿要在天王殿前，当着军师大帅，上面的英王，要显露他们二人的武术，那个意思恐怕两个猴儿以演拳为名，从中作祟有不利于我之事，别看这两个孩儿年轻，他们的思想，倒也周到，我倒不便相拦，他那里是对猴，分明为保护于我，遂微然一笑，向着英王抱拳满面带笑说道："跟爷回，不才胜裕蒙爷恩加格外，设摆酒宴，胜裕感恩不浅，今有叶氏昆仲二位仙长，教练的两个神猴，要在金阙下演拳为戏，今胜裕带来的小犬胜秀，小徒凌元，他二人蒙天下英雄抬爱，人送外号一个叫神猴子胜

秀，一个叫石猴子凌元，二人以别署正合二位仙长的双猴，有意要出场，与猴换势，接招为戏，不知爷驾肯能准许否："还未等英王答言，云台剑客燕普，厉胆侠谭天，欠起身形连连摆手，口称："老庄主，这可不是我等从中相拦，皆因其中有段理由，两个猴儿虽然是披毛带掌的畜生，二位仙长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今日唤出此猴，不过游戏，二位少庄主勒令要与猴子对打，倘若失神，二位少庄主年青，火气压不住，把两个猴子失手打伤，甚至于打死，论说起来可不算什么，皆因这些年教练的功夫，未免可惜，依我说老庄主阻止二位少爷，不必前来为是，单看两个猴子作戏，倒显着妥当。"胜陶然闻德他这话，不由得暗想不好，要不然我也不能当面说出两个猴子对打，我就要试探他等有无相害之意，我将然把话说出还未容英王答言，军师大帅先用言语阻拦，从中必有机谋，打算不利于我，哼哼我要不叫你知道知道我胜裕的厉害，我枉叫谈笑龙君。老头子想到这里，眼不看军师大帅，双手抱拳向着上面的英王说道："爷，能容两个小子与两个猴子对打不容，单听爷您的吩咐。"英王见此情形，心里明白，我要不应允他叫二位少庄主跟猴子对打，就许从此发生言语激烈，因此败事，岂不可惜，想到这里无法，随着一笑，看着大师大帅说道："你们二位也不必阻拦，就是对打，我看也出不了什么意外，这么办吧，老庄主吩咐二位少庄主，跟猴儿对打千万留神，无论怎么样也别把猴儿打坏。"胜爷闻听一笑，说道："谨遵爷的吩咐，这才高声呼喝胜秀凌元，爷既然吩咐叫你们两人在金阙下，跟两个猴子对打，千万留神，不准伤损两个猴子的性命。"孩儿胜秀凌元，说了一声遵命，晃身来到金阙下，向着老道叶守敬叶守明，拱了拱手，口称："二位仙

长，不才我二人奉命，在金阙下跟猴对打。”两个老道闻听，看了看两个孩儿，不由得暗笑，心说我要不叫猴子跟你对打，显着我不对，再说军师大帅，尚且不能抗，何况是我，这个话也不是我口敞一点儿，你二人也未必赢的了，这个猴儿乃是我们弟兄二人亲传盘招十数年，我们弟兄跟他过招稍微一慢，都险些被打，何况是你们二人。两个老道把主意拿妥，遂说道：“二位少庄主既然勒令要求要与猴子对打，千万要谨慎留神多加小心，猴子一时情急，伤着贵体千万莫怪。”把话说完，皮套早已解开，把两个猴儿往当中一拥，两个猴儿蹿蹦跳跃，一抖毛往当中一站，这种东西在山神庙里，轻易见不着生人，今日在天王殿阙下，一看上上不下数百人，眼睛瞪圆不住的吼叫，然后一抬头看见对面站着两个人，猴儿看见着急，那个意思打算往前一蹿，探爪够奔面门上就抓，两个孩儿看的明白，并不慌忙，一伸手撩起长大衣服，每人由打腰间取出一条鹿筋藤蛇棍，棍自肩头上一担，留神观看，两个猴儿正要往前蹿，两个孩儿并不慌忙，胜秀够奔食居，凌元找的是戎猴，此时两个老道一看不由得一怔，暗说不好，从中少说一句话，不应当不预先说明，不许用军刃，如今这两个孩儿每人由腰间撤出一条鹿筋蛇棍，今天怕这两个猴儿难讨公道。老道将然想到这里，再一看已然人猴打至一处。双小手擎鹿筋藤蛇棍留神观看两个猴儿的招数，这戎猴果然施展的是十八趟马猴拳，蹿蹦跳跃非常灵便，别看他是畜生，步眼还很好，一招一势进退有法，在先前两个孩儿打算猛鸡夺粟，一棍打碎了猴子的头卢，赶到动上手一看，两个猴儿还是深通武学，闪展腾挪晃动身形来往过招，此时不但蓬莱众人看着称奇，就连这位胜爷也将身形微欠，目不转睛的观看。

两个孩儿跟猴子动手，来往总有十几个招面，凌元不说，胜秀他可没轻过大敌，被这食居忙和的鼻翅发扇，堪堪要喘。这一说可不是这个食居比戎猴功夫好，这可在胜裕的身上了，皆因了老人家教功夫，总怕外人笑话，遂把自己平生所学惊人的技术，完全传授凌元，不传胜秀，到后来岂不失却了你们胜家的威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能耐传给胜秀，好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叫人看着也好说父是英雄儿好汉。老人家一听人家所说的有理，慢慢的教给胜秀，虽然说教，还是叫他功夫稍微比凌元欠一点儿，再者说老头子出外游历，时常带凌元，对于胜秀从来没带着过，故此今天动手，胜秀的功夫差着点。凌元看着师弟堪堪要紧，真要赢不了猴儿，当场献丑，实在不好看，自己难看还倒小可，惟独老师的面上当着众目之下，未免无光，倒不如我把这一只猴儿打死，协力帮忙，帮助我兄弟把那一只猴儿也打死。今天在天王殿前，力服二猴，也显露显露我的威风。凌元想罢，抖擞精神，把手中军刃舞动如飞，但是猴儿虽叶氏弟兄亲传，论到插招换势，挨帮挤靠的研究比人差多了，凌元正然手中擎棍，留神观看，猴儿往前一跃，嗖的一声，他用前面这个爪，在孩儿凌元的面门上一晃，右边这只爪他把身一掉，用那一只爪的爪背，在凌元面门上一摔，这一招的名目叫作摔掌，猴儿专门研究这两手功夫，一名摔掌一名弹手，这个功夫要是搁到人的身上，非得有砂掌不可，要是没有砂掌功夫，别说打不上，就是打上也无济于事，要是练过砂掌可就不然了，不用说打在致命处，就是打在肉厚的地方，吧的一声，皮肉倒不怎么样，专门内伤筋骨，皆因这一招打出去，是挤按之力，普通之人那里禁得住，轻者带重伤，重者亡命。凌元看的明白，猴儿的摔掌

到，孩儿把身往旁边一闪，吧的一声，把棍一甩。这一招叫作甩手棍，身一矮镫里藏身，吧的一声头里棍头正打在猴儿的顶梁上面，噗咚一声死猴栽倒。要说练棍棍与棍不同，铁棍慢说打不着就打的着，也没有那么快，铁棍不过就是庄稼六棍，有一种招数三百六十手，名叫行者棒，可是没有剑侠的身分练不到，年岁不够没有那么大力气，这一趟棍演不完，已然是力尽津出，要到藤蛇棍可就不然了，头一样分量轻，拿着灵便，真要是打在人的身上，那个力量也不减于铁棍，就是藤蛇棍的两头也有铜疙瘩的，也有铁疙瘩的，这一个疙瘩就有一斤多，打在人的身上，一两管一斤，抡圆了棍头也有一二百斤的分量，今天这个小小的毛猴，他那里格的住，吧的一声连叫唤都没叫唤，当时毙命。凌元打死了戎猴，那个意思要赶奔上前，协力帮忙，辅助胜秀。说时迟那时快，胜秀在旁边看的明白，看见师哥不费吹灰之力，一棍打死了毛猴，自己不由得暗挂倒火，暗自想道，人人都说我的天伦，传授技艺，把平生出奇绝招，都教给我的师哥，今日一看果然不假，凌师哥三招两势，将猴儿打死，在人前显耀，真要容我师哥过来帮忙，再把我这个猴儿打死，显着我的脸上无光，我倒不算什么，我爹爹他老人家坐在上面，叫众人看着未免惹人耻笑。孩子想到这里，急中生智，身形一转，抹身就走，这叫败中取胜，走后有招，还不用说是猴儿，就是平常的人，他也看不出来，猴儿他那后爪一坐力，上前一纵，够奔孩儿后脊背双爪便搭，孩儿一看猴儿到了，把身一转，把手中的棍横着对准了猴儿的面门，就听吧的一声，打的猴子吼了一声，跳起来约有六尺多高，噗咚一声栽倒尘埃。两个孩儿撤棍，抖擞精神哈哈大笑。

就在这么个工夫，还末等叶守敬叶守明说话，猛然听天王殿上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非是别人，正是云台剑客燕云风，站起身用拂尘一指，说了一声尔等大胆，在天王殿王爷的面前，持棍行凶，打死双猴，真乃可恼，像你这等行为，就应当捆绑到天王殿外，以正山规。燕普说到这里，一回头说了一声武士何在，将二小捆绑，推到外面结果他们的性命。老道将然一声吩咐，在金阙下走过来如狼似虎八名武士王官，饿虎扑食一般，来捉二小。此时凌元，看见他等这般行动，哈哈冷笑，尔等莫动，我等既来之则安之，汝辈设下诡计，打算不利我们师徒三人，也不是小太爷我说句大话，虽然说你们剑山蓬莱里面，人多势众，也放不在我的心上，挡我者死，逆我者亡，只尔等敢上前，休怨小太爷无情。你可别看人年青，说出话来豪横，不枉是高人的门徒。孩儿瞪着两只眼睛，用目看着老人家胜裕，听老人家吩咐，此时胜爷看着这般光景，心里头明白，我等父子师徒三个人，未曾前来早已把主意拿定，虽然不是鸿门之宴，大概也难讨公道，英王素日恨我入骨，今日相见岂能轻轻放过。老人家想到这里，站起来把手一摆，向着燕普说道："仙长慢来，燕道长休发雷霆，暂息虎威，双小打死二猴，冲犯王驾有违山规，本应当将他等推至在外面枭首号令，今他等初到贵山，不知本山的规则，皆因他们年青，望求仙长贵手高抬，暂且饶其不死，记过一次倘若日后入岛，再有如此行为，仙长再按山规办理，以正其罪，老朽所说之话，仙长肯其赏脸否？"虽然是冲着燕普发言，老人家用眼睛不住的看着上面坐的英王，那个意思要看英王如何发落。此时座上的富保臣，不但不发言。眼望各处看，不理胜爷。书中代言，倒不是英王不理，这其中有一段机谋。那

一日军师大帅，同英王富保臣在后山九兽鹤天亭，二层亭子上面，君臣计议，本打算把胜裕诱进蓬莱以除其害。所以燕普定计，假称设英雄会邀他入岛，所以他们早就怀着害胜裕之心，话说两个孩儿把双猴打死，故此燕普不等英王发言，他首先强词夺理，说两个孩子一大片错处，遂吩咐一声捆出去，按山规处置。胜裕以婉言解释，目望英王，此时别人还都小可，惟独英王心中为难，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遂眼望各处观看，心中暗想，把他请入岛来，助我成其帝业开疆拓土，今胜裕入岛赴会，秉着一份侠肝义胆而来，不应当从中巧设奇谋，以猴儿取事，二位少庄主把猴儿打死，两个畜生也无足轻重，怎么军师大帅竟有这样办法，这不问可知，一定是燕普设计，以此相难陶然公，借题治他一死。你说我替胜裕争理，未免显着轻旧重新，我要不管岂不冤枉了胜裕。他老人家想到这里，以囧旁视心无定策，这么看起来英王可算是好意，又谁知老人家胜裕错会用意，以为是君臣们设计陷害自己，想到其间，不由得怒发冲冠，恶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那意思打算晃身到闹龙案前，伸手抓住英王富昌，打算以自平生所学，致英王于死地。将然一晃身，英王身后二十名站殿将军，军师大帅众人一看这般光景，准知道胜爷要够奔宝座不利英王，大家不敢怠慢，各自亮军刃要与胜爷一死相拼，保护英王。英王一看这般光景，站起身手托银髯，哈哈大笑，眼看左右连连摆手，遂带笑开言，叫了一声："诸位，你们大家仗义而来，入得蓬莱岛，辅佐于我成其大事，以了平生所愿，今日我相约胜老庄主进岛，不过摆酒宴欢聚一场，请诸公陪席，今日这会名为群雄会，老人家胜爷携带二小入岛，真乃大丈夫也，丈夫做事向不以非为是，少庄主打死双

猴，孤与众爱卿暂勿议论其罪，请胜老庄主自责便了。”这句话说出来，在旁边胜爷心中暗想，还是英王明白，他说出话来比在场众人那一个也高，真要是他吩咐武士王官动手捉拿，老朽有个一死相拼，不怕将英王致于死地，胜某碎尸万段，总算是为国除奸，死得其所，既然英王这样说，可见其中的阴谋，或是燕普等暗含所使，故此他不但不吩咐，反倒从中阻止，可见害我者非是英王，如今他既然以大义相待，叫我自责，假若并不认分毫的罪过，那就算无理取闹，还称得起大丈夫。想到这里说道：“跟王爷回承您如此错爱，小可胜裕，我可不敢无理胡为，老朽由幼年弃文学武，闯荡江湖，到而今年已苍老，携带犬子小徒，来到蓬莱岛，王爷以仁德待我，当然一无所说，如果巧设机关，故意相难，别看他们军师大帅，站殿将军人多势众，可不是胜某说句狂言大话，并不放在我胜裕的心上，今天爷既然叫我自责其罪，我也没什么说的，不过自缚二臂，请死在爷的面前。”英王暗暗赞美陶然公，真算是英雄，军师大帅亮军刃，要以武力相欺，他只身徒手毫无惧色，还是威风凛凛，要一死相拼，今我以理喻不费三言两语，他竟能缚二臂，请死在我的面前，这等英雄，要能搜罗入岛，助我成功，岂不易如反掌。英王想到之里，还未等发言吩咐，在旁边燕普看着老人家自背膀臂，心中欢喜，暗自思想，我何不如此如此，想到这里眼望着英王，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爷，如今胜老庄主自缚，请死在王爷的驾前，据我想二小打死双猴，出于他们年青，要说公然把他们爷儿三个推到外面处死，知道的说是咎由自取，不知道的必说王驾待人过严有失仁德，莫若将他老少三位暂时禁于岛内，再为议罪。”英王闻听，点了点头，心说把胜裕结果性命，三庄

得信，岂能跟蓬莱善罢甘休，不但没有铲除三庄，反倒激出了大变，真要是把胜陶然放出岛外，倘若是他怀恨在心，那可就成了放虎归山，定要伤人，倒不如依军师之策，暂时把他幽囚岛内，派能言善辨人，慢慢劝解叫他归降蓬莱，成否再作道理。英王想到这里，哈哈大笑，吩咐左右暂将胜陶然父子师徒三人；押到下面千万不可难为，议定罪名再为处置。把话说完，看着胜爷乐嘻嘻说道："老庄主被屈了。"胜爷听罢，不由得默然而笑。老人家早就预料到此，头一节适才看英王拦阻众人动手，准知道他无相害之意，就是我请死他也不能将我推出去结果性命，可是他也不能骤然将我放走，不过是幽囚在岛内慢慢划策处置。正然思想之时，走过来几名武士王官一句话不说，用绒绳倒剪二臂，别看生死在眼前，老人家仍然谈笑自若，一看二小各自拧眉怒目大有不甘的态度，老人家笑说道，你二人待要怎么，还不撒手抛弃军刃，等待何时，两个孩儿看着这般光景，不敢违背，撒手将军刃一扔，哈哈一阵狂笑，说道："若不是有老人家吩咐，就是你等这一干狐群狗党，焉能奈何小太爷，把话说完，双手一背，走过来武士王官用绒绳捆好，推推拥拥推出了天王殿。"英王看着这般光景，眼看左右看了看军师大帅，不由得咳声叹气，遂说道："诸位你看，孤但愿蓬莱诸爱卿，位位像陶然公，大清江山何悉不得。"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站起来燕云风，说道："跟爷回可不是燕普多想，真要是把胜陶然囚在土牢之中，他乃是三庄为首之人，手下颇有高人，假若有武学高强之人，夜晚之间，来到岛内，救走了胜陶然，为害不小。"英王闻听一皱眉说道："军师，我恩待陶然还怕他不降，假若难为于他岂不怀恨在心，胜陶然一天不降，孤心一天不安。"燕普听到

这里叫了一声："爷，我倒不是说怎么样难为于他，不过说放在土牢里面不稳。我有一个法子，准保牢牢稳稳，不怕有成了名的剑侠，来到蓬莱，打算救出胜陶然势比登天。"英王问道："但不知军师有何妙计？"燕普说道："就在天王殿前栽上一根高杆，上面安好了滑车，用绳索系起一把椅子，将胜裕放椅子上面，用绳捆好，然后把他扯到上面，派人看守至夜轮流换班，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到此，也难以救走。"英王听罢，不便再拦，恐怕因袒护胜裕，惹得他们离心离德，大事可就坏了，遂点头答应，叫燕普照法而行。英王摆手大众退出，英王自回寝宫。有人收拾两个猴儿的死尸，捡起凌元胜秀的军刃，打扫天王殿不在话下。单说的是云台剑客燕普，来到外面吩咐，把两个孩儿押送土牢，又命人栽杆预备绳索椅子，工夫不大，备置停妥，把老人家捆在上面，喽罗兵牵绳把老人家扯到上面，这根杆子有两丈多高，胜爷坐在上面，倒是潇洒非常，各处观看，所有蓬莱里面一切的紧要所在，全都被他老人家看了个明明白白，暗想道如果官兵来攻打他的山寨，所有里面的险要，全都在我的心中，打算剿平剑山易如反掌。老人家想到这里心中反倒喜悦，燕普一看把他老人家入在高杆上面，不由得腹内辗转，据我看这个胜裕留不得，真要有他三寸气在，王爷难以兴兵，并且早晚必要被他危害，真要把他置于死地，王爷又有爱将这癖，当然是不容，这才想起一个法子来，不如叫喽兵时常把他松下扯起，上面滑车是铁的绳子是新的，要是来回拉扯不久绳必自断，真要由打上面坠下来，就让他身通武学，四肢捆绑好难以运用。此法虽慢可是必能置陶然公于死地。燕普把诸事全都安置完毕，看守

胜裕的喽兵点头，谨遵军师的吩咐，又告诉不可断他的饮食，嘱咐已毕，天可不早了，堪堪到了掌灯，燕普回军师府按下不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太平庄富贺段三结义　图大业富保臣人蓬莱

再说天险庄智明侠石永杰，明照远老哥儿两个，由陶然公人岛之后，弟兄二人挂念坐卧不宁，直等到掌灯后，未见胜爷回来，明灯叫了一声："石大哥您看，天色堪堪定更，不见老哥哥回来，难道说在岛内有什么凶险不成吗？"智明侠石爷，一摆手叫了一声："兄弟别忙，据愚兄我想，虽然说老哥哥身在蓬莱安如泰山，别看他们里面成了名的剑侠颇多，英王富保臣决不能置老英雄于死地，倒不是英王怕他，所惧者可就是天险庄，倘若是他把老头子治死，这三庄联合带领团练乡勇，攻打他的剑山蓬莱岛，倘若他赢不了三庄，挫动了他的锐气，他还怎么兴兵起事，贤弟你只管望安，决不至有了危险。"明灯点头道："但愿如此。"彼此长谈直谈到夜至三更，仍未见回来，此时不但明照远心中犹豫，就连智明侠石爷也是有些纳闷。要说石永杰深谋远虑，人称智明侠，比明爷可高的多了，到了这个时候也觉着没有把握。明爷叫一声："老哥哥，依我说咱们弟兄别怔着啦，老哥哥临走把话说明，天晚不归叫咱们弟兄早作准备，假若外面人攻庄，是咱们弟兄二人之事，老人家天晚不回，叫咱们请出嫂嫂来一问便知办法，此时天可不早了，倒不如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当面计议，倒是正理。"明石二位老侠，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来，"外面手下人答应一声是，手下人来到里面说道："二位老侠呼唤，不知有何吩咐。"石爷说道："你到后面言语一声，就提我们

弟兄二人请老夫人到前面有要事面谈。”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到了后面告诉老妈子，叫老妈子转达老夫人，工夫不大，老夫人亲自带着两个仆妇四个丫头，由打后面来至在前面厅房。明石双侠，赶紧站起身来门外迎接，抱拳行礼。但只见这位段氏老太太，年近七旬，生就的慈眉善目，精神百倍，双侠上前行礼，口称：“嫂嫂，您老人家天到这般时候，还没安歇呢小弟明灯石永杰这厢有礼了。”段氏太太赶紧还礼，口称二位叔叔：”他们父子师徒三人，够奔蓬莱岛前去赴会，庄中所有一切的事，多蒙二位叔叔帮忙。”明石二位老侠彼此抱拳，又客气了几句，让进了厅房，彼此坐下石爷说道：“老人家临行之时，当面嘱咐，外事不决，我们弟兄二人计议，如若天晚不归，叫我们二人问计于嫂嫂。”段氏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二位贤弟，要说叫我从中出谋划策，我不过是个女流，也没有什么高才，如果你哥哥临走要是这么留的话，我可也没有别的主意，只可你们派人够奔天献太平庄石凉湖，请我娘家的兄弟，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叫他入岛面见英王，只要您哥哥被困岛内未曾丧命，他一到准能放出。”二位侠客闻听就是一怔，逐问道：“嫂嫂因为什么这位段爷跟英王有这么大的感情呢?”段氏老太太闻听并不慌忙，就把段洪亮，跟英王先前如何交好，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书中代言，段灯自幼受过明师的传授一条大枪，枪招绝伦，人送美称叫神枪镇八方，就在四川成都府城西，不足百里，自立天献太平庄。这一个庄子方圆左右足有三千多户人家，段爷就是庄中的首领，财产豪富，净说良田千顷有余，银粮缎当种种买卖三十多号。段爷由三十多岁成了名，在家中闭门不出，不与江湖人来往。这一年的收获，一年吃着不尽，在家中安居度

日，耕种锄刨，自乐逍遥。自己已然娶了妻室，本庄的人氏姓路，乃明朝雁门总兵之女。这位路氏夫人，认字知文，辅助着段爷料理家务。要说这位段爷就得说得了一位贤内助，家中诸事全都仗着路氏太太分心，段爷诸事全都齐备，家里可没有多少人，也无三兄四弟，只有一个姐姐，可就许配胜裕为妻。段爷全都顺心遂意，惟独对于买卖上，他可特别的分心，因为他们这个天献太平庄石凉湖，这周围三千多户人家，没有多少知书识字之人，三十多号买卖，只有十几位先生，每天还得串换着用，这里帐目写完了，再到那边合算流水，段爷还得从中加意指导，稍微一失神，买卖上就得有好些个损失。真要说请一位外来的先生，没有什么交情，还有点儿不放心。后来就有人出主意，对于买卖里头缺少管帐的先生，那倒不算什么，咱们这一座太平庄石凉湖里面，知书认字的太少，要不想相当的法子赶紧补救，将来就变成了野蛮村庄，不如请几位教书的老夫子，在村中设立义学，凡村中子弟念书，不但不收学费，书藉文具用品，全都由义学发给，不取分文，这一笔费用，全出在段爷的身上。段爷由办学以来，所有太平庄的住户，一到七八岁的儿童，全都送到义学去念书，甚至于家中富足点儿，用不着亲自耕种锄刨，不怕三十多岁，他也知道识字知书为人生最要紧的；他也前去义学攻读。段爷心中非常喜欢，因为段爷想，凡人要都有这份要强心，十年之后，我这太平庄石凉湖，前前后后就没有不认字的了。段爷不但设立义学，还是无善不攀，冬舍棉衣，夏舍汤药，别看他年青，行为光明正大，人称为段善人，名头远震，差不多都知道有这么个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有一天段爷将由柜上回来，天在黄昏之时，段爷来到家中，脱去长大衣服，用

过晚饭，搬了一张杌凳，坐在院中乘凉，正在沉静之时，猛然间听见门外一片喧哗声，段爷就是一怔，心说我这个门口上可没有这样无礼之人，前来吵闹，家人等他们也不敢这样喧哗。段爷叫书童小喜子，你到外面看看什么人如此的吵闹，小喜子答应一声将然要往外走，就见看门的段升儿，走进来到段爷的面前行礼说道："跟庄主爷回，门外有一个中旬的男子，携带着妻女，走在咱门前就不走，他要住在门洞里面，我是您这里看门的，我还不拦他吗，我怎么拦他也不听，只是哀求不走，后来我仔细一问，他才对我说，要不然就住店去了，只因带着他的妻子，身怀有孕，腹内作疼堪堪就要临盆，已竟行走不了，才走进咱们的门洞。"段爷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既然就要临盆，门洞里面也是不便，待我看看去吧。"说着段升儿头前带路，后面跟着段爷，到了街门留神观看，此时门灯已然点着，天可就黑了，就见门房的屋门旁边坐着一个妇人，低着头形容憔悴，旁边站着一个小姑娘，约有七八岁，长得聪明俊秀，段爷将然看妇人的景况，就听有人说这一定是本宅的主人，小可这厢有礼了，说着话长揖而拜。段爷借着门灯的亮儿，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身高足有六尺，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兰布裤褂，脚底下青鞋白袜，长方脸白净面皮，两道长眉一双阔目，通天鼻梁，四字阔口，漆黑的辫子，大耳有轮。看那个样子，生得三山得配，不过脸上的气色不好，不问可知，当然是境遇艰窘。段爷正然看着，那个人说道："庄主爷在上，小可不是本地人氏，向居北京到此投亲不遇，贱内身怀六甲，堪堪就要分娩，故此难以行走，真要是产生在大街以上，头一样被人耻笑，再说并无遮蔽，受风着凉还有性命之忧，小可这才

抖胆来在贵府门洞，打算借此生产，无论如何求您维持。”段爷闻听点头，遂叫道：“段升啊，这个生育乃是一件大事，在门洞里面也非妇人生产之地，咱后面有的是房间，把他收拾出来，叫他们后面来两个年岁大的仆妇，好照料着这位太太，无论男女，只要平平安安落生就好了。”升儿答应一声，到后面把房屋，收拾出来，又到内宅叫了两名老仆妇来，来到门洞边架着这位妇人够奔后面，小姑娘后面跟随，段爷抱拳拱手笑着说道：“老兄，此地并非是讲话之所，倒不如你我到厅房里面一叙。”那人抱拳拱手说了几句客气话，一直够奔厅房、手下从人打起帘子谦谦让进来至在屋中，把灯烛整理齐毕，家人把茶水献上来。然后段爷抱拳说道：“未领教这位老兄家住那里，贵姓大名。”那个人看了看段爷，要说不说吞吞吐吐，后来万般无余，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小可北京城的人氏，我姓张名叫张仁，贩卖绸缎为生，连年买卖亏累，生活艰难，万般无奈这才携带家眷，投奔四川，有意访一个知已另谋生路，又谁知时运不济，来到了成都，才知友已物故，他的家眷已然回籍，小可就算是举目无亲，有意回京，囊中又缺路费，今日正行至贵府的门前，偏偏贱内要分娩，若非庄主大发慈善此时还不知贱内生命如何，这也算他的运气，得遇善人。”段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原来如此。那人问道：“未领教庄主爷您贵姓？贵宝地唤作何名？”段爷闻听接着说道：“此处名叫天献太平庄石凉湖，又叫段家庄，在下姓段名灯字洪亮。”这个张仁闻听，抱拳说道：“久仰大名。”段爷一看这般光景，遂问道：“大概阁下尚未打尖，如果没吃饭，不必客气只管说，我叫他们给您收拾，我可是吃过了。”要说张仁别看初次相逢，真正不客气，说道：“既蒙庄主这样的恩典，

小弟我可不敢谦辞，尚且未能打尖，请您吩咐贵纪，无论粗茶淡饭，只要能够果腹，就感激不尽了。”段爷说了声太谦了，吩咐手下从人，由厨房端来，四样菜，一壶酒，摆在张爷的面前，说道：“您先喝着，酒喝足了再给您盛饭。”张爷欠身说道：“这是怎么说的，叫您跟着受累。”把话说完，自己执壶斟酒，一边喝着酒，目不转睛观看段爷，心说尘世上的人，真有如此好心的君子，未曾喝酒先客气了一番，一连就是三杯，手擎筷著将要夹菜，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外面走进一个手下人，走在段爷的面前，低声悄语说了几句话，段爷带着笑一摆手，从人出去，段爷留神观看，就见张仁酒足饭饱，吃喝已毕，然后说道：“张大哥回头叫他们带着您到后面看看去吗，嫂夫人给您又生了一位令爱千金，方才家人报告，小孩大人全都平安，您到后面看看也好放心。”张仁听罢，满面喜悦，连连说道：“若非庄主大德，给他预备房屋，焉能如此平安。”张爷遂跟随手下人，来到后面产房，看了看大人非常精神，小孩儿也很平安，张仁看罢心中喜悦，仍然来到前面，跟段爷闲谈，段爷问张仁还有安身的地点没有，如果别无投奔，就住在我这里，并无不可，再者说我家中有的是买卖，知已之交，我还真没有多少位朋友，如果肯其分神帮忙，只管明言。张仁闻听一笑，说道：“庄主如有用小可之处，愿效犬马微劳。”段爷点头彼此又叙了几句客气话，段爷叫手下人按着张仁的身量给他预备衣服，浑身上下全都预备停当，在家中休息三天，到了第四天，段爷把张爷带到外面所有自己的买卖，全都领他看了看，后又走到一个大杂货铺三间门面的，把张爷就留在杂货铺叫他在里面管帐。为什么单把他留在杂货铺呢，皆因杂货帐繁杂，除非有点儿经验的人，他还真办不

了。段爷看着张爷这份精神，谈了三天话谈吐文雅，深通笔墨，知道准能料理这杂货铺。张爷也不客气，就接手办事，走到帐桌上先把柜上管事的叫过来，叫他协力相帮，拿起帐来看了看柜上的流水，张爷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就是一怔。暗想道我自幼读孔孟之书，虽不敢说出口成章，几乎普通的文件，我岂能不认，可也不怨张爷着急，这本帐头一篇写的简直的那不叫帐，也别说张爷不认得，就是请咱们中国文学家来看，也不认得。一看帐上画一小长道，道底下画一个小方块儿，像木锨紧挨着一个小四方圈，圈里边还套着一个小圈儿，这个倒像个字，就仿佛回字似的，旁边画着一个小坛子，张爷看着要乐没好意思乐出来，回头问道这个帐，我看不明白，您看看是欠内还是欠外，那个柜头看了看一笑，说道："我要说您可别过意，不用说您不认识，天下之人认的这个的少，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木锨还不是一笔帐呢，这是两笔，这个长道是一股香，这个方块儿是一块豆腐，这是两笔帐勾到一处，您看着就仿佛是一把木锨。"张先生听着要乐，没好意思乐，掌柜的用手一指这两个方块儿，说这个您不认的，这是一块香乾，你老看不见这香乾上这个戳字吗？张爷一听暗笑，原来大方块里头这个小方块儿是香乾上的戳子，旁边画着那个坛子，不用说了不是清酱便是醋，这还真被张爷猜着了真是醋。张爷由打这一天接手，把帐全都改过来，又找了一位帮忙的，重新整理铺规，在这里足有两个多月，买卖也调理好了，帐也清楚了，这个副手也全明白了，段爷一看好，又把他调到银楼里面。过两个多月又调到粮店。简断地说，所有段家这些个买卖，张爷全都住到了，帐目也全都清楚啦，人也全都明白啦。张爷由肺腑之中，发现一种洁白的良心对待

段大爷，段洪亮也看得明白，张仁年岁较大，敬之如兄，这两个人就得说是患难相助。后来段爷一想，这么些个买卖也用不着叫张爷天天出去，不过到月头儿清理一次帐目，张爷就算这些号的总掌握，无事之时，哥儿两儿就在家中一盘桓，这可就应了交朋友有福同享，有饭同吃，段爷还真不拿张爷当外人。这一天哥儿两个闲暇无事，天也不过就是已分时，家人报："跟庄主爷回，大爷到了。"张爷闻听站起身来，那个意思就要回避。段爷一摆手叫声："张大哥，您老别动，外面来的也不是外人，是我的义兄，我早有意给你们哥儿两个介绍介绍，皆因你老没得暇，今天好容易遇到一处。"说话之间，就听外面有人哈哈大笑，声若巨钟，随着说道："兄弟真够忙的，这一晃数月的光景，你我弟兄未在一处盘桓，也是愚兄数月以来小恙在身，今已痊愈，我要跟兄弟你痛饮几杯。"话说至此，由外面进来一个人。张爷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大身材，六尺多高，身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着绸子大褂，青缎子踢死牛的豆包鞋白袜子，打着绑腿，扎脑门尖下颏，头发都是黄焦焦，两道环儿绞的眉毛，一双金睛，小秤锤鼻子，厚嘴唇联鬓络腮的胡须。张爷看罢，段爷赶紧走上前去。"你老恕过小弟我未能接待，你老千万别怪罪我。"那个人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兄弟："你我不是那个交情，怎么谈到怪罪二字。"把括说完。彼此落坐、段爷道："大哥这一位你不认得吧，我给你们见见，这也是我患难的弟兄，他姓张单字名仁，他是北京城的人氏，张大哥这是我的义兄，他就是我们四川本城的人氏，姓贺名狩号叫大齐，你们哥儿两个以后多亲多近。"贺爷听到这里，留神观看，上下打量打量，然后带笑问道："段大弟，张贤弟是北京城的人，你们弟兄怎么会交到一处

呢?”段爷并不隐瞒，遂就把张仁夫妇由北京城动身，到四川投亲未遇，前后的话一说，现在已然在我这里住三年有余，皆因哥哥许久未来，小弟也无暇前去问候，就是你老来到这里，你们哥儿俩总遇不见，我也谈不到这里。贺爷看了看张爷，礼态端庄，谈吐文雅，心里头喜欢的了不得，遂说道：“段大弟这是怎么说的呢，有这样相知的一位朋友，你何不跟我早说，直到如今我才得见面，看起来还是缘浅。”彼此都说了几句客气话。由这一日为始，贺爷也许隔个三五日就来一次，倒不是为别的，贺爷喜欢跟张爷谈话，听他谈话皆都是津津有味。哥儿三个在此相聚，后来日子一长，贺爷跟段爷哥儿两个暗自计划，贺爷叫了一声：“大弟，你看姓张的这个朋友，虽然我没跟他盘桓多少日了，这个人将来必有点儿发达，我这个意思打算借着兄弟你这个面，跟张爷亲近亲近，冲北磕头结为金兰，将来日后也好患难相扶，段大弟你看怎么样。”段爷闻听说道：“大哥，小弟我是早有此意，我可没敢说恐怕你老人家性急，再说你老跟张爷相处不久，今天既然哥哥你老谈到这里，那就算小弟求之不得。”他们哥儿两个计划至此，遂把张爷请来当面一说，三个人彼此哈哈一笑，当时命手下人请来三结义的神祃香烛祭品，于是各叙年庚，贺爷年长张爷次之，段爷排行在三。贺大爷手中拈香插在炉内，跪倒磕头，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贺狩，今与张仁段灯结为契友，从此以后患难相助，祸福相共，倘若我贺狩，言不应口天诛地灭，鬼神不佑。”磕完了头站起身来，跟着二爷拈香，神前发誓，张仁如有三心二意，身必遭劫，说罢向上行礼，然后站起身来。三爷段灯照样过来，拈香磕头对神明誓，然后弟兄三人，互相行礼，家人过来道喜，闹闹轰轰，就算

热闹了一天。由结拜这一天为始，真是食则同器寝则共榻。有一天正赶上是八月中秋，三五月明之夜，段爷出主意在后面花园子摆设一桌酒席，弟兄三人要把酒赏月，长夜清谈。哥儿三个计议停当，天刚掌灯时，命从人将酒席设摆在园内，老哥儿三个落坐，正当中贺大爷，上垂首张爷，段爷下首相陪，从人执壶满酒。满院桂花开放，被秋风吹得阵阵清香，当天一轮皓月，不亚如月镜高厅，月下饮酒，知已谈心，本来就是人生最乐之事，要是再赶上是八月十五，那才是良辰美景对酒当歌。在先前你给我满一杯，我给你敬一盏，到后来免去俗礼，自斟自饮，高谈阔论，喜悦非常。喝来喝去喝到了三鼓多，张仁可就似乎有了几分醉意，猛然以手拍案仰天长叹，叹罢说道："何日风云成际会。困龙应有上天时，不知孤何日得偿生平大愿。"只顾他因为醉后说了这么两句话，不大要紧，贺天齐生性卤莽，类乎这等言语他是丝毫不解，惟独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闻听，不觉就是一怔，站起身来用眼色屏退了左右，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你老人家究竟是何人流落到此，今日对景伤情，自称孤家，请你老说真情实话，不负咱弟兄结拜一场。"张爷听到这里，站起身看了看贺狩，看了看段灯，然后抱拳说道："大哥三弟事已至此，隐瞒无益，你们弟兄拿我当作何如人也。"段爷说道："二哥，你老不是住居北京贩卖绸缎的客人吗？"张爷听到这里哈哈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大哥，三弟是你非知，我乃当今万岁，康熙帝的亲胞兄，姓富名昌字保臣，号封英王。"段灯贺狩弟兄，站起来上下打量，然后行礼说道："原来是爷驾，我等可不知，冒犯龙颜，望求恕罪。可有一件，你老不在你老的禁城王邸，私自出都来到四川，所为何故，望求爷驾明言。"英王听到这里，

龙目之中，热泪滚滚洒满了胸前，悲切切叫了一声大哥三弟："要问此事一言难尽。"遂不慌不忙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英王他还是顺治老佛的头一位东宫太子，康熙乃排行在二，顺治老佛驾崩，就应当富昌继任、南面称孤，只皆因富保臣有一个脾气不好，耳软心活，群臣计议，真要是保大太子登基，大清江山必要断送他手，后来有端贝勒为首，率领群臣保康熙五岁登基，封富昌为英王。富保臣得着这个信，只气得颜色惨变，自古国家灭亡，皆由于废长立幼，本打算当时发作，与朝臣抗争，又一想势力单薄抗则必败，再者说终是自己年青，事先未能结联成党，到而今才有这么一举。想到这里，只得暂时忍耐，俟有机缘再图入手，谁知英王，忍了十数余年，堪堪朝中端海摄政，独霸朝权，对于自己防守甚严，慢说无力，就是有力，也难以发动。英王终朝每日，咳声叹气，心旂摇摇若有所失。这一天早饭后，自己在书房中闷坐，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旁边有人叫爷："你老终朝愁眉不展，咳声叹气，这要是日久天长，恐怕对于您身体大有妨害，奴才我倒有个拙见，说出来只要您能依法而行，不但能消愁解闷。还可以达到您胸怀大志。"英王听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伺候自己的一个书童，未免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兴儿，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我咳声叹气心有所思，你竟敢说有主意替我消愁解闷，岂不是满嘴胡说。"兴儿遂带笑说道："爷您别着急，我把话说完了，你老听着能行则行不能行则止，皆因我天天伺候你老人家，这个样儿心里头难过。"英王越听这个孩儿说许越有意思，遂点手叫道："兴儿你过来，你且把我终朝为什么难过你猜一猜，你只要猜着我的心腹，我必然依着你的主意进行，单等成功之后，我必要另眼看待。"

兴儿说道："爷你老也不为别事忧虑，不过就为是端贝勒爷，保康熙主子坐殿，废长立幼，你老胸怀不忿，打算恢复大位。"英王还不等他说完，赶紧向他一摆手，心中不由一怔，暗想兴儿这孩子不过十八九岁，他怎么就有这样眼光，竟能把我的心事猜透，但不知你有何高明主意，你要当面说，兴儿听到这里，先跪倒磕头。遂说道："爷我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奴才我身背大罪，求爷恩典别怪。"英王摆手说道："只要你能助我成功，也不论你有多大的罪名，我是一概既往不究。"兴儿说道："倒不是有多大罪，我要说出来成功还在这人的身上。"英王听到这里，遂低言悄语说道："你千万不要高声，只要你把我这件事成全了，无论有什么事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还有一说，也不是我当面夸奖，由你六七岁我把你买入府中，我可没把你看错了，皆因你性灵心巧，一举一动都由我心而来，我就知道你将来必有作为，不能终为人使用，这也许是机会到了，有什么话快说。"兴儿低言悄语说道："爷，既然您谈到这里，我可要说了，你老人家要打算恢复你老心中大愿，推倒了当今，身登九五，你老身旁得多聚党羽，里应外合，方能成事，你老人家在京城之中，不但没有羽党，连替你老说一句正经话的都没有，难道说就凭爷一个人，还能成的了事吗，依奴才想你老要打算偿胸中大志，除非是私自出都，投奔四川，四川这个地方乃是养龙之所，自古以来，在那里发展帝业者不可枚举，真要是你老人家投奔四川成都府，那里有我一个亲娘舅，虽然这些年没给我来信，我听人传言，尚未离开那里，皆因我的舅舅他是个占山为王的，他在四川成都府，城北一百四十五里地有个山叫大湖山，他在那里占山，姓孔名盛外号人称紫面阎罗，手底下聚集的喽兵，有三

百多名，你老人家要是投到那里，府里有的是金银，辅助他金银叫他扯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等人材齐备，先把四川取了为立足之地，然后兴兵北进，杀到了北京城，一统江山唾手可得，爷你老若以此计可用，就请照计而行。”英王听罢，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先贤有云穷则变变则通，如果在此呆呆的株守，势必困死为止，龙归苍海虎入深山，打算成胸中大事，必须先择英雄用武之地，兴儿之言，真乃知机之语也。想到这里才低言说道：“兴儿，你这一篇言语颇合我意，你既有这份聪明，当然将来能够成器，但此话除你之外，再不可叫第三个人知晓，从打今日为始，我慢慢的布置一切，所有应用的物件，金银细软我全都预备好了，但等我计划齐备，我可要携带你一路同行，倘大事成功，你也少不了封王之份。”兴儿听着这个话，喜悦非常，英王日夜寻思，打算携眷出都，准知道事机不密，被人调查出来，奏明当今，真情毕露难保项上的人头，我得想个相当的计划，才能够脱身。思来想去，想起一个法子来，随着上了一道病摺，康熙圣主驾坐早朝养心殿，办理朝政，看了看英王的摺子上来了，原来是身体有病，康熙圣主看罢，心中暗想，英王他是我的亲胞兄，我本应当亲自过府视看，好在他也不是重病，莫若请位太医，够奔英王府，府里得着信，赶紧把太医让到爷的书房，来到床前，先给王爷请安，然后诊了诊脉，太医暗含着放心，原来没有多大病，不过是心火稍大，再加时令不甚正，似乎有点儿感冒，这才提笔开了一个药方递到英王面前说道：“爷你老人家看看，据我看这一剂药吃下去就可以好了，倘若还有点儿不合适，原方再吃一服，就可以痊愈了。”英王点了点头，太医走后，英王把方拿过来，也不用吃药，不过就是看了看，

第二天果然那一位太医又到，床前视病，英王点了点头，赞美太医医术精良，果然这一服药吃下去，不能说痊愈，已然好了八成，明天你老也不用来了。太医听到这里，似乎得脸，遂说道蒙爷的夸奖，说话之间告辞而去。次日又上了一道谢恩的摺子，蒙赐太医病症已痊，从中写的明白，要打算奔西直门外大钟寺降香还愿，以谢神云，康熙圣主看见这个摺子，御笔亲批了一个准字。英王得着信喜悦非常，这才把兴儿叫过来，金银细软装了雨辆轿车，后面一辆轿车，携带郡主王妃，英王骑着马，出了西直门，到了大钟寺降香已毕，并不进城绕道可就够奔四川走下去了。英王这一走就如同困龙入海，野鸟出笼，走在中途也没有多少话，不过就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不过百里左右，还得早走晚住，路途之上加意留神，由打直隶地面绕走山西，过了山西进陕西境界，此时英王可就放心了，就是再走漏了风声，再要派人追赶，他可就来不及了。这一天正然走着堪堪太阳要落，王爷在马上观看，找不着村庄镇甸，遂回头叫道："兴儿，看见了没有，今天因为多赶几里路程，大概要错过了村庄宿店，这可怎么好，难道说还露宿不成吗？"兴儿才吩咐把势摇鞭，紧紧赶着车辆往前走，把势答应一声，一摇鞭车快如飞，正然走着太阳已然沉入了西山，在前面黑暗暗雾沉沉一片的树林，英王在马上喜悦，叫声："兴儿，你看大概越过了树林前面是村庄，"兴儿点头。将然把话说完，猛然间听见树林里面锣响呛啷啷，由里面出来有三十多个人，全都是锅烟子擦脸，一个个都是年青力壮，各自手擎明煌煌的刀枪。为首的是一个大个儿，长得像貌凶恶，大身材足有七尺多，身上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大掖根搬尖洒鞋，打着绑腿，白素素的

脸膛，一脸的紫记，像貌凶恶手中擎着一口鬼头刀，高声说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土内埋，来者孤雁绵羊，留下金银细软，饶尔不死，如若不然要你等的狗命。"这一嗓子不要紧，把英王早就吓坏了，由马上跳下来，站在那身不动而自战，二目发直，车里面的王妃郡主，早已吓得浑身发软。要这么看起来，兴儿还算不错，赶紧走上前来，满面带笑，抱拳当胸说道："这位大王爷，我说话你老可别恼，我可不是绿林的英雄，我也用不着跟你老说大话，也不用说我们主人是谁，说出来倒有许多不便，你老既然带着多少人位，拦住我们去路，你要的是金银，金银倒是有，你是要多要少，我去给你老去取，我有个朋友你老可曾认得，我提起来倘若你们有一面相识，也许把我们主仆放过去。那人闻听哈哈大笑，拿眼看了看兴儿，年纪不过二十来岁，说话伶牙俐齿，毫无惧怕之意，他还认得绿林道的朋友，我倒要听听，他说绿林之中的那一位，想到这里说道："好，既然你认得我们绿林的朋友你就说，只要我跟他有一面之识，我就高高手把你们放过去。"兴儿一听心中欢喜，我要把我舅舅的名字一提，他老人家也是占山多年，他绝不能不认识，可是这几年的光景没给我来信，皆因我在府里听差，恐怕走漏消息多有不便。兴儿把主意拿定，说道："既然你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要提这位朋友，还不是外人，他是我的亲娘舅，就在四川成都府，城北一百四十五里大湖山，他老人家在那里为首，姓孙单字名盛，别号人称紫面阎罗，那是我的亲娘舅，我是他的外甥。"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那个大个儿哇呀呀一声吼叫，原来小冤家你是孔盛的外甥，这可叫活该，说着话耳轮中就听噗的

一声，可惜年轻轻的兴儿，头尸两分。因为什么兴儿一句话未曾说完，被贼人一刀结果性拿，皆因这个小子跟孔盛有夺寨之恨，他姓吴单字名成，外号人称花面鬼，原先占大湖山，占山多年，被孔盛将他赶走，有心跟他一死相拚，两次三番不是孔盛的对手，万般无奈，这才远走他乡，单等结成党羽，再与孔盛势不两立，流落到此，手下聚集了二三十名贼寇，专专打劫来往客商。今天听踩盘子小伙计报告，前面来了一号买卖，油水很厚，看那个样儿是卸任的官员这号买卖作下来，大家一分，从此改邪归正，作个小本经营，以度晚年倒是正理，吴成一听言之有理，这才将身形隐在林中，后来车辆果然到了，一棒锣声拦住了道路，一问才知道这个孩儿正是自己对头冤家的甥儿，虽然说我跟他并不相识，谁叫他是孙盛之甥呢，将他结果性命以消心头之恨。兴儿死尸倒在埃尘，英王看着这般光景，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口中说道："大王爷，虽然说你们占山为寇，也算是草莽的英雄，夺去财物那是理所当然，怎么还要举刀杀死人命，这种行为未免天理难容。"吴成听到这里，哈哈一阵大笑，说道："朋友，你先别说这片话，我告诉你，虽然我在外面打劫过往客商断路劫财，我也有我们江湖的规则，我可跟普通的绿林不一样，暂时落草不过栖身之计，取财不伤命，如今我手起刀落，将他结果性命，他是我的对头冤家，他虽跟我没仇，他的舅舅孙盛跟我有夺山之恨，我看见他一时怒气难消，一刀将他杀死，以解余恨，你还别不认便宜，方才他把话已然说明，他跟你有主仆之分，冤有头债有主，我不要你的命不就完了吗，闲话你还是少说。"呐喊一声叫他的伙伴劫抢车上的金银细软，众贼党如狼似虎，工夫不大，将金银搜索一空，吴成随着说

了一声便宜尔等，你们就逃命去吧，把话说完，贼人如同一窝蜂相仿，得着金银满载而去。英王看着贼人走远，看了看那王妃，跟八岁的郡主，吓得倒卧在地，把赶车的把势，吓得都藏在泥土之中。

贼人去远，这才慢慢出来，英王帮着众人，检查车上的金银，不看则可，一看所有的东西一物未存，众人都是叫苦连天，就是赶车的把势，都是悲不可言。看到这里仰天长叹，顿足捶胸，这才叫老天不遂我人之愿，事到这般光景，叫我怎么安置方为妥当。寻思了好半天，这才把主意拿定，慢慢凑至在王妃近前，低言叫了一声卿家，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夫妻们计议多时，有心回转北京城，又不知道府中如何结果，倘若是走漏了风声，康熙知晓必然拿我当作叛逆，派人四出捉拿，我要回转都中，岂不是自投虎口，又一想好在一样，已然到了陕西的边界，再走不多远就入了四川，只要我找着兴儿的舅舅，他是占山为王的，有的是金银，头一样我有了立足之地，再一说成我的大事，皆在孔盛一人身上，这些车辆人等，跟着同行多有不便，再说费用也多，跟王妃计议已毕，把身上紧腰的散碎银两取出来，约有几十两，分给车把势，叫他们赶着车回家，车夫千恩万谢，赶着车辆扬长去了。英王看了看，只有王妃郡主跟自己，三个人冷清清的在大道旁边，时近三鼓猛然间一阵怪风，直吹得长林之中，飒飒作响，仰天观看朦胧月色，微有星光，一家三口，在旷野荒郊好不惨凄。像王妃郡主那里受过这个，在王府之中，多少人伺候着，未曾走动前扶后拥，到如今这般光景，怎么会不难过，不由得娘儿两个热泪滚滚。英王看着这般光景，心里头也是难受，只得把心一横，仰天哈哈大笑，常言说的好，儿女情长，英

雄气短，大丈夫欲成大事，本不能终身安逸，能屈能伸方不愧为大丈夫。再说自古成大事之人，莫不是身受千辛万苦，倘若志向薄弱，必致中途而废，我自今日起，要振起百折不挠的精神往前闯。夫妻们相对好半天，默默无言，这般光景实在令人难堪，直耗到了天光大亮，不用说这就是一夜未眠。这全都是金枝玉叶，不想受了这样打击，所幸者一样，时逢夏令，并不寒冷，身体还都没病，大家还站起身来往外走。未曾举步王妃叫了一声王爷："事到如今，我们母女跟着你长途行走，未免跟着不便，再者说你找兴儿他舅舅，在兴儿未死之前，也没写下相当的证据，如今兴儿已然丧命，就凭咱们空口一说，恐怕他未必就信，再要从中发生意外，那可怎么好，王爷打算展胸中之大志，我们母女相随岂不受累，他若是男孩，将来还可以承继香烟，既是女子也没有多大用处，说到我的身上，有我不多没我不少，王爷如果大事成就，在北京城身登大宝，念其夫妻之情，死后追封，我在地府阴曹，虽死犹生。"英王还未等王妃把话说完，连连摆手，低言悄言，叫了一声："卿家，事到如今，像这个话你倒不要说，头一节我心中方寸已乱，再者说你我夫妻一场，我岂忍叫你一死，从中你不能死有两样，第一咱还未到大湖山见着孙盛之面，收留不收留尚在两可之间，第二样你身怀六甲未曾分娩，如果有了三长两短，岂不是两条性命，如果腹中是个男孩儿，不怕我大志未伸，事未成而命尽，有我子继续父志，必要扫尽君魔，果能得天之佑，恢复了帝业，我虽死九泉，也不枉我这半世的艰难。"英王话说到这里，王妃才把寻短见之念打消，夫妻议妥别无所投，只好奔往大湖山。由陕西大道动身，一路之上，对于吃喝用度全都加意俭省。书不可重叙，到了山

路难行之处，只好把王妃的簪环变卖两件，雇了两乘爬山虎，给王妃郡主代步。最苦的是英王，自己步下跟随，所幸这一天来到了大湖山的附近，找了一家小店房住下。慢慢跟人打听，可没敢说要投奔大湖山的头目孙盛，花言巧语跟人打听，大湖山这条道路可曾好走，山里面有没有强人，店里伙计一看他这个样儿，又带着家眷，遂说道："客人您放心吧，这二年的大湖山，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原先大湖山有个占山的头目，姓孙名盛，外号叫紫面阎罗，手底下聚集喽罗兵三四百名，声势浩大，打劫过往客商，被人告发，城都府的知府刘大人，调全城守营，偕同三班人役，前来剿山，孙盛得着这个信，知道乌合之众，不能抵抗官兵，遂把山上的金银大小份一分，分完了放火焚山，大家散伙逃匿无踪，这二年大湖山这条道可就平安了。"英王听到这里，面上假作笑容，连连说道好，这才是附近人民的福气呢，心里头这份难过，真不亚如站在高楼失脚一般，单等伙计走出去，夫妻计议，千里迢迢，投奔这里，到如今已是大失所望，不承想把兴儿的性命还丧在这里。英王一看到了山穷水尽，不由得心中暗想，若看这个节节失利，大概是我没有成大事的福气，要是该着我成事，就应当处处机缘相遇，既是所遭所遇，全都出人意想之外，此乃天灭我也，老天不佑我活着何益，想到这里面色凄惨，咳声叹气，遂向王妃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此一行，就算节节失败，大概是该我命尽，前一次我劝你不死，皆因是事机未到，到如今路费用尽，并无立足之地，就是不死也难以得活。"英王说这个话大有厌世之心，王妃看着心中害怕，一家人三口，在北京王府之中，何等尊荣，一旦私自出都，落到这般光景，王爷自幼胸怀大志，事到今日，倘若他有个三

长两短，我当如何。想到这里，凤眉皱紧，他老人家把主意拿妥，低声悄语说道："王爷休要灰心，你说的好腹中男女尚且未定，生女时你不愿生在人世，我正要与你同行，倘若生下一个男孩儿，还许辅助你大运享通，也未可知。"英王听王妃之话，龙眉倒竖说道，这是何必呢，真要是凡事不成，我仍然携眷回都，别说没有多大罪名，就是有些罪名，也不过降级罚奉而已，皆因是我谋叛的破绽，他无从考查。英王想到这里，另换出一会面孔，就算是欢欢喜喜，当晚无书，次日携带王妃郡主打店房动身，那个意思打算奔往京城，顺着大道步行。一连走了两天，这一天来到天献太平庄石凉湖，一看这座庄村，隆隆盛盛，约有四五千户人家，英王看罢心说，我一路上也没有见这么大的一座村庄，就是有这样大庄村，也没有此处雄壮隆盛，来到庄子里面，跟人家打听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庄名，里面为首的庄主，姓字名谁，有人跟他说："此处名叫天献太平庄石凉湖，又叫段家庄，从中为首的庄主，姓段单字名灯字洪亮，自幼爱习武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人送外号叫神枪镇八方，在我们这里急公好益，见义勇为，家大业大净说买卖就是三十多号，家里头挂着乐善好施牌匾，生平好交朋友，对于贫苦孤寡，落难之人有求必应。"英王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喜悦，可并不为的是资财，就是周济自己三百五百，或者千而八百，别说他不给，就叫他周济于我，也作不了多大事业，倘若他是一条英雄，在四川地面人杰地灵，找一个相当地点，辅佐于我，那可是天假其便。一边思索，一边暗自对天问卜，暗想道要是该着我富昌成其大事，叫我遇见这个庄主，所有一切的事能够一见如故，要是不该我成事，就见不着这个姓段的。这不过是心中的思想，这个天可就不

早了，堪堪日没黄昏，猛然间后边八岁的郡主，大姑娘环娘连连摆手，叫英王矮下身凑到耳边，低言悄语说道："父王可了不的了，我的娘亲腹内作疼，叫我悄悄告诉您大概是要临盆。"英王闻听吓了一跳，你说这个事可有点儿不好办，真要是在道旁路产，不用说小孩儿、就是大人也未必能保性命，别说污秽了天地三光，多有不便，那个意思，打算找个店房，你说一时之间，还是真找不着。事在紧急，只得往前紧走几步，一进东街口路东有一个大门，建设的样样讲究，跟人打听这是谁家的宅院，有人说这就是我们段庄主的住宅。英王一听不亚如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雷，把自己一切的烦恼完全惊散，不由得欢欢喜喜，方才我对天问卜，你说我上那里找去，遂来到段爷门沿，假言姓张名仁，因此竟与段爷相识。段爷看着英王仪表非凡，遂派人伺候他的妻室，到后来段爷及贺天齐，三个人结为金兰，共同生死。英王有英王的心思，他是慢慢的调查段爷的举动如何，真要是条英雄，他要吐露真情，不怕风声走漏死也死在明处。正在欲发未发之时，恰赶上八月中秋花园饮酒，佳节良辰花好月圆，英王触景伤情，乘着酒兴，无意之中说出，何日风云成际会，困龙也有上天时，但不知孤何日方能偿胸中之愿也。他这句话说出来不大要紧，惊坏了神枪镇八方段洪亮，不由得一怔，赶紧站起身来，抱拳拱手叫了一声："二哥，今天酒席筵前，您说这几句话，其中定有别情，你老人家究竟是那一位望求明白告我。"英王听到这里，眼看左右，赶紧把左右打发出去，英王把自己所遭所遇从头至尾一说，贺狩段灯一听原来是当今万岁的亲胞兄英王爷，哥儿两个赶紧伏身行礼，说道："不知王驾在上，望求恕过草民贺狩段灯轻慢之罪。"英王一看用手相掺，叫了一声

大哥三弟："休得如此，若无贤弟焉有哥哥我的命在，望求大哥三弟，以后不可泄漏我的消息。"段爷连连点头，叫声爷驾："您只管平安，绝不能由打小弟的口内说出爷的破绽。"弟兄们行完了礼，仍然归座，还是贺爷当中，英王段爷左右相陪。将然入座，贺爷拿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叫了一声："老二，你当作我是何人？"英王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口中说道："大哥，既然咱们三弟他是咱们段家庄的首户，哥哥你老也错不了。这就应了俗语，与凤同飞必是俊鸟，你一定也是本庄的一个大商贾。"贺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这么说兄弟你就算输了眼了，今天咱们全都实话实说，既然兄弟你说出真情，哥哥我也不能不谈，哥哥我就在四川成都府西门外头百里之遥，有一座山，其中有一个岛，名叫小蓬莱，哥哥在那里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你可别看哥哥这个样儿，在山里面不亚如海外的天子，一呼百诺，手下喽罗二百多名，足可以雄视一方，方才兄弟你说的那个话，我也听明白了，您是不遇时的困龙，明珠埋没在土，这么看起来您在此处终日隐居，多怎才能趁你老胸中大愿，哥哥我不通文不识字，我有几句拙言，说出来兄弟您可别怪罪，在此隐居一辈子也成不了事业，岂不耽误了兄弟的前程，论起来这个话我可不能跟你这么直言，皆因这里面有个原因，兄弟你既吐露真情，咱们就算交深不言浅，打倒了阶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听怎么样？别看我在剑山蓬莱，虽然说山势不大，里面的出产下少，我是粗人，并未加以整顿，倘若有高人从中出策，整理整理，就是里面的出产，足能瞻养几千人，单等把士气养足，相机而动，谋夺大清不过几年的工夫江山可得，要是把兄弟你请到山中一住，正合你的胸中大志，那可就应了俗语苍龙入海。"

贺狩把话说完，段爷英王听着也是暗暗点头，哥儿俩个甚为赞美。英王不等段灯答言，抱拳说道："哥哥你这个话果然义高天地，虽然我们弟兄不敢比桃园三结义，要像大哥这样也得说疼兄爱弟，不亚当年孔夫子，真要是小弟去到了剑山，日后发达，从此不忘大哥你老的好处，当然有福同享，裂土分茅。"哥儿仨个又谈了谈各人的肺腑，天可不早了，时已三鼓，段爷把手下人叫了来残席撤下去，就在厅房里面收拾卧具，老三位各自休息。次日清晨起来，用过了早饭贺爷要告辞，临走的时候，跟段爷把话说明，把英王以及王妃两位郡主，预备车辆带入蓬莱岛。哥儿三个已然把话说明，段爷也不相拦，赶紧吩咐预备两个丫环随行，所为的是伺候王妃郡主，并不敢声张，暗含着贺大爷保着英王，以及家眷够奔剑山蓬莱。

来至在岛内，先把家眷安置在后面，把英王带到前面聚议后，鸣锣聚集，把所有山中的头目，满都唤来，当面指引，这是我二弟富昌富保臣，从此以后他所说之话，要你等一概遵守，那一个要是不听，把他推到后山，摘瓜以振山规。众人闻听连连说道："谨遵大寨主吩咐，把话说完一摆手，众人退出去，哥儿两个，出离大厅，够奔后面的书房，到了里面落坐，从人献上茶水，英王摆手，从人都退下去。叫了一声："大哥，兄弟我既然到这里，可不是我夺权，给你老出主意，既然您要辅助我成其大事，要是每天打发喽罗兵下山打抢，日久天长没有不走漏风声的事，官兵一到，别看这三二百名喽罗兵，几十名头目，不过是乌合之众，焉能抵抗官军，小篷莱虽然说坚固，总得说弹丸之地，岂能持久，倘若是冰消瓦解，不但我大事难成，连累了兄长，我心何忍。"贺狩听到这里，二目离神，问道："二弟依你怎样处置，只管明言，还不

但这一件事，无论山中什么地方，只要兴利除弊，贤弟只管办，真要办理的井井有条，条条有法，哥哥我便从此不干山中的公事，情愿将小蓬莱双手奉献，山后起盖几间茅屋，避居其间以尽余年，从中不发生别的风波于愿足矣。”英王听到这里，一摆手叫声：“大哥那可不成，打算得取天下，非得仁德不可，这乃千古不易之论，要依着我倒有一个拙见，二百多名喽罗兵你老吩咐一声，别叫他们到外面打劫客商，设法在山中开垦，请上几位矿师，采取山中的出产，把外面无业游民，收拢山内，开垦种地，日久天长必然能获厚利，只要有了钱财，再办什么事那就全都容易了。”贺爷一听说得有理，连连点头。次日哥儿两个驾坐众聚议厅，把本山的头目全都唤来，当面吩咐从此以后，不准下山打劫过往客商，在岛口扯起一面旗来，招募矿工，你等率带众喽罗开垦种地，各头目答应，就照计而行，后来果然有许多投山作工的，英王全都加以恩待。请来几位矿师，采取矿产，人要是运气来了，黄土变金，这句话一点儿都不错。矿师来到各处一看，净说金矿就有三处，另外还有灰矿无数，由打这里一开矿不要紧，二年多得了金银无数，所招的工人足有一千多名。英王一看，可就害了怕啦，遂向贺狩说道：“大哥你老看，当时这山里头势派可大啦，倘若是官人查知，前来剿灭我们的山寨，一千多名工人他们全都不习武事，我问你老一件事，在这方圆附近不算咱们老三，可有武术高强，精通文武之人没有，真要是有也不用多，有个三五位把他请到岛内，兄弟我把肺腑跟他说明，叫他协力帮忙、辅助我共成帝业，事成之后，麟阁标名、万古不朽。”贺爷闻听说道：“兄弟这个求贤的事，愚兄我早已替兄弟打算到这这里，你说请平平常常之辈，那就得

说是无用，真要是有能耐的主儿，他既能精通文武，当然是个知时达务之人，他绝不肯辅助兄弟你，我为难就为在这里。就在这两天，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来，不但说聘请上山能够训练工人，改工为兵，将来你成事，就成在这人的头上。”英王一听心中欢喜，叫了一声：“大哥，此人为谁?”贺爷叫声：“二弟，这个人要提起来是一家财主，就住在剑山蓬莱山后六十多里路，地名叫谭家庄，里面住的这一位姓谭单字名英字如升，此人年纪高迈，他可是明朝的遗老，只皆因满清入关，自己退归林下，避居在谭家庄，长子名叫谭田，次子谭璧，三子谭天，谭田谭璧自幼练习武术，人送外号铁头凤九尾豹，这哥儿两个的武学，就算是跟我一样，我们在一处盘桓，谁也没有出色的能为，唯独他们老三谭天，号叫桂林，自幼受过异僧传授，技术过人，精通文武，熟习兵法，人送外号叫厉胆侠，您可别看他年青，他胸中的机谋，非等闲所能及，真要是把他请到岛内，不过数月这一千多名工人，就能变成了劲旅，有他一人坐镇，能保蓬莱安如泰山，这还是小事，凭他胸中的策略，运寿帷幄，攻城略地，易如反掌，你要成大事，就在此人的身上。”英王听到这里，心中欢喜，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大哥，这么看起来，大哥你老可得辛苦一趟，头一节你老跟他素日有旧，无论如何你老设法把谭天请来，兄弟我当面试看。”贺狩闻听说了一声可以，随着叫过手下从人，取出长大衣服换好，把精明强干的手下人，带了两个，前去拜望谭田谭璧，就势聘请谭天入岛。贺爷带着手下人，由岛内动身，几十里地就到谭家庄，贺天齐跟谭氏弟兄，素常交往甚厚，不断常来，这个道路非常熟，工夫不大，来到了谭宅门首。家人看见，连连喊道：“贺大爷你老总没来，今天这

是那一阵香风，把你老吹到这里，你老在此稍候，我到里面报告，叫我们大爷二爷出来迎接。”贺爷连连摆手，说道：“用不着，我自己会到里面与他相见何必接接迎迎。”说话的光景，贺爷带人往里走，手下人头前带路，到了厅房，伸手打起帘子让进去，到里面一看谭田谭璧哥儿两个，正然坐在屋中吃茶，一看贺大爷到，哥儿两个抱拳站起身来让坐，说道：“大哥你老这是打那里来，这一说你老有许久没到这边来，我们哥儿两个也是有点儿忙事在身，没得前去给您请安。”哥儿几个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谈了些闲话，遂问道：“大哥你老来到小弟这里有什么事吗？”贺爷闻听一笑说道：“也没有什么事，但不知咱们三弟现在家中吗，因我有一个相知的朋友，跟我是金兰之交，他久慕三弟英名，有意打发我来请三弟入岛，聚会聚会。”谭氏弟兄闻听说道：“大哥你老来的不巧，他今天早晨刚走，看望他师傅去了。”贺爷闻听一怔问道：“老三这一走，大概得多少日子回来？”谭璧说道：“老三那个人自幼高傲，身负文武技艺，不服天下的英雄，虽然说是他师傅有信叫他，他还不一定到那里去呢，也许顺便到各处访友，他这一走多者三两月，至少也得个月期程。”贺爷闻听无法，只可略谈了几句闲话，站起来告辞。临行向谭氏弟兄嘱咐，二位贤弟，老三要是来的时候，千万别叫他再走了，无论如何我得跟他见个面，从中给他介绍一位朋友。把话说完拱手告别，贺爷回到山中，见着英王备叙前情，英王道怎么这样不凑巧，偏赶上谭天他不在家，莫非不该孤成事吗，遂闷闷不乐。还是贺爷在旁边劝解，英王盼望谭天，如饥似渴，从此等了两个月有余，仍然求贺大爷前去探听，是否回家。贺爷二次到谭宅，见着谭田谭璧，彼此一问，谭氏

弟兄回答仍然未回，由那一天出门，直至今日未见回信，但不知大哥你老有何事。何妨对我们弟兄说明，真要是有要紧的事，我们派人到各处搜寻搜寻。贺大爷又不愿把英王的心腹说出，有心不说，他们弟兄又问的紧急。贺大爷无法，半吞半吐说了几句，谭氏弟兄闻听一皱眉说道："像这样的大事，叫哥哥你跑，事之成否，虽不可知，终算为国求贤，那么你老先回去吧，单等老三回来，我给你岛内去信。"贺爷只可点头，带着从人回到剑山蓬莱，到了里面见着英王，英王接着问："大哥你老这一次前去，大概见着谭天谭桂林了吧？"贺爷并不隐瞒，就把谭田谭璧哥儿两个所说之话，对英王说了一遍。英王闻听一遍说道："哎哟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倒是我错了。"随着站起身来，叫从人把自己的衣服取过来，更换齐毕，就请贺大爷随同自己一同够奔谭家庄，自己要亲自拜访谭桂林。他这一句话说出来把贺爷的醒儿也提起来了，遂说道着哇，分明是谭天在家，身为侠客，不肯见我，那个意思，是叫兄弟你亲自前去，看起来聪明不过帝王，他这么一来把我可忙坏了。哥儿两个说说笑笑，由蓬莱动身，再够奔谭家庄，这一来一往，天可不早啦，到了谭家庄天色堪堪黄昏，哥儿两个来到谭宅门首站住，由里面走出一个手下人，看见贺爷说道："怎么你老又返回来了，难道说你老没回山吗？"贺爷闻听一笑道："我回去了，皆因有事你赶紧言语一声，就提我携带我盟弟富昌，特此前来拜见你家三位庄主。"手下人叫了声大爷："这何必呢，往日你老来，都是随便出入，今天怎就得麻烦呢。"贺爷说了一声："你不懂，你到里面一说便了。"手下人无法，只得说道："你老在此等候了。"转身够奔里面，工夫不大，就见谭田谭璧哥儿两个迎接出来，抱拳带

笑说道："大哥你老真算是聪明，我算计你老夫必要回来，你老来的还不慢，里面请吧。"贺爷并不多谈，来到里面，英王留神观看大厅是明五间，两旁各有暗间，门口挂着茶青色的软帘，众人落坐，从人把茶水献上来，贺大爷叫了一声："贤弟，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就是我跟你谈的我那盟弟，排行在二，姓富名昌字保臣，北京城的人氏，这是我二位盟弟谭田谭璧，你们哥儿几个，还得多亲近亲近。"说话光景，三位彼此行礼，二次入座，喝着茶彼此闲谈，谈来谈去就谈到他们三爷这里。英王说道："我闻贺大哥常谈，令弟乃是当时的英雄，我由得着那个信我时刻不忘，终以见见面为幸，前者托贺大哥前来，所为就是此事，怎奈缘浅总未见着，我这一次来，可不知道三爷是否在家，如果在家烦劳二位兄长，给我通禀。我渴欲一见，有大事相求。"谭氏弟兄听到这里，用眼看了看英王，说道："贺大哥，这个话咱们是这么说，朋友之中是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可不是我们三弟在家里不肯与二位相见，这个错全都错在大哥你老的身上了，还别说你老以先来了两次，就是来二十次也是白费，就拿这一次说，你老来到这里，给我们引见，那就叫模模糊糊，大哥你老不肯以实言相告，我三弟焉能与你们相逢见面。"贺爷闻听此言，这才明白，原来我来了三次并不相见，就皆因我未曾吐露真情，今天听他等弟兄所说之话，事出有因，用眼看了看英王，您可别看贺爷人粗，这个地方是心细的地方，他看着英王似乎说话有些个碍口，朋友是贺爷的，跟英王半点交情没有，倘若说了真情实话，事出意外岂不是对不起朋友，如果说英王愿意叫他说，再要出了事，那可就不能单怪一人了。英王也明白这个意思，英王看着这般光景，叫了声："大哥，你老人

家连来两次，没把我的心腹对他们弟兄说明，莫怪他三弟不肯相见。”说着话站起身来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向着谭田谭璧说道：“孤位封英王，我是当今万岁康熙的亲胞兄，因国家无道，废长立幼，我愤气逃出了京城，来到四川巧遇我的大哥，暂时栖身在剑山蓬莱岛，招贤访友，，端赖大家辅助于我恢复江山，共成帝业，久闻贤昆仲皆著名的英雄，真要有你们弟兄三位辅助于我，何愁大事不成，我的大哥连来两次，未曾把我的心事说明，今不才已然是实话实说，望求二位兄长分神，把三爷请出来一见，还求三位协力帮忙。”这一句话音还没落下去，猛然间听见里面有人笑，声音洪亮，遂说道：“抱荆荆山，我以为终无人识矣，”帘栊一启由外面进来一个人。众人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中等身材，不足六尺高，细腰扎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宝剑，绿鳔鱼皮鞘，黄澄澄的剑把，杏黄色的灯笼穗，在左肋下飘飘摆摆，往脸上观看，面若敷粉，目若朗星，剑眉高挑，英风袭人，光头没戴帽，漆黑一条发辫披于背后。英王看罢，不胜钦佩，别看他人年青，端正庄严，文雅之中带着威风，并且他未曾进来先说了那么两句话，足见他抱负不凡。此时谭天来到了里面，贺爷首先站起，用手一指英王，叫了一声：“二弟，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素日跟你谈的，厉胆侠谭天谭桂林，这是我的至友富昌富保臣，当今万岁的胞兄，位封英王的便是。”谭天听到这里，留神观看，然后行礼说道：“不知爷的金身大驾到此，恕过谭天未曾出迎，望求勿罪。”说着话撩衣跪倒磕头，英王赶紧用手相掺，遂说道：“谭侠客不必客气，你我一见如故。”说话之间彼此入座，

从人把茶水献上来，茶罢搁盏，英王说道："久闻谭侠客胸怀武侯之机，腹藏子房之才，因何埋没山谷，不出去到外面作一份事业，也好显达门庭。"谭天听英王以言相挑，不由得一笑，抱拳拱手带笑说道："跟爷回倒不是谭天不愿作事，皆因人各有志，并且蒙我老师傅授技术，江湖抬爱，人送外号厉胆侠，我的心意打算背背宝剑，闯荡江湖，扫尽君魔，为国除奸，方不愧我跟我的师傅苦练了一场，但是我恩师再三的嘱咐，不叫我在外面行侠作义，在家中敛迹息踪，以待机缘，将来或能为国家作番大事业，所以我不敢违背师训，暂在家中闲散。"英王听到这里暗含着点了点头，问道："但不知令老师究竟怎么个吩咐呢，谭天闻听说道："这话说出来可不怕你老过意，他老人家嘱咐我最要紧的不叫辅助大清国，皆因他老人家跟满清有国仇，所以我敝老师之名姓。也不便明言，你老想既然他老人家不叫我辅保大清，我应当辅佐何人，故此并不出门，在家中饮酒读书，以待时机，但等适逢其会，再恢复我老师他老人家的大志，就让此时我要出山，无有相当的人材，我那不就算是枉费徒劳吗。"英王听到这里，未曾开言热泪滚滚，洒满了胸怀，欠起身来说道："不才富昌，我可不敢说有道，皆因身被不白之冤，实不相瞒，我之二弟康熙，受奸王从中拢络，彼时他可年幼，有端凯从中专权，保着我二弟，五岁登基，废长立幼，彼时我要发作，因我身旁并无党羽，孤掌难鸣，隐忍数十年，我兄弟加封我为英王，后来我想北京城乃是困龙之地，并非养龙之所，我把主意拿妥，私自出都，来到四川，在成都府幸遇贺大哥段三弟，就算是机缘巧遇，住至在段宅不足三年，八月中秋夜间弟兄们聚筵，酒后我吐露了真情，我大哥贺狩闻听我的言语，这才为我设法，

结果把我接入了剑山蓬莱岛，他手下聚集了有二百多名喽罗兵，终朝每日，在山下打劫过往客商，由我入了蓬莱，把所有的喽罗兵满都把他们改成庄兵，叫他们开荒种地，聘请矿师，此时把庄兵凑集了一千多名，山上出产很多，从中就是缺人指导，要是有高明之士整理，收罗天下英雄，辅佐我成其大事，果能面南背北身登九五，杀到北京城拿住端凯，将他结果性命，以泄夺权之恨，我愿足矣。我在山中常与我大哥谈及阁下，精通文武，远韬近略，天下奇才，烦我兄长两次相请，皆未能相遇，不才富昌今日到此，与谭侠客相会，真乃是缘在三生，今我把肺腑业已说明，没别的务请谭侠客鼎力相佐，随我进山以安天下。”谭天闻听英王所说这话，哈哈大笑，眼望着谭田谭璧说道：“二位兄长你老看，今日一见王驾，果不出小弟所料。”书中代言，要说谭田谭璧这二人跟贺狩情同手足，穿房过屋。唯独谭天可就不然了，贺狩每逢来赶上谭天在厅房里面，不过跟贺狩点头而已，随着就走出厅房，向来不跟他共语，这可不是谭天狂傲，皆因他看贺狩一字不识，性情粗鲁，占山为王，倘若我跟他在一处久处，必要薰染恶习。二位兄长跟他在一处联络，自己本有心拦阻，又想有父母在堂管束，大概不致有什么意外。这个话一说，日子可就不少了，在以前贺狩隔个三五日必然要来一次，由近年以来的有一年多不见。贺天齐来到谭家庄，别人看着不理会，唯独谭天早就想到其间。这个贺狩许久不来，不问可知，一定是二位兄长言语之间，得罪于他，遂把大哥二哥请到一处，当面询问，可有得罪他的地方没有，这哥儿两个据实相靠，不但没得罪他，连个笑话没说。谭天闻听点了点头，说道：“好吧。”谭田谭璧二人不介其意，谭桂林打这日为始，注

意调查贺狩的行动，并且夜晚高兴，够奔剑山蓬莱暗中探听，这就是要得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后来谭天探明白了，倒不是自己的二位兄长得罪贺狩，皆因他有个结义的弟兄是北京城的金枝玉叶，封号英王，隐在剑山里布置一切。谭天观看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他既是王子皇孙，来到四川隐居山内，如此的造作，大概不怀好意，当然是意图叛反。由那日为始，每到夜晚谭天背背宝剑，必要到一趟小蓬莱，暗探英王贺狩二人的动作。探的日子多了，虽然极力布置，可没有什么意外的举动。猛然间这一天夜晚谭天又探小蓬莱，正赶上英王咳声叹气，那个意思，打算打听打听附近可有高人，聘请上山，辅佐于他。贺狩头一句就提到谭家庄自己的头上，谭天一听可了不的了，真要他们请我入伙，你说我是出头不出头，想到这里回到家中，次日天明起来，把大哥二哥请到面前，遂说道："二位兄长，回头要是贺狩来，也别管带着什么人来，谈到兄弟我这里，就提我已然出门外游，要问多怎回来，就说行无定所。"谭田谭璧问道："老三你怎么知道贺狩要上咱们家里来。"谭天一摆手说了一声："别问，抹身出去，够奔自己的小书房。大爷跟二爷在厅房里谈话，大爷叫了声："老二，你看老三坐着坐着生事，贺狩一晃一年多没到咱们这里来，怎么会今天老三提这个呢，这岂不是怪道。老三这个人的秉性，跟别人不一样，凡有他作出事来，真正叫人莫明其妙。"正然说着话从人进来报，贺大爷到。谭氏弟兄一怔，你说不信真来了，贺狩到里面各叙寒喧，然后果然问三爷谭天可曾在家，贺爷说完了，这哥儿两个只可以三弟所嘱的言语应付，贺爷听罢又谈了几句闲话，告辞而去。三爷知道贺爷走了，见了二位兄长不过谈了谈贺狩干么来的，说些个什么

话，这哥儿两个又把贺大爷所说的话，详详细细告诉老三一遍，谭天一听点了点头。这个事可就奇了，过了两个多月贺狩又到，走后大爷二爷把贺狩的话告诉三爷，在贺爷未来头两三天，三爷早就嘱咐二位兄长了，贺狩不来不用说，来的时候问我便如此如此答复。因为什么谭天这么说，皆因他有他的心思，贺狩前来当然是给英王介绍，我真要是由此时就埋头一忍，我学成了这一身文武技艺，岂不是等于没学一样，我要出头，我的老师嘱咐，叫我终身不许给大清国做一件事业，真要是英王有意推倒康熙，我何不借水行舟，单等事成之后，我何不按着老师之言办理，岂不是一举两得。想到这里他才拿那一片话教给二位兄长。果然贺爷来到这里，谭氏弟兄就以老三的言语应会。贺天齐他果然把英王请到。谭天听说英王来了，不由得暗笑，果然不出所料，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么快。二位兄长贺狩英王他们在厅房谈话，自己在屋门外侧立窃听，猛然间听见英王求贤若渴，提到了自己，这才在外面答言，来到了里面，彼此接谈，到末尾英王有意请自己入岛，在先前不肯出头，后来英王再三相求，遂说道："蒙爷的厚爱，小可谭天身有何能敢不从命。"英王看见谭天点头应允，心中非常喜悦，天可不早了，叫手下从人预备酒席，把英王让在正当中，所有的众人，全都侧座相陪，这个地方，就叫谭家庄群英雄小聚会。这一顿晚饭直吃到三更，把残席撤下去，众人擦脸漱口，预备茶水，要依着贺爷还打算连夜回归蓬莱岛，谭天摆手说道："大哥那就不必了，王爷乃是金枝玉叶，焉能受得那样劳苦，今夜就请王爷住在敝庄，有什么事明日早行，我还要跟王爷作长夜谈。"富昌听到这里拍掌大笑，说道谭侠客如此英爽，恨相见晚了，彼此闲谈真正是一

夜未眠，从人打脸水沏茶，众人净面，用过茶点，英王贺狩起身告辞，问道："但不知谭侠客何日入岛？"厉胆侠闻听说道："爷先行一步，我把家中所有的一切事，全都安置安置，二日后我必奔往蓬莱。"把话说完，英王和贺狩起身，谭氏弟兄直送到街门外拱手作别。

英王走后，哥儿三个方回到厅房，就见谭老庄主走进来，满面怒容，颜色惨变，用手点指厉胆侠，叫了一声："谭天，好孩子，家里头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乐守田园纳享人间清福，你不愿意，要出头露面辅佐英王造反，你身上所有的文武两科技艺，不过是微末之能，跟别人说他许不知道，你跟我还吹的了，我虽明朝居官，满清进门我弃官不做，回到家口耕种，我把做官这两个字早已抛弃在九霄云外了，你怎么还要辅佐奸王呢，事机不密，被官中拿获，祸及九族。"谭天一看老人家气得这般光景，连连行礼说道："老爹爹你老人家先不用着急，我有两句话说你听听，合理不合理，如果不合理，进岛的事作为罢论，倘若我说的有点儿情理，进得岛去，倘若是大事成就，不是孩儿我也得点儿好处吗，我给你老留一个退身步，真我要辅助英王富保臣，在剑山蓬莱扯旗招兵，叛反大清国，果然山中大势成就，官人也不易剿办，倘若是未成势之先，就有风声剿山，你老人家事先到当官告发孩儿的忤逆不孝，就算咱们爷儿两个，断绝关系，那时孩儿无论犯了弥天大罪，与咱们家中丝毫无干，倘若是借此成名，不但老人家你老光荣，就连死去祖先，在九泉之下也都荣耀。"这几句话把一位老庄主说的闭口无言，把脚一跺，叫了一声："冤家，任你胡行，倘若事犯到当官，我也就是掉头之罪。"老头子气恨走出去了。谭桂林以侠客身分，难道他爹爹有话他

还能违抗吗，皆因从中有由。论理凡人做事也不怕长，也不惧幼，就凭的是一个理，上合天心下顺人情，这个事就做，谭天虽然是辅助英王叛反，那可就应俗语，胜者王候败者寇，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两句话，事成就贵为上卿，事不成就呢，这也算一代人杰的作为。谭桂林这一次并不避老爹爹忿恨，得不孝之名，遂嘱咐二位兄长，由明日为始，我入岛家中有事，不必给我送信，假若有实不可了之事，再给我送信不迟。谭氏弟兄闻听只得点头。也不能再劝，老爹爹说他尚且不听，我们哥儿两个岂不是白说吗，哥儿两个只得全都点头答应。当日无事，次日天明起来，梳洗完毕，谭天收拾俐落，由家中动身，一直够奔剑山蓬莱。来至在山口下，就见贺爷带着五十名庄兵全都穿长大衣服，文质彬彬站在山口前，一看谭天来到，双手抱拳带笑说道："谭大弟才到，不才奉我二弟之命，在此接待贤弟。"谭天哈哈大笑："小弟有何德能，敢劳我的兄长带众出迎。"说着话彼此各施一礼，众人围随，如众星捧月，顺着盘旋山路，一直够奔小蓬莱，走至在岛口，但只见英王带着一百多名庄兵，由里面往外走，看见谭天抱拳拱手满面笑容，叫了一声："谭侠客，由那一日握别，我回到蓬莱就吩咐贺大哥带人到山口迎接，伺候侠客入岛，我可没想到来的如此之速，请你恕我接待来迟。"谭天看着这般光景，赶紧行礼，跪倒磕头，口称："爷驾在上，谭天有何德能，敢劳爷驾如此厚爱。"英王赶紧连连还礼，伸手相搀，遂说道："这是怎么说的，今日迎接侠客入岛，不过略表敬意，说着话谦谦让让一直奔往里面，来到了聚议厅，彼此入座。英王将然将身坐稳，谭桂林打算行君臣大礼，英王摆手叫声："谭侠客，此时暂免阶级，单等大事就绪，然后加以封号，再行君

臣之礼不迟。”说着话贺狩也率领众人回到了聚议厅，庄兵回住所，贺狩进厅入坐，众人闲谈，不过说说山中的规则，以及各处的出产，由谭爷入岛接手办事，可比英王接贺狩又差的多了，兴利除弊，事无大小，全都井井有条，起盖应用的房屋，训练壮兵，后来就是越聚人越多，收罗江洋大盗，海洋巨寇，蹿高纵矮，陆地飞腾之辈，各种武学家，无业游民，不可胜数，这个声势越闹越大。这一天闲暇无事，谭天眼望英王，说道：“跟爷回，此时山势已成，声势浩大，我可不是灭自己的威风，打算说我一个人辅助王驾成其大事，那是万难，别说我也没有那么大能为，就是文武盖世也不成，皆因我顾里不能顾外，其中有一个人，他若肯出头相助，可是一个大膀臂，英王听到这里欢喜，赶紧说道，但不知他是谁，谭天说道，此人跟我并没有多大交情，我在我的老师那里练艺，他常常造访我的老师相聚手谈，他们就算是棋友，论到武学，就算打遍天下无敌，后来我们在一处接近，他很欢喜我，在一处长了也得说是不错，他可是个出家人，身入玄门，此人姓燕单字名普，号叫云风，外号人称云台剑客，真要有他出头帮忙，何愁大事不成。”英王闻听心中欢喜，他既有剑客之称，当然武学高尚，他要肯入岛，那才叫天助我富保臣成功，遂问道：“但不知这位仙长住居何方，如果离此不远，还得孤亲自迎请，方显恭敬。”谭天听到这里，叫声爷：“等有了成效，你老再亲请不迟，我先作头一步打探打探。”英王听到这里点头，又问道：“但不知谭侠客何时动身？”谭天闻听一笑说：“事在紧急，我还是马上就走，好在一样儿，燕道长的庙离此不远，就在蓬莱山下二十多里地，有个小庄子叫幽僻山庄，庄里面有个小庙，叫三真观，谭天说到这里，站起来眼

望英王说道："爷你老在此候我的佳音。"说罢迈步走出了聚义厅，自己心中也高兴，遛遛达达下剑山，一直够奔幽僻山庄，好在不过二十来里地，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三真观前，庙本不大，就是两层殿，座北向南，当中山门两旁小角门，门前还有两根小旗杆。谭天看罢走至在角门切近，叩打门环，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连叫了数声，门分左右，由里面走出一个小道童，年纪也就十二三岁，身穿半截蓝布道服，青布的福字履白袜子，黑头发挽着一个发髻，眉清目秀。谭爷看罢遂问道："小师傅多辛苦了，老当家的可曾在家？"小道童闻听一笑，说道："我师傅现在里面，未领教你老贵姓，我给你老到里面通禀一声。"谭爷答言："我姓谭名天字桂林，外号人称厉胆侠，特此前来拜访你家观主。"小道童说道："你老在此稍候，我给你老到里面通禀。"把话说完，回手关门，转身进去，工夫不大，猛然间听见一声无量佛哈哈大笑，门分左右，由里面走出一位老道，白发苍苍，颔下银髯，手摆佛尘，哈哈大笑，说道："我疑何人，原来是谭贤弟，不知贤弟到此，恕过愚兄未能远迎。"谭爷抢步行礼，说道："谭某有何德能，敢劳动老人家亲自迎接，"老道打稽首相还。二位谦谦让让，一直奔里面鹤轩，小道童打帘子让进去，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坐，小道童献茶，然后燕普问道："这一向日子不少，皆因身上有点儿贱恙，我也没到贵老师那边去，也不知道近来贤弟你的功夫如何，今天你来至在敝观，大概有点儿事吧，有事明言不必吞吐，皆因我们不是那个交情，论年岁你可小的多，我虽跟令师相识，跟你也就是忘年之交，你老师的脾气古怪，性情特别，我因为避免他，才没敢甚于接近，今天兄弟你既来到此处，我跟你约会约会，时常可以到我这小庙

里来谈谈，我听你所学工夫不错，咱们可以互相研究。”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才问谭爷来意如何？谭天并不隐瞒，就把现时有一位未遇时的英王，住在蓬莱岛，收罗天下的英雄，我曾受英王三顾之恩，遂允许进山布置一切，皆因我的才力有限，一人实难胜任，我已然在英王面前，把老哥哥你老名姓说出，以及你老人家身上的所学，英王一听喜欢的了不得，立刻吩咐我前来，把他老人家渴望之意说明，如果你老人家有意，我即回山报知，爷驾必然亲自来接请。燕普听罢念了一声无量佛，心内辗转，英王因废长立幼之恨，逃出京都避居蓬莱岛，有意推倒康熙，自创帝业，但自从满清入关，我们汉族受他的蹂躏实在难堪，多少志士豪杰，打算扫除腥膻，奈无机可乘，今闻谭天所说这话，倒是个绝妙的机会，我何不辅其成事，然后光复大汉的天下，以救万民，免受异族压迫之苦。越想越有理，把主意拿定，叫了一声谭贤弟：“听你之言，我心中已然明白，你入岛虽说辅助英王，其中一定也是别有所冀，这个话你虽没跟我说，我看这个情形当然不错，兄弟你的心意倒是与不是，倘兄弟你保英王别有用意，我必出山愿效犬马之劳。”谭天闻听燕普所说的话，心中知道燕普谋略见识比自己高，不枉人称剑客，后来一听愿意入岛，心中欢喜，说道：“仙长之意谭天早已明白，此事此时尚无可谈的必要，单等日后所有的计划就绪，你我再从长计议。”谈罢告辞回山。见了英王，说燕普情愿辅佐爷驾，我本有心把他陪到山上来，又一想若如此岂不有失了敬贤之礼。英王闻听，知道须自己亲到三真观，前去拜请燕云风。英王叫了一声：“谭侠客，我看此时天色也不算晚，此处离三真观又不甚远，倒不如你我同行，早请仙长入岛共谋大事何如？”谭天听到这

里点头，英王换了换衣服，把山中精明强干的喽兵，挑了两名，又备了几色礼物，由山中动身奔往三真观，来到庙门，谭天叫门，小道童开门一看谭天又回来了，赶紧转身往后走，报告观主。燕普一听谭天二次前来，知道必然是陪着英王前来聘请，并不怠慢赶紧往外走，来到山门外一看，果然头前走的谭天，后面跟着一个人，生得龙眉凤目，仪表出众，一定就是那位金枝玉叶的英王了，念了一声无量佛："谭贤弟去而复返，难道说有什么事吗？"谭爷闻听一摆手说道："此地并非谈话所在，有什么话里面谈吧。"燕普谦谦让让往里走，来到鹤轩未曾落坐，谭爷说道："老人家，我给您指引指引吧，这就是我方才跟你老说的，那位英王富昌富保臣王驾千岁。"又叫道："爷，这就是三真观的主持，燕普燕云风。"英王听到这里，赶紧拱手行礼说道："原来这就是仙长，久闻仙长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会仙颜，实乃三生有幸，不才富昌有礼了，"遂一躬到地，燕普赶紧伸手相掺。口称爷驾道："可了不得，燕普有何德能，劳爷驾亲身至此，燕普敢不竭尽愚衷，随王驾入岛，共图大事，以报王驾知遇之恩。"英王听到这里喜悦非常，说道："假若大事成就，孤与先生裂土分茅。"谈了几句客气话，遂问道："但不知仙长何时入岛，富昌好在岛内预备迎接。"燕普接着说："王驾暂时请回蓬莱，贫道将庙中事稍微安置安置，不过三两日一定入山。"英王听到这里，遂告辞，燕普送至庙外，英王回到剑山，至三日果然燕普够奔剑山而来，将然来到山下，早有庄兵探听明白，报上山去，英王亲自带领谭天迎接燕普入山，从此云台剑客就辅助英王办理山中大事。

由燕普这一来，山上的声势一天大似一天，所有外面的

无业游民，江湖绿林的盗寇，日渐增加，燕普入岛不足一年，啸聚山兵已过三千之众，山上的财产倍增，果木丰收，矿产一日增似一日。燕普等看着这般光景，也许该着英王成事，也未可知。既然人也不少了，山势已大，何必隐居山中呢，跟英王一商量，就以旧日的王号，自立英王，在山中竖起一杆大旗，修建天王殿，后面盖出来三道宫门，后面寝宫花园样样齐备。英王亲自加封燕普为军师，谭天为陆军大帅，挨着天王殿左修军师府，右建大帅府，修盖的整整齐齐。别看这么闹，可是就在山里头，他们并不下山打劫过往客商，就凭山里的出产，养着这三千多人，倒是丰衣足食，单等锐气养成，长驱大进，先取成都，为根据之地，然后进攻山陕，得势则进，不得势退守蓬莱。又想出特别收入之法，在山下玉皇观有个出家的老道姓叶单字名图字亮羽，外号人称九尾金蝎道，这个小子有一手出奇的本领，专会配一种薰香蒙汗药，无论多高的主儿，他这个蒙汗药下在酒饭里面，你也看不出来，最贵无比，这一年净说发卖蒙汗药的余利，总赚个十万八万的。日久天长，他恐走漏风声，官人知晓，将他拿获，岂不是后悔已迟，后来他想了一个主意，把所得的余利，尽数全都献给蓬莱，一来可以叫剑山护庇于他，再说将来英王事成，他也不失封候之位，要说这个小子还是真有应酬劲儿，蓬莱得他这一笔钱财，用作兵饷之资。这一天英王驾坐天王殿，军师大帅参拜已毕，然后两旁入座议事，燕普念了一声佛，说道："跟爷回，据我想山上声势一天大似一天，人才一天比一天多，假若事机不密，被四川地面官知道，专摺呈报，一旦大清国发来官兵，前来剿山，可不是长他们威风，灭咱们的锐气，有个措手不及，岂不连累了王驾。"英王听到这里，龙

眉倒竖，遂问道："军师既然如此，如何方保无虑。"燕普闻听接着说道："要打算保护全山中的平安，非得请一位高人前来布置一切，真要把此人请到，慢说大清国不发兵来到，真要是来，准保杀他个片甲不回，可就是恐怕此人他未必来，假若是王驾洪福齐天，神佛护佑，也许高人情愿辅佐。"英王听到这里，问道："军师，但不知此人是谁，现居何方？"燕普闻听一笑，说道："此人是我的师哥，我们师兄弟三人，我排行在二，我这位师哥也是出家的道长，复姓万俟，双名羽修，外号人称无形剑客，我还有一个师弟，也是出家的老道，姓杜叫清风外号云霞道士，我师哥掌中一对量尺，我的师弟掌中一口宝剑，真要有他们哥儿两个到此辅佐，足保剑山无忧。"这句话还未曾说完，旁边大帅厉胆侠，叫了一声："仙长，原来那位无形剑客万俟羽修，是您的师哥，我还真正不知道，我倒见过这个人，生来的面貌古怪，秉性异常。还有就在咱们蓬莱后山，有个小关帝庙庙里有一位住持的僧人，大概我说出来您也有个耳闻，他跟我的老师亲枝近派，论起来还是我的师叔。他们师兄弟一共三位，他排行在二，他的大师哥名叫了然，别号人称一目了然僧，他行二名叫了因，外号人称通法禅师，他有一个三师弟，名叫了义，外号人称脱尘上人。这个和尚武学高强，非寻常可比，不与世人来往，不过得暇高兴看看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有时候找到他的关帝庙，生平嗜奕，我也不断去，我们有叔侄的关系，他还很爱喜我，别人还是真不能跟他接谈，我常常到我这位师叔那里遇见有一位仙长，就是您老方才提的那位无形剑客，他老人家跟和尚交好至厚，时常在庙中手谈，今日闲暇无事，倒不如你我一同够奔关帝庙，假若机缘相遇，无形剑客正在那里，也未可

知，就是遇不着，聘请和尚入岛辅佐王驾，岂不是两全齐美。”英王听着有理，遂说：“军师大帅，若到一次后山关帝庙，如果这位禅帅与我有缘，随同二位进岛，真是再好无比，倘若那位仙长来，急速报我知晓，我是亲自迎接。”把话说完，英王一摆手进了天王殿。军师大帅各自把衣服收拾收拾，一同奔往后山，溜溜达达走不多时，已然来到关帝庙，庙本不大，年头可不少啦，前面的山墙堪堪就要坍塌，后面有一个跨院，用石头子砌成的矮墙，里面栽种的各种野花，在山门前两遛矮松，翠碧可爱，二人看罢走在山门前，将然要往里走，看了看由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身上穿灰色僧服，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子，往脸上观看，新剃的头，青头皮。二人正观看就听和尚带笑说道：“谭施主方才我师傅还谈论你老呢，这许多天没到我们这里来呢，不知怎么把你老得罪了，就是你老有了别的忙事，要不然绝不能这些个日子不上我们这里来。”谭爷一笑说道：“少当家的，这个话真说对了，皆因我身上有别的公务，故尔未能得暇到宝刹看望老少师傅。”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走，谭爷问：“你师傅这些日子身体不错吧。”小和尚一笑：“他老人家那叫松竹之性，冬夏常青，一天也不出门，就是下棋，打清晨起来就下棋，下到日没黄昏，点上灯还接着下。”谭爷一笑说道：“少当家的，但不知今日跟谁下棋，小和尚闻听说道，来了两位出家的老道，提起来大概你老也认得，一位是万俟羽修，一位是杜清风，在我们这里住了十几天啦。”说着话已然来到禅堂，小和尚往前紧走，伸手打起帘子，高声叫道：“你不是总想谭家庄的谭侠客吗，他老人家来了。”这句话未说完，就听里面念佛遂说道：“巧极了我连日棋局败北，桂林到此，正好给我出出气，摆两盘，

倒看看谁输谁赢。”小和尚往里让，谭天头前走，燕普后面跟随，小和尚打着帘子往里让，到里面观看，但只见屋中清雅异常，正当中摆放云床，下面脚搭痰盂，床上面倚枕靠枕，全都套着葛布套，两张架几案，上摆无数经卷，下垂首架几案上放着两柄如意，靠着山墙头里放着一张架桌，上面摆着一盘残棋。头前站的是和尚，年纪太大了，身高足有七尺穿着灰布的僧服，外罩一个大坎肩，身后站着一个和尚，比他略矮点儿，肩宽臂膀扎腰圆，身上穿着半截蓝布僧服，脚底下开口僧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两道粗眉大环眼，光毕如灯，大秤砣鼻子，两只耳朵往里兜兜着，脑门子上铮光耀亮，一根头发也没有，起着一层白皮。在两个和尚身后还站着两个老道，头里这个老道，矮身量穿蓝布道服，腰扎绒绳，脸上皱皮堆累，眼皮搭撒大狮子鼻子，厚嘴唇，须若焦草乱蓬蓬，在他身后站着那一个比他身量高些，穿蓝绸子道服，腰系丝绦，肋下悬剑，云履白袜，往脸上观看，两道残眉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薄片嘴颌下有胡须是花白的，挽了一个发髻，扣着一个杨木道冠，金簪别顶，手里拿着一把佛麈，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谭天看罢赶紧上前去行礼，口称：“师叔，你老人家这一向可好，弟子谭天给你老行礼。”和尚把身一闪念了一声弥陀佛，谭天免礼，谭爷站起来，和尚转身用手一指，说道：“这位你认得吗？”云台剑客早已走上前去，给他师哥行礼，矮身量的就是万俟羽修，高个儿的是他的师弟云霞道士杜清风，走上前来给云台剑客行礼。全都见完，万俟羽修把燕普给和尚通法禅师，指引指引，和尚手指着高身量的僧人说道：“众位不知这是我的弟子名叫燕云，外号人称石头僧，今年他五十多，自幼跟我练艺，整身童男，浑身横练，谈到

功夫上还倒看的过。”大家不过赞扬一番，小和尚把茶献上来，燕普问师哥：“你老这是由那里来，近来你老的身体不错。”万俟羽修一笑：“多劳兄弟挂念，愚兄倒是贱体粗安，我在外面云游，恰遇三师弟杜清风。我们哥儿两个打算到剑山蓬莱探看兄弟你，听人传言，说你已然辅佐英王，我等不信，打算暗含探听，所以来至关帝庙，因与高僧终日手谈，无暇看望，没想到今天兄弟你来了，看起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谈话之间，又问兄弟你怎么这样闲在，来到关帝庙有事吗，燕普并不隐瞒，就把在英王面前谈到子哥哥你老，如果你老要出头辅助，何愁大事不成，又一想知道你老行无定所，正愁无处寻找，还是谭贤弟说你老常到高僧这里，我们这是望空而来，没想到恰巧跟你老相遇，这也是前缘。燕普跟万俟羽修，各自把心腹略谈了谈，无形剑客暗想道对，借此成事，恢复汉族江山倒是极好的机会，万俟羽修点头应允，愿意入岛，不但他愿意，杜清风也愿意相随。头一节辅助英王别有良图，再说弟兄们聚会一处，朝夕谈欢，岂不是人生的乐事。万俟羽修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师弟，既然你出头在英王面前保举我们弟兄二人，共成大事，要按真理上说，你我都是出家人，就不应沾染红尘，再者你我又都是这个年岁，往最近谈，兄弟你这个心思，愚兄也不用甚说，咱们都是不约而同，要借此机会恢复汉家天下，咱们也不枉生在大明朝，话就是这么说，也不用深谈，不但我愿意随你入岛，就连咱们师弟，他也赞成。”燕普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遂叫了一声：“师哥，既然你老人家，肯协力帮忙，总算是英王福份不小。”燕普说着话拿眼看看厉胆侠。谭天叫了一声：“师叔，你老人家看见了没有，云霞道士无形剑客，老哥儿两个一同随

我们入岛，辅助王爷，倒不如你老人家也一同进山，岂不为美。”和尚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谭天，话虽然这么说，我有我的心思，万俟老剑客出头，不过为恢复汉族，我是个出家人，年纪已然这个岁数，论到武学，不过是普通技艺，我要是跟万俟老剑客一比，那可就差的太多了，你再三的出头要求我帮忙，有我这个人不多，没有我这个人不少，依我说倒不如别耽误你们的正事，我不挽留诸位，早些回山，也省得英王盼望。”众人一听和尚的言语有意拒绝，不愿意入岛，首先燕普站起念了一声无量佛，向和尚说道：“师兄我们可不敢过强，既然如此，咱们是改日再谈，”说了一声告辞了。三位老道同着谭天，辞别了和尚，回归蓬莱岛，来到了剑山，进到小蓬莱聚议厅里面，见着英王，给万俟羽修杜清风一引见，说明了他们弟兄二人的来意，英王非常欢喜。看了看两个老道，长的相貌出奇，仙风道骨，那个样儿就带着英勇无比。英王看罢哈哈大笑，遂叫燕军师，我对于令师兄，也封军师之职，协同燕道长办理全山大事。燕普叫了一声：“爷，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应承，我的师哥是我亲身去请，好容易他老人家肯其出山，共扶大事，你老人家封为军师，我们弟兄二人在山内办理山上的重要的事件，可有一件，假若各执意见，一事二令，未免要发生抵触，我情愿把护国军师之职让与我师兄，爷你老对于我再量材委用。”还未等英王答言，万俟羽修连连摆手叫声：“师弟，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贫道此一次入山，并非为官爵而来，在庙内我把我的心意已然略说大概，这一次我跟你入岛，所为是大事成就，以偿胸中夙愿，真要是到此跟你争权，岂不被天下英雄笑骂，这个话咱们是这么说，你还为护国军师，不可更改，爷驾也不用加封我为

什么职分，我既然入岛，当然尽全身之力，辅助爷驾，岛中有了事的时候，我们弟兄三人，一同商议谁的理对，就按着谁的道走，又何必非有职分不可呢。”英王听到这里，连连摆手，那意思还要加封万俟羽修，在旁边燕普心中明白，要说师哥不为争雄而来，这个话我还是真信，他的年岁也到了百岁有余，自幼我们在一处同堂学艺，他的心性跟别人不一样，凡沽名钓誉，他一概不为，想到这里说道：“爷，既然我师哥这么说，暂时之间就叫他老人家住在岛内，办理山中大事，嗣后爷的事业稍有眉目，再为加封不迟。”英王听着他们这么议论，也只可点头，叫了一声：“杜道长，可暂为站殿的将军。”杜清风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谢过爷驾。”英王一看把事办完，心中欢欢喜喜，又叫了一声：“谭大帅，你等奔关帝庙，可曾把来意向高僧说明，是否一同进岛？”谭天并不隐瞒，说道，和尚是世外高人，他以能为浅薄推托不肯入岛，英王叫了一声：“军师大帅，万俟老剑客，要是这么看起来倒不是和尚推托不来，分明是不满孤缺少敬贤之礼，明日清晨你我一同前往关帝庙，拜请高僧。当时议定，英王退入后面寝宫休息，军师大帅各归大帅军师府，另外给万俟羽修，收拾清洁的住所，站殿将军也安排好了住居地点。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众人梳洗已毕，来到天王殿拜见英王，收拾俐落，众人起身，大家围随着英王，出离剑山够奔关帝庙。到山门前谭天先叫小和尚回进去，了因长老闻听，亲自出来接待，让到里面禅堂。要说和尚身份也算高。身为剑客，首先给英王见礼，不过双手合掌，打了一个问讯，念了一声弥陀佛，口中说道：“爷恕过老僧未曾远迎。”英王笑道：“岂敢岂敢。”众人入座，小和尚把茶水献上来，英王说道：“高僧，

昨日本山的军师燕普来到宝刹，所为的是拜请万俟老剑客，跟高僧你老，结果高僧并未同行，但不知从中可有什么缘因，不妨明言。”了因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口念佛号叫了一声：“爷，既然如此厚爱，请我入岛共理大事，那就算爷你老看的起贫僧，我身上所通文武两科技艺，虽然没有匡扶宇宙之计，推转乾坤之谋，我要一随你老入山，当然住居华丽的屋室，前护后拥多少人围随，我生来不喜谈话，既然担任一职，手下从人请示回禀，暄聒左右，心里觉着难过，起卧向例没有专时，如果入岛辅助王驾，红日三竿我尚高眠，未免失了供职的道理，并且我生平嗜奕，每遇见对手，非得尽几昼夜不能畅兴，倘有所事岂不完全耽误。”英王闻听哈哈大笑说：“高僧肯其入岛，在山中修盖庙宇，高僧住持里面，所有费用孤自接济，无大事不相请，如有万不得已之事，再请你老帮忙，但不知你老意下如何？”了因长老本打算还要用言语推辞，怎奈在旁边无形剑客，云台剑客，就连厉胆侠，再三用言语相劝，了因一看众面难驳，无法推辞，只可说道：“爷驾等你老在山中把庙宇盖好，我再入岛就是了。有话在先，比如说入岛，你老要指着我对垒交锋，攻城野战，这我可不敢答应，不过贫僧蒙爷驾这份厚爱，将我请入岛内，也不能不效微劳，我所许给爷的，就是你老在山中将来声热浩大，难免风声走漏，不免有官兵前来攻剿，也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就凭我们师徒爷儿俩个，就是千军万马，准保杀他个片甲不归，再者说你老的大事顺利，兴兵长驱大进，对于蓬莱基本之地，请你老交托于我，不但保守发源之地，就是输送粮秣，接济后路，皆有贫僧担任。”英王听着欢喜，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可要告辞了，单等山中庙宇落成，我再派人，前来迎接高僧进岛？”

和尚微然一笑，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谢过爷的美意。英王站起来告辞，带领众人出离了关帝庙，顺道回归蓬莱。到了天王殿英王派站殿将军杜清风监工，就在军师大帅二府左右，一边盖一座庙，左为鱼骨寺、右为人古寺，后山盖一座九兽鹤天亭，聘请西洋技师，安设走轮转弦的埋伏，单等工程告竣，英王派大帅谭天迎请了因长老，师徒进岛，拜见过英王，然后分居二寺，了因长老住持鱼古寺，慈云归人古寺，又收了些名小和尚，早早晚晚侍奉他们师徒二人。这一来剑山小蓬莱声势一天振作一天，也不叫小蓬莱了，公然就叫剑山蓬莱岛。在岛口设立两道大闸，左青龙闸右白虎闸，山内设招贤馆，收罗天下英雄，武学平常招贤馆试艺之后，军师大帅按他的人材分派差使，遇有武学高强之人，带到后面天王殿，英王亲自加封。不到一年之久，投效的人位很多，喽罗兵不下四五千名，把守青龙闸的八位，把守白虎闸的八位，他们是千里迢迢投奔他的族兄燕普而来，掌中一对日月双轮武术高强，英王看着喜爱，加封为站殿为站殿军的首领。最末了又来了几位出色的老人物，有天海庄三公，青虚公尹海亮，白玉公陆海明，红眉公金海寿，这三位威名远振，英王封为左膀寨三公。又来了三位，罗幡杆陈通，九劫雷熊环豹，石头象周铁虎，这三个人都膂力过人，相貌魁梧，身披绝艺，所有岛内这些人位，要讲究力量谁也盖不了这三个人，英王亲封为石膀寨的三横。这还不要紧，后来又来了两位山东最著名的人物，一位姓龙单字名斗号叫九公，外号人称镇海苍龙，此人熟习水军，还有一种绝艺，能造一浮江莲花舟，那一位姓于，单字名变字子江，外号人称翻江倒海第五龙，身怀绝艺，英王亲口加封龙斗为水军大帅，于变为水陆军的副

帅。这么一来这个山可就造成不摇之势。其中享福的就是一位，剑山小蹇莱的大寨主贺狩，人家退位相让，不干涉剑山的山政，英王加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在后山建筑王府。英王这个时候跟先前一比可就不一样了，后面的王妃，大公主兰娘，二公主环娘，英王还算是美中不足，皆因他膝下无子。要拿他跟天献太平庄的段爷比，他可就不如锻爷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段红亮拒辅英王　济世侠夜审段夺

段爷现在膝前有三个孩儿，长子段升，次子段环，三子名叫段夺，这三个孩儿挨肩的弟兄，大的十三四，二的十一二，三的八岁，还有一个姑娘，名叫秀英。段爷闲暇教给这几个孩儿功夫，后来听说英王在剑山声势已成，段洪亮反倒不敢够奔蓬莱，因为什么呢，怕的是风声走漏，遗祸九族，他有一个姐夫，可就是胜陶然，德高望重文武兼美，别看他们是姐夫郎舅，对于胜爷非常尊重。话说英王他真不忘旧，虽然未能身登大宝，也得说是衣锦身荣，一日想起盟弟段灯来，赶紧派人请段爷父子入岛。段爷得着这个信，心里为难，你说去吧，倘若事机不密，被官人知晓，那倒不算什么，倘若叫我姐夫知晓，他老人家岂不要申斥于我，你说要不去，我与英王共祸福共患难，要因此小节疏忽了交情，倒反为不美，前思后想，万般出于无奈，把心一横，带着三位少爷入岛。不幸事机泄漏，无论受那一方面打击，那就算人命该如此。段爷把主意拿妥，把三个孩儿全都叫上来，段升段环段夺，叫他们换好了衣服，由天献太平庄，爷儿四个动身，驾船够奔蓬莱岛。来到青龙闸切近，叫人回进去，就听里面锣响，青龙闸提起，由里面出来的船只不少，当时的蓬莱跟先前可就不一样了，从先不过是渔舟民船，现在有军师大帅水军大帅，从中计画，自己打造船只，里面有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还有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麻洋战船，里面得着信听说段爷到

了，英王念其故友之情，又对于自己有救命之德，遂吩咐一声带领军师大帅，驾坐金顶鹅黄闹龙舟，亲自出岛接待，远远看见了一带的小船，带领三子站在船头上面威风凛凛，英王高声说道："段贤弟恕过愚兄接待来迟，贤弟千万不可怪罪。"段爷一看，英王的容颜改变，跟从前一比大相悬隔，面上现出一份宝色，真是龙眉凤目，实在有帝王之像，两下里不过说了几句客气话，船往前行一同进入青龙闸，到了船坞弃舟登岸，携手搅腕一直够奔天王殿，前后护拥从人围随。来到天王殿，到了里面，段爷给英王行礼，然后叫孩子们磕头，行礼已毕跟众人引见，然后落坐献茶。段灯叫道："二哥，你老人家派人把小弟叫到山上来，但不知有何训教。"英王说道："三弟，愚兄倒没有什么事，不过思想当年我这性命，以及你的嫂嫂，若非兄弟你济困扶危，焉有今日，我不敢比君子人知恩不忘，我把兄弟你请入岛里来，家眷移到一处，咱们弟兄祸福共之，以践前言，咱们大爷疼兄爱弟，把剑山小蓬莱让给愚兄，我聘请山林海岛天下英雄，此时已把剑山治得如同铜城铁壁一般，我封大爷为一字并肩王，在后山修盖王府，兄弟你也是照样在后山起造王府，弟兄们朝朝暮暮，在一处岂不快乐。"段爷闻听英王说这片话，赶紧站起身来，连连摆手说："跟哥哥回，你老对待我这份盛意小弟全都领情，不过，要说你我的家眷全都移入岛内，我可不敢从命，皆因从中有许多的困难，头一节我有几间破房，几处小买卖，我在山上一呆，这一片事业，岂不尽归他人，单等我把外面诸事全都收拾齐毕，我再入蓬莱跟哥哥团聚，不为迟晚。"英王那本是龙性，聪明不过帝王，二眸子一转，心里早就了明白了，知道三爷不肯入岛，恐其日后大事不成，身遭大祸，连累于他，

你说真要是不叫他入岛，叫别人看着我的脸上不好看，知道的主儿说他不愿意，不知道的说我富昌忘恩负义，想到这里再三劝解。段二爷叫了一声："二哥，这个话这么说，你老要叫兄弟入岛，兄弟不能从命，哥哥既念旧日之恩，倘兄弟我有为难的事，找到哥哥你老的面前，无论如何，你老可别驳我，就算答报昔日之情。"英王听到这里心中欢喜说："只要你叫我报恩，你怎么说我都能应允，还别说你求我事，就是把江山打平了让你都成，要是有事相求，我怎么能够不应呢。"段爷说道："你老就这么答应不成，这不是当着本山的军师大帅，你老得给我立一张契约，日后有事求到你老的跟前，空口无凭我把字据拿出来，一共立两纸，你老带一份，我带一份，到那时一对，无论有多大的事，你老也得应允，比如说兄弟有了事，把约遗失，那就算夫效。"英王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兄弟你这个心太细了，我这里说无论什么事我都应承，何必还要立约呢，我要不立又叫兄弟你多疑，来预备文房四宝，待我与你亲手立约。"说着话早把纸笔墨砚预备齐了英王提笔一挥而就，由当中用小刀裁成两张，拿起一张来递给段爷，叫一声："兄弟你非叫哥哥如此，字约写成贤弟带起来吧。"段爷伸手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富昌与段灯交称莫逆，患难相扶，日后无论富昌到何地位，段灯有事相求，也不论事之大小，一概应允，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下面写着富昌二字，按上一个斗箕，当中隔开又照样写了一张，在正当中写了八个大字，宁失江山不负约会，就在这八字当中一裁两开，段爷看罢连连说好，然后把这张契约，带在腰间，抱拳拱手问二哥，你老还有什么事没有，如果没事小弟家中俗事太多，我可要告辞了。英王看这个样儿，知道他的去意已决，遂也

不肯多拦，只可说了一声兄弟："岛里倒没有什么事，如果贤弟家里忙，愚兄也不便多留，又看了看三个孩儿，英王不由得心中难过，我兄弟比我小的多，跟前有三个虎子，像我富昌别说大事成就，尚是镜花水月，就让大愿已偿，身登九五后世无望。英王观看段爷这三个孩子；段升十三四的，段环十一二的，惟独这个最小的段夺，别看人年青长的是虎头燕颐，气宇轩昂，不由得自己发了一种感想。然后眼看段灯，叫了一声三弟："我有一言出口，三弟从不从？"段爷闻听一笑，"二哥何出此言，有话请讲。"英王说道："我有意将你的三子，过继给愚兄，可不知道贤弟你的心意如何？"段爷本不愿意，谁的孩儿谁不疼爱，过继他算什么事，再说他又不是寻常人，将来事败被官人拿获，岂不要受他的牵连，当面说出来又不能驳，这就算情面难驳，遂说道："二哥，只要你老爱惜他，就给你老做螟蛉义子，好在我还有两个。"英王听着喜欢的了不得。段爷叫了一声段夺过去见礼，孩儿来在英王面前，磕头口称义父，把个英王乐得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处，数十年的光景，没见过儿子，一旦之间，有人称他为义父，他如何不乐。大众群雄，给他们两人道喜，这一拉拢段爷走不了啦，只可摆酒席在这里吃喝，住宿一宵，次日天明梳洗已毕，段爷告辞，英王舍不了孩儿段夺，只可留至在岛内，段爷带二子回归段家庄，段夺常常留在岛内，也不断的回家。光阴似箭，日月消磨，眨眼之间就是十八年，这十几年不大要紧，段爷这三个孩儿练了一身好能耐，像段升段环还不用说，当然是家传武学，惟独段夺，在岛内不断有人指导，教他三招两势，这一来他的武学又比这哥儿两个的高的多了，当地人送外号称段氏三虎。大的段升人称班烂虎，二的段环人称出洞虎，三

的段夺他叫无情虎，这三个孩儿也全都娶了妻室，段升段环娶的是当地段家庄的人，段夺之妻乃是赵家滩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他的亲胞妹。赵氏识文认字，在家中料理一切家务，段氏太太还是真省心，段夺常在岛内居住，也有时候回家，左近之人皆以皇太子呼之，这个小子也自居身分，他心想英王打天下，打平了身登大宝，他也不过坐个三年五载，这江山岂不是我的吗。就因为这个段爷时常跟太太抬杠，就皆因太太护庇这个孩子，段爷可在这十几年已然跟剑山蓬莱岛断绝来往。今天段氏胜裕的夫人，在厅房里跟明照远石永杰当面诉说情由说："只要陶然公入岛，身未遭险，打发人到段家庄送信，叫我兄弟段灯入岛，就凭他那一张文书，足能换回陶然公，真要是你哥哥入岛，被英王所害，就是段灯入岛，有文书也是无益，双侠闻听一摆手叫了声："嫂夫人望安，别看剑山蓬莱岛的势大，老哥哥入岛安如泰山，皆因三庄有两道大闸，真要是老哥哥在岛内有个三长两短，他怕三庄激怒提闸放水，水淹蓬莱，据我想大概老人家不能有什么意外，甚至于被他幽囚倒是有的，嫂夫人你老暂时回到后面休息，我们设法请段洪亮，叫他入岛搭救老哥哥回家就是了。"段氏夫人听到这里，站起身说道："二位叔叔多多分神吧，但愿你哥哥无事，那就是三庄的福气。"把话说完，段氏夫人带着丫环婆儿，一直够奔后面不表。

双侠弟兄们正计议那一位够奔段家庄请段爷，就见打外面进来一个手下人，行礼口称跟二位剑客爷回："外面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头儿，他说他由成都府年大人的公馆来，姓石名叫石铎，要拜见你们二位。"明石二位老侠闻听一怔，不由得心中喜悦，明灯叫了一声石大哥："由年大人公馆来的姓石

名铎，莫非这就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橐，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石老英雄吗，真要是他老人家来了，那可就好了，他是江湖之中的老前辈，阅历老练，跟他商量商量，他也许另有方针，再者说他又是公馆的人。”哥儿两个叫家人头前带路，一直够奔庄门外，留神观看，就见手下人用手一指侠客，说你老看见了没有，就是这位老爷子找你老呢，双侠一看就见在庄门外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须发颁白，腰扎绒绳肋下悬刀，脚下白袜朱履，人老精神不老，威风凛凛，在他老人家身背后，还站着两位，一位年青约在二十来岁，身穿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白袜子青鞋，面如敷粉鼻如悬胆唇似涂朱，大耳朝怀，精神百倍，身旁那一位身高约在五尺，身穿灰绸子大褂腰扎绒绳，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手里头提着一个蓝绸子包袱。双侠看了看不认得这二位，遂抱拳说：“哎呀，老哥哥咱们一晃二十多年未曾见面，老哥哥须发颁白，精神百倍不减当年的威风，小弟明灯石永杰给老哥哥行礼。”石爷赶紧抱拳拱手彼此相见，说了几句客气话。书中代言，石爷这是由哪里来？只皆因打剑州钦差老大人单人独自由童海川一人保着大人，由间道够奔成都，剑州文武官员准备着送钦差，执事大轿备妥，假扮钦差的可就是杨有芝杨师爷，身穿官服乘坐大轿差人抬起轿前护后拥，所有这一干侠客，天下英雄围随在轿前轿后，顺道前行，按站行走，所幸一路之上，倒没什么舛错，这一天正然行走，来到成都东关外，有成都府的知府，姓赵单字名林字香岩两榜的底子，为官清正，这成都若非有这么一位清官，协同本地面文武职官，认真办事，昼夜防范甚严，要不然早为蓬莱侵占了。今天赵大人听说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到，带领本地面文武职官出

城十里迎接，大人在轿内摆手所有从人轿后跟随，大轿进城，奔公馆而来，公馆门前悬灯结彩，宫灯彩绸，热闹非常，轿到门前，钦差下轿往里走，跟着请旨意金牌，供奉在厅房正当中，里面传出话来，所有成都文武职官，一体挡驾免见，皆因钦差老大人路途劳乏，身体违和，单等他老人家痊愈，再为请见。这是杨有芝假托有病，不见众官员，恐怕人家跟他对面接谈，倘若言语失检，露出破绽叫人家知道钦差是假的，岂不因小失大。他们入了公馆等候，一连就是三天没见童海川保着大人到来，大家不免狐疑不定，来到后面上房，跟杨有芝杨师爷商量，也有说大人打算调查调查沿途的土地民情，跟随海川走的慢，就有说四川道路复杂，海川跟大人没上这个地方来过，也许把道路走错了，就有说剑山蓬莱隐藏高人，打发出来暗探与大人恰遇途中，海川一个人孤掌难鸣，受他们暗算也未可知。众人其说不一，就有说派人出去到四川外访查访查。从中几位老侠一看这般光景，连连摆手说道，诸位不对，这里面有了事啦，头一节钦差老大人足智多谋，童林技术高强，观近来的童林跟前二年的的童林可就大不相同，慢说没有什么危险，有海川一个人谅也无妨。天到下晚，群雄吃饭，饭毕大家各自留神，虽然钦差老大人未到，尚有旨意金牌，就算是假的，也不能不加意保护。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光大亮，日上三竿还没见钦差回到公馆，也不知道海川的下落，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穿云白玉虎头里走，后面跟着钦差老大人，一直够奔上房。来到上房众人站起身来行礼，钦差不过略微点点头，来到了暗间，将身坐稳，各位侠客走至在里面，镇东侠眼看着大人问道："你老人家由那里来，为何不见海川。"大人喘口气，说道："各位老侠客可了不的

了。”他老人家并不隐瞒，就把自己跟随海川化装行走，误走承福寺前后话一说，直说顶到紫霞庄见着碧目虬髯，赛北侠明灯明照远，智明侠石永杰，若错非是有何道源尚道明二位仙长从中搭救，此时早死多时，要说海川虽然他的武学高强，当初在九公主坟，他的师祖曾说过冒险轻敌胆大妄为，到如今海川还未改，遂将种种的经过说了一遍，二位剑客把我送到公馆，然后二位剑客再慢慢的设法打探三侠的下落，我方才来到公馆门首，二位剑客暗含着走去，我遇见刘俊了。众人听到这里，大家点头无法，只可叫大人休息休息，众人伺候着，有人说：“海川随同双侠夜探蓬莱岛，只要他回到了紫霞庄，手下人把大人的行踪说明，海川自然就会回到公馆，真要是海川一个人窥探蓬莱岛，我还真不放心，既然随同明石二位老侠大概不至于有什么事，那二位老侠年岁也到了，经验阅历当然很深。”大人一听各位这番议论，似乎有理。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众位，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别人的脾气我还不敢说，惟独海川的脾气我是深知，要说三侠夜入蓬莱岛，别人都能够看个大概回来，惟独海川贪功好盛，他绝不肯轻易而归，依我说可不定对不对，倒不如跟大人回明白了，咱们去一位到紫霞庄打听，如果未归速回公馆报告，我们再想相当的法子，打听海川的吉凶。”众人一听镇东侠的意思有理，方要派人，猛然间由外面进来一个差人，说道：“跟各位老侠客回，外面来了一人，他说他姓黄，跟这里面差官老爷姓郝的他们是至亲，来到这里探望，顺便给大人请安。众人听着一怔，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走过来侯二爷，用手一指郝文俊，说道：“别人不认的，你还

不认的吗，你还不出去看看去，这就是段龙山段龙涧天王白路冲的妻弟，神刀手黄志黄爷到了。”二爷把话说完，郝文俊脸一红无法，只可点头跟着该差人够奔外面，出来一看不错，正是神刀手黄爷，赶紧走上前去行礼，口称舅舅您这是打那里来，到这里有事吗？”黄爷闻听说道：“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过是你岳母不放心，知道你年青怕你跟随钦差年大人当差，不知深浅，错误了公事，才把我派了来。”文俊听罢点了点头，同着往里走，到了上房，先把他带进去，给大人请过了安，然后跟各位群雄又全都指引指引，大家归坐。钦差老大人问道：“那一位辛苦一趟，够奔紫霞庄，前去打探三侠探岛回庄没有？”众人闻听，倒不是不敢去，皆因不认的赛北侠的主儿太多，故此一时之间，还没人答言。”就在这么个工夫，黄志抱拳说道：“各位老侠，不才我跟明照远有一面之识，跟钦差老大人把话说明，在下情愿带领郝文俊够奔紫霞庄，前去打听童侠客的动作。”这个地方才叫是亲三分向，黄爷准知道童林跟随明照远智明侠石爷三侠入岛，身入龙潭九死一生，真要是在岛内被获遭擒，被人幽囚在里面，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到天献太平庄石凉湖，找我的师哥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他跟蓬莱英王富昌富保臣患难相交，言无不应，还不用说打听打听童海川的吉凶，只要有他的三寸气在，我足能求我师哥保他们高枕无忧。他越想越有理，他才从中答言。黄爷说完，钦差老大人听的明明白白，遂叫了一：“声各位侠客，黄义士随同郝文俊，到紫霞庄总算是人少，倒不如再去一位老侠，本钦命也好放心。”钦差老大人说这片话，各位老侠心里明白，知道钦差老大人慎重的起见，黄志初到还不知道他是何如之人，虽有文俊相随，他二人本是至亲，倘若他等是

对方的主使，岂不是与自己多有不利。再派一个人乃是监视的意思，众人正然想到这里，在旁边石金声站起身说道："老大人不放心，恐怕人少从中再出了别的变故，反为不美，不才石铎愿去一趟。"众人一听石爷愿意出头，这个事可就好办了，大人喜欢的了不得。头一样老人家阅历老练，再说武学高强，这才说道："老侠肯其前往，本钦命才能放心，到了紫霞庄打听童海川的消息，无论如何，赶紧给我来个回信。"石爷点头遂同着黄志郝文俊，由公馆动身，够奔紫霞庄。书不可重叙，堪堪天到掌灯，来到紫霞庄，到了明宅门首，一扣门由里面走出一个家人看了看这三位，从中就认得黄爷，赶紧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黄爷，你老人家怎么这么闲在。"黄爷说道："我奉朋友所托，到这里就为打听打听你们家大爷回来了没有？"那个人拿眼看了看石爷，又看了看郝文俊，那个意思是有话不敢说，黄爷摆手低声说道："不要紧有话只管说，跟我来的全都不是外人。"那个家人低言悄语，说道："跟黄爷回可了不的了，我家主爷跟着智明侠石老英雄，还有他老人家一位亲师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他们三侠夜入蓬莱岛，误走渔父村，巧遇铁拐渔父诸凤巢，莲花舟渡三侠入岛，暗探蓬莱岛，童侠客遭了凶险，被人引入岛内，生死存亡不知，天光不早我家主人跟石老侠客万般无奈，乘坐浮江莲花舟，回归渔父村，计议多时无法，双侠回归家中，打算报告钦差老大人，又谁知来到宅院，有二位仙长，我们主人的老师，保着钦差动身够奔成都的公馆，我们主人叫我们好好看家，无论有何人寻找，就提他们二位到天险庄胜裕老人家那里去了，这是实话，你们老几位，里面请坐吧，天已不早，大概尚且未经用过晚饭，到里面吃完了饭有什么话

再说。”老人家石金声听完了这话，不由得就是一怔，左手扶刀把，右手拈银髯，虎目圆翻心内辗转，无怪镇东侠说他不能纳谏，童林果然冒险暗探蓬莱，英王恨他如肉中之钉，他这单身入岛，被获遭擒焉有他的性命，童林平平安安还则罢了，倘有一差二错，石铎绝不独生。想到这里叫了一声：“黄贤弟，明侠客没在家，咱们也不必到里面去了，倒不如我们找个饭馆，吃点儿什么，连夜行走够奔天险庄，早见明老侠打听打听底细。”黄爷称善。三位遂找一家小饭馆前去用饭，并不吃什么好的，皆因石爷心急，恨不能一步迈到天险庄。吃喝完毕，连夜动身，天堪堪东方发晓，来到天险庄的庄门首。这还幸亏是黄爷的道路熟，要不然的话，相隔约有百里有余，这一夜的光景，他们爷儿三个慢慢走，焉能来的到。到了庄门前观看，有庄兵把守，各个手擎拦马刀威风凛凛如临大敌，戒备非常严肃。黄爷道了一声辛苦，出来了个头目，看了看认得，原来是神刀手黄爷赶紧问道：“你们三位，这么早来到这边，有什么事吗？”老人家石爷说道：“老朽我姓石名铎，号叫金声，特来拜会你家庄主爷。”头目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老爷子，我们庄主爷前去剑山蓬莱岛赴英雄大会，代理看守天险庄的是二位侠客，一位明灯明照远，一位是智明侠石老侠客。”石金声一听心中欢喜，连连抱拳说道：“烦劳通禀就提石铎黄志拜见双侠。”那个头目闻听一笑，说道：“老三位你老可别怪，按说你们和双侠有交情，我就应当把你们几位陪进去，皆因里面的庄规森严，我可不能自专，慢说老人家不在家，就是在家里，黄爷不是外人，这是知道的，一时也不能放松，怒过我招待不周。”黄爷闻听一笑说道：“急速通禀。”这一名头目，转身往里走，去了工夫不大，明照远石永

杰来至庄门外面观看，但只见迎面站的白发老者，正是石金声，上垂首那个人是神刀手黄志，就是不认的那一个年青人，此时也不便引见，说了几句客气话，往里相让。到了胜爷门首，迈步上阶台，来至在里面厅房，众人落坐，才给郝文俊引见，别看文俊年青，谈起他的老师，他乃是四大名剑中排行第一的，镇古侠董乾的门人，双侠可不敢小看文俊，从人把茶水献上来。双侠问你们几位这是打那里来，石爷也并不隐瞒，就把奉大人的堂谕不放心你们三侠，叫我够奔紫霞庄。到了尊府贵纪纲指引，叫我们到天险庄。胜爷的宅中一问便知，来到这里与双侠相遇，我们可不知道海川是怎样的入岛，望求你们弟兄明白教我。明照远闻听他们几位一问，心里头难过，也不隐瞒，由三侠入岛，童林涉险，直说到聘请陶然公入岛赴会，去了一日一夜未见回归，昨夜晚请出嫂夫人从中计议，嫂夫人画策，叫我们到天险太平庄石凉湖，请他老人家兄弟，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入岛，打听老人家陶然公的吉凶，我们弟兄二人正然商量，可巧你们三位就到了。黄爷一听双侠说的这片话，正与自己的心意相合，要说请段爷还用别人去吗，我去到那里十拿九准，叫我师哥入岛，回头陶然公与海川一同回归，岂不是奇功一件，这可是我露脸的日子到了。黄爷想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要打算够奔天险太平庄石凉湖，请我的师哥那就不用二位侠客了，倘若双侠亲自前往段家庄，蓬莱派人扰乱三庄无人抵抗，岂不辜负了胜老英雄临行的嘱咐，双侠还是在此看守二庄要紧，我们老的少的爷儿三个，前去段宅说明了双侠来意，以及段氏夫人的嘱托，大概我师哥马上就走，绝不迟缓，还别说他跟陶然公骨肉至亲，他听着这个信难道说还能拒绝不成吗。"双侠一

听黄爷所说这片话有理，又知道黄志他跟段爷是师兄弟，当然能知段灯的为人，遂说道："既然如此，你们爷儿三个就多辛苦吧，但愿海川陶然公平平安安出岛，再志志诚诚致谢你们爷儿三个。"石爷听人家把话说完，并不在此久呆，皆因事在紧急，赶紧站起身来带领郝文俊黄志当面告辞。爷儿三个由天险庄动身，一直够奔天献太平庄石凉湖，二十多里地天不到巳分时，来到段宅门首，叫手下的人回进去，里面段爷一听师弟来了，还不大要紧，从中还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石铎，连忙亲自出来接待，到门外一看，果然师弟同着石爷还带着一位年青的美英雄，段爷抢步向前行礼，口称石老英雄一向可好，石爷还礼，黄爷过来给师哥行礼，行礼已毕，往里相让，到了里面厅房，众人落坐叫郝文俊过来见了见，然后坐在一旁。段爷叫了一声："师弟，你怎么会这么闲在，跟石老侠客凑至在一处呢，他老人家家住山西太原府，何以跟师弟一处同行，难道有什么事吗？"还未等黄爷答言，石金声就把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诉说了一遍，后来说到三侠夜探蓬莱，在里面丢失了童海川，石永杰明照远到天险庄，拜胜裕入岛打探，老英雄原说跟蓬莱素无来往，恰巧岛内下书，相约胜陶然入岛赴会，老人家趁此机会，带领二位少爷入岛，去了一昼一夜，未见回归，双侠请嫂夫人段氏计议，段氏夫人叫我们够奔贵府，拜请大弟你多多分神，往剑山蓬莱岛去一趟，打探打探陶然公，设法救他出岛，就势探探海川是否被剑山拿获，他的性命如何。段爷闻听遂说道："老人家要说我的姐丈入岛，也不是我背地夸赞英王仁德，我们在一处相交，不到三十年，他的脾气秉性，是我深知，我姐丈入岛别说没有意外，就是有了意外，也不至于有性命的危险，要说童侠

客本身武学高强，就是被里面消息埋伏拿住，带到天王殿，英王有爱将之癖，海川要说出来，那可不容易，据我看在里面也不致于有性命之忧。可有一件，从中有个军师，是出家的老道，此人姓燕名普号叫云风，他的心术阴险，做事至毒，真要有他从中设谋，背着英王陷害，不但童海川，就连我的姐丈，也难讨公道。事在紧急，师弟你在此替我招待老侠，我急速入岛打探我的姐丈他老人家的吉凶，真要是我的姐丈，在岛内被他等监视起来，我这一入岛，军师大帅得着信，假若派人攻取三庄，未免师弟跟老侠你们二位，得多多帮忙。据我想天险庄，有智明侠石永杰明灯明照远，双侠在那里，虽然蓬莱人多，大概也不致出了什么舛错，天献太平庄石凉湖，有你们二位在此也可以高枕无忧，再者说赵家滩文雅先生赵环，火焱神赵胜，别看他们二人年青，对于攻守之道，颇得用兵之法，作事深谋远虑，比我们老哥儿几个还高呢，赵家滩也不至于有危险。”段爷这里再三嘱咐，黄志叫了一声：“师哥，你老只管望安前去，现在有石老侠在此，手下宝刀打遍了天下无敌，师哥你老还不放心吗。”段爷闻听哈哈一笑，叫了一声：“师弟，这个话你可别过意，我要是不看石老侠客在此，我还是真不放心，因为什么呢，就皆因你们年青，假若蓬莱来人，怒气压不住，当然是武力解决，以死相拚，要是这么一来，那算错了，我们这三庄所以抵抗蓬莱，并不在武力，就皆因地理优胜，从中有高人分派把守，三庄庄勇分散开了，各守要道，还别说蓬莱几千乌合之众，就是天兵到此，他也难以攻入。”段爷把话说完了，又客气了几句，转身够奔后面去了，工夫不大，由后面取来一个硬木匣，拿钥匙开了锁，由匣内取出当初跟英王立的那一张文约，先叫众人

看了看，众人看罢点头，可见得段爷办事心细，就凭这一张文书，只要胜裕未遇危害，足能抵换而回，二位不住夸赞了几句，段爷心细，段爷把这张文书带至在腰间，说了一声二位多多分神，段爷转身往外走，石爷黄爷在后面相送，送出了段家庄，看着段爷登了舟船，哥儿两个这才回来。

此时天可就不早了，哥儿两个吃饭，连孩儿郝文俊也坐在那里一同吃喝，饭毕手下人把残席撤下去，献上茶来众人坐在这里吃茶，单候段爷入岛的佳音。你说也怪，打早饭直候到要掌灯，也没见段爷回来。石爷不放心，跟黄志彼此一计议，派家人够奔段家庄江沿探听，这个时候可就要掌灯了，从人又张罗他们爷儿几个吃饭，酒摆齐不用说石爷跟文俊与黄爷那吃的下去，段爷入岛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回归，一定是在岛内出了意外之事，也许英王仗势，不念旧好，段爷遇害也未可知，彼此计议，未免着急。可是着急也不济于事，这个地方还是石爷年长，他老人家的思想，又比黄爷文俊他们爷儿两个高的多了，老爷子手拈银髯，微翻二目，心中暗想，听人传言，这个英王礼贤下士，收罗天下英雄，故此才有这许多成名的剑侠辅佐于他，以至今日声势浩大，惜英雄者必有英雄之气，要不然他也不能统率这天下的豪杰，就拿段灯说，跟他是金兰之好，患难之交，就是他有心不念旧恩情，难道说他就不怕天下英雄笑他无情寡义。从中若有机警之人，势必从此离心，英王既有心谋夺天下，难道说他还不明白这个吗。他既然明白当然段庄主不至于身遭危险，不但是段爷，就连胜裕据我想也是平安无事。咱们先入座吃喝，吃喝完了有什么话再说。别人都吃的下去，文俊别看他年青，跟随自己舅岳来到天献太平庄石凉湖，别人是请段爷入岛，他打算叫

段爷把他带至在岛内，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说出陶然公，如果军师大帅执意不允，亮出双头五节笔管枪，当场动手，跟他武力解决，他总想他的武学高强，是剑客的门人，还用说动手，就提提他的老师，他们听着都得害怕，他是越想越对，怎奈来到段家庄，人家段爷携带当年的契约，只身入岛，孩儿看着也是无法，到了现在已然是掌灯后，也不见他们的回音，自己心中突突乱跳，也想不出一条计策来。自己走至在外廊下，仰面观看，心中思想，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暗想道别看我年青，千里迢迢来至在陕西凤翔府，看望我的姑母，虽然与我的表兄见面，多蒙各位老侠客看在我老师的分上，在钦差老大人台前，竭力保举，我暂时就算是钦差公馆的随行委员，要是这么看起来，钦差老大人调查四川事毕，回都之后不但他老人家荣任高升，就连我等也得沾光。不承想将入四川，所有一切的事节节不顺，童侠客入岛生死不知，胜裕陶然公，神枪镇八方二位入岛，又不见音信，你说我们在这里，应当如何。他越想越烦越思越闷，随着遛遛达达顺着外廊子台阶下来，一直往后走，靠着东边一个角门，出了角门还往后走，你说你可往后面干什么去，他是心有所思，信步游行的意思。不知不觉的往后走，走了工夫不大，在东边有个八角的月亮门，里面射出来灯光，他可未敢进去，偷睛往里面观看，里面是一座小小的花园，栽种的花草不少，借着灯光亮观看，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深红浅碧十分芳菲，孩儿看着不由得发了一种感想，真要钦差老大人事毕，回到北京城，能够丰衣足食，跟我妻子白素蕊在娘亲面前，朝夕孝养，倒是人生乐事，也用不着有这么华丽的花园，只要有茅屋数间，土院之中遍地栽竹，已足逸情。正

在思索之际。猛然间听见花园里面有妇女言笑声音，孩儿一听赶紧回避，正然要走的时节，就听里面说道："丫头们，今天咱们练跟往天不一样，先是单人练拳脚，后练军刃，然后对手合练，全完了之后，我高高兴让你们一拥齐上，省得天天练你不服，我不忿，今天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们这个能为。"文俊既然听见妇女说话，本应当急急回避，就不应当片刻逗遛，可是文俊他倒并不贪恋女色，偷窥人家的妇女，皆因他听说要练武，就把他的高兴引起来了。他打算暗地看着，可就把嫌疑全都忘了，进到里面当然不能够，皆因是男女不便，他走到八角月亮门旁边，身往起一纵，单胳膊肘跨在墙头，探头往里观看，但只见里面有两个四十多岁仆妇每人手里头打着一个纱灯，头前站着六个姑娘，年岁不等。看那个装束像是丫环，每人一条白汗巾扎腰，粉红绸子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都是星眸圆翻，精神百倍。就见他们在先前练的不过是每人打一套小拳，也不过就是大红拳小红拳，女子练武就是平平常常一套拳脚，也未必能打到完完全全。他一看这群丫头动手，那能够看上眼，他可就不愿意看丫头们练了。他将然要幌身下来，猛然间看见挨着鱼缸放着一张方桌，桌后一把椅子，椅上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看年纪也就在十七八，上身穿一件水红色的汗衫，玫瑰紫的中衣，脚下大红弓鞋，葱心绿的汗巾扎腰，粉红色的绢帕罩头，往脸上观看，面色不亚如三月桃花初放，两道蛾眉一双杏眼，目光如水，通关鼻子，樱桃小口，一双元宝耳朵，在桌案上放着一对军刃，已然上好了，双头五节笔管枪，这条军刃加钢打造，外面包着一层银，铮光耀亮，别看文俊年青，对于武学上颇有研究，一看不由得心中欢喜，我打量他练何种兵刃，

原来也练双头五节笔管枪，你要是别的军刃我就不看了，既是笔管枪我可得开开眼，他如果没有我练的好，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比我练的好，我可以暗暗学他几招。文俊把好奇贪胜的心引起来了，仍在那里没动，觉着有点儿累，又换了换手，长身再看姑娘可就走下座来。先叫两个丫头跟他对打，两个丫头将然入手，就见姑娘把身一幌，双手一分，眼睛瞪圆，看着这两个丫头往里进招，这两个丫头一个扑前一个奔后，前面这一个抢步向前，左手一晃右手立着一掌，够奔姑娘顶梁就劈，姑娘一看手到了，身向右一闪，用左胳膊一压，由打底下用右手往上打，这个名目叫兜掌，别看他是个女流，手上还真有点儿功夫，打出去手音叭的一声，丫头应手而倒，叭咚就是一溜滚儿。说时迟那时快，前面这一个将然打倒了，后面这个小丫头有十二三，这一个女子身体颇灵便，在后面一声没言语，猛虎出洞一拳够奔姑娘的后心，姑娘将然把头里这个丫头打倒，后面这一个拳到了，赶紧一转身正跟这个丫头来了个面对面，左腿站稳，右脚抬起来横着一脚，叭的一声把这个丫头踹出去七八步，翻身栽倒。就见姑娘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丫头们，一齐全上吧，有个三个五个你们赢不了，这一声招呼不大要紧，六个丫头亚赛一窝蜂相彷，一个圆圈半个月牙，把姑娘团团围住，你一拳我一脚，姑娘晃动形身，指东打西霎时间把六个丫头打的东倒西歪，一个个都是吁吁带喘，后来打倒了埃尘，他们都不起来了。姑娘看着一乐，用手点指，问道："你们可起来有能为可跟姑娘打呀。"丫头们躺在地上摆手叫了一声："姑娘可了不的了，我们可不能跟你老动手了，武学我们可不明白，有两句俗语我们记得，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即好汉打不过人多，无论我们有多

大能耐，既然六个往你老身上递手，不但打不着还都个个栽倒，虽然说你也是个女子，叫我们看就外面成名的剑侠男子，他们要跟你动上手，也未必能够赢的了。”这句话把姑娘高兴提起来了，叫了一声：“小蹄子们，我叫你们用心练武学，你们总不肯听，只会到一处打闹，你们有工夫不须用心学学吗，今天我索兴叫你们开开眼，我把我得意的兵刃，双头五节笔管枪练练。”说着话姑娘走在桌案前，伸手拿起这条双头五节笔管枪，亮了一个姿势，一尖指天，一尖指地，这对军刃，是一尺长一节，共是五尺长，双手一带，用脚一踢顺过随身一转，这一招的名目叫旗开得胜，由这一招往下套，接着就是双能出水，玉蟒翻身，乌龙搅海，麒麟吐书，金鸡抖翎，白鹤亮翅，一招一招往下练。你可别看他身体瘦弱，使的这对军刃，寒光灼灼，又在黑夜间，这对军刃上亮着一层银，被灯光照的灿烂光华，把一位绝色的佳人围至在万道银蛇之中。这个文俊看着也点头暗自喝彩，别看他是个女子，这一趟双头五节笔管枪的招数，跟我也差不了许多。文俊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觉着下面腿上一阵凉风，文俊知道有人暗算，赶紧把双腿一拳，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正扎在他的腿肚子上面，文俊疼痛难忍，鲜血直流，一换腰跳到了埃尘，留神观看，对面站着一个人，但只见这个人长的难看，身高约在六尺，膀扎腰圆，翅子肉翻着脯子肉横着，壮胳膊粗腿，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白袜子，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扎脑门重下颏黑脸膛，两道粗眉一双怪目，大秤砣鼻子，火盆口有点儿裂腮帮，连鬓络腮的胡须大耳朝怀，漆黑一条辫子，在脖子后头一绕圈，手中拿着一口厚背雁翎刀。文俊看罢不认得，就见那个人右手擎刀，左手一指，叫一声：

“好小子，你的胆量不小，竟敢强奸我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又来在后面调戏我的胞妹，我看你往那里走，无情虎段夺在此。”文俊听他说这话一怔，心说可了不的了，别看我年青，我在花瓦字墙上面，暗中偷看姑娘们练武，我看的是功夫，可并未怀着别的歹意，这个小子他说，我调戏他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这人话由那里说起，他自报名姓，他叫无情虎段夺，我可没见过他，老英雄神枪镇八方没给我们引见过，我听人传说，他是段老庄主的三子，他说出这个话来，说我调戏他的妻不允杀伤人命，这个话要是传到老侠客的耳中，以至于段爷回归听见这话，我郝文俊成了甚等之人。再谈我的老师大名鼎鼎，著名的四大剑客之一，我是剑客的门人，难道说我做事还敢越礼胡为吗，你要赖我别的还有一说，这个事臭名千载，跳在黄河洗不清，倘若传说出去，叫我老师知道，焉能饶我的性命。想到这里非常着急，其实文俊腰里带着双头五节笔管枪，倘若一亮军刃，反倒弄假成真，别人还都不要紧，现有我的舅岳在此，如果有了臭名叫我未婚妻白素蕊笑，也必小看我。就在这么个工夫，段夺手擎着钢刀，他那个意思就要赶奔进前，打算不利文俊，就在喊喝之际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嘶喝，好小子段庄主没在家，尔等竟敢前来搅闹宅院，难道说你就不知道我石金声在此。把话说完，当啷啷军刃声音，头前走的石金声，后面跟着黄志，文俊看着脸一红，比如老人家当面质问，他信口胡说，我脸上无光，将然在出神之际，石爷黄爷每人手中擎着一口刀来到近前。书中代言，石黄二位，吃罢晚饭，残席撤下去，手下人把茶献上，老哥儿两个，坐在厅房里面不放心，天到这般时候，没见段爷回来，又恐怕事出意外。正在出神之时，猛

然间就听有人喊道："好小子竟敢调戏我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又来到这里调戏我的胞妹。"这句话不要紧，可把老头子石爷吓着了。人家段爷走时把全庄大事都交给我们弟兄二人，不问可知，当然是剑山蓬莱知道段爷入岛，派人前来搅闹，别的还都不要紧，倘若闹出这等事来，岂不被人小看石金声。老爷子越想越有气，携带神刀手黄志老哥儿两个，顺着声音往后面走，走过了箭道，顺着角门子往里观看，老人家一看段夺手中擎着一口刀，虎视耽耽，老人家看着微然一怔，皆因在二十年前，到段家庄的时候，这个孩儿不过几岁，如今虽然长的身量高大，骨格倒没什么改，虽然这么说，要不是他自己报名，老头子还真恍忽。再一看旁边站着郝文俊，两个那个样子就要势不两立，老头子二眸子一转，不由得心里头有气。暗道我看你重如泰山，从未小看，怎么你竟往下流，不问可知当然你在吃饭之际，心中闷闷不乐，一直够奔后面，看见段夺的妻子，大概是容颜美丽，心起不良，强行无礼，因奸不允杀死段夺之妻，来到后面花园。我可听说段爷有一个姑娘，各叫段秀英，当然是在花园里面，玩花闲游，或是练习武学，被这个畜生看见，二次心起不良之念，别看他的老师身为侠客，我也不惧，仗天职义务侠义道，凭掌中宝刀，赶上前去，将他结果性命，诛恶人即是善念。越想越有气，一轧刀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文俊，你好生大胆，我留你何用，我结果你的性命，就是你的师傅质问与我，我也有言可答。"别看老头子这么说，不过是以言语恫吓，说话之时，侦查两方面的动作。就在这么个工夫，文俊叫了一声："老剑客慢来，千万不要如此，请想我自从八岁跟随我的恩师练艺，不但是武学，就连一切人情世事，颇受我的老师教诲，

别的事我不懂，这一点儿小事我还不知道吗，我于晚饭后心中闷闷不乐，由厅房出来，误走到这个小花园，将然来到切近，听里面有妇女的声音，我本要赶紧回避，皆因听见里面是要练武学，我一时无知，在此贪看里面的姑娘练武，练的是双头五节笔管枪。我老师传我，也使双头五节笔管枪，故此我才单胳膊肘跨住花瓦字墙，探头往里观看，正看里面姑娘练到精奇之处，这人一刀刺在我的腿肚子上面，这我也不恼，他不应该信口胡说，说我调戏他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又来到花园里面，调戏他的胞妹。您请想我虽然是无名没有人认得我，谁人不知那人不晓，我之业师董老剑客，我真要做出这样事，岂不是给他老人家丢人吗，叫我老师知晓，焉有我的命在。这场事这不是当着老侠您吧，你老可得从中劳神证明此事，事情证明白了，我跟段夺有相当的对待，就是他说完我都完不了，定叫他赔偿我的名誉。”石爷听到这里，暗自点头，这个话也倒有理，这个孩儿要是稍微有些行为不正，老剑客乃是世外的高人，焉能把平生的武学，相传于他，从中定然有个原故，遂点手说道：“文俊，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这不是当着段夺，我非要把此调查明白。老头了说到这里，一背刀叫了一声：“段夺，我可告诉你，凡事不要你谎言朦混，要你实话实说，当真有半字虚伪，我跟你爹爹数十年的交情，别说我打你就是致你于死，你爹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你先给我唤丫环仆妇，到后面给我调查调查，段夺之妻是否已死，倘若未死，叫他亲口说出，那个事可就好办了。”段夺一听遂说道：“我说是这个小子郝文俊，调戏我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你们还不信，打发人到后面看去，已竟死啦，难道说死人还会说话吗，你们这个地方就叫有偏

有向，我也不跟你们辩论我走啦，单等到剑山蓬莱，找着我的父亲，回头再说。”小子把话说完，刀交左手，晃身上房。他这一走石老英雄看的明白，准知道从中有诈。常言有句俗语，理直者气壮，既然他亲眼看见文俊，因奸不允杀死他的妻子，他应当在众人面前作个见证，既然无颜说话吞吞吐吐，转身就走，当然其中别有原故。老头子阅历深远，心中就有几分明白，遂哈哈大笑，叫了声：“段夺你别走，因为你自己杀死了妻室，打算底赖郝文俊，事机已泄，想着逃走那焉得能够。”段夺闻听老人家这片言语，句句刺入他的肺腑，小子生来就有些个混浊，当时答不出话来，转身就走，老人家一看，他要是用言分辩，这场事是真是假，尚难认定，他这一走分明透出假来，老人家哈哈的一笑，叫了一声：“段夺，常言说的好，理直者气壮，理屈者语塞，你要打算逃走也成，可得把这件事证明，有什么话再说。”任凭你说什么他连头不回蹿高纵矮逃走，文俊一看叫了一声老侠客，你老看见没有，段夺他要逃走，我可不能相容，说了一声追，头前是文俊，后面跟着石金声，打段宅追出来，顺着段家庄一直奔往西村口，出离了西村口，小子就如同困龙入海，精神百倍，因为什么呢，西村口外无边无沿净是谷地，小子段夺心中欢喜，哈哈大笑，回头观看，前面是文俊，后面老人家石金声，文俊赤手空拳，石爷手中拿着金背折铁刀。段夺看罢说道：“石铎郝文俊，你等不要追赶，三太爷告辞了。”把话说完，一矮身双手分谷穗蹿至在里面，石铎看着着急，他入了谷子地，我们要追赶，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小畜生要是暗害，应当如何。石爷着急把心一横，不怕我进入谷子地，受了小子暗算，那也无法，老头子把主意拿定，将然要进谷子地，就在这么个

工夫，猛然间就听段夺哎哟一声，叭咚栽倒。

说起来段夺这小子也算该着，他打算害人，害不成人己身反遭大祸，这么看起来，真是上苍有眼，不佑恶人。段夺这个小子到了谷子地，他以为这场事就算逍遥法外，大料石金声他也不敢轻身涉险。他才高高兴兴往前走，猛然间就听前面谷穗唰唰乱响，小子抬头借月色留神观看，就见顺着谷子地头前来了一条黑影，别看在谷地里面脚程甚速，行走如飞，这也是小子该着，里面的黑影还不止一个，原来是两个。这二位就在四川成都府天献太平庄，附近有一个焦家庄，隐居的二位成名侠客，大爷焦文志，二爷焦文亮，他们弟兄外号人称安良侠济世侠，弟兄二人，跟神枪镇八方段爷是金兰之好，住居在焦家庄，威名远震四海皆闻。他住的焦家庄，虽然人家不多，前前后后无论老少，没有不敬重他们弟兄的，所有住在焦家庄的人有一种便宜，不但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挨着靠着的不受外村的欺辱。每到定更天，大爷收拾俐落出来，围着他这个小村庄前后左右绕湾儿，绕到三更过，二爷出来把大爷替回去，二爷绕到天亮，这算是义务的职责。此时天将到三更，大爷跟二爷在外面见着面，将要换班儿，猛然间看见来了一条黑影，老哥儿两个将身隐在谷地里面，倒要看看他是谁，老二位不放心，恐怕是有歹人前来在村中搅闹，真要是一时防守不到，出点儿意外，头一样儿辜负了焦家庄的住户，敬仰我们弟兄之热心，再者说与我们面上也大大的不好看。二位想到这里隐住身留神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二位气可就大了，非是别人正是段家庄的段夺，就见他狼狈不堪，手中纂着一口刀倭身，那个意思要进谷子地。焦家弟兄暗含着观看，后面追人的乃是银髯皓首，老二位一想这一定

段夺这小子有忤逆的行为，老哥哥段灯在后面追赶，我们不看见还则罢了，既然赶上就应当将他拿获，交给老哥哥，不怕老人家恼怒太甚，势将重责，我们再苦苦给他讲情，可也就是了。二爷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段夺堪堪要进谷子地，老头子遂把手中得意的军刃名叫哨棒，这种军器两头粗当中细，浑铁绞钢打造，分量将将八斤。可别看不起这种军器，出在少林寺，少林派的祖传，共有三百六十五招，就按的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舞动如飞，无论你是什么军刃，也难以进身，焦家弟兄每人一条，压倒了一方，焦家弟兄还有一样出奇的能为，拿这条哨棒撒手打人，百发百中，就叫撒手棒，他们弟兄闲暇之时，带着众人到旷野之处行围采猎，每逢遇见小走兽，如看獐麋鹿等物，一不开弓二不放箭，就把手中的哨棒吧往外一扔，准能打在腿上，那才叫百发百中。今天焦二爷可就拿段夺当了野兽了，用哨棒一投，正打在小子的腿上，还算是便宜，打至在他的后面腿肚子上了，真要打在前面，双腿就得完全折断。砰的一声咂啷那小子翻身栽倒。大爷焦文志走上前去用脚踩住他的脊背，一句话没说解他所腰绒绳，按在那里就捆。后面的老人家石爷，来至在切近，手中轧金背折铁刀，叫了一声二位休要放走了小冤家。大爷二爷顺着声音留神观看，并不是大哥段灯，看着这个老头儿精神百倍，一时之间还真想不起来他是谁，又搭着是夜间，遂问道："未领教老人家您贵姓？"石爷闻听左手背刀右手撕髯微然一笑，说道："你们二位不认识，老朽家住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囊，姓石名铎字金声，我号人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将然谈话之间，后面的文俊可也追上了，遂问道老人家可曾把段夺拿获，正说着话老人家用手一指，二位不认得吧，起

祸的原因就在他的身上，他姓郝双名文俊，外号红桃鲜。他乃是陕西凤翔府镇古侠董老剑客的门人，其中是如此这般这么一段事，石爷并不隐瞒，就把起事之因说了一遍。说完问道："看二位堂堂仪表各擎军刃，天到这般时候，各处闲游，难道说有什么公干吗，老朽眼拙，望求二位说出尊姓大名，然后好谈话。"焦家弟兄通了自己的名姓，石爷闻听哈哈大笑："原来是二位贤弟，久闻你们二位大名如雷灌耳，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焦氏弟兄闻言抱拳拱手客气了几句，然后说道："老人家既然段夺有这样的行为，自己杀死妻子误赖，我们弟兄既然赶上了，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件事办理个水落石出，倒看看谁是谁非。"正然说着话旁边大爷，安良侠问老侠客："您不在山西太原府贵府养神，来到四川难道说有什么公干吗？"石爷闻听并不隐瞒，就由彩凤山封刀说起，直说到带领黄爷够奔段家庄，打算聘请段灯前后的话这么一说。焦家弟兄这才明白，知道段爷没在家，真要是在家也不至于出这样的事件，然后众人一计议，首先说明查实这档事要紧，焦氏弟兄下腰搭起无情虎，拾起军刃，石老侠客郝文俊，大家一同回归段宅。到了门首里面正然闹闹嚷嚷，姑娘段秀英听见哥哥说那片话，说自己被人调戏，这么大的姑娘，脸上焉能磨的开，自己打算见着哥哥问明了，如果是满口胡说，不能跟他善罢甘休。众人拿起灯笼要追，从中就多亏了黄爷，再三相拦不叫众人闹，单等老英雄石爷回来，当然有个办法，正在闹闹哄哄之际，石爷回来了，不但石爷回来，还有焦氏弟兄，搭着段夺，一直够奔厅房院。老人家遂吩咐把段夺先放在郎檐下，把桌子搭出一张来，我们在院内谈话，此时天色三更已过，家人答应一声把桌搭出一张来座位摆好，就听焦

大爷抱拳说道："诸位今天这场事，虽然题目不大，里面的关系非轻，头一样有人命，又关乎名誉，这事都出在小冤家段夺一人头上，他的父亲要是在家，我们跟他虽然是至好的朋友，不过敷衍而已，他爹爹既未在家，这个事又在紧急，我们既然赶上了，那可说不上不算，只可各尽交友之心，把这场事办理完毕，也好保持各人名誉，这个话是这么说，我们跟段爷是把兄弟金兰之好，黄爷他们是同堂学艺师兄弟，再者说石老英雄，跟段爷也是交称莫逆，我们大家应当推出一位头目人来，以便证明是非，咱们是以年长者为首，这就不用选举了，石大哥在场，众人全都没他老人家岁数大，这场事得老英雄偏劳，分析明白。"石爷闻听这话，心中暗想，虽然我年纪大，要说交情黄爷跟段爷是师兄弟，焦氏弟兄跟段爷是把兄弟，我跟神枪镇八方乃是慕名的朋友，这个事里面又关着人命，我岂能轻易出头，倘若办理的有丝毫不合，那时岂不落了众人的埋怨。石爷想到这里，带笑说道："诸位贤弟，我对于段爷家中的事诸多隔膜，不知详细，再者说段夺也未必肯听我的话，就皆因是面生，还是几位贤弟无论那位替我代劳，无论有什么事全都有我担着呢。"大家一听石爷推托，焦氏弟兄跟黄爷也是照样互相推委，最末尾黄爷说道："既然老人家不愿主持，这么看起来我们虽然是师兄弟，也是时常不见面，再说我也年青，对于这个实少经验，简简爽爽的一句话，还是你们贤昆仲替我们代劳吧，我们在旁边帮个忙儿。"石爷哈哈一笑，说道："黄贤弟这个话倒对，"焦氏弟兄一看，大家如此推让，知不能再辞，遂道："我可不客气啦。"说话之间桌子摆好，后面放上一把椅子，旁边放着板凳，石爷郝爷焦二爷全都在两旁坐稳，别看不是公堂，威风令人可

怕，这就关上大门在院子里头坐堂，要审无情虎，两旁边家人高挑着灯笼整齐严肃，连个人痰嗽皆无。焦大爷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来，本宅上年纪的总管，上前听话，"这话将然说出，在旁边走过年老的家人，有六十多岁，走至在桌子前面，向上请安，口称："大爷呼唤老奴有何吩咐。"大爷说道："你赶紧到后找丫环婆子，看看你家三少奶奶现在死活，如果已然气绝身亡，周身上下共有多少处伤痕，倘未死搀扶到前面，我要亲自问话，赶快前去调查清楚，速报我知。"老仆答应了一声，找着丫环仆妇，够奔三少奶奶房中，到里面查看明白，来到前面，到桌案切近说道："跟大爷回，老奴已然调查明白，三少奶奶被人一刀杀死，血溅满地，惨不忍睹。"大爷闻听一摆手，老家人退下去，大爷复又说道："来把段夺搭过来，去了他的绑绳，我要亲自问话。"两旁边家人答应一声，由打廊檐下把无情虎搭过来，解去了他的绳扣，你说也怪这小子那么横，来到桌案看了看，自己家中的一张破桌子，后面坐的安良侠，两旁边的都是虎视耽耽，小子看罢双膝点地，向上磕头，叫了声："大叔在上，小子段夺我这里给您行礼了。"大爷闻听摆手叫了一声段夺，你妻子究竟是被何人所杀，还是你们夫妻口角，一时恼怒，你自己杀死，还是另人行凶实话实说，段夺一听连连向上磕头，口称："大叔，你老要说我们二人口角，我把他杀死那我可不敢，慢说还没有不好，就让有些不对，我也应当担待，实不相瞒，论说丑事不该外扬，大叔你老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就是这郝文俊他调戏我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杀死，又够奔花园调戏我的胞妹，他欺辱我爹爹没在家，到如今各位叔父反倒把我拿住，岂不冤枉了我。"大爷闻听叫道："段夺，这个话你只可搪塞别人，你

就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在我的焦家庄私立公堂，凡有住户人家，斗欧打仗告到我那里，全都证明是非曲直，你在我面前竟敢血口喷人，这事关人命，你要污赖了好人，你岂不损德，再说你也不打听打听郝文俊他是何如人也，他的老师姓董，单字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四大名剑排行第一，他既然是剑客的门人，当然品行端正；倘有丝毫邪僻，剑客岂能收容，最好你是实话实说，倘若你不肯吐露真情，可说不上不算来，就得皮肉受苦。”段夺连连摇头，连说不知，座上坐的大爷手拈苍白髯，着急说道：“好小子，你这分明是讨刑，我要不打你个样儿看看，你也不认得大叔是谁，把段夺拉翻在地，先打他十棒，”就拿自己的军刃哨棒，叫家人行刑。两旁边家人平常就恨他，皆因这小子无事生非，鸡蛋里挑骨头，好容易今天有老人家这句话，这就叫官报私仇，答应一声把段夺按倒，也用不着脱中衣，不过把裆裹好，别震了裆，按着两头打当中，这条哨棒重够八斤，抡圆了打腿，这可不是儿戏，可不能用十成劲，不过六七成力量，照着腿上叭叭的往上打，工夫不大，把十棍打完，就见段夺两条腿肿起多高，打的小子不住的口口声声叫大叔：“小子我冤枉，就是你老把我打死，也是郝文俊他要强奸我的妻子，因奸不允，一刀伤命，你老人家不但不论郝文俊的罪，反倒苦苦毒打我，你老打算严刑拷问，偏袒郝文俊，不是冤枉死我吗。”大爷听小子满口胡说，不由得心里头有气，手拍着桌案，拈着胡须说道：“好小子，你在我面前还敢挺刑，你若再敢如此胡说，我是活活把你打死不怕你的爹爹来问我，我也有言答对，今天你只要一口咬住不吐露真情，我就能活活把你打死。”在旁边站着的家人也是狐假虎威的齐道快说，要不然家人也

不这样喊，就皆因段夺这小子来家中，横挑鼻子竖挑眼，家人都是敢怒不敢言，你说不受他的，人家是本宅的少爷，好容易今天大爷来到家里，他老人家也是搬着人家的牙不疼，说一声打就是十铁棍，小子也真不含糊，素常有功夫，这十棍真没打出哼哈来，口中不住喊冤。大爷看着有气，用手点指说道："小子你要不招，我今天活活把你打死，来，再打二十棍，看他怎样，如果再不肯招出实情，我要亲自下手。"说着话两旁边的家人，答应一声，把小子二次拉翻在地，又打了二十棍。你说也怪不但没打出实情来，只是连喊冤枉，安良侠打两次铁棍，也没审出真情实话，大爷这能耐可也就顶到这里了。遂眼看着二爷，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真正能挺刑，哥哥我可没法了，单看兄弟你的啦。"二爷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哥哥请闪一旁，待兄弟我复审。说着话大爷站起二爷也不客气，往正当中椅子上一座，回头要跟石铎商量商量，就见石爷在西厢房屋角，哈着腰跟两名手下人正在低言悄语，他们互相接谈，二爷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场事一出别人全都不要紧，就是老爷子石爷心里不好受，无论怎么说，文俊是我带来的，来到朋友的家中，出了这样事，真假不说，里头还关乎一条人命，段爷回来之时，他要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答对，无论如何这场我也得把他证实。自己总想文俊的行为准不能够错，但是俗语可有这么两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倘若文俊这个孩儿，隐恶而扬善，连董爷可也就算输了眼了。老头子虽然这么想，一时之间也难以考查谁是谁非。老头子想够多时，才想起一个主意，倒不如找两个可靠的家人，把他调在旁边，跟他打听打听段爷，素日对待他妻子赵氏感情

如何，他们夫妇要是和睦，这段事可就费了事了，还不用说焦氏二侠就是包公再世，刘公重生，这件事也难以审查明白，双方各执一词，这场事可就难以入手。真要是段夺跟他妻子素常不和，时常口角，那个话可就另说了。老头儿想到这里，慢慢的凑至在家人人群里头，找了两名上年纪的，一点手把他叫到西厢房屋角，老头子慢慢的问，这两个姓什么，这两个人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四十多岁的，那个六十多岁的姓张叫张升，这个四十多岁的奴仆随主姓名叫段福。这两个人天然生就的面目忠厚，未曾说话谦恭和蔼，老头子慢慢地跟他打听三少爷在家里的动静，夫妇的感情，家人也明白，准知道老人来这是要调查调查这段事。两名家人也不隐瞒，遂就把三少爷跟三少奶奶，平常夫妻之间就不和美，要说这事可不怨我们三少奶奶，别看他是个女流，对于作事有丈夫的气概，谨守妇道，家中上上下下没有说我们三少奶奶不好的，可有一样儿，就我们这位三少爷，终朝每日跑到蓬莱岛好酒贪杯，结交许多狐群狗党，他是英王的螟蛉义子，人称乾殿下，终日胡行霸道，今天他又醉薰薰吃醉了酒回来的，将三少奶奶一刀杀死，依他说是郝少爷因奸不遂杀死的，这个话恐怕不确，要说他们是两口子口角所致，从中又没有人听见，这是已往的真情。石爷听完了点了点头，遂说："有劳你们哥儿两个。"石爷把话说完，慢慢的凑至在桌案切近，焦二爷摆手让坐，此时黄爷焦大爷郝文俊，连同石爷，全都坐在两旁边，焦二爷用眼看了看石爷心中纳闷，就凭我兄长毒打他三十铁棍，小子并未招出真情，石爷在旁边一语未发，莫非石爷看透这段事了，我要不用特别的法拷出真情实话，我就枉称了济世侠，二爷把主意拿定，向着家人点手说了一声来，家

人走至在切近低下头，二爷低言说道："如此如此急速预备。"家人答应一声撤身走出去，二爷在后面跟随，去了好半天才回来，在坐的众人纳闷，过了好半天就见家人们搭了一个炭火炉，火炉里面燃着了炭火，正面坐着一口锅，锅里熬着鱼鳔，全都捣的像粥一般，另外有新麻一大绺，别人看着不明白，像这类事还是真瞒不了石铎石金声，皆因他年老干练，在外面颇有阅历，他一看就明白，可不一定二爷作的出来作不出来，按他这个预备就是要沿用披麻拷。想当初在宋高宗之时，那一位精忠心武穆王岳飞，被奸臣陷害，秦桧用十三道假金牌调到都中，在风波亭被害，过堂之时用的刑罚就是披麻拷，最厉害无比，还不用说是平常人，就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杀人放火的，那一切的刁民，要是遇到这种刑罚也无法抗受。老头子想到这里看着吧，单看二爷如何用法。工夫不大，就见焦二爷用手拍着桌案，叫了一声："段夺，告诉你二叔我把大刑预备停当，叫你说实话，你可不说，你要当真不说，可别说我对不住你，依我说倒不如把真情实话说出，免得皮肉受苦，我跟你大叔不同，大叔手善不肯对你用特别的手段，我可不然，我不动刑是不动，要是动，就得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手拍桌案，二爷说了一个说字，两旁边家人也齐声喝道："说。"要说这个小子，你可别看他这个样儿，对于口齿上，还算是不错，他说道："二叔不信你老派人调查，我的妻子实是被文俊杀死，如果您不信请您细想，我跟赵氏我们是夫妻，慢说他没有什么不对，就是有些个不对，我也不能把他杀死。再说他的娘家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我这两位妻兄，威名远震，武学无双，我惹的起吗，还有我的岳母人称母老虎，他们娘儿三个我惹的起谁，素常我又知道，

别说赵氏他没得罪我，就是得罪于我，我也不敢要他的命。”焦二爷听罢此话，腹内辗转，心中明白，就冲小子这几句话，这叫贼人胆虚，分明是跟他妻子口角，一时情急，一刀杀死，惧怕赵家滩他们母子三人，他才移祸于郝文俊。二爷想到这里，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段夺，像你这个鬼吹灯，别在二叔面前卖弄，这分明是杀死你的妻室，惧怕他娘家赵家滩的势力，你才诬赖郝文俊，你还不实话实说，当真不说，我可要用刑拷问了。”段夺闻听连连摇头，叫道：“二叔，你老就是把小侄儿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口，这就是我的真情。”二爷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好小了，我要不能把你的真情审出，我就不是你的二叔。”二爷说着话眼睛看着左右家人，说了一声来，先把他的上身衣服脱去，这句话将然说了，这群家人走上前去，七手八脚把段夺上身衣服扒下去，光着脊梁，段夺看着这些家人，一个个全都如狼似虎，也是敢怒不敢言。二爷吩咐一声用刑，在旁边有一个大个儿的家人，年岁有个二十多岁，一伸手由打那一捆白麻上面劈下一绺来，约有一尺多长，扔到鳔锅里面，用铁筷箸夹出来，走在段夺身后，往他的脊背上一贴，鳔是热的，往上一贴，吱啦一声，把小子疼的喔呀一声，净烫还不算，鳔跟麻可就粘在上面了，二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段夺，小子你说，当真你要不说我可要叫人饱尝披麻拷的滋味。”段夺一看心里暗想，方才打我三十铁棍，虽然打的皮开肉绽我也没招，此时虽然用麻烫了我一下，疼不过就是一阵，我可别说，倘若我一说真情，这个事可就糟了。小子把主意拿定，叫了一声二叔：“小子我并没有别的真情。”二爷闻听一阵冷笑，说道：“好小子你咬住牙关，千万可别哼哈。”把话说完，说了一声用刑，在旁边这个大个

儿，走过来掳住这绺子麻，两个人按住他的肩头，一个人推着腰，这时候鳔也凝了，大个子两支手掳住了麻，看着二爷，二爷连连摆手，大个子明白，赶紧双手用力往下一扯，就听哧哧的声音，可了不的了，段夺就彷佛是刀扎肺腑，热油浇心，在后脊背生生扯下一条肉去，口中高声喊道："二叔啊二叔，我跟你老有何仇何恨，今天用这样刑罚，拷问于我。"二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段夺："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说实话，我把麻一绺一绺的往你身上贴，肉可是一条一条往下掉，到那时我看你小子是说不说，如果你咬定牙关始终不说，不怕我把你置于死地，我情愿给你抵偿对命，咱们二人就是今生冤家，前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的手内。"二爷说道这里，不住的吩咐，连连喊喝用刑，那个大个儿手忙脚乱粘上这一条，往下扯那一条，小子疼的敖敖鬼叫，工夫不大，四条麻一个后脊背全都黏满了，一条挨一条揭下，鲜血淋漓，嫩肉鲜红，段夺死去活来好几次。死过去用草纸薰凉水喷缓醒过来，跟着还是问。这么横的段夺一连几次，小子声音也微了，慢慢的哎呦，不住的叫道："二叔，小子我情心愿意招了，我真没想到，我本打算豁出去叫你打，咬牙关不招认，不承想焦二叔您真会出主意，这个刑罚我算输了，你要问这里面的情由是这么这么一段事……。"要说段夺还真不含糊，当着众人就把其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段夺昨天晚晌，天一黑由蓬莱回到了家中，也搭着多喝了几杯酒，赵氏一看三爷回来，先问他在外面吃了饭没有，然后给他沏茶，叫他坐在那里吃茶，小两口谈心，段夺管自己的妻子赵氏称呼正宫娘娘，因他是英王的义子乾殿下，赵氏粗通文字，很有些个知识，看自己的丈夫这样举动，

连连的说道："三爷，今天我可不是说你多贪几杯酒，就是你不喝酒，时常也有这话，总以为自己是天子信口胡说，咱们家里上上下下的用人，有一百多名，知道你得罪那一个，倘若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官人知道将你拿获，因此丧命，那倒不算什么，可有一件，咱们老段家是清白之家，安善的良民，老爹爹那个年纪，以及全家上下这许多人，假若你闯出了大祸，岂不要祸及满门，至那时就算后悔晚矣。"要说赵氏说的这话，可称得起是金石良言，有谁知忠言逆耳，段夺喝的醉醺醺，闻赵氏说的这话，不由得心里头有气，用手一指，说道："你我乃是从小的夫妻，我要身为天子，你就是一朝国母正宫娘娘，我拿你当人待，你反倒拿这话欺辱我，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不久我的父王就要兴兵夺取康熙的江山，北京城弹指可破，只要得了北京，他老人家就是面南背北，到那时我就是东宫太子，国家的储君，别说没有什么风声，就是风声传出去，天下文武官员那一个他敢动我，这不一定你受了何人唆使，见了我才有这么些话，我若不念夫妻之情，今天我手起刀落，要你的命。"赵氏越想越气，遂仍不住的叨叨念念，段夺羞恼变成怒，呛啷啷的声音，把金背鬼头刀拉将出来，往前紧走，揪住了赵氏的青丝发，叫了一声赵氏："我叫你信口开合，今天结果你的性命，我看你们那一个敢把我怎样，"说着话手起刀落，立刻头尸两分，赵氏亡命。段夺一想不好，所惧的就是赵家滩他那二位大舅子，倘若是来到段家庄也不用说别的，就是当场动手，自己先赢不了，还别说有了意外。真要有些个意外，想活焉得能够，越想越害怕，倒不如回到蓬莱，问赵氏是谁杀的就提我不知道，我岂不脱开了这一场横祸。他把刀一背，慢慢的走出来，将然出离了角

门，就见花园的花瓦字墙上，单胳膊肘跨着一个人，他一看计上心来，何不将此人拿获，就提因奸不允杀死我的妻子，赵家滩有什么办法，都有他顶着呢。小子一想有理，将手中的刀一擎，往前一纵，照着文俊腿上就是一刀，扎在腿肚子上面，文俊中刀，打墙上跳下。他说好小子，你竟敢将我妻子，强奸不允一刀杀死，又来到此处偷看我的胞妹，今天我岂能相容，他打算用这话一恫吓，这人一走他可就有的说了。又谁知文俊不但不走，反倒站那里自报名姓，段夺就是一怔，将然要拉军刃跟他动手，把他拿获，有什么话再说。就在这么个工夫，石爷赶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段夺，你要怎样，老人家用言讽刺了几句，段夺一想不好，本来我这个人口齿就笨，倘若他们用话一挤兑我，我把言语说漏了，到那时想逃万难。他这个地方还是聪明，其中情由不跟他们老少众人说，一晃身就走。段夺输可就输到这里了，无论如何，也得站在那里一口咬定文俊，因奸不允一刀杀死他的妻，就是各位老侠多们能耐，也不能用严刑考问于他。就皆因小子这一伶俐，也算是他的时运不正，赵氏的阴灵有感，才被焦家二位老人家把他拿住，今日严刑苦拷，小子就算受刑不过，他才亲口招出，前后的话当着众人细说了一遍。焦二爷听到这里，微然一笑，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段夺，我跟你父亲的交情，我别说，由你口里说，一处相交多少年，情同手足，我们弟兄无论有什么事，只要大哥神枪镇八方，他老人家说出来，我们全都言听计从，至于今日，我用严刑考问于你，这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事到如今，我不用此惨刑，你绝不肯招出实情，你要不吐露真情，你想一想这个文俊他是剑客的门人弟子，他应当怎样，倘若这个信息传出去，叫他的老师董老剑客知道，

岂不要追取他的的性命，你妻赵氏可称大贤，你任意污辱他的名誉，赵家岂肯与你甘休，虽然你是我的盟侄，也如同我的亲生之子一样，今用此惨刑考供，传说出去岂不惹人笑詈，说俺焦文亮心狠意毒，别看严刑苦拷对你不过，孩儿你来看，这一次二叔准能对的住你，”说着话呛啷啷一声，谁知二爷打腰间撤出一把切菜刀，把左手放在桌案之上，用菜刀吧的一声，把第四指的手指剁折，鲜血崩流。在旁边大爷焦文志，郝文俊，石金怕，黄志，未免全都一怔。焦二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段夺，我用严刑拷问孩儿，你身上疼痛，二叔用刀剁去一指，难道说二叔就不疼吗，今天俺焦文亮代友训子，断去一指，孩儿你要从此改过前非，不枉你我叔侄各受这一场痛苦。”说到这里，两旁边的老少，那一位心里头不难过，在场众人各自起大指赞美焦文亮。段夺看二爷这般光景，放声大哭，叫了一声：“二叔皆因孩儿我一时把事作错，才起了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实不出二叔的本愿，你老人家刀断一指，岂不成了废人。”你老可别看段夺方才那个浑样儿，如今受了这场打击，小子说出话来，令人可疼，二爷看着这个样子，连连摆手叫声：“段夺，你也不必难过，只要你把你妻赵氏所说之话，牢牢紧记，当作金石良言，改过前非，不但你从此无祸，并且还能享名。”二爷说到这里，由打腰间取出一个纸包，里面是金疮药，上好了之后，又拿了一个绸条，把那一人个剁掉的手指包起来，带在腰间，因为什么呢，皆因那是父精母血所生，不忍抛弃，将然收拾完毕，给段夺也上好了金疮药，给他披上衣服，此时天光已亮，那个意思打算先派人够奔赵家滩，把赵家弟兄请来当面一说，然后再办文俊这一头儿。众人计议之时，猛然间外面一阵大乱，家人走上前来，回

禀各位老人家得知，外面有赵家滩的老太太，带领二位少爷，跟随二十多名家人，各擎刀枪杀到了我们大门外，这一报不要紧，可把段夺吓着了，还不用说段夺，家中所有上上下下那一位不怕亲家太太母老虎。大家正在一乱之际，焦二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众位别乱，赶早赶晚也有这么一场，就是他们不来，也得派人去请，既然来了，俗语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要把话说到，没有了不了的事。正然说着话就见大众家人，围随着赵家滩的亲家太太，一直够奔厅房院，到了里面，其中年长的可就得让石爷。可有一样儿，跟人家没有多大交情，当初赵环的父新赵斌，别号人称白鹤居士，幼年间闯荡江湖之时，倒是有一面之交，怎奈没到家里来谈过，今天见着赵家的亲家太太来到，石爷也不敢招待，黄爷更不用说。要说焦氏弟兄常来，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焦大爷口笨不能谈，这可得说二爷了，他老人家能谈，看见赵老太太往前走，迎过来双手抱拳乐着叫了一声："嫂嫂，，今天你老这么闲在，带着孩儿来到这里，有甚么事吗？"赵老太太看了看是焦二爷，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焦二弟，你在这里呢。"那位说赵家滩的人怎么来的呢，谁给送的信，待余表白一番。原来段夺夫妻二人口角，后来听见拉刀杀人的声音，别人还不说，伺候三少奶奶的丫环，那全都是赵家滩的陪嫁，段夺杀死他的妻子走出去，丫环老妈妈隔着窗户观看，可了不的了，三少奶奶倒在埃尘头尸两分，鲜血满地。丫环婆儿一看吓的慌慌张张走到马号，叫人赶紧套车，够奔赵家滩送信。亲家太太得着这个信，知道姑奶奶死了，真要是有病，因病身亡，那也没什么说的，就说小夫妻因为口角，一刀杀死妻子，娘家要是不去人问问，叫人笑话惧怕段家庄的势力。赵

家太太跟着把二位少庄主，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叫至在面前，母子三人一计议，那个意思打算把赵家滩全滩之兵，找上段家庄跟神枪镇八方段灯决一胜负，胜的了段家庄给姑娘报仇，赢不了他有死而已。赵家二位少爷，一听老太太这么吩咐，在旁边大先生赵环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娘，您先别着急，虽然说我的胞妹已死，咱们慢慢调查调查，因何而亡，这个话是这么说，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只要这个事不怨咱们姑奶奶，段夺无故杀死我的胞妹，也不用老娘你老跟他拚命，赵环当然跟他势不两立。"母老虎闻听叫了一声："环哪，你这孩子莫怪人称你先生，你真沉的住气，我已然问明白了，就皆因你胞妹，以正言相劝段夺，不可联络蓬莱岛，他苦苦不听，羞恼变成怒，一刀将他杀死，这还调查什么呢，你也不用前去，你在家里看家。"遂叫道赵胜："把咱们家里的家人齐全齐全，叫他们各带军刃，你我母子随同他们众人，一同够奔段家庄，找小冤家段夺，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小火神赵胜闻听，也不敢违背母命，只得把家中年青力壮的家人全都叫过来，约有四十多名，叫他们各带刀枪棍棒，自己跟母亲一同够奔段家庄，到了段家庄齐声喝喊往里面闯，所幸一样段爷没在家，宅中又添了这么几位成了名的高人，要不然这场事真起来了。从中多亏焦文亮，二爷看着往前紧走，叫了一声："嫂嫂，你老这一来我也明白，段家所有之事，我也全都调查明白，你老人家先别着急，旁边落坐，赵胜你也别暴燥。"所有的家人，全都站在两旁边，焦二爷就把段夺杀妻的情由，以及用刑拷问，事到如今也是无法，所以讯毕之后，自己残去了一指，就算代友训子的结果，后来又把段夺软化甘心认罪。二爷说："现在任凭你们的发落，事到这个场中，

你老说可怎么办，你老要没有处置的法子，我倒有个主意，可不一定对不对？”赵家太太别看厉害，可是对于外面人家讲理，今天听焦二爷一说，心中暗想，人算是死了，段夺既然能知悔改，从中又有焦二爷残身戒友，倘或我仍然报仇一辞，不但对不起神枪镇八方段灯，就连焦家兄弟我也对不起。再者说蓬莱岛军师大帅，早有意设法吞并三庄，倘若赵家滩跟段家庄起了事，岂不假机于人，到那时候蓬莱岛乘虚而入悔之晚矣，既然焦二弟从中了解，我倒听听他有怎么个章程，倘若敷衍得下去，得省事处且省事，人死不能复生，也不必非此不可。这么看起来这位赵亲家太太，是女子有这么一份思想，差不多的男子还不及呢，虽然号称母老虎，通情达理，这就算是外场人。赵家太太把主意拿妥，遂叫道：“二叔既然你老有个主意，给我们两造排优解纷，只要是你老看着下的去，我是一言不发。”焦二爷闻听手拍桌案，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嫂嫂，这不算我了事，这是嫂嫂你老捧兄弟我露脸，既然如此我先说出一个条件来，你老听听怎么样，要说这个段夺，跟他的妻子赵小姐，小夫妇口角，他妻劝他可是好意，不叫他联络剑山英王，恐怕消息走漏，被官人知晓，难保性命。段夺带酒醉言酷语两下里冲突，情急用刀杀死发妻，酒醒之时已然追悔不及。别说我还把他毒打一顿，甚至于热鳔披麻，揭去了他一层皮肉，小子痛难忍，死去活来好几次，不用说咱们自己人，就是外人看，也有些个可怜，虽然说你老是他的岳母，比本身之娘也差不了多少，他虽然是门婿也有半子之份，回头叫众家人把他挽到你老的跟前，叫他给你老磕头赔礼，然后预备顶好的棺木成殓小姐，丰丰盛盛办这棚白事，日后不准段夺与蓬莱交往，皆因他为此事杀死他的贤妻，如果

自此改过，劝人的虽然死了，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母老虎闻听二爷这话，从中了事样样宗宗还都挨着，有心说不依，看人家这样子，你说应当怎么办，母老虎无法，叫了一声二叔：“今天既然你从中给我们了到这步天地，我可不能说不应，可有一样儿，你老可得把段夺叫到我的面前，我得问他个心服口服。”二爷一听要是不叫亲家太太出出这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完，你说叫他们娘儿两个见了面，倘若段夺再说出激烈的话，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这倒是进退两难，后来无法才点头答应。找到段夺近前，把他岳母所说之话，跟他一说，要跟他见一个面儿，段夺一听吓的不得了，连连叫道：“二叔我可不去，他的脾气我深知道，他看见我一动气，就许要了我的命，素常无事的时候见了我，还要数说不休，现在他的姑娘已死，他焉能留我的活命。”二爷闻听叫了一声：“孩儿，此事你还不能不去，他要见着你，无论如何也生不出来什么意外，我有一个好法子准能见着你欢喜。”段夺闻听甚紧问道，但不知二叔有何妙法，能讨他老人家的欢喜，免去我这一场杀身大祸。二爷说道：“你回头见着你的岳母，你就放声恸哭，你说你自己酒后无德，一时糊涂，相戏误杀，顶到酒醒，追悔无及，本要够奔赵家滩请死，在你老人家的面前，皆因焦二叔将我拿住，不得尽我这悔过之心在你老人家面前等语，即可脱过此祸。”于是石爷黄爷焦家弟兄，众人陪着他前去见岳母，就如同众星捧月相彷，来至在赵家太太跟前双膝跪倒，口称岳母老人家在上，小婿给你老人家磕头。这句话还未说完，他可就大放悲声，委委屈屈他就把焦二爷教给他的话，一句未留，全盘托出，后来说到酒后无德，一刀杀死爱妻，酒醒追悔无及，今当着岳母老人家面前，我跟我的贤妻，不愿意

同生但愿意同死，说着话他往前一闯，那个意思打算撞头而亡，就在这么个工夫，焦氏弟兄向前拦，慢慢的劝解，你说段夺这个小子，还是真正会装，那个样儿就仿佛痛不欲生，悲切切惨凄凄令人看着可怜，他还把赵家太太给唬下去了。人家赵太太还真是外面人，一看段夺这个样儿，别看杀死他的女儿，到如今看见他比想死的，心里头还难过，不由得心里头伤心，遂叫了一声段夺："你为什么这样糊涂，你妻自幼聪明，可称是贤良之人，他所劝你之话，全都是金石良言，你听与不听，不应当一刀将他杀死，你岂不想人死岂能复生，要这么看起来，你也不必难过，我也不可心疼，他现在虽然死了，就算命该如此，只要你从此改过前非，依照你焦二叔的言语，一要正二要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果这么样将来还有成名之日，倘若不遵，祸到临头，后悔不及，事到这个场中，你买一口棺木，将你妻成殓起来，也不枉你们夫妻一场，我说焦二叔我还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大女儿现在居孀在我的家中，只要是段夺规规矩矩，我不愿意死女断亲，我情愿把我的大女儿再醮于他，可得求焦家的大叔二叔 黄家的大叔，石家的大爷，你们老哥儿几个，成全这段好事。"这四位年迈的老英雄闻听这话，女儿死了不但不计较，还要联络这门亲，将大女儿再醮，这真是女中的英雄，非寻常可比，大家全都竖大指赞美赵太太。石爷答言说道："既然如此，我有句话说，我赵贤弟在世之时，我们可不错，我比他大几岁，我说弟妹，这个话是这么说，小姐这场白事，有我石铎主持，大概也难为不了他，倒不如你老带领赵胜，回家要紧，怕的是蓬莱乘虚而入，赵家滩有了舛错，三庄全都危险，皆因是段爷够奔蓬莱打探胜陶然老人家的吉凶，三庄无人，就是有一个文雅

先生赵环，看守赵家滩，未免人单势孤，真要是有弟妹带领赵胜，母子三人调度一切，别说蓬莱不来人搅闹，就是有人来，也足能保得住，这里白事，全有我们弟兄办理。”赵家太太闻听此言明白，那个意思打算叫自己走，恐怕睡长了梦多，再生别的枝节，想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哥几个谈到这里，我也是这样想孩子是死了，白事你们几位看着办，也不必过于费事，赵家滩庄中无人，我也不放心，倘若有些个舛错，倒多有不便，单等这场事完了之后，咱们老的少的，还要聚会聚会。”把话说完，叫了一声：“赵胜，把咱们家里的家人，叫他收拾俐落咱走。”赵太太走众人送，人家母子娘儿两个走了不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富昌重信释胜裕　燕普火烧太平庄

单说众人这里，叫家人预备棺木。把赵氏成殓起来。将然收拾俐落。外面家人进来说道，跟各位老人家回，外面有天险庄胜宅的家人，求见老人家。众人闻听还未及答言，石爷连连说道："叫他进来。"家人答应一声，就见打外面带进一个人来，年纪有四十多岁，家人打扮，走至在近前，行礼说道："各位老侠客爷在上，胜用给各位爷行礼了。"众人一看这般光景，遂叫到："原来是胜用，你这是由那里来?"胜用并不慌忙，就把奉他们家主爷所差，前后的话一说，众人闻听全都是欢喜。书中代言，由昨日老人家段爷，由段家庄江沿备好了一只舟船，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剑山蓬莱岛，船来至在岛口，有十只大船，由里面撞出来，一字排开，段爷的船下了锚锁，巡山小头目问，船是那里来的？段爷说道："我乃天献太平庄石凉湖，姓段名灯字洪亮，外号人称神枪镇八方，特此前来拜见你们王驾。"头目闻听，知道段爷跟王驾是盟兄弟，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段庄主，你老可别怪，在此稍候，我派人到里面给你老通报。"段灯闻听说了一场劳驾，就见那一支小船扭转船头。荡悠悠走过了青龙闸，进船坞走天王殿，禀报英王。此时英王正在办公，两旁边坐着的军师大帅，正议天险庄胜裕的这场事，正在计议之时，外面把守岛口的水军头目有事禀报，外面有事，要面见王驾，手下人回进去，英王叫头目进来，先给王爷磕头，然后口称：

“王驾在上，现有天献太平庄石凉湖，神枪镇八方段庄主，现在青龙闸外，要拜见王驾。”英王闻听心中欢喜，三弟段洪亮时常思想他，屡次约请始终不来，今不请自至，必然有事。燕普闻听赶紧欠起身，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王驾，依贫道我看，段灯此次入岛，不为别故，皆因他跟胜裕，他们都是骨肉至亲，必然是前来替胜裕求情，真要爷准其人情，放走了胜裕，从此不但天下无望，就连蓬莱也危同巢卵。”英王闻听一笑，说道：“燕道长这话这么说，咱们暂时之间，把我三弟接进岛来。有什么麼话再谈。”说话之间吩咐了一声于副帅，暂为孤家代表，替我带领本山喽罗兵出岛，摆队相迎。”于爷说了一声遵命，转身出离了天王殿，点齐二百名喽兵，成双行直奔船坞，预备二十只船，额外一只大虎头舟，出青龙闸，够奔岛口外，二十只船左右分开，当中虎头舟相隔不到一丈，下了锚锁，于副帅站立船头双手抱拳说道：“段庄主我奉王驾之命，请你老入岛，段灯带笑说了一声有劳了，把船的大锚提起来，段家的船头里走，于变的船后面跟随，进岛口越过青龙闸，仍然够奔船坞，到船坞把船靠岸，下锚搭跳。将然收拾停妥，就见大帅谭天带领一百名喽罗兵，在山崖前也是奉英王之命，迎接段庄主。段灯跟谭天他们倒有一面之识，十数年前还不断的在一处盘桓，今天相见，段爷留神细看，谭天跟从前大不相同了，头一样现在谭天颌下添了三绺墨髯，剑眉虎目，鼻正口方，大耳朝怀，剪子股儿小辫儿，蓝绸子大褂，肋下悬剑，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云鞋，那个样儿堂堂仪表。段爷正然观看，就听谭大帅带笑说道：“段庄主这一说十数年未曾相见，老人家须发颁白。”段爷不由得一笑：“你看你颌下也添了三绺墨髯了。”把话说完，哈哈大笑，谦谦让让

往里走，来到头道宫门，就见英王带领军师燕普，众人亲自相迎。要说段爷这次来，体面真算不小，王爷亲自迎接，想起当年被困四川，误走段家庄，多蒙他患难相扶，要不然焉有今日，到现在已竟衣锦身荣，不久就要大事成功，皆赖二弟段灯之力，今天听说段爷入岛，头一拨派于变去岛口相迎，第二拨派谭天，自己又接出宫门。看见段爷到，赶紧带笑叫了一声："三弟，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吹到了敝山。"段灯赶紧向前抢步行礼，口称："爷驾在上，段灯给爷嗑头。"英王一听，连连摆手说道："三弟你我乃患难的弟兄，岂可如此相称。"说着话谦谦让让，不亚如众星捧月相彷，顺着头道宫门往里走，来到里面，彼此落坐。要依着英王那个意思还要把段灯让至在正当中，神枪镇八方一笑："二哥您是本山的首领，俗语说的好，帅不离位，还是兄长你老坐在正当中，小弟我侧坐相陪，你我弟兄也好接谈，英王一听点了点头。遂说道："来给三爷看坐。"旁边王官答应一声，把座位设好，正当中是英王，头里是闹龙案，后面一把交椅，上面就是王爷，上垂首一张桌儿，桌子头里南绣平金大红缎子围桌，后面一把交椅，把神枪镇八方让至在椅子上落坐，下垂首的桌案，就是水陆大帅，副帅于变军师燕普，王爷身后站着站殿将军，头里是武士王官，别看人多，鸦雀无声，英王吩咐一声看茶，有茶童先给段灯斟了一杯，然后给英王，接着给在场的众人各斟一杯，这个天王殿可跟朝廷不一样，势派也不小，英王端杯叫了一声三弟用茶，神枪镇八方也不客气，擎杯就饮，茶罢搁盏，段灯这才抱拱手叫道："王驾，我今日前来，系有相当的事务，既蒙王驾这样厚待，我也就不客气，但不知王驾肯其容禀否。"英王闻听一笑，手拈银髯叫了一声："兄弟，你

这是说的那里话来，无论兄弟你有多大为难的事，只管说明，我没有不应允的，但不知是何事。不才富昌愿闻。”段灯一笑，叫了一声：“兄长，昨日由打天险庄来了一位庄主，叫胜裕胜陶然，他乃是应召入岛赴英雄大会，今已一昼夜，未曾回归，家中挂念不知何故，因这位谈笑龙君胜陶然，他也不是外人，乃是小弟我的姐丈，就是无论如何得罪了兄长，皆看在小弟的面上，望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放他出岛，好叫他一家老少团圆。”这话将然说完，座上的英王哈哈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是有所不知，昨天设摆英雄大会，请他入岛有大事相商，要说他是你的骨肉至亲，我也有些个耳闻，昨天请到岛内在酒席筵前是我亲自相求，不过就为的是我的江山大事，要求他辅助於我共成大事，又谁知胜老庄主忠心耿耿，不肯相佐，那也是无法。后来酒席筵前，有叶守敬叶守明饲养的两个毛猴拉到天王殿下，叫猴儿演拳助酒，又谁知胜老庄主带来的门人弟子，跟他的令郎一个叫胜秀，一个叫凌元，两个亮出军刃，跟毛猴对打，二位小英雄，用棍打死毛猴，军师大帅恼怒，要拿　住二位少爷，以及胜老庄主，推到外面以正山规。我在旁边暗想，胜老英雄错非我下帖相请，人家焉能入岛，今天虽然打死毛猴，固然有罪，皆因我有爱将之癖，实在是爱惜陶然公是条英雄，我不忍将他结果性命，暂时幽囚在岛内，派人设法终朝相劝，倘若他肯其辅助於我，不但能保全首领，还有莫大好处，将来天下得到，我必跟他裂土分茅。昨日劝了一天，老人家不但不辅助於我，反倒以言语相绝，今天兄弟你到此，既然跟胜裕是骨肉至亲，何妨替愚兄出力，劝顺了陶然公助我共成大事，量为兄所说之话，兄弟你不能不从中为力。”段大爷闻听，心中一怔，暗想道好厉害

的富昌，我今日前来，所为的打听打听我姐丈的吉凶，如果没有凶险，我好救他出龙潭脱离虎穴。那位说英王他怎么说了这么一片话呢，要凭英王的性情，他可不能这么说，那个人天生的厚道，有爱将之癖，无害贤之意，这都是燕普他出的主意，于子江到外面岛口迎接段灯之时，他叫了一声王驾："您看段灯这一来没有别的事，他跟胜陶然是骨肉至亲，胜陶然在岛内一日一夜未回，这一次他入岛，打算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出胜裕，回头他来了无论如何，千万别由您的口中说出放走胜裕，胜裕一日不放，爷打算取大清天下就有望，倘若是放走了胜裕，还不用说得取天下，就连这小小的蓬莱岛，也不甚稳妥。"英王点头从计，把段灯迎接进来，段灯将然一问，英王遂就按照燕普所定之计应付，神枪镇八方听罢英王这话，不由得一笑，然后说道："老人家这个话是这么说，皆因你老没常跟胜裕在一处盘桓，你老也不知道他的秉性，他年近八旬，一辈子就是这个越逼迫着他他越不应，依我说倒不如你老把他放出来，叫他自回天险庄，只要你老以恩相待，他必然掏良心辅助蓬莱，如果只用强硬手腕逼迫，他是有死而已。"英王闻听这话有理，有心说依着神枪镇八方这个主意，叫人把绳扣解开，释放胜裕，倘若军师再说两句，就彷佛我不纳忠言，自己想了半天，只可用言语支吾。神枪镇八方暗自点了点头，看起来交朋友也得说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他住在我的家中，给我照看买卖之时，我要是说出话来，那就叫言听计从，到尔今他来到蓬莱，位高爵尊，我再说出话来就不肯相信．想到这里难过，那个意思要找大哥贺狩去，有什么话哥儿三个当面一说，真要是英王他还是不能应允，只得把他当年所遭所遇，当着他们本山众人一说，不怕他羞恼

变成怒，当时把我置于死地，我神枪镇八方就算是死得其所。又一想且慢，我腰中现带着数十年前他给我立的契约，今天就凭这一纸文书，要换回胜陶然，他要践约认可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另想办法。段灯把主意拿定，欠起身来抱拳说道："二哥，想当初咱们弟兄三人，插血为盟，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小弟上山，也没有别的事相求，想当初咱们弟兄说的明白，您入岛加封大爷为一字并肩王，也没有错待了小弟，有意把我也接进山中，朝暮相聚有福同享，皆因兄弟我家中穷事多忙，还有些田舍，不肯抛弃，故尔未能进山。兄长再三的相请，那时小弟曾当面要求，二哥约我入岛倒不必，将来你老人家的大事成就，兄弟找无论有了多大的难事，只要求到你老人家的面前，兄长你避着屈也得应允，可就是一样，恐口无凭，两下里立了契约，不才小弟今天入岛，别事不求，就求兄长看在当年你我弟兄们结义之情，释放了我的姐丈，小弟情原把契约缴献，不怕自此走后，将来小弟本人再冒犯了王驾，将我结果性命，我是绝不含怨。"英王听罢段灯这一席话，不由得心中难过，点了点头，腹内辗转，有心放了胜裕，军师太帅再三的相拦，恐怕纵虎回山，为害不浅，如果不放胜陶然，真对不起我兄弟段灯，自己想够多时，把心一横，暗含着顿足，心说我是宁舍江山，不失约会，如今我义弟段灯在我面前，这样百般哀求，我若再不放胜裕，此事若传说出去，人人都知道我富昌是忘恩负义之人了。自古有道之君，皆以仁德居天下，岂有不义为君之理，再说天下非同小可，如果造化该着，胜陶然不助我也能成事，若没有天下之份。一百个胜裕也是无益，再说胜陶然终不为我用，我将他致于死地，也是有失人心之举，今勿失患难朋友之大义，放他等出

山，日后倒许有相见之余地。要这么看起来，英王他的心胸，与别位大不相同，他宁可不要江山，也不愿意失信负义，遂吩咐一声："来人，把胜陶然以及二位少爷，全都解放出来，叫他们到天王殿大家相会。"这句话将然说完，在一旁站起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口念无量佛，叫道："王驾且慢，虽然当着段庄主，我也是这个话，惟独这件事办不得，放走陶然公，恐怕与岛中不利。"英王闻听，双手把颔下银髯一抖，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道长，今天事已至此，我可不能算不纳忠言，孤今宁舍江山，不失约会，放走胜陶然以全大义。"把话说完，转身向武士王官说道："快去。"段爷看着英王派王官去请胜裕，他这才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那一张契约，双手捧到闹龙案上，叫道："兄长，请看，这就是当年蒙兄长赐给的那一张文约。"英王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太以多心了，这是有这么一张文书，就是没有，只要有我那句话，到如今我也得话践前言。"别看英王这么说着，一伸手把那张文书拿起来，一看不错，正是当年所立之约，并且那上面还有斗箕，心说真正难得他有这份细心，直收存到现在。不表英王，单说众王官奉英王之命，够奔外面，来到看守胜裕的众人面前，拱手说道："众位辛苦，王爷有谕，叫你们放下了胜裕。"众人一听王爷有话，不敢怠慢，赶紧松绳由打滑车把胜爷放下来，伸手把身上的绑绳解开，只是倒剪着二臂，两个人搀扶着胜爷，够奔天王殿，此时两个孩儿神猴子胜秀，石猴子凌元，已被放开，周身绑绳俱都解下，每人一条鹿筋藤蛇棍，满都发还。爷儿三个一同跟着武士王官够奔天王殿，此时胜爷早就明白了，不问可知一定是内弟段灯到此，面见英王把话说完了，要放我回庄，想到这里，已然来到天王殿里

面。老人家留神观看，但只见正当中坐的是英王，上垂首是内弟段洪亮，下垂首就是他们本山军师大帅众人。胜裕老人家来到了天王殿，见了段灯在那里坐首，假装没看见，把身一转，微然冷笑道："王驾把胜裕软禁在剑山里面，今日把我又唤至殿前，但不知有何话说，打算要姓胜的人头，请你自取吧。"把话说完，站在殿前谈笑自若，英王看见老人家这番举动，实在可爱，暗想道看人家偌大年岁，堂堂仪表，毫无惧色。我蓬莱岛内军师大帅站殿将军，要是个个像胜陶然，何愁天下不得。想到这里，心里高兴遂说道："陶然公老人家，我的意思本打算把你留在岛内，又难知老庄主，志不可移，今日我亲解其绑，放你回庄。"英王将然说到这里，在旁道转过来段洪亮，遂说道："既然如此，小弟愿替二哥亲解其绑，说着走至在陶然公身背后，把他的捆绳解开。老人家晃了晃身，微然一笑道："看今日光景，爷不愧是仁德之主，论说起来，胜裕身无缚鸡之力，胸无点墨之文，可也不是我夸口，真要是我牺性一切，辅助爷驾，虽然说不能大事成就，也有个六七成，可有一样，天王殿众文武全都高出胜裕数倍，故尔不愿入岛，将来爷驾有不得已之事，胜裕情愿效命驾前不迟。"英王闻听胜陶然这片话，心里头早已明白，原来胜裕不肯相辅，乃多心军师大帅，此时他要入岛，当然大家同处，他这个话说的也有情理，如果日后军师大帅有了什么意外之时，再请陶然不迟。其实胜裕老人家果是这个心思吗，他们那里看的透，大丈夫能折能弯，那才算是真正英雄，像陶然公那够多高的身分，他准知道妻弟段灯到此，英王不肯失约，燕普谭天等辈，恨自己如肉中刺眼中钉，遂说几句言语，不过是附合富保臣，只要叫他心中欢喜，就可免加害之虞，只要逃

出虎口，有什么事再作计较。英王一看解开陶然的绑绳，吩咐一声，设座摆筵，一来给自己的三弟接风，二来要给胜老庄主饯别，尽欢而散。陶然公闻听，就是一怔，准知道是非之地，不可久居，常言说的好，睡长了梦多，一看英王吩咐要摆酒席，急忙摆手说道："王爷，您这一份恩典胜裕心领了，现有许多待办之事，实难如命，我要跟爷驾告辞，改日再来请安，英王闻听，带笑说道："胜老庄主，既然您说不久就辅保我治理天下，我今天要不摆酒相敬，岂不有慢贤之罪，你只管望安，我绝无歹意，不怕老庄主您过意，孤若无爱慕之意，慢说你一个陶然公，就是十位八位来到蓬莱，肋生双翅也难以飞出，今日设宴，一来给我义弟段灯接风，二来给老庄主您压惊饯行，还要多吃几杯，以表今日相见之盛况。"胜陶然手拈银髯，心中想道，要看英王这份意思，大概没有什么歹意，想到这里，遂抱拳说道："胜裕有何德能，敢劳王驾如此款待，既然王驾赐宴，我就叨扰了。"说着话，这才跟段爷谦谦让让老哥儿两个落坐，一看桌案之上，冷晕熟菜，干鲜菜碟，压满了桌案，在旁边走过一名王官，亲自执壶给二位把盏，老哥儿两个各自擎杯，眼望看英王，叫了一声王爷请，英王一笑抱了抱拳说道，二位请便，哥儿两个无法，虽然心中十分不满，也得饮上几杯。此时天可就不早了，灯已然掌上，胜陶然眼看着神枪镇八方，暗含着递了一个眼色，段爷心中明白，随着站起身来，抱拳说道："兄长，小弟我由家中出来，众人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姐丈，恐怕在岛内遇见什么凶险，多蒙王驾厚爱，不但不加罪我等，反倒如此优待，此时天已掌灯，酒足饭饱，打算跟兄长你老告辞回家，省得叫家中人等不放心，知道的我们在蓬莱高枕无忧，不知道的

主儿，他还须疑惑我们遇了什么事啦，王驾您想对他不对。”这个话将然说完，英王心中就明白了，俗语说聪明不过帝王，他一想倒不如自己送一个爽人情，放他们出岛，真要是多延时间，再出了什么意外，到那时显着反为不美。想到这里，笑着说道：“既然如此，你们老二位恐怕庄中人不放心，那我可就不能多留了，我的意思本打算把你们老哥儿两个留在岛内，盘桓些日子，我还想跟陶然公要时常请教些事，我好长些学问，既然你们弟兄要走，我也不敢强留。”遂回头叫了一声龙大帅，在旁边龙九公赶紧站起，抱拳说道龙斗在，英王说道：“你调齐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的麻洋战船，点齐灯号，鸣锣击鼓，提开青龙闸，代表孤家送二位庄主回庄。”龙九公答应一声，赶紧往下传令，船只调齐，点好了号灯，带着约有二百名喽兵，鸣着铜锣，威威武武。这个地方英王就算对了，掌灯放走了段灯，保全二位庄主，以恩相待，倘若自己到万不得已之时；如果二位庄主念今日之情，倒是后日相容之地，故此派龙大帅送二位出岛，传出山令，所有山上人等，一概不准暗害二位庄主，倘若有意外行动，立刻将他结果性命示众。要说此时英王，就算不错，不过来的时候不对，因那时康熙坐殿，万民乐业，故而可就显不出来了。闲言不表，话说龙九公把船支预备齐毕，二百名喽兵，摆齐了队伍，护送二位庄主，由天王殿走出来，高挑灯笼往外行走，从中气坏了一个人，就是云台剑客燕普，在旁边还有一个厉胆侠谭天，二人默默无言，暗恨英王不纳忠言，真要是趁此时把段灯胜陶然致死岛内，要得三庄真是伸手就取，今若放走了胜裕段灯，就如同放虎归山，将来定要伤人，很好的机会错过了，恐怕将来王爷的大事难成，到了此时，我们也是

无法，只可眼看着龙斗护送他们二人够奔船坞。来到船坞，早预备好了一只大船，搭好了跳板，老哥儿两个弃岸登舟，看了看这只船，还是段爷来时乘坐之船，带着两个孩儿，神猴子胜秀，石猴子凌元，众人上了船只，龙斗吩咐开船，水手提锚撤跳，就听锣声响亮，船桅林立，四五十只战船，不亚如众星捧月一般，随着段爷的船只，一真够奔青龙闸，大闸提起。放出了船只，出离了岛口，龙斗眼望着大船的二位庄主，抱拳说道："不才龙斗奉王爷之命，护送二位出岛，今有要公在身，恕我不能远送，望求二位勿怪。"胜裕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胜裕段灯有何德能，敢劳龙大帅如此厚待，单等日后再为面谢。"说着话彼此拱手抱拳，两下里作别。

不表龙大帅带领船只回岛，单说二位老人家在船上各自点头，看了看天可不早了，已然是初鼓交过，堪堪就到二更天，一轮明月悬挂天空，月影照入江底，满天星斗灿烂，船到中流，江水滔滔，胜爷低言悄语叫了一声："贤弟，我受明灯石永杰二位贤弟重托，叫我够奔蓬莱打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吉凶，又谁知不但没打探出来童林的生死，险遭不测，贤弟若迟来一步，吾命休矣。"段爷这才慢慢的细问老人家在岛内的经过，胜爷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贤弟，要说愚兄入岛践约，赴他的英雄会，英王倒是一片好意，其实这个军师燕普，打算置吾于死地，藉口二小打死双猴，他说有惊王驾，有意要杀吾等，英王看着不肯，这才幽囚岛内，从人劝说吾降岛，兄弟你凭那一张文书，英王不肯负约，你吾老少才得脱出了虎口，撞出龙潭，现在尚有两事当头，一喜一忧。"段爷闻听一怔，叫了一声："哥哥，有事请您明言，小弟我也好明白，但不知这段喜事在那里？"胜爷一笑道：

“这个喜事倒不是别的，他们只顾防吾逃走，把吾绑在高竿之上，他那里知道吾在上面，举目四望，所有里面一切险要之处，以及九兽鹤天亭各伏兵出入的要路，虽然不能说了如指掌，也全都有了一个大概，单等这场事完毕，然后调动三庄乡兵，预备船只攻打蓬莱岛，虽不能一鼓而下，也可以杀他个胆战心惊。”段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哥哥，您真正比我高，不怪人称谈笑龙君，但不知这个优事是什么？”陶然公叫了一声：“兄弟，咱们到了家，不过就是天光将亮，白天倒没有什么所怕的，就是夜晚他们必然前来，甚大的祸患也没有，他们必放火要火焚你的段家庄。”段爷闻听一怔，遂说道：“若果此如，我段灯倒不怕，所惜的段家庄无数的住户，倘若同遭回禄，岂不是段灯所害，老哥哥您既料到此处，请你老出主意。”胜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我还未问你，是何人叫你进蓬莱搭救于我。”段爷闻听并不隐瞒，就把明石二位老侠客，奉我姐姐之命，打发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神刀手黄志，还带着一个红桃仙郝文俊，来到我的家中，我闻听这个信，刻不容缓，带着文约遂够奔蓬莱。胜爷说道：“兄弟你只管望安，虽然说岛内有这一干高人辅助英王，也不是吾说句大话，有胜裕一个人，足使你高枕无忧，贤弟你可知道我数年前，在我的天险庄庄东，荒郊修盖草屋二百多间，你知道我有什么用处？”段灯摇头说不知。胜爷接着说道：“我恐怕蓬莱发兵夺取三庄，到那时三面夹攻，左取段家庄，右取赵家滩，当中取吾的天险庄，就让咱们三庄有通天的本领，到那时首尾不能相顾，岂不三面受敌，吾盖那二百多间草房，就预备着将男女老幼无能之人，全都送到那里，然后三庄同心协力，拒挡蓬莱，如果到不得已之时，三庄合

而为一共保天险庄，今天既然咱们预防他们不利段家庄，吾倒有个主意，兄弟你也不必回庄，赶紧派人到你家中送信，把你家中人们，以及细软，全都搬进草房，就连挨着你附近的居民，无论穷富，满叫他们到我的庄中，新盖的草房，现有二百多间，不够住的也所差无几，临时再设法安置。”段爷听到这里，深服老人家深谋远虑，所料之事全都是百发百中，故尔凡事全都预先筹措，神机妙算，跟我真有天渊之别了，段爷想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我跟着你老人家一同回庄吧，船到天险庄，众人弃舟登岸，来到胜宅门首，天色已然红日东升。这工夫里面明照远，石永杰都得了信了，赶紧出来迎接二位庄主，到了里面来到厅房。身子未能坐稳，老人家胜裕，派得用的庄兵，赶紧到段家告诉石爷，叫他老人家把段宅的家眷，以及细软之物，全都带到天险庄，粗重什物一概不动，就势知会附近居民，叫他们搬到天险庄，恐怕今天夜晚段宅有变，恐怕附近庄户人家跟着受累，所遗粗重什物，具报一张清单，倘若因事损失，段家庄照数包赔，庄兵答应一声，赶紧由天险庄动身够奔段家庄，到了段宅，叫人回进去，里面焦氏弟兄，听见这个信，赶紧把庄兵传进去，当面一问，这才把从中情由细细一说，焦二爷闻听连连点头，知道胜爷段爷回来了，心中欢喜，既然老爷子这样吩咐，不敢不听。石爷叫了一声：“焦家二位贤弟，这个善后可得你办，知会附近住户，全看你的。皆因你人杰地灵，挨着靠着全都熟识，我们大家帮着本宅人等，把全家移到天险庄避祸。”焦家二位弟兄不敢怠慢，接着就办，石爷黄爷也跟着料理一切，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郝文俊一摆手，叫了一声：“众位且慢，我有一句话要说，要说赵氏被他丈夫一刀杀死，此时已然成殓，既

然大家迁移到天险庄。这灵柩就得入土葬埋，小火神赵胜跟他母亲已然回庄，焦二爷代友训子，残去一指以成大义，你们诸位的事全都办完了，惟独我郝文俊腿上被他扎了一刀，这倒不要紧，他说我强奸他的妻子，因奸不允杀死人命，岂不太毁我的名誉，我想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名誉就是第二个生命，既然他捏造说我有如此行为，这个话要是传出去，别人知道还都小可，这个话真要传到我老师耳朵里头，他老人家焉能留我性命，我死倒是小事，岂不骂名千载，各位老前辈，对于世事全都比我看的开，我们这场事应当怎么办。”众人一听彼此一怔，这个话可也不怨人家说，这么看起来，人家这个年青的人就算沉的住气，如果沉不住气的话，赵家太太一到，就得大嚷特叫，所为的是洗刷洗刷自己的名誉，那么一来那个乱子可就大了，三家事勾到一处，岂不要乱成一锅粥，众人听文俊这一问，还是真没有相当的办法，按说焦二爷他老人家这么大的名望，要讲究谈话，他老人家不能够走到那位后头，惟独今天他老人家是张口结舌。就在这么个工夫，石爷叫道：“文俊，我可有两句话要说，人正不怕影儿斜，你既然是剑客的门人弟子，你的身分比我们高的多，你别看你年青，你要稍有不正的行为，老剑客能够传给你武学吗，既然说到赔偿你的名誉，这个话可也在情理之中，怎奈事在紧急，眼前段家庄就要有灾祸来临，倘若为此迟延，事出意外，从中可关系无数的人命，今天我们把话说开了，暂时之间先叫段夺过来，给你赔礼，你老师要问的话，自有我一面承当，单等蓬莱事毕，我另有相当的法子，叫他赔偿你的名誉。”文俊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叫了一声：“老侠客，这个话我可朝着你老说，日后我见着我的老师，不问便罢，要

是谈到这段事，我可推到你老一人的身上。”文俊把这话说出，不但是石爷，就连焦家弟兄跟黄爷，那一个不佩服文俊．别看他人年青，做事不强上，有台阶就下，大家谈到这里，遂请焦家二位弟兄，赶紧到外面知会附近的居民，一同搬到天险庄，诸事办理完毕，好计议攻打蓬莱的大事。众人闻听点头答应，焦家弟兄办理一切善后，石爷黄爷指挥段宅家人，收拾物件，早有家人把赵氏之灵掩埋在花园里面，石爷黄爷郝文俊帮着小弟兄收拾，把家中细软，全都运到天险庄，直忙乱了一天，不但段宅忙乱，就连附近居民，一看老段家挪了，稍有积蓄的主儿，跟着纷纷的逃难，直乱到了掌灯，这才定住了神。段家庄的住户全都逃到天险庄，大家见面畅谈几日的经过，谈到段家庄夜晚恐怕有灾之话，别人都信服胜爷这话，惟独黄爷不信，暗含着发笑，他说胜爷神经过敏，就凭他这么一说段家庄有事，他就准能够有事，他又非神非仙，怎么就会有未到先知之能，这话未免玄点儿，闲着也是闲着，晚间无事，我何不到段家庄附近，看看他倒是应验不应验。预先吃点儿什么，自己来到段家庄，找了个辟静地方窥探。还用什么夜晚，还用什么三更，天也就是定更后，就在段家宅院后不远有一处矮房火起，黄爷出来留神观看，就见金蛇乱窜火球横飞，霎时之间烈焰腾空。黄爷心说胜裕这个老头子，有点儿预算，他怎么就知道今天夜晚，有一场回禄之灾。老人家胜裕可也不准知道有火，皆因英王富昌派水军大帅，送众人出岛之时，燕普在旁边看见，气得颜色更变，准知道他不甘心，必要派人前来，或暗杀或放火。今日果然燕普派两名站殿将军，一个叫金头龙赵登，一个叫银头龙赵亮，哥儿两个下山，够奔段家庄携带火种，烧不烧不论，所为的是恐

吓，到如今果然火起来了，所有段家庄的居民，齐声喊喝，各带救火器具取水救火，就是一样儿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段家的父子，老少庄主没在家，从中缺少指挥之人，救火可就乱了，再说众人也心虚，平常有点儿火警，不大什么费事，今天准知道是蓬莱派人前来搅闹村庄，段家父子又全都走开，众人当然害怕。就在这么个工夫，神刀手黄爷往各处观看，就见有两条黑影行走如飞，他也是贼人胆虚，在庄中把火点着，无论大小就算遵令办到，回到山中就能交差。黄爷看的明白，贼人远遁，黄爷大声叫道："众位乡亲大家休乱，段庄主在此，你等即速分头前去救火，无论有什么事，全都有段庄主一人承当。"这一句话一说，乡民就如同得到无限的仗恃一般，立刻壮起胆来，上前分头救火，工夫不大，将火救灭查点查点，所幸延烧的房屋不甚多，不过烧去了房屋数十间。把火扑灭各处留神细查，神刀手黄爷全都看明白了，回归天险庄，见着众人报告一切，赶情胜老英雄早就得着信了，预先派得用的庄兵头目前去调查，现在已然得到报告了。胜爷闻报一笑道："这就算便宜，不过烧了几十间草房，老人家稳健为主，恐怕他等分三路前来，一取段家庄，一取赵家滩，容着天险庄前去救应，主力军乘虚夺抢天险庄岂不是上策，这么看起来足见蓬莱的军师大帅，还是不善于用兵。

直候到天光大亮，众人梳洗已毕，老人家胜裕，看着各位侠客微然一笑，说道："诸位，据我看要打算攻破蓬莱，我们大概难以入手，离此不远有一位高人，把他请出来破剑山易如翻掌。"在场众人闻听问道："老人家此人是谁，望求明言。"胜爷笑道："此人离我天险庄不远，东北约有十里，有一座山名叫紫竹山，山上有个庙，原先叫珍珠观，有位住持

姓赵，叫赵修全外号人称金须仙长，在珍珠观坐地分赃，发卖薰香蒙汗药，结交江湖绿林，你想我在此处人称为隐士，挨着附近不出十里，竟有胆大不法之人，我焉能容留，我遂只身一人携带军刃，够奔珍珠观，有意把他赶走，又难知我将到，遇见一位高人，此人姓董单字名瑞，别号人称珍珠佛，家住山东东昌府乃是人间的剑客武学高强，不费吹灰之力，把金须道长赵修全结果性命，赶走了他的弟子，珍珠观改为了西方寺，里面收了两名出家的僧人，是董爷的徒弟，一个叫广慈，一个叫广惠，外号人称青龙白虎的便是。董爷不断到这里来，教给两个和尚武学，这两个和尚武学高强，并且还是臂力过人，在我未入岛以前数日头里，董爷打发弟子到天险庄，特地给我送信，如果我要有意攻岛，他情原协力相帮，今天我们把岛内所有一切的事全都探听明白，三庄联合同心戮力，攻打蓬莱岛，何不打发人够奔西方寺，把他老人家请了来，老人家若出头，大概攻打剑山不能说大获全胜，也能保住三庄高枕无忧，我说这话你们大家以为如何，如果赞成我派人到西方寺去请。”众人一听老人家所说的话有理再者说董爷的名声，天下皆闻，手中一对仙鹤掌，打遍了天下无敌，就请老人家分神吧，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早作准备。胜爷点头，叫道凌元，孩儿点头答应，来至在面前，口称：“师父，但不知呼唤孩儿有何吩咐？”老人家一笑：“我也不用写书信，你就口传，就提我叫你到西方寺请老人家，即速奔住天险庄，本应当我亲自去请，皆因公务在身，不能少离，求他老人家莫怪。”凌元点头说声是，转身走出了听房，凌元由天险庄动身，出庄口一直够奔紫竹山，来到了西方寺，当中山门两旁还有两个角门，凌元可没敢走当中的门，来到角门慢慢的用手叩

打，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工夫不大，里面脚步的声音，开开角门留神观看，由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蓝布僧服脚底下白袜僧鞋，小和尚一看认得，知道是胜爷的徒弟凌元，遂念了一声佛微然一笑说道："少庄主，你老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凌元抱拳说道："少师傅我奉我老师之命，特到宝刹求见剑客爷，但不知他老人家可曾在里面？"小和尚一笑叫了一声："少庄主你老进来吧，剑客爷在里面跟我们老当家的，在那里吃茶谈话呢，你老随我进来吧。"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随手关好了角门，顺着箭道一直够奔里面，来到禅堂先叫凌元止住脚步，小和尚到里面回话，工夫不大，就见小和尚出来，点手说道："老剑客爷在里面呢，叫凌少庄主到里面有话面谈。"孩儿点头答应，随着小和尚来到里面留神观看一怔，但只见禅堂里面一共坐着是三位，全是五心朝天，盘膝打坐，凌元看了看只认得一位，那两位不认得。当中这一位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年纪老迈，站起来足够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着灰色僧服，青布的大领，腰里盘着一根绒绳，脚底下穿着厚底的青布僧鞋，面若三秋古月，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一双碧目，光华灼灼，颔下一部银髯，头上的头发剪前后留左右，短头发披撒在两肩头，勒一根皮条斜嵌着金月牙铮光耀亮。挨着和尚上垂首坐着一个老道，搭撒着眼皮，手持拂尘闭目合睛。末一座的可就是董爷，就彷佛是乡间庄稼人打扮一样，蓝粗布的裤褂，出东皂鞋白袜，小辫挽了一个椎儿，一脸的小肉疙瘩，孩儿识得，知道这是董老剑客。一看赶紧走上前去行礼，跪倒身形，遂说道："剑客爷在上，小子凌元给您磕头。"董爷微然一笑，连连摆手道："起来不用磕头了，咱们都是自己爷儿们，你这一来难道说有什么事吗。"

凌元闻听老人家问，不慌不忙就把三侠入岛，童林失踪，老师入蓬莱赴会，真猴对假猴被绑，后来被段灯携带一纸合同入岛，才把我师徒三人救出了剑山，前后的话并不稳瞒，细说了一遍，又说："如今我师傅叫我前来，请你老人家出头，够奔天险庄，我师傅说了，本应当亲身前来，就因公务忙乱，难以分身，请你老前往辅助，攻打蓬莱岛。"老人家董瑞听到这里，哈哈的一笑，遂向着僧道说道："二位师哥，你老看见了没有，这也不是小弟我自矜，我早就料到这里了，到尔今果然是话应前言，哥哥你老看怎么样。"凌元在旁边，闻听董爷管僧道叫师哥，他不明白这是谁。书中代言，孩儿凌元他那里认得，这一位出家的和尚，就是山西太原府寿杨县姜家屯的姜达姜本初，那一位出家的道长，就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玉顶玉皇观的住持，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只皆因三位剑客在陕西凤翔府金凤山，在后山山神庙挡僧岭后，三挡九罪惩凶僧，把和尚惠斌，结果了性命，各位剑客起身，依着姜爷那个意思，打算暂回山西太原府姜家屯回家。张鸿钧向着姜爷董爷老哥儿两个说道："师哥师弟，我在江西观内听族兄天师言讲，打探得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英王富保臣有意叛反，他老人家派我奔往都中，先维持亮镖会，然后慢慢的打听英王的动作，他老人家叫我先行一步，随后他老人家也奔往都中，此时钦差年大人奉旨查办四川事件，虽然说有这一干侠客保护着，年老大人不致于出了什么意外，真要到了四川成都之时，那个危险可就太大了，我这个意思，打算相约师兄师弟，帮我个忙儿，同我去一趟四川，找一个幽僻所在稳住身，然后再慢慢的打探，不知二位师兄师弟意下如何。"姜爷一听也无法，只可点头答应。说道："既然如此，愚兄我

就随你老前往，”这话未说完，董爷乐了，说道：“二位师兄要说上四川，就在蓬莱附近，我还有个地方住，在天险庄东北不足十里，有个紫竹山，里面的庙宇乃是珍珠观，皆因其中的住持赵修全，行为不正，被我将他结果了性命，改为西方寺，收了两个徒弟，一个青龙一个白虎，这两个徒弟很不错，对于武学上很听教训，我这些个年还是真没去，我们倒不如赶奔西方寺，到那里居住，倒很方便，二位师哥意下如何？”姜爷张爷闻听欢喜，哥儿三个收拾已毕，起身够奔西方寺，来至在庙内见了广慈广惠，说明了三位剑客的来历，然后给他二人引见二位师伯，青龙白虎二人喜欢的手舞足蹈，殷勤侍奉，为是早早晚晚跟二位师伯讨教些个武学，他那里知道这三位剑客，不是为教给他们功夫来的，在西方寺三位剑客住着，不过半月有余，把剑山前后内外打听得有了大概，然后才把庙里的小和尚打发到天险庄，告诉老人家胜裕，如果三庄有意联合攻打蓬莱，只管到西方寺报信，董瑞情愿出头协力帮忙。所好胜爷未敢造次，今天遣派弟子凌元，前来相请，董爷心中喜欢。有意请求二位师哥一同帮忙，辅助三庄，攻打蓬莱岛。故此今天凌元一来，董爷并不推辞，先叫凌元回去，就提我们师兄弟三人随后就到。凌元非常欢喜，行礼告辞，出离了西方寺，回奔天险庄，来到胜宅门首，一直够奔里面的厅房，到了里面见着老师，就把在西方寺，见着董老剑客，把你老的话全都说明，叫我头前回来，他老人家随后就到，从中还有一位年迈苍苍的和尚，还有一个老道，董老剑客口口声声叫他们二位师哥，约他们二位帮忙，我可不认得那二位是谁，也没有给我引见，胜爷听着这话，不由得心中喜悦，手撕银髯说道：“众位英雄听见了没有，不问可知，

出家的和尚当然就是姜达姜本初，道者一定是张鸿钧，既然要是有董老剑客的二位师哥，协助三庄攻打蓬莱，别看剑山坚如铁桶有这三位老剑客，何愁剑山不平，奸王不擒。”胜爷跟众人谈论欢欢喜喜，就在这么个工夫，家人禀报董老剑客到，胜爷众人一同出迎表示欢迎董爷，所有的众人，不亚如众星捧月相彷，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董老剑客，偕同姜达张鸿钧，还有两个和尚，正是西方寺的住持，青龙白虎，众人看罢，赶步向前行礼，谦谦让让一直让到里面，到厅房三位剑客将身坐稳，认得的就不用说了，有不认得的还得引见引见，各自走上前去行礼，行礼已毕众人入座。正当中姜达念了一声弥陀佛问道：“胜裕，听说你只身入岛，携带弟子首先赴会，里面的底细，你可打听明白，今天当着我们众人要你细说一遍。”陶然公胜裕遂就把自己进蓬莱之事，说了一遍，三位剑客把话听完，姜爷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胜庄主，你的用意我早已明白，你打算请我们弟兄出头帮着你攻岛，要紧的就是一样，对于三庄预先通过，舟船预备停妥，选一位作为首领，俗话说道：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虽然不是正式军队，法纪可要森严。”众人一听大家赶紧抱拳说道：“既然老剑客您这么吩咐，我等大家情愿听从老人家的指挥。统帅三庄攻打蓬莱，您就算是领袖。”姜爷一听连连摆手，遂叫了一声：“胜裕，我这个话也不过就是一谈，你叫我为头领，排兵步阵运用埋伏，我实无一能，不但是我不行，我们俩师兄，他们也不敢身当重任，依我说远不如胜裕你为三军统帅，头一节你地理很熟，再者说对于三庄乡勇调动敏捷，并且你为隐士，别号人称谈笑龙君，熟读兵书，颇晓战策，远韬近略颇有攻守之能，你就统帅众人，赶紧按着任务预备，三更

造饭五鼓发兵，攻打蓬莱，岂不为妙，胜裕你也不必推辞。”大家听姜爷这话有理，齐声说道：“请老人家不必推辞，还是您为众人的首领，这个话倒相当。”大家彼此七言八语，众人公推胜裕为首领，胜裕一看无法，带笑说道：“既然各位剑客，天下英雄错爱，大家公推我为首领，可有一件，蓬莱里面军师大帅，站殿将军，全都武学高强，倘若跟他们对垒交锋，战船上面，当场动手人人无不踊跃，又有三位老剑客出头，这一次虽不能剿平剑山，也能挫动他们的锐气，叫他不敢正视三庄。”大家一听哈哈大笑，齐声说道：“胜老庄主不必嘱咐，就为的是辅助胜裕老英雄，别说还有三位老剑客，也不是我小看他们，剑山所恃就是燕普谭天，无形剑客万俟羽修，要除去这三个人，其余的站殿将军武士王官，不过都是寻常之辈，这一次三庄联合，虽不比天兵下界，也全都是猛勇无敌，这一次攻岛，也叫剑山里面的首领英王，惧怕三庄。”大家不过你说我讲，乱个不了，胜裕无法，大家既然公举自己为首领，只得把所有的事安置安置，遂先吩咐一声，叫三庄所有的舟船，全都收拾到一处，虽没有飞龙飞虎飞豹等船只，也全都是准备操练所用，非常坚固。在里面挑选二百只作为战船。所有一干群雄，全都收拾俐落，专等明天用过早饭，登船前往。三庄之中，只留文雅先生赵环，统带庄丁看守，别看文雅先生年青，不足四旬，经纶满腹，对于兵书战策，排兵步阵消息埋伏样样皆能，老人家胜裕爱惜他才高，留他防守，以备蓬莱乘虚袭取，老人家调摆桌椅，摆放杯箸，大家入座吃喝，吃喝完毕，撤去了残席，吃茶休息，单给三位老剑客，收拾一所跨院，每位预备一张兀凳，众人安歇单等次日天明发兵，胜爷又派神刀手黄志，带领二小，凌元胜秀，在

庄内各处绕走，恐怕蓬莱派人前来扰乱，这也是胜裕老人家一番细心。三鼓把三庄的船只全都收拾齐毕，乡兵全都预备整齐，听候命令，至四鼓大家用早饭，胜裕率领群雄，以及三位剑客，出离庄口一直够奔江沿，来到江沿群雄纷纷上船，另外有一只大船，给三位老剑客预备的，剑客爷上船之后，暗含着吩咐胜裕，此次与蓬莱交锋，真要是到不得已之时，我等弟兄自然出头，跟他们势不两立，倘若是群雄的武学高强，能够取胜，我们弟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三位老英雄所说这话，也并非是贪生怕死，畏刀避剑，皆因他们都是方外人，不敢恃强杀戮，此乃不得已才出头，皆因战船上面动手，蓬莱里面成了名的剑侠不乏其人，两下里武学解决，胜负原无可定，这也是顾全自己的名誉。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三庄兵联合打蓬莱　济世侠战船败四猛

不表三位一同登上了一只大战船，单说的是胜爷，他坐一只大船，正当中头里有一张方桌，就如同帅案想彷，自己手捧令旗，上垂首是明照远，下垂首是石永杰，身后站着二小，凌元胜秀，挨着一只船的上面，石铎石金声，焦文志焦文亮，挨着就是段灯黄志，小火神赵胜，所有的舟船，遍插三庄旗号，当中是天险庄，左边是天献太平庄石凉湖，右边就是赵家滩。老人家胜裕把手中令旗一摆，吩咐提锚各船前进，此时锣声齐鸣，各船前进，到了大江之中，冲波突浪，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蓬莱岛。书不可重叙，船离岛口约在二三里路，老人家传令，将船停住，一棒锣音，所有的船只雁翅排开，当中大船上面是胜裕，上乘首三位老剑客爷，下垂首各位群雄，所有船上一片杀声，各船锚锁下妥，压住了声音。就在这般光景，岛内早有人报告天王殿，禀知天王。英王得着这个信，带领本山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急忙船坞调船，提开了青龙闸船往外走。工夫不大，就见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丁子跨子大小麻洋战船，撞出闸外依着山根，看那个意思是要背山决战。在正当中那一只闹龙舟的正当中船桅上面，系着一面大旗，杏黄走金线掐金边，上面用金线缠的二龙戏珠杏黄的颜色，红蜈蚣走穗红火沿金旗顶，两根大红的飘带，上面有铃铛，风飘带飞舞花楞楞声音，旗子上面有字，剑山蓬莱岛英王，后面有斗大的

一个富字，在船头有一柄九曲歪把黄罗伞，伞下有一张桌，头里挂着红缎子围桌，后面有椅子，端坐着一位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一位银髯老者，像貌堂堂龙姿凤颜，实有帝王之态，可是身穿便服。在他的身后，站定二十名站殿将军，全都是雄姿壮态，立目横眉。上垂首有一只大飞龙舟，飞龙舟上面两个出家的老道，一个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个就是无形剑客万羽修。船头上面站着青龙闸的八位寨主，天海神龙，闭目金蝉，拦江蛇，横江蟹，九尾龟，镇江鳅，闹海金甲，海底金暇，班豆生，班豆佛，周早，周义，谢文志，谢文丑，何清太。下垂首飞虎舟上面坐着三位大帅，正当中陆军大帅谭天，上垂首就是水军大帅龙九公，下垂首就是山中的副帅于子江。身后站着把守白虎闸的八位寨主，镇江水獭蓝望，分水溜子娄明，翻江顶浪何清，踏水无浪尤岑，翻江赤虎史珍，混水巴夏史宾，金枪暇米尤通，海底金龟柳熊。在旁边还有一只飞豹舟，上面是把守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四龙，飞天龙，云中龙，九尾龙，凤眼龙，秦治明，袁光亮，金志高，高海登。在旁边大小战船上面，就是蓬莱里面把守各处的寨主。背着山根锣声响亮，正当中有一只大战船，这只大船长够二十丈，宽下里也有五丈有余，四角四个大锚，船在江心任遇多大风浪，纹丝不动，两旁各自停止锣声，当中隔着一道大战船，英王要跟胜裕接谈，别看站着远，借着山水之声，还能听的见。英王微然一欠身，双手理了理银髯，然后用手点指对面，说道："船上可是天险庄老庄主胜裕吗？三日前岛内设摆英雄会，请阁下入岛，不过是酒席筵前，当面的要求，胜老庄主携带三庄之众，投归山中辅助孤家，共举大事，不承您老庄主执意不肯，甚至于二位少庄主打死双猴，当时要依

着我家军师，推出去早已结果性命，皆因我求贤若渴，不忍下此毒手，才把老人家囚监在岛内。劝说老庄主投山，我义弟段登到此，叫我释放你，我不肯拒绝我义弟的情面，放你出山，你不想思恩报德，反倒以仇报恩，今你率领三庄乡兵，驾船来在岛口，意欲何为？”英王把话说完，对面战船上胜裕听的明明白白，然后抱拳拱手，欠起身形哈哈大笑，说道：“我受王驾厚爱，叫胜裕降岛，然而有一件，当今康熙帝有道，可称得起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海承平，国秦民安，王驾兴兵长驱大进，由四川杀到北京城，所过各府州县的黎民百姓，当然不免涂炭之灾，岂不成了无道伐有道，万民共愤，依我说还不如爷驾在蓬莱岛内统率群雄安居乐业，作一个世外的天子，以了此生，倒是一世的幸福，我所说之话，可不敢说是金石良言，真要是依我这个条件，隐居蓬莱岛逍遥自在，既不招祸又可延年，如果不肯听纳，勒令要收服三庄不可，那只可在战船上面以武力解决，胜败付之天命。”胜裕把话说完，那边飞龙舟的上面，燕普燕云风，把手中小旗一摆，向着金顶鹅黄闹龙舟上的英王，念了一声：“无量佛，爷您那里有许多言语对他来讲，既然布开舟船，只有武力解决，也不是小看他等，这一战不费吹灰之力，就克服三庄。”说到这里摆令旗向各船说道：“那一位登战船会斗三庄的人等？”这句话未说完，身后早有水八赛的寨主，班豆生叫了一声：“军师，不才我够奔战船，取三庄人等的狗命。”燕普说了一声。“班豆生，多加小心。”答应一声，在旁边早有小船准备齐毕，相离不远晃身纵到了小船，摆手开船，送战小船摆动，一直够奔当中大战船，离有战船约在一丈有余，抖身形纵到大船上面噗楞一抖锤杆枪威风凛凛，眼望着三庄的船只，高声断喝：

“那一个大胆前来送死。”胜裕看着这般光景，手擎令字旗，目望左右说道：“那一位首先登战船见头阵，”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转过一个人来，双手抱拳口称：“老师，不才弟子，愿见头一阵。”陶然公看了看，正是自己的徒弟凌元，老人家心里头就好些个不愿意，暗想道凌元，量你有多大的能为，今天这一场鏖战，英王带领全山之众，成了名的剑侠颇多，你可有多大的能耐，敢对头阵，再说头一战我要取打仗的吉利，许胜不许败，老人家想到这里，而带不悦之色，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凌元，此一番攻岛，双方仇杀必有一番恶战，量你能有多大能为，竟敢答言还不后退。”老爷子那个意思，打算让各位侠客出头，在战船上面，战胜了三阵两阵，有什么话然后再请各位剑客，老爷子打算把他赶下去，凌元还不愿意，暗想道今天该看我露脸，孩儿我到战船上面，连着赢几阵，不但我脸上好看，连你老也有光，怎么拦住不叫我出头这是怎么意思，自己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师：“既然老人家说头一阵要取吉利，许胜不许败，孩儿要出去赢不了对面的贼人，情愿在教师的面前领罪。”老人家听到这里，哼了一声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急速快往，倘若赢不了对面的贼人，休来见我。”老爷子说的这个话，暗含着给孩儿一个便宜，皆因我有言在先，头一阵不许败，倘若你不能取胜，你是回到战船上面，军中无戏言，我是办你的罪不办，故此他老人家告诉孩儿，落败休来见我，那个意思是叫他走。孩儿他也没听的明白，一听他师傅叫他出头，心里头乐的了不得，答应一声尊命，转身点手唤小船，晃身跳上小船，水手摇动划浆，船奔江心，相离大战船 约在一丈二三，脚尖一点船板，哧的一声，纵上了大船，战船上面班豆生留神观看，但见孩儿精神百倍，

来到近前，一脱大褂，由打腰中撤出一条得意的军刃，鹿筋藤蛇棍，肩担着鹿筋藤蛇棍用手点指，说道："对面敌人，报通你的名姓，小太爷石猴子凌元在此。"班豆生看了看，叫了一声娃娃："你怎么会不认得你家寨主，我乃是蓬莱岛把守青龙闸头一位寨主，姓班名豆生，别号人称天海神鳖。"把话说完，把手中的腊杆枪一抖，凌元把手中的鹿筋藤蛇棍一摆，遂说道："班豆生，今天你遇见小太爷，就算你的死期已至。"把话说完，里手一棍，这一手的名目，叫作甩手棍，草底藏花，班爷一看棍到，将身一闪，躲开了藤蛇棍，拧枪便刺，凌元一看枪到，身往左转，借力用力前把一低，后把一抬，用棍往外推枪，枪推出去，用力往前便递，要说他这条鹿筋藤蛇棍招数，就讲究沾连绵随，双手抖开还是通招很多，叫白了说是通，真要按武学上，这种招数名点，班豆生看见棍到，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输中就听哼的一声，还算是便宜，这一棍正点住班豆生小腹下面，左腿腿根，班豆生站立不稳，随后倒退好几步，撒手扔了军刃，翻身栽倒在船板上面。凌元一看贼人栽倒，赶紧往前枪步，双手举起藤蛇棍，对准了面门，那个意思往下要打，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觉乎着身后有人暗算，听得金刃劈风的声音。别看凌元年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将然把棍举起，觉着后面有风声，随着把左腿一伸身一转，用手中的藤蛇棍正压在他的军刃上面，这条棍左把在前，右把在后，用力往前使点，够奔他的华盖穴，凌元一边动手一边看，这个人身量不高，不足五尽，膀阔三停腰圆背厚，项短颈粗，身穿蓝绸子裤褂，脚下大掖根洒鞋，打着花布绑腿，蓝色绸帕罩头，手中擎着一口刀。书中代言，这个小子非是别人，正是班豆佛，他看见他的兄长当场落败，他

遂手擎着军刃，点手叫小船驾船来到大战船，他将然来到船上留神观看，凌元已然把棍举起，对准他兄长的头往下便砸，他一着急急中生巧，在后面一摆刀，对准了孩儿的头项用力往下便剁。此时班豆生，双手按地站起来，拾起自己的锤杆枪回头观看，原来是他的兄弟班豆佛，前来相助，赶紧纵上了小船，回归本阵。凌元摆手中军刃，跟班豆佛动手，这小子的功夫比他哥哥班豆生强点儿，要不然方才那一棍点他的华盖穴，要是别人那里躲的开。班豆佛身形向后一纵，把刀撤回来，摆军刃往里进招，这两个人动上手，刀棍交加，各施所能，凌元的棍舞动如飞，上护其头下护其身，把自己周身遮避风雨不透，猛然间观看班豆佛一刀够奔凌元华盖便劈，凌元将身一闪，跟着用了个甩手棍，往刀背上便砸，耳输中就听当啷啷一声响，把手中军刀打落船板上面，凌元跟着用玉带围腰的招法，横着一帚，班豆佛想逃焉得能够，就听噗的一声，可了不的了，把这么大的班豆佛，打起来足有六尺多高，正赶上大船沿上往下一落，噗噔一声坠入水中。仗着一样便宜，这个小子水性不错，打落江中，总算没有性命之忧，凌元不费吹灰之力，连赢了两阵，不由得喜气洋洋。将然要往对面敌人船只叫阵，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由蓬莱山根，荡悠悠来了一只小船，行走似箭，一直够奔大战船。四个人摇动划浆，船头上站着一个人，来至在大船切近，就见他身一晃，纵至在大船上面，凌元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五官清秀，像貌堂堂，身上穿白绸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花裹腿，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对亮银刀，白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四方的脸面白素素，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阔目圆翻，大狮子鼻子，阔口通红的

咀唇，纵至在大船上面，撤出一对亮银双刀，对於凌元虎视眈眈。凌元看罢不认得，肩荷着藤蛇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小辈好生大胆，竟敢来至在战船上面，跟小太爷我动手，难道说你就不怕死吗，你既来到通名受死。"那人闻听哈哈一笑，叫了一声："小辈凌元，你要问太爷姓谢名叫谢文丑号人称镇江鳅"凌元闻听看了看，知道他水内功夫必然很好，书中代言，这谢文丑不特在水中能踩水坐水，并能头入泥中，身形一晃真就如同鳅鱼一般，立刻就能出来，因此得外号叫作镇江鳅。今天在战船上面一站，手中捧着一对亮银刀，他那意思打算跟石猴予在战船上走三合两绱，设法把孩儿引入水中，要是到了大江之中，跟他动手，还别说是石猴予，就是再高点儿的，也未必战胜了他，要不然他也不能这样放心大胆，站在那里满不在乎的样子。石猴子拿着藤蛇棍，听他说名姓，遂说道："小辈，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说时慢那时快、石猴子这个地方可不让人，双手一擎藤蛇棍，攒住当中还是死把，左边的棍一晃，跟着往前一迈步，棍头一倒平着够奔小子丹田穴上便点，口中说了一声："打。"谢文丑一看棍到，把身一闪，棍走空了，用双刀往里进招，左手刀一按他的棍头，右手刀够奔咽喉扎来，孩儿一看赶紧把身一闪，手中藤蛇棍往上一擎，双把一错用力往上一蹦。谢文丑一看棍到，右手刀一撤，一转身往大江中一跳，就听噗通一声跳入了江中。谢爷那个心思，打算踩着水把孩儿叫入水中，焉想到他将然跳下去，孩儿把棍担在肩头上，扎撒膀臂观看，就见谢文丑，在江中不亚如欢龙活虎一般，孩儿明知道他的水性高，再者说他的外号叫作镇江鳅，这个小子当然他在水内武学高强，他打算把我引下去，慢说找不会水，就是我会水，我今天也不

能跟他到水内动手，孩儿想到这里，未等谢爷说话，就哈哈大笑，用手一指，说道："小辈我以为你有多高的武术跟我动手，未及三五个照面，不是小太爷的敌手坠入江中，本应当追入水中结果你的性命，未免叫人说小太爷意狠心毒，没有容人之量，既然你走了败将不可穷追，小太爷贵手高抬，饶你逃窜性命，你就去吧。"谢爷在水内听到这里，不由得有气，倒不是我武学赢不了你，皆因我要在水内擒拿，又谁知小辈不但不说他不会水，反以此言相欺，真正是气煞我也，有意二次够奔战船，顺水登舟跟他动手，左三右四叫人看着我反复无常，只得忍着晦气，浮水够奔小船，摆手回归本队，脸上带着一份惭愧的样子，不成想我这么大的人，会叫小孩子把我算计了，我倒成了有口难分诉，想到这里无法，只得退入人群之中，低头不语。不表谢文丑，单说战船上面的凌元，在战船上面，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透出精神百倍，肩扛着军刃往各处观看，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奸王富昌，你看见了没有，按我们三庄说，我最是个没有能为的人，当场动手，不费吹灰之力，连赢数阵，后面船上成了名的剑侠，还未出头露面，真要是挨着位的出了头，任你千军万马，也准保你难逃性命，再者说你所住的蓬莱岛，不过是弹丸之地，所有狐群狗友，不过也是乌合之众，真要是三庄人等，老少群雄，各抖精神打算取你等这群人的头，那不就等是易如反掌吗，依我良言想劝，急速放火焚山，散众归田。我禀知我的恩师，也不能意狠心毒，追索你等的性命，准许你等逃生，可也就是了。"这一句话不要紧，蓬莱队内怒恼了一个人，就是把守白虎闸的第八座寨主，姓娄名明别号人称分水溜子。他一看班氏弟兄败回了本队，他总想青龙闸八位寨主，里面一定出去

一位奇特的英雄，武术高强之辈，到得战船上面，把小儿石猴子战败，一则给蓬莱转转脸面，再者说也煞一煞他们三庄的锐气，又谁知谢爷驾舟前往，战未数合，复又落败以致借水逃走，两军阵前天下，英雄在此观看，看着我们蓬莱岛也太已无能了，才惹得小儿在战船上面，扬眉吐气，口出狂言，倘若再有武学浅薄，自不量力之人前去，败在石猴子之手，岂不成了笑话，想到这里，点手唤叫小船，够奔江心打仗的大战船，想隔一丈多远，晃身纵上了大船。来到大船上面，回手亮雁翎锤尖刀，右手拢刀，左手点指，叫了一声："小儿，量你可有多大能为，意敢在此口出狂言，今你家寨主爷到此，你就难讨公道。"石猴子一看来的这个人，差点儿没笑出来，皆因这个人，长的其貌不扬，身体矮小，身材约有四尽多高，瘦如人灯相彷，身穿青绸子裤褂，脚下洒鞋白蔑，胸前斜勒十字绊，背后背着空刀鞘，手中擎着一口刀，青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两道半截黄眼眉，一双圆睛尖鼻子头折鼻梁，大咀薄咀唇，两撇半黑不黄的掩口髭须，一双小薄片子耳杂，站在那里说话，带着一份狂傲，那个意思并不把石猴子放在心上。石猴子看罢用手点指道："小辈你也太不自量了，看见了没有，方才班豆佛谢文丑，一个个都是英俊魁梧，小太爷不过略略跟他们周旋三合两绺，全都败北而逃，你看你高不满五尺，瘦如野犬也要来到战船上面耀武杨威，小太爷要说不跟你动手，你必然说我怕你，报通你的名姓，等我打发你早早的回去。"娄明一听这话，带着自满的了不得，遂说道："我告诉你把守蓬莱岛白虎闸八寨主，姓娄名明，外号人称分水溜子，小子你要知时务，趁此逃走。"凌元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遂说道小辈别走看棍，说着话抡棍便打，娄明

看棍到，并不慌不忙向身旁边一闪，说道："就是这样武学还要跟我动手，让你一百棍，你也难以挨着我的衣裳襟。"虽然这么说，可是并不还招，凌元听着有气，跟着双手擎棍，够奔胸前点来，娄明仍然不还招，将身躲过，复又说道："像你这样武学也就是打瞎子，跟我走到一块，焉能成的了。"凌元这个地方可就得说是年青，他并不知道娄明是计，遂左一棍右一棍，棍走如风，一招挨一招往外打，越打不着娄明自己越着急，越着急越用力，也不过二十来个照面，凌元气喘吁吁，遍体生津，娄明还是不住的叨叨念念，你赶紧下战船逃命去罢，免得我一还招你头尸两分。石猴子这个气可就大了，猛力举棍向娄明盖顶打来，娄爷知道石猴子发招带气，运用上必少敏捷，遂把身一闪，躲开了棍，猛然间双手捧刀够奔石猴子胸前便刺，石猴子一看赶紧躲闪，将然躲过了刀。未留神娄明一抬左腿，正踢在石猴子的左腿，孩儿站立不稳，撒手扔军刃，翻身栽倒。

娄明这小子果然心狠意毒，赶上前来举刀便剁，就听噗通一声，可了不的了，娄明被人打落江中。凌元拾棍在手，爬起来一看，战船上面打娄明的正是神猴子胜秀。胜秀在本队船上看着师哥跟人家动手，连胜好几阵，胜秀看着高兴，看我师哥虽然比我年岁大，也大不了多少，头一阵登战船连赢数阵，这个脸可就算露足了。想到这里以为凌元必然得胜，找台阶回归，不想石猴子在战船上叫阵，遂又来了一个瘦小枯乾的娄明，以至二人动手，不但胜秀担心，所有在场的老少群雄，都看出来了，知道石猴子必然要上这人的当，皆因他只引石猴子进招，他并不还招。胜秀一看可了不的了，倘若我师哥当场败阵，他是我父亲的徒弟，是我的师哥，他倒不

算什么，与我父亲脸上无光，我何不驾船前去，到战船上帮助，跟贼人动手。想到这里，并不言语，点手招过小船来，身形纵上去摆手开船，船行似箭，一直扑奔江心大战船，相离切近，脚尖点船板，腰间一用力纵上了大战船。来到船上一撩衣服，由腰间取出趁手的军刃鹿筋藤蛇棍，在这么个工夫，石猴子被人家一脚踹倒，小子娄明赶上前去，举刀要剁，胜秀一看不敢怠慢，一纵身来到切近，双手一抡藤蛇棍左手一撒石手一甩，照定娄明双腿就是一下，容着小子知道了棍也打上了，耳输中就听吧的一声，连人带刀全都打落了江中。凌元一看是师弟胜秀搭救自己，只笑了一笑，跳上了小船回归本队。单说神猴胜秀，一棍把娄明打人水中，棍撤回来肩头一搭，将然要向蓬莱队里叫战，就见对面来了一只小船，船头站着一个人，身高约有六尺多，身上穿着灰色绸子裤褂，脚底下大掖根洒鞋，白袜子打着花布的绑腿四方脸面高颧骨赤红脸膛，粗眉阔目，大鼻子，四字口，两只大耳，灰色绸子绢帕罩着头，手里擎着一口鬼颧刀。船离不远，纵上了大战船，高声喊喝："小辈你叫何名，竟敢来到战船上面，耀武扬威，报通你的名姓，回头你家寨主好把你打发了。"胜秀一听微然一笑："小子你不认得小太爷我，你还算是那道的英雄，告诉你姓胜单字名秀，别号人称神猴子，就是你家小太爷，小辈你叫什么名字，能报上来。"这人一听哈哈大笑："你既不认得我告诉你，寨主姓尤名岑，外号人称踏水无浪。"少爷胜秀不等人家把话说完，举棍赶步向前心便点，尤岑一看棍到，跨步闪身将棍躲开，用手中鬼头刀草底藏花势，够奔胜秀软胁便扎，胜秀向旁边一闪，双手擎棍作怀中抱月的姿势，往外崩刀，尤岑一看赶紧往回撤刀，着招换势两个人杀在了一

处。胜秀这个孩儿他是一肚子抢赢好胜之心，觉着他的师哥既然连胜数阵，自己也得赢几个，方不愧我跟他是师兄弟。自己把主意拿定，遂把手中军刃舞动如飞，棍带风声，果然是打左护右，应上接下，盘旋有法，进退自如，实在受过高人传授，学过真正的功夫。尤岑动着手一看胜秀的棍招，不由得心中暗想，还不用说胜裕，就是他这两个孩儿，平常的主儿真不是他的对手，今天我还别大意，倘若一拿他不算什么，准输无疑。想到这里果然把手中鬼头刀的招数看得严严密密，这一口刀上下翻飞，护住了全身，一时之间，要打算往里进招，不但赢不了，还许输给他。孩儿胜秀明白这小子用全付精神跟我动手，他那个意思，打算进招，然后乘我的破绽发招赢我，别看孩儿年青，看明白贼人的用意，故意把棍招退缩，只用封闭躲闪的法子，那个样儿带出来，力怯不敌的样式。尤岑一看心中欢喜，暗说道我以为小辈有多大能为，原来二十来个照面就力怯了，想到这里留神观看，就见胜秀正用甩手棍招压自己的鬼头刀，小子一看机会到了，刀往回撤跟着身形一转，刀走中盘，玉带围腰的架势，够奔胜秀掖腰便砍，孩儿一看刀到，撤步抽身往回一纵纵出拖棍便走，尤岑刀走空了，一看胜秀往后退走，一纵身捧刀够奔胜秀后心便刺，堪堪刀临脊背，猛然间胜秀用了一个鹞子翻身，棍随身转，吧的一声打中了尤岑的左臂，呛啷啷一声鬼头刀坠落船上，小子一抖手撒腿就跑，纵到小船上面，走回本队，满面羞愧一语不发。单说胜秀一看贼人败走，擎棍哈哈大笑："小辈何必这样害怕，连滚带爬退下了大战船，小爷要打算要你的命，就算你是四条腿也跑不了。"说着话用手点指蓬莱船只高声叫道："奸王听你手下人传言，能人甚多，为什么今天

两军阵前，战船上所来都是些个无能之辈，我师兄故意卖个破绽，假败而回，我是他的师弟，要打发几个有能为的前来，那无能之辈，可以不必前来，战不了三两照面，抱头鼠窜而逃，我是听上帝好生之德，不愿意结果他的性命，不然早作了棍下之鬼了。”胜秀在战船上抖擞神威，不但是对面蓬莱上面英王就连那军师大帅武士王官，站殿将军人等，那一个不佩服。还不用他们这么想，就连三庄人等，安良济世焦氏双侠，手撵胡须，眼望着石爷，说道：“石老侠你老看见了没有，这才叫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他们这小小的年岁，浑身是胆，身临大故，面无忧色，战船上面耀武扬威，那一个都不含乎，要照这么看起来，这才应了俗语，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正然他们众人在间谈之际，猛然间抬头观看，就见战船上面纵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大身材，身上穿绸子裤褂脚底下搬尖大掖根洒鞋，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青虚虚面如生蟹盖，青中还透亮，两道半截子环儿绞的眉毛，二目亚赛过铜铃，塌山根翻鼻孔两颧高耸，四字阔口，一双元宝耳朵，绢帕罩头，在脸上天灵盖正当中有一巴掌那么大块黑记，手中捧着一对军刃丧门棍，长够二尺多，粗如鸭卵，加铁绞钢造打，外面亮着一层鸟金叶。众人看着不认得，就见他在战船上面，手中丧门棍向左右一分，未曾开言先哈哈大笑，那个意思看不起神猴子胜秀，故尔哈哈狂笑，然后用棍点指道：“你可认识某家？”胜秀肩扛着军刃留神观看不由得也是一笑，用手一指道：“小辈你是何人，报通你的名姓，也用不着在战船上耀武扬威，还慢说是你，方才那一个不比你强，被小太爷不费吹灰之力，全都把他们战败，也不是我小看你，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受死。”那人听着不由得

有气，哇呀一声吼叫，叫了一声："小子，要问太爷我姓蓝名望，外号人称镇江水獭。"胜秀一听明白，虽然未曾见过面，听人传言，把守白虎闸头一位寨主，名叫镇江水獭，我要打算赢他，何不如此如此，因胜秀时常听他爹爹陶然公教诲，每逢要是跟人家动手，遇见性情暴戾勇猛无比的，千万不可跟他力战，必须要从中嘻嘻笑笑，言语招他生气，还则说平常人，就连成了名的剑侠，跟人动手只要他五火压不住，肝气一动，必得败北。今天胜秀看见蓝望说话强暴，知道他是性急之人，胜秀未曾动手，早已把主意拿定，故此要在动手之间，戏耍於他，遂说："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十个照面那就算我输。"蓝望闻听有气，一摆手中丧门棍流星赶月，左手棍一晃，右手棍随后往下便砸，双棍并举，够奔胜秀盖顶砸来。胜秀一看棍到，并不慌忙，身往旁边一闪也不还招，蓝望一看孩儿躲开了他的双棍，跟着往前一上步，擎双棍用力够奔胜秀华盖穴便点，这一招要是叫他点上，大概难逃活命。胜秀一看赶紧把手中藤蛇棍一立，这一招的名目叫栽桩，往后一挂，把他双棍挂开，应当回手还招，孩儿不但不还招，反倒垫步拧腰一纵，纵出去足有四尺多，扛着藤蛇棍用手冲着蓝望连连点指，面带笑容，乐着说道："蓝望，依我说少壮主有好生之德，不杀害你的残生，你趁早跳到小船上面去另换有名望的前来跟我动手。"蓝望看着这个孩儿，满口胡言，可并不敢跟我还招，分明是用大言欺人，我不把小冤家用棍打死，不能出我胸中的恶气，想到这里把双棍并举，舞动如飞，不亚如雨打梨花相彷，用出生平力量往里进招，胜秀看着蓝望这般光景，准知道他已然上了自己的当。胜秀躲躲藏藏，隐隐避避。动手不足二十招，可就见蓝望鼻深鬓角热汗直流，浑

身上下亚赛蒸笼一般，热气腾腾，吁吁的直喘。蓝望自己知道，中了孩儿的诡计，他这个法子叫作以逸待劳，不但说蓝望心里头害怕，蓬莱这么些位，全都点头咋舌，赞美胜秀。胜秀一看蓝望这般光景，准知道自己赢他不费吹灰之力，这才擎棍还招。说时慢那时快，胜秀把手中的藤蛇棍缠头裹脑横着够奔蓝望的太阳穴说了一声打，蓝望赶紧脚尖点船板，往上一纵，旱地拔葱的架势。错了么，棍打太阳穴他应当身向下一矮缩颈藏头，皆因他精神疲乏，头晕眼花，这就叫急中有错，他往起一纵不要紧，双腿正跟藤蛇棍两下里相撞，耳轮中就听哓喳一声，可了不的了，蓝望双腿已折，呛啷啷一声双棍扔在船板上面，小子翻身栽倒。胜秀单手擎棍道，今天小太爷贵手高抬，饶全你的狗命，打折双腿，就算惩戒於你，说罢就见他双手擎棍，在蓝望的腰上，用力一拨，就听噗咚一声，蓝望落水，镇江水獭双腿已折，疼痛难言，落在江中，还得泅水逃生，这个小子外号人称镇江水獭，熟知水性，要不然还真得把他淹死。在旁边早有送战的小船，拨船追赶来到切近，用槁把镇江水獭挽上了小船，回归本队。将然要走，胜秀在战船点手叫小船慢走，把你们寨主吃饭的家伙带着，说着话孩儿下腰拾起那一对丧门棍一扔，一对棍全落在小船的船头上面，小船往回走不表。神猴子将要叫阵，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见江水之中，来了一只小船，一直够奔战船，相隔一丈多远，有人由小船上一晃身，跳在大船上面。神猴子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难看，身高不足四尺，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身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绢帕罩头，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对军刃，短把轧油锤一张大圆饼子脸，斗鸡眉绿豆眼算头鼻子菱角口，微有两撇断梁的

黄胡须两只锥子把的耳朵，神猴子看着这份长像，多么难看，就见他未曾说话，回手先撤出一对轧油锤，双锤到手锤头崩锤头，吧吧吧就是三下，然后高声喊喝道："小辈你可认得太爷？"神猴子看着他就有气，遂说道："小辈报通你的名姓，就见那个人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娃娃，大概你也不认的我，我乃剑山蓬莱岛把守白虎闸，水八寨的寨主史宝是也。"报罢名姓，把手中双锤一分悠动了锤头，够奔孩儿搂头便砸，搂钩舞剑锤讲悠，要不怎么说锤棍之将不可力敌，皆因使锤的跟使棍的，大凡都是膂力高强之人，胜秀一看锤到，并不敢横棍往外崩，只得跨步将身向左一闪，随着用自己的藤蛇棍，怪蟒出洞架势，够奔史宝便打。小子一看锤走空了，人家的棍到，赶紧身向后一撤，双锤一并，向上接棍。孩儿看得明白，等锤棍相触，双手往回一带，然后用力往里便点，由怪蟒出洞一变，而为毒蛇吐信，这一招打出来不但史宝看着害怕，就连贼队之中，军师大帅等一个个全都站起身来手理银髯留神观看，不由得心中暗想，就凭神猴子二十来岁，竟会有这样的武术。众人正然赞叹，就见战船上面史宝已然转身躲开了胜秀的这一手毒蛇吐信，差势换招，两个人杀在了一处，别看史宝那么大的膂力，舞动双锤不亚如流星相彷，胜秀的招数巧妙，蹿前跳后，左右盘旋，身体灵便，恰似活猴子一般，史宝动着手暗想道，莫怪在天王殿前真猴对假猴，叶氏弟兄多年心血练的两个毛猴，一旦之间，被他二人用藤蛇棍打死，今天一看他这么敏捷活泼的样子，果然比真猴还强着几倍，俺史宝在水八寨里面，人称勇将，今天要是赢不了他，岂不把我素日的美名，一旦丧尽。想到这里，锤招加紧，两个锤头上下翻飞，如同狮子滚绣球一样，动手也就二十多

个照面，史宝双锤并下，够奔胜秀顶梁砸来。孩儿身向后撤，双臂往前伸，双手一叫劲，用藤蛇棍崩架双锤。史宝一看心中欢喜，心说你这可就输了，我的双锤往下一砸，你的藤蛇棍焉能架得住，我先把你的军刃打落，然后向前一抢步，手起锤落将你的头颅击碎。自己把主意拿定，双手用力往下一砸，砰的一声把胜秀的左手震开，藤蛇棍一头掉落在船板上，说时慢那时快，胜秀将身一转，棍打盘旋，用了秋风扫叶招数，够奔史宝双腿打来。小子双锤猛力砸下去，将然往回撤，下面棍到了，再要打算旱地拔葱，纵起来躲棍那焉能够来的及，耳输中就听砰的一声，咕噜噜噗通一棍把史宝打了一个翻筋斗，由打大船上滚入了江中。胜秀擎棍留神观看，但只见那一对短把轧油锤，抛落在眼前，神猴子向前一抬腿，全都踢入水内，早有小船前去救获，史宝双腿已折，自回本队去了。胜秀正然观看，猛然间听见前面一声吼叫，留神观看，在战船上站着一个人，身量约在五尺开外，细腰乍臂双肩抱拢，倒是一团英雄的气概，怀中抱着一对水磨竹节鞭。长方脸黄白净子脸儿，大下巴微然有点儿闷搂头，浓眉眼目鼻直口方，两只薄片子耳杂，连鬓络腮的胡须渣，胜秀看罢不认识。书中代言，非是别人正是史宝的栾胞兄，名叫史珍，外号人称翻江螭虎，这小子练硬功夫，并且还深通水性，敌此人送外号叫翻江碴虎。他看着他兄弟史宝虽然不占上风，可也不至於落败，没想到被胜秀用诱敌之计，引他双锤下砸，然后用秋风扫叶一棍打折双腿，跌落江中。史珍一看不由得心中有气，一声没言语点手叫小船将身跳上去摆手开船，一直够奔江心来到大船切近纵上去，吼叫了一声。胜秀一看说道："小子你不怕死吗，真要不怕，通报你的名姓，小太爷也照样

把你打下去。”那人开言说道：“小子不认得你家寨主，姓史名珍外号人称翻江螭虎，方才那一位史宝寨主爷，是我的胞弟，他是一时大意失神，被小子你以奸计相欺，今我要结果你的性命，给我胞弟报一棍之仇。”胜秀一听他原来是史宝的哥哥，小子外号既叫螭虎，当然是皮粗肉厚，有横练在身，俗语说的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既敢登战船。必有绝艺在身，俺胜秀倒要谨慎留神。想到这里遂说道：“小辈你兄弟既然不是我的敌手，难道说你还能够取胜吗，倒不如退下战船哥儿两个留一个囫囵的不好吗。”话虽然这么说着，藤蛇棍用了个仙人指路的招数够奔史珍面门点来，史珍一看棍到，一闪身左手鞭一挂胜秀的藤蛇棍，右手鞭盖顶便砸，胜秀一看棍走空了，鞭到赶紧撤棍闪身，躲开竹节鞭，棍走中盘，玉带围腰便打，史珍向左上步，双鞭巧搭十字，跨马推山向外一推，胜秀往回一撤棍，史珍的双鞭随着往里进招，够奔神猴子左右二肩头打来，孩儿撤步抽身纵出，两个人鞭棍并举，各施所能，史珍的双鞭舞动带定风声，不但力大并且招数巧妙，伸缩进退，神鬼莫测，胜秀自己心中也明白，知道史珍是自己的劲敌，不敢稍有疏忽，只得把藤蛇棍看守门户，遮蔽的严严密密，不肯轻易进招，两下里动手约有二十个照面，猛然间史珍双鞭高举，招走上盘，用的是双锋贯耳，够奔神猴子两太阳穴打来，胜秀准知道缩颈藏头躲不开，皆因史珍的招数变化无常。双鞭打双锋贯耳，你要缩颈藏头，他的双鞭必然往下一按砸打双肩，无法只得倒步抽身往后一纵，没留神用力过猛，又正赶在船邦纵起身向下一落，耳旁中就听噗通，坠落了江中。胜秀不会水，落在江中手刨足登，万幸相隔送战的小船不远，船上的水手赶紧用稿打捞，胜秀抓往

了船稿，上到了小船上面。

史珍一看胜秀落水，本有意下水捉拿，不知道胜秀会水不会水，莫若落个整脸也就算完了。遂将鞭交左手，用手点指，向着三庄船只说道："方才小辈胜秀，被我追入了水中，我要是意狠心毒，下水捉拿焉有他的命在，大太爷贵手高抬，饶全了他的狗命，三庄人等听真，可以派个能打的上来，似乎这样小小的顽童，可以不必前来送命。"把话说完，耀武扬威，三庄船上早有一人听着不耐烦，暗想道这个小子说话太已猖狂了，怎见得年青人就全都没能为，这位非是别人，正是郝文俊。他自从出世以来，不过就是在段龙山断龙涧，天王殿前试过一回艺，除此之外不过奔波劳碌追随众人，这一次来到天献太平庄石凉湖，跟随众人来打蓬莱，见胜爷的一子一徒，连胜数阵，在天下英雄各位成名的剑侠眼里看着，那够多么露脸，我何不上战船凭我手中一对双头五节笔管枪，将他打下了战船，也叫老少的群雄不小看俺。郝文俊越想越对，遂点手唤小船，身一晃来到小船的上面，摆手开船，来到江心相隔大战船约有一丈三四，文俊脚尖一点船板，哧的一声纵上了大船，伸手撩衣襟花楞楞一声取出来双头五节笔管枪，噗喇一抖铮光耀亮，史珍正然在那里耀武扬威，猛然间一看由下面纵上一个人来，这人生得温文尔雅，面貌秀丽，远望不亚如美女一般，真是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唇似涂硃，那才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史珍看罢不认得，用手点指："你这个粉团儿般的娃娃，难道说你也要登战船会斗你家寨主不成吗？想是你受了奸人蛊惑，叫你前来送死，大太爷出世以来，未层作过意狠心毒之事，依我良言相劝，趁早回去，免得枉送残生。"文俊闻言不觉冷笑，叫了一声小辈："你也不认的

小太爷我是谁。”史珍闻言，微然一笑说道：“你叫何名？”文俊说道：“四大剑客排行第一镇古侠之弟子姓郝双名文俊，外号人称红桃鲜。”史珍闻听不住的笑道：“原来是无名的小辈。”文俊知他是无知之辈，也不多说话，一抖双头五节笔管枪，双枪并发，够奔史珍二目刺来，史珍一看，身一闪竹节鞭向笔管枪上一推然后抡鞭盖顶便砸。这么一说这双头五节笔管枪，节节活动，怎么能够使用呢，这别说人家的军刃打来，还要用他封闭，这可就应了世上无难事，就怕不用心，只要把功夫练到了，你看不是五节吗，跟一条直杆一样。史珍的鞭盖顶打来，文俊向旁边，一闪，躲开了鞭一反手，双枪够奔史珍的腰间扎来，小子一看双枪到，用拨草捉蛇的招数，鞭头朝下双手向左边一分，凹腹吸胸，身向后一闪，文俊随着把双枪往回一带，复又一抖，够奔小子双肩打来，史珍赶紧变招换势，双鞭用了个拨云现月，双鞭的鞭头向上一穿，文俊不等招数走空，身一矮砰一声双枪够奔小子的双腿缠来；小子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垫步拧腰往起一纵，纵起来约有四尺多，方才躲过，文俊不等他脚尖站稳，抖双枪够奔两太阳穴打来，这位文俊在战船上这一动手不要紧，连三庄带蓬莱净说成了名的侠客，一个个都要瞪睛观看。就见文俊笔管枪的招不但精奇巧妙，迅速非常，急似狂风，快如闪电，两个人一动手，不容史珍进招，把史珍闹了个手忙脚乱。众人看着暗含点头，众人正然观看，一看双枪够奔太阳穴打来，史珍的双足尚未站稳，蓬莱的众人都替史珍捏着一把汗，就看史珍身形猛缩亚赛一个团儿相彷，众人看到这里都心中赞美史珍武学不弱，猛然间就见文俊一抖手双枪并下，趁着史珍身一缩，就在后脊背上吧的一声，小子撒手扔鞭，噗通一声栽

倒在船板上面。小子一咕噜身双手按地，要起没起来，坐在船板上面，就觉眼前冒金花，胸口发热，嗓子眼发痒，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吐在船板上面，文俊一抖双枪，金鸡上架，搭在了二臂，一看小子这般光景，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小辈，要按你说话那样猖狂放肆，我就应当手起一枪，结果尔的狗命，念其我的老师身为剑客，到处以化恶度善为本，暂且饶你不死。"这句话没说完，就见战船上面纵上一个人来，五尺多高的身量，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天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蓝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胸前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双股的宝剑，往脸上观看，瓜子脸倒长着，赤红脸膛两道似有如无的黄眉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酒糟鼻子四字口，颌下半黄不黑的连鬓络腮的虬髯，两只大薄片子耳朵，来到战船上面。未发言先回手亮双股宝剑，双股宝剑全都背在右手，用左手点指说道："郝文俊你可认识某家？"文俊一看不认得，说道报通名姓，那人开言道："剑山蓬莱岛英王驾下站殿将军，姓乐名正川，别号人称笑游江湖的便是。"书中代言，蓬莱岛的军师大帅，在闹龙舟上面，陪着英王端坐在船头观战，由青龙闸水八寨的寨主班豆生班豆佛谢文丑三个人全都落败而回，白虎闸里面的寨主蓝望，尤岑，史珍，史宝，娄明一共是五位，前后八个人，也有带伤的也有不带伤的，由战船上面败北，可是全都败在胜裕的两个孩儿的身上，最末了史珍战败了神猴子胜秀，又来了这一个郝文俊，被他双枪打得口吐鲜血，这么看起来，青龙闸白虎闸的寨主就不必出去了。就是去也不是郝文俊的敌手，军师大帅各人都是这么想着，可未曾说出口来，那个意思要等十六水寨有人前去，从中再拦不迟。正然想到这里，就见由

英王身背后转过一个人来，抱拳说道："爷不才我要前往会一会这个郝文俊。"英王一看说话之人，正是站殿将军乐正川。这小子在金顶鹅黄闹龙舟上观看，东西十六水寨一连就输了八阵，可惜军师大帅他就会看不出来，真要是三庄里面有成了名的剑侠出阵，水八寨的寨主不是人家敌手，也就罢了，归了包堆，就是这三个孩子，杀得蓬莱岛连连的大败，要照着这样这还要兴兵北进，夺取大清国的江山，小小三庄，就无法征服。军师大帅就应当拦阻，不让青龙白虎两闸的寨主上战船，蓬莱里面军师大帅武士王官，站殿将军有的是人，可以从中选几位武勇之辈，登战船也好赢个几阵，为什么这军师大帅他就会不发一言，他那里知道燕普谭天早有这份意思，不过这个话不好往外说，只好看看有别位出来没有，如果仍然是水八寨的寨主出头，到那时再拦还不迟。就在这么个工夫，乐正川他等急了，走上前来向着英王请令，英王对於动手打仗这层本是外行，听乐正川这一问，自己不敢作主，手拈银髯望着军师大帅。云台剑客明白，赶紧高声说道："乐将军此去要多加小心。"英王随着说了一句千万不可大意，乐正川答应一声，退到船头，点手叫小船，跳上小船，来到江心纵上了大战船。乐正川向文俊报通各姓，然后把手中双剑一分，说了一声："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文俊未曾动手，先打了一个主意，准知道蓬莱岛站殿将军各个全都是武学高强，我出世以来，就算是没曾见过高人，我今天跟他动手，何不说用佯攻之计，这个法子乃是老剑客镇古侠传授，每逢跟人动手，敌人要是名望高大，人人都说他武学高强，动手的时候，就使用佯攻的法子，向着敌人假意往里进招，既然不是深入实攻，能战则战，不能战退也容易。文俊把主意拿定，抖

双枪够奔乐正川胸前点来，乐正川晃身躲开，双剑并举，够奔文俊头顶击来，文俊闪身躲剑，用笔管枪接架相迎，这两个人动手真正的好看，一个双剑舞动光华缭绕，那一个双枪并抖，闪电缠身，虽然说是两个人各施所能，文俊可是假的，未免显着招数上有些个迟慢。乐正川一看心中喜悦，暗说道我以为你有多大的能为，也不过是平常之辈，小子想到这里，心中高兴，遂把双剑的招数用足十成精神，一招挨一招的往里递，文俊动着手一看心里头明白，不问可知他是看我的招数迟慢，当然不是他的敌手，故此把剑招加紧，打算战败於我。文俊撤步抽身往回一纵纵出来，转身就走，真要是文俊跟乐正川两个人战得祺逢对手，不分高低上下，文俊败走，凭乐正川也不至於追赶。皆因文俊动手之时，本来就不敌的模样，今忽然间转身一走，当然是有意脱逃，不由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郝文俊，我看你往那里逃？"把话说完双手擎剑身子向前一纵，双剑够奔文俊的后心猛力刺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文俊把身一转，躲开了双剑，双枪用了个猛汉扯旗的招数，够奔乐正川双臂便砸。小子一看不好，赶紧往回一撤，手可躲开了，双剑可没撤出去，就听呛啷啷把双剑击落船板。文俊撤枪向外一纵，回头观看，就见乐正川，拾起双剑抱头鼠窜而逃，随着把枪一抖，哈哈一阵大笑，向着蓬莱船只高声说道："我以为蓬莱岛的站殿将军，都是怎样武学高强，却原来也是平常之辈，还有那一个大胆之人，前来会战於我？"这句话尚未落音，就见由蓬莱队内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身高不足五尺，身穿蓝布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闷楼头条子脸尖下颏，半截子粗眉一对大环眼，蓝布手布罩头，徒手不拿军刃，来到切近一长腰

登大战船，满面带笑用手点指，说话是南方口音，叫了一声．“娃娃，我是剑山蓬莱岛英王驾下站殿将军，复姓欧阳双名志正，别号人称胜昆仑方才我听你说，我蓬莱岛的站殿将军，都是平常之辈，娃娃你这话说的未免太已的猖狂，就凭你小小的年岁，统共你才活了多少天，你竟敢出此言轻视人。还别说蓬莱岛二十位站殿将军的武学各不相同，就打位位全都跟乐将军一样，小子你也未准赢的了。方才皆因是乐将军他是一时贪功过急，故此才中了小子你的奸计，真要是他把气沉住了，慢慢的跟你动手，你也未必赢的了。我欧阳志正的武学不在乐将军的以上，我徒手不拿军刃，你要是赢的了我，就算你的武学高强。”文俊一听暗想道，就凭你那个长像，我看不出你那能为在那里，今天就凭你竟敢说徒手不拿军刃，还要赢我的笔管枪，你这不是欺人太甚，想罢一抖双枪，够奔欧阳志正华盖穴上便点。你说这小子也真怪，他把身一闪，伸手掳枪，右手掌够奔文俊的胸前便打，文俊往回撤枪，趁势用左肘往外一挂他的手，双肩一顶双枪够奔小子的双肩打来，欧阳志正身往后一撤，双手并举掳左右的双枪，文俊往回一撤军刃，小子趁势身前一赶步，双掌够奔文俊双肩猛力向下一按，这手工夫叫作虎扑子文俊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就听噗的一声，文俊就觉肩头上放上千斤一般，站立不稳，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三四步，噗通一声来了个屁股墩儿。

欧阳志正右掌举起，赶步向前那个意思打算够奔文俊的头颈，手起掌落，结果他的性命。将然举手掌来，就听后面有脚步音，已然来到身后，欧阳志正也得说是江湖上的老英雄，久经大敌就知道身后必然有人暗算，赶紧脚尖点船板，哧的一声身向旁边一纵，回头留神观看，就见一个人中等身量，

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蓝绸子绢帕罩头、剑眉朗目鼻直口正，颌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朝怀，手中擎着一口刀。欧阳志正看罢，遂说道："嗳，大丈夫讲究正大光明，为何暗剑杀人，报通你的名姓，待你家将军赏给你两掌。"就见那人微然一笑，说："我姓黄名志，外号人称神刀手。"那位说黄爷怎么来这么巧呢，皆因老人家看看文俊一登战船，心里头就好些个不愿意。黄爷他想这个，咱们在公馆跟钦差老大人请令，前去紫霞庄打探打探童海川的下落而来，如今胜爷集三庄之众，打算攻打蓬莱，这时候我要带着文俊，以及石老侠客把话说明，向陶然公告辞，他必须不说我们是身负命令前来，无论调查怎样，也应当回公馆送信。他准得说我等老少三个人，贪生怕死畏刀避剑，听说攻打蓬莱只吓得借辞而去，因此我等倒不好意思说走了，随众前来攻打蓬莱岛。三庄之中成了名的剑侠很多，那里就显着你郝文俊。就打着说上到战船上面，赢个三阵两阵，岛内的军师大帅武士王官站殿将军等，众人都是拔选出来的，各个武学高强，难道说就凭你能够赢的了吗，既然不能全胜，早晚也有个落败，轻者带伤重则丧命。生死倒是小事，现在这个题目不对，真要是钦差老大人率领群雄打岛，不怕当场亡命，那算是死得其所，或者是三庄攻打剑山，我等是奉钦差老大人派来的帮助胜裕，那也算是义不容辞。惟独今天一不是钦差率领，二不曾奉命前来，我们到这里来是另有我们的任务，不过赶上啦，说不来不合适，只得随众前来，也不过是随班唱喏而已，又不是非得我等不可，何必强出头？俗语说的好，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虽然这么想着，可又不好意思拦，只得任他前往，只是瞪眼

看着他，到战船上去动手。头一阵不费吹灰之力战败了一个史珍，就连黄爷也赞美文俊的武术，第二次跟乐正川动手，把黄志吓了一跳，因为文俊的招数透软，到后来败中取胜，打落了双剑，这时候老少群雄没一个不赞美，不愧为剑客的门人，第三阵可就是这个欧阳志正，他二人将一插招，黄爷就知道文俊要输，因为他发招透急，恨不能一枪把人家置於死地，俗语忙里出错急中智短，看这个欧阳志正，他的武学当然不软，要不然也不敢徒手上战船。黄志想到这里，他赶紧走到船上，招手呼小船，将身纵上去，一直够奔大船而来。相隔大船不足一丈，黄爷留神观看，正赶上欧阳志正双掌打倒文俊。黄爷一晃身纵上了大船，回手拉刀，这个工夫欧阳志正正然举起右掌，打算赶上前去一掌结果文俊的性命。黄爷那叫无法，只得身向前一纵，打算给欧阳志正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双手捧刀向前就递。小子可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面举掌要打文俊，后面来了人他会知道了，身跳在旁边，问黄爷报名。此时文俊早已下战船，驾小船回归本队去了，欧阳志正听黄爷把名姓说明，用眼上下打量打量他，然后说道："莫非你就是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的师弟吗？"黄爷答言："不错，那正是我的师兄。"胜昆仑说了一声好，既然如此你就看掌，话到掌也到，双掌够奔黄志的两太阳穴打来，黄爷一看掌到，赶紧缩颈藏头，身向下一矮，用手中刀横着往上一托，截欧阳志正的双手，小子把手撤回来，略往后一坐腰，双掌由上面够奔黄爷的肚腹打来，黄爷一看就吓了一跳，心说这小子的招数好快，不但黄爷害怕，三庄船只上面老少的群雄，没有一个不替黄爷担心的。众人都想文俊手中那一对笔管枪，就得说是不错，尚且被他徒手

战败，黄爷也不准能比文俊高的了多少，就看这一动手就不占一风。别人还都小可，从中有一个人心里头难过，谁呢，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自己心中暗想，师弟你这一来不要紧，把哥哥我跟剑山英王的感情破坏到底，因为什么这么说呢？皆因是黄爷跟段爷是亲师兄弟，你说黄爷要是在战船上面输敌败阵，少不得自己也要登战船跟贼人动手，就打算说我不上战船，何人不知谁人不晓，黄志是我的亲师弟。破坏感情事小，剑山里面成了名的剑侠能人颇多，我弟兄绝难取胜。但若落败而回，虽然是胜败乃兵家掌事，未免与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胜裕老哥哥您看见了没有，战船上面我师弟黄志，恐不是他人的对手。"胜爷一听双手撕颌下银髯翻眼看了看神枪镇八方，说道："不出十个照面必要落败。"段爷一听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别在这里怔着了，若我师弟黄志有个一差二错，我要不在场倒没什么说的，我既然亲眼目睹，岂能袖手旁观，"胜爷闻听此言只得点了点头。段登一伸手拾起自己的亮银枪，照样驾小船够奔江心，相离大战船约在两丈多远，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间在船头里噗通一声，细一看落水的不是别人正是黄志，尚不知是死是活。书中暗表，死倒没死，就皆因欧阳志正，双掌够奔肚腹打来，看他招数太快，未免心中害怕，急忙撤步抽身往后一纵，还未等还招，欧阳志正向前一赶步，进步撩阴复又打来，黄爷是小心起见，仍然往后退步，欧阳志正眼看黄爷已然退到了船沿，他那个意思打算把他挤下水去，跟着向前一上左步，左手又是一个撩阴掌，黄爷这可不能再退了，再要一退，就退到了大江之中，只得跨步晃身向旁边一闪，欧阳志正把身一转，左腿向前一迈，右手掌向后一撩，这一招叫退步撩阴，就听黄爷的

小腹上噗的一声，黄爷站立不稳，身向下一栽噗通，落在了江中。你说也巧，正赶上段爷到，段爷的意思本来为援助师弟，还未等上得战船，黄志已然被人打落江中，段爷有心把黄爷救上来就回去，又一想在众人面前看我段某已登战船，来而复返，他们必然说我害怕蓬莱，这也算是活该我就上一次战船，会一会欧阳志正。想罢吩咐船只前行，此时黄爷早有原来的小船，赶紧照样用稿打捞出水，段灯船行切近，纵上了大战船，手拢银枪，向着欧阳志正说道："欧阳将军，果然是武学高强，我师弟黄志，他那里是阁下的对手，不才段灯，来领教领教欧阳将军，徒手进军刃的招数。"段爷这一上战船不要紧，所有剑山众人全都是一怔，人人都知道段灯，跟英王是把兄弟，患难之交金兰之好，前两天由岛内出去，为什么今日，他会帮助三庄攻打蓬莱呢？你那里知道，他的天献太平庄石凉湖，也是三庄之一，跟三庄的首领胜裕，他们是姐夫郎舅，比跟蓬莱岛还近呢。军师燕普，大帅谭天，一看段登上战船，全都是手拈胡须，看看英王看看战船，看完了战船又看英王，这个意思也不用说，就像问英王一样，你老看见了没有，这可是你老人家的拜弟，交称莫逆患难相扶，如今可来到战船上面，手持军刃要会斗蓬莱，真要是听信我等的言语，把胜裕段灯在岛内全都致之於死，焉有今日之祸。这是军师大帅的用意，可并未说出口来，常言说的好，聪明不过帝王，英王实有天子之才，但无天子之分，他一看军师大帅这个举动，心中早已明白，这分明埋怨孤王，未曾听信他等的言语。英王看着这般光景，心中也是难过，倒不是难过别的，我英王流落在四川，若不是得遇我兄弟段灯，我焉能够有今日，现在我兄弟就算是跟我意见不合，我以为争夺天

下是英雄，他以此为奸臣贼子，遂成了冰炭不同炉之势，要按当初他待遇我的好处，就冲着他一个人从中拦阻於我，我就应当散众归田，从此改邪归正，以免两下里冲突，刀枪无眼，倘若是伤损了我的贤弟，虽然不是亲手所为，可也是出於我部下之手，对於结拜之情，良心上怎能过得去呢，可有一节，我英王要不是为天下，在北京城英王府内衣锦食玉，也是位极人臣，我又何必风尘劳劳，千山万水够奔四川，事到如今也说不上是友好了。英王想到这里，双眉紧皱并不答理军师大帅，手理银髯欠身瞪圆了眼睛，留神往战船上面观看。就见站殿将军欧阳志正，听完段灯这些言语，不由得心中暗想，好你段灯明明知道我腰间带着十三节练子鞭，偏偏要说开开眼，看看我徒手进军刃，真要是我撩衣襟将军刃取出，倒叫他小看俺胜昆仑，想到这里说话道："嗳，段灯既然你如此说我也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说着左手一晃，右手掌斜掌立劈，开山斧的姿势，够奔段爷面门便打，段爷一看掌到，身一闪大枪怀中抱月的架势向上便格，胜昆仑一撤手，段爷霸王枪带臂连肩往下便打，欧阳志正一看好，果然不愧人称神枪镇八方，倒是枪招来得纯熟，一面想着身一斜将枪躲过，将然要往里进招，就听噗哧一声，乌龙搅海大枪够奔双腿打来，胜昆仑不敢怠慢，丹田提气腰间叠劲，脚尖点船板，旱地拔葱往起一纵，段登一看枪走空了，双手往回一带，跟着分心便刺，胜昆仑跨步闪身让过枪头，随着双手向着枪杆便掳，段灯抽身纵出，插招换势两个人杀在了一处，别看胜昆仑手不拿军刃，蹿前跳后闪展腾挪，不亚如猿猴一般，围着神枪镇八方，忽左就右行前就后，滴溜乱转，来回打盘。也就是段爷，要是换一个别位，还别说是动手，连看他准在那里都看

不清楚，常言说的好，人的名树的影，段灯外号人称神枪镇八方，今日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就见他把这一杆亮银枪的招数，施展开了白光万道，枪行带风，上下左右前后，就如同一座枪山一般，说玄了真是吹风不透，雨打不漏。这两个人动手，叫作匠遇良材，在战船上面各施所能，三庄船上老少众位英雄，看着战船呆呆发怔，不但三庄如此，蓬莱岛所有的众人，也是一个个的暗自喝彩。惟独军师大帅燕普谭天，两个人看着替欧阳将军害怕，不住的暗含着埋怨欧阳志正，不应当徒手不亮军刃。俗语有句话三年刀不及当年枪，枪这种军刃，要没练成其笨无比，真要是把功夫用到了，撤步抽身进退自如，一般大的武学一般大的功夫，他要占上风。就因为这种军刃里面包括太多，发源是由棍而化，其中的招数有类似杆子的，有类似棒的，以及大刀画戟，钩搂删砍的法子，全都用的上。别看枪头上面是一个光杆，也没有钩也没有刺，就是有一个八楞的疙疸，专门能搂人的军刃，在枪里可不叫搂，叫诈带，只要你的军刃一举，他往回一撤，就是一个圆圈，只要军刃被他裹往，当时就得出手，他的力量全都在乎弹上了，要不然河南孟县叶家屯神枪叶子超老师傅，一辈子传授的弟子数百位，虽然不能说个个枪法精奇，差不多的枪可敌不了他。老人家教徒弟的时候，比仿枪的这个弹力，不用枪令人取一根秫楷，老人家把秫楷擎在手内，当作大枪作用，双手一抖猛力向土壁上一刺呼的一声，二寸多厚的墙泥，挑下约有簸箩大小，众弟子一个个全都点头称奇，然后再看那一根秫楷，丝毫不伤，枪里面的力量有如此之大，燕普身为剑客，他还能不明白吗，故此今天一看欧阳志正徒手进枪，才暗含着埋怨不应当不亮军刃，怕的是一时疏神大意，败在

段登的手内。军师大帅想着，就听英王叫了一声："燕军师谭大帅，你看战船上面这二人动手，结果是谁胜谁败？"军师大帅闻听此言，全都连连摆手，此时他二人正在棋逢对手之时，分不出来高低上下，要说胜负一时尚难决定，要按段灯的枪法高强，欧阳将军徒手未亮军刃，战长了恐怕不是段灯的敌手。果然段爷的枪招一招一招的加紧加急，欧阳志正动着手，暗自后悔，我就没看透段灯他有这么高的枪法，我不应当听信他的奸言，徒手跟他动手，到如今再打算亮军刃焉能得暇，要是这么样战长了，我是非输不可，倒不如我卖一个破绽，引他随后追赶，然后以绝招胜他。想到这里留神观看，正赶上段爷的大枪，金鸡点头够奔自己的裆中扎来，欧阳志正撤步闪身将枪躲开，他应当向前上步进招，不但不上步，反倒转身迈步就走，他打算引段爷随后用枪一扎，容着枪离切近，身一矮往回一转，用单臂连挂带掳，段爷只要往回一撤枪，趁势往里进步打问心掌，使段爷措手不及。那知段爷已识透他的诡计，随着把大枪左把往回一取，右把向前一推，枪头在后枪纂向前，向他的后脊背用力点来，小子果然用那一手掳挂的法子，转身将右胳膊一挨枪杆，段爷右手向回撤，左手向前伸，大枪一掉头，嗡的一声盖顶砸来。小子一看不好，想躲是来不及了，只得双手托枪头，身随着往下一倒，再要是这么样砸下去，死是死不了，也得身带重伤。段爷看得明白，随着把大枪一擎向后一纵，然后把枪交左手，向着欧阳志正说道："欧阳将军请起，段登此来并非是专为战船上赌斗输赢，所为的报战败我师弟之仇，按说我既来到战船上面，本应当战个三阵五阵，怎奈我跟剑山首领有一拜之盟，按齿论他是我的二哥，兄弟之间不可无礼，今我战一阵而回就算是退避

三舍，弟之於兄总算礼义在先。”把话说完，手擎亮银枪纵上了小船，回归本队去了。

此时欧阳志正含羞带愧也自驾船而回，英王闻听段爷所说之话，不觉点点头，暗想段灯还有点弟兄的情义，燕普低头无语。正在此时，猛然间观看战船的上面，早已上去一位出色的英雄，燕普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二十位站殿将军队中，人称大力四猛头一位，金锐无敌小霸王金角，手擎黄澄澄的鎏金锐，站在战船上面虎视眈眈。众人观看金角身高约在六尺，青虚虚的脸膛，青中透煞，两道扫帚眉直插人鬓，一双怪目亚赛过钢铃皂白分明，连鬓络腮的胡须碴，石手擎着一条鎏金锐，站在大船上面，另有一份的威风。三庄人等各自观看，就在这么个工夫，胜爷把手中小旗一摆，遂说道：“列位那一位出头够奔江心大船，会斗金角。”这句话还未说出，在旁边有人答言：“不才小弟我愿登战船，与金角赌斗。”胜裕一听回头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焦家庄的大爷安良侠焦文志。手中擎棒在船头上面跟老人家接谈。胜爷叫了一声：“焦大弟，既然如此，奔往大战船多加小心。”焦文志点头答应，点手唤送战的小船，上了小船，冲波突浪一直够奔江心大战船。到了战船上面，左手擎着哨棒，右手拈着胡须，叫了一声：“呔，你就是剑山蓬莱里面的，金锐无敌小霸王金角吗，今焦大爷，在战船上面，我倒要看看你的膂力如何？”金角闻听不由得上下打量焦大爷，哼了一声说道：“既然尔敢前来，跟某家决战，报通你的名姓。”焦文志闻听说道：“在下姓焦，双名文志，外号人称安良侠。”说到这里他老人家身向前一蹿，抡手中哨棒，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别看他老人家身量矮小，轮起军刃带定风声，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金

角一看老头子棒到，不由得心中辗转，暗自思索，这个老头儿我可别小看他，焦氏双侠每人手中一条哨棒，棒招绝伦，勇力也非寻常可比。今天他一棒劈头打来，真我要是双手把鎏金锏一横，横梁架海蹲裆骑马势一接他的棒，倘若是他的力量比我大，双臂往下一沉，这一棒击碎了头颅，我是想活万难，金角他是粗中有细，他可没敢真正的架。他把身往后一坐，手中的锏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把身一偏，双臂往外一摆说了一声开，耳输中就听堂的一声，站在那里倒是纹丝不动，焦大爷可了不的了。要说安良侠的膂力可也算不小，两膀一晃有个七八百斤，他输招可就输在身体矮上了。他抡棒打人家是蹦起来，两条腿悬着，就是用上力也不如人家脚踏实地。这一声音焦大爷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只震得臂膀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往外冒金星。也就是焦爷，换一位军刃准得撒手，甚至於身形栽倒。焦爷暗想道，这真是名不虚传，人称四勇，果然膂力过人，自己想到这里，可就不敢再碰了，翻天二十六手，拨封扒打，施展巧妙的招数，往里进招，别看大爷这么大能耐，被这一锏给震迷惑了。要说他的功夫可不错，他看见金角心里一害怕，俗语怯者必败，两下里动手，还不足十几招，焦爷堪堪力不能支。还未等落败，在船上二爷焦文亮看得明白，恐怕大爷一时失神，被鎏金锏砸在身上，轻则带伤重则亡命，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手擎着军刃唤来一只小船，纵到小船头，船行似箭，一直够奔江心，小船堪堪离着大船切近，脚尖点船板身一晃，纵到了大船上面高声喊喝："咧，金角休要逞强，大哥你老闪过一旁，小弟擒他。"爷听着心中欢喜，准知道是自己的二弟，前来辅助，赶紧把手中军刃虚晃一棒，纵出来一丈多，棒交左手，右手撕髯累得

吁吁带喘。二爷摆哨棒说了一声："嗽，你叫什么金锾无敌小霸王，也不是二爷我说句大话，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的了十招，我就枉叫济世侠。"二爷说到这里，手中擎棒站在那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此时大爷说了一声："老二，你不要着急。"把话说完，转身来到船帮跳上了送战的小船，回归本队。二爷焦文亮，手中擎棒，叫了一声："小辈金角，你既称霸王，二太爷就是淮阴候韩信，略施小术准保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信你摆军刃进招。"金角还未等二爷把话说完，直气得他哇呀呀一阵的吼叫，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焦交亮，量你有何能为，竟敢在我的面前出此狂言大话，我要不用鎏金锾砸你个肉泥烂酱，怎出我胸中的恶气。"说着话赶步向前，举锾便砸，二爷焦文亮一看心中喜悦，这才叫正中机谋。二爷看着欢喜，看他双手的鎏金锾一扣，向胸前点来，二爷一看军刃到，把身向右一闪一撤步，他这条军刃，长下里总在九尺多不足一丈，他让过去四尺多，双手擎着哨棒，用力照定锾上一砸，就听当的一声，前面的锾尖已然垂到船板，这么大金角，双手擎着锾亚如攒住烧红的通条一般。金角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就凭我金角在剑山蓬岛里面，身为站殿将军，要谈到膂力也不是我自垮其能，那一个也不及我，怎么会他的哨棒砸在我的锾杆，就将我的虎口震得这般模样，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要是这么看起来，别看金角他这么好的武学，这大的膂力，对於聪明上他可差着。他就没想方才焦大爷，用哨棒跟他砸了一下，乃是一接一砸，慢说焦大爷的膂力不如他，就算是膂力平等，他的军刃长，安良侠军刃短，砸在一处，焦大爷也得输招。这一次他用的鎏金锾，平着够奔二爷分心一刺，二爷把身一闪，金角是竖力，二爷用哨棒

借力使力往下一砸是横力，前面由锬头让出去四尺多不足五尺，靠着后把堂的一声响，小子焉能吃的住。他把军刃往回一撤，他竟不敢用军刃与焦二爷相触，不过施展小巧的枝术，二爷的哨棒拨封扒打，带定风声，金角这金锬吞吐撒放，跟二爷接架相还。这两个人在战船上面动手，也就二十多个照面，这里面金角可就吃着亏了。皆因他军刃长，分量沉重，身体又透着卤笨，他跟二爷一比差的可就太多了，身体灵便，招数巧妙，再说二爷动手非常奸滑，不住的用言语相激，招他动气。他一生气招数不由得就紧，军刃又沉招数一紧，未免很费气力，二十多个照面只累得他吁吁带喘。猛然间他把锬双手一举，够奔二爷的顶梁砸来，二爷一看军刃到，把身向旁边一闪，呛的一声，锬尖已然点在船板上面，二爷手中擎棒乘着这个劲儿，一甩手照着后脊背吧的就是一棒，小子一看不好，赶紧把身一转，那个意思打算要用个旋风，转身躲开，焉想到动手的光景，已然二十多个照面，就算是力尽津出，动转不能，稍微的慢了点儿，哨棒就在他的右臂膀上吧的一声，把小子打出去七八步站立不稳。双手棒锬，那个意思要扎住船板，焉想到用锬一点船板，没点准一滑，小子这个乐儿可就大了，整个儿的来了个狗吃蜜，爬伏在船板上面。二爷看着哈哈大笑，不等爬起用脚踏住他的后脊背，左手撕髯右手点指，叫了一声："金角，可惜你这个外号，叫金锬无敌小霸王，真正叫有名无实，本应当我手起棒落，结果你的性命，人有好生之德，暂时寄首项上，你就逃命去吧。"往下一踹噗噔了一声，踹人了水中，小子真笨，身落水中还没撒手军刃，多亏水深浮力大，把他往起一冒，要不然就凭这锬，也得坠入水底。小子不通水性，旁边送战的小船，赶紧过来

打捞，把小子捞上去不表。单说济世侠倒不是他不肯将金角结果性命，另有一番思索，他想剑山蓬莱的英王，手下军师大帅站殿将军能人无数，战船多只，倒不是实在害怕三庄，这个地方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真要是蓬莱里面出来的人战船上动手，赶尽杀绝全都结果性命，他们有个情急，船只一拥逼近三庄，虽然有两道闸的险要，到那时那一个大胆敢提闸放水。淹剑山倒是小事，四川成都府数万人民，岂不全饱了鱼腹。故尔老人家不肯伤命，那个意思打算把蓬莱众人个个战败，叫他等闻三庄之名心战胆寒，他等不敢兴兵兴事，然后等钦差大人专折入都，天兵一到，再协力相帮，荡平剑山擒拿奸王，岂不是根本产除的办法。不表济世侠的思想，单说燕普手中拿着令字旗，眼望各处观看，心里暗想道，金角可称得起勇力过人，怎么会在战船上面不费吹灰之力，竟会败在焦文亮之手，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那个意思要问一问那位愿登战船会斗焦文亮，还未等他说话，就在大江之中，荡悠悠一只小船上直够奔江心，相离切近，就见那个人身一晃纵上了大战船，把军刃一摆，用手点指高声说道："焦文亮你有何能为，敢在战船上面发威，太爷在此。"济世剑闻听说话的声音，不亚如巨钟一般，但见这个人大身材，足有六尺五，身穿宝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豆包鞋白袜子，蓝绸子扎腰，长大脸面亚赛鹅黄，两道漆眉，直插入鬓，二双虎目圆翻，大狮子鼻子，凹鼻子头，四方的阔口，颔下两撇金髯大耳朝怀。大凡黄须之人，都善於斗，手中擎着一口斩虎刀，刀头二尺四，刀杆三尺六，共总长够六尺，左手背着刀右手撕髯，站在那态度不凡，二爷一笑遂说道："来人报通名姓，二爷棒下不死无名之辈。"那人闻听哈哈大笑叫

了一声："焦文亮，俺就是剑山蓬莱岛站殿将军，姓陈名勇，外号人称生擒虎。"二爷一听知道这是蓬莱里面勇力过人，为四猛之一，我要多加一分小心，像这个主儿蓬莱里面都是说的出。二爷想到这里，哈哈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陈勇小辈，你的外号叫生擒虎，今天也不是二爷夸口，你连人也捉不住。"陈勇听着不由得心中有气，叫了一声焦："焦文亮休走看刀。"一摆手中的军刃，够奔二爷的颈项就是一刀，二爷一看刀来了，将身稍微的往下一矮，摆手中的军刃接架相还，这两个人走上招各施巧妙，生擒虎陈勇，刀法绝伦，在蓬莱里面都是数的着的英雄，今日跟二爷动手，把自己平生所学的绝艺一招不留，恨不能一刀将二爷结果了性命，无奈焦二爷身量矮小，蹿纵灵便。二爷暗想我不可与他以力相拼，倒不如我别进招，只用招架之法，并不还手，猛然间陈勇把手中的军刃够奔二爷的裆，刀刃在上刀背在下，尖朝前把在后，向上一挑，这一招的名目叫作撩阴刀。二爷一看刀到，把腿一抬，身往后一撤，撩阴刀走空。二爷趁着下部漏空，身向下一矮，招走下盘，哨棒用了个枯树盘根，照定小子迎面骨上，吧就是一棒，小子一看棒到，打算往起一纵，焉想到说时迟那时快，身将然往起一起，哨棒不偏不斜，正在脚脖子上，吧就是一下，把小子打的哇呀一声，撒手扔军刃，翻身跌倒。二爷一看哈哈大笑，用手指陈勇道："我以为你有多高的武学，原来也是平常，你还配叫生擒虎，本应当结果你的性命，方才我已然释放了金角，焉能要你的性命，你也逃命去吧。"二爷连着说了两三声，小子还是躺在船板上面纹丝不动，皆因他两只脚脖子肿起多高，别说让他走，连动转挪移都不能够。正在此时，就觉着后面有金刃的劈风，二爷赶

紧右腿往后一撤，背转身来手中棒向下一轧，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身高不足六尺，项短脖粗，四方脸黑渗渗黑中透亮，青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手中擎着斩虎剑，一巴掌宽的剑苗，恶狠狠给二爷来了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个小子跟陈勇最相好不过，他叫活捉豹瓢伦，他一看陈勇输招，他赶紧叫小船，来到大战船在二爷后面一声没言语，在老头子后脑就是一剑。谁知二爷多经多练，称得起眼观八方耳听六路，一听后面有金刃劈风，赶紧把身转过来，一抖手由底下单手擎棒，往上一捞，只听呛啷一声，小子的军刃就撒了手，噗噔一声坠落江中，老头子把手中棒一擎，暗想道这个小子太可恶，他不该擎剑在后面暗算於我，这叫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二爷提棒将要进招，就见瓢伦这个小子矮身，连蹿带跳够奔船边，噗通跳人江中，借水脱逃。二爷追到船边，哼了一声，手指水面说道："小辈便宜你。"二爷说罢，擎着军刃回来再看，陈勇连滚带爬，够奔船边，送战小船的水手，看着这般光景，上大战船把他搭下去，拾起他的军刃，放在小船上面把他送回了本队。二爷将要叫战，猛然间观看江心之中，来了一只小船，其快如飞，来到切近脚尖点小船头，纵上了大船，来到上面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焦文亮，你可认识将军。"二爷看这小子长的凶横，身高足有七尺，膀阔三停，腰似皮缸，大腿如柱，身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搬尖大洒鞋，赤红脸，左眼旁边长着一块青记，一双扫帚眉怪目圆翻，大枰砣鼻子火盆嘴有点吊角口，连鬓络腮的花白髯，手中擎着一条齐眉棍，约有茶盅粗细，论分量也有二十多斤，二爷看着这个小子，长的凶恶非常，随用手一说道："胆大小辈不怕丧命，竟敢前来

登舟送死，报通你的名姓。”那人闻听一阵狂笑，声若雷鸣，叫了一声焦文亮：“量你有何能为，我乃剑山蓬莱站殿将军，姓奎名虎外号人称赛孟贲是也。”二爷见这小子形像凶猛，拿他一比把二爷比的身量显着太矮了，二爷明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何况他的外号叫赛孟贲。二爷叫了一声小辈，我以为是成名的剑侠，原来是偷猫盗犬之辈，奎虎把手中棍双手一擎，泰山压顶恶狠狠一棍够奔二爷头颅打来，二爷一看棍到，并未敢碰把身形向旁边一闪，棍走空了，把棒横着顺水推舟，招走中盘，够奔奎虎的腰间便打，奎虎一看，赶紧把齐眉棍立着向外一撞，说了一声开，二爷撤棒向旁边一纵，纵出去足有六七尺，把棍将然躲开，奎虎把棍一擎，叫了一声：“焦文亮，你既是条英雄，因为什么不敢以军刃跟我动手，真要你有胆量，咱们两个人砸个三下五下，倒要看看谁行谁不行。”二爷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奎虎，据我想你不过是一个武夫，有些个粗笨的力气，真要谈到武学上，马上步下水旱两面，小子你未必能行，你真要是条英雄，敢接我三棒，三棒打不坏你，你就算是条英雄，你要接不住我这三棒，你就枉叫赛孟贲。”奎虎一听哇呀呀一声吼叫，叫了一声：“焦老头儿，还别说是三棒，就是三十棒我又何惧，只要身一摆一晃，那就算我输。”二爷闻听随着竖大指，叫了一声：“奎虎，我这三棒打不倒你算我输。”二爷说到这里又叫了一声：“奎虎，别走接招。”说着话脚尖点船板，纵起来双手抡棒，泰山压顶往下便打，奎虎一看二爷的棒到，蹲裆骑马式，双手擎棍，横棍架海，往上一接，口中说了一声开，棍的风声往上一兜，堪堪爷的棒就要接到棍上，济世侠一看心说不好，要按力气上说，我的膂力比奎虎的差的多，只要棒撞在

棍上，我非输不可，想到这里，说时那时快没敢往下落，往回一抽，奎虎的棍可就算接空了，双手举起眼往上一看，胸膛可就算漏了空了，二爷跟着身向后一坐，蹦起一腿，够奔奎虎胸膛砰的一脚，用力一踹，耳轮中就听噗通一声，把这么大的一个赛孟贲，踹出去足有一丈多。小子站立不稳撒手扔棍翻身跌倒。因奎虎只雇头上面接棒，并未留神二爷暗算，若非这么着焉能赢的了他，奎虎跌倒船上。济世侠遂说道："奎虎这可不算我不对，自古道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别看我今天巧赢你，我是决不要你的性命，你赶快拾棍逃生，我再另会他人。"奎虎脸一红恶狠狠看了焦爷一眼下战船，驾小舟回归本队去了。二爷此时洋洋得意，暗想道就凭我焦文亮上得战船，不费吹灰之力，连赢四阵，这段书的目录，就叫济世侠，战船败四猛。

二爷赢了奎虎，手擎着棒打算再向英王叫战，还未等开言，就见飞龙舟上面，燕普把手中令旗一摆，眼看着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的船只，说道："列位那一位愿登江心大战船，会斗济世侠？"燕普连问了两三声无人答言，这也不怨众人不敢答言，眼睁睁蓬莱四猛，全都是皓殿将军，那一个都是武学高强，到了战船上面不费吹灰之力，被人战败，再要出头露面倘若赢不了济世侠，岂不叫王爷小看吗，有身分的主儿，不敢轻易冒险，单等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有什么事再说。燕普一看连问数声无人答言，暗想我是三军主脑，我要不肯上前，谁肯奋勇，想到这里随着把手中的令旗一合，往桌案上一放，打稽首眼望着飞虎舟上面的大帅厉胆侠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谭大帅请你压住阵角，不才我要亲自登战船，会斗三庄。"谭天闻听连连抱拳："要不然仙长给我观看，

不才我与他等相会。”燕普一摆手叫了一声大帅，不必争让，倘若贫道不是他人敌手，你再出头不迟。”燕普他看着三庄，都是平常之人，那一个也胜不了他，所以他要出战，此时三位剑客，在大船后舵隐住了身，偷睛往战船上面观看，隔着又远，燕普一时之间，他那里看得见三位剑客，他既然看不见三位剑客，三庄众人都不是他的敌手，他是一时的高兴，要在英王面前，凭手中的宝剑，扫尽群雄，故尔他拦住谭天，自己亲身要出头，点手叫小船，上了小船，吩咐水手船往前行，来到江心，纵上了大船。焦二爷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说道不好，我早就料到这里，别看我连赢了四猛，赶早赶晚必有高人出头，我必然被他们战败，到如今果应前言，按我的武学，要是跟燕普动手还用多，不过三招两势，我就得败北，但是心中害怕也是枉然，倒不如摆手中军刃，跟他一死相拼。将然要摆军刃过去，跟燕普动手，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声音洪亮，叫了一声焦贤弟：“战船上面一连战败四猛，大概你也有些个劳累，倒不如退在旁边休息休息，愚兄我要领教领教。”燕普他正在船头说话之时，猛然间见说话的人，纵到战船上面，焦二爷背哨棒留神观看，就见这位老英雄长的好看，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垒白发苍苍，站在战船上面，非是别位，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寨的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要说石爷可称得起有心人，只皆因在段家庄跟孩儿郝文俊前去聘请段灯段洪亮，夜晚之间无情虎段夺出了一场逆事，郝文俊身受嫌疑，就连石爷都觉着脸上无光，若非是济世侠拿获着段夺，用尽心机审问明白，把嫌疑洗清，要不然我们脸上全都不好看，二爷他既然对於我们不错，就应当想个法子，报答人家，一看

二爷在战船上面连胜四猛，燕普出头登战船，准知道济世侠赢不了，我何不趁此时登战船，换下来济世侠，以报前情。石爷点手叫船，船到石金声切近，他一晃身跳到小船头，一语未发左手按刀把，右手撕银髯，吩咐一声，水手们开船，船往前行荡悠悠船行水面，老头子占在船头，形似南极寿星，银髯飘洒，这一分威风，真有说不上来的可爱。小船离着大船切近，高声喊喝，焦二弟你已战败四猛，大概有些个劳累，倒不如退下去休息休息，愚兄来也，哧的一声纵上了大战船。二爷一看石爷出头，不由得心中欢喜，二爷叫了一声："老哥哥，既然你老人家出头，叫小弟休息，老人家斗燕普，可要加意留神，千万不可粗心大意。"把话说完，一纵身跳到小船上面，回归本队不表。单说石金声，眼看着燕普，满面带笑，叫了一声："燕道长，石铎这厢有礼了。"说着话拱了拱手，燕普擎着拂尘观看，来了一位发须颁白的老头，自报名姓名叫石铎，号叫金声，燕普听罢就是一怔，知道这是山西太原府，王家寨的老侠，一辈子闯荡江湖，全凭折铁宝刃，一百二十八招八卦万胜金刀名传天下，今天看见老头子站在面前，双手托着银髯，果然不减当年的威风。燕普看罢念一了声无量佛，随着打了一个稽首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石老侠客，久闻阁下刀法经伦，今日登战船，莫非有意跟贫道一决雌雄吗？"石爷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道长，像石铎年迈苍苍，八旬有另，难道说我连个轻重不知吗，还漫说是我石铎身上所会的功夫，是微末的技艺，再比我身分高着数倍，谈到武学，跟道长您比，也未必是道长对手，我这一次到战船上面，倒不是以武学解决，不过我有两句话，要对仙长谈谈，但不知您容讲不容，我说句高攀的话，我还要跟仙长近乎近乎，如

果不肯听纳，那可就说不上不算，石铎只可以老命相拼。”燕普听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叫了一声：“石老侠客，有话请讲，不才燕普愿闻高论。”石爷微然一笑，既然如此，石铎抖胆了，石爷遂道：“仙长既然挽发为道，身在三清，武学高强，大名鼎鼎，倒不如你老人家，本着出家人的规则，撇去了红尘，谨守五戒，再者说无论僧道三教同源，莫不以慈悲为本，你老人家入剑山蓬莱岛辅保英王有意叛反清朝，你不想康熙自登极艰来，可称得起是有道明君，万民乐业，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如今妄自兴兵，黎民百姓岂不跟着遭涂炭之苦，这么看起来，还不如仙长，与蓬莱脱离关系，找一个僻幽的所在，烧丹炼药，导气吐纳，得天地的精华，益身体的气血，虽不能成佛做祖，也可以益寿延年，再将老人家身上所有的武学，找相当的弟子传授於他，做永远的纪念，传流世上万年不朽，岂不胜却在剑山甘居叛逆强百倍吗？”燕普闻听石爷所说之话，暗自点头手拈银髯，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石老侠客，话说的是句句有理，无奈当年英王聘我入岛，我曾有言在先，以身相许，到尔今我要弃他一走，岂不显着我说话心口不相应，出乎反乎吗，如今惟有凭我掌中三尺利刃，无论三庄那一位，只要能够赢的了贫道，慢说叫我弃蓬莱一走，就是伸颈就刃，也无怨言。”石爷闻听，知良言难入，遂说道：“好，仙长既然勒令要以武学解决，量我有多大技能，只好给仙长接招而已。”说到这里左手擎刀鞘，右手荷刀把呛啷啷宝刀出鞘，拢刀撕髯，燕普一看只好把佛尘插在大领里面，回手亮剑，左手掐着剑诀，右手擎剑叫了一声石老侠客进招，石爷知道不动手那算不行，只可说了一声得罪了，仙长别走接招。随着把军刃一晃，够奔老道项上就砍，这口军刃夹铁和钢造

打，光华一片恰赛过厉闪，老道一看刀到，跟着把身往旁一闪，用手中剑够奔石爷右手腕上便截，石爷赶紧回手撤刀，把身一转用了个反背刀劈来，燕普一看刀到，身向左一闪宝剑一压刀背，平着用了个拨草寻蛇，宝剑够奔老英雄的哽嗓咽喉，石爷赶紧把身往后一转，两下里各自进招，这口刀八卦万胜外加云刀三现，真称得起天下无双，燕普看着不由得赞美，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口刀上下飞腾，舞动生风，亚赛刀山一般，遮前挡后，看左顾右，别看这么大年纪，不减当年的威风。虽然石金声武学高强，他也毫不介意，两下里赌斗输赢，当场动手不过二十招，也就是十几手石爷可就显着不行了，因为什么呢，人家那个剑招太快，一招紧似一招，工夫长了石爷可就跟不上了。石爷一看自己的刀招跟不上人家的剑招，并且燕普精神抖擞勇力过人，石爷看着后怕，不敢冒险轻易往里进招，只可看关定势，封避躲闪，把自己的门户看的严密非常，赢不了一时半时可也输不了。侠客跟侠客可不一样，石爷老成历练，闯荡江湖多年，自己看住了门户，那叫一死相拼，工夫可就大了。燕普你可别看他说话和霭，就彷佛有慈悲之念，动上手他可不让人，恨不能一剑把老头子结果性命。就在这么个工夫，大船上面的三位剑客，看了多时忍无可忍，珍珠佛董爷把颔下胡须一拢，说道："二位师哥您看，燕普十分猖狂，一点儿容人之量都没有，就凭石铎银髯皓叟，这么大年岁战船上面跟他动手意狠心毒，身为剑客穷杀恶斗，不肯稍留容人之量，二位师哥给我看着，小弟我要出头露面，跟他周旋，若工夫长了，恐怕石铎有性命之忧。"董爷说到这里，回头叫身后的弟子，青龙白虎，看过自己一对仙鹤掌，我要跟燕普誓不两立。就在这么个工夫，张鸿钧

念了一声无量佛，摆手叫了一声："师弟，不是愚兄拦你，皆因燕普武学高强，技艺绝伦，兄弟你秉性刚强，能折不弯，你们二人动上，那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还不如你跟师哥老哥儿两个给我看着，我到战船上面，用几句言语劝说燕普，倘若他能够觉悟，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愚兄跟他周旋周旋。"把话说完，向前一纵叫小船，荡悠悠小船来到，剑客爷一晃身，跳到小船上面，够奔战船赌斗燕普，小船荡悠悠往前走，离着大战船约在一丈五六，脚尖一点小船，丹田提气纵上了大战船。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石铎撤招，贫道在此。"石爷动手正在危急之际，猛然间一听佛号，石爷心里头明白，知道是剑客爷张仙长，他老人家恐怕我当场输招，故此出头露面，石爷心中欢喜，赶紧撤刀纵至在圈外，一看正是剑客张鸿钧。剑客爷张鸿钧，站在战船上面口念佛号，满面怒色。燕普一见有气，想亮镖会我正然会斗僧道，在梅花圈上面，两口宝剑战在一处，张鸿钧赶到，用铁条击开了双剑，那时我本应当亮剑跟张鸿钧一死相拼，因我的精神已乏，故才回西胜镖局，今日战船上面，得遇张鸿钧，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由得要报复前日之恨，所以直气得二目圆翻。张爷并不着急，叫了一声："燕道友请了。"燕普随着把气往下一压，背剑打稽首，也叫道："张道友，你本是天师的道派，住居江西龙虎山玄天观，身背技术，人送美称太极八卦庶士，身为剑客，道行深远，世外的高人，怎么会一时之间，竟会来到四川剑山蓬莱岛战船上面，要动手妄开杀戒，这么看起来，枉有剑客之称，逞强好胜，怎么算的了出家人呢，依我良言相劝，倒不如跳下战船，回归你的江西信州养静吧。"张爷听着这话微带笑容念了一声佛，叫道："燕道友，你所说的这些话，

真是至理名言，挽发为道，身入三清，就不应当涉足红尘，与名利相逐，你这个话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可得问问，还是就我这一个出家人有限制，还是所有咱们出家人都不能身染俗情？”燕普一听这个话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张道友，方才我说的那个话，不但我们三清道教，就是佛门弟子，也应当遵守。”还未等燕普把话说完，张爷把面目往下一沉，遂用拂尘一指道：“燕道友所说之话，甚为有理，既然笑我张某，来到战船上妄开杀戒，怎么你辅助蓬莱有意佐英王造叛，难道说你就不犯杀戒吗，依我良言相劝，你与你的师哥一同脱离蓬莱，如果你等照着我的话果然从此一隐，我张鸿钧情愿回江西信州玄天观闭门不出。”张爷这话还未曾说完，燕普知道自己把话说错，满面带愧无言可说，他才羞恼变成怒，遂说道：“好，既然张鸿钧你这么说，这个话我也明白，你这一次上战船，分明是显露你的技艺，小看我燕普，你我今天以武学解决，如果你要能够赢的 我掌中的宝剑，不但是我就连我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我们一同隐遁不问世故。”张爷看了看知道这个东西说话反覆无常，并且自高身分，他以为他的武术打遍敢天下无敌，想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燕道友，我可无意与你以武力相拼，既然你勒令要求我可不得不如此。”说着话张爷把拂尘向领上一插，左手荷剑匣，右手擎剑把，呛啷一声宝刃离匣，这口剑名叫龙虎剑，还是天师所赐，当中一条龙骨，两边乃是折铁所制，锋利无比，削钢剁铁，斩金锉玉，这口剑要按迷信上说，能可以镇宅除邪。此时张爷把剑撤出来，左手在前掐着剑诀，右手擎剑身向下一矮，作出降龙式，说了一声：“燕道友请来进招。”云台剑客说了一声：“请。”左手掐剑诀，右手擎宝剑，由上往下一击，

够奔仙长的顶梁，张爷一看剑到，把身一闪，双手棒剑对准燕普手腕上便切，燕普赶紧回手撤剑，张爷双手捧剑够奔燕普胸前便刺，燕普赶紧用宝剑作出来寻龙式，剑尖在下立着往旁边一闪，跟着往下一杀腰，左手往外一抬，脸往外一掉，宝剑够奔张爷挡内挑来，这一招又叫撩阴又叫魁星提斗，张爷一看剑到，把左腿往起一提，作出来张飞片马，右腿往后一撤，把这一招进步撩阴剑躲开，跟着他老人家往前一探身，宝剑够奔燕普的脖项上递来。这一剑还是真正历害，俗称叫拨草寻蛇，正说这一招叫作顺风扫败叶，剑过一道白光，亚赛刮风的一般。云台剑客一看剑到，把身一撤，这两个老道当场动手，倒也好看，全都是白发苍苍银髯飘洒，这两个人动手，跟普通的人可不同，招法并不着急，一招一式那一个也不肯轻易的冒险，脚底下微有声音，脸上可看不出来他们二位的形色，心中各有所思。要像张老剑客，他老人家腹内辗转，暗想道云台剑客剑术高强，非他人可比，有这么一身的好能耐，身居剑山一时执迷不悟，辅佐奸王，想到这里，无奈燕普的宝剑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够奔自己的致命处刺来。云台剑客他心里想，我要打算保王爷成其大事，不灭你们弟兄，焉能成功，我真要是按一招一式动手，我未必保的住准赢，今天叫我把你遇着，也就是一死相拼，万一借英王的洪福，应该我成名，战船之上动手，叫我结果了张鸿钧。燕普这个人心胸又狠，故尔他的招数出来，手头儿专奔致命处。两个人动着手，两方面船上的老少群雄，以及蓬莱的站殿将军，那一位不看。有一位站殿将军，可就是老人家赛南极诸葛建，在众人的身后探着头二目瞪圆，往战船上面观看，观看二位老人家动手，诸葛建不由得心里头赞叹，暗说道就凭我诸葛建

我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大概南北十三省不认得我的少，真要这么看起来，拿我的武学要跟战船上这二位比，我还差的远呢，二位仙长比我高的多，怨不得人家身为剑客，老头子越看越爱看。不但诸葛建看着高兴，就连英王也瞪着眼往战船上面观看，连连的点头，爱慕张鸿钧，暗说真要是张老剑客，他要投顺蓬莱，我成事何难，英王这就叫爱将之癖，后来剑山势败，样样宗宗全都输在英王爱将的上头。不表富保臣，单说的是飞龙舟上面有一个人看着不忿，非是别人，正是万俟羽修，看了看张爷的龙虎剑剑招高强，自己师弟燕普工夫长了，未必胜的了人家，要照这样看起来，也用不着我出去协力相帮，两个人打一个，那我就不算英雄了，倒不如我上战船，把我的师弟换下来，凭我手中的量天尺，跟张鸿钧当场决斗。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一点手叫来了小船，跳到小船上面，一摆手船往前行，小船行在江中，其快如箭，一直够奔大战船，来到大船切近，纵到大船上面，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师弟，撤招下来，愚兄在此。"太极八卦庶士，动着手一听有人念佛，斜目观看，但只见由打小船上跳上一人，张爷一看非是别人，乃是无形剑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道不好，他手中一对量天尺，翻天三十六招，大罗神仙难以脱逃，据我眼里所见，心里所想，跟他武学相等的没有多少位，他要是一出头，大慨三庄难以取胜。张爷心中正然思想，还未等燕普撤招，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有人念佛，声若巨钟，无形剑客留神观看，就见由江中荡悠悠来了一只小船，相离切近，一飘身纵上一个年迈苍苍的出家僧人。面若银盆残眉碧目，颔下一部银髯，飘洒胸堂，腰扎绒绳身穿僧服，脚下僧鞋高腰白袜，手中擎着一

对军刃，名叫鹿角棒，张爷一看是师哥姜达姜本初，心里头这才放点儿心。因姜达在大船上面，跟董瑞老哥儿两个观看师弟在战船上面赌斗燕普，猛然间就见英王对面飞龙舟有人晃身跳上小船一直够奔大船，姜爷的碧目眼光量足，远远的就看见了，是万俟羽修，这个老道我听大师哥董乾常跟我谈，他手中一对量天尺，招法，翻天三十六手，可称得起打遍了天下无敌，按我师哥那个技术，跟他动手，也未必胜的了，还有何人能够胜他，我要是不过去我师弟岂不跟着爱累。姜爷将然想到这里，就见董瑞叫了一声："师哥，你老人家在旁边看着，不才小弟我够奔战船，我要请教请教无形剑客。"姜爷一听一摆手叫了一声："师弟，还是你在旁边观看，我到战船上面动手，我若胜不了他，你再出头也不为迟。"把话说完，叫过小船来跳上去，飞似的来到大战船，一飘身纵上了大战船，口念佛号，无形剑客留神观看，一看认得，知道这个和尚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姜达，此人天下皆闻。看了看遂一笑，念了一声无量佛，手打稽首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姜老剑客，久闻老剑客三十六手翻天鹿角棒，棒招高强，早有意够奔山西拜访，皆因无暇，未得如愿，今日在战船相遇，你我倒要分个高低"。把话说完，拂尘往身后大领上一插，撤出他那一对量天尺，双手一摆，站在那里虎视眈眈。老剑客姜达看着他这个样儿，未免长叹暗想，出家人既然离凡，身入禅门一尘不染万事皆空，你看他身为剑客，百岁有余尚且如此抢赢斗胜，站在那里耀武扬威，岂是出家人的身分，剑客的行为，想到这里，把鹿角棒左右一分，念了一声弥陀佛，眼看着无形剑客点了点头，叫了一声："道友，今天既然出场动手比论上下，可有一样儿，我有两句话要说，你

我皆是出家人，今日咱们动手打一个赌，可不赌金银，所赌的就是道，道长要是胜了我，我立即远走高飞，不问世事，若是道长输了，你也离开剑山，不管俗事，你看如何？”无形剑客一想，口念无量佛，叫了一声：“姜老剑客，既然这么说，倘若我万俟羽修不能取胜，我情愿携带我师弟燕普抖手一走，隐避山谷，从此以后决不出头。”姜爷闻听说好，两下里把话说明，各自道了一声请，像这个身分动手，也用不着拧眉瞪目口出不逊，满都看不出来，谈笑自若。无形剑客左手量天尺够奔顶梁，右手尺够奔胸前，两条尺的招数关乎着点穴，他这个招数就算用着了，老人家姜达的鹿角棒招数跟他相同，也是三十六手，关乎点穴，这二位动手不着急，一招挨着一招，未曾动手先看关定式，封避躲闪，把自己的门户封住了，然后再想着往里进招，按无形剑客的武学比姜达好，姜达手中一对鹿角棒，也就是接招换势，所用的法子也就是以逸待劳。姜达也不敢冒险，万俟羽修一看姜达的鹿角棒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还不可大意，倘若我输了招，关乎王爷的大事。这两个人才叫棋逢对手，他们二位一动手不大要紧，就把三庄所有的船只上面的群雄，以及老人家胜裕，大家都是目不转眼观看这二位剑客，各施所能。胜爷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二位贤弟，明照远石永傺，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二位贤弟，请来看。”三位出家的道长，一位出家的和尚，这都是明末清初出了名的人物，今日会到一处，果然名下无虚，不表各位老人家闲谈，战船上面董爷心想，我们师兄弟四人，称为四大名剑，我二师哥三师哥都舍命登战船，我还在这里等甚么，倘若我哥哥有点差错，那么如何是好。四爷想到这里，回头看了看两个徒弟，青龙白虎，低言悄语道广慈广惠，你们两个人给我

看着，我出头露面够奔战船，遂登小船来到战船之上，对着燕普万俟羽修发言。还未等老道回答，猛然间就听一声佛号，不亚如半天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彷，声若巨钟。各位剑客顺着声音看，就见由大江之中荡悠悠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出家的僧人，长的凶恶异常。身高足有六尺多，穿着一件灰色的僧服，大领阔袖，外头罩着一件灰色的大坎肩，又名毗卢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足有核桃粗细，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黑中透亮连鬓络腮的胡须碴，粗眉斜入天仓，一双怪目圆翻，大秤杆鼻子，四字方阔海口，通红的咀唇，肩上斜跨着十八颗人头骨捻珠，背后背着一对短把追魂铲，手拿着一把拂尘。各位剑客看罢，心说不好，这场事闹得地覆天翻，怎么把他也惹出来呢。书中代言，云台剑客无形剑客，两个老道登战船动手，船上的三位大帅，谭桂林，龙九公，于变三个人留神观看，就见对面三庄请来的剑客，姜达张鸿钧已出头在战船上赌斗输赢，他们两个既然出头，一定还有董乾，镇古侠珍珠佛，他们四个人时常就在一处，谁也不能离开，说着话隔着虽然远，他也得上对面船上看，英王在船上观看四位剑客动手，凶杀恶战，真是两国仇敌。英王手拈着银髯，不由得暗中思索，真要是三庄所请来的侠客，幔位上战船出头露面动手，到了那个时候，别看蓬莱的人多，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旗牌人等，可有些个费手。英王想到这里，一回头在英王身后站着站殿将军，挨着自己这位非是别人，正是赛南极诸葛建。英王遂叫了一声："诸葛老将军，传我的口谕，够奔山内鱼古寺，请老方丈了因长老，携带弟子少剑客，请他们爷儿两个急速出头，辅助蓬莱战胜三庄，不得有误快去快去。"诸葛建点头答应，赶紧叫了一只

船，身纵过来驾船往里走，过了青龙闸进了船坞，把船拢岸，弃舟登山，一直够奔鱼古寺，到了鱼古寺，将然要往里走，打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一看诸葛建认得，遂问道："诸葛老将军有什么事？"要说诸葛建这个人他的心胸高，没事的时候时常到鱼古寺找这里的方丈，了因长老通法上人，这个出家的和尚，按他的武学，在剑侠图里头说，和尚堆里不数第一，也数第二，诸葛建知道他是一位剑客，无事之时常到鱼古寺找了因盘桓，了因长老还是真喜欢他，因为什么呢，他年过八旬，对於武学上还这样勤学，真乃可敬，故此常来，庙里头僧人没有一个不认得诸葛建的。他进门小和尚问道："老将军有事吗？"诸葛建说道："烦劳少师傅替我通禀一声，就提诸葛建奉王爷之命，要面见老方丈。"小和尚一笑，说道："老将军你素来随出随入，也不用人给您通禀。"诸葛建遂说道："少师傅你可不知道，这一次爷亲率大小战船跟三庄在水面动手，正在危急之际，叫我前来请老方丈出头露面。"小和尚闻听，也不敢怠慢说道："既然如此，您随我一同进去吧。"诸葛建点头，跟着小和尚往里走，进了山门穿过了穿堂殿，来到了因的禅堂，诸葛建跟着小和尚进了禅堂，小和尚报知方丈，诸葛建到了里面，留神观看，但只见迎着屋门是一张方桌，两旁边太师椅子当中挂着黄云缎子围桌，桌子后面是搁几案，案上供奉一个牌，牌上写的是两个字止静，牌的头里放着黄澄澄一柄如意，在北面山墙头里有一张床，在床上盘膝打坐，坐着一个僧人，正是了因长老通法上人。诸葛建赶紧向前行礼说道："剑客爷在上，诸葛建这里给你老行礼了。"和尚闻听叫了一声："诸葛老英雄，来到这里有事吗？"诸葛建闻听说道："跟剑客爷回，现在外面王驾带领全山军将，跟

三庄对垒交锋，云台剑客无形剑客，二位登战船会斗三庄，怎奈三庄里面聘请张鸿钧姜本初出头，正在难解难分，王爷恐怕无人抵挡，王爷遣派我来，面见老剑客，请您出头抵抗三庄，还叫我对您说明，叫你老人家请少剑客一同到岛口。”了因长老闻听，不由得暗自念了一声佛号，遂说道：“诸葛老英雄，出家人我的历史大概你也知道，当年蒙英王推爱，给我们师徒修盖鱼古人古二寺，我也曾说的明白，我是出家人，不过当今既有人攻山夺寨，老僧须出头维持，这一次王爷亲率全山人等，老少的群雄，够奔岛口外与三庄决一雌雄。据我心中所想，三庄人等不过是普通武学而已，要打算取胜蓬莱，势比登天还难，怎么会王爷还不放心，遣派老英雄前来请我们师徒爷儿们出头。”请葛建闻听说道：“剑客爷您老非知，胜裕聘请姜达张鸿钧，还有几位高人，打算把蓬莱一鼓扫平，剑客爷你老要不出头，那可就算危在旦夕。”了因闻听哈哈一笑，不知了因肯其出头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董瑞奋战了因僧　四龙倒戈叛蓬莱

话说了因长老闻听诸葛建所说的话，遂说道："既然如此，老英雄你就先行一步，我们师徒是随后就到。"诸葛建遂即退出，通法上人了因长老遣派弟子够奔人古寺，叫石头僧慈云，携带军刃急速前来。小和尚答应自己够奔人古寺，老和尚这里收拾。慈云僧来至在里面，先给老师行礼，然后问道师傅："不知你老人家叫弟子携带军刃有何吩咐？"了因长老说道："外面三庄攻打蓬莱岛，恐怕不是三庄敌手，诸葛建叫你我师徒出头辅助。"慈云僧点头答应，了因手捧如意，他这柄如意也是浑铁绞钢打造，外面亮着一层金，按分量说整整的八斤，你可别看是条如意，这种军刃分量趁手，十八般军刃之中都不如他得用。头一样说能可以拨封扒打，再者说还可以拿人的军刃，无论你是单刀双剑，长枪短棒，只要碰上他就要吃亏。这爷儿两个，由鱼古寺来到船坞，船只早已预备停当，弃岸登舟，船往前行荡悠悠顺着水面出离青龙闸。来到闸口外留神观看，就见蓬莱的船只，密杂杂压满了大江，和尚这只船一直够奔英王的金顶鹅黄闹龙舟切近。英王一看果然鱼古寺的师徒请到，遂抱拳说道："老方丈，孤派诸葛老将军够奔鱼古寺，聘请高僧师徒爷儿两个前来解围，你看战船的上面，本山的军师等，在船上赌斗输赢，方才我已然问过了，那一个和尚叫姜达，老道名张鸿钧，他们乃是人间的剑客，武学高强，工夫延长我恐怕蓬莱所有众人，难以抵抗，故尔前去

请老方丈前来辅助。”正然说到这里，猛然间观看，但只见三庄里面出来一只船，船行似箭，在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因为离着远，英王他可看不见，通法上人他可看的明明白白。皆因练武的人眼光足，但只见船头上站着这个老头，身量不高，也就是四尺多不足五尺，身上穿着一身蓝粗布的裤褂，山东皂鞋，白粗布的袜子，往脸上观看，两道残眉，二目灼灼放光，如同一双明灯相彷，颌下的胡须亚赛焦草乍蓬蓬，大耳有轮，剪子股儿的小辫儿。手中捧着一对军刃，长够三尺六，浑铁绞钢打造，外面亮着一层乌金，这个头儿似仙鹤二爪，支出来那个小岔，专能拿人的军刃，善能点穴，这一对军刃一共十二斤，六斤一只。你可别看他体矮，捧着这对军刃天然的威风。了因长老回头眼望自己的徒弟慈云，说道：“你来看这就是我跟你提的，四大名剑，此人排行在末，姓董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因他脸上有一脸小肉揪儿。”慈云闻听哈哈大笑，说道：“老师你老人家常跟我说，四大名剑各人全有绝艺，武学高强，我由八岁跟你老人家练艺，到如今屈指一算，整整的六十年，我就算七十岁的人了未曾离开老师左右。谈到武学上，随着你老人家漂流江湖，我可不敢蔑视高人，老师你老说，外面能够胜过我师徒的有多少人，不错你老人家常谈四大名剑，眼前头这就是三位，一个是姜达，一个是张鸿钧，一个董瑞，据我看其貌不扬，也不能奈我何，老师你老看他驾船前来，当然是够奔战船，辅助他两个师兄，这一次倒不如弟子出头我们两个人当场比试，倒看看谁行谁不行。”了因长老一昕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慈云休要猖狂，不可以貌取人，董瑞实有惊人的本领，还漫说是你，就是为师我要是遇见他，也得小心一二，倘若粗心大意，也难保取胜，你

因何出此大言。”慈云一听说道：“老师，如果弟子出头，战船上面不能战胜董瑞，情愿在老师的面前请罪。”把话说完，并未等候他老师许可不许可，他就点手叫来一只小船，跳上了小船，吩咐一声叫水手开船，一直够奔大战船，慈云将然来到战船切近，此时老人家董瑞，已然纵上了战船，和尚看罢念了一声佛号，一飘身纵到上面。董瑞这个工夫，可就无暇替换他的二位师兄了，只可向着慈云用手点指说道：“这个出家人到战船你是意欲何为，要打算动手报通你的名姓。”和尚闻听哈哈大笑，念了一声佛号：“要问老僧法名慈云，别号人称石头僧的便是。”董瑞上下打量，和尚凶恶异常，心说不错，我在外面闯荡江湖，听人说有这么一个石头僧慈云，他乃通法禅师了因长老的弟子，今一看他这一分形像，果然名不虚传。遂一笑叫了一声：“慈云，既然出家不守清规，在外面任意胡行，今天上到战船动手，别看你身带军刃，也不是太爷小看你，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二十个照面，那就算你的武学练成了，也不枉你是了因长老的门人。”老头子说着话面上笑容，那个意思就彷佛看不起石头僧的一般。和尚有气，回手由身后撤出来一对军刃短把追魂铲，双铲向左右一分，念了一声佛号：“董瑞休要口出狂言，我看你往那里逃走接军刃。”双铲一摆，作出来流星赶月，右手的铲一摆，左手铲到，双铲并举，够奔老人家的头顶。董瑞观看，暗想道这个和尚长的人高力大，凶恶过瘟神，他的铲到我何不试探试探他的膂力如何。石头僧他的双铲已到，自己随着把身形往旁边一闪，自己仙鹤掌对准了铲头用力往上一磕。要说武学上动手，还不用说这么大身分的剑客，就是普通的武学也没有真砸真架的道理，除非是性浊天真烂漫的英雄，可以上砸下撞。拳

经上说的明白，千金难买一声响，只要一见声音，当然就要分出来胜败。这一次老剑客，故意的要用仙鹤掌撞他的双铲，倒不是因为别的，就皆因他口出狂言，小看天下英雄，倒要看看他的能为怎样。又谁知掌撞在铲上，耳轮中就听呛啷的一声，真正是火星儿乱爆。石头僧慈云捧军刃纵至在旁边，二目瞪圆，留神观看，手捧着追魂铲，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自己不由得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老师说四大名剑各有长艺，就拿董瑞说，这幸亏我练艺六十年，身有绝艺，要不然早输多时，要这么看起来，动手对於他还不能大意，倘若失神输招就在今天。想到里他可不敢撞了。随着把双铲舞动如飞，施展巧妙招数，董瑞的掌跟他双铲撞了这么一下不要紧，虽然力气不输，老头子心里头也是害怕，不由得暗含着赞美石头僧，我还是真没看起了这小子，没想到这冲着他这三招两势，就知道他还是真有点儿传授。这两个人各擎军刃，一死相拼，各不相让。再说姜爷手中一对鹿角棒，虽然说技术高强想着要赢人家无形剑客，可有些个费手，招数全都是一样，翻天三十六手拆开了七十二式，合到一起共一百单八招，招中藏着点穴。他们老二位赌斗约有三十多个照面，姜爷的手中鹿角棒，可就透着有点儿招慢，按着情理上说，姜爷的武学比无形剑客稍差点儿，三十个照面招数已然透慢，再有个三二十招，老人家就得甘拜下风。燕普跟张鸿钧两口宝剑并举，舞动如飞，他们老二位的招数相平，倒分不出来胜 负，这叫棋逢对手。石头僧他跟董瑞比上，还是慈云不行，他也没会过多少位高人。珍珠佛闯荡江湖，他老人家本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净说天下有了名的武学家，没有他老人家没会过的，那才叫多经多见，多学多练，拿着慈云跟董爷比，他可算是差

点儿，动手不过四十招石头僧就有点儿支持不住。不表六位剑客在战船上面动手，单说的是三庄船只上面各位侠客，大船上面老人家胜裕，怀抱令字旗，用手撕髯留神往战船上面看，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头害怕。那个人的身分文武全材，对於阅历上说还不用说别的，就是这几位剑客，他也比不了人家，老头子一看战船上面动手的这几位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要说这场事可真玄虚，要说这一次三庄人等前来攻打蓬莱岛，幸亏我预先请来三位剑客，要不然岛内的僧道出头，何人抵抗。老人家想到这里，回头看着段灯石永杰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你来看，战船上面动手到了这般光景，应当如何，要说各位侠客上战船辅助各位剑客，那个事就算糟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的人单他们人多，这叫彼众我寡，真要混战起来，焉能取胜。"众人一听都默默无言，陶然公也束手无策，旁边段灯一看，大家这般光景遂说道："列位，这一次蓬莱岛登战船的剑侠，那一位都是武学高明，咱们今日打岛，这就算凭天所定，人力焉能办的到。"不表众人这里议论单说对面蓬莱的船只，从中三位大帅，谭桂林，龙九公，于子江这三位大帅，心里头是各有所思。谭天那个心意，就盼着军师燕普，他们师兄弟战败各位剑客，从此率领兵前进吞并三庄。龙九公他可就不然了，他那个意思，就不愿意战船上面蓬莱的僧道得胜，心里头但愿张鸿钧手中剑招高强，一剑将燕普结果性命，只要是燕普一亡，剑山就除去了一半，再要扫荡蓬莱便易如反掌，他们各有各人的心思。猛然间就见闹龙舟上的英王，拢着银髯二目瞪圆，越看三位剑客动手心里越爱，暗含着心中祷告，真要该着我有天下，对面船上所有的僧道俗，皆归顺於我，何愁我大事不成。但见这六位剑客动手，有胡

须的银髯飘洒，无胡须的旋转自如不亚如走马灯。英王看着恐怕工夫延长，岛中的僧道不敌，这才向着了因长老说道："老方丈你老看，他们六个人在战船上面动手，你老看那一边占上风。"和尚闻听遂念了一声佛号叫道："爷你老有所不知，据老僧观看，他们六个人动手，除去我那小徒之外，其余的二位仙长，那一位也能取胜，既然爷你老人家不放心，这么办吧，待我出头换回慈云，我要凭我掌中的如意，登战船会会这几位出了名的剑客，我要跟他们一决雌雄。"说到这里并不商议，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来一只小船，身形纵到上面，吩咐一声船只速行，水手闻听不敢怠慢，了因长老怀抱如意，站在船头，船往前行如飞似箭，一直奔大战船。来到切近，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慈云，退下去休息，为师在此。"他这嗓子不要紧，又搭着借江水声音，恰似鸣钟。这一声佛号将然念罢，别人听着不要紧，惟独老人家胜裕，他老人家一看了因手擎着军刃够奔战船心中甚为害怕，因为知道他性情抢赢斗胜，恨不能打倒天下英雄，无人是他的敌手。

那一年他带着他的弟子石头僧，遨游江湖，行至在杭州的地面，在北高峰灵隐寺里面挂了挂单，倒不是为省盘川，皆因灵隐寺乃是多年古刹名胜最著。大宋年间曾出过罗汉修缘长老济头僧，他老人家要开开眼，后面的大悲佛楼，乃是高僧监工修造，当然里面有几分特色，再说和尚要住在庙里头，对於一切的吃喝，全都透着方便。爷儿两个把主意拿定，够奔灵隐寺，先到门头僧那里挂了挂号，把自己的来历说明，一则要参拜圣迹，再者拜访方丈，遂把自己名号说明。你可别看他这么大的身分，身为剑客，做事并不越礼，本着佛门的

规则，一步不敢错走。门头僧看着他的像貌非凡，再者他的名姓在那里呢，门头僧答应一声是，先领着他师徒随喜各殿到处朝拜佛祖，然后把他领到了客室，有知客僧陪着他接谈，知客僧问他，还是在此久居，还是参观参观，要是久居给他收拾卧具，要为参观呢，可以住临时的客堂。要是别的和尚来到这里挂单，必须要盘问一切，何处落发，什么庙传的衣钵，那支那派必须说的清清楚楚，然后才准在知客僧那里挂单。了因长老大名鼎鼎，差不多都有个耳闻，故此许多人恭维他老人家，了因一笑叫了一声："众位师兄，有事只管忙去，我们师徒来到这里，不过参观参观，再者拜访拜访老方丈，不敢劳众位如此照顾。"把话说完，群僧各打问讯退出去，自有知事僧人陪着。早有人够奔后面禅堂禀报方丈，工夫不大，由外面来了一个僧人，念了一声佛号手打闻讯，说道："老和尚已给你老回明方丈，请你老到后面相见。"了因闻言，一笑说道："烦劳带路。"那僧人答应一声随我来，说着话头前带路，了因长老师徒在后面跟随，绕过几处殿留神观看，单有一处小跨院，一拉溜北房五间，朱红的隔扇褂着班竹帘。小和尚高声说道："请老和尚里面坐。"了因来至在里面一看，迎面是云床一座，放着棕团，在床的旁边，站着一位和尚，大身量足有六尺多高，身穿灰布僧衣，脚底下黄色开口僧鞋，往脸上观看，年岁可不小了，不到百岁足有九十多，别看这么大年岁，脸上光润无比，残眉倒竖，修行目圆翻，大耳朝怀，前面满都卸了顶了，连鬓络腮的胡须碴。了因一看上前行礼，那个意思打算行大礼参拜老方丈。这个地方是出家人的规则，无论你出家人多高的身分，只要来到人家庙里，人家是方丈得先去参拜。本庙这位老方丈，他老人家姓周名叫周秀文，是

个半路出家，大明朝还做过一任知府，只皆因家境不强的关系，全家六口，不幸身染时疫，月余皆亡，无心人世辞官出家，在苏州府城东三十五里地普照寺，由磨顶那一天终朝念经参法，静中证悟禅理。周秀文进士出身，文学很高，后来在苏杭一带颇有高僧之名，他的佛名叫作慈惠。后来西湖灵隐寺方丈圆寂，众人保举请慈惠入庙为方丈，慈惠一想立志出家，身登三宝，灵隐寺自古名胜的寺院，自己倘若得为里面的方丈，引渡十方的僧人，一则替佛宣慈，再者也不枉参悟禅机一场，故此应允，遂来到灵隐寺指点一切。不到十数年，远近皆闻，灵隐寺的方丈慈惠长老，乃是得道的高僧，文学渊博，悟性灵通。直到尔今了因前来拜会，他耳朵里头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位通法上人，人家够奔后面禅堂，他老人家赶紧站起身形，离开云床站在旁边，一看了因要行大礼，赶紧相拦，一手打问讯，叫了一声："师兄，请您免礼，您这是由那里来。"了因答言："前来瞻仰宝刹，给师兄问候，"两下里各叙客气言语，然后分宾主落坐。把慈云叫过来当面指引，引见已毕，小和尚献茶，吃茶闲谈，了因问了问庙里的香火，以及僧人额数，所有一切的费用可曾充裕。慈惠闻听合掌当胸，说道钱粮地土虽另有住持主掌，多蒙远近施主施舍，以及庙产所出，经费倒也不短。慈惠又问了问了因长老，您还是特为到敝寺，还是到杭州另有公干。了因闻言说我是行无定所，带着弟子，不过是遨游天下，又谈了会子闲话，了因赶紧告辞退出，慈惠不深留，自有知客僧人陪着了因师徒，够奔前面客堂。天时不早，给他们爷儿两个办斋饭，用完了饭后就是在庙内各处闲游，细看各处的殿阁，画栋雕梁，金碧交辉。再看里面佛祖神像的法身，全都是塑的崭新无比，可

见得古刹大庙的风范，并无半点失修之处，主持此庙的也可算佛门中功德无量之人。了因师徒一连住了四五天，这一日正是三五良宵，明月高悬时在三鼓，了因一个人信步闲游，一时高兴可就走出了灵隐寺的庙门。但只见碧沉沉的山坡，一轮明月，高悬云际，向四外观看山花野树，天然幽趣，了因看着心旷神怡。忽然相起当初最佳的名胜，有二老观泉，今我月下独游，也可称得起出尘脱凡，不由得心中高兴，信步登山越岭，好不畅快。往前走够多时，猛然间看见暗暗沉沉一带山林，山根前平铺铺一带矮松，在松林旁边似乎有个玲珑的山孔，由里透出来光华灼灼，虽然了因眼神足，相隔有两丈多，那个地方又黑暗，也看不清楚。了因一看不由纳闷，黑暗暗的地方忽然有两道光华，这可是什么东西。猛然间想起，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山洞之中隐藏的怪兽，再不然就是多年的蛇蟒，分明这是两只眼睛，往外观看，夜晚看好似两道光华。和尚来到这里，并不害怕，蹑足潜踪够奔光华而来，这个地方可不算和尚胆大妄为，因他身有绝技，又兼膂力过人，他焉能把毒兽放在心上。了因和尚慢慢往前走凑来凑去，走到亮光切近，定住了眼神往里面观看，倒看看里面究竟是何物，想到这里低头往里面看。一看原来里面坐着一个人，但见他骨瘦如柴，身上穿着半截子蓝布衫，一条条一片片破的不能够再缝，下面可看不见脚，双手握着小腹。往脸上看，看不清楚，但见深眼窝子眼珠子神光耀亮，看不见白眼珠，塌鼻梁缩腮帮，薄片子咀尖下颏，胡须在头里扎蓬蓬如同焦草，头发纷乱，就在脖子后头一拥。了因看了看他那咀似张似闭，不明白他在那里作什么。猛然间一想，是了我常听人说，出家人有这么一种比丘僧比丘尼，隐居山窟窿里面，不动人间

烟火，只以口诀呼吸吐纳之术，修练长生不老。你说他既然有头发，当然不是出家的和尚，你说真正教人莫明其妙，再不然这个人他善於魔道，在外面江湖内金披彩挂快树寻财。另外还有一门，他打扮的好像出家人一样，夜晚之间隐避在山谷里面也别管是念经，也别管是练气，装模作样，专门引诱一般无知青年入山，拜求佛祖，遇见他等无论有多少资财，完全丧失，甚至於连性命也丧在他的手内。了因本来不信，你说不信眼睁睁他的二目灼灼放光，普通之人那里有这么好的眼神，了因是越看越犹豫，双手合掌口中念佛，慢慢向里面问道："里面这一位是何人，姓字名谁，因何夤夜之间，在此独居，望乞指教。"连着问了三四声，里面那个人纹丝不动，连理也不理，一语不发，了因以为里面那个人耳聋也许口哑，遂高声喝喊念了一声佛说："里面这个人你可曾听见，我打算请教你的名姓。"又高声问了两三声，里面那个人仍然不理。和尚不由得无名火起，龙虎狂奔有些个难以降伏，随着往前一探身，他那个意思打算把里边那个人，抓出来问问他，我连着问了你好几声，你为什么不理我，我真要是没理你可也就罢了。焉想到他将然往里一伸手，就见那人把手一抬，恰巧把他的手腕子掳住，和尚往外一揪，一连着就是三下，里面那个人纹丝未动。和尚不由得着急口中念佛，二目圆翻，就在他一急之际，猛然间就见里面把手一抖鼻孔之中一擤，一道白气，哼的一声一撒手，这么大的了因和尚，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六七步，还算是不错，没把身形栽倒。了因一怔暗念弥陀佛，就凭我身上的膂力武学，在外面闯荡江湖，蒙人抬爱，人送美称呼我为剑客，今天险些把我一世的英名付於东流。和尚知道里面那是一位高人，再要动手，也是无益，倒

不如早些躲开方为上策，越想越怕一晃身越过了矮松林，顺道回归山门。到了里面慈云正然打坐，猛然间听脚步声音，抬头一看是师傅到了，赶紧站起问道："老师您到那里去了，因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回来。"了因一摆手遂说道："赶紧收拾零碎物件。"爷儿两个不等天明乘夜不辞而去。那位说不问可知，了因在山洞里面，遇见这一位又是成了名的剑侠。其实不对，皆因他到了灵隐寺的时候，见着老方丈慈惠之时，只说在庙内逛逛拜会方丈，并未提拜访高人。他真要把这话提在头里，慈惠长老早已把话说明，由打老方丈他老人家接法以来，就有报告后面山洞里面就隐着一位，也不见他出来，也不吃人间的烟火之食。慈惠听着纳闷，亲自拜见数次，全都不理，后来长跪不起，才说了几句话，就提他是明朝人，在此山内练气已竟住百年有余，再问名姓，一句也不说了，只愿了因少说一句话，才碰了这么一个钉子。不表慈惠方丈，次日见不着了因和尚，单说了因慈云师徒爷儿两个，打杭州地面灵隐寺动身，打算奔往四川，一路无事来到四川，剑山蓬莱后山，有个小庙爷儿两个避居在里面。后来英王，给他修盖鱼古寺，人古寺叫他们师徒分居，由这里说威名远震，都知道他们师徒是剑客。

今天三庄打岛，战船上动手，了因一看慈云胜不了董瑞，故此他亲自出头，驾小船够奔大船。来到切近，胜裕看得明白，不由得心里头害怕，把手中令旗一摆。眼望着三庄群雄，说道："诸位这个和尚他本是剑山蓬莱岛鱼古寺的僧人，名字叫了因，外号通法上人，手中这一柄金色的如意，武学高强非寻常可比，他要是一出头，何人抵抗。"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明照远叫了一声："列位，既然了因和尚他这么历害，要

是容他上了战船，他手中的如意招数绝伦，恐怕三位剑客有伤，此时倒不如老人家吩咐一声，所有三庄的舟船，叫他们提把链锁，杀奔前去，跟蓬莱的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船只一死相拼，输赢胜负在此一举。”陶然公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兄弟，此言差矣，要在战船上面单打独斗，尚且不能够保的住准胜，再要说以多为胜，人家人多咱们人少，所有一切的船只，都是民船焉能抵抗蓬莱，真要说以多为胜，不但说不能取胜，反要受他人的大害，此非长策，你我弟兄还要从长计议。”旁边石永杰观看老人家这般光景，遂说道：“老哥哥这一次要决胜负，你老人家足智多谋，这一次了因出头，抵抗之法，就请你老人家早作准备，我等愿听吩咐。”胜爷听到这里，残眉倒竖虎目圆翻，就在这时了因就要登战船。猛然间众人喧喝声，声如鼎沸锣声响亮，呛啷啷的声音，两旁边全都是一怔。胜爷留神观看，就见对面飞龙舟飞豹舟大小船儿，全都摇动起来，老人家胜裕看的明白，准知道蓬莱队内，必有特别的变动，要不然不能够锣声响亮，船只不稳。胜爷赶紧吩咐一声，急速鸣金，唤回来各位剑客，有什么事再作裁处。想到这里吩咐一声，我队鸣锣，就听呛啷啷锣声齐鸣，各位剑客闻听，赶紧撤军刃一句话没说，唤小船各回本队。

书中代言，因为什么剑山蓬莱里面鸣锣，一阵大乱，只皆因从中有四龙，带管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首领飞天龙，云中龙，九尾龙，凤眼龙，秦治明，袁广亮，金志高，高海灯。这四龙原籍他们是江西省吉安县仁义屯人氏，住居多年生来的侠肝义胆，武学高强，爱管人间路见不平，只皆因受小人的蛊惑，诬良为盗误杀好人，四龙面上不挂，别说还有官府

缉凶，故此他们才远遁脱逃。所幸一节四龙之中，就是秦大爷有家眷，那哥儿三个跟秦大爷住至在一处，全都没有妻室，四龙走后，秦家的大奶奶袁氏，虽然说是女流，也深通武学，准知道他们哥儿四个，远走他乡，本地方官府决不能跟家里善罢甘休，倘若被拿到官待质，俟凶犯拿获再为释放，到那时岂不要饱赏铁窗风味。想到这里三十六招走为上策，遂把家中男女仆人，全都打发他们各自回家。大奶奶收拾金银细软收拾好了包袱，背着包袱私逃，够奔他的娘家。后来官人还真严令缉捕，无奈凶手在逃，就算逍遥法外，到了家中一看，打算捕获家中的人收狱，仔细一找，满宅皆空。官人也无法，本应当搜罗搜罗，皆因秦大爷跟他所有的弟兄们，行为颇正，故尔官人也未肯深究，只可以敷衍着回复了吉安县的正堂，只得案后捉拿。不表袁氏单说四龙，弟兄们四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各处游行不敢回乡，后来流落到四川成都府，剑山里面设立招贤馆，弟兄四人亲自来到里面拜见，在天王殿前试艺。军师大帅英王看着这四人的武学高强，英王亲口加封，在剑山蓬莱里面有两道大闸，左青龙右白虎，把守两道大闸的首领，带管十六水寨，弟兄有了安身住所。大爷秦治明，打算回家，一来看看官司完了没有，再者看看妻子是否脱离了官司，跟兄弟们商量好了，秦爷由蓬莱动身，连夜够奔江西省吉安县仁义屯，白昼之间不敢回家，到了晚间夜探家宅，一看门户上锁，当中横贴着封条，秦爷明白知道家里被官府查封，可不知妻子落於何所，有意在附近打听打听，又恐怕露出自己的马脚，叫官人知道了倒多有不便。后来把主意拿定，倒不如到岳父家中打听打听，倒许知道其中的底细，好在岳父家离着自己家不远，就在城西六十多里地，

地名叫袁家口子。他的岳父也是江洋有名的大盗，后来洗手，老头子姓袁，单字名安字向贤，外号人称巡山虎。皆因年岁老了，幼年间很落些个资财，此时务农为业。秦爷可没敢白天到岳父家去，天色黄昏，这才前去叫门，看看四外无人，悄悄的说出自己的名姓，里面一听原来是姑老爷到了，赶紧开门让进去，见着岳父。先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说，又问自己妻子的下落，袁爷并不隐瞒，就把已往说了一遍："你出事那一天，总算是福至心灵，他散去奴仆，携带金银细软连夜逃到我这里，好在一样，也是你维持的好，官人并未深究，现在就算平安无事，有什么话回来再说，你先到后面见见你的岳母跟你的妻子。"秦爷点头，一直够奔里面上房，果然自己的妻子，在他母亲的身边。秦爷过去给岳母行礼，然后夫妻见面不过谈几句离别，然后起身够奔前面，跟岳父谈话。依着秦爷那个心思，打算接着家眷够奔剑山蓬莱，袁爷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贤婿，论说起来你有了安身的地点，我就应当把你的妻室送到你的寓所，好叫你们夫妻们在一处团圆，可有一样儿，你妻现在身怀六甲，不久就要分娩，倘若从此起身，中途路上要是赶上分娩，你做男子的，诸多不便，倒不如你妻子现在我这里住居，单等分娩后，我再送他前去不迟。"秦爷闻听只可点头答应。秦爷在岳父家住了两天，秦爷一想，我在这里住着实在不便，倘若外面知道风声，传到官人耳内，倒要招灾惹祸，跟岳父把话说明，当面告辞，回归剑山蓬莱岛。秦爷走后，袁爷的老伴儿还把老头儿埋怨一顿，人家是夫妻，为什么你不叫姑老爷把姑娘带走，虽然说身怀六甲，离着临盆还早着呢，你这是为什么呢。袁爷一听，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贤妻，你那里知道，咱们姑老爷秦治明，我

爱他是条英雄，才把亲事作成，按他所作所为真称得起绿林的豪侠，不成想没有断定的能力，误听小人愚弄，错杀了良民惧罪脱逃，他要投奔别处还好，不应当投奔四川剑山蓬莱岛。英王有意叛反，他既然身入蓬莱，将来辅助英王，叛反大清国，事成很不容易，事败之后，被官人拿办刨坟灭族，祸及满门，到了那个时候，把女儿送至在剑山，岂不跟着受累，故尔我以女儿的身孕推托，我不叫他携带他妻室前去。”老头子袁安把这话说完了，袁家的太太这才明白，老太太就把这话又跟姑娘一说，姑娘点头知道自己的丈夫所居非善。书不可重叙，由秦爷走后不足四个月，袁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儿，全家欢喜，又派人给秦爷送信，秦爷一看这个信，知道自己生了儿子，心中喜欢，跟英王请假数月，回家看望，趁势接眷到四川，入剑山居住。英王准假，秦爷够奔江西，来到岳父家彼此见面，有人陪着够奔后面看了看孩儿，把个秦治明喜欢的了不得。住了几天，然后又跟岳父提，要接家眷，袁向贤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贤婿，我实不相瞒，打头一次你接家眷，我说你妻身怀有孕，其实离着喜还早呢，要是走也未必不行，就皆因我不愿意叫你妻子与你同行，因你在剑山蓬莱给人家做一份事，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真要把你的妻子接去，大事不成，连累他一死，那倒是分所当然，那倒不算什么，岂不可惜你这个孩子，这乃是秦氏门中的后代，有他一个人，无论你在外面怎样的漂流，心稳似泰山，心无所虑。”秦爷一听原来由头一次接家眷，我岳父未肯叫走，暗想我的岳父，他老人家少年闯荡江湖，眼光深远，我倒不如急速回归蓬莱。遂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叫了一声：“岳父，老人家我携带着三位贤弟，投入蓬莱不过暂为栖身落脚，倘有安身之所，

我当倒反蓬莱，以维护我的人格，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我要当面跟你老人家告辞。”要说袁爷也是一位老英雄，并不相拦，遂说道：“姑老爷，你凡事都要拿定主见，不可听外人之言。”秦治明随着站起身来告辞，回归剑山蓬莱岛。见着三位贤弟，就把自己所定的主意，以及跟他岳父所说之话，一句未留，合盘托出，三位兄弟闻听，叫了一声：“大哥，老人家说的这个话，你不过意这就算对了，咱们弟兄由今日留心考查，倘有与咱们同心同志之人，看好机会咱们就倒反蓬莱。”由那一日为始，搜罗岛内是否其中有汉奸，无奈他们虽然是把守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首领，对於职权上还算稍差一点儿，对於里面的真正的机密，他们还是真打听不出来。简断捷说，哥儿四个抱住这份宗旨，秦爷也始终没到他岳父家里去，你说秦爷这份志气，也真令人可敬，由他岳父跟他说话那一天，说不说就过了二十多年。后来得着家里的信，才知道老人袁安无病而终，秦爷听说岳父死了，自己心里好不满意。因为什么，皆因当年有言在先，倘若我在岛内作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惜老人家他不在人间，不得目睹眼见，这不是一段缺点吗。由听袁爷死信之后不过月余可就是三庄攻打蓬莱岛，英王带领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麻洋战船。四龙一看，心中喜悦，岛内空虚，要趁着这个机会，倒反蓬莱。但是四龙他也应当跟人商量商量，他就不想蓬莱里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武士王官人等，论到武学上那一位也比爷们高，你要不结党成群，一致变动，就以四个人及素日收罗的心腹百十余名，船二十只那焉能成的了事。在先前本有意开船往外行走，看了看没动静，因山内的秩序未乱，不但辅助不了三庄，反倒个人要受累。此时观看船上面各位剑客，正然战的

难解难分，这倒是个机会，我要再不出头无日了，遂吩咐一声所有这二十只舟船，鸣锣高声喊喝，由里面冲杀出来，声若鼎沸齐声喊喝，冲荡的大小战船漂漂不稳。船上众人都是一怔，准知道里面有人倒戈，大帅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兵，两下里把战船上面动手的各位剑客唤回。留神观看，原来是四龙带着二十只舟船，投奔三庄。此时老人家胜裕，眼看各位剑客，回到本队，吩咐一声鸣金收队，各船上面提起锚锁，回归了天险。一面派人调查蓬莱的动作，大众群雄以及三位老剑客，全都回归胜宅，重新收拾出来一所跨院，给各位剑客居住，各位剑客安置好了，又派下人伺候。胜爷带领群雄来到厅房，将身坐定。这么个工夫，外面探事的回来报，英王把所有的舟船，全都带回了山中，由山中向外反出来四龙，秦治明，袁广亮，金志高，高海登。陶然公胜爷点了点头，将然要调查四龙的下落，外面有人进来报，现有秦治明、袁广亮、金志高、高海登弟兄四个人，携带舟船二十只，手下用人不足二百名前来投效三庄，请老人家收录。众人闻听欢喜，这是个机会，头一节三庄跟剑山打仗缺少船只，再者说又缺人，虽然四龙带船不过二十只，带兵不过二百名，这倒是小事，四龙既然他在剑山里面供职，对於其中的一切道路，以及所有的机密，没有他不知道的，收录他等之后，再要攻打剑山，叫他等四个人作个响导，岂不为妙。大家喜欢的了不得，听众人计议已毕，老人家一摆手，叫了一声："列位，这个话可不是我多疑，我说出来你们大家斟酌斟酌。你说四龙带着船只前来投降於我，事先并无一言接洽，咱们跟他又素不相识，真伪难辨，倘若是他们军师大帅，以及英王在岛内计议明白，叫四龙前来诈降卧底岂不坏了。"众人一听胜裕这

段议论，大家莫不点头恍然大悟，计议已毕打发手下人，向四龙去说，单等日后扩充再行相请。四龙闻听这个话，不由得心中后悔，这叫作事未加审慎，带领船只倒反剑山，来投诚三庄，焉想到人家胜爷不用，这便如何是好。四龙一计议，携带船只远走他乡。

他们这一走不要紧，倒后文书童海川，呕血抢岛，头挡英王，剑斩四龙。后事不表，单说胜宅里面的群雄，众人计议攻岛之事，也有说振刷精神，率领三庄之众，再跟剑山一死相拼。就有说彼众我寡，还不如在三庄屯兵深沟高垒，他不动我我暂不动他，计议多时，也无相当的办法。后来还是胜爷一欠身叫了一声："列位，我们人多主意多，兵家胜败原是常事，倘若到那时万不能取胜，岂不把三庄人等性命搭上，不如我们众人够奔后院，面见各位剑客，几位老人家年长久闯江湖，也许有高明主意，也未可知。"众人一听胜爷言之有理，大家站起身来，陶然公头前走，后面跟着群雄，来到后院。摆设着各种花草，各样的山石，最清静幽雅不过。胜爷来至在里面，见屋里迎着面四扇隔扇，头里有一架床，床的上面，三个棕团上三位剑客，一位位全都闭目盘膝打坐。床的旁边一边站着一个和尚，那就是广慈广惠，众人慢慢向前行礼，口称三位剑客爷在上，我等有礼。正当中姜爷微翻碧目，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列位英雄请坐。"众人答应一声是，两旁边落坐。姜爷说道："列位，不知道有何事相商，请讲当面。"胜裕连连抱拳说道："三位老人家，我等在前面计议多时，有意调齐三庄人等，攻打蓬莱，后来众人计议，他的人多我们人少，恐怕寡众不敌，故此大家全都束手无策，才来到后面见三位剑客爷，求你老人家拿一个主意。"姜爷闻听，

念了一声佛号："胜老庄主，这也不是我当面奉承，要是说到武学上面，比你高的主儿，那就算有的是，要是论到攻杀战守，远韬近略，那一位他也不及你，怎么反倒向我们弟兄求策。"胜爷一听说道："三位剑客爷夸奖了，要说这头一次攻岛，就算平和，他那里慈云、燕普、万俟羽修出头，我们这里有三位剑客抵挡，后来，因正赶上四龙倒戈，遂各自收队，我总想我们这方面人少缺船难以对抗。"姜爷微翻碧目，还未及答言，就听张鸿钧念了一声无量佛："列位要是这么看起来，我倒有个主意。我由此动身够奔北京城，面见天师，求他老人家见当今万岁，把这段事回奏明白，请发大兵前来攻剿，再派一个人够奔钦差年大人公馆，把此事也报告明白，叫他专折入奏，也请旨发兵，真要是天兵一到，据我想蓬莱不过是弹丸之地，从中再有剑侠相辅，何愁英王不灭。"众人一听张老剑客这篇议论有理，大家点头称善，这就叫事不宜迟，就请张老剑客赶奔京中。主意拿定，又遣派老人家石金声回归公馆，报告钦差，众人退出，张老剑客收拾。别人暂不细表，单说张老剑客，叫人给他预备点斋饭，随便吃喝，张爷叫了一声："师哥师弟，二位在此等候，不才到一趟北京城，大概蓬莱之事必有办法。"姜爷董爷只得道了一声多辛苦，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张爷才动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捉刺客救驾受封　散家财辞官行侠

张老剑客在中途路上，这个走法与众可不一样，也不论站也不住店，也不打尖他吃喝全都找庙，一说名道姓，观主自有一番恭敬。书不可重叙，仙长在中途路上行走，那就叫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到了北京城，在前门先找了个小饭铺，稍微的他老人家用了点儿斋饭，吃喝完毕，惠过饭账，往外就走，有心即刻够奔火神庙面见天师，又一想叫众人看着多有不便。再一说三月三亮镖，我又出过头，倘若有人认出我来，信口胡说，倒显着不便，仙长才遛遛达达往前行走信步闲游，正然走着猛听得声如鼎沸，闹闹烘烘，仙长心中思索，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乱呢，各处观看，看了看门前车水马龙，游人如市。猛然间就见车马旁边一头小驴，这一头驴浑身毛色漆黑、二目如灯，老道一看，准知道骑驴的这个主儿可以的，再加上旁边牵驴这个人，足见驴的主人，决非平常的人。仙长可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随着留神观看，但见门上悬着一块匾，横着三个大字写的是广德楼，里面锣鼓喧天，仙长这才明白，不问可知里面是一座大戏园。自己有心够奔里面看看大戏，又一想出家人涉足娱乐场，叫别人看见岂不说我没身分，又一想里面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并且这个骑驴的主儿，他在戏园里面看戏，我要不见识见识他，未免可惜，倘若是骑驴的这个主儿，是一位高人，成了名的剑客隐姓埋名的英雄，我岂不多会一位高人么。想到这里，他老人家低着

头往里走，此时台上的戏剧已然开演了，上面的这出戏虽然仙长没听过，他老人家抬头一看便知。就见台上的正当中坐着一位太婆，一位三绺墨髯，那旁站着一个俊俏的女子，彼此接谈，带髯者手指女子，口呼白氏，仙长明白这是古时年间的秋胡戏妻，他老人家也无心往台上看，寻找骑驴的那个人。但只见对面是楼，两旁边也是楼，凡在楼上坐没有普通人，都是富贵之家，池座里面都是方桌三面座位，六个人一张桌，此时天时尚早，不过就是六成座，两旁边的边廊，可已然座满。仙长正然看就听有人叫道："爷您这边坐吧。"仙长闻听看了看，原来是园子里面的伙计，肩头上搭着手巾，仙长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伙计，不用往里面挤了，我也不为的是听戏，不过在此等个人，就在后面找个清静座位，给我沏上一壶茶，回头我多给你几个钱。"伙计带笑叫了一声："道爷，你老请这边来吧。"就在后三排当中一张桌，叫仙长坐下。伙计擦了擦桌案，然后问道："但不知道爷您喝什么茶，小子我好给你老预备。"道长说我是无可无不可，伙计答应沏了一壶茶，拿了一个茶杯，放在仙长的面前，他老人家一边喝茶，一边各处观看，道长那里有心听戏，不过专为看看乘跨那头驴的主儿，倒要看看他何如人也。仙长正然观看，猛然间就见在自己对面有一张桌，相隔不过五六尺远，但只见这个人，年纪大概在三十里外，长的好看，平顶身高足有六尺，细腰扎背，漆黑的一条辫儿，二目炯炯，在他眉宇之间，刺着一朵金莲。普通人都刺在胳膊上，无论何色皆有，再看所刺之花，鲜明清楚，永久不变，就皆因颜色沁入皮内，他这个也是一样，用针刺完了就着鲜血外冒之时用金末一擦，单等消了肿虽不说甚黄，隐隐绰绰也看的出来微有金色。仙长

不看这个人还则罢了，今天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双睛一转暗自念了一声佛号，不错这个孩儿我听人谈论过，面刺金莲者天下无二，莫非是他。

书中代言，这人住家在西城砖塔胡同，家里头还是正蓝旗。他父亲在日是慎刑部府里的内人班儿，家里头广有资财，可称得起豪踞一方。由他的父亲弃世，母亲相继而亡，家中财产，就是他一个人执掌。他各叫凤岐，远近皆闻，都知道西城砖塔胡同住着一位凤大爷，这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称得起第一善人，有求必应，生性好活动，无事之时，专好闲游旷野郊外，时常带着仆人，从各处闲走，不但作事慷慨大方，天生的人格高尚。这一天时在冬令，清晨起来将一开门，就见漫天大雪，凤岐遂向家人说道："你们看今天才是个机会呢，正赶上下雪，咱们何不到外踏雪野游以赏佳景，岂不为美。"手下人一听遂说道："大爷既然愿意踏雪闲游，咱们吃过了早饭，起身不迟。"大爷闻听用手一指，说道："你这个人真不懂得什么，赏雪就在清晨，为的是吸受天地的清气，要是吃过了早饭，那简直的就不用出门了，要是真正讲究赏雪，就应当携带佳肴美酒，约上两三个知已投缘的朋友，找幽雅的地方，赏雪饮酒，对友谈心，乃人间乐事，不过人生很难得到这种境况。家人一听大爷兴致勃勃，鹅毛大雪还要外出闲游，众人们梳洗已毕，应带的物件收拾好了，说道："大爷既然如此，我们全都收拾俐落了，请您动身吧。"凤岐闻言心中欢喜，带领四名家人，两个小书童儿，由家中动身。出了街门往前行走，此时狂风吹得雪花扑面，家人们说道："大爷我们今天还真是头一回，试试这个冷劲儿，往常赶上大雪的日子，就不敢出头，在家里头越暖和越不嫌暖和，今天

冒雪出来，寒风吹面，倒觉着精神抖擞。”说说笑笑众人前行，正然走着猛然间就听有哼咳声音，凄凄惨惨，凤岐就是一怔，遂叫道：“福儿禄儿，你们看看这哼咳声音在那里。”家人们答应留神细看，就见对面，地下躺着一个人，满身的积雪，家人赶紧说道：“大爷您看这个哼咳声音，那里不是躺着一个人吗，咱们何不走上前去看看。”少爷带着家人，走过去低头留神一看，不由得鼻孔之中，哼了一声，但只见雪地上躺着这个人，年岁太大了，白发蓬松，与雪混和差不多要成一样，但只见两道残眉，紧闭双睛，太阳塌着，七窍皆凹，颔下胡须不亚如焦草一般，就是这个时令又赶上大雪，身上就穿着一身蓝布裤褂，脚上穿一双破鞋，白布袜子，亚赛地皮，躺在雪内哼咳不止。少爷看着这个样儿，赶紧下腰先摸了摸老头儿的手，其凉如冰，浑身凉得直发挺，少爷慢慢凑到老头儿的耳边，高声叫道老爷子，一连叫了好几声，不答应。少爷看着这个样儿，遂向家人们说道：“我看这个老头儿不过身上无衣，腹内缺食，这么叫焉能叫的过来，倒不如把他背到咱们家中，放在暖和屋子里头，给他点儿开水灌下去，大概老头儿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众家人这也叫司空见惯，并不多言，伸手把老头儿搭起来，够奔自己的家中。要说这段事可叫玄，少爷小小年岁，跟这个老头儿素不相识，隆冬严寒，风天雪地，老头儿已然冻到这般光景，倘若搭到家里一口气不来，那就是人命关天，所好的一节，少爷的素行以及他生来的秉性，远近没有不知道他是仁人君子的，别说没有意外，就是出了舛错，也没有人从中发难，故此才把老头子搭着走，够奔凤岐的宅院。搭到厅房，到了屋内先把他两条腿给他盘上，身形坐在地毯上面。这屋里非常暖和，一进屋来煦脸，要是身

上穿着棉衣，工夫大了还是真坐不住。工夫不大，家人们预备一碗开水，慢慢的把开水给老头儿灌下去，然后摩挲前胸，砸打后背，耳边厢高声喊叫老头子，连着叫了半天，才见老头儿似乎苏醒过来，微翻二目点了点头，不住的咳哟咳哟，说道："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暖和呀。"家人一看老头儿他说了话啦，这才放心。遂说道："老爷子，你老看看这是到那里了。"老头儿仔细一看，遂说道："我怎么会来到屋里头呢。"家人跟他说："方才你躺在外面，积雪里面，叫你也不应，我们大爷看着你可怜，才叫我们大家，把你背回了家中。"老头儿闻听点了点头，要不是大爷焉有我的性命，救命之恩，我是感激非浅。在上面坐着的大爷，连连摆手，遂说道："老头儿也不用客气，你既然缓醒过来，我就喜欢的了不得。"回头向家人说道："你们几个人去找一找，谁有馀富的棉裤棉袄，以及鞋袜给他找一套来，把他搭至在沐浴室叫他洗洗澡，然后穿上棉衣服，回头做点吃的。"家人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老头儿，你跟我来，先去洗洗澡去，然后换上衣服，吃点儿东西，就算得了，你这么大年岁真叫人看着怪可怜的。"说话的光景，掺扶着顺着甬道来到沐浴室，老头儿进到里面洗澡，工夫不大，洗完了，头发也梳了，换上棉衣服，以及鞋袜全都拾掇俐落了，家人带着他回归厅房。来至在里面，老头儿那个意思，要行大礼相谢，大爷连连摆手，叫一声："老爷子，我年青你老这么大年岁，也不用谢我，只盼望你好好的。"老头子说了一声托大爷福，大爷叫手下到厨房去告诉厨子，叫他预备饭，我陪着这个老头儿吃饭，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家人答应调摆桌椅，安放杯箸，让老头跟大爷坐在一处，老头儿再三不肯，大爷一笑："我这个岁数，跟你老坐在一处，借

着年高寿长，还许给我添福你老不必客气请坐吧。”老头儿遂说了一声谢谢，酒肴摆齐，大爷亲自给老人家满了一杯酒，说道：“老朋友未领教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老头闻听说道：“我是陕西的姓董，老董老董就是我。”大爷闻听遂说道：“原来董老爷子。”老头儿连说不敢。遂又问道：“你到北京还是投亲啊，还是访友呢。”老头儿闻听咳声叹气，说了一声：“大少爷，我是老运不佳，来到北京城访友未遇，所带川资业已用尽，身上缺衣，腹内乏食，适逢隆冬严寒天降大雪，一时挣扎不了，倒卧泥水之中，若非遇见大少爷，焉有我的残喘，这也是前世前因，命里该着，大少爷你老虽然年青，能够见义勇为，惜老怜贫，将来后福不浅。”大爷闻听笑道：“老人家你老也不用夸奖我，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方才我问你来到北京城投友未遇，这就算落难之人，像你这大年岁，喜也担不得，悲也担不得，您要是找不着安身住所，只管住在我这里，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你要愿意出去遛达遛达，我给你支几个钱，我足以供应的起。”老头儿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少爷，这个话我可不是说的浅见点儿，我跟你老不过是萍水相逢，住在你老这里，终朝每日骚扰，我心里怎能过意的去。”大爷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只管望安，凭我这个门户要是添一个人吃饭，没有多大关系，要说是萍水相逢，没有多大交情，也算咱们有缘，要不然我怎么会跟你老遇着，冰天雪地萍水相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不过又说几句客气话，又告诉家人给这位董老爷子预备衾枕，搬来卧具，收拾停妥天可不早了，晚饭毕又谈了会子闲话，各自安歇。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雪止天晴，少爷就不出门了。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儿，谈谈笑

笑说些个故事，一连着老头儿住了半个多月，老头儿脸上气色也缓过来了，显着满面红光，老头子二目神光足满。这一天早晨起来，在厅房闲坐，老头子咳声叹气，遂向凤岐叫了一声："少爷，我对你不过，我来到这里，这么些日子，救了我的性命，又多蒙你百般恩待，而今我无以为报，我身上稍微的通点儿武学，少爷要是爱惜的话，我情愿意倾囊相授，大少爷你要不喜欢练呢，那个就算是作为罢论。"少爷听到这里，心中欢喜，遂说道："老人家我自幼就欢喜武学，这个话老人家你老可别过意，平平常常的武学，我还是真看不下去，就像外面打把式卖艺的那种武学，我还不如不练，我可不是自夸其能，就按照我个人的性气，我就恨不能请一位武学教师，习学一身绝技，漂落在江湖行侠作义，替天行道，也不枉男儿汉生在天地之间。"老头子听着孩儿说这片话，手理着银髯暗想道，你别看他年岁不大，心胸不小，老头子遂说道："既然大少爷愿意练，咱们由明天起，就练功夫，把后面的院子收拾出来，早早晚晚我就帮着少爷用功。"少爷欢喜告诉家人把后面跨院收拾出来，兵刃架取出来，这一说就好几年没练啦，兵刃架子十八般兵刃，还是早买的呢，把跨院上房收拾俐落，武圣人牌位供好，全把它安置好了。次日清辰，老头儿跟少爷到后面把式房观看，倒是样样讲究，然后他老人家走至里面观看。武圣人牌位头里五供蜡阡，蜡烛已然点着，董爷走上前去，伸手拿了一股香，点着插在炉内，然后拉过来棕团，毛腰行礼大拜了八拜，然后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少爷："你先给祖师爷磕头吧。"少爷走上前来，也向神前八拜，然后叫手下人搬来一张椅子，叫老头儿坐下，少爷也给师傅磕头，恭恭敬敬磕完了头。由此日为始，董爷就教给少爷练功

夫，你说少爷也真听话，并且聪明过人，家中广有资财，跟着老人家练功夫，老头子给他把持胳膊腿教给他站各种小架，后来慢慢传给他拳脚。可是老头儿由教给他功夫那一天，在他家里住着，可是没有一定的准时候，也许个月期程，也许三月两月他老人家必然走一趟，在外面呆些个日子再回来。可有一节，走的时节把少爷叫到面前，我所传的武学，我走之后，自己单练一天不准歇，二五更的功夫，用心去练，如果全都练习熟了，我再接着传授别的。老头儿走后，少爷也不敢偷闲撒懒，勤加练习。老头儿回来，把少爷叫到面前，看了看所传 的功夫，虽然说单练，还是真有进步，董爷不由得心中欢喜。书不可重叙，由少爷给董爷磕头那一天，老头子传给他长拳短打，各种军刃以及小巧的武学，枪刀剑戟十八般兵刃件件皆通，以至江湖的黑话，样样全都传给。他从中最得意的军刃，双头五节笔管枪，另外教给他双筒子袖箭。由跟老人家练艺的那一天，光阴似箭，整整的十五年。可有一节，就在十五年之中，老头子教给凤岐的功夫，教两个月走一个月，教三个月，走两个月，不断的总是来来往往，尔今十五年，凤岐把功夫练成。

这一天老头早饭后，在屋中闲坐，看了看一傍站立的凤岐说道："我真没想到你我师生有缘。这十五年光景，你把武学练得如此精妙，就按你个人的身份说，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双筒的袖箭，虽然不能打遍天下无敌，平常的武术家，要打算赢你势比登天。我身上的武术，十成你已得去三四，我本有意还往下教，头一节我有公务在身，也不能在此久住，再者说你也练不了啦，因为你的岁数不到，有我这点武术在外面闯荡江湖，若有进步，日后师生相见，我当以绝艺相授，汝

当好为之。”少爷闻听此言，分明是老师要与自己辞别，回想十五年的光景，终日跟老师学习武术，始终他老人家没把来历说明。据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世外的高人，当初相见之时，他对我说的陕西人姓董，人以老董呼之，大概不是真名今天既是老人家要走，我焉能不问。凤岐想到这里，急忙跪倒向董爷说道：“今天恩师您一说，分明是要与弟子离别，以后的事不必说，现在弟子请教您的姓字名谁，仙乡何处望您明白示知。”董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不想汝尚有如此细心，真会看出我没对你说出真名来啦，十五年的光景到今日你才问，也真是好笑，既然你问到这里，为师焉能隐瞒，我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凤岐闻听，就是一怔，上下一打量董爷，然后笑嘻嘻的双手握着老人家的磕膝盖，叫了一声：“师傅，我跟你老人家练功夫的时候，得暇您就跟我谈论江湖的有名英雄，成了名的剑客，您常说明末清初有四大名剑，头一位董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原来您就是四大名剑的头一位呀，我这八个头就算磕对了，还不用说跟你老人家学习了武术，就是跟人谈说起来，说是你老人家的徒弟，我的脸上也光荣万分。”凤岐说到这里，只乐得手舞足蹈，董爷也自欢喜，遂叫道：“凤岐，你知道我在这里教给你练功夫，三个月一走，二个月一来，奔往何方吗？”凤岐连说不知。董爷一笑说道：“就是趁着这个功夫，给你收了一个师弟，在你这里教两个月，在他那里教两个月，在你这里教三个月，在他那里也教三个月。离此不远，就在京西北高丽营，此人姓郝名文俊，我给他起的外号叫红桃仙，我这是由他那里来，日子不多，今天对你说明，我要与你分手，另有公干。”少爷闻听一怔，遂说道：“师傅，你

这么大年纪，我不忍叫你老人家在外漂流，无论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弟子给你老人家代办。”董爷一笑说道：“我的事你可办不了，你要办的了，我早就打发你去了，我话已说明，万无挽回，你要是我的好徒弟，我有几句话嘱咐你，要牢牢谨记，我把武术传与你，皆因你是青年的富户，外面绿林道的规矩，你焉能晓得，我门户中有五戒，别的我也不用说，从中有一样儿淫戒，为我门户的最严忌。这个话，我跟别人不要紧，惟独你我不放心，因为什么今天我观看你的气色，由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这十年之中你犯桃花运，你不招他，也有女人招你，倘若你一时之间看守不住，我教给你十五年的功夫，岂不付于东流，倘若你犯淫戒，我是你的师傅，你是我的徒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顾整理门户，可管不了别的，当然击碎你的头颅，想活万难，死在九泉之下，休怨为师心狠。”凤岐闻听连边向上叩头，叫了一声：“师傅，可不是我在你老人家面前，自夸其德，要谈门户之中，别的规则我有个看得住看不住，要谈到了淫戒也不是我自夸其德，自从懂人事那一天，对于女色早就抛于九霄云外了，设要我犯了此戒，你老把我置于死地，我是绝无憾怨。”董爷闻听，叫了一声：“凤岐，你说的这个话不对，你没听明白，倒不是我说你看守不住淫戒，因你身犯桃花劣运，因此警告你一语，你心中加以留神小心，不与女子相近，就是偶受外物引诱，心有戒备，也不至于误入歧途。”董爷又开了二个条，叫人拿下去照条去买，过了好半天，东西全预备完全，老人家一看一样不短，遂把凤岐叫在面前，叫凤岐观看。但见一块新砚台，一枝新笔，净水一碗，一包金末，凤岐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遂问道：“师傅，你老人家预备这些个物件，但不知道有什么

用处。”剑客他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凤歧，我拿这个金末，研在新砚台里面，用笔在你的二眉之间，描一朵莲花，然后我用缝活的大针，挨着一扎，扎的冒了鲜血，然后用金末一擦，三五日消肿后在二龙戏宝上面，黄澄澄有一朵金莲，我借此给起个美称，叫作金莲花凤歧。要说莲为君子之芳，其生正直不与凡花相等，没有人引诱你还则罢了，有女子引诱之时，你想起面门上那朵金莲花，要学清洁不染的君子，当然可免淫戒。”将话谈罢，画了九瓣莲花，扎好了揉上金末，擦完了打过脸水来，老人家洗了手，凤歧也擦了擦脸，拿过镜子来照了照，就见面门正当中这朵莲花，浮肿多高。看罢把镜子放在旁边，遂说道：“恩师弟子想着你老把话跟我说明，有意跟我离别分手，远奔他乡，弟子也不敢甚拦，不过有一名句话，弟子我要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再住个三朝两日，咱们爷儿两个，再盘桓几天，可不知道恩师您肯答应吗。”董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凤歧，我跟人家把约会日子定好，断断的不能失约，你虽然恋恋不舍，我也不能多呆，你我师徒后会有期。”凤歧一看老师去意已决，不能再留，只可说道：“师付，弟子不愿意叫你老人家走，也没有别的事，您说的明白，弟子所学的技术，不过十分三四，我那个意思，还要打算把您留在家里，学些个绝艺，你老人家决定要走，弟子的能为，跟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英雄，那怎能比的了，今天您给我断定，就在这个北京里七外八，城里关厢，所有练武学的，你老人家所知道的，那一个能胜的了我，你老跟我把话说明，倘若我日后遇见他，我还得留他点儿神，省得人前现丑。”董爷闻听一乐，心说这个孩子还真有点儿心胸，猛然间想起，他既然问，我何不如此如此。老头子想到这里，就道：“凤歧你要

问北京城练武学的，那一个也不比你高，据我看有一个人，嗣后你要遇见他，你可小心点儿，此人武学高强，久走镖行，闯荡江湖多年，就在西河沿开设东光裕镖店，此人姓李名叫国梁，外号人称金弓小二郎，此人家传的技术，你要是遇见他，可要加一份小心。”凤歧闻听点头答应，老头子把话说完，立刻就要起身，凤歧不敢再拦，叫家人预备好了银两，给老人家作路费。老头子一看拿了出来的约有三二百两纹银，董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凤歧，你可不知道，我自从幼年间在外面闯荡江湖，济困扶危，我要许多银子在身边岂不是废物，我劝你不居绿林侠义道，作为罢论，倘若身居侠义，闯荡江湖万不可以金银为重。”老头子把话说完了，分文未取迈步就走。凤歧一看这般光景，也不敢多说，只得在后面跟随，一直走出了大门，那个意思还是恋恋不舍，遂叫了一声：“老师，咱们爷儿两个从此分别，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逢。”董爷微然一笑：“你从此有志于江湖侠义道，你我能够常常相逢，如果无心此途，谈到见面，就可说是无期。”把话说完，老人家用手点指，向着凤歧问道：“你身后那是谁。”哄得凤歧回头观看，老人家连晃身形，再找剑客爷踪影皆无。凤歧看了看只得顿了顿足，回归家中，思想以往，不觉闷闷不乐。

自从老人家走后，一个人在家中悠悠荡荡，如有所失，一连着就是七八天。家人们一看少爷这般光景在旁劝他：“老人家走了，不过是到各处遨游，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老人家想念您，或者还来，何必这样思念，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又不是他老人家归西天，并无见面之期，你老何必这样垂头丧气呢。倒不如到外面散逛散逛。”凤歧一听这个话也对，师傅走了，我何必这样愁闷呢，想到这里不住的连连点头。猛然

间想起老师，临走所说的那句话，西河沿东光裕镖主李国梁武学高强，今天我何不前去东光裕拜访李国梁，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自己收拾俐落，由家里头出来，一直够奔西河沿。到了西河沿观看，上首有一家镖店，大门带门洞，里面有一块匾，写的明白东光裕镖店，在门前插着一杆旗，白旗红火 沿红蜈蚣走穗，金旗顶红飘带，上面系着金铃，风摇旗动，金铃花啷啷的乱响，当中粉月光上有字，东光裕镖店当中是个李字，旁边有小字，写得明白，金弓小二郎，那面画着一张金弓，门洞里放着一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五六个彪形大汉，将然上台阶由里面站起一个伙计来向着凤岐问道："你找谁？"凤岐道："你老这是东光裕吗？金弓小二郎李镖主的镖局子吗？"伙计闻听说道不错，你老贵姓，少爷说道："我姓凤名叫凤歧，住家在西城砖塔胡同特来拜访你们的镖主，他要是在家请出来我们见见。"伙计闻听遂说道："你在此略候候，我到里面给你看看，"说着话伙计够奔里面去。工夫不大，猛间听见有人乐，哈哈大笑的声音。说道："那位，听说是凤老师傅，前来访我我开开眼，看看这位凤老师傅是怎么一位英雄，"说着话来到街门外面。但只见凤岐长的好看，中等身材，有六尺高，细腰扎臂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光头没戴帽，漆黑一条辫，两道长眉过目，目若朗星，高鼻梁准头端正，四字口通红嘴唇重下颏，面上的颜色红里套白，白里套粉，二龙斗宝间刺金莲，长的风流可爱，英雄气概。看罢不由得一抱拳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凤老师傅，今天你老怎么这么闲在，有话请里面谈吧。"凤岐说着话也留神看了看金弓小二郎，名不虚传，果然长得威严，掩口墨髯方面大耳，堂堂

仪表。说话之间两个人来到里面厅房，把凤岐让在里面，见厅房虽没有多少陈设，倒也整齐，彼此让坐，凤岐上首落坐。金弓小二郎下首相陪，伙计把茶水献上来，两个喝着茶，随意的闲谈。后来李国梁问道："凤老师傅，你老怎么这么闲在，来至在东光裕镖局子，还是您看望我，还是另有别事。"凤岐闻听一笑："头一节我来看望看望你老人家，再者说我听人传言，阁下的武学很好，号称金弓小二郎，赫赫扬名，不才凤岐今天前来斗胆打算领教领教你老人家。"李国梁闻听连连拱手，叫了一声："凤老师傅，按我身上所学，不过有名无实，真要说到当场动手，以武学比较，我焉能赢的了，今天既然凤老师傅见爱前来，欲要比试，我即奉陪，不过敷衍着接招而已，倘若我有不到之处，望求凤老师傅，当面指示。"说到这里两下里各自站起身来，说了一声请，遂由厅房走出来，由东边的角门子顺着箭道一直往北走过了两层院，里面是一拉遛五间罩棚，黄土铺地，对面的兵刃架上面是枪刀剑戟，各种军刃。少爷看罢将身站在上垂首。李国梁站在下首两下里彼此说了一声请，插拳过招，还是凤岐先动手，左手一晃李镖主的面门，右手一掌跟着就到，李爷一看掌到，把身向右一闪，左胳膊往上一竖，作出来举火烧天。然后一上左步，跟着左胳膊往下一落，用巴掌就在凤岐的右肩头上一按，这一手的名目，叫作掳手。按胳膊有三节，靠着肩头这叫根节，靠着胳膊肘叫中节，挨着手腕的叫稍节。他将然往下一按，金莲花是董老剑客的亲传，那个手够多么快，一看他要按自己的肩头，赶紧往后一撤步，双手攒拳迎着面门，遂说道："李老师别走接招，"这手的名目叫作虎扑。李国梁一看暗说道，别看凤岐年青，手头出来老练，并且招数稳妥，身法敏捷，非

比寻常，两条胳膊不亚如双头蛇，横拦竖架，往里抢身进招。李国梁看了看凤岐他的招数，暗含着点头，不枉他受过名人的指点，剑客爷的亲传。凤岐跟董爷练完，他也没在外面闯练过，自己这一身能为，他也不知道有多么大，他竟看惯了他师傅那个手法了。招急似电，两腿如飞，今天要跟金弓小二郎比上，凤岐看着没劲，暗含着点头，看起来人只可闻名，不能见面。听人传言，这个金弓小二郎，他本是贯市李的后人，家传技艺，武术高强，今天他跟我比上差的多。两下里比试，在先前招当慢，后来一招紧似一招，招数紧急，两下里赌斗不足二十招，李国梁的手下就有点慢的多了。自己心中一想不好，凭我金弓小二郎创立东光裕镖局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倘若我赢不了金莲花凤岐，我这东光裕镖局子还干不干，我还怎么在北京城呆着呢。想到这里不由得着急，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我若赢他，非用败中取胜不可，把主意拿妥，此时凤岐的拳泰山压顶，够奔的他顶梁，他这才把双手往上一穿，作出举火烧天的架式，双掌往下一按，用了个双撞掌，够奔凤岐的胸前便打，凤岐看双掌到，用双手向下一按，跟着身形一闪，李国梁左手一搭拉，右手复又一伸，凤岐用左手往外一挂，不提防李国梁把右手一撤，上左步左手转往下按。这一招别说是平常人，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也脱不过去，他这一招名叫转环掌，乃是李氏家传的绝艺，此时凤岐将然用左手一挂他右手，猛见他把右手一撤，左手复又一伸，自己心中就知道他这一招名叫转环掌，随着把右手顺着李国梁的左胳膊底下一穿，身形向后一撤，用手一掳，就听叭的一声，李国梁的手已被凤岐掳住。这一招的名目转环掌巧破转环掌，凤岐若用左手撞他的胸前，或是伸右腿摔他

一个筋斗，非常容易，皆因凤岐乃是剑客门徒，做事正大光明，真要是把他摔躺下，于自己脸上也没多在的光彩，他这个镖局子可就干不了啦。想到这里把手一松，抱拳说道："李镖主果然武术高强，我多承让了。"李国梁闻听脸一发红，连连的拱手，叫道："少剑客，这话是这么说，方才动手之时，若不是您让招，我早输多时，小可家传的转环手，招不空发，就是久走江湖的英雄，不知会过了多少，不想今天遇见少剑客不费吹灰之力，以转环手巧破转环手，真所谓无独有偶，这幸亏少剑客大仁大义，要是换个别位，我不但丢人现眼，把我数十年的名望一旦丧尽，就是我这个小买卖也得相继而亡，小可这厢道谢了。"凤岐说道："李镖主夸奖了。"李国梁说道："此地并非谈话之所，请到厅房一叙。"说话之间，谦谦让让一直够奔厅房，二次落坐。手下人又给换了一盏热茶，然后金弓小二郎起身来，到搁几案的头里，由帽筒之中拿出一封信来，信皮上写的是李镖主国梁升启，下面写的是董绒，这封信可敞着口呢。遂来到凤岐的面前说道少剑客，您看看这封信就明白了，今天我跟您动手，实在是祸由自取，若非您高抬贵手，我必然轻者带伤，重者亡命。说着话凤岐把信接过来，把信笺取出，打开观看。但只见上面写着："国梁知悉，余住居宝号，得闻京中有名凤岐者，少年好义，有英雄气，曾数度探看其行动。一日降雪，彼携从人乘兴外游，余兼道前行，佯以冻饿倒卧雪中，以观其仁慈如何，彼竟不顾一切，立命从人舁余回家，待奉殷勤。余遂以少数技术相授，此十五年前之经过，他彼时的功夫已练到一段落成功，临别以京中何人能胜彼为问，余以阁下为对，我去后凤岐必来拜访。凤岐命犯桃花煞。轻者家产荡尽，重者性命不保，彼来时请以

言相劝，力命叫散资财于贫困，或可解难于将来，度过四十五岁，则有成功之机，此嘱，望乞婉劝凤岐为要。”下具老剑客董乾的字样。凤岐看罢，不由得一怔，赶紧站起身行礼，尊了一声：“李镖主，这可算我不对，我可不知道您跟我的恩师交好，今天我来到这里，实在是粗鲁，出于年青，不应当跟您当场动手，这个话不传到我师傅耳中还则罢了，真要传到我师傅耳中，必然说我年青性狂，当然我也得受他老人家的一顿申斥，好在一样儿，既然你老跟我师傅有交情，你老比我大几岁，无论怎么样，你老也得多多原谅，我这里给您陪礼了。”金弓小二郎，一看凤岐，并不狂放，随着也连连抱拳，叫了一声：“少剑客不要客气。”两下里全都是彼此解脱，然后喝着茶。金弓小二郎李爷说道：“少剑客，老剑客留的那封信，大概你老一看就明白了，他老人家那个心思，叫你散尽家财，漂落江湖创荡你自己的名姓，到了四五十岁，名誉也有了，当然是妻财子禄一样不缺，倘若你要不听，那可在乎兄弟你，我也不能勉强，据我想老剑客所说的话，当然言必有应。”凤岐闻听他这片言语，连连点头，遂说道：“李镖主，既然有他老人家的书信在此，当然是于我有利，决不能于我有害，别说还有他老人家的信，就是老人家没说，我也有心施财济贫。我的心思恨不能叫天下没有穷困之人，不怕叫我一个人贫穷，我也甘心所愿，就怕我这点儿资财助不了这许多穷人，既然说到这里，我回到家中核计核计，动产多少，不动产多少，全都核计好了还得求李镖主你帮忙。”李爷连连答应，遂说道：“只要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把话说完了，金莲花站起身告辞回家，到了家里先把总管叫过来，把家中房产地业，金银细软，以及桌椅条凳限他们十日以内，满

都列出单来，估出价来，家人们闻听，不知道少爷是什么心思，遂问道："大爷您叫我们把所有的家财都列成单儿，但不知有什么用处？"少爷一摆手："单等事情办理完毕，我再告诉你。"家人不敢再问，只得连连答应，随着人手办理。真正不到十天的工夫，家中房产多少处，良田多少顷，一共能值多少钱，少爷把这个单儿拿着，收拾俐落，够奔东光裕镖局子来找金弓小二郎。到了里面，并不客气，遂就把家中所有动产不动产共值多少钱，这个详细的单子交给李爷，李爷看了看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少爷你还真可以，这是你家中所有的财产，全都在这里了吗？"凤岐连连点头道不错，全都在这里呢大概可值五十多万。李爷遂说道："这个散财的法子你可晓得？"凤岐连连摇头说道："不知。"李爷说："善财难舍，俗语说的好，善门难开，善门难闭，你家中所有的资财，一共有五十多万，你要是一气舍出，穷人看见，必然还是追着你要求，你有钱接着还舍，没有钱他们必然说是涩吝不舍，有偏有向轻则骂你，重还不一定用什么法子对待你，将来非得受了他们的害不可，所以散财的法子不容易。"凤岐闻听遂说道："好在一节，我散财不知道规则，从中有你老人家帮忙，从此你老爱怎么舍怎么舍，我决不干涉。"李爷连连点头，说道："好，既然如此，兄弟你就不用管了。"李爷带二十名伙计，各处调查穷苦人家调查确实，回头变卖房产，酌量周济。书要简断，散财这段事，都有李爷一手经理，不到两个月把金莲花这一份家财全数散尽，只留了两处主房，几处田地。明着告诉凤岐，说是善门难闭，嗣后有穷人找到了，再慢慢的舍给他，其实李爷还不是这个意思，李爷想这个凤岐年青，可是有他师傅这封书信，叫他散家财闯荡江湖，这个孩儿是富

生富长，没有外面受过劳苦，如果是在外面闯荡江湖，受不了风霜之苦，赤手空拳回到家中。至那时你怎么叫他生活，故此留了点儿房地。明着说是怕有贫穷之人找了来，再漫慢的分给他们，暗含着可就是给少爷留有余地。要是这么看起来，李爷在外面闯荡江湖，总算是阅历深远，所有房地的契纸，有心说交给凤岐。怕他一任性变卖舍出去，有心留在自己这里又怕传出去叫人说我有意侵占他的家产，岂不令人难堪。李爷想了个法子把少爷家里的主管人叫了来，把话跟他说明白了，不叫他告诉凤岐，就把契纸交给总管，不叫他走漏消息，然后又把话跟他说明，契纸交给你，倘若你吞没此契，我也不用跟你细说，我是干什么的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你若怀二意，我置你于死地。总管连连磕头，叫声："李大爷，你老这分意思我明白，既然你老把契纸交给我，我决以不能亏负你老人家。"李爷点头说了一声好，把家人打发回去。金莲花也许在家里住几天也许住在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闲暇之时跟李爷谈谈武学。一连着呆了一个多月，不足两月，这一天凤岐觉着心里头闷闷不乐，有心到外面闯荡江湖，自己又不明白江湖的规则，有心在家中纳享清福，怎奈财产全都舍净，在家里呆着也没有多大意味，因此闷闷不乐。这么看起来还算是凤岐出于年青，李爷看着这个样儿，也没有深说，真要叫他到外面闯荡江湖，倘若不成，年青的人未免性暴，中途遇上点儿事，未免对不过他的师傅。看他这般光景无法，只得说道："大少爷我看你这个样儿，闷闷不乐，大概心里头有点儿心思，倒不如咱们哥儿两个，到广德楼听一天戏，换换精神。"凤岐一想也对，虽然我生长在北京城，对于娱乐场，我进去的时候还真少，这两天我正然心里头腻烦，要说听戏也

好，遂说道："要说听戏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在广德楼看个座，大概咱们也就是坐在池子当中，我在那里等你。"李爷听着欢喜，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兄弟你吃完了饭，就头前先去。"少爷点头，吃过午饭之后，凤岐稍微体息休息，自己站起身来，迈步出离了东光裕镖局，遛遛达达够奔广德楼。

将然来到戏园子门首，伙计们一看都认得。头一样儿，大少爷自幼在西城砖塔胡同长大的，急公好义又散了一回家财，别说是前门外，就城里关厢，东门附近，提起来没有不认得的，伙计们一看大爷来了，各个欢喜，遂叫了一声："大爷，你老跟我们来吧。"让到里面在池座里找了一张桌，将身坐稳，往各处观看，并无心听戏。正然观看之际，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大少爷看着不由得就是一怔，他不认得老道，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看着凤岐他面门上那朵莲花儿，就知道他是自己师兄的弟子，老道越看越爱，别看不满三旬，态度不凡，两个人相隔着就是一张桌，不住的两个人四目传神，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各自暗中爱慕。老道猛然间观看，就是他们这一排桌子的后一行，那里有三个人，说江湖绿林的黑话。正当中坐着那一个看不见，他的上半身穿着蓝绸子大褂，光头未戴帽，那个意思站起来，身量也不算甚高，大约有五尺高，尖头顶紧辫根，两道半截黄眉毛，一双圆睛，小薄片子耳朵，薄片子嘴，微有两撇断梁的黄胡须，两支眼睛东看西望，各处观瞧。挨着他上首有一个小矮个儿，穿青挂皂，瘦小枯干，青绢帕罩头，往脸上观看，长条儿脸，两道粗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凹太阳缩腮帮尖下颏，大鹰鼻子薄片嘴，微有掩口髭须，一双小耳朵。下垂首坐的那一个长像，跟上垂首那一个差不多，不过脸上稍微的有几个碎

麻子。就见正当中那个说："合字的掉瓢望高儿遥招子把哈把哈，苍把子，不用问那是咳翅的瓢巴子，还不如亮青儿窥他的瓢儿摘瓜急乎溜扯。"他们三个人说的本是江湖绿林道的黑话，类乎普通听戏的主儿，他们那里知道，也是活该小子们不走运，这里坐着一位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老剑客，金莲花凤岐少剑客。这爷儿两个听他们说江湖的黑话，各自观看，不由得点了点头。方才他们说的是合字的掉瓢望高儿遥招把哈把哈，合字的是他们自己人，掉瓢，是叫他们回头，望高儿遥招是往楼上看，苍巴子咳翅字的瓢巴子，他说楼上有一个老头儿，咳翅字瓢巴子，说的做官的大头儿，官的头目当然说是当今万岁了。他说到这里，仙长掉脸往楼上看，果然台的对面正当中楼上坐着一位发似三冬的雪髯赛九伙霜、白发苍苍的一位老者，长得好看，龙眉凤目，鼻如玉柱，口似涂朱，大耳堪堪垂肩，天然生就的福像，龙准龙颜。上垂首站着一个大个儿，年纪可不小了穿着米色绸大褂，三绺银髯，看那个样儿是规规矩矩，在文雅之中隐着一份威严，好不怕人。下垂道也站着一位，身量也不算甚矮，身高差不多也够六尺，穿着一件蓝绸子大褂，也站在那里，垂的侍立，并不作声，看他那个样儿，也是国家的一位大员，巧扮行装。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看到这里，猛然觉悟啦，方才我在门前看见那匹小驴，不问可知这头驴是这位老头儿的，要不见着驴，我还算想不起来，看见这个驴可就提了我的醒了，那个老头当然就是当今万岁康熙圣主老佛爷，可有一样儿，带来的这两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书中代言，张爷这一猜，还是真猜着了，正中间的老头儿，正是当今万岁康熙，上垂首站的那个老头，那就是达摩肃神力王，下垂首这一位是白大将军。这是康熙圣

上的密旨，叫白大将军神力王两人各换便衣，他老人家骑着那一匹一字墨绒驼孤兽，换好了便衣，他老人家要到广德楼听戏，明着算是听，暗含着要访查访查。皆因前三门一带，有许多土豪匪棍，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九门提督陶治廉连递了两道折子，康熙圣主本是有道德的明君，不肯深信，故此自己改扮行装，暗自出宫，以听戏为名，要调查调查当地的土豪。他老人家坐至在楼上正当中，无意看戏，准知道土豪劣绅，匪棍等类，茶园酒肆就是他等出没之所，坐在那里各处观看，可就把三个贼人给看上了，也是这三个小子活该倒霉，他们也不认得剑客，剑客爷也不认得这几个贼人。他们本是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远探的王官，专在外面打探一切的机密，这三个小子担任北路，他们三个人外号人称四川三鼠，正当中那个小子，叫金翅鼠胡通，还有银翅鼠何成，铁翅鼠何清，在北京城附近打听一切机密。他们住在前门外蒲包店胡同西胜镖局，跟镇西方鲍古鲍天机，闪电神鲍图鲍殿元两个人最为接近，互相辅助探听京中一切消息。三鼠往返报告，皆因他们腿快，今天得暇，三鼠计议好，打算够奔广德楼听戏，为的是散散心。像你们坐在那里听戏，往台上看不就完了吗，不，总是贼人胆虚，他往各处观看，怕的是有官人看出他们的马脚，到那时动手被获遭擒，倒显着反为不美。正然看着，一眼可就看见正面桌上，坐着一个老头儿，须发皆白，跟普通之人不一样，这三个贼人心里头一捉摸，这个老头儿身背后还站着这么规矩的两个人，不是当今皇上康熙，也是本地最高的官员。我既然在剑山受英王的委托，派我在北京城探听机密，我何不作一件惊天动地之事，铲除这一切的清朝官员，岂不与英王有益。想到这里遂说江

湖绿林的黑话。计议已定，胡通他会打袖箭，暗含着一伸手，由包袱里面取出来袖箭筒子，收拾齐毕，大拇指一按崩簧，哼的一声，袖箭发出必然有一阵大乱，好摆军刃杀一条血路，三个人以便脱逃，他们把主意拿定，将然把军刃拿出来，此时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看着这般光景着急，暗自念了一声无量佛，心说这可怨我一时的大意，再要容着小子把袖箭射出来，打在上面，无论伤了何人有我在场，倘被天师知晓，岂不担重过。想到这里赶紧把身向前一蹿，就用手中的拂尘，照定小子手腕上吧的一下，别看小子们武学高，他那里搁的住剑客用拂尘打他这一下，砰的一声，箭筒子落在埃尘，那一支箭吧的一声，正打在桌腿上面。所有的听戏的众人，一看这般光景，等时大乱，仙长一看不好，赶紧用手中拂尘，就在胡通的肋下轻轻的一点，小子两手扎着，目瞪口呆，不能动转。跟着他老人家一飘银髯，挨着的就是何成，仙长点完了胡通，回手又向何成脊背上一点，这两个人，全都被仙长用点穴法将他点住。在旁边何清一看自己的兄长，跟盟兄胡通，被老道点住，一摆手中的军刃，打算不利张爷。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少爷金莲花看着有气，自己忍了又忍，就怕贪上闲事，到如今实在忍不过去了，他才站起身来。正赶上何清把军刃擎起来，要杀老道，凤岐在后面一声没言语，在后面对准了小子后脊用力就是一掌，小子将然举起军刃，就听后面有风声，随着把身形一转，两个人恰正对面，何清摆军刃搂头盖顶够奔少爷，凤岐身形一闪，伸手连刀带手全都掳住，往怀里一带，蹦起来就是一腿，哼的一声，小子撒手扔刀，翻身栽倒，跟着解他的束身绒带，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捆好；跟着一晃身，就在何成的身后一掌，这一掌

把他打过来，上气将然接上下气，少爷把他腕子一拧，由手中夺过军刃，一腿踹倒，解绒绳照样捆好。眨眼把四川三鼠全都捆好。此时楼上的康熙圣主，龙颜往下一垂，不由得大怒，随着吩咐一声，神力王传孤家的口旨，所有一切在案的，务必拿获交刑部，审讯明白回奏。又叫神力王办理善后，所有一切的匪棍，严行捕获，交到刑部追问，务要澈底办清。他老人家把话说完，顺着楼梯走下来，白大将军随驾保护，来到外面早有孙四带过来一字墨绒驼狐兽，老佛爷乘骑墨驴回宫不表。单说广德楼里面，此时秩序大乱，神力王偕同本地面的官人搜罗匪徒，这不过就是一谈。广德楼里面要说没有前三门的匪棍，那个话可也不对，有是有他可也不敢从中生事，趁着混乱之时，早已随众逃走。工夫不大，四川三鼠连凤岐都被官人拿获，大家也知道凤岐是本地的富户，不过是仗义救驾。这段事老佛爷又知道，你说把他放了，官人们又不敢，不过就是留个面子，就中不捆不锁，叫他跟着一同到刑部到案，审讯已毕，单听圣旨发落。这里头可就是有一样儿，在场的人不是全拿住了吗，可就是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走了，这个地方就算他老人家身分高，万岁既然传口旨，把肇事人等完全拿获，交到刑部严刑审问，真要我要跟着一同到刑部，我可也没有罪名，不过是护驾有功。多少还要得一点儿赏赐。虽然这么说风声外传，扬名远近也并非是出家人所乐为。我要是走了凤岐已然将三个贼人拿获，到了刑部审问明白，他可以得些个赏赐，这个话要是传到我师兄耳中，难道说还不知道是我从中协力帮忙吗，故此老人家趁乱走出了戏园不表。园内的戏早已打住，官人押着四川三鼠，凤岐一同够奔刑部衙门，神力王把所有一切事实，调查明白，回奏

圣主。不表老王爷，单说众官人押住三股差事及凤岐，来到刑部的角门子，来到班房里面，三班总役够奔里面回话，后面的刑部正堂张祥雨早就得着信了，换好了官服，外面鼓点一响，大人升堂。刑部正堂由屏风后转出来，升入公座，两旁边人役喧喝堂威，张大人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来，先把随办的差人叫上来，差人答应到外面把随办差人两名带上来，差人单腿向上请安，然后两旁边站立，大人问道："在广德楼捉拿行刺圣驾凶人，可是你们的原办？"两个差人答道："不错，正是下役等，"遂就把广德楼经过的事实，当面说出。这两个不慌不忙，就把康熙圣主怎么在楼上听戏，神力老王爷白大将军，左右保护，在池子里面三个贼人怎样要用袖箭行刺，人中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老道，协力帮忙把贼人拿获，他老人家踪影不见，这里面有一位，西城砖塔胡同住的凤岐少爷，见义勇为伸手办案，现在全都带到前面班房候大人的示下。张大人听了听一摆手说："来先带凤岐，"外面答应一声，凤岐带到，跪 在堂下，大人看了看，脖项上搭着一条小锁链，大人说了一声去刑，孩儿向上磕头。大人说道："凤岐抬起头来，"说话之间凤岐一正面，公座上面的张祥雨看了看，但只见孩儿五官清秀，仪表不凡，遂问道："你叫凤岐吗？"少爷答道："是。"大人问道："你如何在广德楼拿获贼人，慢慢讲来。"少爷就把在广德楼听戏，贼人如何亮兵刃，是我看他等实属目无王法，一时气忿，将他等拿获，后来官人来到，将我等带到此处。大人吩咐一声画供带下去，然后又吩咐带三个贼人。工夫不大，四川的三鼠枷锁在身，哗啦啦的山响，来至堂口，一并跪倒，口称："大人在上，犯人给大人叩头，"张祥雨手拍桌案叫三寇各自报名，三寇报名已毕，大人问道："汝等为

何到广德楼听戏持刀行凶，有意劫杀圣驾。”三寇明知不说实话是不行，只得把在四川英王驾下当差，奉命来到北京城调查机密，今天在广德楼听戏，看见圣驾在楼上听戏，有意亮军刃将他刺死，回到剑山报功贪赏，不想被擒，此是已往实情。这三个小子还算不错，他并没说在西胜镖局住着，真要是说出来，这场官司连鲍氏兄弟也不好打，刑部大人张祥雨听罢三寇的口供，点了点头，遂叫他三人画供，吩咐一声收监，差人答应，押三寇下去，大人吩咐把凤岐寄押在班房，从宽优待，千万不要难为他，差人答应一声照样办理。大人又把三寇的口供抄写清楚，摆手退堂，他老人家宽官服，换好了便衣，乘轿回到自己宅内下轿，一直够奔书房，把师爷请了来，两方面的供状叫师爷看了看，打好了折本，叫差人送到刑部转交奏事处，把诸事办完。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时起来，天还不到五更上朝，到了朝房等候康熙爷驾坐养心殿，两旁文武参驾已毕，排班侍立，康熙观看各处奏折，看到末尾，一看那刑部正堂张祥雨的折子，圣主看罢三寇的口供，然后朱笔御批，四川三鼠暂押刑部监，俟等拿住他等的余党，一并斩杀。凤岐广德楼救驾有功，赏赐侠义金牌一面，恩赐美号玉侠猫，加封御守备，赏假十日，头戴金花，十字披红跨马夸官三天，如满朝文武与他相遇，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倘有不遵者，就是目无圣上。这道旨意传下去，遂即散朝，张祥雨乘大桥回到衙门，将到二堂，旨意随着就到啦，急忙吩咐摆香案接旨，押旨官捧读毕，供在堂上，张大人升位办公，这才命差人到班房把凤岐唤至堂前说道：“圣上念汝救驾有功，恩赐御守备及美号玉侠猫，赏假十天，双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夸官，假满任差。”少爷听罢，心中欢喜，向上叫头

说道："多谢大人提拔。"又求大人给他递谢恩的折子，领去侠义金牌，红绸金花，张大人点头应允，这才问少爷住家在那里，凤岐一想说出自己的住所，未免麻烦到不如就说东光裕镖局，这才把话跟大人回明，自己的住所在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大人这才派人把他护送到东光裕镖局，单等金牌领到，明天好叫他跨马夸官，差人领命后遂围护着凤岐够奔西河沿。此时东光裕镖局子里早就得着信啦因为李爷不放心，自己要亲往刑部打听去，后来有人说不要紧，他这是救驾，不但没罪，碰巧了大小还许得个前程呢，故此李爷也没去，虽然这么说，李国梁跟凤岐还是真不错，次日天色将亮，赶紧来到刑部衙门的班房，进门抱拳道辛苦，众人一看认得，知道是东光裕的镖主遂问道："您有事吗？"李爷就把要打听打听凤岐的事向众人一说，大家闻听说道："李镖主您只管放心，这个姓凤的要是跟你老相好，你才就放心就是了，他的官司不但没罪，并且有功，我们虽然没得实信，听人说大概是康熙圣主赏职御守备，这不是刚把他叫上去吗，也不过略问问。"李爷听着心中欢喜，遂说道："既然如此，众位多辛苦，我可要回去了，有什么事众位到我柜上再谈吧。"李爷回到东光裕，方到屋内，外面报大少爷凤岐到，还跟着多少护送人，李爷赶紧到外面迎接，远远带笑说道："兄弟你算对了，人人都知道哥哥我叫金弓小二郎，要跟兄弟你比，我还是不行。"凤岐也不过略说了几句客气话，说道，"大哥取纹银四十两，赏给他们大众护送人。"李爷赶紧叫伙计到账房取纹银四十两交众差人，大众欢欢喜喜。众人走后不表，单说李国梁陪着凤岐吃早饭，早饭已毕闲坐饮茶，外面有人报，外面有官人送来侠义金牌，金花彩绸，李爷派人把东西收了，多少赏几个喜

钱，打发来人回去。当日无书。

次日天明，外面有大兴县的官，预备好了坐马，执事等物在外面等候玉侠猫，跨马游街。里面得着这个信，赶紧收拾用大红绸子十字披红，头上勒好了勒头的绸子，左右插上金花，胸前挂好了侠义金牌，收拾俐落，镖局四名大汉，穿着齐整，陪着少爷来在外面，众人迎面道喜，然后把马匹牵过来，乘跨坐骑，前面是铜锣开道。要说北京城九门八条大街，凡有热闹之处全都要走一趟，这不过是鼓励青年，可以努力上进。执事正然往前走着，走到安定门往西绕，绕到了西城，头里的执事正然走着，猛然站住了，少爷勒住坐马问道："前面执事为什么不走，当今万岁传下来圣旨，无论文武官员，九卿科道，贝子贝勒，骑马坐轿见着跨马游街，他也得让我先行。"该差赶紧马前请安，口称跟侠客爷回："不是本地面的官员，在道路中间有一个孩子一大关不到二十岁，拦住执事他说侠客爷你老不称国家御封玉侠猫，他要把侠义金牌摘下来带两天。"少爷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心中暗想，真正是岂有此理，慢说是小小的一个孩子，就是文武职官，无论他是那一位，在这三天以内，他要是遇见我，离轿下马那倒是瞎话，不过他得绕着过去，皆因我是奉旨夸官，何况他一个小孩呢，竟敢如此大胆，真乃可气，我得看他倒是怎么样一个人。想到这里并不着急，吩咐一声来，，把咱们的执事列开，这一声吩咐，果然执事向两旁一分，他这匹马往前走，果然前面来了一个小孩儿。但只见他身高约在四尺，长的细腰孔臂，双肩抱拢，白绵绸裤褂外外罩蓝绸子大褂，足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面若敷粉，目如朗星，眉似刷漆，鼻如玉柱，牙排碎玉，唇似涂朱，黑黑发髻，梳了个

冲天杵，长的是精神百倍，在马头里一站，用手点指说道："骑马的站住，我不问你别的，我就问你这一样儿，有什么能为能身担国家的御马快，万岁亲口加封你玉侠猫，胸前悬挂金牌，你还要跨马游街，少爷我也不敢说不服，你快把你的金牌摘下来，给我戴两天，要不然你我插拳过招，赢的了我，我就滚出北京城，别说皇上封你玉侠猫，爱怎么封就怎么封，与我无干，真要是赢不了我的话，这个金牌我得戴两天。"把话说完，双手攒拳向着马上的大少爷虎视眈眈，凤岐看着这个人这个样儿，心里头还是真爱，暗说道此人胆量还是真不小，别看他年青，就让是大人他也不敢有如此的举动。凤岐想到这里，暗说，我还真得跟他比试比试，四外看热闹的人不少，要不然岂不叫众人取笑，想罢翻身下马，在旁边有人拉着马匹。凤岐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朋友，大概你有点儿不服，既然如此，你我二人当场以武学解决，如果能够赢的了我，我情愿意把金牌让给你。"那个小孩一听说道："好，既然如此，我打完了你再要金牌。"说话之间就见他双手一合，说了一声请。凤岐一看他这个样儿，还是真不含糊，自己也道了一声请，此时四周围看热闹的主儿，可就太多了，真称得起人山人海。两个人就在正要动手之际，猛然间主听有人喊："好小了，你的胆子不小，人家凭武学得的玉侠猫，国家的御马快，你看着有气，拦住人家的马头，要抢夺金牌，你不想无故拦住马头有犯国法吗。"凤岐一听顺着声音观看，但只见来了一个人，身量不大甚高，约有五尺往来，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白绵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脚底下高腰白袜，大红福字履，长眉朗目，鼻直口阔，颔下一部长髯，遮满前胸，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这么大年纪精神百倍。凤岐

看罢不认得老头，在旁边这个小孩儿，看见老头可把他吓着了。书中代言，这位老人家非是旁人，正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老人家于成字洞海，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老人家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个话说起来，可不是当时的事。十年前老人家在家中修养精神，虽然说在家中务农为业，他老人家每逢到五更天，东方发晓在家中练完了功夫，顺着街门出来，围着宅院绕个湾儿，头一节是运动，再者说得些个清气也凉爽。这一天天将亮，他老人家倒背着手，由家中出来，出离了东庄乍往前走，前面是一大片稻田，地约有数十亩，老人家遛遛达达的，顺着道往斜下里走了不远，就听锣声响亮，老人家不由得就是一怔，鸣锣不是有火便是有事。老人家一矮身顺着声音前行，走了不远，看见了前面一带树林，由里面撞出来许多强人，约有三四十名，各擎军刃一字排开，拦住去路，口唱山歌道："山是我开，树是我栽，有人路过，留下钱财，那一个口中说不字，结果性命不管埋。"老头子心说，这伙强人胆子不小，敢在这里劫镖车，这支镖还非是别处的，正是北京城西何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梁的。这个镖车上面可不是银子都是药材以及值钱的物件，后面一辆轿车，车里是老客，老客原是北京城东城帘子胡同的人氏，姓于名叫于家义，在药行里面很有个名姓，家称巨富。这一次亲自押着货物，够奔陕西延安府前去交货。因为保镖的达官，贪赶路程，天光将然一亮，带领车辆伙计人等起身，正然往前走着，前面一带树林，呛啷啷一棒锣声，撞出来强人不少，约有三四十名，拦住了去路，保镖的达官姓崔单字名猛，外号人称神力无敌，那是东光裕局子，数的着的镖师，年纪有五十多岁，他看见头里有人挡住去路，把手中的军刃一横，微

然一阵冷笑，说道："尔等大胆，未曾劫路之先，难道你就不打听打听吗，此镖是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镖主金弓小二郎李达官爷，我姓崔单字名猛。外号人称神力无敌。"这一群贼看着崔爷的举动，哈哈冷笑："慢说你是东光裕，就是国帑也得给留下。"神力无敌一看贼人颇多，暗想贼众我寡，动上手也得甘拜下风，自己手中擎刀，心里头为难。这么个工夫轿车上于老客也下来了，他那个意思打算走上前去，跟贼人说几句好话，那不花几个钱对付着过去，就算完了，真要是动上手，还不知道出多少人命，至于货物也免不了被贼所抢，想到这里，走上近前连连拱手，叫了一声："众位好汉，你们大家要是缺少路费，差个三百两二百两，你们只管说话，我们这里给你们预备，众好汉勒令劫住镖车不放，这里头也并非是金银，不过是些个草根树皮的药材，众位拿了去也卖不了多少钱，依我说还不如交我们这几个朋友。"这三四十名强人，那里肯听老客的言语，神力无敌一看这般光景无法，只得跟贼人一死相拚，想罢摆军刃要赶奔前去动手，猛然间听得有人喊道："那里胆大贼人，竟敢在此处行劫，现有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在此。"这一声呐喊不要紧，这三四十名贼人一哄而散。崔猛一看来了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赤手空拳，自报名姓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一声名姓喊退了群贼，我神力无敌不用说，就是我们镖主也是白搭，要是比名头，还是人家于老侠。崔爷想到这里，赶紧过来，行礼口称："老侠客，若非是你老人家赶到，焉能解围，保全我等的性命。"于爷连连摆手说："不对，也不是我于成说句大话，今天你们的镖没丢，就是丢了，你们找到我的门上去，我也得帮助你们设法子找去，常言有句俗，英雄护三村，你们要是在我门口

上丢了镖，连我也不好看，这也算天假其便，我赶上了，活该彼此不费事。”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于老客看着，，不由得暗含着赞叹连忙赶奔上前，给老头子行礼，再三致谢，老头子用手相掺，叫了一声：“崔镖头，这是谁呀他给我磕头，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崔猛赶紧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人家，这是我们老客姓于，住家在北京城，此人慷慨仗义，别看身在商界，对于外面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故此我们镖主跟他很有交情。”于成一听不由得心里头欢喜，赶紧伸手相掺，遂说道：“崔镖头，这不是当着于老客吗，咱们都怪不错的，因亲即亲，因友即友，谈到你们镖主，金弓小二郎，我们就算都有交情，今天既然来到我这里，又是在我的门前经过，何妨请到里面坐坐。”于老客一看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爷子，我们此时也不便打搅了，带着轿车也显着多有不便，既然老爷子您欢喜我们，我们先押着镖奔往陕西，回头把货全都交完，必然到贵府高厅给你老请安。”于成一看于家义说话言语直爽，并不吞吞吐吐，心里头欢喜的了不得，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用虚让了。”把话说完，两下里彼此拱手抱拳作别。于家义辞别老人家，跟着崔爷押着货车够奔陕西不表。老头子回到家中，一边走一边思索，要说这段事可算是巧。若非是我赶到真正他们还有些个不好办，这么看起来于家义这个人还是真正不错，等到事毕，我还得跟他盘桓盘桓，虽是商人，说话颇有侠风。老头子回到家中，把外面一声喝退群贼的话，也没跟家里头的人谈。过了有一个多月，这一天正在厅房里面，老人家闲坐吃茶，外面家人走进来，口称：“老爷子外面有一个姓于的，名叫于家义，特此前来看望您哪。”老头子闻听心中欢喜，吩咐家人有请，自己站起身来，

一直迎至在街门外，但只见于家义在门前站着还带着一个从人，携带着许多土产的礼物，见了老人家，于家义那个意思，就要赶奔近前，跪倒行礼。老头子赶紧伸手相掺，遂说道："哎呀兄弟这也不是谈话之所，里面请吧。"叫家人把礼物收进去，从人把于家义的跟来的从人，领到门房里面休息，把于家义让到厅房。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坐，家人献茶，于爷先问道："兄弟到了陕西把货物全都交齐了，道路上没有什么舛错。"于爷连连点头说道："没有什么舛错，不过就是多走了几天，恐怕在路上再遇强人，没有你老人家解围，那便如何是好，故此早住晚行，以防万一，货物交毕，我给老人家带了点儿土产，老人家你老千万可别多想我可不是前来答谢你老人家解围之德，不过我爱喜老人家是条英雄，这么大年纪见义勇为，我还要跟老人家近乎近乎。"于成闻听叫了一声："兄弟，如果你不嫌弃哥哥，我们是越走越近。"彼此各叙闲话，家义就在老人家宅上住了半个多月。老头子送给他些个礼物，又给他雇好了车辆，打发于家义回转北京城不表。由这里说隔个三月两月，家义必然亲自前来看望老爷子，来的时候没空过手，多少带些个礼物，来到这里就住个十天半个月，一连着来了十几次。后来谈来谈去，可就谈接续后嗣，家义问道老人家："我看你老这位少爷，小莲花于秀，也是英雄气概。"于爷闻听不由得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要问于秀，那本是我兄弟所生，兄弟不幸早年去世，就撇下冤家他一个人，好在我生平未娶过妻，皆因贪练武术，浑身横练一世童男，我可就把宗嗣耽误了，我死后难见我的先人，今天谈到这里实在有愧，未领教兄弟你跟前有几位少爷？"家义说我有一个小孩名叫斗儿，如果你老欢喜，下一次我再来看望你老

把他带来，叫你老看看，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没有。于爷说道："好，那一天把他带了来我看看。"家义住了十几天，告辞回去。过了两个月，于家义又来看望老人家，果然把孩儿带来，先到厅房给老爷磕头行礼，于爷留神观看，孩儿年方八岁，长得好看，圆方脸豹子眼，通天鼻子，鸟菱嘴小元宝耳朵，梳着漆黑的冲天杵，老头子看着这个孩儿天然带着聪明，并且秀丽可爱，老人家看着他喜欢，住了十几天他们告辞，要把孩儿留在这里，家义自己回家，你说八岁的孩子，他父亲走了，他也不想每天就跟于爷在一处吃喝，八岁的孩子这么聪明，于爷看着心里头喜欢，孩儿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老头子今天高兴，叫了一声："于斗，你父亲回家你想家不想？"于斗说："我不想家，我这一次来我跟我爸爸商量好了，打算求你老教给我武术，无论如何你老也别推辞。"老头子一听笑道："我已这么大年纪，你才七八岁，恐怕教你不及成名，我就要身归九泉了。到那时岂不是半途而废。"叫了一声："于斗，既然你跟你父亲商量好了，来到我这里，要练武术，谁教我跟你父亲有交情呢，我只得传授你，孩儿你千万可别当儿戏？"孩儿连连点头。当日无事，次日清晨，老人家先把他领到后面拜祖师，磕完了头给老师磕头，行礼已毕，老人家给他把持胳膊腿，七八岁的小孩儿正得练，然后教给打拳，又教给他站架，老人家一想这么点儿的孩子，你要是教给他练普通技术，出来也难以成名，要打算教就教给惊人的本领。老头子把主意拿定，就教给他形意拳，形意分二十四势，按飞禽走兽之形，叫作形意，形其所形，用其所用之意，所谓之天然本领，练到了地步岂不成了绝艺。老人家看着孩儿天生聪明，故此老人家以绝招相授，你说也怪，这个孩子，只要

老头子一教他就会，不但会还不忘，老头子看着喜欢，不由得暗自思索，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也许这个于斗，他应当得我身上的能为，要不然八岁的孩子，无论他多不聪明，也不能一教就会。别说他才八岁，就是比他再大个三岁五岁，也未必能够学了不忘，这是武学并非儿戏，文武两科技艺，得有福有德，得之不费吹灰之力，本身无福祖上无德，虽尽心而求，势比登天还难，想当初李源来到我的宅中，跟我练艺八年，我有意将绝艺给他，就是十八趟通臂二十四势形意，他的福德稍欠，并不能往下多学，到尔今不过稍有微名，要拿他跟这孩儿一比，真有天渊之别。要是于斗练到他那个年纪，下上那么大的功夫，比他可不强出百倍，闯荡江湖只要是务正，到了我这个年纪，比我于成的名誉大的多，真要这么一来，到那时我虽然在九泉，也含笑地下。老头子越想越高兴，教给孩儿长拳短打缩小绵软巧，挨傍挤靠，后来练蹿高纵矮陆地飞腾，功夫越练越熟，老人家才传授他军刃，十八般大军刃全都练得样样精通。老人家传给孩儿最拿手得意的一条军刃，就是鹿筋藤蛇棍一条，棍招三十六手白猿棍，棍里加棒，打遍天下无敌，大罗神仙难以脱逃，老人家越看越喜欢，遂就把身上的绝艺，三十六手棍完全得去，二十四势形间拳，虽然未能学全，已然得了十之七八。孩儿由来的那一天光阴似箭的日月如流，屈指核算整整的十年，这十年的光景不要紧，孩儿跟来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浑身上下长了一身健肉，胸前不亚如鬼脸相彷，令人看着可怕，老头子不由得欢喜。这一天清晨早起，把孩儿唤至在面前，叫了一声："于斗，由你来的那一天到如今整整十年，我把我的功夫倾囊相授，再有你也练不了啦，我把你的

东西物件给你备置停妥，包袱一个，纹银四十两，鹿筋藤蛇棍一条，我这个意思打算叫你回家省亲，看望看望你的父母。由你来的那一天，你家里连一封信都没来，也怕你家中不放心，回家看望你的父母已毕，回头你自己带着军刃，到外面漂流江湖，在外面闯练闯练，倘若创出些许名誉，你不白用功，也不枉我教练你一番。”孩儿一听师傅打算叫他回家，可也有点儿想家了，打八岁来的，今年十八岁整整十年，家中连一封信都没来过，今天听老师叫他回家省亲，心中有些喜悦，遂说道：“既然老人家如此吩咐，孩儿我也不敢违背，单等回家看望已毕，再来到此处孝顺恩师。”把话说完，向上磕头，老头子看着喜悦，包袱给他包好，纹银四十两在外，教他带好了遂叫一声：“于斗，你来到我这里十年，把功夫练成，今日你我师徒分别，我无物可憎，今天我送给你一个美称，我的外号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我送给你一个外号，就叫小昆仑吧。”孩儿闻听向上磕头谢恩师赠号之德，然后又磕头行叩别之礼。于爷说道：“孩儿不用行礼了，何必这样的麻烦呢。”孩儿这才磕完了头，跟老师作别，带好了应用物件，由打山西太原府动身，回归北京城看望他的父母。这一天来到北京城，西城帘子胡同。到了自己的门首，将然要上台阶往里走，由里面出来了个家人，一看是自己的少爷，遂问道少爷回来了，这才有人陪着来到后面上房，先见过他的父亲，给老爷子行礼，磕完了头，然后又见过他的母亲，规规矩矩垂手侍立。他父亲这才问起于成传给武术的经过，孩儿这才不慌不忙，叙说已往的情形，传授他的武术是一条鹿筋藤蛇棍三十六手白猿棍，以及蹿高纵矮各种小巧的技术，称得起是样样精通。他的父亲是个外行，对于武术就算是门外汉，不

过略问了问，于斗说他老人家，对于自己如同亲生的儿女一般，他父亲点了点头，到了晚间吃喝已毕，一夜无书。次一日仍然是合家团聚闲谈，于家义一想，孩子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于成家中练艺十年，一切吃穿费用，全都是老人家的供给，现在把技术练成，奉师命回家，我要是不到山西去一趟，显着不对，又一想也不用带着孩儿，皆因他刚回来，带他倒显着许多不便。于家义把主意拿妥，带好了盘费，由家中动身顺大道前行，一路上无书。这一日来到了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到了于成门首，叫人给他回进去，家人一看认得，原来是于爷，遂说道："老爷子您今天怎么这样闲在。"于爷笑道："皆因犬子于斗回家，谈起来老人家这一份恩德，我特此前来拜谢他老人家。"家人们一听，一笑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来的可算不巧，我家老爷子刚走了日子不多，携带着少爷小莲花于秀，到外面访友，听说到京南霸州访一位姓童的。"于家义闻言一怔，遂说道："既然来得不巧，把礼物全都留下，跟家人把话说明，等老人家回来，就提于家义到此，亲来拜谢。"把话说完了，又赏给家人几个钱，于爷这才回家，到家里之后，跟着孩儿于斗无事各处闲游，这个孩儿天生来的顽皮，北京城所有戳竿教场子的，于斗满要到场，你可别看他年青，论到当场比试，差不多全都赢不了他，在北京城不足三年，何人不知谁人不晓于成的徒弟，于斗小昆仑。后来北京城三月三蟠桃宫亮镖，天下群雄在梅花圈上比试，于爷可到了，就应当够奔西城帘子胡同，把自己的徒弟叫出来，带到梅花圈比个三招两势，显露显露自己的徒弟于斗，岂不露脸，这个行为于爷可没有。于爷因为什么不叫孩儿出头露面，他老人家有他老人家的思想，由七八岁孩儿

就跟老人家练艺，孩儿的秉性老人家深知，他秉性骄傲，到了梅花圈比试，他必然不服，遇见平常武学当然赢不了他，倘若遇见武学高强之辈，倘若把孩儿打得身带重伤，甚至于亡命，是我把他叫出来的，他的父亲于家义知道反为不美，故此他老人家没给于斗去信。老人家没去信不要紧，孩儿还是恼了，三月三亮镖，本来是群雄出头露脸的日子，老师要是不到，那就没的说了，你老既然到了为什么不给我个信，你老既然不给我信，当然是看着我的武学不成，既然不给我信，我连热闹也不看。单等亮镖事毕，老剑客张鸿钧铁条分双剑赶走了燕云风，群侠散会老人家可就走了。有心说回家，又觉着闷的很，遂跟着大众群雄，回到杭州天竺街，双友镖局，跟在场的群雄大家谈了谈，后来一想小莲花于秀这个孩儿总闲着不成，你说他生性软弱，在外面练江湖还有些个不合宜，一计议叫他担任山西太原府双友镖局子分号，那就算是经理掌柜的，老人家一想也好，倒不在乎赚钱多少，练达练达人情，才派他充当山西太原府双龙镖局经理掌柜的。老人家诸事安排停妥回家，家人报告于少爷的父亲，携带礼物前来拜谢老人家，皆因你老没在家，人家把礼物留下，已然回家去了。老头子一听，觉着对不住于家义，人家千里迢迢带礼物前来望我，叫人家扑了一个空，再说一晃二年多没见于斗，心里头还真有点儿想念，他老人家把家里的事安置安置，带好了路费，携带军刃够奔北京城看望他的弟子于斗。猛然间想起竹节岭之事实为可怕，皆因想念徒弟也顾不了许多。书不可重叙来至在北京西城帘子胡同于宅门道，有人回进去，于家父子赶紧走出来迎接，欢欢喜喜让至在里面厅房，于家义这才说："老侠客爷你老怎么这么闲在，数月前不才到你老的

府上拜谢老人家，赶上公出未遇。”于爷说：“我们爷两个有缘，这个孩儿我一见就爱喜他，我可不敢以绝艺相授，大概我传他的那个功夫，普通人不是他的敌手。”老二位闲谈，手下人献茶，爷儿三个落坐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了三月三亮镖。孩儿叫了一声师傅，这么大的事你老怎么会不叫孩儿我知道呢？于爷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就把三月三梅花圈上动手，多少成了名的英雄，全都甘拜下风，你向例好高，倘若跟我到梅花圈上动手，一时失神你要被人打伤，倒那时岂不后悔已晚。于斗闻听这才如梦方醒，知道老人家是疼爱自己故此不给自己信，由老人家来了于斗陪着在前三门逛了几天，要说北京城虽然说繁华，老人家不愿意出来，在家中不过谈些个老话，一连爷儿两个在家中闷坐了两天，这一天清晨起来，于斗陪着老人家坐在厅房里面吃茶，家人由外面进来，满面带笑请了一个安，叫了一声：“老侠客爷，今天你老可得出去，街上有个热闹。”老头子闻听问道：“有什么热闹？”家人说道：“就在我们这西城砖塔胡同，他姓凤名叫凤岐，别看他年青，自从幼年急公好义，见义勇为，外面皆以大爷呼之，后来遇异人传授，练习武学，在广德楼听戏拿获行刺当今的刺客，圣上喜悦赐玉侠猫，赏侠义金牌，双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要按练武学得说人家年岁不大，他竟得了这样荣耀，真称得起盖世无双的英雄。”于斗一听不由得心中暗想道，就凭我于斗跟随我的老师练艺多年，在北京城不知道我的主儿少，怎么会他的名誉比我还大，竟要跨马游街，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我叫他把金牌当面给我挂上，我骑上马上各处逛逛，如果不听，我要跟他武学解决，打完了他他也得把金牌让给我。于成叫一声：“于斗，你我到外面看看这位跨马游街

的英雄，是何如人也。”说着话爷儿两个由家中遛遛达达走出，一直走出了街门，顺道前行，走在街市上面拥拥挤挤，老爷子心中明白，知道这是游街的英雄已然来到，老头子把身形一闪往前拥挤，自己把主意拿定，前面执事过去，跨马人来到我在此正得看。只顾老人家这样想想，年青人性急，他可不愿意站在那里慢慢看，随着一分众人说道，借光借光，把众人分开，就见前面开道鸣锣，执事来到，于斗把身往当中一站，遂说道：“执事人等少往前行，现有少爷在此，我要夺他的金牌，身为玉侠猫究竟有多大的能为，如果他要不服，我要当场跟他动手。”执事头里有官人，一听如此说话，站着不走，赶回到马前报告，金莲花吩咐一声执事列开，这才一马当先来到近前，翻身下马跟于斗对面谈话。后来要以武学解决，凤岐还真喜欢这个孩儿，你还别看不起他，就冲着二眸子灼灼放光，也有个十年八年好功夫，当然受过高人亲传，要不然他不能说这么大话，想到这里要跟于斗比试。就在这么个工夫，老头子于成赶到，于爷那个意思，站在那里净等跨马英雄来到仔细观看，猛然间一阵大乱，听人说有一个小孩拦路，不让执事过去，老头子一听准知道是于斗所为，不由得着急，这个祸要是闯下，如何惹得起。老头子想到这时，往前紧走，来到当场一看二人势在动手，老头子高声说道：“于斗你还要怎样。”孩儿闻听赶紧把手一收，回头观看老师赶到，凤岐也留神观看，一看于爷这个长像，谁知道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赶紧行礼说道：“这位老人家，你老贵姓，这位少爷是你老的什么人，论说我今天跨马游街不应该与这位少爷论武，因我爱喜他，故此要领教领教他的妙手绝招。”老头子闻听一笑，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这位英雄，千万不要客气，这

个孩儿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徒弟，住家在帘子胡同，他姓于名叫于斗，外号叫小昆仑，他不过是平常的技术，今天出于年青，马前冒犯，望求少侠客勿怪。老朽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人送外号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凤岐闻听，不由得心中喜悦，赶紧毛腰行礼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于老侠，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得瞻尊颜，真是三生有幸。”于爷连忙还礼，遂说道：“少爷我未领教你的贵老师是那一位？”少爷闻听连忙行礼，叫了一声：“老人家，论说起来我不该说，今天你老既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说，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家住陕西凤翔府，他老人家姓董单字名乾，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老头子一听哈哈大笑，双手抖银髯遂说道：“莫怪少爷有这么大威风，原来是董老剑客的弟子。”凤岐说道：“老人家此地也并非谈话之所，倒不如大家一同够奔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到我大哥金弓小二郎李国梁那里咱们作一度长谈，你老人家以为何如。”于爷当即应允，吩咐一声执事人等，完全退回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凤岐陪着于成，携带于斗来到东光裕镖局，让到里面，老头子于爷跟李国梁全都认得，落坐闲谈凤岐拾掇拾掇，把身上的绸子撤下去，头上的金花摘下来，打过手巾把，擦了一把脸喝了一杯茶，跟老人家随意闲谈，把广德楼之事又说了一遍。老头子听到这里微然一笑说：“既然少爷是董老剑客的弟子，按着私交上说，当然是我年长，要按门户论，你这个辈数还长着我一辈呢。”凤岐闻听连连摆手：“老人家这个话可不这么说，门户丢开，按岁数说当然你老是老前辈，再说你老人家成名多年，当然就是老前辈，不然老人家便算看不起我凤岐。”于爷看着孩儿虽然年青，说话倒是慷慨直爽，老人家心

里喜悦的了不得，遂说道："既然少剑客你不客气呢，我也不必多谈了，我有一句话当着面要说，这不是当着金弓小二郎在此吗，我说这句话千万少爷你可别怪，要说起来你为慎刑司的御马快，国家御班头儿，你又跨马游街，恩赐金牌，赐号玉侠猫，你这分明是扬名招风，如果说绿林之中没有高人还则罢了，果有武学高强之辈，就许夜入宫闱禁 地，偷走了国家至宝，你不是国家御马快吗，看你怎么办，国家没有这个御马快倒少丢东西，国家有这个御马快，倒得多丢东西，我说这个话你要不信，这不是当着李国梁吗，不信你就问问。"凤岐闻听暗自思忖，心说着哇，还是人家比我岁数大，知识深远能够预料未来，我只顾贪图这一时的荣耀，殊不知乃是引祸之机，我是御马快，当然派我严拿，倘若拿不着贼人，国宝不能还朝，身担重罪还是事小，就许葬送了性命，岂不把名誉扫尽，于老侠客他既说出这话，对于我的事，他必然也胸有成竹，我何不当面请教。想到这里随着抱拳叫了一声："老人家，您所说之话我是如梦方醒，身为御马快，恩赐玉侠猫这并非是好事，您说我不应此职，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到慎刑司请个病假，然后再挂长号，还是我离开北京城呢。"于爷闻听叫一了声："凤岐，莫怪你师傅是侠客，果然聪明过人，我不过多口偶尔一谈，你便向我问计，你说我这么大年纪，要是说不出来所以然的办法，我还怎么叫西方侠呢？你打算不作这份事，你赶紧到慎刑司请假，你就提奉旨的钦差年大人，手下的随行委员童林，论起本是你本门户的师兄弟，他现在四川正在用人之际，来书信叫我前去四川公馆效力当差，单等查办四川事件完毕，回到了北京城再消假。"这句话把凤岐的醒儿提起来了，不由得问道："老侠客，方才你老提的，镇

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你老跟他有交情吗，我由出艺以来，就听说有 么一位英雄姓童的，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兴一家武术，再造一家把势，我听见这话非常的羡慕，正要设法会会这位童海川，看看他是怎样的英雄，今天你老说起来，难道说你老认得这位童侠客吗。”于爷闻听一笑说道：“凤岐是你非知我跟这个童海川，是患难之交。”老头子就把为访童海川、龙潭镇相遇，三侠打赌破达摩堂的以往的话一说，直说到亮镖会，后来才说起童林辅助年钦差，今天我是想念我的兄弟，信口说出，少爷你打算怎么样吧，如果愿意前去辅助我兄弟，再者每天跟天下英雄在一处相聚，也可以增长点儿能耐。老头子这个话说出来不但金莲花愿意，在旁边于斗都喜欢的了不得，就连李国梁都说老头子这个主意高，彼此计议停妥，留老的少的在东光裕用饭，然后于爷告辞，临别嘱咐凤岐：“既然你愿意事不宜迟，你急速到刑部请假，你就说贝勒爷有话，当然张大人就替你从中维持，诸事办理完毕，你派人给我去个信，要走咱是一路同行。”凤岐点头。老头子跟金弓小二郎拱手作别，带领于斗回家不表。单说凤岐，跟着李国梁计议好了，遂打了一个请假的禀帖，一直够奔刑部，见张大人，就把老头子的言语回上去，叫他老人家转达慎刑司，把诸事办理完毕，应当候个回批，不，并不等回信，他怕的是请假不准倒显着麻烦，倒不是他怕事，就皆因思念童林，恨不能跟着老人家立刻来到四川，好瞻仰瞻仰这位镇八方。把诸事全安置好了，次日清晨起来，打点好了小包袱，带好了双头五节笔管枪，带好了双筒袖箭，由镖局子要了些个路费，将然要走，就在这么个工夫，于爷到，还带着他的徒弟于斗，让至在里面落坐。凤岐问道：“老侠客，你们爷儿两

个来这么早，难道说有甚么事吗。”于爷一笑：“倒是没有甚么事，不过跟你商量商量，如果不愿意沿站追赶童海川，我们爷儿两个可就走了。”凤岐闻听欢喜：“老侠客我这里将然跟我大哥计议完毕，行囊包袱都预备停妥，正要找你老人家，这可真巧您来了，这么说我这位兄弟于斗他也去吗。”于爷闻听咳声叹气：“就因为他跟他父亲又费了许多唇舌，此一去辅助我兄弟童海川，明着算稽查放赈，暗含着就为的是蓬莱，他要去了岂不要多生麻烦，他父亲苦苦哀求，非叫我带去不可，我无法把他带来，跟你商量商量，如果你不愿意前去，我们爷儿两人可就走了。”凤岐一听说道：“好，我已然收拾齐毕，咱们别呆住了，马上就动身，倒显着便利。”说着话大家站起身，跟李国梁彼此拱手，凤岐这就叫心急似箭，他也不等刑部回话，叫他到四川去，不叫他到四川去，点头应允，要跟老人这有一路同行。于爷胸有成竹，只要有贝勒他老人家伸手一维持，万事皆无，故此收拾俐落，跟李国梁告辞，由北京城顺道前行够奔四川。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生铁佛作恶被杀　西方侠失算受缚

爷儿三个暗带军刃，走在路上小心谨慎，早行夜住各处留神观看。这一天正然往前行，来至在保府地面，正赶上阴云密布，堪堪要下雨，他们爷儿三个走的又是旷野荒郊，往前紧走那个意思要找个村庄镇甸，一来打打尖，二来要躲躲雨．无奈走够多时，他也找不着村庄，这个天一时比一时阴的浓厚，眼睁上不着村，下不着甸，于爷着急，真要叫雨浇了那够多不合适。正在着急之时，就见于斗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师傅，你老不用着急了，你老看看前面这不是一座庙吗。"老爷子观看，但只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有一带树林，细看从树林孔中透出来的影绰绰的庙墙。爷儿三个看罢，心中欢喜的了不得，往前紧走，那个意思要穿林而过，猛然间咯啦一声雷，刷刷的雨下起来了，于爷一看这个雨还是真大，五六月的天气，本来就是狂风骤雨，一下就是大的。爷儿三个不敢怠慢，赶紧穿过了树林，才看见庙门，山门冲东，两旁边有两个角门，一边有一根旗杆，庙虽然不大极其威武，庙门上面横着一块匾，漆匾金字写的明白铁佛寺。爷儿三人可没惊动山门，走到北边这个角门，吧吧的拍打门环，高声喊喝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了好几声，才打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把门开开，看年纪有个十五六岁，满面带笑向他们爷儿三个问道，三位施主，天下这么大的雨紧紧打门，有甚么事吗。于爷说道："少师傅也没有甚么事，不过就因雨下的太大，我们

走在这里，上不着村下不着甸，有意到宝刹里面暂避一时，望求少师傅多方便吧。”小和尚闻听问道：“未领教你们三位怎么称呼，跟我说明我到里面跟方丈给你老回一声，如果他老人家没有甚么说的，我再把三位陪进去。”于爷说道：“我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的人，姓于名成字洞海，这一个是我的徒弟，名叫于斗这是我的朋友凤岐。”小和尚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候一候，我给你老回一声吧。说话光景转了进去，把门关好，爷儿三个站在角门子旁边等候，这个雨还是越下越大。等了好半天，才见小和尚出来，说道：“我给你们几位回进去了，老方丈正在禅堂辨公，不能出来迎接，三位施主随我里面来吧。”爷儿三个答应一声跟着小和尚进来，回手关好了角门，顺着甬路往里走，一直够奔后面北跨院，进了八角子门儿，一直够奔上房，小和尚头前带路，打起帘子，把他们爷儿三个让进去，雨虽然下的急，好在一节，他们爷儿三个，还没把衣服淋透了，到了里面，小和尚拿来一条乾手巾，爷儿三个把上下全都擦了擦，小和尚取了一壶茶来，老少三位坐在那里喝茶。这工夫雨可不下了，爷儿几个把茶喝足了，小和尚过来问：“三位施主外面雨可不下了，如果要是愿意赶道，我们不拦你们几位，要是不走，我们就给你们几位预备吃的。”于爷一想刚下完了雨，庙外净是密森森的树林，一时半时多怎就走到树庄镇甸了，倒不如今天就住在此处，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想到这里，跟小和尚把话说明，叫他给预备吃的，小和尚答应一声，说道：“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就是素菜素饭，要是喝酒可不多，有点儿上供的酒，你们三位要是都喝，大家可得匀着点儿。”于爷闻听说道：“有什么预备什么，千万别费事，刚下完了雨，

我们来到这里，这就是无可无不可。”小和尚转身出去，过了工夫不大，用托盘托来四大碗菜，往桌案上一放，于爷看了看这四样菜还是真讲究，一样烧面筋，一样烩豆腐，一样炖豆酱，那一样是熬全素，三份杯箸一壶酒，两盘馒头一锅小米粥，一样一样全放在桌案上面，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施主：“你老自斟自饮用点吧，酒要是不够你老可被点屈，庙里没有了，菜饭不够你老只管言语。”把话说完，合掌当胸，念了一声佛，撤身退出去。小和尚走后，于斗先把酒壶拿过来，先倒了一杯酒送在于爷的面前，然后挨着全都倒了一杯，才说道：“师傅你老喝吧，这个雨把咱们浇的不含糊，喝点酒赶赶寒气，然后我们再吃。”说着话他的心急，端起杯来，他也不管老人家喝不喝，他就要先饮。于爷看着他把杯端起来，并不着急，左手撕髯右手轻轻的一按他的胳膊，叫了一声：“于斗，你们打算怎么样。”于斗一看师傅挑了眼了，因为老师没喝徒弟先喝，老师不愿意，赶紧乐着叫了一声：“师傅，你老人家也喝着罢这怨我嘴紧。”于爷闻听微然一笑：“这个地方可不是我自夸其德，你年青比我差的多，别的话先不说，你先到外面看看有人没有。”孩儿闻听知道有事，赶紧把盅放下，转身出去，到外面看了看，四外无人。，才转身进来，叫了一声：“师傅，外面没有什么。”老爷子点了点头，叫了一声：“于斗，我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我的家中，教给你练几手功夫，那不算什么，你对于外面的阅历可要加意勤学，别的话不用说，就拿今天说，你看这个酒是好酒是坏酒。”这一句话倒提醒了凤岐于斗，两个人赶紧把杯子端起来留神看，看了看酒里头并无别的颜色，跟好酒一般无二，于斗倒说不出来什么，凤岐心里头大大不满。暗说道老侠闯荡江湖多年，人称西方

侠，比我的身分高的多，可有一样，我乃是剑客的门徒，我的老师在我的家中，传艺十五年，对于江湖绿林各样做买卖的法子，样样学通，今天好端端的来在佛门善地铁佛寺和尚百般款待，预备酒饭，堪堪酒到唇边，硬说酒中有弊，百岁有零的人心术多疑，真正可气，有心说当面质问质问，又怕酒内真有毛病，岂不脸上无光，倒不如慢慢看个水落石出。凤岐正然思索，猛然间于爷用手一指，说道："你们两个人看，江湖绿林开黑站的人等，专门用蒙汗药酒害人，这个蒙汗药酒也分三六九等，像他们这一种最高无比，要是下在酒里，头一样不变颜色，二一样酒不转，不过你要留着心，稍微有一点药性气，不信你们闻闻，我说的话要是没有应验，我就枉叫镇西方了。"这两个孩儿一听老头子真挂这么大的火儿随着各自把酒杯端起来一闻，果然有点儿药性味，把杯放下，叫了一声："老人家，既然庙里头的和尚用药酒有意陷害我们，我们何不够奔后面将和尚拿住问个明白，老人家意下如何。"于爷说道："要是这么一来够奔后而搜索凶僧，倘若这人的武学高强倒有许多不便，再者说也未免打草惊蛇，倒不如你我在此佯作不知，过一会儿必然有人前来，要是小和尚前来，窥探不要理他，他必然报告他们主持人，然后我设法拿获可也就是了。"两个孩儿闻听连连点头，故意的把身形斜倚在椅子上面，那一个跌倒在地，老头子双手抓在桌案上面，用手遮着面目，隔着手指头缝往外观看，偷看动静。过了工夫不大。果然进来一个小和尚，未曾进来先说："于施主你老的酒够了吗，庙里头可没有什么好酒，如果不够喝的请你被点屈，"把话说完来在屋内。东张西望，看了看爷儿三个，这般光景，不由得合掌当胸，念了一声佛号，哈哈大笑遂说道："果然不出

我师傅所料，别看你于洞海也有今天。”把话说完，转身出去，连跑带颠，一直够奔后面，那个意思大概是报告他师傅去了，这两个孩儿才佩服老人家真不枉是久闯江湖的老侠，今天若非有他老人家在此，我们两个人都得遭其暗算。爷儿三个没动，又过了一时，就听外面一声佛号，声如巨钟，说道：“放着天堂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找，这也是你一生跟我们绿林道作对的报应，今天神差鬼使叫你来在我的铁佛寺，活该你我是今生冤家来世对头，我把你结果性命，给绿林除害。”话说至此处，吧的一撩帘子，在里面的老人家于成爬在桌案上偷眼观看。但只见和尚长得凶恶异常，站起来身高足有六尺多，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身穿一件灰道袍，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面如生铁铮光耀亮墨中透煞，两道环儿绞的眉毛，金睛叠抱，大狮子鼻子，火盆咀两颧高耸，大耳垂肩，在脸上有一块钱儿癣，脑袋铮光刷亮，青虚虚的头皮，于爷看罢心说这个和尚，我还不认得他，于成跟你有何仇何恨，这才叫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只要你进到里面我要不给你个厉害，我就枉叫西方侠。老人家想到这里，那个意思等着和尚走至在近前，一起身伸手就拿，那就叫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老人家将然想到此处，此时于斗早已就沉不住气了，一看和尚进来，一跳身站起来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凶僧，我们跟你有何仇何恨，你用蒙汗药酒暗害我等，今天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这一句话不要紧，和尚一纵身打垫步拧腰跳到了外面，不由得心中有气，恼恨小徒弟辨事不真，将然纵到外面，就听有人大喝道：“好小子，你跑到圣人门前卖百家姓，拿我们爷儿几个当不懂什么的，今天你遇上我于成，就算你的报应当头。”和尚还是真不含糊，念了一声弥陀

佛："老匹夫于成，休要夸口别走接掌。"老头子一看和尚的掌到，并不慌忙，身向旁边一闪，左手搭在他的右臂上，用力在他的面门上噗的就是一把，想躲来不及了，就听噗的一声，五指孔入了面门里头，老头子一着急蹦起来一腿，噗的一声把和尚踢倒在地。别看和尚长的身长面大，老头子这一把抓在他的面门，脸上来了五个窟窿，小子一句话也没说，当时绝气身亡；这小子今天这也算是报应。老头子不认的这个和尚。书中代言，和尚名叫法坤，别号生铁佛，他跟四川成都府剑山小蓬莱里面，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这保府铁佛寺住持多年，这个庙还是蓬莱出钱所造，他在保府地面，明着就算是庙暗着给蓬莱探听各种机密。皆因保府离着京城很近，有事先知，这个铁佛寺就算是蓬莱的耳目。庙里还有两个人来回奔往山内送信，是谭天的两个胞兄，一个叫谭田，一个叫谭璧，外号叫铁头凤九尾豹，这两个人的武学也不错。这一天闲暇无事，法坤跟谭田谭璧三个人在后面禅堂闲谈，就谈到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目下跟三庄动手，大概这个仗打的不算什么平和，要是这么看起来，三庄实在是蓬莱的对头。正然闲谈，外面小和尚到，来至里面说道："跟方丈回，外面来了一位姓谭单字名天，要拜访你老人家。"和尚法坤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说道："二位兄长听见了没有，大帅到了，他老人家要是来到保府，大概山里头有事。"赶紧谭田谭璧跟和尚三个人，叫小和尚带路，一直迎接到山门外，留神观看，不错正是谭天，左手按剑右手撕髯，站在山门外，和尚一看赶紧行礼，说道："大帅你老怎么来到这里。"谭天抢步给二位兄长行礼，谭田谭璧一摆手，谦谦让让陪着一同够奔后面。来至在禅堂，众人归坐，小和尚把茶水献上来，法坤问道："大

帅您老不在山上帮助王爷辨理全山大事，今天独自一人来至在保府，不知道你老有何公干。”大帅闻听看了看左右，没有外人，这才说道：“你老要问剑山蓬莱岛现有天险庄胜裕，带三庄攻打蓬莱，也不是胜裕他打那里请来的姜达姜本初，张鸿钧，董瑞，战船上面动手，这乃是成了名的剑客助力相帮攻打蓬莱，从中倒反了四龙，天王殿君臣计议，当面议妥，命我携带纹银二十万，可不是现款，乃是北京城照兑的一个银条，又派军师万俟羽修，够奔北京城，只要得手刺杀当今，我带着二十万银条，就为运动老裕王，叫他参奏年羹尧，辨事不能认真，在四川成都府无故逗留，只要当今万岁准奏，当然调年羹尧回京，他要一走这干剑侠，自然全都随行，再派别人前往调查，那里有这许多高人辅佐，到那时并合三庄，岂不是一鼓而下。他们四个人谈谈笑笑，已竟吃过了早饭，大家闲坐吃茶，忽然云生西北，雾起东南，堪堪就要下雨，谭天要走，还是和尚把他留住，遂说道：“大帅你老要走，由此处说不足二十里地的荒郊，真要你老走不过去天要下了雨，无处藏躲，依我说还不如你老在我这里住下吧，有什么话明日早行，不为迟误。”谭天将然思索之时，猛然间就听一声雷响，跟着雨也下起来了，和尚一看，叫了一声：“大帅，你老看怎么样，真要是走了，这个雨还是真把你老给浇了，乐得的你老吃茶赏雨呢。”工夫不大，猛然间听见外面吧吧吧有拍门的声音，方丈赶紧把徒弟打发出去观看，无论是谁先问他的名姓然后禀我知道，小和尚由后面禅堂出来，一直够奔角门，开开门留神一看三位，其中一位老者，身量倒不算高，髯长过膝，还带着两个年青的，问了问老人家姓于名成字洞海，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这两个孩儿一个叫于斗一个叫凤岐。

小和尚听明白，转身把角门子关好，一直够奔后面禅堂，报告法坤，和尚一听毫不介意，惟独旁边的谭天闻听说于成，就是一怔，叫了一声："少师傅，这个姓于的身材有多高，长像什么样？"小和尚说道："这个人我看他大概是个练家子，这么大年纪，还是精神百倍。"谭天听到这里，暗说不好，遂叫道："二位兄长兴法师傅你们听见了没有，这个性于的，一定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可有一样，这两个年青的我可不认得，也别管他是与不是，你先把他让进来，什么地方清静，你把他们让到什么地方去，回头看明白了，如果是他，当然亮军刃结果了他的性命。"小和尚点头答应。他们计划已毕，这才转身形够奔外面，开了角门把他们三人让至在北跨院上房，给他们沏得了茶水，小和尚这才进去，报告厉胆侠，工夫不大，谭天还是真来了，就在八角月亮门，偷偷的往里窥探，一看不错，正是西方侠，谭天不由行就是一怔，我谭天虽然未能看见过他的武术我听人常谈，他会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势形拳，掌中一对碧眼神桿，打遍天下无敌，今天他既然来到铁佛寺，我还得设法把他除掉，要不然他也够奔三庄辅助胜裕．想到这里，这才转身回到后面禅堂弟兄三人这才跟生铁佛法坤，彼此大家一商议，真要依着谭田谭璧哥儿两个，不问青红皂白，拉军刃够奔北跨院，找于成誓不两立。谭天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二位兄长，这个话可别这么说，你要拿于成当作无能之辈，必要受他的害，他当年在京西北桃花寺，三闯桃花会，戴遇戒淫花，单掌开碑击石如粉，他可并非是等闲可比，打算拿他不可孟浪。"最后生铁佛法坤，想了个主意，告诉徒弟也别管酒里饭里，把咱们上等蒙汗药，多给他们下上点，将

他们三人蒙过去，然后再伸手拿他岂不是易如反掌。小和尚点头答应，把酒预备好了，故意的先跟老头子说那回话，然后再把酒拿上来，好叫他们不生疑心，只要你们把蒙汗药喝下去，你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小和尚把酒饭端进去，过了好半天才又到跨院里面，到屋内一看，老少三个人东倒西歪，昏迷不醒，当然是被蒙汗药酒蒙了过去，他这才到后面报告老方丈。和尚闻听于成被蒙汁药酒蒙过去，心中喜欢的了不得，徒手不拿军刃，来在东跨院，用手启帘龙，将然一迈步，于斗一说话，把他给吓出来了。到了外面身形尚未站稳，老人家于成纵将出来，和尚裹手一掌，于成一按他的手，右手一巴掌插入了面门，一脚踹倒，当时绝命。老人家把手擦净了，撕髯观看，正在一怔神之际，猛然间听见有人冷笑，叫了一声于成好心狠意毒，他是出家人，此处又是佛门善地，你不应当一掌把他打死，来来来，谭天在此。

老头子将然一掌打死生铁佛，猛然听说谭天在此，留神观看，果然不错，面前站着一人，长的好样儿，中等身材，六尺多高，身穿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衣，肋下悬剑，四方的脸，面白素素，两道漆眉，虎目圆翻，鼻直口正，三绺墨髯，大耳朝怀，漆黑一条辫子，光头未戴帽子，报了名性，遂撤出宝剑，左手掐决，右手擎剑，站在那里，立目横眉。老人家看罢暗含着叹息，可惜这条英雄，误走邪径，倘若归入正道，闯荡江湖，行侠作义，比我的名望不弱。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谭天你也不用耀武扬威，我有两句话可称得是金石良言，听也在你不听可也在你，据我想你身为侠客，在外面赫赫扬名，既然身为侠客，就应该明白顺逆，你不应当投入剑山蓬莱岛，辅佐英王，叛反国家，倘若天兵一到剑山必

有覆巢之忧，到那时岂不玉石俱焚，依我良言相劝，倒不如乘着此时不必回到剑山蓬莱岛，从此远走他乡，行侠作义，遨游江湖岂不是人生的乐事，话说到这里，请你斟酌。”谭天心说，凭我谭天可称得起文武全才，类乎你所说之话，我也不是不明白，可有一件，其中另有用意，你那里知道，再说英王对我有三顾之德，我当面允许，情愿辅佐于他，生死皆所不问，想到这里他遂说道：“于成你所说之话，本是金石良言，我就应当弃却蓬莱，另找栖身之地，可有一样儿，你要不打死生铁佛，那个话都好说，到如今你一掌打死了和尚，用这些话打算把我哄过，那如何能够，并且全都知道你有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势形拳，掌中碧眼神桴招数绝传，今天你我既遇，只可当面比试，如果能胜的了我的宝剑，还不用说叫我远走他乡，就是要我的性命，那也不难.”谭天说着话手擎宝剑，还未待老人家答言，在旁边早就怒恼于斗，由腰间撤出鹿筋腾蛇棍，用棍一指叫了一声：“谭天，凭我老师说了许多好言好语，你都不听，你是执迷不悟，忠言逆耳，这可不怨小太爷跟你动武了。”说着话肩担着腾蛇棍，一动手棍头够奔谭天头上便打，谭天一看棍到身向旁一闪，用手中的宝剑一压他的腾蛇棍宝剑够奔于斗的胸膛，于斗一看剑到，双手擎棍头，用当中往外一封，宝剑走空，棍的招数三十六手白猿棍，棍里加棒，吞吐杀放撤步抽身。你可别看不起于斗，跟他老师练艺之后，总算是未遇见过大敌，今天看见人家谭天，掌中宝剑行动自由，坦然自若，于斗暗着点头，不枉这个小子这样猖狂，果然剑术绝传，这要是工夫长了，我跟他动手，恐怕赢不了。于斗想到这里，手中的棍不肯轻易发招、非看着有十成把握，然后才往里进招，动手也不过二十多招，于

斗就有点儿招架不住，他那个意思，要败中取胜，虚晃一棍，抖身就走，焉想到谭天眼明手快，他将然把棍一摆，甩手就是一剑，用了个反臂倒劈，于斗一看剑到，打算把棍撤回来，身形一闪，没想到将然躲开宝剑，谭天飞起来一腿够奔胸膛，噗咚一声，把于斗踢在了埃尘，于斗将然要用鲤鱼打挺起来，在旁边站着几个小和尚，还有谭田谭璧哥儿两个，走上前去不容分说，按在那里就捆，工夫不大，把于斗捆了个结结实实，腾蛇棍拾起来往旁边一放，再一看谭天手擎宝剑，已然跟凤岐打在了一处，金连花掌中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跟谭天当场动手，原来凤岐，看着于斗当场一输被获，遂亮出双头五节笔管枪，一颤手中军刃，叫了一声谭天休要逞强，说完此话，赶步向前照准了谭天胸就点。谭天把身形向旁边一闪，留神一看凤岐，方面大耳面刺金连真是堂堂仪表，英雄气概，暗含着点头称赞，留神再看他的军刃，招数绝伦，果然跟普通的武学大不相同，不但谭天看着赞美，就连年迈苍苍的于洞海，也暗含着竖大指赞美凤岐，他真要是闯荡江湖，走入了正道，再有他的老师提拔着，还用等到我这个年岁吗，不过就是三二十载就能够名传宇宙，比我的身分高的多。不表老人家在旁边暗含着赞美凤岐的武学。地上捆着的于斗，别看他在那里捆着，咀里头还不住的骂，令人看着可怜，这个孩儿长得就带着一分顽皮的样子，死在目前尚然不管，咀里头仍然说许多便宜话。老头子看着不忍得叫孩儿被绑，受那一份惊恐，他老人家才要走上前去解救，猛然间观看，就见凤岐被人家用手压住笔管枪，一转身用了个拐李翻踢球，倒踢紫荆关，一脚正踹在孩儿的小腹，噗的一声翻身栽倒，呛啷啷双头五节笔管枪，抛落埃尘，谭田谭璧过来，按在那里

就捆，老头子看着着急，刷啦把颌下银髯一抖，口中说道："可了不的了，谭天你胆量不小，竟敢在我的面前发威，你赢了两个孩儿，你就觉着洋洋得意，似乎你的武学打遍了天下无敌，你离着行还远着呢。"老头子心中着急，可不敢大意，本有心赤手空拳，不拿军刃过去跟谭天动手，又一想谭天身为厉胆侠，名镇四川，武学高强，不能粗心大意，一伸手由腰间取出来得意的军刃，一对碧眼神桿，摆军刃向前叫了一声："谭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说着话一抖手中的军刃，花啷一声，左手军刃够奔谭天面门，右手桿直奔裆内，谭天一看赶紧把身一转，躲开了老人家的双桿，摆剑往里进招。要说这二位动上手，可就比那两个孩儿又差的多了。于爷闯荡江湖，今年百岁零三，经验深阅历广，武学高强整世童男，受过异人亲传，今天动上手不减当年的威风，银髯飘摆，行动带风，脚底微有声音，谭天摆着手中宝剑动手观看，暗含着一皱眉，心中想道，莫怪是成名的侠客，看起来真比我谭天强，今天看人家的手术实在是高，我还要多加小心。自己想到这里，宝剑的招数出去格外留神，看关定势，加意闪躲他这一对军刃，要不然被他的军刃拿住，准输无疑. 于爷动着手也得观看谭天，一看他手中这口宝剑，上下飞腾，可称得不错，堂堂仪表身为厉胆侠，老人家暗看叹息，真要保住英王将来大事不成，身败名裂岂不可惜。二位侠客动着手，各有所思，在先前招慢后来招快，就是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真是棋逢对手，要说一时之间，分输赢胜负，还是真不好说，这二人越打越快，越打越紧，赌斗足有四十多招。这么看起来那还是于爷老成干练，自从跟他一动手就不着急，用的是以逸待劳，在先前不肯还手，不过仰仗缩小绵

软巧，闪展腾挪，后来动手过了四十多个照面，老头子一看谭天似乎有些个退力，招数迟慢，老人家把一对神桴舞动如飞，绕住了谭天，谭天手中的宝剑不亚如怪蟒，裹住了于洞海，两下里又战了二十多个照面，谭天可实在透着不行了。于爷一看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谭天，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我也不难为你，你急速吩咐一声，把我两位少爷，赶快解开，从此你远走高飞，我贵手高抬，绝不要你的性命，真你要是不听，你可休怨我意狠心毒，我要取你项上的人头。"谭天闻听自己思想着急，猛然间心中欢喜，暗叫了一声于成，这可不怨我，想到这里把手中宝剑一摆，够奔老人家的面门，于爷一看剑到，身向旁边一闪，谭天转身回头，剑交左手，迈步就走，老头子看着一笑，叫了一声："谭天，你这个鬼不用跟我耍，动手未见输赢，你虚晃一剑剑交左手，转身就走，难道说你还要发暗器吗，就让你发暗器也不过是镖弩袖箭没羽飞簧等物，我于成也不怕，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有什么暗器。"说道这里老人家还是紧紧追赶，谭天头里走，于成后面追，，追来追去追了个首尾相边，相隔不到一丈远，老头微然冷笑，把手中一对军刃一抖，老头子这对军刃长够二尺三，搭上二尺多的胳膊五尺多，只要往前一蹿，正够着谭天的后脊背。谭天知道老头子追到，赶紧把身一转，将碧眼神桴躲开，整个儿的跟老头子来了个面对面。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谭天由背后拿出一件东西，长不到一尺，黄澄澄类乎盘着的盘弓，上面拴着一对绒球，就见他拿着这种东西在老头子面前一晃，于爷就闻着一股异香，当时天转地转，噗咚一声翻身跌倒。书中代言，谭天手中拿的这种东西，是什么物件，他这个玩艺长够一尺，当中铜筒四周围用铜丝盘的盘簧，前面拴着一对

绒球，这个东西的名目，叫五毒薰香龙虎棍，这种东西可是黑虎门的，要像谭天身为侠客，要是用这种东西，未免有沾名誉。这个东西本是生铁佛法坤的，谭天来在铁佛寺，在后面禅堂跟他随意闲谈，谈到了铁佛寺，说："你一个人主持一切，难道说你就不怕走露风声，倘若有官人前来抄没你的庙，你一个人应当如何？"法坤也搭着多喝了两盅酒，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大帅，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在你老面前发狂，慢说没有前来搅闹铁佛寺，就是有人搅闹，我全凭五毒薰香龙虎棍。"谭天闻听微然一怔，遂问道，你这种玩艺现在身边，拿出来我可以开开眼，生铁佛闻言大笑，遂说道："大帅要看哪有何妨。"遂一伸手撩起僧服，由腰间取出来龙虎棍，双手拜递，叫大帅观看，谭天一看这种东西，作的异常精致，遂问道如何用法，和尚说道："大帅你老看这个薰香可不是点的，就是一般香面，全在当中这个铜筒里面，这两个绒球堵著这个螺丝眼，只要跟人动手，赢不了的时候，虚晃军刃转身就走，只要他一追把这个绒球揭开，冲着他的面门上一抖一股黄烟，慢说是人就是大罗神仙也难脱逃。"谭天闻听一皱眉，暗暗哼了一声，想生铁佛这个人本来心术就不正，他又是个佛门弟子，倘若走入了淫道，有这种东西相助，少妇长女还不定要坏多少，这不过蓬莱正在用人之际，这等人全都不能用，日后王驾大事成就，像这等人我全都不要。又一想这种物件，这还不能发还兴他，倘若给了他，岂不是助他行凶，倒不如我把他要过来，把他损坏岂不是功德一件，谭桂林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法师傅，我看这个五毒薰香龙虎棍很有一个意思，我有意把这种物件留在身旁，不知道法师傅肯其相赐吗？"生铁佛闻听，你说送给他我日后用什么，再者说这种

东西价值连城，有钱都没处买去，这是我的恩师所赐，你说我要不给他，他是山中的大帅，我是他手下的属员，倘若冲拦了他，我这份事就不能作了，你说这段事，他当面亲口说出，我还不能不应，万般无奈，只可说道："既然如此大帅你老欢喜，小僧我情愿相赠。"谭天抱拳相谢，当面损坏未免于理不合，只好带在腰间，单等离开铁佛寺，或抛弃水中，或是砸坏了，然后有什么话再说，故此暂带腰间落坐谈话，于爷等就到了。今天动手他是出于万般无奈，凭手中宝剑打算赢于成，已然是赢不了啦，一时急中生巧，虚晃宝剑，转身就走，剑交左手由腰间撤出来龙虎棍。食指拨开绒球，冲着于爷一摇，一股黄烟香气扑鼻，所好的一节，谭天站的是上风头，如果要是下风头，连他也有点不得了，这个地方是谭天聪明过人之处。此时谭天成功，于爷摔倒在地，吩咐一声捆，谭田谭璧过来把于爷捆好，然后把他们爷儿三个的军刃全都收在一处，命人抬着够奔后面禅堂，和尚的死尸用棺木装殓，然后择地埋了。有小和尚帮着收拾齐毕，三个人全都放在后面禅堂。先命人取来一碗凉水，向着于爷面上喷一口凉水，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睁眼观看自己徒弟于斗，金莲花全都捆绑在地，自己还不错，他们把足下绑绳解开，只是倒剪二臂。老人家看罢，不由得冷笑，由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道："谭天你不算英雄，这个地方可不算姓于的小看你，我由幼年间闯荡江湖，我向不作暗昧之事，全凭的是我那十八趟通臂拳，二十四势形拳，谁想你堂堂侠客，行为暗昧，施用薰香，岂是英雄所为。"谭天看着这般光景，微然一笑，坐至在老人家对面，左手按剑把右手理墨髯，连连点头，叫了一声："于老侠，你老所说之话，言之有理，我可不能跟你辩咀，

要说这种玩艺，也并非是我谭天所造，这原是本庙的住持，已死的生铁佛的。我原打算以言语骗到我的手内，有意把他损坏，尚未得暇，你们众人到，今天你我动手，是我被逼不过，万般无奈以此胜你。今天冲你所说之话，实在是英雄态度，本应当解绳将你一放，可有一节，我放了你实是蓬莱障碍，今天我用邪术将你拿住，实在对不过你，你来看，说着话龙虎棍取出来放在地下，撤出宝剑，把龙虎棍当当当一连几剑，把龙虎棍剁成数段，用凉水往上一泼，用手点指，叫了一声："于老侠，我今天在你的面前损坏此物，以证此物非我所有，老侠只管望安。我手起剑落，将你结果性命，我必然用好好的棺材，将你葬埋，你死之后我还要跟你结个鬼缘。"老爷子闻听连连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你表白这个龙虎棍非是你的暗器，这算是你借用巧赢我于成，我死在龙虎棍下，那就算是情屈命不屈。"老头子把话说完，两个孩子在地下看着难受，心说闯荡江湖绿林，想不到他老人家年过百岁，只落得如此结果。惟谭田谭璧这两个人现出来那种得意扬扬之色，在老头子面前指指戳戳，老头子看着不由得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尔等休要这样举动，想我于成自从幼年闯荡江湖，到而今百岁有零，所作的事业全都是济困扶危，到如今虽然说我于洞海一时不慎，被获遭擒，有死而已，我死之后，我的友朋得知我是误坠奸计，他们必然要给我报仇雪恨，到那时把你等拿获，千刀万剐，我死在九泉之下，尚能看你等的狼狈鬼魂。"把话说完叫了一声："谭天，你等休要在我的面前劳叨。"谭天身为侠客，看着老人家这分意思，不忍置之于死地，实在不好意思下手。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谭田谭璧哥儿两个，各把军刃撤出，恶狠狠够奔老人家，于爷一看只可

闭目等死，别无话说。旁边两个孩儿看着难过，两个人眼睁看着老人家项上餐刀，只得把眼一闭，准知道老头子死后，我们两个人全都活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叫："还愿来了，还愿来了，"喊的声音特别大。谭氏弟兄听着，不由得就是一怔，首先就是谭天说："你二人在此略候，我到外面看看他是何如人也，还愿还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吗。"说到这里，左手按着剑把，右手撕髯，由后面转到前面大殿，留神观看。月台两旁一边放着一个狮子，当中是一个铁香炉，那就为初一十五附近村庄妇女等人到铁佛寺里面烧香，那个香火就算大了，人也太多，香燃着了不能往炉内插，就往里面一扔，谭天一看两个人一边一个，全都骑在狮子上头，上首这个人，年岁可太大了，身上穿着蓝粗布裤褂，脚底下山东皂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瘦小枯干白剪子股小辫，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他可搭撒着眼皮，颌下的胡须如同焦草，大耳朝怀。在下垂首狮子上也坐着一位，这个老头儿长的丰采可爱，站起是个大身材，身高足有六尺多，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白绵绸的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里扣着一根蓝绒绳，肋下还悉着一口宝剑，面如三秋古月，颌下一部银髯，双手捻着胡须，说道："还愿来了还愿来了"喊不绝口。谭天观看多时，心里头明白，暗想道，这两个老头儿那里是前来还愿，分明是世间的高人，前来打搅，知道我里面要不利于成，外面故意的作出如此的动作。谭天想到这里，手按剑把叫了一声："老人家，你们二位是烧香还是还愿呢，可以到大殿里面，为什么坐在两个狮子上面，倘若被外人看见，未免显着不雅观。"谭天将然把话说完，就见上垂首狮子上坐的那个老头儿微然

一笑，用手一指，哼了一声："这位，你是干什么的，我记得铁佛寺是一位出家的和尚看庙，莫非说这个庙掉给你了吗？"谭天道："因为你是个乡间人，我也不便对你细说，依我良言相劝，今天你这个愿也不必还，急速远走他方倒是便宜，倘若你非还不可，到了事出意外，你可别愿我意狠心毒。"老头子一听，不由得一笑，二目圆翻，说道："可了不得了。"谭天一看老头儿的双睛不亚如两盏明汀，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暗说不好，就看他二目如灯，必然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何况他又来得奇怪，怎么我就会不认得他是何如人也。书中代言。他不认得，提起来赫赫有名，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内，姓董名乾字化一。他老人家由北京城，教完了凤岐，临行之时够奔西河沿东光裕镖局，留在李国梁那里一封书信，叫他对于金莲花凤岐加意调查，倘若他有不法行动，只管给我去信，李国梁点头，老人家把诸事安置完毕，他老人家可就有意回家。京西北高丽营跟北京城，一连就教了两个徒弟，说话的光景，就是十几年也没到家中看看。他老人家这才收拾俐落，顺道前行，一直奔陕西。又谁知回了这一趟家，还办了不少的事，途中路过四川，闹了一回球打二寇，借剑对尺，闹了一次剑州，球打万俟羽修未中，有人将球接去。老头子一看着急，在后面紧紧追赶，没想到头里这条影儿，脚程甚快，两腿如飞。董爷追着，不由得呐闷，暗想道，凭我董乾，人称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那一个论到武术，他也不能过了我董化一，头里这条黑影这么快，他是谁呢，真要是成了名的剑客还好，倘若是剑山蓬莱岛的余党，岂不又是年大人一个大障碍吗。想到这里，他也不肯放弃，你说也怪，这个黑影他要是蓬莱余党，当然他也得回山才对了，他不但不

回剑山反到回走，直奔正东走来。老人家看到这里，莫明其妙，这时老人家可不知道接球的是今古侠关爷，真要是知道是关斗，董爷可也就不着急了，关爷准知道是董化一，本应当面把铁球交出，关爷可没敢交，因为什么呢，怕的是董爷有个多想，单等日后从中有人介绍，再献铁球不迟，只好拿着这只铁球回家。书不可重叙，董爷一直追到天光大亮，也没追上人家，各处搜索，辗转多时，也不明白此人是什么人，暗想我从幼年间，蒙恩师的栽培，练了一身技艺，闯荡江湖这么些年，人人都知道我有一对钢胆，突然间丢失了一支，岂不可惜，再者说要有人知晓，与我脸上无光，越想心里越烦，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走在路上无精打采，慢慢的调查，只要遇着形迹可疑之人，老人家就暗中追随于他，窥探窥探他的行为，一路上真是费心机不少。书要简断，非止一日，走到清苑县的界，时夏令，天气暑热，老人家还不愿意白日行走，夜晚之间，头一节凉爽，再者说路静人稀，也可以施展夜行术，并且接球之人，他也未必白昼行走，他也怕与我相撞。老人家夜晚走路，到后来走的高兴，矮下身形，施展他的夜行陆地飞腾的工夫。正然往前走着，猛然间见前面一个人影行走如飞，老人家一看，心中喜悦，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接球那个人，故意的跟我取笑，我不施展夜行术，他也不快走，我不夜行，他也不走黑道，这是有意与我戏耍，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他追上，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老人家脚底下一用力，身形向下一矮施展陆地飞腾的工夫，紧紧追赶，脚下用足了十成力，真叫如风带电，追来追去，追了个首尾相连，老人家董乾心中喜悦，我活该把铁球找回来，遂往前一蹿，一伸手打算鹰拿燕雀，把

前面这个抓住，猛然间就见前面那个人唰啦一回头，银髯一抖，站住身形，虎视耽耽，目注老人家董乾，上下打量多时，遂说道："老人家，家住那里，姓字名谁，昼夜之间，因何苦苦赶我。"老人家闻听，未免长叹一口气，遂说道："我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须发苍白，肋下悬剑，虽然我不识你名姓，当然也是一位英雄，要问我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姓董名乾字化一。"这句话还未说完，老头撩起大衣行礼，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愿来是董老剑客。"董爷一看，赶紧伸手相掺，叫了一声："这位老英雄，不要行此大礼，你贵姓大名，恕我眼拙，望求当面赐教。"老头儿闻听遂说道："老人家你要问我，家住直隶涿州城里，姓赵名谦，外号人称火德真君。"董爷闻听，哈哈大笑，手撕银髯，口中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涿州的火神爷，身为侠客，大名鼎鼎，闻名已久，未能见面，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但不知你这是往那里去。"赵二爷闻听，并不慌忙，慢慢的这才备叙一切，老人家闻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书中代言，赵二爷由打七星山，恩收小白猿王环为义子，打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段氏弟兄逃走，官人没收山产诸事全都完了，老人家才走，有意回家看望看望自己的妻子，赵二爷一生并无子女，家中只有老妻蔡氏夫人，年已七旬有除，赵爷天生来的脾气，家中既无多少人，把心一忍，岂不是人间的幸福。这个老头儿生来的好动不好静，只要在家中一连住上半年，这个病就算来了，就因为这个，他老人家时常不在家，就在外面闯荡江湖，也搭着他老人家朋友多，这里住一月，那里住半月，倒觉着有趣，这一说已然四五年未曾回家，现在没有事，他老人家可就想着要回家了，由打山西太原府动身，够奔自己的

家乡。这一日来到自己家门，将然要往里走，家人看见家主回来，赶紧上前请安，遂问道你这是由打那里来，一晃的工夫就是数年不回家，家里连一封信也得不着，不承想到在今年春天，老太太因病故去，当时派出去四五名家人，怎奈遍访不着，到现在已然死了半年多了，老人家闻听，不由得一怔，说了一声啊，残眉倒竖，虎目圆翻，迈步往里走，到了屋中把身形坐稳，把家人叫过来，重新又问，家人仍照前言详细说了一回，老太太怎么得病，怎样延医调治不好，就在正月中旬，他老人家因病势沉重，与世长辞。赵二爷闻听，不由得虎目之中落下泪来，想道这总算是我火德真君赵谦在外面流连忘返，以至于结发的妻子，一命呜呼，我竟没在家，我又没有三男二女，老妻一个人，当时在病势沉重，我与她分别之时，他心中还不定怎样的难过呢，老头子越想越难过，二目之中热泪滚滚。老人家想自己老迈年残，堪近古稀，虽无子孙，要是有老妻在日，夫妇相伴，还有些个家庭的兴趣，到如今抛下我一个人，在家中更觉无味，老人家想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转念自己平生并无子嗣，这就叫对不过赵氏的祖先，悲肠愁绪，越想越难过。猛然间一想，这大年岁还啼哭什么，就是哭死也是无益，倒不如我把家中安置安置，仍然到外面闯荡江湖，走到深山幽谷景致幽然的地方，我就在那里一忍，毕此残生，也可称得起清静而死。想到这里，这才止住了悲声，叫家人打过脸水，擦了擦脸，照样给老人家预备吃喝，当日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叫家人领到茔地里祭扫一番，来到祖坟跪倒身形，放声大哭，不承想赵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到了我这里，断了宗嗣，死在九泉难见先人，哭罢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回家。到

家里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安置安置，告诉家人所有我身低下住的房屋，以及什物等，还有几十亩地，你们妥为看管，我要到外面去访个朋友，倘若到年终我不回来，你们按时蓬节到坟前焚化祭扫，家人也不敢相拦。当初太太话着的时候，二爷还时常不在家呢，现在太太故去，剩他老人家一个人，你说留二爷在家里干什么，遂说道："二爷你老只管望安，只要你老不在家，到了上坟烧纸的日子，那都是小子们应尽的责任。"二爷一听点头答应，心中欢喜，在家里住了三四天，诸事全都安置停妥，带了点儿盘费，由家中出来，自己打算找个深山大谷稳避其间，又一想不能，想我自幼习学武术肋下宝剑一口，不敢说纵横天下，我的恩师所传的放火，乃是天下独门，我何不凭着我平生所学，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后我再一隐，这叫死后留名，这时候我要这么一归隐，岂不是无声无息。猛然间想起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叛反朝廷，我何不前去够奔四川，得机会到里面卧底，然后想法子火焚蓬莱岛，岂不是一件大事，并且有益于国。二爷越想越有理，由家中动身，一直够奔四川，白昼之间，他老人家行路嫌热，夜晚行走，可以施展夜行术，头一节凉爽，再说也显着快，故此他老人家夜间行走，这一天正然走着，猛然间就见一条黑影，其行如飞，老人家看着心中纳闷，暗说武学这一道，真是叫人莫明其妙，我可不敢自狂，就恁我火德真君，在外面闯荡这些个年，人称侠客，按着我的武学说，也可以说是不错，又谁知我要跟人家这条黑影比上，我就差的太多了。正然思索，一看赶情这条黑影够奔自己而来，矮下身形紧紧追赶，后来越赶越近，追了个首尾相连，二爷不由得害怕，暗含着想道，凭我赵谦平生所作

所为，敢说是光明正大为什么这条黑影苦苦赶我，想到这里回头观看，已然赶上，二爷心里害怕，站住身抖银髯，虎视眈眈，各报名姓，二爷并不慌忙，把自己遭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又问董爷你老人家夤夜之间，一个人施展夜行术，难道说有什么公干吗。老头子闻听咳声叹气，叫了一声："赵谦，你也不是外人，我也用不着稳瞒。"老头子遂就把戏耍三寇，球打二寇，借剑对尺，八寇闹剑，在年钦差公馆，昼夜丢失了铜胆，我追赶盗胆之人，直赶到此处，我看见你还以为你是接胆之人，咱们在此相遇，也算是缘在三生。然后赵谦说道："老人家既然你老的钢胆业已丢失，据我想平常的人，他也得不了去，既然是出乎其类的英雄，他要得去你老人家的钢胆，必然跟你老有一面之识，就是当时他不肯出头，日后自能明白，依我说现在钦差年大人，既然够奔四川调查事件，所为的就是调查蓬莱，剑山里面能人颇多，你老人家身为剑客，济困扶危何不前去暗助他等一膀之力，赵谦也无别事情，跟随你老人家前往。"董爷一想这个话可也算对，只愿拼命找我的钢胆，怎奈看不见人家的踪迹，也是枉然，倒不如把此事堑且抛开，日后遇到一处再为计较，老头子把主意拿定，跟火德真君赵二爷商商量量一路同行，到了天光大亮，找了个地方打尖，稍微的喘了一口气，赵二爷跟董爷在一处，心中非常高兴，于是老剑客跟赵二爷一路往前同行。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忽然天降大雨，老二位观看，打算找个地方避避雨，你说这个地方，四外尽是旷野，并无房舍又走了好半天，才看见头里有一座庙，董爷用手一指道："不如咱们到前面那个庙避避雨，"赵二爷点头答应。猛然间前面走着三个人，当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两旁边还有两个年青的，董爷一看

乐了："赵谦你知道前面年青的是谁？那个老者是谁？"赵二爷闻听摇头，连连说道："这三位我都不认得，你老人家许认得。"董爷一笑，遂说道："那个年青的是我的徒弟，他是北京城的人氏，姓凤名岐，我给他取的外号叫金莲花、跟我练艺十五年，这个孩儿他不在家中呆着，他这也不是干什么去。那一位老者，提起来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他家住山西太愿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外号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赵二爷闻听就是一怔："据老人家所说，原来他就是西方侠，怎么会他们老的少的走在一处呢，当然其中有事。我一猜也就猜着了，一定也是够奔四川成都府，行至在此处遇雨．打算到庙里避雨，我们何不跟他们一路同行。"说着话老二位往前紧走，此时前头已然进入了庙中。，董爷一看也要跟看往里走，赵二爷一摆手，把老人家叫到旁边问道："剑客爷这个铁佛寺里面住持的和尚，你老认得不认得？"董爷闻听摇头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赵二爷闻听一笑："里面住持僧人名叫法坤，这个小子素日就不法，专讲究发卖薰香蒙汗药，并且还有不法的行为，贪淫采花，在前几年我回到家中访过他两次，这小子他见着我谦恭和蔼，后来我加意调查，人人都说他发卖薰香等行为，我可没亲眼得见，今天于老侠客至此，也许是避雨，也许是听说这个小子不法前去调查，老剑客咱们爷儿两个不用明着进去，暗着够奔里面窥探，倒看着他们双方面的动静如何，老剑客您看怎么样。"董爷一听赵谦的心思，以及所说的言语，似乎有理，遂点头答应，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头前带路，我在后面跟随。"老二位计义停妥，好在一样儿，这个雨也不下了，爷儿两个走至在庙的后墙，扎撒臂膀四下观看，并无来往行人，一躬腰蹿到了

大墙上面，慢慢的蹿房越脊，一直够奔里头院，将身稳至在大殿的后面，留神观看，就见于爷他们三个人，已然将身坐稳，调摆桌椅，老少打算要吃喝，后来端起酒杯来不饮，杯子放在旁边，故意的作出来彷佛中了药酒的模样，老二位在房上看得明白，暗含着竖大指赞美，不枉人称西方侠，果然足智多谋。工夫不大，法坤洋洋得意，够奔老人家的房内，将然要往里走，里面一声断喝，把小子吓出来，老人家随后出来，当场动手，别看生铁佛这么样的勇，跟于成动手，只一抓，耳轮中就听砰一声，把五个手指抓入了他的面门。老二位在暗中点点头，这才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正在出神之际，后面来了一个人，擎剑撕髯自报名姓，谭天谭桂林，镇古侠董爷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听人传言，谭天他乃是剑山蓬莱岛的大帅，他怎么会来到保府地面。将然思索之际，过来一个孩儿手擎鹿筋藤蛇棍过来动手。董爷看着点了点头，别看孩儿年青，实在得过高人的真传，又谁知工夫延长，被谭天踢倒被获遭擒，自己的徒弟就过来了，又谁知凤岐也是赢不了，照样被人家踹倒遭擒，于爷才过来亲自动手，倒是于爷手中一对碧眼神桴，技术绝论，谭天不是于爷的敌手，遂用败中取胜，腰间取出一件东西刷啦一晃，这么大的于爷闻见一般香烟，翻身跌倒。老二位观看点了点头，暗说道："这幸亏是我们今天也赶到，不然老少三位必有杀身之祸。"遂够奔前面高声喝喊，还愿来了还愿来了，声音非常长。以至谭天出来观看二位老人家。每人骑着一个狮子，那个样儿是得意洋洋。董爷回头一看赵爷也在那里，心里头甚为不悦，皆因老人家本打算自己够奔前面，喊喝还愿来了，所为是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谭天引出来，赵爷就应当够奔后面

窥探动作，谭天出来你就可以解救老少三位。老人家正然思索，解救的方法，猛然间听见有人说道，二位老人家你们无论是烧香还愿，可以请到大殿里面，董爷闻听随着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你这个话要是不说，我还忘了，赵老大你不是还愿来的吗，为什么还不到里面去，我是随你同来的，又没有什么愿心，你还不去还你的愿跟我在这里真正是岂有此理。"赵二爷在狮子上坐着听老人家说完了这话，心里头这才恍然大悟，暗说道，要这么看起来我白当火德真君了。老人家分明是要我奔后面解救于成，我不应当一同来到前面狮子上坐着，幸亏谭天出头要不然老少三位，就有性命之忧。想到这里由狮子上一片身下来，遂说道："老人家我真把还愿忘了，您在此等候，我到后面还愿去了。"赵爷走后，就见谭天按剑撕髯，叫老人家报通名性，在谭天身后站着他的二位兄长，谭田谭璧每人手中擎着一口刀，全都是气势汹汹。老头子看著这般光景，双手撕髯叫了一声："谭桂林，咱们两个人虽然未能见过面，彼此都有耳闻，听人传言，你的外号人称厉胆侠，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很赞成，可有一样儿，你把事作错了，既然有侠客之称，就不应当身投蓬莱辅佐英王，今天我很欢喜你，这叫一见如故，听我良言相劝，从此远走高飞，抛开了剑山蓬莱岛，日后倒可以得个美满的结果，倘若你不听我的良言，我认得你是谭天，你来看我的巴掌他可不认得你是谭天，到那时你可休怨我意狠心毒。"谭天听老头子这话，自己明白人家所说之话，全都是光明正大，那就叫无话可答。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谭璧高声喝道："老匹夫你是满口的胡说。休要气我弟兄三人，你报通名性，看看二爷的历害。"老头子闻听，不由得冷笑："告诉你不用二爷三爷的，皆因我看谭天

是个朋友，稍存爱惜之意，见了面不得不先以言语相劝，要是就冲着你们我早就结果你等的性命，这时你等已然早死多时了，说说我的名性，吓破了尔等的苦胆，不信你就站稳脚步听听。家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里性董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的便是。”老头子一报名姓不大要紧，在旁边早吓坏了谭天谭桂林，知道老头子身为剑客，武术高强，非他人可比。在旁边别人还不说，惟独谭璧把大话说了多少，有心说不过去动手，未免觉着脸上无光，想到这里，壮起十二成胆子，把牙关一咬，赶奔向前举刀够奔老人家顶梁便剁，说道：“董乾你休要以大话欺人，你就接刀。”董爷一看刀来了，遂说道：“小子你还真敢在我的面前抖威风。”老头说着话，身形向旁边一闪，用左胳膊一压他右臂的中节，别看手里头没拿着什么，巴掌放上重若泰山，老头子本应当右手一掌够奔他的面门，真要是这么一来，焉有他的命在，看起来还是剑客，不能意狠心毒，往下一躬腰飞起来就是一腿，这一脚踢上比擂鼓的声音还大，把小子踢出去约有一丈多远，呛啷啷把刀扔在埃尘，翻身跌倒。那月台下在旁边厢谭天看的明白，要说自己兄长的武学也称得起不错，跟董爷动手就一招，人家还没拿军刃，踹出来一丈多远，再说后面那个老头儿，还不知是谁，与虎同眠焉有善兽，当然也是一位高人，要是这么看起来，今天在此难讨公道，趁着这个机会，我不走等待何时。谭天一晃身由月台上纵下来，说道：“二位兄长赶快扯乎。”把话说完，打算要走，后面有人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谭天，小子你不算英雄，既然你有侠客之称，作事光明正大，你就不该暗昧行事，暗用薰香军刃，将老人家于洞海打倒，今天少太爷凤岐岂能相容。”后面于洞海于斗全都到了。皆因老

人家火神爷听见老剑客那句话，心中明白，够奔后面，好在一节，谭氏弟兄听见前面喊喝，哥儿三个全都够奔前面。赵二爷施展技术赶紧来到后面，这就是活该赵二爷不费事，谭天本来叫他两个哥哥在后面等候，自己出来观看，这两个小子不放心兄弟，也随着一同出来。赵二爷走至在后面，就见老人家于成被绑在椅子上面，两个该儿捆倒埃尘，狼狈不堪，赵二爷看罢，往前紧走，那个意思要给老人家于成解绑绳。于成长吁短叹虎目圆翻，一看火德真君，赵二爷银髯飘洒，肋下悬剑行动风流，他老人家以为是山东工昌府巢父林侯家庄的神手昆仑镇东侠了，等到二爷来到切近一看不是。赵谦手拍老人家的肩头，叫了一声："于老侠少见少见。"说着话把剪臂的绑绳解开，老人家站起身来，双手理髯，连个谢字也没说，赶紧下腰把两个孩儿解开，两个老头子一个人解一个，于爷解的可是金莲花，火德真君解的是于斗。解开了两个孩儿，于成这才问，未领教这位老英雄，你老贵姓，因何单身至此，解救我们老少三个人。赵二爷即报通自己的名姓，于成闻听心中欢喜，遂谢过搭救之德，火德真君用手相挽，老人家于成面上带着一份惭愧，随着一撕银髯咳声叹气，叫了一声："老侠客，又谁知我于成自从幼年间受过异人传授，闯荡江湖数十余年，未曾败北，不承想老了老了活到一百余岁，在此落败，把我一世的英名付于了东流。"赵二爷遂叫了一声："老英雄，可也不是我赵谦说句现成话，要凭当场以武学解决，谁人不知那人不晓，老人家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式形拳，漫说是他等，就是有了名的侠客，成了名的英雄，他也未必能赢的了，皆因你老人家今天出于大意，偶中小人的奸计，千万别难过，咱们上前面去。"说着话叫两个孩儿先把军刃收拾

收拾，一个腾蛇棍一个笔管枪，就连老人家的一对碧眼神桴，也全都收拾俐落，看了看零碎物件，一样不短。赵二爷陪着老少三位够奔前面，来到前面大殿的头里，正赶上谭氏弟兄逃走，镇古侠这个地方高，老人家不忍追赶，心想，这一次我就算惩戒他等，日后不改前非，再犯到我的手中，定当不饶，老人家贵手高抬，金莲花将出世的英雄，被谭天一脚踹倒，被获遭擒，又当着火德真君觉有脸上不好看，此时一看他要逃走，焉肯甘休，在后面高声喊喝："谭天你非是英雄，少太爷凤岐我岂能相容，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说着话一跃身，在后面紧紧追赶，不但凤岐一个人追，就连于斗也是这个心思，凭我于斗受了千辛万苦跟我师傅练了一条腾蛇棍，虽然不敢说武学高强，自出世以来，我还未曾落过败，今天当着我师傅的面前，被获遭擒，岂不难看，我要把小子你追上，要是跟你完的了，我就不是侠客的门徒。两个孩儿哈着腰追下去了，于成也要追因为不放心两个孩儿，好在是跟着我来的，倘若追赶谭天出了什么舛错，我对得住谁。于成将然要追，就见镇古侠横臂相拦，叫了一声："于老侠，不要这样着急，真要打算不叫他们走，也不用追，我早已把他们全拿住了。皆因我看谭天身为侠客，行为上还算是不错，我这一次就是恶度于他，倘若他从此知非改过，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再要遇上我，我当然追取他的性命。别看这两个孩儿追，也不是我小看他们，凤岐的武学是我教的，据我想他焉能是谭天的敌手，追也不过是白追一场，倒不如也不用拦他，咱俩先到里面各处搜索，这一次剪草除根，给这一方除害，回头两个孩儿他要追不上谭天，必然回归铁佛寺，倒不如我们在此等候，倒省了许多麻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厉胆侠为妹订亲　金莲花搭救灵仙

不表各位老人家在铁佛寺办理善后，单说的是金莲花，身形向下一矮，紧紧追赶谭天，这个地方也不是捧谭天，要讲究蹿高纵矮，陆地飞腾，比凤岐可强的多。人家在头里跑，又恐怕后面各位剑侠追赶，倘若被他们追着，那还了得，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俯着腰施展夜行术，往前紧紧逃走。后面的凤岐那里肯舍，虽然说雨不下了，阴云未散，脚底下泥泞满道，实在是难走，追够多时猛然间再要抬头观看，看不见谭天，就连谭田谭譬，也全都踪影皆无，孩儿心里着急，站在那里发怔，回头看了看已离开铁佛寺约有五六里地，怔了多时，也不知谭天够奔那一方。想了半天，想起一个主意来，我身上带着有袖箭，我看箭尖冲着那里，我就够奔那方去追，这个法子叫对天问卜，孩儿拿定主意，袖箭取出来，箭尖冲上一按绷簧，噗的一声，打出来一只袖箭，落到埃尘，看了看袖箭的箭尖，直冲着西北，孩儿也不加思索，把袖箭拾起来放在箭筒里面带好了，就向西北追下去了，往前追不多远，就看面前有一道街，东西大街，他由东街口往西，看了看对面的铺户，做买卖的倒是热闹非常。此时孩儿腹内肠鸣，觉着有些个饥饿，皆因在铁佛寺摆好了酒饭也未得吃，此时找谭天也不知道他的准下落，倒不如先找个饭馆吃点儿什么，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孩儿把主意拿妥，才往两旁边看，就见路北有一家饭馆，三间门面带楼，门前正当中

横着一块匾，字号是宝元楼。正然观看门前站着一个饭馆的伙计，往里相让，说道少爷用饭里面请吧。凤岐并不答言，顺着楼梯上楼，来至在上面，将然到楼口上面观看，里面坐着一个人，独自一张桌，桌案上摆着各样酒菜自酌自饮，正然在那里喝酒。凤岐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谭天，不由得心中欢喜，心说这真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谭天正然吃酒，一看对面是凤岐，不由得就是一怔。书中代言，谭天他一个人由铁佛寺逃出来，他可没管他二位兄长，只身一人落荒而走。施展夜行术走够多时，来在这座镇甸，这个镇甸名叫青去镇，谭天进了青云镇，无精打采，本打算自己带着二十万的银子，够奔北京城托情裕王府撤年羹尧的差。公事没办，在铁佛寺遭了一场凶险，若不是腿快，遇见镇古侠想活万难，还算是不错，居然逃出了虎口，我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回头再说。他把主意拿妥，他也是顺着东街口进来的，一抬头就看见路北的宝元馆了，道得门来伙计把他让到楼上，找了一张桌落坐，自己把身上衣服整理整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摆放杯箸筷碟，然后问你老喝酒不喝，谭天说道，给我来两壶绍兴酒，两样酒菜，饭菜等喝完了酒回头再说。伙计答应一声转身下楼，工夫不大，酒菜端上来摆放齐毕，伙计站在旁边等他把酒喝完了，再给他要饭菜，谭天净了净杯子，自斟自饮，也倒不错，工夫不大，把酒渴完了，他伙计叫过来预备饭菜，四样饭菜预备齐了，谭天用饭，工夫不大，酒饭用毕，伙计打过手巾来净面，然后叫伙计开账，一共多少钱，伙计把盘碗拾齐，遂说道，大爷钱倒不多，一共是一两二钱七，谭天说了一声："不多，我给二两整，其余的算小柜，给你们几位喝酒。"伙计连忙道谢，把残席撤下去，谭天回手向腰里摸钱，一伸

手不由得就是一怔，兜囊之中分文皆无，谭天就是一惊。拿着这么大的谭天，兜囊之中没有钱，就至于一怔吗？这就应了谷语了，人生天地之间，不可一时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一时无钱，一日无权，是寸步难行。要是别人还不定怎样着急呢，人家谭天还不带出来惊慌之色，慢慢的向腰间把那张银票取出来，叫了一声："伙计，零钱我可没带着，我这里有张钱票，你拿到柜上给我换换，除下你们饭帐，其余的找给我。"伙计闻听答应一声，你可看看是多少银子的钱票啊，他也顾不的看，接过来一直够奔楼下柜房，到了桌前把银票往上一送，叫了一声："先生，这是银票一张，除去饭钱二两，共吃了是一两二钱七，其余的是酒钱，该多该少您给找回来。"先生闻听把银票接过来，看了看不由得一怔，遂说道："你这个人办事太不经心了。你拿这银票这不是玩笑吗。"伙计以为银票是假的不能用了，闹了半天不是，原来是纹银二十万，这慢说是在饭馆里找不出去，就是这一个青云镇也找不开。伙计闻听这才明白，把银票接过来，来到楼上到了谭天面前，把银票送过去，叫了一声："大爷，你老要有零钱，你老就赏下来，没带着零钱给你老记笔帐，我也忘了没看看你老这张银票是二十万，你老把他带起来吧。"谭天闻听点了点头，把银票接过来带在腰间，遂说道："伙计，你再给我来壶酒，两样凉菜我候一个人，如果他要是来叫他给，他要不来就写我的帐。"伙计点头重新又拿酒菜来，谭天坐在那自斟自饮的喝着。猛然间听楼梯响，由下面上来一个人，谭天留神观看，正是金莲花，少爷一看这才是命里该着在此相遇。那个意思就要伸手拿人。这个地方人家谭天真算高，一看他这分举动，并不着急，一欠身带笑叫了一声："凤岐，咱们的事情好办，你

先把我的饭钱候了，一共是二两，你要愿意吃点儿什么。你也在这里吃，不吃的话咱们马上就走，有什么外面说去。”少爷闻听这话，知道大概谭天吃饭身上没带着钱，他教我候他，我要是不候倒显着小器，候完了帐有什么话我们两个人到外面再说。这个地方可称得起是侠客的徒弟，慷慨大义，并不为难伸手取出了纹银二两多交给伙计拿下去。凤岐在头前。后面是谭天，二人一同往外走，谭天暗含着竖大指，赞美凤岐，要是换一个小量之人，他焉能如此慷慨，一见面眼就红了，还别说候饭帐，多说一句话都不成，凤岐真可称是少年英雄，谭桂林暗暗先叹。两个人由宝元楼出来，一直的出了西街口。往前走了不足二里地，前面密杂杂一带树林，凤岐用手一指道：“谭天你要真是一条英雄，随我到树林里面，各不用人相帮，你我大战三百合，我的武学要是不如你，当场被你将我结果性命，我是死而无怨，倘若我把你拿获，那就算是我的奇功一件。”谭天闻听点头说了一声：“好，只要你赢的了我掌中宝剑，慢说你将我送到清营，就是你能取我项上人头，我也情愿。”两个人把话说完，各自走入了树林，到里面观看，四四方方一块黄土地，四周围全都是松树，幽僻非常，谭天看罢，并不慌忙，左手按住剑匣，右手荷剑把，呛啷一声宝剑离匣，叫了一声：“凤岐，你就亮出军刃，当场比较。”孩儿看着他亮出宝剑，右手擎剑，左手掐着剑决，叫自己亮军刃进招，并不慌忙，由腰间取出笔管枪，收拾俐落，一句话没说，够奔谭天胸前便刺。谭天一看枪到，身形向旁边一闪，用宝剑一压笔管枪往里就递，这一招的名目叫作顺水推舟，又叫叶底偷桃。孩儿一看剑到把身子一转用枪往外一推，谭天撤剑，凤岐紧跟着用了个撩阴枪，够奔谭天裆中扎来，谭天

一看用了个张飞片马，把腿一抬，躲开了枪，两个人各自进招杀在一处，此时的凤岐跟方才在铁佛寺的凤岐可就不一样了，方才乍遇谭天两下里动手，他没把谭天放在心上，此时可就不然了，因为在人家手下落过败输过招，这次动手焉能儿戏，时时留神，未曾进招先封闭躲闪，看关定势，把自己的门户看守得严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后拼死相敌。一边动着手谭天看着心里爱惜，暗想道这个人年岁不满三十果然是异人相传，练就一身好武学，今天要不是我谭天，换一个别人，焉能取胜于他。可有一样儿，英王无福无德，真要是有福有德，像这类英雄，全都归附岛内，何愁大事不成。谭天身为大帅，这个地方就叫爱将之癖，他这一爱不要紧，孩儿把命可就保住了，他把杀害孩儿的心可没有了。不但没有杀害之心，并且不往里进招，单看孩儿的笔管枪，一共有多少招，孩儿这一笔管枪颤开不亚如怪蟒飞舞一般，一招挨着一招，挂着风声往外施展，在先前招慢，后来招快，吞吐撤放撤步抽身。谭天一看不好，我还要留点儿神，倘若精神疏忽，被他一枪扎上，就得死于非命，谭天闯荡江湖这些个年的名誉，一旦丧尽岂不可惜。想到这里把自己的剑术门路分开，往里面紧紧的进招，谭天这一往里进招不大要紧，孩儿的笔管枪可就透着慢了，这就是身份的关系，要论说起来少爷的武学与谭天也差不了多少，不过缺点闯练，对于经历上稍差点儿，今天给谭天比上，谭天剑招加紧，孩儿可就有些个难以招架，只可仰仗缩小绵软巧挨傍挤靠，闪展腾挪敷衍动手。自己心中后悔，心说这个地方算我年青粗心大意，既然在铁佛寺动手不是人家的对手，这一次追赶就应当携带一位两位的同来，就是不同我的老师前来，也应当约同老人家

于洞海，同来才是。两个人在树林里面动手，就是三十多招，三十多招就是七十来手，少爷虽然胜不了，这个地方还不能不服他，真要是换一个别人，他真支持不了这么长的工夫，少爷一看胜不了，不由得一时情急，手中的笔管枪，一枪挨着一枪够奔谭天致命处刺来。谭天一看这小子真狠，既然你胜不了何必你往前进招，你这就是自讨没趣，说时迟那时快，少爷一枪够奔他的哽嗓咽喉，便把身子一闪，左胳膊一搭，哧的一声，让过枪头一把掳住少爷胸前的衣服，少爷就是有通天本领，他使用不上。枪是长军刃，只要人家让出去，身形落到外手，衣服被人抓住，打算还招焉得能够，谭天掳住他的衣服，右手宝剑向上一举，打算要剑斩他项上的人头，谭天一看凤岐面若敷粉，颌间明显着一朵金莲花，虽然死在目前毫不惧怕，二目一闭生死由天。谭天一看这般光景真要把他结果性命，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他是董乾的徒弟，我要一剑将他杀死，岂不可惜。此时见黄澄澄一挂金锁，在凤岐的项上挂着，谭天心想，何不我手起剑落斩下他的金锁，将来作为凭据，他的老师身为剑客，知道我饶过他的弟子，当然也就不肯杀害于我。遂用宝剑尖向着金锁上一递，就听哧的一声，鞘锁头斩落，用手接住，垫步拧腰往旁边一纵，背剑观看，金锁上面有字写的是长命富贵，做的非常精巧。谭天将然往兜里一放，就听呛啷一声，不由得吓了一跳，用手一摸，暗想道不好，真正称得怪道。皆因他往兜中放金锁的时节，兜内带着半只玉莲，他这只玉莲是白脂玉的，能工巧匠做出九瓣莲花可是半只，两半只对在一处，成一朵整个的，玲珑可爱，乃是他传家的宝物。谭天家中有一个胞妹名叫灵仙，别号无双女，长得容颜不亚如西施，知书识字，秀外慧中，不

亚仙人一般，乃是他谭家的一颗明珠。家中世传白玉莲花一朵，谭天带着一半，姑娘带着一半，姑娘跟家中说明，女扮男装，带着丫鬟够奔北京城，找他的姨夫白大将军，倘若北京有合适对头之人，就给姑娘许字人家，说妥亲事就以玉莲为定。谭天腰里带着一半，譬如说谭天看见合适之人。给胞妹说成亲事，他以玉莲为定，两下里互相传信，今天谭天无心之中，把金锁跟玉莲碰在一处，俗称金玉相逢必有缘，莫非凤岐跟我胞妹有姻缘之分，若不然的话，人家凤岐戴的金锁，无故被我斩落，怎么这么巧，与玉莲撞在一处，自已想到这里，我何不用言语，试探凤岐定亲否，如果他尚无妻室，我就把胞妹的终身，托在他的身旁，岂不去了我心中一件大事。想到这里，抬头亲看，你说也怪，凤岐站在那里呆呆的发怔，皆因谭天掳住他的衣服，未曾结果他的性命，只割去了项下的金锁，不知道所因何故。将然在那里发怔之余，就听谭天手指着叫了一声："凤岐，今天你的武学胜不了我，本应当手起剑落，结果你的性命，头一样你老师乃是成了名的剑客，你又是堂堂的英雄，我不忍下此毒手，仅割取你的金锁，我有一事问你。"凤岐闻听说道："你有何事，请讲当面。"谭天说道："你现在多大岁数，是否定亲。"少爷道："我三十岁了，未曾定亲，你因何问此。"谭天一听心中喜悦，这可算是该着，有心说把妹妹的终身当时说明，托在他的身旁，又怕他推辞，显着不合适，，想到这里，叫道："凤岐，我不是割去你项下的金锁吗，你先别着急，我赔你就是了。"说着话他把那半只玉莲花递给凤岐。凤岐接过来看了看，虽然说花头不大，做的精致可爱，少爷一看知他掉换，遂就带在腰间说："谭天你赔我这一朵玉莲花也不行。我那金锁你还得给我，

因是我先父母所赐作为遗念。”谭天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少剑客，我对你实说了吧，皆因我有一个胞妹，天生的秉性各别，他不跟我们弟兄一致，皆因这个遂成了我们弟兄一块心病，我看你是条英雄。情愿意将胞妹的终身拒付于你，我以玉莲为定，大概你不能推辞吧。”话说到这里，少爷把两只眼睛一瞪，叫了一声：“谭天你是满口胡言，想我凤岐乃是剑客的门徒，岂能要你的妹妹作我的妻室，别看我不是你的敌手，你要说要我的性命，我要是皱一皱眉，就不算是英雄了，你要用此美人胭粉的言语引诱于我，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说着话一颤手中的笔管枪，那个意思就要赶奔向前，跟谭天一死相拼，别看他这个样儿，谭天不着急，站在那里满面带笑，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树后有人说道：“好小子欺服我们孩子，我看你往那里逃，今天我把你拿获，倒要问问你是个强买强卖呀，还是你自己乐意。”谭天一听说话的声音，似乎像老人家董化一，连脚也没敢站，转身哈着腰行走如飞，出离了树林。凤岐那里肯舍，皆因谭天拿走了他的金锁，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个地方可就算孩儿错了，应当听见师傅说话，就应当爷儿两个见个面，跟师傅一同再追不迟。孩儿年青贪功心盛，他觉着他追下去，他的老师还不追吗，故此才首先追赶下来。头里走的谭天行走如飞，他倒不是怕孩儿，怕的是后面剑客董化一，故此他这才拼命逃走。

凤岐不舍紧紧追赶，追来追去到黄昏后，堪堪就到掌灯时候，四外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甸，芦塘荒草半人多深，凤岐定睛观看，不见了厉胆侠不由得一怔，暗想道，这个小子好快的脚程，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走的，追到这里，见不着他的踪影，可见得人家比我高。孩儿想到这里，止住脚

步东张西望，各处观看，头一样肚子饿了，由清晨走来水米未沾唇，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吃点儿什么，但是矿野荒郊，不用说村庄镇甸，连一个住家也没有。凤岐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天可就掌灯后了，肚子里面饥肠辘辘，急得了不得。远远望见黑暗暗雾沉沉，彷佛是住户人家往前紧走，来到切近一看不是住户，原来是一座庙宇，走至在庙门切近看了看庙不大，上面横着一块匾写的是菩提寺。来至在东面这个角门子，用手拍打高声问道，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一两三声，无人答应，孩儿一时情急，皆因他是肚子里头饿的，他一着急回头看了看，四外无人，一拧身蹿到墙头上面，看了看头层殿漆黑，晃身形往里走，够奔东跨院，留神观看，里面有稳稳的灯光，跃身跳下来，蹑足潜踪，凑至在窗台前侧耳窃听，然后由腰间取出一根树棕拈破窗棂，眇目往里观看。孩儿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但只见里面厢房是明着三间，东为上，靠着北山墙有一架床，在床上坐着一个人，看年岁一大关有二十多岁，长的五官清秀，像貌堂堂，身穿着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官靴，光着头未戴帽，漆黑一条辫，只见他连连抱拳说道："大师傅我们主仆所带的银两虽然不多，也有二百多两，如果你要要，你老就完全拿去，千万贵手高抬饶全我们主仆的性命，倘若我们得了活命，可不忘师傅你老的好处。"这个话将然说完，再一看在床榻前站着一个和尚，长的面貌凶恶异常，口中说道："我留你金银事小，你叫我饶全你的性命，倘若你走漏我的风声，与我不利，不如将你主仆杀死剪草除根，以免后患。"那个人堪堪就要跪倒尘埃央求他，和尚再三的不应，孩儿在外面看着有气，心说这是神差鬼使，我要不是追赶谭天，因何来到这个菩提寺，我要是晚来一步，可

惜这个人这条性命，看他这个样儿，就不像短命之人么，神佛保佑，催赶我到此，想到这里凑到屋门，门口挂着一个斑竹帘，用手打起帘子，来至在里面，将然到屋中，和尚听见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屋里进来一个人，并不认得，和尚将要问，你是何人，夤夜之间来至在屋中，这句话未能说出，就见少爷嗖的一声，往前一蹿，已然来到了和尚的面前。和尚一看不好，把手中戒刀对准了少爷搂头就剁，少爷并不慌忙，身形向旁边一闪，嗖的一声把和尚的手腕子连那一口刀一把掳住，往怀里一带，下面一腿，将和尚踹倒埃尘，先把他手中的刀抢过来，向旁边一扔当啷啷，然后按在那里就捆，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捆好，再一看那个年青人斜着身倚在庆榻一面，泪如雨下放声恸哭。你说屋里头清清冷冷，地下捆着一个和尚，桌案上放看一盏蜡灯，经一番惊吓，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躺在床上吓的哭，少爷看着他好笑，方才和尚手擎戒刀要杀你，你倒苦苦的衣求，到如今我已竟把和尚拿获，你已然脱离了危脸，你反倒哭起来了，真正叫我有点儿不明白。少爷你可别看他是三十岁的人，还是一派的孩子气，来到床前用手推着说道："你这是怎么啦，你由死里求活，现在已得生路，为什么到哭了。"那知他还是哭，凤岐一着急，由囊中把谭天赔他的那半只玉莲花拿出来，遂说道，你先别哭，你看看这个玩艺多么好。你老想三十岁的人劝人拿玩艺儿劝，他以为是哄三五岁的小孩儿呢，可见得凤岐他是没有外面闯练过，自出生以来，就是富生富长，除了生来的性情豪爽，仗义疏财之外，生平没执掌过一文钱的事业，今天拿出莲花来哄人家，他也不想他是多大岁数了，二十来岁的人，还用拿玩艺哄吗。他三十岁的人生来的就是这样孩子气，左

手拿着莲花，倚着身儿用手拍人家 肩头道，给您看这个莲花多么好呀。你说也怪，他一看这个莲花，当时止住悲恸，接过来仔细观看，然后上一眼下一眼留神打量凤岐，把个少爷看的浑身发毛，少爷以为他是境遇悲苦一时伤心起来，难以止住，又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怕相劝的言语不投机，拿出莲花来打算振振他的精神，拿出个玩艺儿来哄他，这是一段可笑的事，皆因都是老大不小，岂有以玩艺哄人的道理，若他要是一笑，我可就把他的悲苦之念差开了，然后我再慢慢的问他，这是金莲花的用意，没想到那人把莲花接过去不住的仔细观看自己，倒把个凤岐看的二目直勾。凤岐就是一怔，将然在出神之际，就听那人说道："你这半只莲花是那一个给你的，你不要稳瞒，请你实话实说。"凤岐并不稳瞒，就把自己名性，及一切的经过细说了一回，直说到宝元楼吃饭，与谭天恰遇树林动手，我的武学胜不了他，人家抓住我胸前的衣服，用宝剑割去我胸前带的金锁，我再三叫他给我，他不但不给我的金锁，反倒以玉莲花相赠。我一时着急他对我说明，他说他有一个胞妹，名叫谭灵仙别号无双女，家传白玉莲花，谭天携带以作婚姻信物，他说他要以他妹子终身相托于我，我乃堂堂男儿汉，不惯听此言语，我二人正在争论之时，我的老师赶到，吓跑了谭天，我忿气追赶，来到这所庙宇，谭天已然逃走无纵，腹中饥饿打算到庙里找些吃食，然后跟僧人说明打搅一宿，明日再回铁佛寺，怎奈我叫了半天庙门，无人答应，才蹿房进庙，来到这里正赶上和尚持刀行凶，所以我才解救于你，你要问这个莲花的历史，这乃是谭天之物，但不知你问他何用。那个人一听谭天二字，不但不哭面上发现一种笑容，连连点头，由他的腰中也掏出半只白玉莲花五色

相同，往一块儿一对，严丝合缝，凑成了九瓣莲花，凤岐一看纳闷，难道说他那一只也是谭天给的吗，正然思想就见那人把两只莲花往腰里一带，凤岐一看，不由得有气，这人真正不讲情理，我在腰间取出来给你看，虽然不算什么，你也不应当一句话不说带在腰间，再者说我对你有活命之恩，谢字不答，而今又要谋夺我的物件，真正岂有此理。孩儿正然有气，就见那人把两只莲花带在腰间，晃了晃身张着两只手够奔自己扑来，少爷一看不好，身一闪用手一弹，可了不的了，这手正弹在人家官靴上面，只听噗的一声，青缎子官靴落地，现出来窄窄的金莲，露出来大红缎子的弓鞋，凤岐一看不由行就是一怔，原来这个人他乃是女扮男装，把那人臊得面红过耳，呆呆的发怔，一语不发。书中代言，这位姑娘非是别人，正是无双女谭灵仙，只皆因由黄土岗巧遇海底金蟑碧霞僧，搭救他们主仆二人，遂顺道前行一直够奔京师，两个人本来是女扮男装，走路艰难，每日不过最多走个十里八里地，还得是好天，要是赶上阴雨那就算是寸步难行。这一天正然走着，就见云生西北雾走东南，眼看着就要下雨，姑娘催促丫头快走，本来穿着两只大靴，走路就费劲，正然着急之时，看了看来至在菩提寺，姑娘劳累，跟丫头商量我们不用往前走了，就在这个庙里面打打尖避避雨，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当中山门两旁边的角门，完全紧紧关闭，走到上垂首角门子，叩打门环，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一连叫了几声，才出来一个和尚把门开开。这个和尚面貌凶恶，姑娘一看不好，旷野荒郊这么一座庙，僧人这样凶恶，恐怕不是好人，有心说不进去已然把门叫开了，无法只可说师傅，我们主仆两个是行路的，走至在此处，恐怕下雨有意在宝刹打搅，不知

师傅可肯方便吗。和尚闻听上看一眼下看一眼，看了多时，遂说："弥陀佛，庙观寺院行人住所，天要下雨，何妨里面避避。"说到这里往里面让，姑娘带着丫头进了山门，和尚回手关门，一直往后走，到了东跨院，来至在上房里面，给他们主仆沏了一壶茶，每位给他们斟了一碗，坐在那里谈了谈，姑娘喝着茶这个雨可就不下了。略微候了候，姑娘一想此处虽是善地，看和尚那长像，倘若是出意外，倒显着不便，倒不如早离是非之地为妙，想到这里告诉自己手下人，打开包裹取些个散碎银两，给师傅作为香资，手下人答应，把包打开，雪花白银好几百两，和尚看着银子，两眼直勾看着出神，手下人取了一两多银子，给和尚说道："师傅不腆微敬，作为香资，我们主仆跟你老告辞了。"和尚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施主，论说起来雨可不下了，要是有要紧事可以往前赶路，可有一件，由此往前二十多里地，并无有材庄镇甸，倘若你们主仆腹中饥饿，往那里打尖，庙里头有的是吃喝，你们主仆别嫌弃，我给你们备办些个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走不迟。"姑娘看他像貌凶恶，一听人家说话谦恭和气，姑娘暗想人要都以貌取人，岂不耽误了大事，既然往前走二十多里地没有材庄镇甸，我们主仆走路又非常艰难，真要是饿了，到那里打尖去呢，既然庙里有吃的，何不在这里打尖，然后多给他点儿香资，那也不算什么。遂站起来说道："师傅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客气，庙里有什么都成，千万别费事，你老人家给我们主仆预备点儿吧。"和尚答应一声，撤身出去，过了好半天工夫，拿一个小方盘端着一壶酒一样菜。一碗小米粥，还有一盘子馒头放至在桌案上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少爷，你老随便用吧，我说你老这位贵管家你可别过意，你们是主

仆，不能同桌而食，你跟我来吧。”说着话他把这个跟人由跨院带出来，一直够奔后面，厨方旁过有一间小屋，把这个家人让在这个小屋里面。他看了看屋中并没有什么吃喝，不由得就是一怔，就听和尚一阵冷笑，用手一指：“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腰间带着许多金银，你要打算走势比登天。”跟人将要说道，和尚走上前来，哼的一声如同鹰拿燕雀，要说这个家人，本是丫头，女扮男装，那里见过这个，直吓得浑身立抖，凶僧用手点指，恶狠狠瞪他一眼，有心要走又怕他嚷，扯他的衣襟把口塞住，捆绑停妥，把小屋的门儿倒带，然后才拾掇拾掇身上的衣服，够奔东跨院。到了上房，姑娘还跟他说了几句客气话，此时饭已吃毕，和尚把家具收拾出去，过了半天，手中擎着一口戒刀，二次来到屋中，姑娘一看，他这个样儿，知道他是见财起意，手执凶器要图财害命，姑娘苦苦衣求和尚不应。你说也巧这么个工夫，少爷赶到，今天姑娘并不稳瞒，就把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在家中怎么出来的。前文书已然表过，无双女滔滔不绝，实话实说，少爷听到这里发怔，知道他是谭天的胞妹，凤岐心中着急，脸上发热，你说这可怎么好，屋里并无别人面面相观，正在危急之承，就听外面有人乐：“凤岐你赶得我胞妹脱靴现足，男女授受不亲，你这算何意，你既然是剑客的门徒，断然没有这样的行为。”说罢，由外面进来一个人，少爷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谭天谭桂林。少爷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将然要伸手由腰间掣军刃，谭天一摆手，叫了一声：“凤岐用不着，你听我对你把话说明，咱们二人在树林动手，金锁换玉莲，所为的就是定这门亲，你来看这就是我的妹子无双女，方才我业已跟你说的明白，把我的胞妹托在你

的身旁，正在未能说出所以之际，你的师傅赶到，把我吓走，方才我在外面听得明白，我的胞妹在此遇害，若非你赶到，焉能解脱，不但说是钱财，连性命也难保，你对于他既然有活命之恩，无以为报，就以终身相许，才算知德不忘，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有我在当中主婚，这就算明媒正娶，就是这段事你老师知道，这也算说得来。”凤岐闻听紧皱双眉，心里头着急，你说不应，他们兄妹在此相逼，真要应了叫我老师知道，那便如何是好，少爷一面着急，一面纳闷，你说谭天他是由那里来，真正叫我莫明其妙。书中代言，谭天在树林里面跟凤岐以锁换莲走后，他恐怕董爷追上，故此矮身落荒而逃。直跑到掌灯后，站住脚步，回头观看，一看后面无人追赶，心里略微放心，顺道往前走，天已然掌灯，他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上不着村下不着甸心中着急正然看着，前面哧一晃一条黑影，往前三晃两晃施展夜行术，谭天心说天将黑就有绿林人做买卖吗，按说我可不当管，我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随后追赶，将然转过树林，就见前面一座庙宇，有一个人站在庙门首连连叫门，叫了半天无人开门，那个人蹿墙而入。谭天看着纳闷，说不清这人是庙里的是庙外的，我倒要看他个水落石出，想到这里谭天一飘身，纵上墙头，看了看头层殿黑暗无声，来到东跨院，就见东上房灯光明亮，遂慢慢的跳下来。蹑足潜踪，舌尖湿破窗棂纸，眇目往里观看，但只见地上捆着一个和尚，床上躺着自己的胞妹无双女，女扮男装，对面就是金莲花，姑娘手中拿着那一对白玉莲花，跟凤岐对面接谈，谭天一看这才是三生石上有幸，天生佳偶，活该他们有夫妻之分，要不然的话，怎么那么巧在此相遇。谭天看着出神之际，猛然间自己胞妹被少爷

一弹，脱靴现足，谭天一看这可得，我何不借着这个题目，从中撮合，想到此处，才来至在里面。谭天到了屋中，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凤岐："这你可不对，既然是剑客徒弟，无故逼人家女人脱靴现足，是何道理，依我说这是天缘有分，对于婚姻这段事，你千万不可推辞。"少爷看见谭天到此。又惊又喜，惊的是女扮男装，自己不慎以至於掸落无双女的靴子，谭天当场奚落我几句我说什么，要说倘若我伸手把他拿获，抗起来一走，见着我的老师，不枉我凤岐是他老人家的徒弟。自己将想到这里出神，又一想我们两个人已然比手多次，谭天的武学比我高，想伸手拿他，是不容易，别看我的笔管枪胜不了他，我的双筒袖箭，上打飞禽下打走兽，百发百中，我何不以暗器胜他。就在这么个工夫，谭天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凤岐："你站在那里不言不语，意欲何为。"少爷正然无话可答，就听有人一乐，帘栊一启进来一个人说道："好你胆大谭天，竟敢当面逼迫我的徒弟，董乾在此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谭天，凤岐，就连那位无双女，全都留神观看，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老头儿，姑娘可不认得，谭天一回头就吓了一跳，看了看正是老人家董化一镇古侠。谭天一看那个意思，要想逃走，董乾说道："谭天站住，今天咱们有话当面明言，我徒弟这门亲事怎么样呢，不必吞吞吐吐，有话当面说。"谭天看着不住的发呆。书中代言，董乾这是由那里来，由铁佛寺老剑客报名赶走了谭天，两个孩子全都追下去了，要依着老人家于成不放心，打算把两个孩子全都赶回来，董爷道："老侠客不必，我也不是小看两个孩儿，这个谭天武学高强，可惜他把道路走错了，就凭这两个孩儿焉能抵挡，他们看着胜不了准回来，我们追赶他们岂不是枉费徒劳吗。"于爷一想这个话

也对，要是换一个别人也不成，惟独这两个孩儿，全是心灵性巧，他们要胜不了，还是一定回来，所以才未追赶。看了看庙里头的小和尚，此时伶俐的主儿，那早就跑了，不但是人走还要携带着金银细软，早已远走高飞。赵二爷这才把和尚法坤的尸身，搭在大殿里面，单等诸事办理完毕，或者报案或者掩埋。正然办理这段事，工夫可就不小了，也没见两个孩儿回来，董爷就是一怔，暗说道这是一时的大意，要依人家于老侠可也就把两个孩儿追回来了，一时大意，没叫他动，倘若这两个孩儿贪功有点儿危险，多么不合适。老人家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赵老侠于老侠，你们在此稍候，这两个孩儿许久不归，有点不放心，我去看看。"把话说完，他老人家动身，出离了铁佛寺，顺道斜抹往前面追去，心急腿快行走如飞，追够多时，手打凉棚抬头观看，怎奈连一点儿影儿也看不见。心说这个孩子们可了不的了，老头子心中难过，俯下腰走出去多远，又走回来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寻不着纵迹，焦急万分，转来转去，见有一座树林，听里面有军刃声音，老人家藏在树后窥探，一看只见里面，谭天手中擎剑正跟凤岐当场动手。老人家看着心中奇怪，怪的就是谭天武学高强，跟孩儿动手不往里进招，动手多时就见孩儿的笔管枪走空，被人家一把掳住胸前的衣服，擎剑要杀，老头子一看把二目瞪圆，只要你不利于他，你可别怨我手下无情。将然想到这里，就听哧的一声，把孩儿的项下金锁割了下来，身往旁边一纵，手拿着金锁乐嘻嘻，老头子看着紧皱双眉，猜不透谭天他是什么心意，为什么宝剑举起来，不要孩儿的性命，割去金锁意欲何为？越想越猜不着就见他手往兜囊之中一伸，待了工夫不大，由腰间取出一件东西来，乐着交给孩

儿说是赔偿他的金锁。然后把话说明，他有一个胞妹，叫谭灵仙，当面提亲，要把他胞妹的终身许配孩儿的身旁，老头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呕，原来如此，倒要看看凤岐对于他这门婚姻点头不点头。由十数年前冰天雪地相遇于我，我由那一天见着他，我就知道他出世，必然先走一步桃花运，今天果然遇见谭天，要说兄保妹亲，这可算是正大光明，我但要看他的心意如何，看了看果然不愧剑客的门徒，居然不应，怎奈谭天再三的和颜悦色，并不着急，老头子看倒这里，故意的喊喝，好小子我看你往那里逃走。吓走了谭天，凤岐后面紧紧追赶下去，老头子看着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孩儿年青的举动，有心把他叫回来，又不知凤岐是怎么个心意，倒不如我在后面看看他究竟如何。老人家想的不错，这叫精明强干，也有一时漏空的地方。只顾你要看看你的徒弟动作，老人家因为一时慌疏，可就把孩儿于斗忘记了，老人家往下追，追来追去，见凤岐来到一座庙的门前，叩打门环叫门不开，凤岐跃身上房，老人家跟着一跃身，尾随于后往里走，到了里面跨院，但只见凤岐跳下去够奔窗前，老人家有心也到下面一处观看，又怕被凤岐看出不合适，你说不下去屋里头动作我不知道，倒不如我够奔上面的后坡，用珍珠倒卷帘的功夫隔着后窗户往里看，又得看又得听，主意拿定，一晃身来到上房后坡，脚尖掳住阴阳瓦，身形向下一重，隔着纱窗偷睛往里观看，所有里面一切的事，老人家看了个明明白白，到后来脱靴现足，老头子就是一怔，暗说道世界上的事，真有想不到就有做到的，像今天这场事够多么奇，要不然无双女他跟凤岐有姻缘之分，神差鬼使三番两次都是这样恰巧奇遇。将然思索之时，谭天来到，老人家一怔，一听谭天当面还是

这片话，要求凤岐做这门亲事。老人家一想这可无怨了，这个姑娘我也亲眼看见，看他那分举动甚为正大，凤岐得妇如此，可称天定良缘，我何不玉成其美。想到这里他老人家拧身跳下来，慢慢的够奔屋门，来到里面说道，谭天你这还说什么，谭天一看那个意思打算要走，老人家用手指点谭天："你休要慌张，所有之事我已然在暗处听明，你们全都坐下，咱们索兴把这段事办了。"谭天一看老人家说话和颜悦色，大概不至于有什么意外，遂说道："既然老剑客你这么说，你老就首先入坐，你老的岁数比我们年长，辈数比我们大。"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谭天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老剑客，想谭天住居在四川成都府，蒙英王对我有三顾之德，我万般无奈置身蓬莱。只能以身相报，至死不移，至于别的事我也不能过问了，蒙天下英雄抬爱，美称我为厉胆侠，既有侠客之称，顺逆我当然晓得，皆因我年青一时出于糊涂，到如今才落到这般光景，要说我的妹子无双女，他比我们弟兄心胸宽大，据他看将来英王必有瓦解那一天，恐怕我们弟兄连累他的性命跟父母说明女扮男装够奔北京城。我们有个姨丈，就是那位白大将军，到那里栖身寄养，树林里面金锁换玉莲，我有意跟凤岐做亲，恰巧又在菩提寺玉莲相合，这么看起来，实在是天缘有分，今天当着老人家的面前，两方面全都在此，求你老人家主张论定，不才谭天情愿听教。"老人家听到这里，一看这位姑娘，那一分正气令人可敬，身坐在床沿面向里，已然羞臊难堪。老人家看着心中欢喜，叫了一声谭天："既然你诚意把你的胞妹许配凤岐，说起来也是人生的大事，你我从中主婚，以金锁相换玉莲，这就算完完全全。可有一样儿，婚姻定妥，我的弟子凤岐，有意够奔四川成都府，辅佐年钦差

办理一切公务，还不知何时才能完婚呢，你的胞妹灵仙姑娘，现在安置在那里，将来娶亲之时，向那里去找，今天全都说明。”谭天闻听咳声叹气，说道：“如果凤岐家中有人，可以暂时把姑娘送在他的家中，如果凤岐家中无人，就求老人家分神，想个存身的地点。”老人家闻听，手撕银髯，心中思索就想不出来一个安身的住所，猛然间想起，凤岐虽然散舍家财，金弓小二郎已然把话跟我说明，把他身底下所居之房留下，以备不时之需。再者说凤岐家里也没有人，倒不如叫姑娘到他家里操持内务，单等事毕，凤岐回来再为完婚，岂不为妙。想到这里，把话跟谭天说明，谭天闻听点头称是，叫了一声：“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妹子终身大事已然成就，我可是置身蓬莱，英王大事成就那是更好了，如果大事不成，我必以身相殉，到了我妹妹的喜事，也无人前去照料，对于嫁妆等等，也无从置办，”话说到这里，由腰里取出那二十万两的银票，站起身来到董爷的面前，双手捧递，叫了一声：“老剑客，这是我这么点儿敬意，我说句丧气话吧，到了我胞妹的喜期，我还不定赶上赶不上呢，这张银票，交给你老人家，到那时就求老人家多多分神，照料一切。”老人家闻听也并不客气，把银票接过来一看，纹银二十万，北京城德昌银号代兑，老人家拿着这张银票，暗自思索，凤岐他把家财散尽，到如今得了一个佳妇，并有这些个巨款，将来也足能够乐度晚年，这么看起来，人生世上修福种德，济他人之贫困，即是展自己之福田，今天这就叫上天不负好心人。董爷看罢遂说道：“论说起来这笔款，为数过巨，按说可不应合盘收受，可有一样儿，你在剑山蓬莱岛英王驾下身为大帅，这几个钱在你的手里头，很不算什么，凤岐你暂时之间，就先谢谢。”少

爷听着老师这句话，心里头难过。你说不谢吧，师傅把话说出来了，看着老师分上，红着脸说了一声："如此厚待于我，这里谢过。"这句话说出来，谭天听着打心里头喜欢，看少爷这分面孔，又加是灯光之下，堂堂仪表，由文雅风流之中，隐着一分威风，谭天看罢点了点头，暗自赞美，遂说道："老剑客我妹子之事，业已办理停当，我要由此处告辞，回归四川剑山蓬莱岛，我的妹丈既然辅佐年钦差，我们是各为其主，谁叫我们是至亲呢。如果我的妹丈够奔蓬莱岛，无论做多大的事业，倘若不慎被获遭擒，我尽至亲之分，放他三次不死，倘若四次，再遭不测，可不能以私废公，当然按照公事处置。"老剑客闻听，一笑说道："罢了，别看你人年青，做事真能知大礼，你不是让他三不死吗，谁叫我比你大几岁吧，我可不是讨你的便宜，我的徒弟是你的妹丈，我的辈数比你长着一层，如果我进蓬莱之时，无论在那里遇见你我也尽我之情，百步以里我不拿你，要在百步以外，我将你拿获，你可别怨我意狠心毒。"谭天听到这里一怔，又想我在这里跟他同室对坐，离着百步还远着呢，将然要走上前去行礼，谢谢老人家承让之德。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念佛，声如巨钟，余音若雷，帘龙一启，进来一个和尚，平顶身高约有六尺，虎背熊腰，腰圆背厚，身穿灰色的僧服，外面罩着一件灰布的大坎肩，腰里系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真有核桃粗细，脚底下开口僧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面若镔铁黑中透亮，两道环儿绞的眉毛，斜插入鬓，目若铜铃，大秤砣鼻子，四字口厚咀唇，连鬓络腮的胡须，两个大耳垂肩，头上戴着一道日月金箍，短头发撒在两肩头。来至在屋中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这一位老人家，方才我在外面听得明白，你

老就是陕西凤翔府隐逸多年的董乾董老剑客，这一位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谭天谭桂林，老僧这厢问讯了。董爷一听声如巨钟面上带着一团正气，暗想道这个僧人不像为非作歹之辈，怎么会他庙里有这样不良之人，真正叫我莫明其妙。想到这里，问道："和尚我看你堂堂仪表，请问法名怎么称呼，不要客气，你请坐咱们慢慢的说说。"和尚听到这里，随着一跺脚，咳声叹气，遂说自己姓名法号及一切的行纵，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书中代言，这个和尚娘家姓陆单字名刚，人送外号铁胳膊，浑身横练，手上有砂掌的工夫，家住陕西延安府西关里弟兄二人，家里头有良田数顷，身下住着一处房，陆刚已然娶过妻室王氏，他的二弟由八岁出家在西关外，有一个小庙叫三官庙，倒不是为饥寒所迫出的家。皆因他二弟名叫陆岂，生的像貌出奇，自从落生以来，头带一角就如同肉瘤子相彷，二目圆翻好不怕人，陆刚看他像貌凶恶，恐怕将来于家不利，遂对父母商义停妥，将陆岂许在三官庙为僧。你可别看这庙不大里面这位住持是一位得道的高僧，还是少林的近派，法名叫作广通，此人精通武学，艺业高强，陆刚把兄弟送到三官庙内终朝每日跟老方丈习学武术，陆刚也时常到庙里来看望他，弟兄之间感情非常之好，后来陆刚年过四旬有零，庙中的方丈广通长老，已然圆寂，别看广通是个出家人，对于一切的事，早有预算，陆岂素常跟着老和尚，每日习练样样宗宗全都很有经验，别看老和尚故去，对于庙里的香火粮米，并不亏损，由老和尚死后二年多，这个陆刚也就不常到三官庙里来，为是躲避嫌疑，陆刚这个人生性刚直，因此可就不到三官庙里去，陆岂也不常到家里来。陆刚这日无事，想起自己的兄弟，一晃二年多弟兄未见面，未免想念，

遂由家中出来，够奔三官庙，到了庙里头见着小和尚问道："你们方丈呢？"小和尚说道："他老人家走了有七八天了，。临走之时一声也没言语，也没提多怎回来上那里去。"陆大爷一听，暗道兄弟你这个脾气可太刚直了，你无论到那里去，就是不给我个信，也应当告诉徒弟们，怎么曾一语未发，就走了呢。大爷无法，只得跟小和尚们说道："多怎他回来叫他到我家里去一趟，要不然你们给我送个信。"小和尚点头答应，叫了一声师伯，你老人家放心吧，他老人家回来，我们给你老送信。陆大爷来到家中，因为没见着自己的兄弟，心里闷闷不乐，过了几天，不见小和尚家里来送信，派人到三官庙打听打听没有回来，就照着这样过个七八天打听一次。简断捷说一连过了三个多月，也没有陆岂的音信，陆大爷无法，只得把家中诸事托给自己的夫人王氏料理，自己携带路费银两，打点好了包里，由家中出来，先到三官庙跟小和尚把话说明，我现在多带盘费，到外面访查我胞弟陆岂，皆因他一去并无音信，我很不放心，倘若他回来你们就提我出门在外。大爷跟小和尚们拱了拱手作别，由三官庙动身，自己又行无定所，也就是东扎一头西撞一头。书不可重叙，这一天来在保府的地面，摸了摸腰中所带的盘川分文皆无，陆爷一想，家中带来的银钱沿路用尽，来到保府地面，不但没访着我兄弟，又把路费用尽，这便如何是好，并且腹中饥饿，只得往前行走，远远望见一座庙宇，来到近前，一看匾上写的是铁佛寺，这可就好了，倒不如我到庙里跟和尚说说，还不用说叫他们周济我钱财，暂时也可管我一顿斋饭。我要一提说，我兄弟也是出家人，他们都有个同道相关，大概也不至于拒绝，想到这里来到角门叩打门环，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问道："你老

有什么事。”大爷说道：“我打算在你老这里投宿，不知可肯方便吗？”小和尚闻听说道：“你老在此稍候，里面有当家的我给你老回一声。”大爷点了点头，小和尚对好了门，转身进去，待了工夫不大，小和尚二次出来带笑说道：“施主你老随我进来吧。”说话光景小和尚把陆大爷带进来，回手关门一直够奔里面。先把他让到配殿，大爷来至在里面坐下，小和尚张罗着要给他沏茶，陆爷说道：“少师傅别费事，庙里头有什么吃的给我预备点儿。”小和尚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过了工夫不大，小和尚用托盘托进来一盘子馒头，一碗小米粥，一盘素菜，放在大爷的面前，大爷还是真饿极了，并不客气，拿起来就吃，正然吃着帘栊一启，跟着一声弥陀费，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年纪太大了，看那个意思总有七八十岁，颔下一部银髯，穿着半截僧服，脚底下穿着一双杏黄色的开口僧鞋，大爷一看知他一定就是本庙的当家和尚，大爷见老和尚走至近前用手点指遂说道：“这位施主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我看你这个堂堂仪表，大概你还通点儿武学吧。”大爷闻听欠了欠身，叫了一声：“老方丈小可我家住陕西延安府。姓陆名刚要谈到武学上，我不过是粗通武学，对于名门的功夫略知一二。”老和尚闻听哈哈大笑：“要这么看起来，我这眼力还算不错。”老和尚又问陆施主既然家住陕西，来到我们这里还是访友呢，还是另有公干，大爷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方丈，你老要问皆因我有个兄弟，名叫陆岂，自幼出家就在我们延安府西关外，跟他的老师练就了一身的武学，这个人生来的秉性刚强，他老师圆寂后，数载我没到他的庙中，不料他竟不辞而去，不知道云游到那里去了，连个信他也没给我，我是想念兄弟心急，打家中带好盘费，到外面各处查访，怎奈

走过数省也未找着我兄弟的下落，今天来到这里，不怕老方丈笑话，走到你老贵宝刹我腰间并无分文，才到你老这里讨一顿斋饭。”大爷说到这里，面带惭愧，和尚一听口念弥陀费善哉善哉，叫了一声陆施主：“我说话你可别过意，你这就应了俗语海底寻针诚非易事，比如说你在外面各处游走，假若是你兄弟已然回归，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你要是见不着他，各处云游这不叫枉费徒劳吗。”大爷一听老方丈所说之话，句句有理，遂欠起身走上前去行礼，口称：“老方丈，你老多慈悲，你老全不看也看我千里寻弟一番劳苦，求你老给我想条妙策，叫我弟兄团圆。”和尚说道：“请起不要客气，我不过看你这个人一片诚实，你也用不着客套，我的心意打算叫你把头发分开，当中戴上日月莲子箍，身上换上僧服，你在外面以募化十方为名，不但能够遍地寻找，就是住在庙里，你也可以打听打听，不过出家人有几句秘语，如果你情愿的话，我就暂时收你作个记名的徒弟，取个法名，我把出家人的规则略微跟你谈谈，如果你日后看破尘情你就皈依三宝，倘若访着你的兄弟，你再还俗，可也不算造罪。因为什么呢，皆因你是不得已而为之，千里访弟佛祖也应当有一番的慈悲，还有一说，由我的庙中修书一封，寄到陕西延安府三官庙，叫徒弟们留心，何时你的兄弟回去，即速来信通知，我说的这话，你想想可使得使不得。”大爷闻听人家老和尚所说之话，实在是高明，你说我一个人在外面访我的兄弟，他是个和尚，那里就容易记着了，今天人家老和尚所说之话，别看是劝我为僧，好在人家话说的明白，如果访着了兄弟，还准许我还俗，再者说你这个暂时出家，也不是把头发满都剃了去，不过是叫你当披头僧人，要是这么看起来，与我有莫大的便宜，想

到这里，这才二次跪倒，叫了一声："老方丈，您就多慈悲吧，对于访我兄弟还俗这个心念，我倒没有这个意思，真要是诸事全都顺利，我就是出了家，也是很好的事，我家中有妻有子，足可以接续后代香烟，如果佛祖的灵感，叫我们弟兄相逢，情愿供佛毕生，倘若是访不着我的兄弟，或者他在外面有一差二错，还别说是叫我出家，就是活我都不准活的了。"老和尚看着他这个样，心里头更爱惜，叫了一声："陆刚，我暂时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法名就叫法慧，如果到外面见着出家的僧人，你要如此如此的说话。"老和尚不过把出家人的几句秘语，略跟陆刚说了说，如果要是没有人盘问，你千万可别用此言胡说。陆刚点头，方丈又把这庙里的头的徒弟名叫法坤，以庙取的外号叫作生铁佛，叫过来两个人引见引见，行礼已毕，老方丈叫法坤到后面取来僧鞋僧袜僧衣，以及日月莲子箍，二指宽的一个皮条，给陆大爷把头里分开，换好了僧衣，暂时就住在了铁佛寺，取来文房四宝，亲自写了一封书信，打发人送至侠西延安府，西关外问交三官庙，下书人打发走，陆爷有时到外面各处寻找。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则短，说话之间，已然过了三个多月，延安府三官庙的回信也到了里面也没有别的言语，不过就说是陆岂并未回庙，音信皆无。陆刚一看，不由行心里头难过，你说他也没留下一句倒是上那里去了呢。你说他也会想主意，铁佛寺里面有两口铁钟，并未悬挂，每口都有二百多斤，别外打了一条扁担，他每天担着这两口钟，到外面募化十方，明着算是化缘，暗着可就是寻找他的兄弟的下落，每天化来的资财，全都交给老方丈。陆大爷由家里出来，以及来到铁佛寺，可就是一年多，时常跟延安府三官庙通信，对于自己的家中连一封信也没写，

恐怕自己的妻子知道，心中难过，倘若是来信劝自己回家，到那时岂不是心悬两地。不表铁胳膊陆刚，单说生铁佛法坤，这个人生来的嫉妒，贪花恋色，皆因老和尚戒律森严，他不敢有意外的行动，别的事不用说，就说陆大爷在这庙里，他就非常看不起，倒是不为别的，恐怕老和尚一旦圆寂了，说是记名的徒弟，到那时也算是徒弟，庙中的产业岂不被他分去一半，因此这小子可就把嫉妒之心安好，时时刻刻以言语相欺，又在老方丈面前搬动是非。要说老方丈那个人，可称得多经多练，头一节人的年岁也到啦，再说他的弟子的行为，素常也知道，老方丈一想，要不就着我这个老眼，给他们分析分析，将来没有我之后，法慧定遭法坤之欺，我有心不要他，把他赶出了庙内，他到外面信口胡说，与我脸上无光，想到这里，把两个徒弟全都叫过来，当着面吩咐，叫了一声："法坤，你们两个人全都是我的徒弟，别看陆刚虽然说是记名，也算是我的徒弟，有我这个人当然就不用说了，所有一切的事，都是我一个人执掌，要是没有我的那一天，你们必然有一番的争执，咱们这个庙是子孙庙，徒弟承续师傅的庙产，我恐怕将来我圆寂了，你们有一番争执，今天特给你们分开，铁佛寺交给法坤你，我那座下院菩提寺，归法慧执掌。由今天起，我就算退殿，所有两个庙一切的事，你们各人主持，无论大小各事，休来问我，法坤你可把话听明白了，陆刚住持菩提寺，不过暂时之间，我爱他这个人有一番的义气，抛妻离子千里寻弟，故而暂收他为记名的徒弟，日后要是见着他的胞弟，他还许弃僧还俗，铁佛寺菩提寺仍然归你一个人执掌。"说到这里，老和尚一摆手，两个人全都站起身来，派少和尚把陆刚送到菩提寺，法慧这才安置一切，自己一想这可

也算是乐事，自己住在菩提寺，就算是当家的，倒显着清静，庙里头有几个小和尚，自己觉着很舒服，没事之时仍然提着他那两个钟，到外面募化访弟。先前不过隔个一天两天回庙一趟，后来隔七八天才回来一次，每逢回庙之时，必先到铁佛寺看望他的老师。光阴似箭，法慧住持菩提寺半年有余，老方丈无病而终。哥儿两个商量着把老方丈葬埋入塔，丧事办理完毕，二人各掌一庙，陆刚知道法坤不是好人，平时并不跟他接近，对于他的行为，概不干涉，后来一听可了不的了，这个法坤不但贪淫好色，结交匪人，并且还发卖薰香蒙汗药，打这里说陆大爷永远不进铁佛寺。大爷在菩提寺一切都好，就是有一样不趁心，庙里头原有三个小和尚，一个由法慧未来就出门在外，那一个身得时疫而亡，还就剩下一个年岁幼小十二三岁的，你说庙里诸事，样样宗宗都交给他，大爷还有点不放心，你说要是雇个伙计，显着又不合适，自己出门在外，庙里头交下一个雇工人，他也是不放心。后来这个信可就传到铁佛寺法坤的耳内，法坤一想机会到了，若不是他来，怎么会好好的一座菩提寺归他人执掌，今天他庙里无人，我何不打发我的徒弟前去，明着算是帮忙，暗含着监视他的行动，得机会或是把他赶出庙外，或是将他置于死地，菩提寺岂不唾手可得。想到这里高兴，自己的徒弟名叫本然，这小子由自幼出家在铁佛寺，在先前有意拜老方丈为师，方丈因为他年青，未肯收录，后来拜在法坤的门下。这个小子生来的性情狡猾贪淫好色，见利忘义，法坤嘱咐他叫他上菩提寺，千万别说我打发叫你去的，就说我待你不好，不愿在我这里住着，有意投奔外面，到这里跟师叔你老商量商量，如果你老人家要看在师祖的分上，把我收录在庙内，我情愿意早早

晚晚侍奉你老人家，他看你是庙里头老人，他此时又正少心腹，必然将你收留，只要你住在他的庙内，一切行动全都暗含着监视于他，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倘若得手或者将他置于死地，岂不除去你我眼中之钉，只要你探得了机会，咱们到那时，再另作计划。本然闻听点头答应，收拾自己零碎物件，带好行囊包裹，由铁佛寺动身够奔菩提寺，到了庙内，禀见他的师叔陆刚，跪倒行礼，然后往旁边一站，法慧问道："本然，你不在铁佛寺，来在我这里有事吗。"本然闻听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师叔："要说小子我跟我师傅素日感情不错，近来也不是怎么啦，凡是我一举一动，全都不合他老人家的心思，今天不容分说。将我赶出门外，你老想我是从幼出家在铁佛寺，如今将我赶出来，可叫我上那里去，有心在外面云游，我又未在外面闯练过，万般无奈，才来在菩提寺，师叔你老要看在我死去的师祖分上，你老将我收留，小子我情愿早早晚晚伺候你老人家。"大爷闻听这可算是机会，我这里正缺少知近之人，他的老师待他不好，我要把他收下，另眼看待，岂不是我的心腹，遂说道："本然你既然没有地方去，你就住在我这里吧，对于咱们佛门里的规则，要你谨谨遵守，将来我或是访着了我的兄弟，或者有别的机会，我必然将菩提寺交给你一人执掌。"本然欢欢喜喜，他可就住在了菩提寺，这个小子天然会那种小意殷勤，在大爷面前百般恭敬，他可是样样宗宗全都留心，已然过了日子不少，大爷还是照常到外面寻找胞弟。这一天也巧，正赶上陆刚没在家，天可就要下雨，云生西北雾长东南，天阴的还是真够沉，工夫不大雨就下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叩门的声音，本然以为是他的师叔回来了，来到角门开开门一看不是，原来

是两个人，看情形好似主仆，问了问，是因为途中遇雨，打算在庙中暂避一时。本然一想虽然师叔没在家，让他们到里面坐坐，可也不算什么，主仆到了里面整理整理衣服，坐下喘了喘气，本然问他们吃了饭没有，主仆还未曾吃饭，本然给他们收拾些个斋饭，叫主仆用完，把家伙撤下去，要说他们主仆天到这个时候，你们何必还忙，天已然快黑了，就让你赏给他们两个钱，不是还有明天了吗，你们又没打算走，这总是出于年青，不应当当看和尚把包儿打开，里面满满当当的银子，从中取出约有一两多，交给本然说道："师傅，这是我们点儿小意思，你老带着买香吧，过一会天要是晴了，我们也许走。"本然这小子看见了银子，他可就见财起意，出主意把人家的家人引诱到后面用绳捆上，口内塞物不让他喊嚷。手持钢刀，二次来到屋中，逼索钱财，倒是小事，他有意图财害命，可巧凤岐赶到了，把他拿获，捆倒在地。后来老剑客董乾谭天等来在屋中接谈，这么个工夫，陆大爷回庙拍打门环，吧吧的声音，可巧庙里这个小和尚这两天头痛不能动转，倒卧在他自己屋中，陆刚叫门无人答应，暗想道不好，这个本然来到我的庙中，虽然未做甚么不法之事，他的来历不明，他跟我师哥法坤终朝长在一处，恐怕传染上恶习，我叫了这么半天，并无人答应，庙里要有甚么意外，与我名誉难堪。想到这里，回头看了看并无行人，脚尖点地往上一蹿，蹿至在门楼的上面，晃身跳下来蹑足潜踪往里走，来到窗下侧耳窃听。可了不的了，里面有人报名姓谭单字名天，别号人称厉胆侠，还有个人自称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镇古侠，陆刚听到这里。不由得一怔，暗想道我听说这个谭天，他乃是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的大帅，他跟铁佛寺的生铁佛他们交称

莫逆，我可听人传言，未见过其人，他倒不算什么，惟独这个董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听说他是四大名剑，排行第一，百岁有余，技术绝伦，他老人家来到我的菩提寺，大概有事，也许本然这个小子，招惹了他老人家，既然要是得罪了他老人家，岂能经经易易就能算完，倒不如走上前去，用好言安慰。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号，来至在里面留神观看。在埃尘下捆绑着本然，在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多岁，不足三十的一个男子，一位是三绺墨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床上还坐着一个女扮男装如花似玉的女子，看他身穿男子衣服，下露窄窄金莲。和尚看了半天不明白，准知道年过苍苍的老者是镇古侠，赶紧合掌当胸念上了一声佛号："老剑客在上，弟子陆刚这里问讯了。"老人家看了看，赶紧还礼说道："你就是本庙的拄持。"法慧说道："不错。"董爷又问了问："听你的口音并非当地之人，因为什么你来到这里。"陆大爷闻听，咳声叹气，遂就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董爷听罢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这可巧了，这不是当着谭大帅，这个是我的徒弟凤岐有话咱们都说在当面，不必吞吞吐吐，你这个意思我明白，想当初铁佛寺的老方丈，叫你为僧，你也没摩过顶，不过所为的是访你的兄弟，而今我已然把话听明，依我良言相劝，你的兄弟你也不用访了，他既然在庙里不辞而去，当然他有他的意思，既然他无手足之情，不辞而别，据江湖传言，此人的身分比我高的多，当然是找深山大谷证悟参修去了，你也不必再访，就是访也是无益，"这个地方老剑客可算高，话里面带着好些个含蓄，老人家未肯对他明言，陆刚他的二弟陆岂业已在陕西凤翔府金凤山亡命，他老人家可未明言，说出来恐怕陆刚一难过，再出了什么意外，岂不是

作了口头之孽，故而他老人家未敢明言。只说道："法慧我这个意思打算叫你还俗，眼前还有一件事，非你办不了，真要是你将此事作的完完全全，可称得功德一件。"陆刚闻听叫了一声："老剑客，但不知有何话吩咐，不才陆刚愿闻。"董爷用手一指床沿上坐着的无双女说道："现有他的胞兄从中主婚，将他许配我徒弟凤岐的身旁，我徒弟此时要够奔四川成都府辅助年钦差，并无暇回家，你说他是个女子，由此处叫他走到北京，行在中途，就是没有危险我们也不放心，你说叫他仍回四川娘家，他也未必去的了，我这个意思打算叫你还俗，保着谭大姑娘够奔北京城，打听砖塔胡同，凤岐的住宅，如果那没有人，可以到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褡镖局，找金弓小二郎李国梁，跟他把话说明，叫他设法安置，对于你兄弟这方面，你就交给我吧。天下的道路我走的到你也走不到，无论在那里只要我见着他，当然把话跟他说开，叫他回家。"就这么一说叫你去，未免缺少证据，我给你修书一封，再拿着金莲花凤岐的手书，见着李国梁，他自然有个安置，安置停妥，你再回家，你们夫妻父子团圆。"陆刚听老人家所说这片话，暗想这一晃一二年之久，也没到家看看实在也叫人不放心，今天我何不趁着老剑客的吩咐，从此还俗。想到这里心中欢喜，合掌当胸，叫了一声："老剑客爷，弟子本应当访着我兄弟，弟兄二人一同回家，方不失手足之情，怎奈受尽了千辛万苦，也没找着他的下落，按说找不着，我就不应当回家，我要是一回家岂不把数十个月的苦功一旦而废。今老剑客既然肯其代我寻找，当然胜我百倍，既然老剑客这么吩咐，弟子情愿送谭大姑娘到北京城，一路之上，无论有什么事，皆有陆刚一人负责。"剑客爷遂说道："好，你庙里头这

个徒弟，心术不良甚于盗匪，佛门之中岂有这种败类，现已被我弟子凤岐拿获，你说应当如何处置。”陆刚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既然你老人家吩咐，叫我还俗，对于僧庙之事，我是一概全不过问，老人家你老年高有德，量情治罪，你老看着办吧。”老人家闻听，下腰把本然这个小子一把提起来，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本然，按你是个出家人，佛门的弟子，见财起意，要图财害命，按你这种行为，就应当一掌将你结果性命，我不看僧面看佛面，我看在佛祖的分上，解绳扣把你放开，任你逍遥法外，这不过暂且寄首项上，也别管你仍然为僧，或是弃僧还俗，只要你在外面归其正路，还则罢了，倘若恶习不改，再叫我把你遇上，想活万难.”说到这里，一摆手叫了一声：“凤岐，把他绳扣解开，叫他逃命去吧。”凤岐遵师命走上前来，将本然的绑绳解开。小子跪倒身形，口称：“老剑客爷，小子我罪该万死，我是有眼不识高人，今天你老人家度化于我，我从此改恶向善，倘若我再有不正当的行为，不用老人家你老亲自将我结果性命，上天有眼，神鬼不容。”说到这里，嗑了一个头，站起身形，一遛烟逃出了菩提寺，这么个工夫，谭天二目出神，暗含着思索，所不放心的就是老人家董化一吩咐陆刚，叫他保护着自己的胞妹够奔北京城，据我想跟这个和尚萍水相逢，对于他的行为，并无考查，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何况是初次相逢，倘若中途路上有个意外的变故，岂不将我妹妹送入了火坑，他一个软弱无能的女子，到那时叫他怎样抵抗。想到这里，又不好意思跟老人家说，故此他二目离神，这个地方要说高，还得让人家董化一，老人家在旁边用眼一看，谭天这个情形，知道他是不放心陆刚保他的妹妹长途行走，遂叫了一声：“谭天

大帅，你许是不放心陆刚，跟你的胞妹走至在中途，恐生他故，是也不是。”这句话说的谭天团口无言，随着抱拳说道：“老人家我倒不是这样思想，不过我送给我胞妹银票二十万两，作为妆奁之资，倘若走至中途，遇见强人，将此款遗失，岂不可惜。”老剑客闻听哈哈冷笑，叫了一声：“大帅这个话可不是我多说，慢说是二十万纹银，就连你的胞妹，叫陆刚保护都是高枕无忧，头一节他的武学高强，为人刚直重义，年过花甲，也得说是年高有德，你怎么会说怕中途有变呢。”谭天陆刚全都明白老人家发言的肺腑，不过董爷说陆刚千里寻弟，以至途穷披发为僧，于寻弟之念半点无移，孝悌乃人生之本，他既然重手足之情，当然是一位好人。话说到这里，把文房四宝取过来，董爷写了一封信交给陆刚，到北京投交西河沿，东光裕镖店，镖主李国梁，托他安置一切，然后又叫凤岐亲笔作书，书信写毕，交给姑娘带在身边，作为回家的证据。陆刚他们何时起身，不在话下，谭天一看诸事这就算安置停当，于是叫了一声剑客爷：“我妹妹之事多亏老人家一手成就不才小子这里谢谢，你老身为剑客，我的妹丈又是你老的高足，将来闯荡江湖，足以成名，谭天受英王三顾之德，入岛辅助英王，封我为三军大帅，将来结局尚难逆料，有缘异日再会。”说罢此话，扬常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蓬莱卧底凤岐招驸马　洞房杀妻脱险离剑山

凤岐见谭天走后，心中暗想，我何不暗地追随谭天，乘此机会独探蓬莱岛，也叫我师傅及陆刚看看我不是以私忘公之辈。想罢也未发言，暗暗走出庙来，一直奔蓬莱岛而去，这个地方就是孩儿艺高人胆大，就应了那句俗语，乍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练武术练来练去练的知道怕人啦，那个武学可就算成了。风岐由菩提寺随谭天之后，顺着道路往前行走，一直够奔四川，孩儿有时候高兴昼夜行走，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他可就来到四川境内，顺道前行奔成都，到了成都府本有意一直奔蓬莱岛，又一想岛内既然布置的非常坚固，就凭我只身一人，大概进岛也很不易，想到这里抬头观看，天可不早了，堪堪就是掌灯时候，找个店住下，吃点儿什么。怎奈这个地方是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甸，天已然黑了，脚底下用力往前紧走，看前面黑暗暗雾沉沉，好似村庄镇甸。看罢往前紧走，到了切近一看，果然不错，正是小小的一座村庄，看那个样儿，方圆大概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东西的街道，由东街口往西走，一直走到西街口，也没找着一个店，孩儿看着着急，自已又没出过门，天到这个时候找不着店，你说这可怎么好，他这才来回绕着街前街后绕了好几个湾儿。万般无奈，只好找个地方投宿吧，看了看路北有个大门，别看是小乡村，这所房子还是真讲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紧闭。走上台阶，吧吧的打门，工夫不大。

轰的一声大门开放，由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看年岁也就在五十左右。穿戴打扮好像家人的样子，遂问道："这位少爷，黑夜之间你叫门找谁？"风岐急忙抱拳拱手："在下北京城的人氏姓凤，单字名岐，来到四川成都地面，拜望我的至友，不料想走到这里天晚未能赶上店，有意在贵府打搅投宿一宵，不知肯否。"家人闻听说道："少爷你老在此候一候，我给你老到里面回一声。"少爷说道："管家你就多多美言吧。"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痰嗽声音洪亮，孩儿留神观看，由里面走出一个老和尚来，中等身材，少爷看着心中纳闷，怎么会住家户里住着一位年迈的僧人，真正叫我莫明其妙。孩儿正在出神之际，就见老和尚微然一笑，用手点指，向着家人问道："就是这位少爷要在咱们这里投宿吗？"凤岐赶紧抱拳拱手，叫了一声："高僧，小可北京城的人氏姓风名岐，来至在贵宝地望看至友，天到下晚未能赶上镇甸，万般无奈，有意在贵府打搅。"老和尚闻听念了一声佛号，说道："那倒无妨，少爷里面请吧。"把少爷让进去。告诉家人关门，这才慢慢的往里走。来至在厅房伸手打起帘子让进去，分宾主入座，告诉家人献茶，老和尚遂问道："这位少爷由北京城来到四川有什么公干吗，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二目有神，对于武学大概很有研究。"少爷闻听一怔，拿眼先看老和尚然后说道："跟老人家回，也没有多大的功夫，蒙我老师的栽培，练艺十五年。"老和尚闻听然后说道："未领教令老师是那位。"少爷闻听站起身来抱拳说道："论说起来子不言父过，徒不道师名，老人家您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敝老师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姓董单字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和尚闻听一欠身，合掌念了一声佛号："原来董老剑客的弟子少剑客失敬

了。”凤岐赶紧问：“我的老师你老既然知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上下怎么称呼，俗家贵姓。”老和尚合掌当胸，叫了一声：“少剑客，问我俗家姓窦，单字名瑞，别号天海佛，皈依空门的法号霞公长老的便是，敝处天海庄。”凤岐闻听连连夸赞：“原来是世外的高人，常听我老师说，天海庄不止你老一位，还有几位出名的英雄，何不请出来见见。”窦爷一摆手叫了一声：“少剑客，你打听我那几位盟弟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他们已然身投蓬莱里面卧底，有朝一日国家兵到，攻打剑山和我那几位兄弟里应外合，辅助攻打蓬莱岛。”风岐闻听老人家这些话，二眸子一转，暗着说道，这可是一个巧机会，风岐想到这里，随着一抱拳叫了一声：“老方丈，我这个心意你老是不知道，在北京练艺十五年之后，广德楼听戏巧救圣驾，皇上喜悦，恩赐侠义金牌一面，御赐绰号御侠猫，加封为御马快，跨马游街，巧遇四方侠于成携带弟子于斗，我跟他师徒路途相遇，蒙西方侠以言语告诫，叫我沿站追赶奉旨钦差年大人，如果要是追上，从中有个随行委员童海川，跟老侠客交称莫逆，竭力在老大人面前保举，只要把剑山的事办理完毕，回到北京城大大小小有个官作，故此我们爷儿三个，由北京城动身，沿站追赶。”直说到铁佛寺遇谭天前后的话，细说了一遍，今天晚找不着村庄镇甸，才来到你老的府上打搅，天海佛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少剑客，既然有此决心，够奔四川地面，你这个心思还是打算到公馆，找年大人当差，还是另有别的用意。”风岐心说我若投公馆去，最高不过就是赏给我一个随行委员，比如说我要借着老人家霞公长老这条道路，叫他指给我一条明路，够奔剑山蓬莱岛，在里面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怕把性命丧在蓬莱也是死得

其所，落一个天下扬名，也不枉我是剑客的门徒。凤岐想到这里，站起身来抱拳说道："老人家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我可无意够奔公馆，我打算凭我手中双头五节笔管枪，双筒子袖箭只身够奔蓬莱，倘若得手我要取英王项上的人头，然后我再去见年钦差，岂不显着我脸上有光吗？"黄爷闻听点头说道："少剑客你这边来，既然你有这个志向，屋中也没有外人，我给你修一封书信，到蓬莱面见三公，我那三个拜弟，他等见着我的书信，对于你必有适宜的安置，倘若是把你荐到英王驾下，无论如何，你也得暂时忍受，单等机会到了，你随同三公倒反蓬莱，大功成就，岂不赫赫扬名。"少爷闻听连连点头，遂说道："老人家，单等大功成就，不但我脸上好看，谈起来还是老人家你老主见。"说到这里，天可就不早了，本来爷儿两个还要接谈，少爷说道："老人家有话我们回头再说，既然不是外人我可也不客气，天已不早，我并未在外面打尖，现在我腹中有些个饥饿。你给预备点儿吃的才好。"这句话说的天海佛老人家也乐了，只顾跟你接谈，可就忘了给你预备饭了，老人家说到这里，点手叫家人看看后面厨房有什么吃的，预备点儿，在外给他预备点儿酒。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饭菜摆好，少爷也不客气，自己吃喝。老人家叫家人取来文房四宝，铺在桌案上面，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了信，自己念了念，然后又写得信皮、封固已毕，看了看孩儿把饭用完，家人把残席撤下去，沏得了茶水，接着爷儿两个闲谈。先跟他谈山里头规则，三公的长像以及性情，入岛之后，应当先由那里入手办理，慢慢跟凤岐这么一说，这个凤岐也是福至心灵，所有老人家跟他所说的话，全都是关系切要，样样都记在心中，直说到天交三更已过，老人家一

欠身叫了一声："少爷，你也该休息，有什么话明日早谈。"风岐点头收拾卧具，老爷俩各自盘膝打坐，安歇养神，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家人进来打洗脸水，老爷俩梳洗已毕用过茶点，天海佛把书信拿出来，交给孩儿，当面嘱咐："这封书信带在身上秘密的地方，到了岛内见着三公，无论是那一位都可以投递，如果见不着三公，别人无论是谁，千万不可泄漏此信。倘若是事机不密，被岛内发觉，你进不了剑山倒是小事，恐怕还要连累了三公。"孩儿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只管望安，据我想到了剑山，见着三公，献上书信，三公肯其招待万无一失。"说着话把书信接过带在腰间。孩儿起身告辞，老人家又吩咐家人把孩儿送至在白龙江沿，给他雇好了船只，让他前去。

风岐出离了天海庄，一直来到白龙江的江沿，点手叫过船只，问明了上蓬莱岛的船价，水手说明，这才搭跳少爷上船，家人一摆手，水手启锚撤跳船往前行，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剑山蓬莱岛的岛口。别看是小船，上面六名水手，又赶上是顺风还是下水，船行似箭，约有一个多时辰，来在剑山切近。少爷站在船头留神观看，但见青山叠翠，怪石横生，又往前走了不远，听见里面有鸣锣响亮，工夫不大，由里面走出来数只麻洋战船，后面为首之人，站在船头用手点指道："对面小船别往前走了，你没看见岛口挂着通告牌吗，无论客货船只不许由此处通过，明知故违，要是把你们的船只给你们毁了，你们又该说王爷山规不严，里面的兵卒任意毁坏民船，就像对不过你们似的。"风岐闻听这些话，叫水手先把锚下上，然后自己站在船头，抱拳说道诸位多辛苦了，麻洋船上面的头目，一看少爷道辛苦知道是自己人，就打着不是自

己人，必然也跟岛里的人有个来往，要不然他也不能道辛苦。将然想到这里，就听少爷说道："不才我姓白单字名凤，外号小莲花，我是奉天海庄霞公长老天海佛窦瑞老人家所差，到此求见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三公，携带书信面交。"这个地方他可没敢说出真名实姓来，故此更名白凤，外号小莲花，不过是朦哄岛内的众人，那个头目一听是由打天海庄打发来的，携带书信要见三公，遂说道这位壮士："既然携带书信前来，何不呈上来交给我，我给你转呈左膀寨的三公如何。"少爷闻听连连摆手，遂说道："这是天海佛窦瑞写的一封荐信，按说倒不算什么，可是他老人家有话叫我面交，诸位可别过意，还是烦劳通禀一声。"那头目闻听点了点头，遂告诉左右麻洋船上的兵丁，在此看守，自己驳转船头往里走，揽起青龙闸够奔岛内，到左膀寨报告三公。老头子尹海亮得着这个信，不由得心中思索，暗想道，由天海庄来当然是老哥哥窦瑞所派，怎么会这个白凤我就会不认得呢，又一想既然是老哥你打发来的还带有书信，一定其中有秘密之事，想到这里老哥儿三个一同站起身形，跟随报事的头目，出离了左膀寨走至在船坞预备一只大船。舟往前行越过了青龙闸。来至在岛口外，就见头目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三位老人家你老看，对面小船上站的那人，姓白名叫白凤外号小莲花。"离小船切近，吩咐一声下锚锚下稳了，凤岐留神观看，就见对面船上站着三位老头，凤歧一看不问可知，那一定就是三公。就见当中站着的那位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穿米色绸子大褂，腰里系着一根绒绳，须若银鬃，白剪子股小辫儿，别看这么大年纪，一根头发未谢，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二目炯炯神光足满，通关鼻梁高颧骨，三山得配通红嘴唇大耳

朝怀。在他老人家上垂首站着这一位，比这位身量略矮点儿，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观看微然有点儿扎脑门儿，白剪子股小辫见，青虚虚的脸膛，两道苍白眉虎目圆翻，通天鼻子四字阔口，颌下一部苍白髯，大耳垂肩，在老头子下垂首站着一位，身材约有五尺，略矮一点儿，身穿白绵绸子裤褂，外罩灰绸子大褂，脚底下大掖根搬尖洒鞋，打着花布裹腿，往脸上观看，微沾点儿贲搂头，两道黄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塌山根翻鼻孔，颌下黄焦焦的一部黄髯，通红的嘴唇，两个耳朵往前兜兜着。凤岐看罢不知道那一位是尹大爷，路二爷，金三爷，将然发怔之际，就见正当中的老头儿说道："对面小船上你可是由天海庄前来下书，名叫白凤外号小莲花吗？"凤岐闻听恭恭敬敬，抱拳答言称是，老头儿等一看，堂堂仪表带着英雄的气概，并且面刺金莲，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正然看着出神之际，就见凤岐用手一指，说道："但不知那位是尹爷，那位是路爷，那位是金爷？"当中老者说道："少爷你要问我姓尹，又名海亮，别号人称白玉公。"又往上垂首一指道："这是我的二弟路海明，人称青虚公。"又往下垂首一指："这是我的老兄弟金海寿，外号人称红鼎公。"凤岐看了看不错，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三公威风凛凛，老人家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白凤，既然打天海庄来有我的兄长天海佛的书信，呈述上来我要亲自观看。"凤岐闻听吩咐一声叫水手提锚船往前凑，相离切近，身一晃蹿上了大船，先行礼然后由腰间把书信取出来，亲自递与白玉公，尹爷接过书信，站在船头拆书观看，默默看了多时，复又把书信交给路二爷金三爷，各自看明，然后尹爷把书信带在身旁。三公这才明白，少爷他姓凤名岐外号

金莲花，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徒弟，有意投进蓬莱，前来卧底，老人家窦瑞来信不过嘱托叫我们弟兄关照他一切，老人家看罢，哈哈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白凤，投到天海佛那里，讨求一封书信，有意投入蓬莱，但不知你有何本领，此事我也不能作主，倒不如把你带到里面，面见军师大帅禀知王驾，天王殿试艺，倒要看看你的武学如何。"大爷尹海亮说的这些话，不知道的主儿就以为是真情实话，不过朦哄众人，真要是不把话说明，走漏了风声，有人报告军师大帅，说左膀寨的三公隐藏私人，事虽不算要紧，从此叫他们有了疑忌之心，恐怕因小失大，尹爷把话说完了，遂告诉白凤把对面的小船打发回去，该着他多少船价给他让他走，如果你没带着零钱，可以由我这边暂付。凤岐闻听赶紧一伸手由腰间摸出一块银子来。向着小船上水手说道："这里给你一块银子，除了船价其余算给你们酒钱。"船上水手接过银子来，乐嘻嘻拨转船头往回走不表。单说老人家尹海亮吩咐一声，船只进岛，大船掉头越过青龙闸，来到船坞，弃舟登岸，头里有人带路，一直够奔左膀寨。来至在里面，凤岐重新见礼，然后落坐献茶，尹大爷看了看屋中，并无别人，就是有两名随人皆都是心腹。尹爷低言悄语，又问道："你的心思入蓬莱打着什么目的。"凤岐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入岛打算大大小小做一份事，倘若遇上机会，倒反蓬莱要名传天下，三位老人家闻听，各自点头微然一笑，说道："实不愧为剑客门徒。"说到这里够时候用饭，当天不说，次一日天明，英王驾坐天王殿，三位老人家把衣帽收拾俐落，携带有凤岐够奔天王殿，走在路上嘱咐有人问千万你可别忘了，别提说你叫凤岐，仍然还叫白凤，外号小莲花。凤岐点头跟随三公往前徒走，堪堪离

天王殿不远，老人家告诉凤岐小心了，遂上台阶往里走。

凤岐留神一看，倒是殿势巍峨，要是搁在北京城说，这就是朝房金銮殿，蓬莱里面可没有那么大势派，不过也照着那个规模建筑。三公把金莲花领至在候驾室里面落坐，对于别人，也不便指引，稍微的候了一会儿，猛然间听见里面，云板轻敲，英王升座，众人够奔里面见驾，凤岐可没敢动，他得等三公给他回奏，然后才能召见呢。众人来至在里面，正当中有宝座，宝座头里有闹龙案，英王驾坐闹龙案后，宝座的上面，在头里雁翅有四张桌，上垂首两张桌，挂着南绣平金围桌，下垂首也照样两张桌，东西两面一面三个茶几，茶几后面放着兀凳。众人走上前去，参拜王驾，英王一摆手，右膀寨三横，左膀寨三公，各自入座，二十名站殿将军，站在英王身后，两旁边排列四十八名旗牌，四十名武士王官，整齐严肃，威风凛凛，英王在坐上左右观看，看了看英雄入座手拈银髯，叫了一声："诸列位，孤遣派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仙长，只身下山，够奔脏官年羹尧的公馆前去行刺，又派大帅谭天携带二十万两的银票，够奔北京城运动老豫王，怎么二位一去，皆无回音，真叫孤家放心不下，列位在外面可曾得着什么信，可以当面陈说。"将然说到这里，就见左膀寨的三公，大爷尹海亮站起身形来在闹龙案的切近，行礼口称王驾："不才尹海亮，有事面见爷驾，只皆因天海庄我的兄长窦瑞，修书一封，将他的弟子小莲花白凤荐到蓬莱岛，恳求王驾量才录用。"英王闻听连连点头道："既然如此，这人现在那里，何妨带上天王府，我要亲自观看。"尹海亮答应一声是，撤身出来，够奔候驾室带着凤岐够奔天王殿，来到阶前等候先回进去，里面传。凤岐进到殿内，跪倒叩头，口称："王驾在上，

白凤给爷驾磕头。”英王坐在宝座上面，叫了一声：“白凤，抬头孤家观看。”金莲花答应一声是，向上一抬头，英王手扶桌案往下观看，就见孩儿长的眉长目阔，鼻直口方，二龙斗宝刺着一朵金莲，黑油油发际大耳朝怀，天生福像，丰采令人可爱，英王看着出神暗自赞美，遂问道：“你就是白凤小莲花吗，何人传给你的武学。”白凤向上回道：“我在天海庄住居多年，蒙我的老师栽培，他老人家传艺十五年，我的老师姓窦名瑞，天海佛霞公长老。”王爷听着点了点头，双手托定银发哈哈大笑。“这么看起来白凤你的武学当然不错，既然是天海庄窦老庄主的亲传，身上必有绝艺，今天打算叫你把身上的武学就连拳脚军刃，全都当面演来。”白凤将然在犹豫之际，在旁边老人家尹海亮说道：“白凤爷驾如此恩待，你还不把生平所学当面演来，这就应了俗语，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如果你身上真有绝艺，王驾必然重用于你。”白凤闻听向上磕头，深深打躬，又向两旁请安，遂说道：“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旗牌人等，那一位的武学也比我高，像白凤练艺十数年，不过粗俗的武学，焉敢在天王殿显露，今天既有王爷的吩咐，我可不敢不遵。”说到这里用眼往两旁边观看，看了看闹龙案的头里，这四张桌儿，这个白凤的思想非常灵敏，他因为什么看这四张桌儿呢，他恐怕的是谭天在前面，万一他在预先来到岛内，今天我虽然说改名换姓，他也能认识于我，万一走漏风声，不但大事难成，就连性命也有些个难保。白凤他细观看，虽然是四张桌，坐的是三位，有一个白发银棕的老道，坐至在上乘首，这面坐着两位，单单的不见谭天。白风心中这分喜悦就别提了，今天这叫活该，谭天不在岛内，无人认得我，想到这里，二目出神，猛听老人家尹海亮用手

一指，说道："白凤，既然王爷如此分派，你还不把你身上的功夫，当面演来，等待何时。"白凤闻听赶紧二次作了一个罗圈揖，又向上请了一个安，说了一声："如此说来，我可要斗胆了。"把话说完，拉开了架式，就把老人家镇古侠十五年所传的绝艺，当面排演，就按着八卦的招数，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慢慢的演来。别人看着白凤功夫不理会，在旁边坐着的白发苍苍的燕普，二目瞪圆观看，在先前孩儿一出手，燕普还不以为然，总以为是小小年纪，就让他有功夫，可能练多少年，也不过是普通的技术，后来把八卦手伸出来，不由得老道手拈银髯，摆动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用手一指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副帅于双于子江，向着英王说道："这人的武术我虽然未能看完，他这一出手，我已然看了个大概，他这工夫名叫八卦手，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动静虚实，言其静，未露其机，言其动，未见其迹，动静是虚实神妙莫测之谓也，拳轻有云，精养云根气养神，养功养道见天真，丹田养就长命宝，万两黄金不传人。"燕普述说给英王听，旁边水军大帅龙九公，他本是山东五老，大爷于庭玉醉仙翁，五爷于富于松林，弟兄们在家中盘桓，手术最讲究的就是八卦手。龙九公看着入味，有意习学，皆因老人家说我性情不对，不宜学八卦手，像这几句话二位老人家时常讲究，不过彼时龙斗年青，未解其中的奥妙，今天闻听燕普说出这几句话来，以及拳轻上的经歌，跟当初老师所说的一点儿也不错，看起来不枉人家身为剑客，果然武学渊博，比我高的多。燕云风把话说完，众人留神观看，但只见白凤起先招数慢，后来越练越快，一招挨着一招，招数发出带着风声，轻如猫快似猴，一招一招的往下练，工夫不大，把招数练毕，双手往回一收，

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气不涌出，面不改色，满面带笑，向上行礼遂说道："现丑了。"英王看罢连连点头，回头问道："仙长白凤的武学怎样。"燕普点头伸大指赞不绝口，遂说道："这个孩儿年不满三十，竟有这样的绝艺，不愧是高人的亲传，王爷一听也是一时的高兴，遂说道："白凤既然你的拳脚不错，十八般军刃你是那样占先，只管说明叫他们取来，当面演练，孤家观看。"凤岐闻听向上磕头遂说道："爷驾不怪罪，我随身携带着军刃。"说着话由腰间取出包袱来，打开麻花蝴蝶扣，取出双头五节笔管枪收拾停妥，向上行了一个礼，又向左右作揖，说道："在下年青才学乍练，那一招那一式不对，望求诸列位指教。"把话说完，手中招数施展开了，接着翻天三十六手，施展开七十二式，一招挨一招的往下练，这种军刃讲究的是吞吐找放撤步抽身，乌龙搅海，怪蟒翻身，招数走开了，军刃把人裹至在当中，不亚如雨打梨花相彷，真是风吹不透雨打不漏，凤岐由跟老剑客练艺之后，所遇见的皆平常之辈，今天在天王殿试艺，当着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武士王官人等，又有英王在座，凤岐遂就把十五年所学的绝艺，一旦显露出来。工夫不大，把枪招练完，收势向上深深一躬，口称："爷驾，军师大帅站殿将军，诸位英雄，小可白凤枪招练毕，不到之处，还望指教。"把话说完，将军刃收拾好了，带在腰间，在旁边一站。英王看罢遂说道："诸位，看白凤的武学如何，应当加封何职？"两旁边谁肯多说话，英王双手撕着银髯，打量白凤小莲花，心中辗转踌躇不由得为难，暗想这个孩儿生就的福像，并且身背绝艺，实是人间的麟凤，真要是封他个小小的职分，未免有轻慢贤豪之憾，自己左右为难，一时之间还真想不着相当的位置，猛然间英王一怔，心中暗

说有了，这个事非得如此办理不能算圆满。

皆因他猛然间想起自己跟前有三个姑娘，大公主环娘，二公主兰娘，三公主霞娘，三个女儿年岁皆已不小，尚未许婚，白凤像貌堂堂，倒不如以长女许配于他，招为东床驸马，这才称得起郎才女貌，天生佳偶，他既然为我驸马，必然竭力辅佐，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自己越想越对，想到这里，眼看着众人说道："诸列位，孤家我有一个意见，请大家公议。"众人闻听齐说道："爷有何高明主意，请爷说出来，我等敬听。"英王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孤有女三人，我今有意把大公主的终身，托在白凤的身旁，众卿以为如何。"众人闻听大家赞美，说道："王爷果然是巨眼识人，胜似过旁人。"英王一听大家如此赞成，点手叫了一声白凤，凤岐赶紧跪在闹龙案前，王爷说道："孤念你武学过人，把你收入岛内，以我的爱女相许，招入东床，大概孤想你不能不应吧。"凤岐闻听心说不好，可了不的了，想当初在北京城，我的老师教给我练功夫之时，他老人家说过，我一出世身犯桃花，今天一看果然是话应前言，我老师真有未到先知之能。凤岐左右为难，思想了好半天，没有一定的主意，呆呆的发怔。英王看着不由得发了一种疑惑，遂问道："白凤，孤如此吩咐，难道说你还有什么为难吗，或是你已有妻室，无论有什么难处，你只管说。"凤岐闻听英王如此一问，万不得已随机应变答道："爷您要问我倒是未曾定亲，可有一样儿，当初跟我的老师练艺之时，他老人家再三的嘱咐，言语说的非常确切，外面闯荡江湖，身披武学，不应当身犯淫戒，就是明媒正娶，有人从中主媒，也应当把名誉创出来，然后再定婚不迟，今天王爷如此厚爱，叫小子尚主，小子不敢说出违抗不遵，可是我要答应了，岂不

违背了我的老师之命，故此我碍着为难。”英王听着心中喜悦，还不用说是父母，就连他的老师的言语，他都如此遵守，这么看起来，日后成名何难。想到这里心中高兴，遂说道：“白凤，既然你未定妻室，就是你的老师这两句话不要紧，不怕日后他知道了，全有孤一面承当，不怕你的老师他不容，孤将你老师窦瑞叫来，当面提说，他也不能驳了。”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左膀寨的三公大爷尹海亮答言，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白凤：“这门亲事你乃求之不得，王爷如此厚爱，你何不点头答应。”老人家为什么这么说，他心里也有一番思想，比如说要是谭天回山，见着凤岐那应该如何办，再说既然有我的老哥哥书信，把他荐到这里，叫我关照他，倘若从中出了意外，到那时我对得起谁，故此用言语相逼，叫凤岐点头应允。少爷听着老人家的分派，自己连连点头，向上行礼，口称：“王爷如此恩典，将公主下嫁于我，我倒不是不应，皆因我身无寸功，不敢领受爷的恩惠，既然我的师叔这么说，小子我只好应允。王爷对于我既然是恩施格外，小子也无以为报，只好爷有用我之时，我是万死不辞。”话说到这里，向上磕头，把宝殿上的英王只乐得双手撕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驸马请起，只要日后对于孤家大事，样样肯其竭力，孤家决不亏负于你，”说到这里一摆手，孩儿向上行礼，站在一旁，未等英王发言，在旁边走过来左膀寨的二爷路海明，向上行礼，口称王爷：“据臣想大公主已然年过花信，堪堪就是三旬，倒不如从速择吉完婚，完成这一桩大事，因为什么呢，王爷不久就要高扯义旗，提兵杀奔中原，战事一开不知何日方能平定，什么人他也不敢逆料，日逐征尘，朝夕碌碌，倘若延迟数载，岂不耽误了他们的终身大事，如果此时提前办

完毕，到那时白凤也好专心辅佐王驾。”这个地方路二爷想的又比尹大爷周到了，尹大爷那个心思，撺掇孩儿点头应允这门亲事，不过恐怕将来谭天回岛，认识于他，倒显着多有不便，如果跟王爷有亲，当然英王可以护庇他，路二爷可就不这么想了，他说的要把孩儿放在岛内，大大小小做份事那倒没有多大关系，真要说招为东床驸马，那可得另说。谭天必有一番追求，要不然他的胞妹无双女谭霞仙往那里交代，倘若一争竞，就许发生杀害，到那时孩儿的性命，就有些难保。你说老人家天海佛来一封书信，叫我们照看于他，不但没关照了他，由此发生了事故，因小失大，岂不反为不美，真要是亲事不应，那倒没说的，既然应下，谭天回来那可怎么办呢，倒不如以出兵在即，叫他们赶紧完婚，谭天回山生米已然做成熟饭，就是谭天有别的思想，公主就先不容，不但凤岐安如泰山，我们还可以多得一部分势力，想到这里，故此他才出头，撺掇英王，早早完婚。英王闻听心中暗想，我膝下无子，单等我的大事成就，我给他们择门嫁婿，我看看他们那一个福德绵长，我必将事托付，一代传一代也不枉我苦战半生。想到这里，不免发了一种感叹，又一想就凭白凤这一份福像，真要他一切全都对我真诚，将来的后事我就托在他的身上，越想越对。遂向路海明道：“卿所言甚当，你且起过了。”二爷路海明把身一撤，退入了自己的座位。英王眼看着左右，叫了一声军师大帅，方才路海明所奏甚当，赶紧叫司天选择吉期，预备驸马跟公主洞房花烛。说到这里分派一声召见司天监，工夫不大，司天监来到英王面前行礼，英王吩咐叫他选看黄道吉日，预备驸马跟公主行合卺大礼，司天监答应，取来历书，查着多时，说道：“跟爷回奏书已然查毕，

由今日说往后三个月之内，并无吉日良辰，要说日期最好可就是后天，大吉利，余者皆不祥。”座上的英王闻听，不由得一皱眉，看看左右说道，我本打算款款式式出聘公主，怎奈日期太急，恐怕所有的一切事，全都赶办不及。”就在这么个工夫，大爷尹海亮走至在近前，向上行礼，口尊王爷：“据我想婚娶虽然说是大事，不过平常人家，数月以前就得入手办理，要是放在岛内，此事很不要紧，王爷一方之主，只要吩咐一声，各事马上就能齐备。”王爷听到这里，遂说道：“来呀，左膀寨的三公，暂为办理公主驸马喜事的全权大臣，到了吉期一样不准迟误，倘有不到之处，皆以你三人是问。”把话说完，他老人家一摆手，退入寝宫，知会王妃办理公主出阁一切应用物件。不表里面，单说外面的三公把白凤小莲花，带出天王殿暂居左膀寨，老哥儿三个分任三事，收拾房舍，预备音乐执事，置办各种什物，这也不过就是一句话，蓬莱岛里面，五行八作样样俱全，不过得有人从中指挥调度，也就是吩咐一声连夜赶办，遂将一所空房，改名为驸马府，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拨人侍奉，把凤岐陪到驸马府，直忙了一天，次日接着收拾各事，以及彩舆执事鼓乐，无一不全，又派人到后宫传信，预备明天迎娶。三公看了看大小诸事全都办理清楚，心中觉着平复，来到驸马府，看了看整齐严肃，遂迈步往里走，来在厅房，一看凤岐坐在屋中，闷闷不乐，三位老爷子看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孩儿稍微欠了欠身，遂说道：“三位老人家请坐。”大爷尹海亮往前紧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少爷，明天就到了你的喜事良辰为什么你闷闷不乐。”少爷闻听东张西望左右看，大爷尹海亮说道：“少爷有话你只管说，所有你这个府内一切的用人，全都是由我的左膀寨派来的，全

都是心腹之人，决露不出马脚来，不用吞吞吐吐，有话只管说。”凤岐闻听叫了一声：“三位老人家，我跟我恩师练艺，我的老师已然说过，说我出世头一步身犯桃花运，故此他老人家才给我面刺金莲，不曾想初到蓬莱事业未作，首先招亲，虽然在岛内招为驸马，这个信息，要传到我师傅的耳内，我就是不遵师命，真要是正大光明的喜事，我怎么会不喜欢呢，这种事乃是逆来之事，我怎么能够喜欢。”大爷尹海亮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少爷：“你先不可这样思想，虽然说英王在剑山叛反，人家终算是金枝玉叶，他的姑娘当然是晓三从，知四德，知书识字，深明大义，到了那时候，你用言语相劝，倘若顺从于你，叫他再慢慢的劝他的爹爹，倘若把富昌劝得回心，可也算你奇功一件，比如说这个公主要是固执，那时节你自己撤身远离，岂不为妙。”凤岐听老头子这么一说，遂换过笑容来，心说对呀，凡事皆出于我年青，少谋短智，缺少经验。想到这里，孩儿换出一份笑容，跟三位老人家畅谈，三位老人家临去的时节嘱咐，凡事千万不可暴燥，少爷点头答应，当夜晚景无书。次日黎明，驸马府悬灯结彩，鼓乐笙箫喧天，所有岛内大小人员，全都身穿新服前来贺喜，闹闹轰轰，到了吉时彩舆到门，一直搭进了喜堂。少爷把衣服换齐，十字披红，双插金花，有赞礼生，站在旁边喝礼，夫妇在花堂里面，行交拜大礼，随后道喜的宾朋，入席畅饮喜酒。三公带着凤岐到后宫磕完了头，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直闹到天晚，所有本山一切贺喜之人晚筵后全散去。早有人把洞房里面收拾齐毕，丫环婆子把点心茶水全都备置停妥，他这个喜房坐北一拉溜明着三间，东西各挂着一个暗间，两边全是大红绸子的软帘高挂在金钩上面，迎着搁几案头里八仙桌，两

旁摆放椅子，山墙面迎面悬挂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搁几案上的陈设，皆是世间罕见之物，真是价值连城。桌案上放着一盏银烛，灯火着的突突乱晃，少爷看了看走上前去，伸手将搁扇一对，然后坐在椅子上，脸朝着外面前边放着一杯茶，呆呆的发怔。在西边暗间屋，有一张床，大红的床帐，铺垫全都是大红缎子平金南绣，对着面一边一架梳桩台，上面的陈设不过就是妇女所用的脂粉之类，这位大公主端然坐在床榻上面一语未发，由掌灯后坐到定更天。少爷向例的脾气，不愿意跟女人谈话，跟老师练艺十五年，终朝每日，老剑客把练武学的身遭女色的害处，不说不说一天也得说几回，孩儿将这种言语都听熟了，你想他今天见着女色焉敢亲近，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发怔。正在出神之际，大公主环娘看着少爷这般景况，不由得可乐，借着那一盏灯烛观看风枝，虽然他是个男子，面若敷粉唇似涂朱，身穿新衣，坐在那里好不爱人，真不愧名叫小莲花。老爹爹对于儿女身上这就算用尽苦心，给我选择如此的佳婿，他又是天海庄隐士的门徒，堂堂仪表，将来定非池中物，我的终身许配于他也算是天成佳偶，说一句丧气话就是我的老爹爹一朝势败，有此夫婿，我也不至于受了贫寒。又一想人到婚姻的喜期，乃是一辈子的大事，他就应当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莫非说三十来岁的人，还不知道人情世故吗，怎么我看他那个样儿，好像似忧愁的样子，或者他另有什么心事不成吗，想到这里，不由得纳闷，有心走上前去，问问因何愁眉不展，又一想今天乃洞房花烛头一宵，怎么好意思前去询问，倘若被人家听见，岂不笑话我。公主想到这里，又沉了好半天，看了看凤歧仍然是那般模样，暗自想道，我们已然都是这个年岁，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

是正大光明的夫妻，何必这样吞吞吐吐，自己思索了好半天，这才站起娇躯，来到明间凤岐的切近，止住脚步，站稳身形，面上颜色，微微透着一红，叫了一声："驸马，今天是你我的喜期，应当欢天喜地才对，为什么坐在这里愁眉不展，难道说有什么忧愁之事，不论有什么事，只管当面说出，为妻全能帮忙。"凤岐一听公主这片言说，微然一转身，看了公主一眼，但见他长的是眉弯似月，秋波如水，桃腮粉面艳丽之中并无半点轻狂，温柔端庄，体态自然风流，令人可爱可敬。凤岐看罢把身形一转，咳声叹气，此时凤岐的心中，正是思潮纷起，暗想可惜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生长得门户不对，比如说他要是成了名侠客剑客的姑娘。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就能当面主婚，成了百年姻缘，郎才女貌，夫倡妇随，可称得起天生佳偶。你说就凭英王的旨意成婚，虽然从中有左膀寨三公监证，可是这事怎能对得起谭天之妹。再说我老师来无踪去无影，不论何事，要打算瞒哄他老人家，那算自取死道，再要说人生世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弃前就后，嫌贫爱富。菩提寺金锁换玉莲，老师从中主婚，谭灵仙就是我终身的嫡妻，这一次我在剑山招为东床，谭天回山死倒是小事，我有何颜相见。风岐心乱如麻，愁闷异常，人家公主跟他说话，他并未答言，只是咳声叹气。这一来不要紧，把个大公主环娘心里直起疑念，不由说道："就凭我金枝玉叶，把终身许配你的身旁，你住居剑山里面，贵为驸马，虽然我父王大事未成，你与我成为夫妻，也准保一生衣锦身荣，倘若我父王有九五之份，杀入了北京城面南背北，到那时你也不失封王之位，据我想为男子者，到了你这步田地，也终得说是福分不浅，身为驸马，又有美妻相陪，天下的男子跟你相比的能有几人。你

这个意思我也明白，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你以为我父王虽然号称英王，也终算占山落草，谈到我虽然是贵为公主，也得说是山贼之女，与你成亲不配似的，这个话我实对你说，我的婚姻不过由我父王所定，我也没看透你是那一路的英雄，头一节身无寸功，再者说你不过是无名之人，虽然说有左膀寨的三公，提说你是天海庄天海佛霞公长老的门人，可也不算多大的荣耀，终身乃是定于父母，今天我跟你洞房花烛，我守妇道打算跟你夫倡妇随，又谁知你一语不发，跟我作出这般模样，无论有多大的事，你只管当面说出，我转告我的父王，叫他老人家伸手维持，就是你不愿意跟我同居，你也请在当面，我也有个安置。”还未等公主把话说完，少爷不由得心头火起，越想心中越烦，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凤岐呀凤岐，由生人以来可称得起富生富长，自己一心情愿入江湖侠义道，巧遇我的恩师传艺十五年，漂流江湖济困扶危，也不枉人生天地之间。一时慕高名，只身一人投入蓬莱，打算在岛内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名扬四海，在天王殿试艺，我不过朦哄他等，暂派我一个位置而已，又谁知英王他把长女许配于我，我的老师已然于我安妥亲事，事到如今，我正然怕他老人家知道不容，他又用这些言语来欺我，要是这么看起来，婚姻还未算已定，尚在恍忽之间，就是我的老师不怪，我们二人也不能日久天长，他自以为是金枝玉叶，说话以声势欺人，想到这里，风岐站起身来不由得一阵冷笑，用手一指，叫声：“环娘啊，你先别以身分欺人，蔑视天不英雄，漫说我不是天海庄窦爷的弟子，那么我也算后起少年的英雄，本应当我的心腹之事，不能对你明言，恐怕耽误了我的大事，今天你用言语相挤，我不能不说，你打量我是何如人也，你知

道我姓字名谁。”公主闻听把身一晃，倒退了半步，杏眼圆翻，不由得就是一怔。他这两句话招怒了大公主，皆因人家姑娘知书识字，一听他未露真名实姓，心中不由得发现了一种难过，暗想就凭我这个身分，下嫁于人连个准姓都没问清，这个话要是传出去，岂不留下了笑话，再说他既没说真名实姓，还不知道他是何人。公主想到这里，遂转过身来，跟凤岐脸对脸，用手点指，说道：“你是何等人，前来朦哄王爷，你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果不说我呐喊一声，叫人禀知我的父王，你也难免杀身之罪。”少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环娘，我今天就算被你所挤，不得不跟你说真情实话，若问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我是国家的旗民，姓凤名岐外号人称金莲花，至于我本身的历史，我也不便对你细说，你可别看我无名，要提起我的恩师到处皆闻，身为剑客，家住在陕西风翔府姓董名乾字花一，人称镇古侠。”环娘一听是侠客门徒，就知其中有事，观形察色，心中已明白一半，遂即问道：“你既系侠客门徒，为何来至蓬莱岛，你要实说，尚有隐瞒，我一声吩咐，你性命难保。”凤岐一听心中后悔，我一时因他看不起窦瑞小视于我，遂说出我是侠客的门徒，老侠客与剑山为对，曾与万俟羽修交手，此事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我一时大意将话说错，真是后悔不及。环娘看他，低头寻思，尤觉可疑，遂又逼问道：“你的隐事休得瞒我，别看你把我父王及军师大帅等众人瞒过，可是瞒不了我，你乘早说了实话，或有万一之恕，你若打算欺我，你那算打错了主意。”凤岐一看公主凤眼圆翻，怒气勃勃，知不可隐，心说看此情形，已身入险地，欲求幸免，焉得能够，倒不如将话说完将她一杀，然后倒反蓬莱，纵然一死，可也算

做了一场惊天动地之事，亦足扬名天下了。想罢遂说道："公主实不相欺，我是奉了我师之命，前来卧底，一朝得势，必割英王之首，倒反蓬莱岛，为国除患，不想事出意外，英王竟招我为婿，将公主许配于我，使我踌躇，这是我心腹实言。"公主一听面色更变，扭头往内屋便走，凤岐一看不好，倘他把风声传出，焉有我命在，随即紧紧跟随，进入里面用手去拉公主，公主一回头见是凤岐，即要喊嚷，凤岐一看墙上挂着一口宝剑，随手制出说道："你若一喊，我即将你杀死。"那知公主一见凤岐如此，心中倒有了主意，公主心说，他既把行踪说破，我若不告知父王，是为不孝，我若告知白凤必死，但是我既跟他名正言顺，结为夫妻，全山皆知，将他杀死，我也得以身相殉，何能腆颜再嫁别人，与其自死不如激怒他使他将我杀死，我既被杀他又焉能逃罪，我父势必将他捉住，与我抵偿，无形之中除一大害，我也死得其所。想罢遂故意大喊来人，凤岐此时左手拉住公主右臂，右手挥剑剁去，公主反将向凤岐怀中撞来，凤岐也是一时情急，遂手起剑落，将公主杀死，头尸两分，死后倒于地下。凤岐他一看公主已死，要想逃走，是决然不能的了，一想我何不把他的人头一提，到天王殿自首，杀剐存留，听其自然，倒不失为光明磊落，英雄气概，主意相好，遂将人头拾起，方要扭身往外走，就见由外面掩入三个人来，凤岐吓了一跳，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左膀寨主老三公，他们三位是从那里来呢。书中代言，自从凤岐被招亲，英王委三公经理婚事，他们老三位是时刻提心吊胆，恐怕凤岐年青，不能随机应变，以图大事。所幸这院中所有差委服事的人，都是三公所派自己亲信之人，凤歧入洞房后，三公商量咱何不暗自探视探视凤歧的举动，倘有意

外亦好救济，三公于是暗入新房，伏于窗外窥视动静。见凤歧说出实话，三公大惧，及见凤歧追入里屋，三公也随后而进，及三公到了屋内，凤歧已将环娘的首级提出，凤歧一见三公，赶紧把宝剑往旁边一放，低言悄语叫了一声："老人家，天到这般时候，老三位尚且未能安歇，来到这里难道说有什么事吗？"三公遂说道："你别慌，方才你的举动我都看见了，我先问你后事如何办理。"凤岐闻听说道："我的意思打算捧着他的人头，到天王殿面见英王，把我的真情实话向他详细说明，不怕他将我结果性命，我也含笑在九泉。"未等凤岐把话说完，大爷尹海亮站起身用手一指，说道："错了，我就怕你有这一举，你的心思打算捧头够奔天王殿，面见英王，豁出你的性命一死，这么办那可算错了，我说这个话你可千万别过意，你死如同草芥，毫不足惜，从中有三件大事，皆被你一人所误，头一样儿你的老师教给你十五年的武学，并非容易，你今一死岂不可惜。再者说身为六尺高的男儿汉，冒险轻生入得蓬莱，在岛内大大小小作一件事，也好扬名天下，像你这样为你妻而死，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再者说你一死倒是小事，岂不连累了我三人，可见得左膀寨私通外人，我们弟兄三条性命，也不值什么，可有一节，破绽被人知晓，当然要取消左膀寨，将来有人打岛之时，里面缺少卧底之人，岂不误了大事。"老头子这些话说的凤岐呆呆的发怔，遂抱拳叫道："三位老人家，我年青智短，您说怎么才能办圆满，望求三位老人家多多的指教。"尹爷闻听叫了一声："少爷，既然你愿意捧头上天王殿，我给你来个将错就错，到了天王殿，你就是放声痛哭，他要问你因为什么这么伤感，你就提在洞房花烛之夜，公主问我的心事，将来王爷出兵之时，你应当如

何对待，你就说你说的，老王爷待我天高地厚之恩，如果王爷出兵，我必以身相报天王。说到这里公主恼了，说我以为你是条英雄，我爹爹将我终身大事许配于你，你可别看我爹爹在剑山插旗招募天下的英雄，谋夺天下，我可不是说句丧气话，战则必遭灭亡，你想我爹爹大势已去，你焉能够得其生命，倒不如你我私自携带金银细软，逃出蓬莱岛，找个幽僻的所在，置卖田园落一个一生快乐，倒是上策。我听公主的言语，不由得心中有气，我才跟他说不可，王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那么一来，岂不叫全岛的英雄笑骂于我，看起来你不知敬父焉能敬夫，真正岂有此理，他听我说完了这话，恶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够奔暗间，也是我一时失情，他竟投剑自刎。他的志意虽然与我不合，花堂交拜我二人也算是夫妻，他自刎一死我看着心如刀绞，他死我焉能独生，这才面见王爷请死，在天王殿情愿随我妻于地下。你就这样去说，英王他由见面之时，他就爱喜你，他听了你这一片话，不但不怪罪，必然还要格外加爱，倘若是天王殿的诸入，互相猜忌，我弟兄三人自能替你维持，此话要你谨记，如果办的圆满，不但能保你的性命，就是我们也高枕无忧了，万一被他等识透，那可说不上不算，我等弟兄帮你一同亮军刃，杀出天王殿，就是死在剑山里面，也落一个轰轰烈烈，事不宜迟，赶紧就办。”风岐闻听老人家这片话，连连点头，他遂大喊一声道：“你等休惊我奔天王殿报告去也，”说罢一直来到天王殿，此时众人均已惊起。风岐来到天王殿，一击云板，早有殿前的武士王官，来至在闹龙案前，跪倒身形向上磕头口称王爷在上，驸马白凤击动云板，现在外面候爷的钧旨英王闻听点了点头，随着说道：“叫他进来。”王官答应一声到殿外

传话，把凤岐带到了里面，跪倒身形口称爷驾在上："白凤给你老人家磕头。"英王一看混身血迹，不由得一怔，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白凤："今天乃是你等洞房花烛，人间的乐事，因何这等形状。"凤岐遂就把老头子尹爷所教给的那套话，一句不剩向上细说了一遍。英王听罢暗想道，你说这个事应当如何解决，你说要把白凤结果性命，给大公主报仇，这个话要是传出去，未免显着我太袒护女儿。再说要按白凤所说的那些话，他还是赤胆忠心，辅保于我，我要以他抵罪，天下贤豪得着这个信，当然要裹足不前。你说我要不治罪于他，我的爱女已死，自己想到这里，双手扶住闹龙案，怔够多时。猛然间双手托定银髯，仰天长叹，遂叫了一声："白凤，这里看起来丫头无福，真他要是有福，小夫妇和和气气，夫倡妇随，单等孤家取了天下，贵为国戚何等的荣耀。"他又想就是将白凤结果性命，也算无益，何况他有这一身的好功夫，辅佐于我真不亚如玉柱金梁，我要是不降他的罪，反倒以恩相遇，他当然肝脑涂地报效于我。自己想到这里，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白凤，虽然说大公主因为你们夫妇口角，以致丧生，孤念你忠心耿耿，前罪免究，只要你对于孤事样样出力，单等成功之后，我必有格外的恩典。"白凤听到这里，只可向上磕头，暗想道左膀寨的三公，不枉年高有智，英王他这一声吩咐不大要紧，在两旁边的军师大帅，身后站殿将军，大众人等没有一个不怔神的，暗想道这个事情真正出人意料之外，大公主当场废命，父女天性当然伤感，怎么会王爷豪无怒色，并不加罪白凤，真正令人难测。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军帅燕普一摆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道："白凤入得岛来，王爷恩施格外，以大公主相许，招为东床驸马，这乃是莫大的恩典，

他不将恩报，反倒杀死大公主，以言语欺骗，爷驾就应当治白凤以相当的罪名。”他这话说出来别位听着倒不理会，唯有左膀寨的三公一听，不由得虎目圆翻双手撕髯，掉脸看了看军师燕普，不由心中暗恨。就听英王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军师请坐，也用不着大家替我分神，把白凤结果性命，给大公主报仇，这个话这么说，所有一切的事应当从两面去看，不能以片面之理，任意大施雄威，压制英雄，像白凤武学高强，天王殿下试艺，孤亲眼目睹，而并且还是忠心耿耿，倘若孤家兴兵之时，但愿我岛内众雄位位都像白凤，到那时何愁大清的江山不为孤家所有，我不能因为一个不义的女儿，陷害国家的大员，孤自有相当的主意，倘若我说的这个意思不对，再请大家公议不迟。”众人闻听只可默默不语，英王看了看众人，全都一语未发，遂手扶闹龙案，往下面观看，叫了一声：“白凤，大公主自刎而亡，皆因他是祸由自取，与你无干，既然你有这样情意，以尽夫妻之分，暂以公主之礼择地殡葬，你千万心中不要难过，她虽已死，那就算是她无福，孤有次女名叫兰娘，姿容不减大公主，知书识字，敢说是知三从晓四德，配在你的身边，跟你百年偕老，暂时不能毕姻，单等把诸事办理完毕，选择良辰，再与你们夫妇行合卺之礼。”英王把话说完，探身看了看白凤，不由得心中喜悦，哈哈一阵大笑，这工夫左膀寨的三公，看着这般光景，心中欢喜，唯独风岐真正是出于年青，有此良机何不趁坡而下，倘若被别人看出了破绽，又生枝节，高声说道：“白凤你还不谢爷驾的天恩，等待何时。”白凤糊里糊涂也不知说些什么，一听三公如此说法，只得向上磕头，说道：“谢爷的恩典。”英王点了点头，摆手叫他起过一旁，又吩咐左膀寨的三公，叫他们帮助

白凤办理大公主的丧事，单等事毕，报我知晓。话说完了，摆手退下了天王殿，此时已然是天光大亮，孩儿跟随着三公，一直来到驸马府，先把大公主的人头，叫人给他缝在一处，预备棺木，找高阜之处葬理，丧事算是完毕。三公嘱咐凤岐千万不可性燥，叫人看出马脚，那可是前功尽弃

不表凤岐与三公在此计议，单表英王富昌，他心里头这分思想，别人如何能够明白，他打算恩待白凤，为是结成一个心腹，将来得了大清国的江山，自己年纪不小了，膝下无子，白凤头一样儿品貌大好，武学还不错，最后的心思他还想着传位于他，故尔大公主死了，并不计较，并且还要把二公主继配于他，像这种心思别人那里看的到。天王殿散后，英王退到后面寝宫，打发人告诉二公主，把自己应用的物件收拾收拾，单等选择良辰，给他出聘，这不过个慌信，叫二公主预备预备。英王这是好意，大公主已死二公主终久也得许人，若就此续嫁岂不一举两得。焉想到二公主得着这个信，知道自己的姐姐大公主与白凤夫妻二人口角，一时情急，拔剑自刎而亡。她自从得着这个信，眼泪汪汪痛不欲生，别人还不说，唯独大姐自幼随父母由北京城逃亡在外，一路受尽了风霜之苦，好容易来到蓬莱岛，算是有了安身的住所，不幸生身之母去世，爹爹继续王妃，也得算是孤苦零仃，心里头所想的，就是将来无论落到那一步田地，总算是终身有主。又谁知姐姐将然出阁，洞房花烛头一天，夫妻口角，竟致自刎而亡，怎么能够叫人不伤心呢。二公主思前想后，正在心中难过，英王派人前来送信，叫自己收拾一切，等将来诸事办完，选择良辰，将自己的终身许配白凤驸马。二公主得了这个信，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神思不定，胸口突突乱跳，暗

想道不好，凭我姐姐那样聪明，知书识字，学问阅读比我强的多，竟至于拔剑自刎，这个地方我可就不放心，也许是自刎，可也许是驸马动怒举剑杀死，故意上天王殿朦混我的爹爹，也未可知，我的爹爹就应当有父女之情，将驸马结果性命，叫他们二人冤怨相报，方是正理，到如今大仇不报，反倒以我相许，就是我过门之后，也未必能活。头一节驸马的秉性我也不得而知，再者说我的姐姐已死，我要再跟他成为夫妇，叫别人看着我连一点儿同胞的义气皆无，我要是不去，我爹爹既然吩咐下来，违抗父命，也未免不孝。二公主由得着这个信，悲中加悲，愁上添愁，不禁思想生身的母亲，以及死去的姐姐，生死异路，并无相见之期，痛定思痛，心碎肠断，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心窄，猛然间心中辗转，倒不如自己一死，瞑目地下，倒省了多少烦恼忧愁，越想这个法子越对。自己一声没言语，走到自己的香闺，令手下的丫鬟把屋中收拾俐落，自己梳洗已毕，暗含着由仆妇活计簸罗里面取了一把明亮亮的裁衣铜剪，全都预备好了，双手捧着剪子，照定胸前往里一扎，就听噗哧一声，红光迸现，剪子刺入胸膛，往前一栽当时毙命。仆妇等猛然间听见二公主屋中发现了这阵声音。丫鬟等赶紧来到屋门掀起软帘往里一看，把丫鬟吓的大叫一声，看见二公主倒卧尘埃，鲜血满地。丫鬟的胆量无论多大，总算是个女流，吓得他高声喝喊，可了不的了，你们快来看看二公主，也不怎么浑身上下是血倒卧尘埃。他这一喝喊，早惊来几名仆妇丫头，大家来到屋中一看，原来手中擎着剪子刺入了胸膛，当时气绝而亡。这可就算是乱了，大家男女上下仆人，赶紧报告天王，英王得了这个信，龙眉倒竖，赶紧吩咐一声，天王殿击动云板，招集军师大帅，以

及所有的人等，在天王殿开会，大家计议计议，二公主因为什么自杀。工夫不大，所有蓬莱在职人等，无分大小，全都赶奔天王殿，英王也未及更衣，就是身穿便服来到天王殿爬伏在闹龙案上，左右观看，看了看两旁边的众人已然齐集，眼望着军师大帅叫了一声诸位："今天将诸位招集在天王殿，也没有别的大事，就皆因大公主在驸马府丧命，我才把二公主许在白凤的身旁，这个孩子打得着个这信，一语未发，修饰齐备，手擎裁衣的剪子自戕而亡，诸位替孤想想，这个孩子他是什么心思，还是有什么不利之处，怎么好端端的两个姑娘，双双亡命，真正是令人可惨。"英王说到这里，声音凄惨容颜悲切，看那个样子有无限的伤感，把话说完了，老泪在目中乱转，几乎夺眶而出，就在这么个工夫，天王殿的众人，一个个看着都是心中难过，就看军帅燕普手摆拂麈，微然一欠身，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王驾，据我看自从白凤入岛，我就看他面带煞气，我有意在王驾面前谏阻，皆因您与他有缘，后来爷驾十分宠爱，招为岛内的驸马，把公主的终身许配于他，这总算爷的恩施格外，他就应当一心无二，辅助王爷共成大事，也不枉爷对于他这分厚恩，又谁知洞房里面夫妇口角，大公主因而丧命，这就是与咱们岛内不利，爷你老就应当加罪于白凤，将他致于死地，与公主冤怨相报。爷不但不加罪于他，反倒以二公主的终身相许，这真是恩外加恩，怎么会二公主得着这个喜信，不但不喜，反倒自戕而亡，王爷此时若纳贫道之谏，吩咐一声，将白凤拿获，治以死罪，给二位公主冤怨相报，也好慰公主之冤魂。"英王听了点了点头，遂吩咐一声来，快叫驸马白凤上天王殿，我要当面问话，只顾这一声吩咐，把三公可给吓坏了，可是也无法可想，就见

殿前的武士王官，答应一声，把白凤传来，白凤跪倒闹龙案前，向上行礼，口称："爷驾。"英王座上撕髯观看，越看越爱，不由得连连点头，死的活的各无关系，还是孤家无福，真要是有福公主的终身许配于他，跟我一心一德何愁大事不成，怎么会这个孩子，时衰运蹇，妨死了我的两个女儿，招惹的众人怨声载道，今日我再恩待于他，也恐怕众人不服，有心结果他的性命，我实在看着不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白凤，按你的行为，头一次逼死了大公主，就应当将你置于死地，皆因我念你技术绝伦，把你收罗在岛内，我这才把二公主许配你的身旁，又谁知他得了这个喜信，也不是他无福，应当命尽，也不是你不祥妨人太甚，竟至二公主自戕而亡，要是这么看起来，我的两个爱女都因你而死，我痛女死之惨，岂能叫你独生，可有一件我不久身居九五，不愿落杀婿之名，但是也不能再留你在此，我要送你出岛以免触目伤心。"将然说到这里，就见军师燕普，口中念佛，微欠身形，还要用言语相拦，非要置少爷于死地不可。因为什么呢，只皆因白凤入岛，他看他的来历不明，看他的武学以及他的举动性情，似乎其中有诈，再者说就凭天海庄天海佛这么一封信，荐入岛内，事先并无半点通知，突如其来，未免有假，居然爷驾重看招为驸马，那就算无法可拦，事到如今，我何不用言语激怒王驾，将白凤结果性命，以除后患。他一听爷驾要送白凤出岛，他遂二次欠身，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爷驾，这个白凤不能叫他平平安安出离了剑山，因为什么呢，知道的主儿，是王爷恩施格外，不肯伤他的性命，不知道的必说蓬莱岛无有人才，在他一来一往逼死了二位公主，安然无事，这个话要是传出去，未免大减蓬莱的威风。"英王听了，手拈

胡须叫了一声："军师，据我看二位公主虽死，白凤无罪。"燕普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爷驾，怎么能说无罪，互相口角言语相逼，大公主才拔剑自刎。爷驾恩外加恩，又将二公主相许，于归未定，忽然自杀而亡，岂非白凤不祥所致吗。"这句话尚未说完，白凤挺彪躯虎视眈眈，一阵冷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燕云风，咱们在岛内辅助王爷，谋夺天下，就算是一殿称臣，你在岛内身为军师，执掌全山大权，像我虽然年青，蒙王爷恩施格外，招为驸马，不幸大公主与我因言语不和，以致大公主一时忿怒，拔剑自刎，也别说是谁是谁非，我也曾前来请死，多蒙爷驾恩重如山，不但不加罪于我，反倒以二公主继许于我，要说爷驾这分恩德，使我肝脑涂地，难报称于万一。据军师说白凤不祥，甚至于二公主手擎剪刀自杀而亡，乃是白凤所妨，这句话实在是无稽之谈，今天我看这种情形，实在是军师有意陷害于我，我死如同草芥，毫不足惜，这个话传扬出去，岂不被人耻笑，说爷驾行事不仁，从此贤能裹足不前，如此行为，怎能带领全山英雄辅左王驾，成其大事，燕云风你要打算遂你的私心，就给俺来个快当，千剐凌迟在所不惧。"云台剑客手摆佛麈，不住的点头，口念佛号，一语未发。座上的英王，说道："且慢，白凤也不必多谈，孤意已决，传知外面提起青龙闸，令人驾船亲送驸马出岛，不落杀婿之名。英王这句话说完，站起身形，早有武士王官，到外面通知镇守青龙闸的八位寨主，英王率领英雄相送白凤往外走，不亚如众星捧月的一般，将然来在殿外，扭项回头叫了一声王官们，你们这样如此办理，王官答应而去，众人陪着小莲花白凤往外走。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居然平安渡过，左膀寨的三公，暗含着念了一声佛号，所幸的就是

一节，大帅谭天未曾回山，倘若在岛内，凤岐就有些个难活。众人前行，早已来到船坞，船只早已备妥，水八寨的首领照料一切，飞龙舟，飞虎舟，金顶鹅黄闹龙舟，英王亲驾闹龙舟，给驸马白凤额外预备了一只大船，名为莲花舟众人全都上船，吩咐一声提锚启锭、船往前行，青龙闸早已绞起，众船只早已出离了青龙闸。英王吩咐一声各船下锚，单独让过莲花舟，船至当中，英王点手叫莲花舟下锚，说白凤孤有几句言语相告，凤岐闻听赶紧抱拳拱手，看了看英王，看了看四周围的船只桅杆如同高粱地相彷，英王率领着从人，站在船头天然的威风，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白凤，孤今将你送出蓬莱，但愿你在外面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孤得着信息得了江山，必然召你入朝，加封要职，今你我分手，无物可赠。"叫一声王官把赠物取过，王官用盘端过来，这就是方才出离天王殿叫王官所预备的，这一盘黄金一共是二十锭每锭约重十两，这足可以表白英恋恋不舍爱惜白凤，复又叫了一声："白凤，黄金不多，带在身旁，作为路费，千万不可推辞。"话说到这里，一摆手叫王官驾小船，将黄金送到莲花舟，王官答应一声，上小船双手捧着黄金，来到莲花舟切近，叫了一声驸马爷，这是爷驾的厚赠请您收纳，少爷听到这里，并不客气，伸手接过这盘黄金，高高举起，眼看着王爷，点了三点头，那个意思就是行礼相谢之意。然后把黄金举起，眼看着英王，把这一盘黄金向白亮亮大江之中往下一扔，就听噗通一声，金沉江底，英王看着面上往下一沉，手撕银髯，心中不悦，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白风，孤赠你黄金，不过略表敬意，今你将黄金抛于江中，分明是不受，难道说孤待你还有不周之处吗。"凤岐双手抱拳叫了一声："王爷，你老

人家千万可别怪，今天您以万金相赐，倒不是我忘恩负义，冷面无情，只皆因今日跟老人家分手，无以为记，我将金沉江底，万载不移，以作永久的纪念，倘若日后得能入岛，拜会爷驾，到此沉金之处，想起你老人家，待我以往的恩情，这就是感恩不忘的意思。”说到这里，英王听着叹道，似此廉洁之士孤无福以获此人，抬头观看莲花舟，荡悠悠顺着白龙江往前行走。白凤站在船头，眼望着英王，连连抱拳：“爷驾请回岛内多多珍重，这一次分手，这就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说到这里，吩咐船只快走。单说英王以目相送，看着莲花舟走远，率领着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闹龙舟，顺着青龙闸一直进奔船坞。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皇宫院化图盗宝灯　玉皇观凤岐战恶道

少爷乘坐莲花舟往前走够多时，船只靠了旱岸，少爷弃舟登岸，向着水手们说道有劳了，随着整理整理衣服，顺着道路穿林而过，一边走着一边思想，凭我凤岐跟随我的业师董老剑客，练艺十五年，这一次入剑山蓬莱岛，打算作一份惊天动地的大事，扬名天下，不承想所有一切的事，皆逢逆境，险些遭了性命的危险。英王富昌可算是仁德大度，两次结婚未成，结果以莲花舟相送，到如今虽然逃出了蓬莱，你说叫我投奔那里安身，有心投到钦差年大人公馆，到那里还不知待遇如何，低着头往前走，心中闷闷不乐。这个地方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入愁肠兴彩无，垂头丧气往前行走，前面一带树林，天可不早了，堪堪要掌灯，孩儿走到树林切近，猛然间听见树林里面有人咳声叹气，说道："苍天哪苍天，不承想我生有处死有地，生长在北京城我会死在四川，凭我为人做事，一辈子没亏负过人，不承想老天爷，他会绝我的生命。"说话的声音悲悲切切，风岐听着暗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想到这里，顺着声音进了树林，见一个人在一棵大树旁边，树槎下面站着，身高约有六尺，身上穿一件缺襟的灰袍，光头未戴帽，在树槎上拴着一个系腰的带子，挽了一个套儿。凤歧看罢用手一拍他的肩头，叫了一声："朋友，怎么年青青的不去争名夺利，想着寻此短见，岂不想人死不能复生，无论有多大的事，也用不着寻此短见，你先把你自你

原因跟我说说。”那人闻听，不住的上打一眼，下看一眼，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听你老人家说话并非本地人，也是北京城的口音，但不知你老在北京住那城，姓字名谁。”少爷闻听说道：“不错，我是北京人氏，家住西城砖塔有同，我是谁你老先别问，你因为什么寻死，你老姓字名谁，何妨对我说了。”那人闻听将脚一跺长叹一声说道：“这位爷，你老有意搭救我，我的实话可不能不对你老说，你老要问在下我姓汤单字名云，我是府里头的内大班儿，你老要问我是如此这般的一段事，这可不是我一时的心窄，我实在是活不了。”把话由头至尾说完，在旁边风岐闻听，不由得也是一怔，连连点头，说道：“原来如此。”书中代言，大班头汤云，与一位姓何叫何贵，他们是慎刑司的内大班，说白了就是国家的御马快，要说他们这个差使所管，就是皇上家只要皇宫内院不失盗，没有他们的事，这个差使就算舒舒服服，这一天汤英何玉老哥儿两个，和二位少爷汤云何贵全都在爷的家中，落坐闲谈，不过是谈今论古，说些个办案拿贼的问题，老哥儿两个全都是年纪高迈，在着没的说，如果是老哥俩个不在了，倘若出点儿什么拿手的事，两个孩儿再跟谁去研究呢，这就是闲暇无事。说闲话的工夫，可就教了两个孩儿了。老的少的彼此在一处正然谈话，外面家人进来回话，说道：“二位少大爷，可了不的了，外面有慎刑司的差人，叫二位少大爷赶紧够奔衙门，刻不容缓快去快去。”老人家汤英闻听，点了点头，准知道定有火差，赶紧叫两个孩儿快去，两个孩儿闻听，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随着差人来到了侦刑司。到里面一问，知道原来是当今万岁康熙皇帝，后面寝宫有给国母祝寿的一件宝物，名叫双龙八宝夜明灯，灯形不大，与葫芦相彷，上面用极好的珍珠堆成龙，

来回盘绕在灯的四周围嵌着八样稀世的奇珍，有璧玺，粉玺，猫晴，金钢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夜明珠等，每样制成圆形，皆如核桃大小，将灯燃着，八宝的光辉交映，紫碧青蓝照耀出来，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真乃是无价之宝。把灯收拾已毕，悬挂在后面寝宫，单等六月十五是万寿之期燃起，为国母祝寿。又谁知在六月十一那一天，竟有胆大的贼人夜晚之间入宫闱禁地，盗走了宝灯，慎刑司把这个话跟汤云何贵哥儿两个一说，然后备两角文书，叫他们到各处寻找，赏限一月，如果在限期以内，人脏俱获，必有重赏，逾限破不了案，二罪归一，不但个人性命难保，就连全家满门，都有些个难保。哥儿两个无法，由慎刑司把两张龙批领下来，垂头丧气回家，到了家中见着二位老人家，就把到慎刑司之事一说，不但小弟兄骇怕，就连二位老人家听着也是一怔，遂说道："贼人已然把灯盗走，决不能流落在北京城，依我说这可是个奉旨，事不宜迟，你们哥儿两个，可别在一处，这么办吧，叫何贵担任北京城，城里关厢各处明察暗访，汤云你改扮行装各处察访，无论在那里查着了下落，知会本地面的官员，协力相帮一同捉拿，这样是简而易行。要是带着同伙人等，一路前去，人多招风打草惊蛇，还别说遇不见，就是遇见也未必拿的着。"两个孩儿一听老人家所说的言语有理，哥儿两个事不宜迟，赶紧预备。不表何贵单说的是大班头汤云，真就依着老爷子的言语，改扮行装，把一张海捕公文，折叠好了，带至在身旁，贴身的家伙也就是一口单刀，带好了盘费，跟众人告辞，顺着关厢大道离开了京城，各处留心明察暗访。你可别看人年青，对于拿贼办案，颇有经验，皆因他父传子受，得老人家汤英的亲传，人家主内大班，可算是

世代的职业；由他的祖父那里说，大班头汤文龙，老人家故去，儿子汤英继职，到了汤云这里已然就算是吃了三辈，要不然说人家有阅历吗。汤云由北京只身顺道前行，自己一揣度这个事情，也是福至心灵，这盗灯之人，胆小的也不敢入皇宫内院，再说他要把灯盗了，去什么地方去销，这一定是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他手下颇有武学高强之人，倘有人一时抢赢斗胜，够奔北京城皇宫盗走双龙八宝夜明灯，也未可知。我不用东扎西撞，只可顺着直隶大道奔山西，再奔陕西，由陕西奔四川，离着剑山切近，我慢慢的打听，宝灯真要落在蓬莱岛，我一个人不能办，知会本地面官员人等，会同前往，就让是蓬莱声势浩大，也可以奉知圣上，然后再想剿办之法。自己想到这里，由京都往四川，他就应当带两个伙计，路途之上也好往返的办事，只顾他这么一大意，只身一人，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到了山西直隶两交界，天约晌午刚过，忽然间云生东北，雾长西南，天阴的漆黑，五六月的天气本来就是车辙雨，别看天要下雨不不下还不一定，汤云看着心里骇怕，恐怕回头雨下大了，截在中途，路上多有不便，赶紧找了一个店，就在街的西头儿，这个地名叫作刘家岗，看了看这个店虽然不大，倒也清洁，字号是天元店，汤云将然在门前一站，就听店里头的伙计嚷道："别往下走了，您看这个天气可阴上来了，住在我们这里，吃喝样样全都便宜。"汤云遂问道："你们这里有上房没有。"伙计答言说有，把汤云陪到里面上房，启帘笼让进去。里面也没有什么陈设，迎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个凳子，汤云坐下伙计打脸水沏茶，伙计点上一盏油灯，放在桌案上面，汤云坐在屋内正然吃饭，猛然间外面狂风暴起，汤云准知道外头必有倾盆大

雨，遂来在外面站在台阶上仰面望天，果然阴云密布，雷闪交加，眼看着这个雨就下来了，汤云说幸亏我住在店里头了，要不然这么恶的天气，走在旷野荒郊，上那里去避雨。正然观看之际，就听外面一声无量佛，伙计由外面带进一个老道。但见他长的像貌凶恶，身量不高也就有五尺挂零，穿一件蓝布的道服，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足有核桃粗细，脚底下青布云履，高腰白袜，背后背有一个蓝布的包袱，咕咕噜噜，粗眉弩目，大狮子鼻子，翻鼻孔四字口，厚嘴唇，颌下一部胡须络腮的白髯，大耳垂肩，手拿一柄拂麈，头上戴一顶青缎子的浑元巾，肋下悬挂一口宝剑，手摆拂麈念了一声无量佛。伙计把他带到了西跨院，汤云是心明眼亮，办案的能手，把老道上看一眼，下打一眼，看看他就可疑，可没言语，心中暗想，这个老道二目贼光炯炯，决非善类，他身后背的那个包袱，咕咕噜噜莫非是国家的至宝，双龙八宝夜明灯也未可知。自己想到这里，看了半天雨也没下，转身来到屋中，把伙计叫了来，给他预备吃喝，一面吃着把伙计叫至在近前，跟他打听老道住在那屋，一共有几个人，这个时候，他吃饭了没有。伙计一听说道："那位道爷住在了西跨院上房，就是一位，将然用过了饭。"汤云听到这里，遂说道伙计："劳你驾你给我言语一声，有同院住的客人，要到你老这屋里拜会拜会你老人家。"伙计闻听点头，转身出去，够奔西跨院，过了一会儿，伙计回来向汤云说道："客爷我给你老说了，那位道爷说，如果你老人家有什么话，可以请过去谈谈。"汤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擦了擦脸，叫伙计头前带路，来到老道的住房，伙计先进去回一声，就听里面念了一声佛号说道请。汤云迈步向里走，来至在里面，老道一欠身说道："这位施主有

何事要见贫道。”汤云赶紧抱拳说道：“爷，我是个行路的，走至在此处天阴的太沉，住在这里打算避避雨，可巧与仙长相遇，我看你老人家仙风道骨，不问可知一定是世外的高人，我觉着一个人坐在屋中，非常寂寞，特此前来拜会，跟你老人家谈谈。”老道闻听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听你说话的声音，不是本地人氏，家住那里姓字名谁，素常作何生理，来此何干，因为什么看出来贫道身通武学。”汤云闻听说道：“在下我姓汤单字名云，住家在北京城，自幼我也请过两位教师，对于武学也略微研究过，不过是平常的技术，仙长千万不要见笑。”老道闻听口念无量佛，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在下姓化单字名图字亮羽，我乃四川人氏，今到北京前去访友，今事毕回乡。”汤云一听他是四川的，又是由北京回来，大概对于宝灯许有关系，坐在那里因话提话慢慢的闲谈，无奈一节，老道合着双睛，不过是哼哈而已，汤云有话也不能再谈了，至于老道是好人不是好人，汤云实在无从调查，看着人家这分举动，跟平常的老道不一样，自己又不敢在此久待，只可起身告辞，回到自己的屋内，伙计喊来沏得了一壶茶，喝着茶暗自思想。这个老道举动非凡，我看着他对于宝灯上有些个关系，我本打算用言语相哄，看他说话有露马脚的地方没有，怎奈人家的年岁大，略谈几句浮言，并不肯往下多说，你说这可叫我如何下手，又一想倒不如夜晚前去暗地窥探，倒要看看他的动作。主意拿定，坐在那里闭目合睛养神，过了一会儿，雾散云开天气清朗，听了听外面已然天交二更，所有店里的客人，全都安歇了，外面高声喊喝，店门也上了。汤云又沉了一会儿，自己收拾收拾衣服，包袱打开，单刀掖在腰间，全都收拾完了，抬胳膊抬腿没有绷着吊

着的地方，把灯烛熄灭，门儿倒带，撤身出来一直够奔西跨院。来到老道住的那间房，纵身上房，来到后坡，用脚尖捋住阴阳瓦，身往下垂，隔着后面的纱窗往里观看，看的很真，但只见老道还没睡呢，自己独对孤灯，眼前放着包袱，双手按着，口中念佛，自言自语的说道："小冤家汤云，你是府里的内大班，来到我的屋中，花言巧语，有意骗哄于我，焉得能够，不错宝灯在此，慢说不对你说明，就是告诉你真情实话，你又奈我何。"说到这里把包袱向背后一背，胸前挽了一个麻花蝴蝶扣，收拾齐毕，站起身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小辈，不用在后面窥听，有胆量你就下来吧。"汤云一听不好，果然这个小子盗来国家的宝灯，如今用言语相欺，真乃可气。那位说这个灯是化图盗去了吗？书中代言，化图他在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岛口外面有座废庙，名叫玉皇观。他去了一封书信，叫他的两个徒弟来，一个是河南卫辉府的金斗金玉宫，一个就是洪林洪远太。这去的日子已然不少了，也没见这两个徒弟来，化图他那个意思，打算把这两个徒弟叫了来荐入蓬莱岛，倘若在王驾手下做两件露脸的事业，不但他们能够得个优美的职分连自己脸上也觉着有光，但是信也去了，直到如今这两个小子也没来。老道有点儿不放心，在玉皇观里安置安置，然后带着盘川，由庙中起身，顺着大道赶奔河南卫辉府，来到卫辉府先到金家寨，一打听金斗没在家，遂向家人问他那里去了，言说是到陕西凤翔府北凤庄，给金老侠客九头凤祝寿去了，老道只可跟他们告辞，够奔洪家堡打听洪远太，一问也没在家，问了问家人，才知道上北京城做买卖去了。老道暗想洪林这个东西可太不是东西了，也别管他接着我的书信没有，对于做江湖绿林道买卖我可不拦，

千万可别上北京城，那个地方乃是天子脚下，藏龙卧虎之地，倘若不慎，被获遭擒岂不可惜，这个东西真乃可气。老道因为爱惜他，心里头非常不放心，这才顺道够奔北京城追踪寻找，到了北京城各处访了几天也没访着，本应当就回去了，他一时动了好强之心，心说我来一趟北京城，要是平白的回去，也显着没有兴味，倒不如大大小小做一号买卖，倒觉着有趣。主意已定，到了夜晚之间，他够奔禁城，他可没打算这个宫院进得去，赶到来在禁城一看也倒不费事，遂施展飞行术的能耐，到了宫围里面，无意之中，巧得双龙八宝夜明灯，九尾金蝎道不过道路未走正，论能耐真有剑客的身分，故此才能容容易易出入宫围。小说的笔法以简明为本，前一次有小粉蝶韩宝，进宫窥盗翡翠鸳鸯镯，化图的能为比韩宝可就又高的多了。闲言不表，化围得了夜明灯可不敢在北京久呆，怕的文武衙门各处的官人，严缉捕拿。他才携带宝灯出离北京城，顺着四川大道一路前行，心里头打算来到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将宝灯献在英王的面前，可也算是奇功一件。这一天走至在天元店赶上天阴似水，恐怕路途之上遇雨，故此没敢往下走，进到天元店里面打打尖，住在这里打算明日早行。又谁知店房里面有住店的客人拜会，自言姓汤单字名云，北京城的人氏，老道心里头明白八九，知道这是北京城的内大班汤文龙之孙，他故意的前来跟我接谈，这个小子能为还不错，他会看出我与宝灯有关系，真不枉是祖传的马快，要不然老道没跟他说多少话，不过哼哈而已。汤云走后，老道心中也是后怕，终得说自己是私人，这小子他要报告地面官，前来捕拿，虽然我的技术绝伦，一人也难敌众手，如今天气晴朗，我还是早早行路为是。想到这里自己先把灯收拾收拾，

拾掇俐落了，将然把灯包好，就听一阵风声，乃是衣襟所带的声音，赶紧向左右观看，留神一看就见后窗户，隔着纱窗坠下一个人来。化老道心中明白，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小子汤云前来暗探，于是喝道："小辈大胆，深夜之间竟敢前来窥探，真正可气，不错宝灯在此，你能奈我何。"汤云在外面一听无法，只可一翻身上房，伸手拉刀，既然小子自己招认是盗宝灯要犯，汤云还能不亮军刃拿他吗？随着手擎军刃，由房上跳到了院中，高声说道："胆大的恶道既然盗国家的宝灯，今天你我相遇，这场官司你还不打等到何时。"汤云站至在院子的当中，已然亮出来军刃，他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就看西房的帘拢一启，哧，由里面蹿出一个人来，老道来至在院中，手摆拂麈，口念佛号，叫了一声："汤云，可不是我出家人夸口，就凭你敢在我的面前立目横眉。"话说到这里，大班头汤云并不答言，双手捧刀对准了老道胸膛便刺，老道看见刀来了，并不亮剑，随着把身一闪，用拂麈一压他的刀背蹦起来一腿，只听哼的一声，当啷啷，汤云撒手扔刀，翻身跌倒，赶紧双手按地，站起身来再找化图，踪迹皆无。汤云无法先把刀捡起来，插在刀鞘里面，这工夫伙计全都来了，大家闹闹轰轰。汤云向众人说道，这个老道他是盗国家至宝夜明灯的要犯，我是北京城慎刑司内大班，连店里掌柜的和伙计这才知道老道不法，乃是盗灯之犯。汤云本有心还要跟大家谈谈，又恐怕老道去远了，无法捉拿。虽说他的武学高强，我也得看看他的巢穴在那里，说到这里伸手由兜囊之中，掏出些个零钱来开发店帐，掌柜的他可不敢收。要说人家汤爷作事那份漂亮，真得称为第一。遂说不要麻烦，我是追贼要紧，随着把钱往地下一抛，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汤云才由天元店出

来，追赶老道。好在一节，准知道老道他不往别外去，一直顺着四川大遮紧紧追赶，追了一夜到了天光大亮，找个地方歇歇腿，弄点儿东西吃吃，再够奔正西往前追赶。汤云心想这也不是急的事，到了四川再慢慢的调查。又谁知还没到四川，就在陕西地面可就看见了化图，有心亮军刃上前拘案又不敢，皆因老道武学高强。头一节能为小了入不了宫围禁地，再者说在天元店，不费吹灰之力，一脚把我踢倒尘埃，只好我先别露面，在后面尾随，倒要看他住在那里。想到这里汤云在后面远远的跟着，跟来跟去已然出了陕西省界，本有心等老道住在店房里面，前去报告地面官，协同缉捕，又怕走漏了风声，官人到了他也走了，岂不是往返徒劳。再说武汛官军，三班人役，也拿不了化图，我要没跟他动过手还倒可说，我已是领教的了，真要没有武学高强相当的英雄帮忙，简直就得说拿不了老道化图。他打尖住店，我倒别动，还是看看他落脚在那里，主意已定，由陕西他又跟到了四川，直跟到剑山蓬莱岛口外玉皇观。老道叫门背着灯包进去，汤云点了点头，看了看山门上有字写的是玉皇观，准知道这个庙是老道的住持，大概他到此也不能到别处去了，遂围着这座玉皇观绕弯儿看，都是通行那里的道路。原来这座庙上不着村，下不靠甸，孤孤伶伶这么一座孤庙，看完了之后，自己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也没吃点什么。看看就在掌灯后，汤云就在庙前盘膝打坐，目不转睛看着人家的山门，直看到三更多天，汤爷也困了，倚着树根闭目盹睡。直睡到天光大亮，睁眼站起身来，自己就是一怔，心说我这一夜的更算白打了，我究竟算怎么样呢，不错我由直隶地面把他跟至在此地，我又坐在这里打了一夜的更，究竟我也想不出来办案之法，净在

这里坐着，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一想，我何不打听打听年钦差的公馆在那里，到那里报告，钦差大人手下有许多位剑侠，他们大家可以替我协力帮忙。又想倘若我去报告，钦差大人点了头，老道他再把灯移至在别处，我再来个妄告不实，无故自取其罪名，更显着不合适。左思右想没有相当的办法，猛然间长叹了一口气，这那里是化图盗灯，分明是取的我性命，要像这个样不死不活，我怎能立于人间。自从直隶尾随盗灯的要犯，来到四川，跟看他在玉皇观内，我又不敢伸手拿他，天地之间，我岂不成了废物，我还算什么英雄。越想心越窄，看起来生还不如死呢，想到这里，他把系腰的绒绳解下来，就在大树旁边，树槎上挽了一个套，用手拉了拉，套已挽好，跟看着龙套，心中难过，热泪滚滚。看了看四下无人，这才咳声叹气，正赶上凤岐到了，拦住不让他上吊，问他因何寻死，大班头汤云一句未瞒，如何如何从头至尾一说。凤岐闻听，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汤班头，你不要难过，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姓风名岐，外号金莲花，跟我师傅练艺十五载，我的老师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姓董名乾学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董老剑客。"汤云闻听遂叫了一声："少剑客，这场事非是你老人家帮助我办不了，化图就在玉皇观内，国家的至宝夜明灯也在他的庙内。"凤岐闻听说道："既然如此，待我收拾我的军刃，你只管到山门前喊叫化图出头，叫他献出宝灯，如若不然，杀入庙内鸡犬不留。"汤云听着心中欢喜，一直够奔山门，你可别看凤岐话说的这么大，心里头也犯嘀咕，暗想道，这个化图化亮羽，我听我老师谈过，外号人称九尾金蝎道，身为剑客武术高强，掌中一口宝剑非他人可比，不过行为稍差点儿，今天不是他还则罢了，真要是

他实在有些扎手。正在思索之际，就见大班头汤云用手吧吧吧，拍打山门，高声喊叫化图，今天还不出来，等待何时，喊叫了好半天，猛然间听见角门子当的一声，门分左右，由里而走出来老道化图，肋下悬剑，手摆拂麈，身背后带着两个小道童，老道留神观看，不由得一阵冷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小儿汤云，我在天元店里本应手起剑落，削去尔的人头，就皆因你是无名之辈，杀你恐怕污染了宝剑，现在你又来此喊叫，难道说有意寻死吗？"汤云一听，遂说道："恶道你不用耀武扬威，现有镇古侠老剑客的徒弟凤岐金莲花，前来拿你。"老道留神观看，就见汤云身背后站着一位少年的英雄，细腰扎臂，双肩抱拢，带着英雄的气概，丰采可爱。老道一看，暗想就凭堂堂仪表，决非是寻常之辈，方才我听汤云说的他是镇古侠董乾的弟子，真不枉是剑客的门人，老道看着心爱，不住的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凤岐，老道看罢，这才说道："汤云休要你满口胡说，那镇古侠董乾，乃是四大名剑排行第一，头一位的老剑客，他的徒弟当然也是出萃拔类的英雄，他是剑客的门徒，岂肯相助于你，真乃是满口胡说。"老道他心里头也纳闷，这个小子他怎么会把董乾的徒弟找了来呢，倒不如我先拿言语探探，究竟汤云这小子他怎么遇见金莲化凤岐。凤岐一听老道这套语语，才走上前来，用手点指说道："在下正是凤岐，镇古侠董老剑客的弟子，未领教仙长贵姓大名。"老道手摆拂麈，念了一声无量佛："我姓化名图字亮羽，外号人称九尾金蝎道便是。我来问你既然是镇古侠的徒弟，就不应当管汤云的闲事，侠义道的规矩你还不知道吗，一不当差，二不应役，所管之事全得合乎天职义务，侠义道讲究济困扶危，那才算是英雄，为什么你无缘无故帮助

公门的走狗，前来与贫道为仇，你这算何意？”凤岐叫了一声：“化道长，我时常听我的老师提念你，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方才你老所谈天职义务侠义道，我可是年青，也听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谈过，你老说我是剑客的门人弟子，不应当帮助公门走狗，这句话未免稍欠。汤云他乃是北京城慎刑司的内大班，跟普通各府州县衙役三班大不相同，此如说我要帮助差人出票拿人，传差事到案，你要说我甘做公门走狗，我也不怪，汤云所办乃是御案，捉拿的是朝廷要犯，如果他的力量不济，我要不遇见可也就罢了，既然叫我赶上了，我要是不管，那算是那道的英雄？并且你是侠客身分，应当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是世外的高人，何况仙长身入三清玄教，当然是一尘不染，为什么去到北京，夜入宫围禁地，盗取国家的御物，双龙八宝夜明灯，偷盗窥取难道说合乎侠义道吗？凤岐年青望求仙长赐教。”老道听了微然一皱眉，叫了一声：“凤岐，你所说的侠义规则我也明白，当然不能偷盗窥取，可有一样儿，我所偷的并非寻常百姓富人家的金银财宝，真要是我偷了百姓人家，你今天相问我是一语不发，情甘领责，我既然偷盗国家的物件，当然另有我的用意，跟你说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你可知道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里面有一位英王，不日就要兴兵，谋夺大清国的江山，我蒙英王另眼看待，无以为报，特取此灯贡献岛内，我虽然是犯偷盗窥取，终得说是各为其主，人岂无心士各有志，何况是侠义的英雄，贫道是因为英王待我不错，故此盗灯，你既然是剑客的门徒，清国的皇帝，待你有怎样的好处，如果没有好处的话，你何必苦苦帮助汤云，来到我的庙前与我作对。”凤岐说道：“仙长你要说各为其主，不怕你有能为去到北京城，夜入

寝宫刺杀康熙，那倒可以使得，至于盗取宝物，仙长你这么大年岁，难道说不知道投属忌器吗，仙长取了国家这一盏宝灯，不大要紧，慎刑司内大班要是破不了这一案，全家都有性命之忧，请问仙长跟汤云有何仇何恨，以至害他的全家，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走在乱树丛杂之处，听见有人咳声叹气，那个意思要自寻短见，世界上人的常情，见死没有不救的，我将他救下来一问，才知道他是北京城慎刑司的内大班，追随宝灯至此，我已然把话跟他说明，庙里头的住持他要是成了名的剑侠，有了名的英雄，我见着他把话说明，他自然将宝灯献出，如果是无名之人，我当场跟他动手，以武力解决，今仙长你既是世外的高人，当然不能以一已之见，不管他人如何，我这个意思打算求仙长将宝灯献出来，当面交给汤云，带回北京城交差，盗灯之人已然畏罪自尽，投江而死，真要是这么办，汤云一家老幼的性命完全能保，他们一家感激仙长还不说，我凤岐也感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日后我见着我的老师，将此话说明，就连他老人家也得赞成仙长。话已说完，但不知仙长你的意下如何。”老道闻听口念无量佛，哈哈冷笑，叫了一声凤岐：“今听你所说之话，颇具舌辩之能，我可也不能说你所说的话不对，就是有一样儿，这个话要是别人无论谁说都成，唯独你说可不成。因为什么呢，你的老师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四大名剑排行第一，那乃是成了名的剑客，你是他的门人弟子，你同着汤云来到我的山门前，三言两语不费吹灰之力，贫道将宝灯献出，知道的主儿，他说我念其侠义的身分，不肯当面拒绝，不知道的主儿，他必然说我惧怕董老剑客的势力，见着他的弟子不敢逞强，俯首贴耳将宝献出，这个话要是传出去，我闯荡江湖绿林一辈子，岂不把我

化图的名誉扫地了吗。虽然这么说，我也不能说我至死不献宝灯，这么办吧，你亮出军刃当场与我比试，如果说赢的了我掌中的宝剑，二句话没有，我回到观内将宝灯双手捧献，胜不了我的话，还别说是要灯，连我的庙前也不叫尔等久停。”话说至此，老道把拂麈往大头上一插，哧的一声回手亮剑，手擎宝剑叫了一声凤岐：“你还不用拿你师傅的名头压我，你在我的面前不用说动手，只要你敢递递军刃，就不愧你是少剑客。”凤岐听着有气，随着把自己一条得意的军刃，双头五节笔管枪一抖叫了一声恶道：“休要逞强接军刃。”把枪一颤，够奔老道的前胸，化图一看赶紧把身形往旁一闪，宝剑在枪杆上一点，用了个顺水推舟招往前来，少爷一看不容他的剑到，军刃一颤换把变招，老道撤回宝剑一看，凤岐把笔管枪的招数使开，不亚如欢龙活虎一般，老道暗含点了点头，果然名不虚传，董乾的弟子实有真学，这对枪吞吐撒放，撤步抽身左右盘旋，老道把剑招走开，一道光花裹住凤岐，两个人各施所能，动手约在十几招，论起来凤岐可是剑客的门人，要谈到武学跟化图比，那就算差的太多了，真是天地悬隔。凤岐用了一招叫乌龙蹿塔够奔老道小肚子扎来，老道一看枪到，并不着急，把身一晃，宝剑一举，一道光华，够奔金莲花头上击来，说了一声“接剑，”凤岐往回一撤军刃，抬腿扁踹卧牛，咚的一声，呛啷啷的声音凤岐撒手扔军刃翻身跌倒。在旁边过来小老道，按在那里就捆，四马倒攒蹄捆好，化图背剑撕髯观看，再找大班头汤云，已然踪迹皆无，老道知道他已然逃蹿性命去了。遂吩咐小老道拾起凤岐那对军刃，两个人接着又把凤岐搭起，老道剑还鞘内，转身进庙。不表化图，单说大班头汤云，他一看少爷跌倒，吓的他撒腿就跑，这一

气跑出去足有三里多地，找了一个树林在里面，探头缩脑往外观看，好在一样儿，后面无人追赶。来至在树林天可不早了，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进到树林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自己咳声叹气，叫着自己的名子汤云啊汤云，你既然为国家的内大班，朝廷丢失御物，我本应当亲自去找，不怕见着盗灯的要犯，我伸手捉拿不是人家的敌手，当场死于非命，那叫为国尽职，终算不愧食国家的俸禄，如今我将凤歧牵连在内，人家小小年纪，既然被老道拿住，难道说还活的了吗，人家死在九泉以下，岂不怨恨于我，越想自己越对不起人家。随着仰天长叹道："你在地府阴曹略等片刻，汤云跟你一路同行，这叫该着井里死河里头淹不死，要不然我自尽而亡，此时已然早死多时，没想到偏偏遇上你了，你这一死我也活不了，这分明是受二次罪。"想到这里伸手把绒绳解下来，找了一个树槎搭在上面挽了一个套，别的话也没说，把脚一跺，脑袋往里一伸。这一次跟上回不一样，上一次还说了好些个话，这一次漫说没人救，就是有人救自己也绝意不活，因为什么呢，有人救了我，何人去救人家少爷凤岐，故尔他把心一横，双手摆着绳套引颈就伸，将然往下一坠，噗咚一声摔倒在地。汤云吓了一跳，留神看了看绳儿在地搭撒着，咳原来是没拴扣，又一想不对，我已然拴好了扣，才用手摆住，要没拴上扣，我怎么用手拉着呢，自己纳闷，猛然间一机伶。我听人说人要到了要上吊的时候，就有鬼跟随，这大概是鬼跟上我了，思想至此，心中凄切惊慌，说不上来的那一种悲惨，说不上来那种难过，无法把绳又拾起来，挪挪地方又找了一棵树，二次把绳系好，遂用目各处观看，并无动作，才双手掳绳套，往里伸颈。猛然有人拍他的肩头说道："咳你这个人太

已的顽固不开了，方才我把你的绳扣解开了，摔了一个筋斗不叫你死，你还不明白，你是非死不可，你岂不想人死不能复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什么要学女子自寻短见呢。”汤云留神观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人，身量也就在四尺多，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敞，脚底青缎子鱼鳞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眉似漆刷，目若朗星，鼻如玉柱，唇似丹涂，大耳朝怀，打着冲天杵，面门上二龙斗宝的地方，刺着鱼龙变化，云霞里面有一条龙，下面是条鲤鱼。汤云看了看方才那个人面刺金莲，他面门又刺鱼龙变化，汤云看罢，不由得一怔。遂问道：“未领教这位少年英雄你贵姓，为什么我这上吊你拦我，”那人闻听哈哈一笑，说道：“我告诉你，我倒是无名之人，要谈起我的父亲，跟我的二位伯父，全都是赫赫扬名。”他并不慌忙，叙说了自己的来历。书中代言这个孩儿姓桂名品字无变，外号人称小鱼龙变化，住家离玉皇观门里，正南上有个桂家庄，庄上居住三位老弟兄，人称桂氏三杰。大爷桂竹山，外号人称霹雳杰，二爷桂竹庵，人称烈火义，老哥儿两个天生的脾气性如烈火，秉性刚强，三爷叫桂竹登，外号人称双全侠，此人上能孝敬父母，下能和顺弟兄，为人和蔼可亲，掌中一口刀武学高强，故尔江湖人送外号双全二字。桂品可就是三爷的少爷，桂家庄有他们老哥儿三个，保护的村庄平平安安。三爷不时常在家，皆因他有两位好友，哥儿三个时常在一处盘桓，哥儿三个不亚如当年桃园结义一般。桂爷行二，大盟兄姓柳名瑞字和风，外号人称金花侠，住家离桂家庄十二里地名叫柳飞雄，外号人称铁爪神鹰，闯荡江湖好几十年，身为剑客可就是有一样，两条腿二十多年不能动转挪移，那乃是一口气气的，如同寒腿

一般，故尔柳瑞不敢到外面去闯荡江湖，就在家里孝敬他的老爹爹。盟兄弟还有一位三爷，姓苏名登字晓山，外号人称玉幡侠，家住在柳家营，东西街道，他住在西街口，开设一座豆腐房，跟着寡母度日，此人大孝格天，他的父亲在世之时，也是江湖有了名的英雄，要说苏晓山真正比不了，每天就凭着到街市上卖豆腐得几个钱的余利，母子度日，那才叫母慈子孝。苏爷还没有多少朋友，就是一拜三位把兄弟，每天做完了买卖，无事之时，就找柳爷桂爷，弟兄三人在一处盘桓盘桓，也没有什么说的，也不过是听听老头子柳飞雄讲当年江湖绿林出色的英雄，故尔他们老三位常在一处盘桓。桂爷他这一不长在家，这个孩儿小鱼龙变化桂品桂无双，你可别看才十八岁，生就的侠肝义胆，见义勇为，无事之时，小小年纪，在他们桂家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街坊邻居没有不称他为少侠，这么大的一座桂家庄，两千多户人家，被他们老的少的爷儿四个，保护的虽然不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算没丢过东西。后来桂品，打听着附近的玉皇观有个老道，名叫化图，行为不正，发卖熏香蒙汗药，孩儿就有心把老道铲除了，皆因自己年青未敢冒险，不肯对爹爹说，暗含着跟二位伯父把话说明，意思打算聘请霹雳杰，烈火义，爷儿三个一同到玉皇观铲除恶道化图。这哥儿两个的性子够多么急呀，一听说离此不远有个发卖蒙汗药的，登时大怒，老哥儿两个各自收拾军刃，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跟孩儿桂品由家中起身，一直够奔玉皇观。他们去的这个时候是三更多天，来到切近没敢公然进去，先叫孩儿桂品到里面探听探听，到了里面一看，才知道未在庙中，爷儿三个无法，只可回家。自从这日老哥儿两个可就嘱咐孩儿了，由明日为始，你每天围

着玉皇观绕弯，化图那时回来报与我知，铲除恶道好给这一方除害。桂品点头每日如是，今天恰巧正走到这个树林，听见里面有人要上吊，孩儿不由得一怔，暗想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为什么这个人要寻此短见呢，我何不戏耍戏耍他，想到这里孩儿绕着弯够奔那棵树，到了树后慢慢的往上爬，爬到上面，孩儿等他把脑袋往套里一伸，在上面把扣儿给他解开，汤云摔了个筋斗，把绳儿拾起来，够奔别的树，还要上上吊，孩儿看着有气，用手拍他的肩头，问他因为什么上吊，汤云一说，才知道他是北京城的内大班。就为的是化图，夜入宫围盗去国家的至宝夜明灯，汤云追赶至此，不能把他拿获，这还不算，还连累了凤岐，被获遭擒，万般无态，他才一时心窄有意一死方休，不承想又遇见桂品了。桂品闻听这才明白，大班头汤云也知道人家是桂家庄的少爷，人家父亲又是侠客两个伯父又是武学高强，我何不相烦这位少爷，不用说拿获老道，把宝灯得出来，先把人家少剑客凤岐救出来，我心中才觉着过的去。当面一求，桂品慨然应允，叫了一声大班头，你先拾掇拾掇。汤云答应一声，把绳儿解下来，系在腰内，说道："这场事可非你办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的父亲人称双全侠，你是侠客的少爷，可见得一定是武学高强。"少爷闻听用眼先看了看汤云，不由得叫了一声："大班头，这个话说出来可不怕你过意，我的能为可不是跟我父亲学的，要提起我师傅来，赫赫有名。"说着话一指自己面门上刺着的那个鱼龙变化，这才滔滔不断，从头至尾一说。要说起来这个年头儿可算不少了，那个时候这个孩子才七八岁，天色就在早饭过，爷儿几个正然在厅房里面说说笑笑，三爷打算跟二位哥哥商量，打算给孩儿请一位名师，将来把功夫练成了，比

咱们弟兄还得要高，也不枉咱们弟兄闯荡江湖一世，真要是孩儿能够成名，就是咱们的先人也含笑于地下。老哥儿两个听三爷这么说，遂也点头赞成，就在这么个工夫，帘栊一启，外面家人进来说道："报告三位庄主爷得知，门外有一位姓牛的，特此前来拜访。"三爷闻听一怔，自己相好的没有个姓牛的，既然前来相访，老哥儿三个只得一同来至在外面，家人用手一指，庄主爷你老看就是这位。桂三爷手拈墨髯，留神观看，只见在自己的大门前站着一个人，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有点儿马蜂腰，看年纪已有个六十多岁，身穿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鞋，腰里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观看，扎脑门尖下颌，深眼窝子，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二目神光充足，通天鼻梁四字口，颌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小辫。可别看他这么大年纪，还是俊品人物，在二龙斗宝双眉当中，用针扎的，然后用颜色揉的一条鱼龙变化。桂氏弟兄看罢，赶紧抱拳说道："这位就是牛老师傅吗，但不知来到我们的敝宅，见我们弟兄有何公干，请讲当面。"那人闻听用手一指，遂问道："不知那一位是桂三爷？"三爷一听赶紧用手一指自己说道："不才我叫桂竹登，蒙众人抬爱送我外号双全侠，未领教您贵姓台甫怎么称呼。"那人闻听说道："在下姓牛名和字宝元，蒙天下英雄抬爱，人送外号叫鱼龙变化。"三爷闻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不错听说外面有一位英雄，人称鱼龙变化，掌中一口刀，武学绝伦。三爷将然想到这里，遂问道："但不知你老人家，到此有何公干。"牛宝元说道："此处并非谈话之所，我打算借一步，到里面有几句话说。"桂氏弟兄闻听，往里相让，谦谦让让来到里面厅房入座，家人献茶，茶罢撤盏，三爷问道："不知牛老师到此有何

事，千万别碍口，有话只管说。”牛爷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听人传言桂氏三侠，武学高强，如雷贯耳，牛和这一次前来贵府拜访三侠，就为的是讨你老的教，如果你老肯其赐教，我给你老接招，如果你老要不肯，我也不敢强求。”桂三爷，听着不愿意，暗想道，江湖虽有这么一位英雄，但是公然来到我家，要跟我交手过招，分明着算欺侮我，想到这里微然一欠身，叫了一声：“牛老师，既然你老这么说，久闻你老拳术绝伦，今天你老得给我看看，那一招一式有不对的地方，还求你老给我指教。”话说到这里，众人站起来够奔外面，三爷一摆手跟这位牛爷站好，上垂首站的是牛和，下垂首站着的就是三爷桂竹登，两下里彼此拱了拱手，道了一声请，就见牛和把身往前一蹿，左手一晃三爷的面门，右手一掌够奔桂竹登胸前打来。三爷一看掌到，随着把身向下一闪，用左胳膊一搭他的右臂，跟着抬右臂对准了太阳穴，用力就是一掌，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单风灌耳，牛宝元赶紧把身一矮缩颈藏头，巴掌躲开，双手一横，用了个双撞掌，又名推窗望月，双掌奔三爷胸前打来，桂竹登一看双掌打来，并不慌忙，将身一闪，出其不意，用双掌一分他的双手，奔脖项猛力便打，这一招名叫白猿献果，牛宝元一看招到并不着急，身往左一转，用右臂一挂，跟着右掌一横，连巴掌带胳膊奔桂竹登的华盖穴打来，三爷想躲这掌焉得能够，耳轮中就听哼的一声，桂爷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五六步，牛和身向前一蹿，伸手噗的一声，掳住胸前的衣服，好在一样儿，桂三爷没躺下。随着脸一红抱拳说道：“惭愧惭愧，多蒙牛老师让招。”牛爷笑道：“说的那里话来，我这是一时失手得罪得罪。”将然说到这里，在旁边霹雳杰，烈火义第哥儿两，有些个不忿，那个意思要

过来给兄弟报仇。三爷摆手叫道二位哥哥，千万不可，皆因牛老师是位朋友，并且兄弟赢不了，哥哥也是枉然，三爷把话说完，老哥儿两个也没过来，遂摆手往里面让，武学家讲究不打不亲不打不近，四位到了屋中，入座之后，三爷看着牛爷是个英雄，唯独看见面门上刺的鱼龙变化，心里头纳闷。想到这里问道："请教牛老师，你老面门刺的鱼龙变化，有何取义，还有一件事，我桂竹登人称双全侠，虽不敢说武学绝伦，平平常常的他可赢不了我，没领教你老跟谁学的武学这样高强，你老的贵老师是那位。"牛和一听眼圈一红，堪堪就要落泪，倒把三爷吓着了，将然在怔神之际，就听牛和长叹了一口声："三弟，别看从中没有人指引，今天哥哥来就为访你，皆因我听人说，你叫双全侠，行为令人佩服，才特来拜访，你要问我面门所刺的鱼龙变化，皆因从中有一段隐情，三弟勿忙，你听我慢慢的对你说。"牛爷遂把自己的亲身历史，一句不瞒，如此如彼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牛爷把话说完，再看不但是双全侠桂竹登，就连那霹雳杰烈火义老哥儿两个，全都是二目离神，面上带着一种难过的容颜。

书中代言，这位牛爷住家在四川成都府城东二十五里，地名叫牛家场院，叫白了都叫牛家场，村子虽然不大，方圆有两千多户人家，牛爷家中日子虽然不说豪富，也总算数的着，牛爷的父亲名叫牛成，在家里开设三号买卖，家中有一片房屋，家资有二十万很够个过的，家里头也没有多少人，彼时牛和才十二三岁，上上下下使奴唤婢。到了宝元十三岁的那一年，也是孩儿的命运不济，把他的亲娘死去，老头子牛成心里头难过，常言说的好，老怕丧子少怕丧妻，牛成这个时候四十多岁五十来岁，把妻子丧去，你说不续娶吧，家中无

人照看，宝元尚未成丁，你说续娶还是真没有合适的，续个姑娘年岁太不相当，娶个寡妇，又怕他的心术不良，老头子就为这段事为难。可巧有自己的好朋友，本柜上的韩先生，保了一个寡妇，娘家姓刁，四十多岁还带着两个孩子，全都是小子，大的十一二的九岁，长的像貌很好，四十多看着就像三十来岁的，聪明伶俐，能料理家务。老头子一听，倒是很合适。唯独这个姓老头子听着不喜欢，后来张先生再四的说，何必因为这个姓把这门亲事散了呢。你老家里人又少，娶过来带着两个孩儿，过十年八年给他们每人娶上一房妻室，你老就擎着享福吧。老头子一听韩先生这么一撺掇，老头了这才点头应允，三言两语这门亲事可就算成了。择了个好日子，也费不了多大事，也就把好的厚的给个信，到了那一天用车就把这位刁氏拉到了家中。三天后这两个孩子也来了，牛爷一看这两个孩子长的还是真不错，原先跟的那一家姓刘，学名一个叫文敏一个叫文敬，他那个生身父在日，还都念了二年书。牛爷孩子们又少，对于这两个孩儿也很爱喜，只可把姓改过来，名字全都没动，一个叫牛文敏，一个叫牛文敬，跟少爷牛宝元三个人在一处，大的十三，二的十一，小的九岁，牛爷高兴给他们三个人请了一位专馆的先生，三个孩儿在家里一上学，倒是整整齐齐。牛爷在家里一坐，看着这般光景，心里头倒甚安慰，刁氏人也很不错，这也可以说是如天之福。一年的光景已过，这一天闲暇之时，宝元跟他父亲说，打算叫老人家给他们请一位武学的教师，单日习文双日学武，虽然不打算应科赴试，也可以落一个好身子骨儿。牛爷一听这个话说的有理。遂托人请来一位老师，他老人家姓焦，当年保镖，尔今就算老了，打算戳起杆来，设个场子教几个徒弟。

牛爷就把这位焦老师请来，由焦老师到了家中，三个孩儿慢慢的跟着一练，也不过就是长拳短打。各种的拳术，光阴似箭，转瞬之间，就过了三年，三个孩儿也全都会两件军刃了。这一天吃完了早饭，刁氏正跟他亲生的两个儿子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了功夫上面，刁氏一问这两个儿子，“你看你哥哥宝元的功夫比你们怎么样？”两个人闻听笑道：“我哥哥头一样比我们年岁大，灵机也好，不但是练武，就是念书，也是一样，先生教给他一遍居然就不忘，连文带武都比我们哥儿两个高。”刁氏闻听一皱眉，暗想道既然他的亲生子这样聪明，文武两科全都比我的儿子好，不用说老头子活着自然要偏爱，就是老头子死了，他的岁数又大，当然当中一切全都交付于他，我们母子势必得在他的指挥之下，要打算握权操柄，那如何能够。由这一天他就时时刻刻安下了嫉妒之心，设法筹划总打算以不良之心对待牛和，虽然这么说，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别看他是继母，家中一切上上下下的人等，那一个也没有小看少爷牛和的。牛和跟着继母，如同亲娘一样，百般孝顺，比他的亲娘还敬重十分，虽然刁氏记恨牛和，但是无法下手。这一天也是活该有事，刁氏娘家哥哥的生日，刁氏跟牛和把话说明，回娘家给哥哥去拜寿去，又嘱咐孩儿下学之后，上他舅舅那里去拜寿。说着话叫马号里人套车，刁氏大奶奶坐上车回娘家，到了家中，大家都是百般招待，早饭后来了一位刁氏的亲表兄，姓安年纪有六十多岁，名字叫安述仁，素日就指着调词架讼，做些伤天害理的生活，手内稍有积蓄，这小子天然的近视眼，离开镜子走不了道，故此人送外号安眼。他的能耐是巴结财主，欺侮老实人，这一套别人比不了，今天一听表妹回家拜寿，知道牛家是财主，倘

若是得机会伸进腿去，就许遇机会弄两个钱儿。见着表妹不过说些客气话，略微问了问牛家的情形。刁氏一听，就把自己的境遇，自从带有两个孩儿到了人家，上上下下那么些个人，一个小看的也没有，这就算很趁心，其中就是有一样儿美中不足，就是牛家这个大小子牛和，在书房里念书，不论文武那一样儿，都比你老这两个外甥强的多，我恐怕当家的百年之后，虽然有偌大的家产，我们母子恐怕得不了主权，这可真是我心中一块病。安眼一听这就算是有机可乘，随着用手一理两撇断梁须，一笑如同鹭鸶一般，眼望左右观看，看了看没有外人，遂低言悄言叫了一声："妹妹，这个地方可不是哥哥我展才，要提办别的我可不成，打算叫你独霸家产，易如反掌，别说你在牛员外的面前还得宠，就是稍微有点牵连。我也可以设个法子，讹他一头子，叫你多多少少发点儿财。"刁氏一听心中喜悦，遂叫了一声："表兄，这个发财不发财倒是小事，不过将来这个当家的大权，若有法子别叫旁人侵占了去，你老要有主意，当面对我说说，解我终日的愁烦。"安眼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表妹，这场事我要是给你办不好，我就枉称安眼。"刁氏再三的问，怎样才能谋得了主权，安述仁一摆手，叫了一声："表妹，你先别忙，今天正赶上你大哥的生日，人客很多，咱们也不得说，这个事三天以后我到你的府上去，我看看你家中一切情形，找一个机会，然后就可以入手了。"说完了二人点头，又谈了几句闲话，安眼撤身出来。晚饭后刁氏回家，果然三天后安眼到了，不过略微看看情形，看看机会，要说当时就想出办法来，没有那么容易的事，一连就是半个多月，这一天安眼慌慌张张够奔牛宅，叫人回进去，先见了他表妹，说道："表妹机会到了。"刁氏

赶紧问道："你老看出什么机会来了。"安眼摆手说你先别忙，离咱们这里不远，也就是三里多地，那个地方叫赵家堆子，坊前左右有二百多间房，从中有你们老牛家一大半，虽然不是什么整齐房，可也算是产业，那里的居民都不是正当的住家，不是明妓便是暗娼，再不然就是赌博场，所有附近各村庄的无赖子，全都聚集在那里，我也打听了，有你们这里经租人到那里催租，你告诉你们这里这个经手人，别让他去催租子，叫你们这个大少爷去，是在那里住的，都没有什么本分人，房租当然不能痛痛快快，如果给不齐，你叫牛和催去，日子长了，你往牛成耳内吹风，就提这个孩子不学好，时常到下三滥地方去，如果你不信，叫他前去调查。倘若看见没有不生气的，他只要一生气，你从中就给他进些谗言。事小你给他往大处说，事大你再给他添火。这一场完了之后，我看看他们闹到怎样结局，然后再给你们设法子办。刁氏听到这里点头，把他表兄打发走后，遂派人把经租人找了来，问了问赵家堆一共有多少间房，一共能进多少钱，列出一个单子来，这笔钱不用你去要了，经租人一听心中欢喜，本来这笔账就不好收，到了那里不是抬杠，就是拌嘴，今天一听这笔钱不用他们要了，太太派人前去，当然喜欢，答应一声随着开了一个单子，谁家给了谁家没给，清清楚楚写得了交给太太。刁氏他把这单儿收起，单等少爷用完了功夫，晚饭后把大少爷牛宝元叫了来，少爷一听太太叫，赶紧来到后面叫了声："娘，你老叫我有什么事。"太太说道："宝元你看见了没有，这不是赵家堆子咱们这一片产业，见不着多少钱，可也不是经手人不肯费心，可也不知道从中还有别的毛病，我一想这事别人去不成，还是你去。"少爷一听，遂说道，您要提催房租，

那里我都能去，唯独赵家堆子那个地方，我不能去，倘若叫乡里乡亲看见，知道的我是前去催租，不知道的岂不说年青不学正道，这个话要是传到我父亲耳内，岂不招惹他老人家生气。”刁氏一听，把面目往下一沉，叫了一声：“宝元，别说你父亲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是我叫你去的。你是十七八这么大的小子，任什么事也办不了，那还成吗，这是有你父亲在世，要是老头子没有了，你是个头大的，家里这一片事业，你说叫谁办。”宝元一听，自己的娘这么说，自己也不敢深辩。因为什么呢，就皆因是继母娘，比不了亲生之母，要是亲娘，那叫自己娘们无嫌无疑，甚么话都能说，这可就不行了，凡事凡话都得退着一步。宝元这才说道：“娘既然是这么吩咐，我可不敢不去，要是到了那个地方，有人看见说我不习正道，倘若传到我父亲的耳内，你老可千万用言语替我分辨明白。”刁氏听到这里，点头说道：“你就去吧。”宝元无法，拿着这个单儿，由家里动身，够奔赵家堆子，你想经租人伶牙俐齿，这分租钱尚且催不上来，何况少爷是年青的一个孩子。人家大众相见，都是远接高迎，一口一个少爷称呼着，提到租子上头，不过诉诉穷苦，说些个软话，他也就无法了。去一趟不过多多少少要些钱来，交给他娘，刁氏还有些不愿意，说：“我以为自己人前去要钱，当然得多要点，怎么反倒不如经租人。分明是你偷闲撒懒，不肯用心。”少爷自己心中难过，左右落不是，暗想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太苦，十三岁克去了生身母亲，到尔今长到十七岁，这就算受继母的虐待，这还是有我父亲，真要是没有爹爹的眼，还不知怎样待我，不由得暗自悲伤，晚间和衣而卧。由少爷催收赵家堆子的房租，这一说日子可就不少了，刁氏时常在老员外面前，

进些诡言，说大少爷宝元，文武两科全都不肯用功，在书房里头不过是虚应故事，偷着摸着时常往赵家堆子跑，我也不知道这个赵家堆子是甚么地方，听说那个地方，大概不是什么好地方，非赌即娼，所去的人，差不多都是匪人，你说这个孩子，他也不是到那里干什么去。牛员外一听，不由得心中纳闷，心说我那个孩儿没有那种行动，跟我长的我还不知道吗，又一想人大心大，倘若有了邪心，也未可知。再说继母娘也许跟前生子不和，故此进谗言，也未可知。老头子翻来履去想够多时，这才暗含着说道："凡事眼见是实，耳听为虚，也别管真假，我留神调查调查小冤家就是了。"牛老员外由这一天起，也不管早晚，时常到赵家堆子前后绕湾去，净说老头子遇上，就遇上了好几次，老员外一看，手理胡须点了点头，暗说道，这乃是家门无德。按说牛成他就当在那个地方把孩儿叫过来问问，那才算对，那知他当时一语未发，回到了家中，单等着少爷来到家中，一句话不说，抡起手上去先打了一个嘴巴，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冤家，慢说我没有多少资财，就是稍有积蓄，也是凭我的力量所挣，常言有句俗话，创业容易守业难，你看不见已然到了什么岁数，你应当想法子守住我这产业，小冤家你竟人大心大，在外面学的花天酒地，就打着是家大业大，将来也免不了夹瓢抱碗。"孩儿听到这里，将然要说，吧的一声嘴吧，孩儿热泪滚滚，痛哭不止，一肚子冤屈，说不出话来。正在喝喊之际，后面的刁氏到了，知道计已用成，来到这里用言挑拨，明着算是劝，暗含着是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是刁氏用手一指说道："宝元呀，你看你父亲生这么大的气，你还在这里站着。你先出去叫你父亲消消气，再给你父亲赔个不是，可也就算完了，要

不然他越看你越生气。”在旁边丫环仆妇全都说太太说的对。大众说道：“大少爷你先到外面躲躲，”遂拉着少爷牛和向外走，少爷走到外面，回头看了看所有的家人，全都没跟出来，不由得心里头难过，越想越冤，暗想娘是继母娘，难道说爹也成了后爹吗，要不然他们怎么都成了一个心呢，我在赵家堆子收租，不问青红皂白，回到家来伸手就打，分明这是我娘在暗地调唆，当着我的面尚且说那种不疼不痒的话，招惹的我父亲生气，何况在背地呢，我明白了，皆因是有我两个兄弟，恐怕我爹爹死后，这一份家产落不到他们母子手内，所以诚心虐待于我。又一想也未必，要看我两个兄弟，对待我很拿我当哥哥敬重，今天这段事怎样才能算完，心里头难过，信步走出来，也不辨东西南北，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难过。思想亲娘死去的太早，撇下孩儿受这样冤屈，娘啊，你老人家在九泉以下，可不知道了，要是有你老人家在世，孩儿我怎能受这样虐待。宝元想到这里，真不亚如刀剜肺腑一般，热泪滚滚。正往前行走，由牛家场出来，够奔西南走出来足有十里多地，天的时候堪堪到了掌灯，自己站住身不由得一怔，暗说天到这般时候，我到那里去，有心回家又不知道老爹爹这个气还生不生，越想心里头越难过，心说这乃是我的死期来到，倒不如扎入了树林，自缢而死，与我那亲娘相见于地下，比活着好受。想到这里，来在树林之中，找了棵大树，把系腰带解下来，往树槎上一搭，挽了一个套，用手典了典有劲，遂双手拢着绳往左右看了看，明月已在东方，长叹了一口气，把脑袋往套里一钻。将然把头伸在套儿里头，猛间觉着背后吧的一声打了自己一掌，把少爷牛和吓了一跳，赶紧退出套来，留神观看。在面前站着一个人，看了看身量不高，

约在五尺，瘦小枯干，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绸子大褂，脚底下穿着一双双脸的缎子鞋，腰里系着绒绳，后头拴着眼镜子盒，槟榔荷包，还挂着一个大皮子烟袋荷包。往脸上观看红赤赤，两个颧骨更红，两道残眉一双黄眼珠子，通开鼻梁，通红的嘴唇，颌下一部胡须雪霜白，大耳朝怀，白剪子股小辫儿，继着红绒绳。手里拿着一个大烟袋，长约二尺多，烟袋锅子出号的大，孩儿看罢一怔，就知这个老头儿是个怪人。皆因他两眼放光，平常人他可不懂的，皆因他练过三四年的功夫，好歹他虽然认不出来，比寻常人可聪明的多了，看罢说道："这位老人家，天已然掌灯后，你老放着道路不走，难道说有什么事么？"老头一听唔呀了一声，说话是个江南的口音。就听他说："我是个行路的，我看见你小小年岁，在树上挽了一个套儿要上吊，俗语有句话说的明白，那里有见死不救之理。"孩儿闻听咳声叹气，叫了一声："老爷子，说话不怕你老笑话，我家里头还是个财主，皆因我心里有点难过之事，看着人活百岁不过也是如此，因此厌世打算一死方休。"老头儿闻听一怔，遂说道："你把你这个难过跟我说一说，如果有一线之路，人还是死不如生。"宝元闻听说道："老人家你老要问，我住家就在前面那个村，地名牛家场，我的天伦名叫牛成，虽不说家资豪富，足有二十多万的家财，孩儿把自己亲娘去世，继母刁氏虐待。"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说了一遍。老头儿闻听手拈着胡须，二目圆翻说道："论说起来这可是些须小事，也用不着寻死，可是家中有着一个继母，不时在你父亲面前进些个谗言，你焉能够防闲的了，早早晚晚必遭其害，这么说吧我问你一句话，你这两个兄弟对你如何，对你的父亲如何？"宝元闻听并不隐瞒，要说我这两个兄弟，虽跟

我各父各母，来在我的家中，跟我如同亲弟兄一般，对于我父亲也是百般的孝顺。”老头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说道：“这两个兄弟好，这个事就好办了，真要是你还愿意在家里呆着，你也不用寻死，今天咱们见面有缘，我这个意思打算教给你点武学，找个地方把你带走，单等你把功夫练成了，你的父亲可也到了岁数了，那时你这个继母良心或可改变了，既然你这两个兄弟对于你父亲百般孝顺，大概家里也出不了什么事，我说这个话你愿意不愿意？”牛和一听虽不认得老头儿，这可也是个机会，遂问道：“未领教老人家你老贵姓，府上在那里住家，你老把我带到那里练去。”老头闻听一笑，你要问我乃江南人氏，姓路叫路民瞻，江湖人称我英雄得路。”孩儿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自己虽然没见过，家里请的那位焦老师常说，外面江湖上的行侠作义的剑侠颇多，从中有一位英雄得路路民瞻，那乃是剑客的身分。不是剑客还则罢了，真要是剑客，我这个福分不浅，想到这里心中非常欢喜。那位说这位老头儿是路民瞻老剑客吗，还是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老人家，这也算是牛宝元的福气。老人家祖籍江南，现在寄居安徽六安县，城西三十五里自立路家堡，方圆有个百十多户人家，路爷这个意思打算，抱胳膊一忍，在家中安享田园之福。后来听人传言，山西太原府寿阳线，姜家屯的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身怀绝艺，自己总想前去访访。皆因曾听得自己的师兄云龙九，他老人家跟我谈，言说姜达一共师兄弟四位，皆有绝艺，叫我跟他们见了面，只可亲近不可动手。话虽这么说，别位都成，唯独这个姜达，听说他精通歧黄，内外两科，并且擅长手谈，对于武学倒是小事，我要访访他的岐黄，还要领略领略他的手谈。这是路爷一时高兴，把

家里全都安置好了，备好了包袱，带好了盘费，由家中动身，一来为访姜爷，再者就是为要遍游江湖饱览各省的风景。非止一日，赶到了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跟人打听明白，登门拜访，谁知二位无缘，正赶上姜爷没在家，路爷一跺脚，咳，这才是大失所望。无法只得由山西动身回家，并不照原来的道路行走，由山西奔陕西再奔四川，到处游览名胜，也不管天色早晚，高兴就走，这一天巧啦，正然往前走着，赶上牛宝元在树林里面上吊，把孩儿救下来。孩儿一问，老头子一句不瞒，报通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孩儿闻听知道是一位剑客，喜欢的了不得，才给路爷行礼，老头子把他搀起来，在树上把绳子解下来系上腰。爷儿两个商量好了，路爷说："你要打算跟我练艺，还不一定到那里教去，我得找个清静地方，僻静所在，您可别一时高兴，回头再想家思想你的爹爹，练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说不定十年八载，你可要拿定主意，能够受的了，我带着你走，如果受不了，从此作为罢论。"孩儿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慢说跟你老学艺十年八年，就是连我这条性命，我都抛在九霄云外，我这是遇见你老人家了，要是没遇见，我已早死多时。"路爷听着欢喜，看着孩儿说话通达，天生的福像，并且根基很好，老头子这才带他走。问了问吃过饭没有，孩儿答道没有，爷儿两个找了一个店，打了尖可就宿在了店房里面。次日天明，会过店饭钱，爷儿两起身，各处游览信步前行，这就叫行无定所，再说老人家路民瞻，天生的秉性好雅，就好游山望景。这么一说，就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行至在河南，卫辉府地面，来到一座村庄，四围树木成行，密杂杂枝叶参天，他们爷儿两个因为天热，住在店房里，天也不过将亮，爷两个就起来走，来

至在村庄这里，红日尚且未出。正在观看这座村庄，就见对面来了一个老头儿，身量也不算高，大概不过五尺，身上没穿长大衣服，半截子的汗褂，哈着腰往前紧走，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这个名目叫串金钱，两腿如飞，路爷一看就是一怔，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宝元，你看见了没有，这个老头这就是一位高人，他行走的这手功夫，名叫串金钱，普通的武学谈不到这个地方，你就在这里别动，等我赶上这个老头儿，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宝元点头，路爷矮身往前紧追，追够多时，两个人总差几尺，路爷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心中后怕，暗说道不好，凭我路民瞻的功夫竟不能追上，心中很惊怕，脚底下紧紧追赶，追来追去，就看人家进了村口，回头看了路爷一眼，把脚步止住。此时天可不早了，已然红日东升，人家哈着腰往前走不多远，路北一个大门，老头儿上台阶，进到大门里面，还不住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路爷，然后人家转身进去了。路爷看着人家进去了，这一打听这个地方叫甚么地名，这一家姓什么，方才进去那个老头子他是谁，有人告诉才知道，此处名叫关家堡，路北大门就是关宅，方才进去那个老头子，他姓关名叫关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路爷点了点头，心说怨不得他的脚程这么快呢，今天这可算巧，我何不拜访拜访，想到这里没敢公然就进去，因为不放心牛和。路爷又走出了村口，来到树林一看，果然孩儿还在那里站着，正然着急，一看老爷子来了，遂说道："师傅，你老人家追那老头追上了吗？"路爷道："我栽了，孩儿闻听一怔。"遂问道："师傅你老怎么栽了？"路爷一笑，叫了一声："宝元哪，我追人家没把人家追上，还不算我栽了吗？"孩儿闻听问道："师傅既然如此，咱们应当怎么办？"路爷说道：

“我打算访访他，来吧你跟我走吧。”爷儿两个一同进了村口，够奔路北那个广亮大门，叫牛和在下面等候，老头子上台阶叫了一声回事，由里面走出来一个人，遂问道：“老朋友你老找谁，路爷说道，我跟你打听，这可是关斗关九公关老剑客的住宅吗？”那人闻听遂说：“不错，你老有什么事？”路爷说道：“劳驾到里面通禀一声，你就提我是安微人，姓路名民瞻，前来拜访关老剑客。”那人闻听说道：“你老来得不巧，我家主人将出门，到他老人家至友那里，大概约去下棋去了，总得明天回来，有什么事你老明天再来吧，要不然你老住那里给我们留下一个住址，回头我们主人回来，或者找你老去，或者我们去请你老去。”路爷一听心说怪道，我将然见他进去，怎么会说没在家呢，也许是人家不见也未可知，又一想人家家人说的这个话对。他们主人是将然出门，路爷无法，说了一声咱们明天见，遂带着牛和由关宅往东走。大概有个两箭多远，路南有一座大店，字号是高升店，爷儿两个将然在店门前一站，伙计往里让，在南上房住下，伙计预备脸水沏茶，问道：“你们二位打了尖没有？”路爷道：“还未用饭，赶紧给我们预备吧。”饭端了来，爷儿两个吃完了之后，不过坐在那里闲谈。路爷把伙计叫进来，跟伙计打听关爷在家中平日对于乡里，为人怎么样，伙计闻听遂说道：“您要问我们街上这位关爷，那才叫年高德重，乐善好施，冬舍棉衣夏舍茶汤，在庄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真是我们当地的福神。”路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果然不愧是一位剑客，爷儿两个喝点茶，叫孩儿牛和躺下歇憩，路爷把门儿对好，屋中灯光熄灭自己在一个兀凳上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牛和睡的酣声震地，睡至在天交三鼓，外面梆锣齐敲，路爷一欠身

用手一摩挲脸，这一觉就算睡醒丁。练武功的人最在乎就是子午觉，不怕子时睡一个时辰，一夜不眠也不觉什么累。路爷这个时候，打算把腿伸开活动活动，将然要伸腿，猛然间听见房上有声音。像这种声音普通的人可听不出来，这乃是路老剑客心细，又搭着在更深夜静。微闻一点举动，路民瞻可就没敢动，单等外面这个人，看看他怎么样动作，然后再说，虽然说没动，等了足有喝一碗茶的工夫，并未听见什么动作，老人家不由得心里头犹豫。又一想这可不行，我开开门得到外面看看，想到这里，两脚沾地，够奔屋门，把门开开，用脚一踢帘子晃身纵到外面，到了外面扎撒臂膀四外观看，别无动作，随着脚尖一点地，纵至在房上，往各处观看，任什么也没看见，路爷心里纳闷。眼睁睁我听见有一点声音，怎么会没人呢，或者也许是过路的，自己犹豫了好半天，无法遂由房上跳下来，伸手启帘栊，奔自己屋中，方一启帘子，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但只见后窗户支起，有一个大缝，路爷明白，准知道我由屋中出去之时，他就到了后面了，我登房他可就进来了，我下来他出去，这个人的算盘比我打的清。别忙看看屋里丢了什么没有，留神细看在什么也没丢，又一想不对，按我们江湖道的规矩，不能走空，既然到屋中他多多少少也得拿一件物件，也许是我回来的紧，他未曾得手，真正怪道，我这可得到外面看看。这人真乃大胆，竟敢到我的屋中，无论丢东西不丢东西，这就算摘我的牌匾，倘若传到外面，与我脸上无光。我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这个地方也是英雄得路他老人家一时的慌疏，屋里头还是真正丢了东西了，是他老人家没看见。那位说把什么东西丢了，倒是不要紧的物件，把他老人家随手用的铁杆烟袋丢失，路爷

可没看见，他老人家晃身够奔外面抖身上房，手打凉棚，留神往各处观看，就见在东面影影绰绰似乎有一条黑影，两腿如飞，恰似箭羽离弦。路爷看罢一纵身跳下来紧紧赶去，他心中暗想，我为访姜达姜本初，来至在此处，恰遇关斗关九公，这条影儿不是关斗还则罢了，要是关斗他可对不住我，白昼之间我已登门拜访，你没在家未能相见，夜晚前来戏耍，这于情理上未免稍欠。一边心里想着，脚底下加紧，路爷这一次还是急了，两腿如飞，转瞬之际跟面前那条黑影，相离切近，也就是首尾相连。要说头里那条黑影走着走着，听见后面追赶的声音来到，也有些个骇怕，抬头观看，好在西村口外有一片乱树，就见那条黑影已然纵入树林之中。要按江湖绿林道规矩，无论是什么人，或是身犯重案，只要一入树林，就不能追了。这是路爷一个急劲，皆因心里有气不能不追，他老人家也一哈腰蹿入了树林，头里那条黑影见后面追的人还是真狠，他竟穿林而追，无法只得东串西绕围着树林打盘。绕够多时，猛然间就见黑影一晃，踪迹皆无。路爷明白，这倒不是我的脚程没有他快，皆因他是人杰地灵，路爷可也不敢乱走，怕的是他在暗处，我在明处，倘若隐住身形，暗算于我，如何是好。路爷想到这里，只得提着气慢慢行走，一点声音没有，路爷正然各处绕着，看见前面有一棵大树，那个意思要凑到大树近前，休息休息，喘喘这口气，正然要往前凑，猛然间一看，在大树前面坐着一个人，他可看不见前脸只看见后背，路爷这可吓着了，幸亏我留着神了，要不然我走在他的面前，他要暗算我一下，我还活的了吗。路爷想罢离着人家约在四五尺，留神观看，不由得一怔，坐着的非是别人，正是白昼之间，看见的那个老头儿，关家堡的关九公，

路爷看罢心中不悦，暗说道这可是你不对，按着你的身分人称剑客，我已然登门拜访，凭我的名姓，你也不能不知，你就不应当夤夜之间，够奔店房前去戏耍于我，将我引到树林里，你坐在这里一语不发，我不知道你意欲何为，真我有心在后面给你一掌，也别说我打的着你，打不着你，叫你知道了，反倒说我不对。有了，我不如多多少少偷你点儿东西，还显着我身分高，这就是戏耍戏耍。想到这里，将然要往前凑，仔细一看，就见关爷身背后支出来一件东西，长够一尺粗细与小核桃相彷，心说这一定是关斗的军刃，我何不盗将过来。想到这里，没敢往前走，探着身轻轻的往前凑，相离切近，伸手掳住轻轻的往上一提，这个地方这叫身分高，赶等路爷把人家这件东西拿到了自己手中一看，不由吓了一身冷汗，那里是什么军刃；正是自己随手用的烟袋一根。路爷拿过来一声没言语，转头就走，回归自己的店房。书中代言，那个老头正是关九公，皆因老人家白昼之间练功夫回来，一时高兴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回家，后面有人追赶。顶到自己回到家中，未能把身坐稳，把外面家人叫进来嘱咐，今天无论有谁访我，就提没在家，他要走的时候，或者问明他的住址，或在后面跟随探明白了，回头速报我知。家人点头答应。果然路爷来访，家人就按着这套话一说，等路爷走家人暗地相随，看明白就住在本街，路南高升店内，家人看罢回来报告关斗关九公，老人家闻听撕髯思索，二目圆翻，暗想道不好，我以为是寻常人前来访我，原来是英雄得路，人家师兄弟二人，遍游江湖人称剑客，二人的英名到处皆闻，今天怨我，练完了功夫回家，就不应当施展夜行术，才被路老英雄跟下来前来拜访，访我难道说还有什么好事吗，也就是比比拳术，真要

我们两个动手过招，我把人家赢了也显着不好，我要不是人家的敌手，这数十年的英名，岂不付于了东流。思想了半天，心说倒不如夜晚之间够奔高升店，暗地窥探路民瞻。吃完了晚饭，定更后天不足二鼓，老爷子收拾俐落，由家中动身，够奔高升店；探明白了路爷的住房，一直够奔后坡。又谁知抖身上房之时，不过微有声息，普通人可听不出来，路爷在屋内可就听见了。等到路爷晃身向外走，帘板吧的一下，关爷知道自己上房被路爷听见，故此到外面观看，老头子一想不好，他要在院中看不见动作，必然上房，倘若我跟他在房上相遇，倒显着不合适。老头子把身一纵，用手掳住后窗拔开了插削。这个地方关爷的算计又比路爷高了，他准知道路爷出来看不见什么，一定上房，趁着这个工夫我到他的屋中，把他随手用的东西拿一件，带着回家一走，比如说他明天再要去访，也就用不着跟他比试了。大概姓路的身为剑客，是条英雄，我再以婉言相劝，当然他也不能非比不可，从此以后我要跟他多亲多近。关九公到了屋中，左右观看，并无可拿的东西。在桌上放着一根烟袋，有一尺多长，用手摸分量沉重，才知道是铁的。老人家猛然间醒悟，听人传言英雄得路一辈子闯荡江湖，跟人动手，就凭手中的烟袋，一边想着随手把烟袋掖至在腰间，关九公转身要走，就听外面有人说真乃怪道，老头子一听，准知道路民瞻到了房上一看没有人，当然下来，既然说话一定站在院中，马上他就要进来，我还是快走。想罢一纵身由后窗出去，路爷到屋里一看后窗离缝，二次到外面观看，看见人影，才一直追到了树林，围着树林绕了好半天。关爷一想不要紧着绕，找了一棵大树隐住身形盘膝打坐，那个意思要打算把路爷哄走。又谁知路爷在后面跟

着，无意之中看见了关爷，有心向前又怕人家看出了破绽，遂偷盗人家一种物件，拿到手里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东西，不由得心中后怕，一声没言语绕过了树林，回归高升店。关九公容他走后，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回家，到了家口已然天光大亮，红日东升，他老人家梳洗梳洗，告诉家人沏得了茶，他老人家将然喝了两杯，外面家人进来回话，说是外面有一位姓路的拜访你老人家，昨天已然来过一趟，说你老未在家，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求见。关爷说道："好，你头前带路等我出迎。"关爷心说准是英雄得路路民瞻前来拜访，一面想着来到街门，一看不错果然是昨天晚晌见的那个老头儿，就见满面带笑说道："老兄，昨日我已然前来拜访，无缘正赶上你老人家未在府上，今日恰巧你老人家没出门。"说到这里连连作揖，关爷赶紧还礼，遂说道："不知道路老英雄前来，恕我接待来迟。望求恕过，此处并非谈话之所，里面请吧。"关爷一看还带着一个孩儿，有个十六七岁，长的倒是不错，面目聪明俊秀可爱。说话之间谦谦让让，一直让到里面厅房，分宾主落坐，孩儿牛和在路爷身旁一站。关九公用手一指道："这个孩儿是老英雄的什么人？"路爷闻听点点头："老人家您要问，他住家在四川成都府牛家场，姓牛名和字宝元。他家里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关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路老英雄，这可算是你老不对，并不是你老救他性命倒不好了，他家中既然是继母发生了这种事，你老把他救了之后，带着一走，倘若他家中再出点意外，那岂不是反为不美。"路爷道："老人家，吾也想到这里了，他的继母刁氏带的两个孩儿，对于父母也好，对于弟兄也好，家里既然有这么两个好孩儿，就是他的继母刁氏稍差，大概他父母也不至于出了什么意外，故

此我才有意把他带到我的家中安徽六安县，有意传给他几手武术，昨天在行路之际，看见你老人家脚程甚快，故此在后面追赶，追到了门前跟人打听，才知道你老是关老剑客，随着登门拜访，偏偏不您没在家，我们住在了高升店内，没想到夜晚之间，有这么这么一段事。”关九公不等他把话说完，噗噗一笑，叫了一声：“路老剑客，你老可别过意，昨天你老来访我，我也在家了，皆因我不知道你老是谁，看你老脚程甚快，我没敢轻易跟您见面，后来才知道是路英雄，我才夜晚之间，去到高升店前去窥探，又谁知被你老看破追赶，到了树林内隐藏，烟袋又被路老英雄取回，这么看起来身分比我关斗高的多，幸求海涵勿存芥蒂。”路爷听罢哈哈大笑道：“老人家不可这么说还是我路民瞻不对，望求老人家多多海涵。”这老二位互相道歉，说罢彼此哈哈大笑。路爷说着话心中暗想，这一次我与关九公相遇，他把我的烟袋盗去，我虽无意之间又盗了回来，究竟人家比我高，要不然必使我这个小小的微名，一旦而丧，这么看起来，闯荡江湖绿林道，不知道那一天栽筋斗。路爷自己心里想着，未免二目离神，老头子关斗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那真是阅历老练，谈着话一看路民瞻这个情形，老头子明白，准知道路爷心中有所不甘。想到这里老头子用手一指，带笑说道：“路老英雄，这么说起来这个孩儿牛和从此就算你老人家的弟子了，我说句话路老剑客千万别过意，我看着这个孩儿由心里头我就爱喜他，我想你老把他带到你老府上，也是传习武学，我这个意思打算把你们爷儿两个，留在我的家中，有的是现成的地方，头一节你我可常在一处盘桓，再者说我也可以把我身上的技术教给他两手，不知道路老英意下如何？”关爷这可是一片好话，

又谁知路爷以为是人家要借着牛和显露显露自己的能为，遂赶紧说道："好，既然关老剑客有如此厚意，我这里领情还是不客气，头一样我也愿意跟老人家在一处盘桓，再者也可以叫牛和得老人家些绝招。"别看路爷嘴里这么说，心里别有打算，心说你不用借此显露你的能耐，我也要叫你看看我的艺业，你别仗着你今古侠的身份小看我路民瞻。虽然是二位老人家是闲着教给牛和练艺，暗含着可就是老二位要比赛各人的能为。这一来不要紧，总得说牛和的祖德太大，自己本身有福，要不然怎么能够得这二位剑客的绝艺，路爷遂写了一封信给家里送去，说明住处，写的是家中有事可以来信，并且也可使家中放心。此时关九公吩咐摆酒款待他们师徒，关爷是跟路爷打算亲近的意思，处处都是从优招待，所为的就是化除两个人的意见，故此吩咐厨房预备上等酒席。工夫不大，山珍海味摆满桌面，路爷也不客气，真正是开怀畅饮，在酒席筵前老哥儿两个谈笑，所说都是江湖绿林上异人奇事，牛和在旁边听着，别看家里也请着武术教师，练了三四年的武术，今天一听二位老剑客所说之话，那就算是闻所未闻。牛和高兴，就把家中一切的事，全都抛在九霄云外，霎时间酒饭用毕，家人献茶吃茶闲谈，然后叫家人安排卧具安歇。次日起来梳洗完毕，关爷陪着路爷和孩儿一同用过了茶点，关爷家中原有练武的地方，令人收拾出来，用不着怎样费事，不过把院里用黄土垫垫，顺着西为上房檐，接出来五间罩棚，预备闹天气的时候，好在里面避雨雪，又陈设了两个军刃架子，头一天入场子学艺，还是照例的老规矩，悬起祖师牌位来，师徒朝祖然后弟子拜师。这些个仪式全都办完了之后，二位老剑客推让，路爷叫关爷先教给孩儿练，关爷摆手说道："路老

剑客不必客气，徒弟是你先收的，再说又是在我的家中，无论如何也得你先教。”路爷再三推让，关爷执意不肯，路爷抱拳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要不客气了。”说着话一回头，把牛和叫过来先问了问，在家中都练过什么功夫，牛和就把自己练的长拳短打，以及军刃全都诉说了一遍，路爷闻听点头，遂叫牛和你把你所练的武学，当面演来，我看看可以接着练不可以。牛和答应一声，来到院子当中，站好了架式，然后就把自己跟焦老师所学的拳脚一招一势，当着二位老剑客一练，路爷看着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关老剑客，你看见了没有，据我看武术传到尔今，就算是没真的了。这里面有最大的两个原因，头一样儿为人师者秘而不授，一代一代的往下减，减到尔今这个真传二字就算谈不到。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人心，大多数全都舍本求未，比如说真有真本领的老师，按着祖传所留的规则，一步一步的教授，徒弟以及家长全都说没有进步，说老师故意延岩时日，以图混饭吃，所以闹的教场子的老师傅们，开始教徒弟都不敢由根本教授，不过在半插腰里下手，请想根未深枝叶如何能够茂盛，舍本求末焉有真传呢。就拿牛和今天所练的说吧，他的老师我虽然没有见过，准知道他练功夫之时，准得比牛和真切的多，再往上推是一层比一层真切，往下说是一辈不如一辈，比如说照着牛和这样技术，练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日后也短不了再收徒弟，他自己学的时候，就没得了真切的传授，以此再往下传，岂不是越传越远。”关爷听路民瞻说练武的这片议论，句句切要，真不枉人称剑客，关斗遂道：“路老剑客所论，关斗佩服得很。”关爷这是夸奖路爷高明，那知道路爷把话听反了，还认着是关斗笑自己，遂说道：“关老剑客，不必谬奖，

也许我所说之话，是一已之偏见。”这个工夫牛和已然将在自己家中所学的武学全都练完，收住式子在院子当中一站。路爷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牛和进前来。”牛和赶紧前来到路爷的面前，就听老人家说道：“牛和你方才所练的我已然看明白了，此不过是平常的武艺，要打算跟我练艺，练成了的话，你就将你的所学完全把他忘掉，就像起先没练过一样，跟我就是初学，你可能够忍受。”牛和点头答应，口称：“老师，弟子情愿重学。”路爷一听牛和慨然点头，就知道这个孩儿的志向不浅，自己看着也非常喜欢，遂说道：“牛和，既然愿意重练，我可不能不把话跟你说明，皆因你在家中所练武学，全都缺少根基，我问问你拳术中有八要，你可晓得。”牛和一听摇头不知，路爷接着说道：“这八要的名目就是头，肩，肘，拳，膀，膝，脚，臀，这八个部分随地发招，全都是武术的要点，按说今天对你谈论这个，你也未必听的明白，不过我略说一遍，以后你好用心习练，按拳经所云，头打落意随足走，起而未起占中央，脚踏中门抢地位，就是神仙也难防，肩打一阴反一阳，两手只在洞中藏，左右全凭盖他意，舒展二字一命亡，肘打去意占胸膛，起手好似虎扑羊，或在里拨一旁走，后手只在肋下藏，拳打三节不见形，如见形影不为能，能在一思尽，莫在一思存，能在一气先，莫在一气后，胯打中节并相连，阴阳相合得之难，外胯好似鱼打挺，里胯藏招变势难，膝打几处人不明，好似猛虎出木笼，和身转着不停势，左右明拨任意行，脚夫踩意不落空，消息全凭后脚蹬，与人较勇须防备，去意好似卷地风，臀打起落不见形，好似猛虎坐卧出洞中。这就是八要的妙诀，其中的变幻无穷，此时我也不必跟你多讲。”路爷话说到这里，不住的手拈银髯，翻

着二眸子观看今古侠，那个意思是教关老头看，我来到这个地方本意要讨讨教，皆因面子拘的不能比较，按着我所会的，以教徒弟为名，也叫你见识见识。路爷这分意思难道说关爷就不懂吗，老头子早就看出来了，不由得暗自点头，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用说叫人家练，就是人家所谈的八要，普通的武学家他焉能够知道，果然名为剑客身带绝艺，这么看起来这个孩儿牛和福气太大了，平平常常要说请二位剑客教给他练艺，大概银子堆成了垛，金子叠成了山，也不准请的着。由这一日为始，路爷携带着孩儿寄居在关爷的家中，每日操练功夫，谈到拳脚路爷担任，谈到军刃关爷担任，夜晚之间二五更练功夫，白昼得暇，二位剑客给孩儿开讲武学中的奥妙。文武两科技艺都是一样。竟练不讲，练一辈子他也不知道武学的底细。这二位老人家给他讲，那招那式是何人所留，那一招赢那一招，那一招克那一招，再者江湖绿林的黑话调坎儿，那一省有侠客，那一侠有剑客，剑客使什么军刃，侠客是谁的徒弟，在什么地方作过露脸的事，详细的一说，孩儿的岁数也到了，年长十七八岁，正是好年纪，有福有德神思灵敏。这个练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他是十七岁来的，练艺十六年，二位剑客所教长拳短打，刀枪棍棒，要谈到军刃那乃是关爷所传，一口单刀刀名厚背雁翎，共有刀招七十二趟转环刀，一招也没留那才叫倾囊相授，关爷教的这趟刀要说可不好学，皆因这趟刀一招以拆八手，前后五百七十六招，人的力量要是不足，这一趟刀练不下来，要说牛和这个岁数学艺学全了，他已然三十多了，再搭着他有点儿根基，牛和把这趟刀完全学会，别看牛和三十来岁，不用说外面平平常常的人，就是成名的侠客，要谈到武学解决，也未必能赢的

了牛和，不但牛和的功夫好，而并且气度不凡，温柔大方，颇有侠风。这一天清晨早起，老的少的爷儿三个正然坐在厅房闲谈，外面家人进来回禀，有安徽六安县来人下书至此，要面见路老剑客。关爷一听赶紧叫把他叫进来，家人答应转身出去，工夫不大，由外面带进一个人来，到里面见着路爷行礼，然后又给关爷请了一个安，遂双手捧书信，呈给路爷。老人家接书在手，打开观看，原来是自己师哥云龙九现周浔在家等候刻不容缓叫路爷赶紧回家，有要事相商。路爷把信看完了，往兜囊里一带，遂告诉家人道："你先回去，大概你到不了家我就到了。"家人点头答应，撤身出去，路爷容着家人走后，站起身双手抱拳，向关九公道："老哥哥，家中来了一封书信，叫我急速回家，我可不能耽误，暂时我打算跟你老人家握手告别，单等把家里诸事办理清楚，我再来给哥哥你老请安。"关爷听到这里，也不多拦。遂说道："既然兄弟家里有事，我也就不强留了，要说马上就走，未免过于仓卒，我摆一桌酒给兄弟你辞辞行，然后再走不迟。"路爷一听也不客气，工夫不大，酒筵摆齐，也没有外人，老哥儿两个入座，叫牛和打了个横头儿，牛和亲自擎杯，给二位老师满酒，老哥儿两个也不谦让，杯到唇边一饮而尽。喝着酒关爷有眼看了看路民瞻说道："兄弟，你这一走但不知何时再来，家里有要紧的事何妨当面明言。我可不敢说帮忙，也可以稍微的维持维持。"路爷一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过家中我的师哥来了，他老人家叫我回家，说有事相求，也许是出了什么事情啦，大概也没有什么大事，这一晃我们哥儿两个十几年未能见面，也许他老人家想念于我，不过我接着这封信不能不去。"关爷这才点头，牛和一听路爷要

走，随着一欠身道："师傅，既然你老人家回家，不叫我关师伯走，弟子我可以跟随到你老的家中看看，再说我这位师伯云龙九现，要是在你老的家中，你老也可以给我引见引见，孩儿我岂不多认识一位高人。"路爷闻听遂叫了声牛和道："原没有什么要紧事，你也不必前去，单等诸事平复，我跟我师哥前去找你就是了。这个话还这么说，我要走后，你也不必久居关家堡，皆因你的岁数也不小了，由十几岁来的，到尔今已然三十出头，练的这身功夫，可也称得起不错，依我说你也收拾包袱，由此回家探望探望你的爹爹，这十几年的光景如何，也看看你这个继母刁氏他的行为如何，如果没有大变更，还是大家在一处，以和平为要，倘若事出意外，诸事全都不顺，你有一身的武学，倘若家中诸事平安，千万别在家里呆着，携带随身包袱暗带单刀一口，到外面闯荡江湖，创创你的名姓，单等名誉创成再物色一两个弟子，将本身的艺业相传与他，也不枉我们弟兄二人教导你一番，一代传一代作永久的纪念。"牛和闻听点头答应："听遵师傅的吩咐，弟子不敢违背。"说到这里老二位业已酒足饭饱，残席撤下去，略微的喘了喘气，路爷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收拾，打了一个小包袱，跟关九公告辞，牛和跪倒给师傅磕头相送，英雄得路跟关爷老哥儿两个分手作别，回归安徽六安县不表。单说的关九公，留牛和又住了三天，给孩儿把包袱收拾好了，一口厚背雁翎刀，另外纹银二十两，叫他作为路费。老人家嘱咐他在中途路上千万多加小心，因为什么呢，别看你岁数三十有余，没有在外面闯练过。牛和听着师傅嘱咐点头答应，随着跪倒磕头，说道："师傅，你们老哥儿两个对待弟子这份好处，我此时要是用嘴说将来我发了财，怎么报答，也是空口

一说，我唯有铭刻肺腑而已，咱们爷儿三个在一块儿就凭的是心，别的就不用说了，十多年的功夫，我也不放心家里头，暂时跟你老告别，改日我再给你老请安。”把话说完了，行完了礼爷儿两个洒泪而别，关爷还真舍不得说：“牛和呀，你不必难过，你我相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何必这样恋恋不舍。”说到这里关爷一摆手，叫声牛和你去吧，关爷说完了话，转身往里走，牛和无法收拾齐毕，由河南关家堡动身，顺道遛遛达达一直够奔成都府。这一次牛和行路，比前一次由家里出来可就差多了，头一节武学在身，脚底下能行，白昼之间还不敢甚走，皆因天气暑热，夜晚之间施展夜行术，不但快并且还不受红日蒸晒。书不可重叙，在中途路上也就是四个字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至在成都，到了牛家场。自己那个意思，打算找个饭馆，喝点儿酒吃点儿什么，就势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形，想到这里进了村口，来到街上，十几年没在家，再来到街里一看，买卖铺户也有焕然一新的，也有坍塌不成样的，热闹可不减当年，自己看了看想起当年离家时的景况，不由得发出一种感慨。牛和一面思想，一面往前走，就见在街南有一家饭馆带楼，牛爷迈步往里走，伙计往里让道：“才来您哪里面坐吧。”牛爷在后面跟着，来到里面找了一张桌落坐，伙计擦抹桌案，牛爷将然把身形坐稳，猛然间掉脸观看，就见对过坐着两个人，每人手中把着一壶酒，看那个样面带凄惨的愁容，并且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两个人四只眼睛不住的上看一眼，下打一眼，观看牛和，牛和也不住的看他们二人，六只眼睛相聚在一处，全都看的出来，猛然间那两个人一欠身凑到牛和这张桌前，未曾说话先四外观看，然后低言悄语问道：“阁下你老是姓牛吗，

你老可是牛宝元大哥吗？”牛和闻听一怔，细看了看想起来了，把牛和吓了一跳，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位，正是自己的两个兄弟，文敏文敬。牛和这才问道：“二位贤弟因为什么落到这般光景。”两个人未及答言，泪流满面，两个人委委屈屈抽抽答答，哭的语不成声。牛和看着这般光景，不由得也是一阵心酸，回想当年历历如在目前，不由得也是泪往下流。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二位兄弟叫了一声：“大哥，你老不必难过，我们二人尚未吃饭，咱们在这里吃点儿什么，回头细谈我们两个人的肺腑。”牛和一听点头，知道事情关系重大，这个地方耳目众多，遂叫伙计把两份杯碟拿过来，哥儿三个凑在一处，要酒要菜，一句话不说弟兄三个闷头吃喝，工夫不大，酒足饭饱，牛和给的饭帐。哥儿三个站起身形由酒馆出来，来到旷野荒郊，找了个大家的坟地，四周围有花瓦子墙，看了看左右无人，牛和遂把他们哥儿两个倒替班扶进花瓦字墙。到了里面哥儿三个从新见礼，然后席地而坐。未等牛和开言，文敏文敬二人，叫了一声：“哥哥，十数年相别真难为你老，也不知道在那里存身，这一次你老回到牛家场，但不知您意欲何为，哥哥您对我们二人把话说明。”牛和并不隐瞒．就把自己这十数年所遭所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哥儿两个听着拍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大哥，大哥，我们二人要是有您这份能为，何至到了这样。”牛和又问你们二人因何落得这个样儿，文敏文敬闻听，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大哥，你要问我们二人之事，真正是令人酸鼻，就是铁石之人也得伤心。”这二人遂把所经所遇，详详细细对着大哥说一遍，牛和一听不由得眼泪汪汪，心中难过。书中代言，只皆因老员外牛成，跟牛宝元呕了两句气，又谁知牛和

直到夜晚并未回家，老员外把火儿消了消，一看孩儿未曾回来，不免心中思想，这个孩子怎么了，难道说你还不叫我管么，说你两句你就一夜未归，这个东西你说他够多么可恨，我看你多怎才能回来。说完了这个话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多月，仍然未见牛宝元回家，老人家牛成暗说这个孩子他可上那里去呢，再说他手中分文无有，难道说饿死外面不成吗，又一想也许孩儿自从染习不正的行为，对于家中的资财，短不了也许偷盗些个也未可知。牛成想到这里，连家里带外头的帐房全都清查了一回帐目，倒看看牛和有暗地支款的行为没有，全都查完之后，并无一笔偷支的钱财。牛成准知道牛和手中没有银钱，心里头可就更纳闷了，你说他可上那里去呢，这是牛成心里的话，并未对一个人言讲。那知光阴迅速，转眼三年之久，牛和也未曾回家，继室刁氏还时常在牛成耳边进些谗言，说："你看见牛和这个孩子了没有，长了二十来岁一点人情世事也不明白，自己行为不好，父亲教训几句，就至于一去不回来，家中现有这么大岁数的爹爹，难道说他就真放心，说一句不吉利的话，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还指着他养老送终吗。"老员外牛成说道："不必提他了，忤逆子倒不如没有倒干净，他这一走不回来，倒也给我心中去病，何况我眼前头尚有文敏文敬，凡事也很听说，何必念叨他呢。"老员外这个话不过是恨孩儿不能争气，已竟落到这般光景，追悔不及，嘴里这么说，心里也有一份难过。这个话说过去没有多少日子，可就到了八月中秋，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全要焚香拜月，到了晚间明月东升之时，必须设摆酒宴一家老老少少同桌吃饭，这个名目叫团圆饭。老员外牛成家里乃是当地数的着的富户，对于年节是非常注意，到了八月十五日这

一天，柜上放假以酒肉犒劳同事，家里头也是照样。白昼之间老头子忙忙合合忙了一天，到了晚上命家人摆酒后面花园，园中栽种许多桂花，花逢令节异常香艳，桂花本名天香，其品最幽，被凉风一吹阵阵飘香，偏偏这天晚晌又是晴天，一点儿浮云也没有，镜子般的明月从东升起，渐渐升到了天空，明月光辉，照着万朵金粟香风拂拂，老员外牛成教家人就把酒宴设摆花园里面，一面吃团圆饭，一面玩月赏桂，真是人间的乐事。好在家里头也没有多少人，就是牛成老员外，续娶的老伴刁氏，跟带来的两个孩子，老少四口团圆坐，老头子很高兴，说今天是大节气价，你们多多少少陪着我喝两杯，两个孩儿执壶把杯，给牛成刁氏各人满了一杯，孩儿每人也满了一杯，老头子牛成平素就好喝，今天又是中秋佳节，端起杯来是杯到唇干，刁氏母子也只好陪饮。要说刁氏平常倒不断的喝酒，唯独这两个孩儿文敬文敏，天性不大喜欢饮酒，要说一杯半杯还可以，实在不能多喝，今天看着爹爹高兴，哥儿两个也陪着喝了三四杯，酒可不多，这小哥儿两个就算是八成醉了，老头子还喝的非常高兴，喝着喝着大概也带了点儿酒意，忽然左手擎着酒杯，右手撕髯，抬头看了看明月，复又看了看文敏文敬，老头子心中难过，暗想道我那亲生之子牛和如果在家，今年他已然二十一岁，逃亡在外到如今已然四年多，生死不知下落，虽然说牛和不好，也是我牛成命运太苦，中年伤妻老来失子，这全都教我一个人赶上了。想到这里又暗恨牛宝元，你为什么就偏偏不争气，我教训你几句，不过是教你从此改过，你不应当一去数年，并无音信。老头子触景伤情，皆因今天这个团圆二字，故尔思想起亲生之子，想到这里一阵酸心，不由得老泪夺眶而出。随着长叹了一口

气，人要是亏心处处担惊，刁氏一看老头子这般光景，心中就猜着了七八分，大概是想起他的儿子牛和，遂先迎头用言语拦阻，叫了一声员外，你的岁数已然不小了，这么大年纪就该抛除了一切的愁烦了，这就得说乐一天是一天，不可多想别的。还未等老人家牛成答言，在旁边两个孩儿接着问道："爹爹今天是八月中秋，举家欢宴，你老人家因为什么不喜欢呢？"老头子听着孩儿问，复又长叹了一声："文敏文敬是你等不知，我一时思想起你那哥哥牛和，皆因不习正道，被我数说几句，又谁知他竟一去不归，真要是有他在家里，咱们一家子岂不更热闹了吗，我叹我自己命苦，我又可恨这个孩儿不争气，故此思想起来，一时心中难过，你说当天之事可是怨我吗。"老人家说话之时，悲悲切切，令人听着酸鼻，两个孩儿闻听不由也是两泪交流，遂叫了一声："爹爹，当年之事不怨爹爹您，可也不怨我哥哥牛和，那段事情怨可就怨我的娘亲，他老人家不应当少说一句话。"老员外赶紧接着问道："少说什么话，要你当面讲来。"这两个孩儿头一样儿天生孝友，看他的娘亲作事不对，再者说又搭着多饮了几杯酒，遂把当日之事，并不隐瞒，两个孩儿可未能说刁氏诚心挤兑牛和，不过是牛宝元到赵家堆去，是刁氏打发去的，当时你老人家生气，我的娘亲就应当把话说明，他老人家少说一句话，才至于我哥哥逃亡在外，老头子牛成闻听，残眉倒竖二目圆翻，吧的一声把酒杯往桌案上一放，眼看着刁氏问道："他们二人所说之话，是真是假？"刁氏一听自己两个儿子说出这样话来，暗咬牙心中忿恨异常，又加着老头子这一问，不由得脸就是一红，还算是刁氏善于言谈，遂说道："老员外，不过他二人胡言乱语，孩儿牛和待我如亲娘一般，我焉能挤兑他，

再说催收赵家堆子的房租，自有人前去，何必用他呢。”老人听刁氏所说的也对，虽然有理，但也看他的神色有点不大自如，自己本有心发作几句，又一想不可，没有确实证据，刁氏他也不服，回头我调查明白，自有对待的方法。老头子想到这里，酒也不喝了，一声没言语站起身形够奔前面，来到书房坐下，把家人叫了来，当面吩咐到外面把催讨赵家堆子经租人，叫了来我有话当面问他，家人答应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就把经租人叫到了书房，到里面向上回话，口称：“员外爷你老叫我有什么事？”牛成说道：“我问你几句话，要你实话实说，平素我对待你们可不薄，如果蒙哄于我，你们觉着于良心上面下的去吗？”催租人一听就是一怔，不知道老员外为着何事说出这样话来，赶紧说道：“员外爷，待我们真可称得起天高地厚，不但是小人我自己，阖宅上男女的下人，那一个您对待他也不错，要说有事蒙哄你老人家，头一样良心上过不去，再说也没有这么大胆子。”老爷子牛成听罢，点了点头，遂问道：“你催赵家堆子的房租，在四年头里可有人替过你，是谁吩咐的，你实话实说没有你的事，如有一句假言，被我调查出来，你可别说我心狠把你赶出去不用。”经租人一听就吓了一跳，原来是大少爷这段事犯了。你可别看刁氏是个妇道人家，再搭着有安眼给他出主意，办事严密的很，当时牛成把牛和责备完了之后，牛和离开家门，当天晚晌没回来，刁氏赶紧把经租人叫到了自己房中，叫他明天照样接着前去催租，如果老员外要是问的话，你说始终是你自己办理，并没有别人替代，把话说完，赏给经租人八吊钱，再三嘱咐，经租人连连点头答应，谢过了主母的赏退下去。次一日照样接手办事，这个话一说四年多的光景老员外他可也没问过，今

天听老员外说到替班催租的这回事，不由得把小子吓了一跳，有心不说又怕老员外调查出来，那可就把饭锅砸了，有心说了又怕对不起员外奶奶，思前想后还是说了对，饭吃的是员外的，无论如何不能蒙哄他老人家，他把主意拿妥。叫了一声："员外爷，你老要问在四年前，员外奶奶如此这般吩咐过一次，皆因彼时你老没问，小人也未敢多说，求员外爷你老多多原谅。"牛成一摆手说："好好的去作事，与你不相干。"经租人答应几个是，退将出来不表，单说员外牛成，看着经租人走后，那个气可就大了。原来是刁氏这个东西从中作祟，你说够多么可恶。又一想牛和你也太傻了，既然你心里有这份冤屈，就是我盛怒之下，你未能说出，过个三天五日，你再说也不晚呀，你为什么横心决意离开家门，就不回来呢。老人家思前想后，猛然间想起来了，他必然说我协助他继母虐待于他，所以他才一去不返。老人家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后悔，暗含着自己叫自己的名字牛成啊牛成，你枉活了这么大年纪，家中有前窝后继，凡事全都得留神，为什么你不问青红皂白过来就办，事到如今后悔岂不是枉然。老人家想到这里，心中难过，暗含着叫道牛和牛和，倘若你在外面未死，为父准能设法将你找回，如果逃亡在外，死在他乡，在九泉之下，你可别怨为父不仁不慈，这可是孩儿你聪明不到之处，你须知道为父心粗，因为不把话跟我说明，老头子这个时候，这就叫怨天尤人起来了。思索了好半天，才够奔后面卧室，见着刁氏，老头子恨不能一口把他咬死，方解心头之恨。随着用手点指，骂了一声："好你万恶的刁氏，我儿牛和那一样对你不过，你竟设此奸计，把他挤兑走了，他走之后，我且问你有什么便宜。"刁氏自从进了老牛家的门，跟员外这个半路

的夫妻，向来是和和美美，从来没反过目，刁氏今天一看老头子对待自己如此凶恶，又加着自己作事亏心，无话可答，一句话也没说，呜呜咽咽哭起来了，一面哭着嘴里头叨叨念念，说我是晚来的人没有人向着我，你要听信他们简直的就没有我的活路了。牛成一听牙关紧咬，二目圆翻，随着厉声说道："你还敢在我面前强口，话是你亲生儿子说的，我又到外面调查明白，难道我委屈了你不成吗？"这位员外奶奶哭哭啼啼叫了一声："员外，我问你一句话，牛和在家我们母子三个人受气吗？"老头子说道："没受气还作此伤天害理之事，要是受气，还不定怎样呢？"员外奶奶闻听，不但不哭反倒冷笑一声，接着说道："牛和既妨碍不着我们母子，你说我把他挤兑走了作什么。"老员外连连说道："我知道你安的什么狠心哪。"这么个工夫男女下人全都听见，不知道老夫妇因何办嘴，全都来到了上房打算解劝解劝，老员外一看男女家人来到，觉着脸上很难看，遂一声也没言语，转身出来够奔前面书房去了。众女仆把员外奶奶劝了劝，然后各自安歇。次日清晨起来，老员外牛成把手下精明强干的家人叫了几个来，叫他们到外面分头寻找少爷牛和，自从这一日为始，各处寻踪迹迹，百般打听，以及庵观寺院，全都找到了，一连就找了一年多，怎奈没有下落，老员外牛成不死心，叫心腹家人带着盘费，到外面各省寻找，带好寻人的贴子，每到一处住在店房里，各处黏贴寻人的字柬，一共派出去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四面去寻找，一连又找了三四年的光景，怎奈并无下落。老头子牛成心中有些个灰心，暗说道也许在外面冻饿而死，虽然这么想仍派人各处打听。在这个时候牛成对于刁氏的感情一天劣似一天，老两口子轻易也不到一处去，就是到了一处，多多

少少也得拌几句嘴。牛成说过，只要我的儿子牛和十年不回家，我必然将你赶出家门，刁氏不过以为老头子就是这么一说，难道说还把自己赶出去吗，又谁知到了十年已过，老员外果然驱逐刁氏不让他在自己的家中，老两口子抬了几天杠，刁氏因为无法受这个气，只得叫两个孩儿文敏文敬跟着自己一同走。没想到这两个孩子不跟刁氏走，他们说的也好，娘要走你老自己走吧，我们二人情愿跟着爹爹度日，皆因人家老员外待我们弟兄有抚养之德，他的亲生又被你老挤兑走了，咱们娘儿三个要是再一走，扔下人家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头子，于心何忍。刁氏闻听只气得顿足捶胸，用手点指道："好好好你们二人还是我的亲生子，竟会说出这样话来，难道说你们不是我养的吗？"两个孩儿并不着急，叫了一声："娘啊，这个话您可别这么说，人生在世上无论对待谁，也得讲一份良心，我哥哥牛和牛宝元对待咱们娘儿们就算十成的不错，你老人家无缘无故，也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话，设法给他们父子离间，到如今老员外心中难过，你就应该劝解劝解才对。"刁氏骂道："我要是不为你们两个畜生，我办这个事吗，你们不但不知道我这份苦心，反倒在人家面前泄机，就从那一日起，没有一天我不受气。"娘儿三个正然分辨口角，外面女仆全都来到，向着刁氏百般解劝，一方面又去央求老员外，说你老人家看宽一点吧，这么样子岂不被人家笑话，众人这么说着，才把这一场事压住，总算没把刁氏赶走。自此以后，老两口子的感情，更一日不如一日了，刁氏心中难过，可就迁怒到文敬文敏的身上，母子的感情也是日恶一日。又过几年，两个孩儿都二三十岁了，所有外面的世路人情，可也全通达了，再一看他的母亲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哥儿两个背

地里一计议，无论如何，咱们可不跟母亲学，哥哥牛和逃亡在外，咱们二人在老爹爹跟前，替他尽孝才是。两个人把主意拿定，对于老员外牛成，真可称得起承欢尽孝，百般顺从凡事全都暗含着辅助爹爹，并不跟亲娘为党，刁氏看着这两个孩儿就如同眼中钉一般。这一天把两个孩儿叫到屋中，刁氏那心思打算用言语开导开导，又谁知这两个孩儿不但不听，反倒说刁氏许多的不是。刁氏一时气怒，手持木棍把两个孩儿各人全都打了几下，两个孩儿满肚子委屈，到了无人之处，哥儿两个一商量，这个家待不了啦，倒莫若咱们也走，不怕到外面沿门乞讨，咱们亦可以顺便访访哥哥的下落。再者说咱们走后，倒看看咱们这个亲娘他把我们全都挤兑走了，到了有什么用意。哥儿两个计议明白，一声没言语打家中出去可就在外面漂流，好在也不到远处去，二人吃饭尚能赊赊欠欠。老头子牛成一看这两个孩子走了不知去向，心里更觉着难过，时常跟刁氏抬杠，说前生子你不能容，亲生子你又把他挤兑走了，天下像你这种妇人，真正少有。刁氏到了此时，那可就无话可说了，万般无奈，这才回到娘家，暗含着找安眼安述仁，叫他给自己出主意。安述仁此时也是无计可出，又不好说是束手无策，只得说道："表妹你先回去，等我到你家里去看出机会那就好办了。"刁氏回家之后，果然过了三天五日的安眼就到牛宅来一趟，这一天安眼又来到牛宅，跟表妹刁氏闲谈，安眼问："老员外跟你感情这么坏，钱财他还交给你吗？"刁氏一听说道："自从感情上破裂的那一天，不过是言语不和，钱财照样还是交给我执掌，头两天银楼里面兑了一双嵌镶的金镯，员外爱喜他拿到家中，还交给我收着呢。"安眼这小子一听嵌镶的金镯，不由得就是一怔，遂问道："表

妹这只镯子什么样式，你能说给我听听。”刁氏一听，遂说道：“这有何难，我取出来给你看看吧。”说着话取匙把箱子开开，由里面取出一个小硬木匣，匣盖打开，又取出一个红绵纸包儿来，里面包着黄澄澄一只金镯，上面嵌镶着五光十色的珍珠宝石。安眼不过略微看了看，遂说道：“表妹，你赶紧的收起来吧，有此物件，这就叫机会到了。”刁氏一听，把镯子收好，箱子锁上，遂叫了一声：“表兄，你老说机会到了。但不知何机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兑金镯员外被诬入狱　习武术牛和还乡报仇

话说刁氏闻听安述仁说机会到了。刁氏问道："倒是什么机会，你老快说吧。"安述仁手理着两撇断梁胡须，微微一阵冷笑，遂说道："表妹，你知道这东西是哪里来的吗？"刁氏说道："人家到银楼兑钱，咱们怎么知道人家是哪来的呢？"安眼未曾说话，先到外面看了看，一个外人也没有，他这才低言悄语说道："此物乃是成都府知府之物，一个月以前，府衙里面失盗，贼人远遁无法捉拿，知府大人正为此案派下许多差役，各处明查暗访。皆因府衙里面文案师爷，跟我是至交的为好友，我在他那里看见了失单，上面有这么一只金镯子，说的跟这个一般无二，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贼赃。"刁氏一听这是贼赃，说："应当怎么样呢？"安眼说道："这个话我可得跟表妹你说明白了，这个贼赃就算是你举发，我就算替你上堂报案，到那时必然有官人前来拿获窝主，并起贼赃，人赃并获。这场官司牛成可就打上了，如果打算花些个银钱，把老员外买死在狱中，这一份家产，不归表妹难道说还归的了别人吗，再者说也可免了每天这样的受气。"俗语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句话还是一点儿也不错？刁氏当时一听，心中喜欢，遂说道："表兄这场事全仗着你老办了，如果真要把事情办成，吾情愿把全份家产提出二成来相谢。"安眼笑道："表妹得了好处，难道说表哥吾还不喜欢吗，咱们先不用说这个，要紧的吾明天前去自首到案，替表妹你前去举发。这个话吾

要说出来，不怕表妹你笑话，哥哥吾手中的零钱可不富余，俗语有句话衙门口儿向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打官司就得用钱，表妹你能先拿出几十两银子给吾吗？”刁氏闻听慨然应许，当时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五十两银子，交给安眼，叫他替自己到成都府投首报案。安眼跟刁氏计议停当，由牛宅出来，小子走在中途路上欢喜，一边行走，暗含着踌躇，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述仁哪述仁，这分明是你的吉星高照，财神叫门，真要是这段事办的完完全全，吾必然能够发一笔大财。按良心上说，我也得跟刁氏这个表妹，把牛家的财产平分一半，真要是吾把良心一昧，牛家这份家业，岂不归吾一人所有，这也不算吾对他不起，也是刁氏埋昧天良所致。自己一边走一边思索，他这才把主意拿定，先够奔成都府科房的陈师爷家中。到了陈师爷家中，把这段事向他说明，研究研究这段事，先打哪里入手，吾虽然人称刀笔，凡事也没不过去人家陈师爷，自己越想越有理。工夫不大来到陈师爷的住宅叩打门环，问里面有人吗？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一看认得安眼，遂说道：“安先生你老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安眼赶紧问道：“你家陈师爷在家里吗？”家人说道：“将回来工夫不大，现在书房，你老随我来吧。”说话光景，家人遂即把门关了；带领安眼一直来到书房，家人把帘子高高打起，安眼到里面见陈师爷，客客气气。平常安眼就不断上这里来，调词架讼，多多少少还得给陈师爷弄两个钱，他二人就算是狼狈为奸。陈师爷问道：“安先生十来多天没来，今天到此有什么顺手的买卖吗？”安眼说道：“有什么顺手的买卖，终日里游手好闲，就仗着调词架讼得几个钱糊口，别人拿我打趣，怎么陈师爷你也拿我取笑呢。”说罢彼此哈哈大笑，陈师爷说道：“老哥哥你老可别

过意，我这叫不说不笑，你老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老这一到必然有相当的事情，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安眼闻听微然一笑，看了看屋中并无别人，遂将自己跟表妹所说的话，以及所定的计策，他家的物件全都跟陈师爷细说一遍。陈师爷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安老兄，这段事可算是凑巧的很，知府大人就为这段事情焦躁的不得了，将三班人役三日一逼五日一逼，他们正然无从设法破案追赃。这可真是巧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到衙门里回明知府大人，回头你自己出首报案，就提你的表妹知情，因为女流不肯前来，托你替他报案。安眼告辞出去，陈师爷忙坐车够奔府衙。安眼又过了一会儿，才够奔成都府的府衙，进了角门子一直来到班房，启帘拢到里面，抱拳说道：“众位多辛苦，不知道哪位头儿值日？”这句话没说完，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看年岁也有五十多，遂说道：“安先生到了，值日是吾，有什么事吗？”安眼一看认得，值日的这个头儿姓刘单字名祥，为人极其忠厚，人称他刘大爷。安眼看罢说道：“大哥你值日这个事更好办了，你随吾来吧。”两个人到了里间屋，安眼就把表妹家中是如此如彼，托他前来报案。刘大爷一听就是一怔，暗说这小子素日就凭调词架讼生活，到现在害来害去害到他们至亲头上，大爷牛成那个人忠厚正直，向来作事正大光明，真要牵连上这场事这个官司可不好打。刘祥想到这里，遂低言悄语把话跟他一说，打算把这场事给他们暗地和解，不必成讼就算完了。安眼一摆手叫了一声：“大哥，这吾可不是驳你，就是吾回去，吾的表妹他也得自己出头，再说这段事陈师爷也知道。”刘祥闻听可就不能再往下说了，遂说道：“安先生，既然如此，你老在此略候候，吾到里面言语一声吧。”说到这

里刘祥看了看两旁的夥计，才转身出去，将然往后面走了不远，猛然听里面有知府大人的长随，站在那里高声喊喝："大众三班人役听真，急速预备齐了响典，大人升堂。"刘祥听到这里，答应一声转身够奔前面，知会众人，霎时云板齐敲，三班人役喝喊堂威，大人升公座，众人役排立在两旁边。成都府的知府姓骆，骆大人为官清廉，两榜出身，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自到任以来，成都府所有大小的居民，没一个不说这位骆大人为官正直的。他老人家将身坐至在公座的上面，上乘首有一张桌，坐的就是那位陈师爷，两边是科房先生，知府大人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来呀。"值日班的头刘祥，闻听答应一声是，走上前去单腿打阡，口称大人在上，下役刘祥给大人请安。大人叫了一声："刘祥，今有人密报，牛家场住户牛成，窝藏巨匪，坐地分赃，本府一时不慎，竟有胆大贼人，夜入府宅，盗去物件不少，从中最主要的就是镶嵌赤金镯。现在这些贼赃全都窝藏在牛成的家中，赶紧带领马快三班，火速到牛家场起赃，锁拿牛成当堂追审众贼的下落。"刘祥闻听向上请安，跟老大人回："现在班房里面有安述仁出首报案。"大人闻听点了点头，暗想道陈师爷所得的底细，大概也是听此人所说，遂吩咐一声："来，带安述仁。"差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把安述仁带上了大堂，跪倒口称："大人在上，商 民安述仁给大人磕头。"大人一摆手，说："安述仁你所报何事，要你从实说出，不可胡来，倘若所报不实，被本府调查出来，必按反坐治罪。"安述仁向上叩头，口称："大人在上，商民不敢胡说，皆因我表妹牛刁氏，在牛家场居住，其夫牛成拿回家中一只金镯，皆因物贵人贱，仿佛来历不明，有意出首上报案，皆因是他为女流，不敢见官，托我替他出

头，说了再四，我是万般出于无奈，这才替他出头。”老大人听到这里，看了看安述仁的五官相貌，不由得手拈胡须，双眉倒竖，虎目圆翻，不由得暗自思索，就凭安述仁这份相貌，定非善类。看罢摆手说道：“来协同安述仁，一直够奔牛家场，捉拿牛成不得迟误。”说到这里，骆大人站起身形够奔后面暂为休息，单等牛成拿到，再为审理。不表大人。

单说刘祥，带着安述仁三班人役，一直来到牛家场。到了牛宅，差人等就如同恶虎扑食一般，不容往里回禀，一直往里闯，家人一看吓了一跳，凭这个门户，要是平平常常的人，尚且不能随便出入，何况这是衙门里的公差呢。家人出来将然一拦，被一名公差，吧就是一个嘴巴，把这个家人打了一个筋头，众人正然喧哗。老员外牛成听见这个信，由里面出来，遂说道：“众位这是怎么啦，我牛成住居此处多年，向来奉公守法，尔等还要来到这里讹索吗？”刘祥一听他自报姓叫牛成，不容分说，遂说道：“来，先把牛成锁了，公差人等如狼似虎，过来一抖锁练，把老员外牛成锁了。安述仁头前带路，到了后面上房，见着刁氏把话说明，叫他献出来金镯。刁氏一看吓了一跳，事已至此，那就算是无法，只可把镯子献出来。刘祥接过了赤金镯，安述仁摆手叫走。刘祥说：“不行，这个妇人是什么人？”安眼说：“这是我的表妹刁氏。”刘祥说道：“既是牛成之妻，把他也带入了公堂，回头见了大人，我们也算是个交代。这一句话把刁氏吓着了，安眼只可说：“诸位皆因他是妇人，胆小怯官，才托我替他出首报案，各位还得高抬贵手，凡事好说。”刘祥摆了摆手，叫了一声：“安先生，这个我可不敢做主，倘若案后出了意外，或是逃往他乡，如果于案中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再去捉拿，可就费事

了。他一个女流到了堂上，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当面交代交代，也给我们卸卸责任。”安眼有心再说，公差不敢自主，无法只得听其将刁氏一齐带走。回到了府衙，暂将差使人等寄押在班房，安派人看守，遂够奔里面回话。工夫不大，击鼓升堂，大人入了公位，吩咐一声：“来，先带牛成。”差人们答应一声，把牛成带至在堂前。牛成本是商贾出身没经过官司，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说话结结吧吧，跪倒俯伏在地，口称：“青天老大人在上，罪民牛成在给大人叩头。”座上的知府大人，看着这般光景，吩咐一声：“牛成抬起头来。”牛成说道：“犯人有罪不敢仰视大人。”知府手拍桌案说道：“当堂免罪。”牛成遂向上一正面，大人看了看牛成五官相貌，带着忠厚老成，见了官已然吓得如呆似痴，。看罢不由得点了点头，此时早有公差人等，将赤金镯呈递在公案前，大人看了看不错，正是自己家传的宝物，遂问道：“牛成，你久居牛家场，竟敢窝藏贼匪，夜晚之间到了我的衙署行窃，你竟敢坐地分赃，同夥都是何人？他等现在逃奔何方？要你从实招来。”牛成闻听向上叩头，口称：“大人，你老要问这只金镯，乃是犯民在本街开一座首饰楼，在数日前有人前去兑换，犯民彼时收买金镯，已然落帐，要说我窝藏盗寇，坐地分赃，犯民我可不敢领，大人不信派人调查，如果有半句虚言，情愿罪上加罪。”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不由得皱眉，做官的讲究这个察颜辨色，暗窥举动，看够多时，遂一摆手叫牛成旁跪。带刁氏。工夫不大，刁氏带到堂前，跪倒向上磕头，知府问刁氏金镯由何处而来，你可知情。刁氏连连摆手，说道：“小妇人别的不知道，当家人在本街开设首饰楼，那一天晚间由柜上带回一只金镯，要说如何窝藏匪人，坐地分赃，小妇

人并不知情。”大人点了点头，又问了问：“你还是结发之妻，还是继配呢？”刁氏闻听不由得一怔，不敢隐瞒，只得向上叩头，口称大人：“我乃是牛成的继室。”大人听到这里双眉一皱，这一场风波，大概全是此妇人身上所起，我真要是用严刑拷问，岂不冤枉了牛成，你说要是当堂释放，未免于公事不合，想到这里，我何不如此如此。刁氏他是个女流，不知金镯的细情，准其取保开释。安述仁出首有功，单等拿获贼人圆案，再行听赏。又说道：“来，将牛成先收押入狱。”暗谕里面牢头：“不准难为他，一俟正犯捕获，再为判断。”说到这里摆手退堂，就把牛成押在牢狱里面，好在有知府的话，已然告诉后面牢头，不准难为他。再说牛成这个人行为端正，人所共知，这场官司实在是被屈含冤，不过是遭了继妇人之毒。自从牛成收入狱内，外面人全知道了，街谈巷议，都知道牛老员外这场事被屈含冤继室刁氏陷害，从中有个安眼盅惑，这场官司关系盗案，还不大好打。这个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文敬文敏两人的耳内。弟兄二人自从在家里，因为两句闲气，出离了家门，终朝每日在外面漂流，好在一样，挨着靠着的，以及老员外相交的朋友，哥儿两个到了，挪借银钱无论多少，没有不答应的，都知道这两个孩儿可怜，人人都说后娘带来的孩儿，没有不向着他娘的。这哥儿俩居然能够深明大义，知道生身之母，做事不对，因此与母不和，以至于逃出了家门，终日在外面东游西走，行无定所。忽然间听说老爹爹遭不白之冤，被收在狱。哥儿两个得着这个信，心里头难过，万般无奈，在老人家朋友家中借些个银钱，到衙门里头打点打点狱卒，小哥儿两个到里面探监。弟兄们不探监还则罢了，这哥儿两个一探监，才招惹的牛成老人家心酸。

因为什么，皆因他看这两个孩儿并非是自己亲生之子，倒如此关心，何况我那孩儿牛宝元，倘若他得了这个凶信岂不要把我那可怜的孩儿心疼坏了。老头儿想到这里，也不敢过于悲伤，遂问文敬文敏，两个人的现在景况。别看这两个孩儿年青，心里总算是开通，遂说道："老爹爹你老只管望安，我们两个人虽然终朝每日在外面漂流，所仗着你老交厚知好的朋友，对待我们二人全都是另眼看待，我们倒也没受多大的苦楚，你老放心吧，我们二人设法子周旋你老这案由就是了，方才你老说刘知府嘱咐牢头，不可难为你老人家，大概府大人早有一份打算。"牛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我的事听天由命而已。"说到这里，牢卒催促两个孩儿走，父子洒泪而别。这小哥儿两个，隔个三天五日必然要亲自看一趟。这一天可巧，二人正然在酒馆吃饭，遇见一人面熟，一问正是自己的哥哥牛和。这三个人出离了酒馆，来在了旷野荒郊，一句没瞒，把所有之事，对着牛和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牛和把话听完，心中难过，二目之中热泪滚滚，连连点头叫了一声："二位兄弟，既然事到如今，你们也不用难过，咱们设法子搭救咱们老爹爹就是了。这个话论说起来，我可不当说，母亲对于我这份恩意，是你们二们亲眼所见，还不用说二位兄弟，乃是他的亲生之子，尚且如此，今天四外无人，话不过就是一谈，将来举家老幼，到了团圆那一天，二位贤弟见着母亲千万不可多想别的，俗语都说母不慈子不孝，咱们要作个母虽不慈，子可不能不孝，方能天下扬名呢。"小哥两个叫了一声："哥哥，你老这份大仁大义，真正是天下无双，咱们是自己弟兄，我也不能在你老的面前多言，放下远的还是说近的，你老这些个年在外面，境遇如何？"牛和手拍文敬文敏

的肩头，叫了一声："二位兄弟，哥哥我这才叫机缘巧遇，自己要自缢身死，巧遇高人英雄得路路民瞻，将自己带到河南卫辉府关家堡，在关老剑客的家中，练艺十余年，虽不说有多大的能为，据我二位老师说，类乎平常之人，他决以不是我的敌手，真可称得起打遍天下无敌。"两个孩儿一听悲喜交集，遂拉着牛和的手说道："哥哥，既然你老练了这身的能为，你老可以学一学古人，劫牢反狱，将咱们的老爹爹救出来，省得叫老人家受苦不好吗。"牛和还未等他们二人把话说完，赶紧用手堵住两个人的嘴，遂说道："二位兄弟少要胡说，光天化日，竟敢说这种无法无天之话，倘若被官家听见了那还了得，既然我回来了，我自然有个办法。"说到这里，由腰中掏出十来两银子，叫了一声："二位兄弟，这里有几两银子，你们拿着买点吃的，再到狱里打点打点禁卒，见着老爹爹就把遇见我的话，跟他老人家说明，对官司叫他老人家放心，不出数日，我必然叫他老人家出来，你可千万把话带到了，明天咱们弟兄有什么事还在这里见面，无论有什么事可千万别错了这个机会。"两个孩儿一听吓了一跳，遂说道："哥哥好容易回来了，我们可不离开你老，要是跟你老分手，我上哪里去找哥哥去。"牛和听着这个话，心中难过，不由眼圈一红，叫了一声："兄弟，这不是哥哥我已然回来，凡事可就全都好办了，我有一件事跟你们两个人打听打听，这个安述仁安老舅他还在那个老宅里住吗？"两个孩儿一听，遂说道："不错，仍然住在那个老宅内。"你老得想个法子惩治惩治他，咱们一家子七零五散，全都是被他所害，高低你老得想个法子，叫他知道知道。"牛和点头说道："那你就不用管了，咱们一定约会明天还在这里见。见着我的话，无论跟谁千万不可说，要

你二人牢牢谨记，小哥儿两个答应，牛和也把自己身上衣服收拾收拾，跟文敏文敬分手。不表这两人够奔牢狱，给老人家牛成前去送信。

单说牛和牛宝元，把家中之事虽然未能亲眼看见，听这两个兄弟一说也就了然。自己因为白昼之间，或回家或够奔安宅，全都不便，我暂时找一个僻静的所在休息休息。等到定更后不到二更，自己打开包袱，把衣服换好，勒好了十字绊，带好了军刃，不用的东西用包袱包好，往腰间一围，收拾齐毕，抬胳膊抬腿没有绷着的地方，遂掳动身形。自己把主意拿妥，我是先到自己的家中，夜探家宅，看看继母刁氏的动静如何，别看他有意谋夺家产，这倒是小事，或者其中再引出意外别情，那可别怨我牛和，我就要持刀行凶。想到这里，遂走至在牛家场自己的家门，看了看四外无人，抖身上房，看了看里面，清清冷冷，牛和看着点了点头，心说看起来尘世上过活，就过的是人哪。看罢遂蹿房越脊够奔里面，到了后道院看了看，上房也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两旁边厢房并无灯火，牛和够奔前坡，来到房檐脚尖掳住阴阳瓦。身形向下倒垂，做出珍珠卷帘夜叉探海势，隔着后面的纱窗往里观看，但只见上房暗间屋靠着山墙有一架床，床的上面坐着非是别人，正是刁氏，旁边放着一个茶几，茶几上搁着一盏灯，看了看母亲刁氏，满面的愁容，独对孤灯，眼泪汪汪，咳声叹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苍天哪苍天，我才明白了这叫害人如害己，我由进了牛家，带着两个孩儿文敏文敬，老员外全都另眼看待，以我就作为结发之妻，拿着两个孩儿就当了亲生之子，真正是没有一点慢待，丰衣足食，为一家之生母，这总得算是人生的幸福了。悔不该听安述仁蛊惑，赶走了我

那孩儿牛和，这还不算，连我自己亲生之子，他也双双逃亡在外，可见得我做事不仁。最不该听安述仁的愚弄，谋害老员外，被收在狱，这个话真要是老员外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说我就能善始善终吗，传扬出去，亲友更不用说，天下之人全都要笑骂我刁氏不良。谁给我出个主意，想个法子，不怕把我送到狱里去，将老员外换回来，以表我悔过之心。”自己自言自语，面带凄惨，泪往下流。外面房檐上这位牛和，看到这里，心中难过，亲眼目睹刁氏悔过，遂双手一抱腿翻身来到后坡，细想家里各层的风波，全都因安述仁一人所起。这还不离，继母他回心转意，这几句话不要紧，就可以保住项上的人头，真要不然，或者再有意外，想活万难。既然我来到这里，也不能白来一趟，莫若我作个响动，略微警戒。想到这里一伸手，由后檐揭下一片瓦来，用手将瓦一挤，将瓦挤碎，慢慢往下一抛，屋里刁氏听见这般声音吓了个不得了，浑身立抖，寸步难移，口口声声说饶命，喊出来的声音，表示出来疑神疑鬼。房上的牛和有心还要惊动惊动，又恐怕把里面的刁氏吓着，不过是预备到日后谈到这里，说他们个口服心服。把主意打妥，由自己的家中出来，到了外面自己一想，我何不趁此时够奔安宅，倘若时机凑巧，将安述仁结果性命，以消我心中的恶气。随着动身够奔安宅而来，到了安家的门首，扎撒臂膀四外观看，并无来往的行人，听了听天的时候也就在二更将过，看罢脚尖一点地，往上一纵，单胳膊跨住花瓦字墙，探头往里面观看，院内冷冷清清并无声息。随着两条腿一飘，来到里面，一直够奔后道院，看了看后面上房一拉溜北上房三间，当中明间屋黑暗异常，东西暗间各有灯光，他这才慢慢凑来凑去，凑到了东窗台下，双手按住

窗台，侧耳细听，听了好半天，不见里面有什么动作，遂用指甲扎破窗户纸，眇目往里观看，英雄不看还则罢了，一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但只见安眼在一盏灯下手中提笔，可不知道他写什么，一面写着，一面手理断梁胡须皱双眉。牛和一看，莫怪这小子心术不良，就冲着他这份五官相貌，绝非善类，鼠目鹰鼻，两道半截子黄眉，薄片子耳朵，蛤蟆嘴两撇断梁胡，手中拿着笔，紧皱双眉大概有什么为难事。牛和看罢，也是一时的气恼，不管不顾一直够奔明间屋门，用手一推，屋门虚掩，轻轻推开，转身够奔里面，一直来到东暗间，用手撩起软帘迈步往里走。安述仁手中提笔，回头一看进来一个人，相貌堂堂，绢帕罩头，背后背刀，一看吓得浑身立抖，赶紧将笔放下，叫了一声："好汉爷，请你老饶命，我安述仁向例做事并无亏心之处，不知道好汉爷夤夜之间，持刀至此所为何故。"大少爷听到这里，由鼻孔之中哼了两三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安述仁，真正是瞎了你的狗眼，你翻开眼皮看看大少爷我是谁。"安眼闻听，二目瞪圆，看够多时，暗说道，不好，才知道是大少爷牛和。安述仁吓的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牛和，夤夜之间，你持刀至此，意欲何为？"少爷闻听哈哈冷笑，用手一扭，掳往他胸前的衣服，呛啷啷拉出刀来，牛和虎目圆翻，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安述仁，你这个小子行为，终日指着你提笔造孽，利己害人，搬动是非，搅得我牛家家务不和，七零五散，今天我先削掉你的狗头，以消我当时之恨。"说到这里一起手就听噗的一声，牛和伸手掳住头发，人头在手，尸身跌倒在地。牛和抬腿擦了擦刀上的血迹，插入刀鞘里面，把人头放在尸身上，擦了又擦，抹了又抹，然后把人头放在桌案上面，看着人头，咬

牙切齿，遂说道："今天将你人头割下，才消了我心中恶气。"看罢心说人已然杀死，我就应当手提人头，前去投首到案。又一想慢着，英雄做事要到行侠作义上，就得讲究警戒，凡事须含而不露，那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想到这里留神观看，桌案上面放着文房四宝，拿起笔来找了一张红纸，写道："此人心术歹，做事太无赖，一刀头斩下，除去一方害，牛成之冤枉，就是他的坏，速将案理清，免叫英雄怪。"写罢投笔于案，把这张字笺往安眼头发里一掖，回头一伸手把暗间的软帘折叠折叠，把人头包好，收拾齐毕，听了听外面并无动作，噗的一声将屋中烛灯吹灭，然后转身够奔外面，出了屋门来到院中。将然到了外面，就见唰啦一晃一条黑影，大少爷一看吓了一跳，赶紧跃身上房，到上面手打凉棚往各处观看，看了看并无别的踪迹，不由得就是一怔，牛和心中纳闷，暗含着点了点头，这个影子太以快了，大概是江湖绿林的英雄，想到这里，已然来到了府衙，蹿房越脊，一直够奔后面骆大人的上房。不敢粗心大意，到处留神一直来到后面上房，看了看是五间明三暗五的房子，两旁边六间厢房，所有各屋内全都灯烛辉煌，光华如昼。牛和遂绕到上房的后坡，用脚尖掳住阴阳瓦，身往下垂，手里头还提着包袱，隔着后面纱窗，往里面观看，看了看当中明间屋，迎着面搁几案，头里八仙桌两旁有椅子，山墙上面挂着挑山对联。但只见屋中站着一个十几岁的书童，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仆人，小的向那大的叫了一声哥哥说道："咱们大人就为牛成这一段案子，终日忧思也想不出个相当的办法，此时不用说又到前面跟师爷计议此案去了，要说牛成也实在冤枉，听说从中有个主使人，这个小子叫安眼。"就听那个说道："嗳嗳嗳小喜子，你别这样说

了，你我不过是个伺候人的，别说没有多大势力，就是有势力，此案已然是铁案如山，从此你还是少说这话，自己管自己就是了。我可不管你我要睡觉去了，你该拾掇拾掇，大人可快要回来了，大人这些日子正为此案愁眉不展，无事还找碴呢，你可小心点儿。”说罢大个儿转身出去，小个儿的收拾屋子，收拾完了，自己也转身出去。牛和听得明白，准知道这是知府大人的住房，心说我何不到里面将安眼的人头，放在屋中。想到这里，一翻身来至上面，走至在前坡，看了看四外并无动作，遂抖身跳到了院中，蹑足潜踪来在屋门，隔着帘子缝往里面观看，屋中声息皆无，心说这可是个机会，我何不趁此时将人头放在里面，作为惊戒，这才一搴帘栊来到在里面，将人头往桌案上面放好。将然要走，就听外面叫：“小喜子，屋里头收拾利落了没有，大人可回来了。”只顾院里说了一句话不大要紧，把牛和吓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暗说道，不好，这场事做的总算是我年轻，有心仍然由门口出去，必然跟人家走一个对头，叫人家看破，屋中又放着人头，那够多么不合适，束手被擒那倒不容易，不过露出马脚来恐怕知府把事想邪了。自己急中生巧，抬头一看后面山墙，有两个纱窗，当中挂的是挑山对联，牛和在后坡施展珍珠倒卷帘，往里看的那可是东边的纱窗，并未支起，西边这个纱窗可是支着的。牛和一看心中欢喜，身形往起一纵，单胳膊肘跨着纱窗的窗台，两条腿一绷，作出来鲤鱼跃纵法，纵出了后窗外。牛和将然到了外面，帘子板一响，知府大人迈步来到屋中，后面带着一个跟人，还有小喜子。知府大人一看，桌案上面放着一个包袱，透出般般血迹，知府一看就是一怔，遂叫了一声：“小喜子，升啊，这个包袱是谁放的，里面包的是

什么物件，这个升是伺候上房的，小喜子是随身的书童，两个人一听就是一怔，升这才说道："方才我们哥儿两个，收拾得乾乾净净，这个包袱可不知道是谁放的。"知府一听遂说道："来，将包袱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物件。"升遂走至在近前，用手把包袱打开，知府同两名家人观看，可把知府大人吓坏了，原来里面是血淋淋的一个人头，不由得浑身立抖，强自镇静。遂说道："混帐可恶，哪里来得人头？"虽然口中这样说，他留神细看，觉着这个人头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似的。猛然间一按灵觉骨，忽然想起，莫非投首报案，知情金镯的那个人，越想越对越看越像，遂仗着胆子往前凑了一凑果然是安述仁。在我一见他之时，观其相貌，就知道他得不了善终，而今果然遭了恶劫。遂叫人把包袱里面检查检查，看看里面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手下人仗着胆子，走在近前，看了看包袱里面别的物件，又细细的看了看安述仁的人头，由头发里头检出一张红纸条来，双手捧给知府。大人接过字柬，凑至在灯前，撕髯观看，但只见上面粗粗浅浅，写着八句话："此人心术歹，作事多无赖，一刀斩下头，除去一方害，牛成之冤枉，就是他之坏，速将案清理，免叫英雄怪。"知府看罢连连点头，我看着牛成就有些个冤枉，果然一场风波全都出在安述仁的身上，到如今身遭惨死，他这也算是自取其祸，倘若我不开脱牛成，必然要身遭大祸。想到这里叫了一声："骆升，快到外面叫他等火速预备，我要升坐大堂，审讯牛成。"升答应一声出去，知会外面三班人役，大人吩咐预备更换官服，升坐大堂，喜子答应一声出去，知府见靠东边有张椅子，遂坐在那里背着脸，不愿意看那人头。这个地方知府总算是两袖清风，再说腹中颇有韬略，跟普通国贼禄鬼赃官污吏一

比，可差的多了，要按普通之人，看见这个人头，必然呐喊一声，叫来众人倒要看看这个人头由哪里来的，真要那么样不但找不着踪迹，还得闹个天翻地覆，哄满了阖衙。知府大人准知道，这个人把这个人头放在屋中，带着字柬来，这就算是惩戒于我。江湖绿林之中，高来高去无踪无影之人很多，只要我把此案洗白出来，比呐喊拿贼强的多呢。这么看起来知府大人的思想与众不同。过了工夫不大，喜子将官衣拿进来，口称："大人你更衣吧。"知府更换官服，将然收拾停妥，东方发晓，外面报齐，知府吩咐一声："鸣典升堂。"遂叫了一声："骆升，带着人头，我自有发落。"骆升闻言答应一声，来至在桌案近前，一看不见了人头，吓了一跳，赶紧说道："跟大人回，桌上的人头，不知道被何人拿去，已然没有了。"知府一听赶紧吩咐，叫各处搜寻。再找人头踪迹皆无，这一来可把知府给吓坏了，连连点头暗想道："江湖人做事，真正叫人不可思议，要说人头不知从何而来，皆因是屋中无人，怎么我一个人坐在屋中，并未移动，不过没大注意，怎么这个人头，竟不翼而飞。这么看起来，凡有一切的事全都不可稍微疏忽，倘若大意难保活命。将然怔神之际，外差人报道："牛家场安述仁之妻前来喊冤。他的丈夫不知道被何人一刀杀死。"骆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了一声："来，预备。"他老人家遂转身够奔大堂，三班人役喊喝堂威，大人升坐公位，眼看左右压住声音，吩咐一声："来，带安述仁之妻。"公差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带进一个年老的妇人，身上穿的衣服，虽然不甚么华美，倒也整齐，来至在堂前毛腰行礼。向上叩头，口称："大人在上，民妇安马氏给大人磕头。"大人手拍桌案，说道："马氏抬起头来。"妇人答应往上一正面，大人

略微的看了看。这个地方叫察颜观色，看了看这个妇人，四十多岁面带俏薄，并非是福像，并且两耳菲薄，薄片嘴，准知道这个妇人能谈，看罢叫了一声："马氏，出头来至在本府的公堂，有何冤屈当面讲来。"马氏闻听向上叩头，尊了一声："大人，你老要问，皆因我的丈夫安述仁，由掌灯后在他自己的房屋，由定更修写书信，直到三更过，小妇人收拾利落呼唤丈夫睡觉，没想到将一搴帘子，看见我的丈夫，倒卧尘埃，不见了人头，小妇人惊惶失色，有意当时前来报案，皆因夤夜之间。未敢惊动，等到天明，这才前来报案，请求大人追缉凶手，给儿夫雪冤报仇。"大人听到这里，手理须髯，腹内辗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不问可知昨夜晚那人杀死安述仁，将人头送到衙署，你说也怪，怎么屋中并未离人，眨眼之间，人头又复踪迹不见，真乃奇怪。你说从中有鬼有神，这未免过于荒唐，不过从中有行侠作义之人，暗看这小子不法，夜晚之间将他杀死，人头送在我这里，不过惩戒于我。这个案由，对于牛成颇有关系，倘若我办不到水落石出，夜晚还不定要出什么事。想这到这里，叫了一声"安马氏，你且下去回家预备，回头我派人前去，到你的家中相验，然后查拿凶手，给你丈夫报仇。"马氏听到这里，磕头谢过大人，站起身来退下大堂，走到衙外。跟着大人吩咐一声："来，三班人役各科的先生，跟随二府同知，叫该管地方头前带路，前去安宅检验尸首，调查明白，详细回报。"二府同知答应一声，带领人前去验尸不表。

单说大人眼望左右观看，手提硃笔标提牌，到牢狱之中，提牛成复审，差人们答应一声，伸手领提牌，到牢狱里面提出牛成，带到堂口，跪倒行礼，口称："大人在上，罪犯牛成

给大人磕头。”大人吩咐左右当堂免刑，差人把刑具打下去，大人眼看左右叫了一声：“牛成，你在牛家场开设首饰楼，一时不慎购买了赃赃，就是本府家传的至宝，本府已然派人秘密调查明白，你实无有坐地分赃之罪，你也算是被屈含冤，你幸亏是遇见本府办事认真，要不然岂不冤沉海底，今天我有意当堂将你释放，案后再派精明强干的差役，捕捉盗犯。可有一样儿，派公差押着你前去讨保，如果左近四邻，能够担保一切，方能释放，如果无人保你，可见你为人不良，只好等着盗犯捕获圆案之后，再行处理。”牛成在堂上跪着，如同半悬空中奉了一道赦旨一般，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暗说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场事就算是铁案如山。怎奈今天会拨云见日，将我洗白出来，真正叫人莫明其妙，莫非从中有神人搭救也未可知。这才赶紧向上磕头，如同鸡啄碎米一般，口称：“青天老大人，你老这才叫明镜高悬无微不见，但愿青天大人一辈为官，辈辈居官子子孙孙福泽绵长。不但牛成感激大人神明，阖府人民他也感激大德，牛成情愿随同公差讨保还家。”大人听到这里，遂问道：“牛成当初你在首饰楼买这只金镯之时，花了多少钱，这场官司冤有头债有主，本府决不牵连安善良民，该多少钱买的我赏给你多少钱。你可要明白，由你被拘的那一天，收押监狱，我可没难为你，不过是有人出头报告，我不能不那么办。如今出首之人，安述仁不知道被何人杀死，这也算是天理昭彰，多亏本府有先见之明，就知从中有别情，倘若来到府衙，我听了出首之人一面之词，严刑拷问，势必要屈打成招，冤沉海底，岂不可惜，嗣后办事务必谨慎，免遭讼累。”话说到这里，问明白该多少钱当面发还，牛成遂同着公差到外找保。牛成要是找保可太

容易了，自从遭了官司之后，人人都知道被屈含冤，素日都知道老员外实在忠厚，有意相救不敢伸手，皆因案关窃盗，那就算无法援救。今天一听拨云见日，讨保释放，挨着靠着的谁不愿意添上名儿出头作保。公差将保单带回衙门牛成回家不表。

单说大人诸事办完，将要退堂，猛然间二府同知带领差人勘验回来，向上禀报。要说这个事可也真算怪，二府同知带领差人够奔安宅，当地地方早已在里面设摆公案座位，预备停当，同知老爷将身形坐稳，将安述仁之妻叫到公案旁边，略问了几句话，吩咐一声叫地方带领忤作前去勘验。工夫不大，回头报告，安述仁被人一刀杀死，头尸两分，浑身上下并无别伤。同知老爷闻听不放心，自己欠起身形，来到切近观看，不由得理胡须心中纳闷，安述仁之妻报案，就是他的丈夫被人杀死，人头不见，请求要拿凶手，寻找人头，这明明人头现在屋中尘埃，真正叫怪道。尸格填好，同知老爷不敢做主，吩咐一声："来，将安述仁之妻安马氏带回衙署讯办。"差人答应，吩咐叫地方看守死尸，同知老爷率领人役回归大堂。到了衙内府大人尚未退堂，同知老爷走上前去，把一切的事全都回明。知府听到这里，手理胡须，心中辗转暗说道，这真是离奇古怪，叫人莫明其妙。这场事别人可不知道，知府明白其中的底细，必然是行侠作义之人，借此杀死安述仁，惩戒于我，我要是样样办理完善，还则罢了，如果含乎了事，到了夜晚，连我也难保平安。想到这里，手拍桌案叫了一声："安马氏，你虽然是个妇人，性情狡猾，报告不实，你来到堂上说的明白，你夫被杀不见人头，此时相验为何人头现在你家。报告不实定有别情，也许是你夫妇不和，手持凶器将你

的丈夫杀死，其中情节我要慢慢的调查。”这一句话说出来，吓得安马氏浑身立抖，向上磕头口中说道：“青天老大人，你老要说我报告不实，这个罪名我领，要说谋害亲夫实无其事，就皆因小妇人昨夜晚间看得明明白白尸身倒卧在血泊之中，并无有人头，皆因看着可怕可惨，小妇人并未在尸首屋中。等到天明前来报案，也怨小妇人失于查明，人头又在我的家中，实在不知何故，老大人你老只管调查，小妇人要有半点为非之处，情愿领罪。大人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安马氏，你急速回家预备棺木，将你的丈夫成敛埋葬，本府派人访拿凶手，单等拿获之时，给你丈夫报仇。”马氏听到这里，只可点头退出衙外不表。知府出笺派值日班头，各处查访，杀死安述仁的凶手，以便了结此案。诸事办完，知府退堂。不表成都府的差人捉拿凶手。

单说老员外牛成回到家中，上上下下男仆女仆，全都来在厅房里面，给老员外贺喜道受惊。惟独刁氏面带惭愧眼泪汪汪，看了看员外，然后把家中的下人，全都打发出去，遂向着老员外面前一跪，恸哭不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半天，叫了一声：“员外，这场事我说大约你老也明白，凡事都因为我是个女流，一时的不明，才招惹出来这么一场祸事，我跪在你的面前，请你任意处置，如果叫我死我不敢偷生，倘若员外高抬贵手，许我改过前非，我情愿意散去婢妾，报效员外。”老员外牛成看着他这般光景，不由得也二目之中热泪滚滚，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刁氏，你也用不着在我的面前如此，你知道我这段事，怎么能够这么容易就会完了呢。”刁氏听到这里，站起身来，说道：“当然是你心好感动天地，从中有鬼神拨转，闻听是知府大人夜得一兆，知道员外冤枉，才

当堂开放。”牛成一听，不由得哈哈狂笑，叫了一声：“刁氏，你这个人的生性，真正叫我莫明其妙，虐待前妻之子，还算是普通女子的常情，为什么连你亲生之子，你也跟他们上不来呢，可见得你这个人的秉性乖戾。我这段事怎么完的，我要不对你说，你也是疑神疑鬼，你哪知道从中另有别情，我跟你从头至尾前明，叫你也知道凡人不可使用私心陷害好人。”刁氏听到这里，遂叫了一声：“员外，话说到之里，我情愿意在你的面前，诉说我的肺腑，不怕我把话说明，你将我置于死地，我死在九泉之下，决无憾怨，皆因我是祸由自取。”刁氏又说：“自己住娘家，跟表兄安述仁说明肺腑，又谁知安述仁划策，出首报案，献出金镯，安眼向我勒索钱财，屡屡不休。后来我一看这小子用意 不良，所划之策，皆是用的圈套哄人，我已明白了利害，这才跟他断绝。终日忧思，我正然要预备以全家家产，给老员外打点官司，怎奈无从设法，我所说的话，句句是实，员外不信，只管去调查。”牛成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说道：“错非你有如此的心肠，你跟安述仁一般无二，早也就头尸两分了。”刁氏一听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他也模糊着听见说了，安眼夜间被杀，人头不见，到了天明验尸，人头复回，自己正然纳闷，猜想不着，今天一听老员外话出有音，遂正颜厉色问道：“员外难道杀安述仁之事，你老人家有个底细么？”牛成哼了两声，遂说道：“我虽然未能亲眼目睹，我也略知大概，我告诉你如果你从此改过自新，样样安分，那就没的可说了，倘若再存邪念，为非作歹，难保你的性命。”刁氏闻听连连点头，遂说道：“员外你老说出来，我听听心中也好明了。”牛成就把两个孩儿逃出去，终日在外漂流，身上无衣，腹内无食，百般痛苦。一直到我遭了

官司，这两个孩儿不断的前去送吃送喝，看望于我，虽然不是我的亲生之子，他们这般举动，真正叫我可爱可疼。昨天晚晌两个孩儿去看望于我，告诉我他的大哥牛和到了，不但回到家中，并且还练了一身好武学，叫两个孩儿前来送信，叫我放心，必然设法替我摆脱这场官司。牛老员外跟刁氏将然说到这里，家人进来报道，外面少爷回来了，牛成明白，随着用手一指，说道："叫他们进来。"来人答应一声，由外面领进三个人来，头前走的这位，约在三旬开外，后面跟的是文敏文敬，身上衣服异常华丽。家人们看着都纳闷，文敏文敬逃亡在外，哥儿两个衣服褴褛，怎么一时之间他就会到了这个样子呢？"在旁边有年限深的老人家说道："头里那位年长的，你们认得吗？"众人摇头齐说道："不认得。"老人家说道："那就是咱们大少爷牛宝元，今天回来一定有事。"不表家人们纷纷议论。单说老员外牛成，一眼看见自己的爱子牛和，不由得一阵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二目落泪，连连摆手。牛和往前一凑，双手掳住老员外的衣袖，往老人家怀里一投，老人家用手一揽，说道："孩儿呀，皆因是我一时的糊涂，才叫你受了苦楚。"说到这里哇的一声大哭不止。牛和看着这般光景，双膝点地跪倒面前，后面文敏文敬也随着转身形跪倒。牛和双手握住老员外的磕膝盖叫了一声："爹爹，孩儿十数年未在你老人家面前尽孝，有缺子职，实该万死。"牛和将然说完这话，就连刁氏和家人等，没有一个不放声恸哭的。然后牛和叫了一声："老爹爹，几遭不白之冤，被困囹圄，今得解脱，真是上天有眼，如今父子重圆，真正是出人意料之外，这也算咱们家的福气，才能有神鬼保佑。这工夫老员外回头，看了看刁氏也跪在了自己身背后，就皆因这一

场风波全都起在他一人的身上，如今三个孩儿会面，自己良心发现，自惭自愧故此他也跪在员外的身后头。员外叫孩儿们起来，他可没敢动，文敏文敬，看了看娘这个样子，心里头又觉可怜，他这么大年纪，到了这个身分，到如今跪在尘埃，想到了这里，叫了一声："老爹爹，所有一切众人，全都在两旁站立，惟独我的娘亲，跪至在那里，未免显着不好看，你老人家吩咐一声，叫我的娘亲起去吧。"老员外听到这里，转过身来看了看刁氏，跪在那里，遂叫一声："刁氏，你的所作所为，今天跪在我的面前，难道说就算罢了不成，单等诸事办理完毕，咱们俩再算这笔帐。"说到这里又气又恼，二目圆翻。这工夫旁边走过来大少爷，牛和叫了一声："爹爹，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何况我母亲他老人家是个女流，今天家里就算团团圆圆，你老人家就应当既往不咎。"员外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叫了一声："刁氏，你听听我的孩儿，任凭你百般陷害不存芥蒂，真可称大仁大义，将来不可限量，如此说来你就起过一旁。"刁氏双手扶地站起身形，在旁边找了一个坐位，众人全都落了坐。老员外看着牛和，叫了一声："儿呀，打那一天你逃出了家门，都在哪里安身，受了什么艰难困苦，你可慢慢的说来。"牛和闻听向着家人一摆手，所有的从人全都退出去。牛和并不慌忙，把自己从家中出去，怎么巧遇路民瞻，将自己带到河南卫辉府关家堡到了老人家今古侠关斗关九公的家中，练艺十数年，奉师命回家探望双亲，在酒馆以内恰遇二位贤弟等事，细说一遍。书中代言，牛和他自从那日夜间离开家中，到了安宅，杀了安眼，又把人头置于知府书房，由后窗纵出之后，只见人影一晃，伸手将人头提起，由后窗纵出了外面，屋中连一点声息皆无，远远看见不亚如

飞絮一般，就连知府大人也未发觉。牛和在房上看着，不由得纳闷，倒要追上他看看这个人，取了人头有何用意，再者说我也开开眼，看看他是谁，想到这里一躬身，紧紧尾随于后，蹿房越脊，一直走出了府衙，看了看前面这条黑影，行走如飞。牛和不由得心中纳闷，心说就凭我牛和，跟随我二位恩师，练艺十数年，我也没见过这么快的人，真要凭我在后面追还未必追的上，想到这里心中着急脚下加紧，追够多时，猛然间一晃牛和看出来八成，虽然未能看见面目，看那个行动意思，好像自己的老师今古侠。想到这里没敢甚追，在后面低言叫道："前面走的是师傅吗？如果是老人家请你老留步。"你说也怪，前面这条黑影将身站住，牛和追到切近，一看不错，正是自己的师傅关斗关九公。牛和这才毛腰行礼，问了一声："师傅，你老这是由哪里来，夤夜至此何干？"老头儿扎撒膀臂，东张西望，四外看了看并无行人，这才慢慢的凑在一棵大树下面，低声叫道："牛和，你好大胆，一个人在安述仁家中，一刀将他杀死，这不过是惩戒，你不该将人头送至在府衙，虽然说是行侠作义，也未免于理不合。"牛和听着连连点头，遂说道："凡事都出于弟子年青，但不知你老人家这是打哪里来，人头拿回有何用意？请老人家明白指示。"关爷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牛和，自从我二人传给你的武学，你既身上有了武学，到外面倘若违背天职义务，见美色起淫心，夜晚之间，采花作案，这名声传出去，你倒不算什么，与我们老哥儿两个脸上无光，门户不清，我们两个人，也要身负重责。故此我不放心，由你离开了关家堡那一天，我就暗地跟随，看你一路上的举动，别看人年青，还算是不错，实在与我们哥儿两个面上有光，也是你的祖德深厚。所有一

切的事全都差不多，惟独这场事可不对，杀死了安述仁，那不过是除恶安良，倒没有多大不对，不过是不应该把人头送至在府衙，别看四品黄堂，他也担架不起，嗣后做事不可这样粗鲁。”牛和听着连连点头，叫了一声：“师傅，但不知这个人头，往哪里交代？”老头儿闻听，点头说道：“还不如把人头送到安宅，省得人头失踪，各处报案，要是摇动了成都府，各文武官全都知晓命案一条，然后必要严缉凶手，你是剑客的门徒，不投首报案，逍遥法外，你算是哪道的英雄。”孩儿听老人家吩咐，连连点头，看起来人在世上，做一份事非得有经验不可。今天遇着我的老师，听了这些言语，这才保的住我的性命。爷儿两个把话说完，一直够奔安宅，把人头送到安述仁的家内。书不可重叙，人头放完，关爷嘱咐牛和：“这场事完了之后，你打算成名，必须到外面闯荡江湖，再说你还得把人家成都府这一段事办理办理。”孩儿闻听叫了一声：“师傅，天也不早了，你老跟弟子到我的家中休息休息。”关爷摆手说：“别忙，既然用人头恸吓成都府，他必然有一番预备，单等明天看看有什么动作，天到掌灯后，你在你们牛家场口等我，咱们爷儿两个见面。”说罢走了，牛和还要问老人家的住所，关爷也没细谈，爷儿两个分手。牛和夜晚之间露宿在树林里面，天明起来，把身上衣服收拾收拾，先够奔府衙，看看衙门里面动作如何。来到切近，就见三班人役慌慌忙忙。牛和就知道必然是知府看见人头，想必有一番作用。单看这段事如何结果，远远的观看，就见有许多公差，拥护着老员外牛成出离了府衙，走上前去慢慢的在后面一打听，才知道老人家讨保还家。自己心中欢喜的了不得，那个意思要进去又不肯，皆因跟文敏文敬哥儿两个商量好了，有什么话

见面再说，我要是自己回家，那够多么不合适。想到这里各处绕个弯儿，好在一样儿，已然订规好了地点，到那里一看，果然哥儿两个全都在那里，哥儿三个见了面，两个孩儿遂向哥哥打听打听。牛和道："二位兄弟，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咱们一同回家，两个人一听，叫了一声："哥哥，咱们回家行吗。"牛和说道："咱们的家咱们回去，怎么会不成呢，无论有多大的事，都有哥哥我一面承当，你们跟我走吧。"小哥儿两个无法，只可跟着牛和回家，到了门口，家人看见一怔，给他们三个人回进去，到了里面父子母子相见，全都大哭了一场。牛老员外一问，牛和遂把自己所遭所遇，从头至尾备叙了一遍。把话说完了，不但老员外，就连刁氏听着都觉着可怜，这是遇见二位老剑客，学了一身好功夫，回到家中，还能给他的父亲伸冤，设要遇不见二位老剑客，自缢身死，十数年的光景，早与草木同腐。说到这里，举家老幼又复抱头大哭，后来家人进来解劝，这个地方就叫悲喜交集。天可不早了，赶紧打过手巾擦了擦脸，叫厨房预备吃喝，老员外把家中上上下下等全都叫了上来，多多少少赏给他们两个钱，就为的是大家跟着自己担惊受怕，这么些个日子，少爷今天回来，又是个喜事，才赏给他们两个钱。家人们都欢欢喜喜，各自散出，天也不早了，吃喝完毕，安歇睡觉，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牛老员外起来，到厅房梳洗已毕，孩子们全都起来，也不过是说说笑笑。刁氏也站在旁边面上仍然带着一份惭愧，老员外遂说道："你何必这样，咱们家里这场事是循环报应，从此咱们这件事是既往不咎，你就回到后面，料理一切诸事去吧。"刁氏听到这里，遂转身出去，十来多年，父子们没有见面，一旦聚首，当然是心里头喜欢不过，

在一处谈谈论论，越说越高兴。正然谈话之际，外 面家人进来回话，外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口口声声要找大少爷。牛和一听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自己的老师关老剑客到了，遂说道："老爹爹你老在此稍候，我到外面看看去。"说到这里牛和遂跟着家人来到了外面，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老师关斗关九公，赶紧过去请安，遂问道："老师你老这是由哪里来?"老头儿一笑，遂说道："这也不是说话的所在，咱们里面去说。"关爷跟着牛和一直来到里面厢房，到里面牛和先从中指引，这是我的天伦，又对老爹爹道："这就是我的老师。"老员外闻听赶紧行礼，那个意思还要屈膝下跪，关爷一看赶紧相拦说道："这可不敢当。"牛爷连连行礼说道："犬子牛和若非老人家搭救，焉有他的命在，到如今反倒栽培了他一身的功夫，这可是你老人家大恩大德。"说到这里，又欲下拜，关爷摆手说道："牛老员外，令郎牛宝元，我们师生相遇，也是三生有幸，我家里的景况，牛和已然住在我那里，十几多年就让你银子堆成山，请我传授他的武术，也请不去，何况从中还有路老剑客帮忙，这么看起来这岂不是他的福气吗。"说道这里，牛和又给两个兄弟，引见引见，文敏文敬过来给师傅叩头，老头儿看着爱喜，见礼已毕，牛和遂问："老师，由前日夜晚咱们爷儿两个分手之时，我少问一句话，没问问你住在哪里，我应当到你老那里去才对，你老也走的紧点儿，弟子我也忘了问了。"老头子闻听，手理银髯，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牛和，小小年纪为什么言不应口，跟我说的明白，天到掌灯在村口相见，为什么竟自爽约?"牛和一听，嗳哟！这才猛然间想起来，赶紧说道："我遇见我的两个兄弟，看望爹爹的心急，到了家中悲喜交集，可就将此事忘了，望求老师原谅，恕过

弟子。”老头儿闻听点了点头，遂说：“我要不是看在你看望你的父亲心急，今天我就不来了，父亲又比师傅近一层，可是师傅总比旁人近，这我到不怪，皆因人当有信，今天我来找你，打算成全成全你，告诉你一段机秘之事。”孩儿闻听一怔，遂说：“老师，请讲。”关斗公一沉吟，孩儿明白，一摆手把家人打发出去，屋里头就剩了牛家父子，和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他老人家这才不慌不忙，低言悄语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别人听着不理会，惟独牛和听着心中欢喜。

书中代言，老人家关斗关九公，由河南卫辉府关家堡自己的家中动身，一路之上，尾随牛和，那个意思要看看牛和的动作如何。到了天晚，他老人家住至在成都府的西关外，挨着关厢路北有座店，店的字号是高升店。开店的掌柜的是成都府三班总役，总役俗名大头儿，开这座店倒不为的住客人赚钱，里面有两个大院子，设立宝局，打抽头，每天剩银子若干，他不指着开店赚钱，吃喝什么全都比别家丰满。老头一看这个店倒不错，住在他这里，大概吃什么买什么全都便当，老人家把主意拿定，迈步往里走。伙计看见往里相让，把老人家让至在里面上房，有一间独间，伙计打脸水沏茶，又问了问老人家打了尖没有？老头儿说道：“我还未曾吃喝。”伙计点头答应，给老人家预备酒饭，工夫不大预备停当。老人家关九公一个人喝着，猛然间听见院中一阵大乱，老头子好奇的心盛，遂放下筷箸，到外面观看，看了看院子当中，围着有三四十个人，从中有两个人对面谈话。里面这一个人，穿着打扮非常出奇，此时不过是新秋天气，他穿着一件青绸子吊面的小毛羊皮袄，腰里头扎着青绸子搭包，脚底下青缎子双脸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白脸膛两道细眉，一双鼠目，小

鹰鼻子薄片嘴，两只小锥子把的薄片子耳朵。看着那个小子非常精神，举目狂妄，带着点扬眉吐气的样儿，指指戳戳不住的手拍胸膛，挑着大指带着八个不含糊的样子。再看对面那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不甚整齐，身高不足五尺，赤红脸，一脸的酒刺，在那里说着话，手里还拿着一个酒壶，喝的醉眼乜斜，口中说道："咳，你还别拿势力吓唬我，我可告诉你，赌钱是赌奸不赌赖，我赢你几个钱就许不来，再说凭你这个身分，也不是输不起，你跟我提眉毛瞪眼睛，你干吗，别的我也不趁，就是小刀子一把穷命一条。我告诉你小进财，你的根底我可明白，就因为你一个人，里面被屈含冤有多少人，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呢。小子，我可不是藉此为由，咱们是打盆论盆，打碗论碗，你要真把我惹急了，你别说我出首前去告发，真要是那么一来，够小子你受的。到如今这场事总算是上天有眼，咱们也不管他怎么完的，反正这场事你不犯在我的手中还则罢了，只要你犯在我的头上，这就是一个条件。"醉鬼说到这里，就见那个人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一句话也没说，转头就走，跟着众人全都一哄而散。大家一看，有说："醉鬼这个办法算对了。"也有说："当然进财这个小子，做过什么命案，许是他知道。"也有说："醉鬼是个穷汉，小刀一把，穷命一条，穷汉拼命把那个小子吓走了。"老头子知道其中必有缘故，遂来到了屋内，用手摸了摸酒还没凉，老人家赶紧喝了一杯，高声喊叫伙计。伙计答应来到里面，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是酒凉了，是菜冷了，吃着不适口，我给你老更换更换。"老头子闻听一笑，叫了一声："伙计你贵姓？"伙计闻听带笑说道："小子我姓王 行二，你老就叫我王二就行了。"老人家点了点头遂说道："王二，方才院子里

面抬杠的人，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伙计王二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要问，那个身穿着华美衣服的，他叫进财奴随主姓，他是本处知府骆大人的内当差的，人品稍欠，其性好赌。这个话不怕老爷子你老过意，我们这个店的东家是府里的大头儿，开这处店房，倒不为的是住客人赚钱，里面有两案子赌，抽几个头儿大家伙一吃一喝。你老看那个手里拿着酒壶的，他是我们的当家子，也姓王排行在六，那就是东倒吃牛头，西倒吃羊头，拍头抹血撒泼卖肉，在局上就算是拿一份挂钱，他就不应该耍，这个人的赌品还不好，有几个钱全都输了。今天这不用问，一定是跟人家进财两个人，因为财帛上头，争打起来，招惹的全店客人，都不得安。老爷子你老别生气，无论怎么样，你老全看在小子我的身上吧。”关爷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伙计，人家是住店的，我也是住店的，我要说人家搅闹我前去质问，比如说人家翻过嘴来，要说我搅了人家哪么该怎么说。我还要烦你点儿事，你把这个姓王的王老六，让到我这屋里来，我一个人喝酒没趣，我跟他喝会子。你看怎么样。”王二一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爷子那可不成，你老可不知道，王六那个人脾气虽然不错，他是沾点酒就醉，醉了嘴里头叨叨念念，回头说话有个到不到，再把你老给得罪了，我可担待不起。”老人家一摆手，叫道：“王二你不知道，我打着他喝醉了，说话到不到他是个醉鬼，难道说我还能计较他吗，这个人我爱喜他说话秉性刚强，我一个人吃酒，又觉寂寞。”伙计一听，老头子非要把他约来不可，那也无法只得答应一声出去，一直够奔后面，看了看王六，还在那里吃酒呢，伙计走上前来，带笑说道：“六爷，别在这里喝了，今天有人请你去喝酒。”王六掉脸一看是王二，

遂说道："老二，我素常可跟你不错，今天你要是趁着我生气奚落我，把脸往下一抹，你可别说我给你来个没面子，到那时你可别说我不对。"王二一听说道："六爷你老这是怎么了，咱们平常是好交情，我能奚落你老吗，皆因上房里面住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他老人家约会好了朋友了，朋友没到自己不愿意喝闷酒，刚才听你老在院里跟人抬杠，看你老说话亮爽，知道你老是个朋友，叫我请你老前去，一块儿喝酒。"王六一听未免一乐，心说罢了，我王六竟会有高人看出我是个朋友，这我就算没白活，今天吃多少喝多少就算我候了，这个老头儿在那里呢，真有这么高的眼力，看出我来，我可得会会。"说到这里王二把王六陪到老人家这屋里来，彼此一指引，老爷子自报名姓，家住河南姓关，访友来到这里，你老就是那位王六爷吗？"喝，这一个王六爷不大要紧，把小子给美的哈哈大笑，遂说道："老爷子你老可别这么论，你老叫我小六儿就足矣的了，我焉敢担这样称呼。"这句话说的老头子大笑，心里说别看这个人说话粗野，我倒听着爽快。关爷想到这里，又叫伙计添了几样菜几壶酒。王六本来酒量有限，也不过是四两半斤，他要跟关爷比上可就差的多，就在喝酒之际，老头子偷眼观看王六这个意思，已然带了醉了，他原来就喝了几杯了，此时又跟老头子对着喝几杯，王六可就算是醉了。老头子喝着酒看的明白，以话引话，遂叫了一声："老六，方才跟你抬杠的那主儿，我看着可气，看他那个样儿，就仿佛是小人得志一般，我本打算出头，怎奈咱们素不相识，今天我先打听打听，只要兄弟你气不出，你只管跟哥哥我说，你可别看我人老我的巴掌不老。"王二说道："老人家你老要跟我呼兄唤弟，小子我可不敢当，就凭你老今天这样待我，我

实在是感激不尽，你老要打听那个小子的名字叫进财，奴随主姓，他是成都府知府骆大人的内差，素常他可跟我不错，我没钱的时候，他也常常借给我几个钱；我喝酒他供着我，方才我们两个人抬了几句杠，可也没算我吃亏，老人家这场事就算完了。”关九公说道：“老六你先喝着。”王六又喝了会子，老人家说道：“老六你方才不是说，进财有一件不含糊的事吗，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你跟我说说，省得我心里头别拗。”王六搭着多喝两杯，他一听老头儿问，醉眼乜斜的说道：“老朋友，这话我可不应当说，说出来怕惹一场是非，谁叫咱们不错呢，老爷子把我叫到屋里来，请我喝酒，我可不是见小利而忘大害，皆因我爱喜你老，不怕我把话说出来，日后走漏风声，犯了事，我也敢到当堂对质。”老头儿听到这里，摆手说：“老六我不过是问问你，千万别多心，你要多心的话，请你就别说。”王六一听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老朋友，我话既然说到这里，我要是不谈，岂不显着我怕事吗，就是你老人家不问我也说。”老头儿闻听，摆手说道：“老六说可不怕说，不必高声朗诵，倘若事内有关系，被别人听见，恐有些不便，你可以低言悄语对我说说，我不过是听着明白明白，你说明了是怎么段事，其实也没用，我不过是闲问问。”话将然说到这里，就看王六有口无心说道，“刚才跟我抬杠的他叫进财，跟知府大人当差，要说每月赚的钱，足够花的，皆因他的品行不好，最好滥赌，弄两个钱全都输了，他跟我交称莫逆，无话不说，你老可别看方才我们抬杠，最近因为赌钱赌的，拉下了亏空，遍地火着，浑身是帐，小子没法了，他在骆知府宅中盗出一只金镯，他在牛家首饰楼，前去兑换，又谁知就因为这一只镯子，惹出来多少是非。”他就

把安述仁报案，牛成被屈入狱，前后话一说，说来说去就说到了安述仁被杀。遂说："现在拨云见日，牛成讨保回家，你老说这段事，也算该着，怎么会被屈含冤之人，竟会有神人主使，当堂开了释。这个小子原是罪之魁祸之首，他反倒逍遥法外。我看着生气，我有心出首证明，又想事不干己，何必多事，真要谈到衙门里弄场官司，他的手眼比我大的多，真要把我弄进去，我那才叫自找其祸呢。"关老头儿听到这里，叫了一声："老六，素常你可跟进财不错，象你这片话，也是跟我说，因为我上了年纪了，这个话你要对着年青人说，在外面信口开河，走漏了风声，不但进财得遭官司，你也得受连累，老六我劝你这个话少谈。"老六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朋友，你老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要不然他这么些个日子，就会没犯案吗，我今天也嘱咐你老千万别跟人谈，我从此可就不说了。"老头儿听这到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老六，这个进财，他打这里生气走的，大概他就不来了吧。"王六闻听一笑说："他一天也不能漏，照样还来。"老头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老六你喝着。"连喝带让，过了会，酒喝的差不离了，老头儿把伙计叫过来，算算该着多少酒菜钱，老头儿由打兜囊之中，掏出钱来会帐，王六再三的不肯。关爷一笑，叫了一声："老六，你要是不愿意跟我在一处近乎，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如果你要是喜欢我这个人，无论如何，这个饭帐也得我会。"又叫道："老六，我得到外面走一趟办点事，我这间房也不退，回来的早，我还住在这里，你要没事就在这里等候，咱们这叫越交越深。"王六闻听遂说道："老人家你老要是出去办事，回头还回来，这个酒帐我可就不让了。"老头儿这才喜悦，话全说完了老头子走，王六在

后面相送，关爷再三的拦，王六这才自回店房。老头子一边走着，暗自说道："这才叫天网灰灰，疏而不漏，恰巧今天遇见了这个王六泄机，真是明有王法辖管，暗有鬼神监察，进财呀进才，你这场官司有点不好打。"又一想牛和这个孩儿，够多么荒唐，他跟我说的明白，天到掌灯跟我在村口相见，真要是昨天晚上我们爷儿两个见着面，或是叫他看守王六，我去收拾进财，或是我看王六，他去收拾进财都可。按说这段事应当我出头，皆因我不是本地人，出头露面好些个不便，何况案中又与我没有多大关系。老头子一边想着往前走，莫若这事我成全成全牛和，叫他在本村大大小小立个名誉，也不枉我收他一番。想到这里跟人一打听牛成的住宅人人皆知，老人家来到牛宅。见了牛和将此事细说一遍，把个牛和喜的手舞足蹈，叫了声老师这可叫活该，既然访得盗犯线索，就应当伸手把他拿获，将赤金镯这一案圆上。关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牛和，这段事你必须把主意拿定，说出来咱们大家合计合计，省得到临时有矛盾的地方。"牛和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师，弟子自有相当的办法，说到这里，我还不留你老人家，容事情全都办完了，我再把你老请到家中，我好好的孝敬孝敬你老人家，此时你老赶紧回店，求你老到了高升店看守王六，千万别让他走脱。"关爷闻听这话，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凡事你可要谨慎。"牛和点头答应，老人家站起身形要走，员外牛成赶紧说道："老剑客，你老人家搭救我儿性命，又栽培他成人，我感大恩大德，那就不用说了。老剑客来到我的家中，真是满院生辉，我有意留你老人家，在这里不怕吃杯水酒，亦算略尽小可的地主之情。"关爷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员外，你有所不知，我

这人萍踪浪迹，今日离别明日还许相见呢，你我后会有期何必在此一时，方才我们说话，你老已然听见了，我回到店房之中，尚有要紧的事情，改日见吧。”把话说完迈步往外就走，牛成老员外还要相留，牛和叫了一声：“老爹爹，老师待孩儿的恩德，并非是一酒一饭所能报的，再说他老人家是我的恩师，并不是外人，他老人家回到店房里面，还要帮助孩儿做一段事情，老爹爹你老不用强留了。”员外无法站起身带领着三个儿子，一齐往外相送，关爷回头说道：“员外请回，不必远送，耳目众多，走漏风声，倒多有不便。”牛成抱拳跟老剑客分手作别。不表关老剑客回店。

单说的是大少爷牛和，看着关九公走后，随同爹爹和二位兄弟，一同回到里面，到了厅房父子落坐。牛和向着老员外道：“回头你老给孩儿我预备二三十两银子，我到外面有事，还嘱咐你老一句话，我到外面无论有什么事，你老只管放心，不必担惊害怕。”老员外一听这句话，不由得吓了一跳，遂叫了一声：“牛和，你刚来到家中，咱父子方得见面，你又要离去，又不将你的心意说明，焉能使我放心呢。”牛和听罢老人家这话，知道老头子十数年末曾见着，将然回到了家中，恐怕再闹出事来，还是免不了撇家一走，故此老人家不放心。牛和想罢，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爹爹，你老人家只管望安，孩儿此去并非是招灾惹祸，这一案不圆，终久与咱们还有关系，此时虽然无事，倘有奸人，从中鼓动，也少不了要跟着捣乱。真要是想此案办个水落石出，也叫咱们牛家场乡里乡亲，知道咱们爷儿们是地地道道的安善良民，再说叫给咱们按水印打保的主儿也好放心，老爹爹您就不用管了。”老员外牛成听了牛和这话，一想这个话也对，遂说道：“牛和，既然如此，

你到外面可要多多留神，不可粗心大意。”牛和点头答应，老员外遂吩咐一声：“预备银两，给大少爷带着出去办事。”家人出去到了帐房，将银两支来，牛和将银子带好，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跟员外告辞。文敏文敬小哥儿两个要跟着，那个意思也是不放心，牛和嘱咐他们哥儿两个：“可别动，这也不是你们能办的事，二位兄弟好好的在家里陪着老爹爹，我要走了。”说着转身就走，出离了自己的家宅。成都府乃是少爷家乡，到那里去也是非常熟，并不用打听道路，一直来到西关外高升店。可巧老剑客关斗关九公正然在门前站立，牛和看了看四外无人，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师傅，你老早来了。”老头儿说道：“我早就来了。”用手一打手式，我跟他在一处吃的早饭，还谈了会闲话。老头儿又说道：“我算计着你就快来了，故此在门前等候。”少爷说道：“好，我正然有事相求，回头进财来到店中，老人家您就暗含着给弟子一个信，其余的你老全不用管了。”老剑客也不知道究竟这个孩儿他有什么法子，拿获进财，心说你不叫我管，我就不管，单看你的才干如何，老头子并不多说，点头会意，转身够奔店房，牛和也慢慢的往里走。正然走着一眼叫伙计看见了，赶紧说道：“少爷你老里面请吧。”牛和说道：“我不是下店，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个耍儿。”伙计闻听赶紧说道：“不错，少爷你老要解解闷吗。”要象别的赌博场，他可不敢这么说，人生面不熟的，他不敢往里让，高升店里这个赌博场子可不在乎，皆因东家是府衙的三班总役，红名大头儿，这就得说是有势力，不论文武各衙，只要一打听，差不离全得闪个面儿，所以伙计说话，才敢这么大胆子。牛和一听，微然一笑，遂说道：“不错，我正要解解闷。”伙计说：“你老这屋里请。”牛和一看东边一

接连是五间房，三间一明两暗，两暗单间儿，伙计把牛和让到北头单间里面，赶紧沏了一壶茶，遂说道："少爷，你先喝两杯茶，这就开局。"牛和点头叫道："伙计，快开局的时候，你给我一个话。"伙计高声答应，转身出去，牛和喝了一杯热茶，就听外面人声嘈杂，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少爷正然要出来观看，就见伙计跑进来说道："少爷你老这屋里请吧，手儿都快到齐了。"牛和跟随伙计来到东房一明两暗的屋内，到里面一看，三间可是完全打通了，看着倒是非常豁亮，正当中摆放着宝案，四周围摆放着椅凳。这时屋里头来的就有十来多位了，牛和遂也坐在案子旁边，。这个工夫，外面的还是接连不断到里面来，工夫不大，已然聚集了三十多位。猛然间由外面进来一个人，穿着打扮，非常讲究，再一看老人家关九公也随在后面进来，牛和知道这小子大半就是那个进财，故意的跟关爷点 点头，遂说道："老爷子你老也来两注吗？"关爷乐着说道："我不来，我不来，我还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呢，我是跟着这一位走进来看看。"老头子说着话，用手一指进财，少爷牛和明白，心说我看着这个小子，就不像正经人，果然正是盗镯子的要犯，随着又跟老人说了两句闲话，关爷转身出去。这个工夫大家全都团团围住宝案子，净等着铺宝布，宝倌来到端宝呢。猛然间伙计由外面同着一个人进来，高声说道："众位今天宝倌有事不能来，这位阎四爷他老人家要推一场牌九。"大家一听也有认得这位阎四爷的也有不认得的，还有不愿意押牌九站起来走了的。这工夫庄家已然在牛和的对面坐稳，少爷还正赶上一个天门，从中这些位，一个认得牛和的也没有，看了看他的穿着打扮仪表非俗，准知道是一位阔家的少爷，众人可也没敢小看。工夫不大，庄上把

门儿开出来，观局的高声说道："众位下注哇，不下注可就要打骰子了。"这工夫也有银子也有现钱，头道二道软硬通、乱七八糟这么一押。牛和只得也在兜囊里掏出一小块银子，放在自己的面前，观局的一看少爷这块银子下的不是地方，赶紧问道："这是头道是二道？"牛和说："头道。"观局的把他这块银子，给他往前拿了拿，众人全都押完了，庄上把骰子一掷，看了看一个么一个六，头一把牌就到牛和的这里，拿起来一看，两张牌合到一块，是二十一个点，遂将牌翻将过来放在自己的门前，庄上一看他自己来了个闭十。观局的说道："有钱难买头方闭。"挨门赔钱，可是把末门吃了，皆因末门也是十点儿。接着又推第二条儿，也有输的，也有赢的，惟独牛和这一门，一把也没输，可是少爷始终也没多下钱，上天门随注的主儿可就多了，牛和也不管别人随注不随注，他是把把看牌。进财小子也到这门上来下，看看牛和押不了多少钱，还紧着看牌，心里头有点儿不愿意，这一把这小子赌气子押上了一整封十两银子，遂说道："我这可是十两银子，我得看这把牌。"牛和听见他说了，故意的预备好了，庄家将然把牌送过来，进财赶紧把牛和的手一握，遂说道："嗳，这一把该我看啦。"牛和说道："我是押正门的，凭什么叫你看呢。"进财说："你不叫看可不成，我比你押的钱多。"牛和道："咱们谁也别先看，大家一块看吧。"说话之间，把手一翻，吧的一声，将牌拍在案子上面。你说也巧，正是一张长三，一张二板凑了个十点。进财一看钱输了，这个气可就大了，说："看你就是个倒霉的样儿，你还紧着抢牌，你趁早滚开我这里，要不然你可别说大太爷我对不起你。"牛和道："小子你少满嘴里放屁，这个闭十就你妨的，起先我这门多好来着，你赔

我钱，咱们没事，要不然你给我滚出去。”进财一听有气，伸手够奔少爷就打，众人将然要劝，焉想到牛和手太快，把小子手腕掳住，往怀里一带，噗通一下子拉了一溜滚，牛和在他身上轻轻的踹了两脚。在旁边一块儿的赌友，叫了一声：“朋友这个可不许，咱们谁要不爱看谁，也不在一处玩，我给你们二位指引指引，这位是府里的内管事进财，素常他的脾气好极了，今天大概是多喝了几杯酒，要不然也不能这个样儿。”人家说的这些话，分明是告诉牛和别惹他，恐怕他年青胡打，打出事来惹不起，皆因他有势力。牛和一想人家说话的主儿倒是十分的好意，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今天特为的是找这个冤家，前去归案，想到这里叫了一声：“众位，我们两个人按说可是私打斗殴，算不了什么，诸位可别拿着他这势力吓唬我，要是换个别位，可也不至于打起来，他今天分明是欺侮我。这可没有别的，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还是成都府大堂上说去。”众人一听，这个人太已正直了，人家告诉你他是府里的内当差的，这个话就说的是光棍不斗势利，这个孩儿怎么这么糊涂。众人想着还未及答言，进财听的明白，心说好，你要提力气打仗，你是身大力不亏，我可打不过你，你要讲究动势力，要提别的衙门，还不敢说，提到成都府，小子你看看我有怎么个劲儿。想到这里心中欢喜，叫了一声：“诸位，别的话就不用说了，我们是事有事在，堂上说去，官断民服，比什么都好。”大家还要拦，这人小子狗脸生霜的那个意思往外一拿，六亲不认。大家一看无法，心说这也算该着，这个年青的他闹事，别的衙门他全不归，偏偏要上成都府，就许他府里有个人情，也未可知，这场事我们只可在旁边开开眼，倒看看他们二人谁占上风，谁落下风。想

到这里，就见这两个人一直够奔店门，到了外面牛和还用手掳住进财，那个意思怕他跑了，进财这个小子不但不跑，还是毫不在意，皆因他心里想着，官司准占八成赢，拉拉扯扯一直够奔成都府。进了府衙一直够奔班房，这也不用牛和说话，进财打起帘子，说了一声："辛苦诸位头儿。"里面一看进财，大家全都站起来，问道："二爷有事吗？"进财就把如何在高升店赌钱被人殴打，经大家劝解，他还再三的不服，非要跟我归成都府不可。公差等一听就是一怔，随着用眼看了看牛和，遂问道："朋友你贵姓？"牛和说："姓牛名和。"公差叫了一声："牛和，这个赌博场本来就犯禁，再说你们谁也没把谁打坏，事由一经官就算不好了。也别说我们冲着那方面，倒不如在我们这屋里给你们了结了，倒省多少烦恼。"牛和心中明白公差这个意思，是不叫我跟他闹，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各位头儿，我们这场事虽然不大，里面关乎着仗势欺人，素常我就知道他不法，我打早就要斗斗他，今天也算是冤家路窄，我二人遇到一处了，各位头儿你多分神给回一声吧。"大家一听这个姓牛的话来的硬，也许有点儿人情，这个事还不能紧着压着，倒不如到里面给他回一声。论说起来府大人可不能袒护自己的差人，到外面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真正姓牛的有理，大人决不相容，这也算进财他自作之孽，报应临头。公差想到这里，事到如今不能不回，值日的头儿出去，一直够奔里面回话。知府大人得着这个信，不由得心中大怒，暗想道进财这个孩子，既然在府里当差，就不应当在外面任意胡为，想罢吩咐外面预备。工夫不大，梆点齐鸣，骆大人升了公堂，三班人役喊喝堂威，大人吩咐一声："带进财。"工夫不大，把进财带到堂口，这一来可把进财吓坏了，我以

为这些须小事，也值不得大人亲自坐堂，没想到我在府里当差，上上下下连一点儿关照全没有，居然府台大人亲自坐堂，这个事可有些个不好办，虽然这么想也是无法。只得颤颤巍巍双膝点地，口称："大人，奴才进财给大人磕头。"知府手拍桌案，叫一声："进财，你在我这里当一份内差，办事不认真偷闲撒懒，在外面任意胡为，因何跟人家私打斗殴，还不从实说来，倘敢隐瞒，被本府调查出来，定当重惩。"进财无法，只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偶而得闲，在高升店赌了一会儿钱，跟一个姓牛的因为言语不合，争打起来，这是一往实情，要说奴才在外面敲诈勒索任意横行，奴才至死也不敢如此。"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吩咐一声："来，带牛和"公差答应一声，把牛和带上来。大少爷跪倒在堂前，口称："大人在上，民子牛和给老大人磕头。"磕完了头放声恸哭，高声呼喊冤枉。知府大人听到这里，手理胡须往下面看了看，牛和有三十来岁，白净面皮，堂堂仪表，倒是面带忠厚，可别看人年青，隐着一份威风，二目落泪放声恸哭。做官的讲究察颜观色，暗想道，就凭牛和这个人，举动不凡，就是跟进财口角起来，以至私殴，这总算是小事，无论受多大欺侮，也不至于这样的哭，这真正是令人难解。想到这里，问道："牛和你在高升店跟进财打架，他怎么欺侮你为何恸哭？"说出来有本府给你做主，决不亏负你。"牛和听到这里，向上叩头，口称："大人，民子姓牛名和，住家牛家场，我的天伦名叫牛成。"牛和遂把续娶刁氏心术不良，有意谋夺家产直说到逃亡在外，巧遇两侠剑客，带到河南卫辉府关家堡，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的家中，练艺十数年，奉师命回家省亲，我的天伦遭不白之冤，在饭馆之中，巧遇两个兄弟，说明一切。我夜探

家宅，继母悔心改过，我这才够奔安宅，安述仁素行无赖，用意不良，设法谋夺牛家的家产，我将他杀死，写了一个字柬，掖在他的头发里面，用包裹包好，携带着人头够奔府衙。到了你老人家的私宅，将人头放桌案上面，将然要出去，正赶上老大人带领随从人等入内，万般无奈，隐藏在桌案下。在这个地方就是孩儿高的地方，没肯把他师傅轻易提出，知道把师傅说出来又是一番麻烦，又接着说道："在桌下窃看，大人看罢安述仁发内的字柬，然后吩咐从人到外面预备。就在大人背身之际，我将人头拿走，到了安宅，给他放在尸身旁边。回头各处闲逛，打听这段事怎么办，果然老大人办案如神，分明屈直，将我爹爹当堂开释，取保还家。民子得着这个信，就应当前来投首报案，给安述仁抵偿对命，皆因是镶嵌赤金镯的盗犯，未能捕获，本打算凭我身上武功，各处踩探，单等破案之后，再投首不迟。又谁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在阉观寺院，庄村镇甸，各繁华地点儿，全都留心访查。今天早晨，走至在高升店正赶上进财跟王六吵嘴，王六高声喊喝进财的短处，就是在府衙偷盗赤金镯，在牛家首饰楼兑换得钱大赌特赌，你只顾你得钱，你就全不顾旁人被屈含冤，等等的言词。我在外面听得明白，这可是老天爷有眼。活该他破案，本有意当时伸手扭获进财，一同到案，又恐怕此话是赌钱之人，一时气恼信口开河。细问王六一句没瞒，从头至尾对我一说，调查实在，我故意到赌案跟进财寻殴，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今日打到公党，求大人公断，也好洗我爹爹的名誉。"知府大人听到这里，二目离神暗说道："这个孩儿的行为可算是正大光明，还算是我有德，倘若外面有些个不好的名誉，那夜晚他要取我的人头，岂不是易如反掌。"

又一想外面行侠作义，惩恶安良的英雄，行动真正是叫人莫测，他藏在我的屋中，我竟没看见，这个话就不用说了。怎么一背身的工夫，这一个人头就会被他拿去，其技未免近神。想到这里，叫牛和进财两个人旁跪，吩咐一声："来，到高升店火速将王六带到。"复又吩咐："够奔牛家场安述仁的家中，带安马氏到案，再拿一根笺，到牛成宅中带牛成，牛刁氏，以及他的两个孩儿文敏文敬。"公差等一听赶紧答应，来到班房，各自带着伙计分头前往，知府大人吩咐一声："暂时将牛和进财寄押在班房，回头人犯到齐，再为听审。大人把话说完，站起身退到后面书房休息，这个时候公差人等，由大堂上往下带这两个人，牛和当然是没的说了，惟独进财这个小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体似筛糠。暗想道，原来这个牛和他就是牛成之子，我要知道是他，不怕我跟他多说几句好话，我也不跟他打官司，事到如今这就算后悔不及。小子正然思索，公差一推他，遂说道："嘿，你跪着有瘾，回头让你跪死在这里，快着走吧。"虽然说衙门口的差人，人称为虎狼之役，可是他也敬英雄好汉，反对刁奸之辈，今天一听人家牛和杀死安述仁，自来投首，自古以来，全都敬重这样好汉，何况又将盗卖赤金镯的盗犯破获，一个个没有不佩服人家牛和的。走过来说道："大少爷你跟我到班房里先歇歇吧。"牛和站起身来，跟随差人来到班房，早有班房的伙计，倒过一碗茶，说大少爷你先喝这杯，如果你要是渴了饿了的话，咱们这可随便，您只管吩咐，我们全都能够预备。"大少爷牛和一听，这个官司打的倒舒服，天时已然不早，我何不叫他们给我预备点吃的，有什么话吃饱回头再说。想到这里，一伸手由兜囊里面，摸出一块银子来，遂说道："头儿您就是多辛苦吧，随便给我弄

点吃的来就成。”班房伙计接银在手，到了外面饭馆，给牛和叫了两盘菜两壶酒，十个馒头一碗汤。牛和一看不由得心中喜欢，遂说道：“诸位头儿，那位一块喝一杯。”大家谦让了一回，齐说道：“请吃请吃。”伙计又把找回来的钱给牛和，牛和摆手不要说送给买杯茶喝吧，小伙计那个意思要谢谢，公差等瞪了他一眼，赶紧把钱放在牛和的面前，遂说道：“大少爷我们可不敢要你老的，像你老这样的英雄，这饭儿就应当我们候才对呢。”牛和无法只得把钱带起来，自斟自饮，喝的还非常高兴，在旁边进财此时也觉着腹中饥饿随着叫了一声：“诸位头儿，咱们平常可全都不错，我真想不到，今天遭了这场官司，我打算求你们众位给我来点儿东西吃，我身上也带着有现成的钱。”公差等不等他把话说完，遂说道：“哎，哎，打官司可别提那个错不错，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没有那么舒服的官司，要都那么随便，我还去打官司呢。”进财一听，不由得心中难过，暗想道这才叫官情如纸薄。想到这里遂说道：“得啦头儿，丑不丑咱们全都是一伙手，人家牛和都能够在这里吃吃喝喝，怎么跟咱们倒不成了呢。”公差一听，把嘴一撇，遂说道：“你比人家比的了吗。”进财听了这句话，不由得点了点头，二目圆翻，腹内辗转，暗想道：“要这么看起来人做事不可埋没天理，真要是我不犯事，在大人跟前说一不二，前面班房别管是红名字，也别管是效力的，见了我全都是三爷长二爷短，赶到而今犯了事啦，居然就是这般对待，这场事之后，祇要我能保住性命，嗣后我必要洗心改过，做事秉着天理。”想到这里，偷着看了看人家牛和，坦然自在，众公差人等围随着，不亚如众星捧月一般，看了看无法，祇可是低头不语。此时天可就不早了，已然到了掌灯后，堪堪就要定

更，外面各路的公差，把所有的人犯全都传到，值日班头到里面回明了知府大人。这时候知府大人晚饭已然用过，遂传话升堂，升了公位吩咐一声："来，先带王六。"下面答应一声，工夫不大，把王六带至在堂口前，跪倒给大人磕头，知府先看了看，然后叫了一声："王六，你真正大胆，勾引我的差人进财，竟敢在我的宅内偷盗赤金镯，真乃可恶，还不把一往实情招出，等待何时！"王六听到这里，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向上叩头，叫了一声："大人，要说小子在高升店聚赌，这是实情，要说你老的差人偷盗赤金镯，小人实是不知。"大人听到这里，手拍桌案，说了一声："大胆，进财业已当堂招明，你还敢在此发刁，如果真敢不招出实情，本府必然用大刑拷问。"王六闻听吓得浑得立抖，叫了声："大人且慢动刑，我说了，我跟进财俩人，不过是赌友，要说我勾引他赌，这话我可不敢承认，因赌才成的朋友，彼此常在一处谈，在来赌之前，我们二人并不认得，他去赌钱也不是我找的他。他盗赤金镯，这段事我可知道，要说分钱，可没分，皆因他偷镯子，在牛家首饰楼兑换之后，腰里带着许多银两，在赌场上么五喝六。皆因我素常跟他不错，遂问了问他的钱在哪里来的，那个时候他也多喝了几杯酒，我也多喝了几杯酒，他向我说道："老六，这个话别人我可不能对他说。"他就把如何窃取赤金镯的话，对我一说，也错非是兄弟你眼力高，别人他还真看不出来。这就是小人知道的实情，你老要问别的，小人一概不知，就是你老把小人打死，我也没有别的说啦。"知府大人听到这里，吩咐一声："来，叫王六旁跪，带进财。"公差答应把进财带上来，跪倒座前，把小子吓得颜色更变，因为什么，他自己知道是个家奴，就不该在外面依官欺人，招

惹是非，就是跟牛和有点冲突，他当堂供出自己偷镯子，这还算是一面之词，如今把王六勾到当堂，这个官司大概就有点儿不好打，故此心中害怕，向上磕头，如同鸡啄碎米一般。大人叫了一声："进财，你这个奴才，我并没有亏负于你的地方，因何你丧尽良心，在宅中盗取赤金镯，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进财向上叩头，口称："大人，奴才跟您当差，并没有偷闲撒懒的地方，奴才就是有一样不好的嗜好，就是好赌，要说偷盗赤金镯这个话，奴才不知，请你老详查。"知府大人听到这里，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王六，你还不与他当堂对质，等待何时。"王六闻听，只可跪爬两步，叫了一声："进财，这个地方可不是姓王的对不过你，我还不知道被何人告发，由高升店传我到案，我是无法，已然实话实说。我说进二爷，你就不用绷着了，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进财一听咳声叹气，说了一声："完了，算我有眼不识真人，交友不当，我不过对你说了几句心腹话，到如今破在你的身上。"进财说到这里向上叩头，叫一声："：大人，这是小子一时无知，皆因在高升店赌钱，把自己的积蓄完全输净，我不甘心，才偷了你老的赤金镯，在牛家首饰楼兑换的。望求大人从轻处治，小子感恩不尽。"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随着亲自提笔宣判：进财以奴才盗主，惹起一场重大案件，实为罪之魁祸之首，若不严惩无以警效尤，重笞四十枷号三月。王六知情不举，责打四十。吩咐完毕，在旁边的皂班答应一声，拉翻在地，现打不赊，打完了之后预备头号大枷，锁在衙外街头示众。这还不算，三月刑满，革除免用，这都不必细表。王六算是便宜，打完了当堂开释。然后吩咐一声："带安述仁之妻安马氏。"工夫不大，马氏带到，跪倒叩头，口称："大人，

求你老饬差捉拿凶犯，给民夫报仇。”大人在座上，手拍惊堂木叫了一声：“安马氏，你的丈夫在日，行为不法，做事以坏当头，就拿着牛成这一案说，诬良为盗，招惹的剑侠大怒，杀掉了人头，他既然素日不法，你既是他的妻室，就应当劝诫才是，你不但不劝诫于他，反倒坐享其利，帮助你的丈夫为非作歹，来，押着安马氏叫他急速移出成都府的边境。”说到这里又叫了一声：“安马氏，虽然你的丈夫死去，凶手在此，我自有办法，你就下堂去吧。”公差人等带着安马氏，下得堂来，押着回家，刻不容缓，遂离了府境。这段事办的堂上堂下以及公差人等，没一个不佩服的，都说知府大人断案如神。就在这么个工夫，大人又吩咐了一声：“来，带牛成。”下面答应了一声，把老员外牛成可就给吓着了，素常就是本分老实，没打过官司，这一次挂误官司已然是魄落魄飞，好容易盼得取保回家，到如今又被自己的儿子惹事，重新带上堂来，虽然害怕也是无法，向上叩头，瘫成一个团儿相仿。知府大人叫了一声：“牛成，这一场官司，你算是被屈含冤，要说你没罪这个话也不成，不问青红皂白，偏听继室之言，闹出这样事来。幸亏你的长子十数年的工夫，忍劳忍苦，到现在反倒替你伸冤，从此以后，可要你另眼看待。”牛成未等大人把话说完，早已放声恸哭。大人提笔判道：“牛成管家不严，本应重责，念其牢狱之中所遭的不白之冤，免其责罚，当堂开释。”牛成叩头站起身来，大人又吩咐一声：“来，带刁氏。公差答应一声，把刁氏带至在堂前，吓得他浑身立抖，说话齿战有声，哆哆嗦嗦伏俯在地。知府大人用手拍桌案叫了一声：“刁氏，好生大胆，像你这个岁数克去了本夫，膝下又有两个孩儿，你就应当苦度苦修，在家中闭门守节，单等你的两个

儿子长大成人，不但你本身能得节孝的荣誉，就是你死去的丈夫，在九泉以下，他也感戴你的恩德，头一样与他的门庭生光，再说香烟继续，不亏负他为人一场。你不但不在家中守节，携带二子再醮于牛家，为贫寒所迫，这倒情有可原。怎奈你到了牛家，就凭牛成将家中的全权，全都交付给你，哪一样也不算亏负于你，你就应当一心一德，跟着人家安居度日，不料想你心起邪念，听信安述仁的调唆，几乎闹得家败人亡，全都由你一人身上所起。所好的一节，知非改过，改变心肠，情理尚且可恕，本应当堂开释令你回家，恐怕日后再有奸人引诱，再起风波，今天当堂掌嘴二十，以为惩戒。”说到这里，知府大人手拍桌案，说了一声：“来，急速用刑。”这句话将然吩咐下来，在两旁边的差役答应一声，往前就闯，真正是如狼似虎。刁氏一看这般光景，真正是魂不附体，面如土色。不容分说，在旁边皂班跟着就用刑，耳轮中就听吧吧的声音，掌嘴巴子，打得肿起来多高。刁氏向上叩头，求大人饶恕，知府大人微然冷笑，叫了一声：“刁氏，按说可不应该打你，皆因你是牛成之妻，在本地面乃是有名绅士，就皆因你做事不良，心起歹意，此次不加责罚，恐怕恶念难除，掌嘴二十不过是薄惩。”遂叫公差把刁氏带下堂去，勿庸找保准其还家。差人答应一声，把刁氏带了出来不表。大人看了看所有在案之人，全都判断明白，单单的就剩了一个牛和。知府大人，手理胡须二目圆翻，暗想他这段事，可就当怎么办，按他所作所为，真可说是行侠作义，就应当宣判无罪。可有一节，他乃是杀人的凶犯，左思右想，无有相当的办法。猛然间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主意来，我何不如此如此，想到这里吩咐一声：“来，带牛和。”下面答应一声把牛和带上来。牛

和伏俯在地，向上叩头，说道："牛和给大人叩头。"大人叫了一声："牛宝元，本府所有一切的判断，你在下面可曾看得明白。牛和连连说道："不错，小人亲眼目睹，老大人判断如神。"大人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牛和，别人全都判断已毕，惟独你是杀人之罪，王法无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牛和闻听往前又爬了一步，口称："大人，你老把此案洗白清楚，证明吾父亲是被屈含冤，就是让牛和给安述仁偿命，吾也甘心领罪。"大人听到这里，连连点头，不由暗自赞美牛和的行为，说道："吾真正要是判你给安述仁偿了命，将来还有行侠作义的吗，就是有人行侠作义，还有人敢到当官投首吗，既然牛和你愿意领罪，这就好办了。"大人把话说完，提起笔来判道："安述仁调词架讼，损人利已，离间他人骨肉，几至人亡家败，罪大恶极，按律应监禁十年。牛成之子牛和，愤父冤枉，查明实迹，将安述仁杀死，死者固是祸由自取。而杀人者不能无咎，按律本应相抵，姑念其迹近行侠作义，诛恶人即是善念，何况行凶之后，自行投首，足见其为义愤所激，并非无故逞凶之徒，减轻死罪，充军三载，发往云南。"判罢当面念了一遍，不用说是牛和连两旁公差全都悦服。牛和闻听，心中欢喜的了不得，杀了一个人只落得充军三载，这就是老人的恩施格外，笔下超生。正然自己心中思索，就听知府大人叫了一声："牛和，论说起来，清国可没有这种法律，此事出在宋朝，凡有配军，必须要脸上刺字，名之曰金印，到了清朝可没有这一条，今天我打算在你的面门上，刺配充发，可不是金印，我就按你所作所为，真乃是有忍有耐，十数年的光景，一变成为异人，堪比这两句俗语：'鱼龙变化原无定，君子无时待有时。'我打算给你画一个鲤鱼化龙，作一生的纪

念，见此不忘旧事，好自为之，行侠作义不难成其大名。”牛和闻听，非常喜悦，大人急速叫人找了一个书匠，书匠找来就在牛和二龙门斗宝上书了一个鲤鱼化龙，然后用针一刺，刺完用墨一涂。知府大人看罢，赶紧吩咐科房的先生，办理公事，掌印的请出印来，把公文修好，又派俩解差，大人心中欢喜，亲自在私囊之中，赏给纹银十两，作为路费。两名长解，一个姓张排行在三，一个姓朱，名叫朱老，这两个人押着牛和，刑具当然是得带着，那还能够有多大的委屈吗，大人都有如此的恩典，何况是差役，再者说人家是杀人投案的英雄，在路途之中，不出什么差错，还则罢了，倘若有个一差二错，不但想不了钱，性命尚且难保。要说押着牛和这个差使，那才叫舒服差使，老员外牛成得着这个信，先跟孩儿牛和见了一个面儿，叫长解多带银子路途上不可难为少爷。书要简断。二位公差押着少爷，到了云南换好了公事，少爷就羁留在云南，期满三年释放回来。那知自从自己走后，不到一年，老员外牛成，染病两个多月，一命呜呼。牛和回到家中，听见这个信，也就是恸哭一场，然后又到坟前祭奠一番，这才在家里安置安置。自己坐定了一想人生在世，毫无意味，早早晚晚也免不了与三尺黄土作伴儿，这么看起来，劳心劳力也是死，一世清闲也是死，无论如何脱不了这个死的关口，何必持筹握算终日劳烦呢，想到这里，自己不愿意在家里住着，跟自己的继母娘，和两个兄弟，文敏文敬，大家一商议，自己要打算带点盘费，到外面游历游历，单等成名之后，再回家探着老娘。刁氏闻听，叫了一声：“牛和，无论如何，你还别离开家门，前一次你出门在外，我身上落了重大的嫌疑，此时你的父亲已然去世，你要是再走了，叫外面人说，岂不

又是我挤兑你走的吗。”牛和闻听，叫了声：“老娘，我要是把所有一切的事，全都说出来，大概你老人家也不信，可别把牛和看小了，别说咱们这点家产，就是财过北斗，我要说不爱，你老管不信。我也不盼望别的，就求你老好好的教训我这两个兄弟，叫他们成名，与他们娶妻生子，好继咱们牛氏的香烟。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成名，当然回家，我把一切的世俗观念，完全打破，母亲不必关心。”把话说了在家里住了几天，打点好了小包袱一个，单刀一口，暗带路费，由家中出来，遍游江湖。书不可重叙。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鱼龙变化访侠收义子　桂氏兄弟除恶遭残害

牛和就在南七北六各处游历，这一说就是三十来年的光景，果然把名誉闯成，人人都知道牛和牛宝元鱼龙变化名震江湖。他老人家的年岁已近花甲，回到家中看望继母刁氏，业已去世多年，两个兄弟文敏文敬，均已娶妻生子，自己也是悲喜交集，住在家中跟人家闲谈，挨着附近的地方，哪里有成了名英雄，这才有人谈说。桂家庄有桂氏三杰，大爷桂竹山，二爷桂竹庵，人送外号霹雳杰、烈火义，他们哥儿两个名誉还稍差一点儿，惟独这位三爷桂竹登，人称双全侠，倒是条英雄。牛和在附近问了问，果然名不虚传，来至在桂宅门首，叫人问进去，见了桂三爷两人略略的比武艺，桂竹登不是牛和的敌手，让至在厅房，彼此一问，牛和备述自己的历史。桂氏三杰听罢，各自点头，这才知道牛和有生以来，受尽千辛万苦，巧遇二位剑客，才得了一身的武术。老四位对坐闲谈，言语投机，越谈越高兴，牛和看了看桂竹登，不愧人称双全侠，谈吐文雅，文武兼备，弟兄们在一处谈话，大有相见恨晚的情形。正然谈论之时，由外面进来一个孩儿，年岁不过七八岁，梳着一个冲天杵，穿一身蓝绸子裤褂，脚底下穿着一双青缎子小皂鞋，来至在里面，恭恭敬敬向着桂竹山桂竹庵两个人各请一安，然后来至在桂竹登的面前，叫了一声："老人家，我听家人们说，咱们家中来了一位高人，姓牛名和字宝元，外号人称鱼龙变化，此人乃是当世的一位老

英雄，凭你老人家跟他动手，尚且不胜，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二位伯父老爹爹把话说明，有意拜他老人家为师，学习武术，日后也好成名。”孩儿这一句话，把三爷桂竹登的醒儿提起来了，猛然间一想对呀，这个孩儿生来精明，要凭我们弟兄三个人，家传的武术，也不过落至在普通的队内，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真要是给这位牛和磕头，拜他为师，人家乃是两位有了名的剑客门徒，武学绝伦，真要跟人家练出艺来，那才有出奇的本领，将来成名还许比我双全侠高呢。三爷想到这里，心中欢喜，眼看着牛和，微然一欠身双手抱拳，叫了一声：“老人家，今天你老人家，来在舍下，别看是初次相逢，咱们一见如故，我有一件事要在老哥哥的面前相恳，不知道老哥哥你老肯应允否。”牛和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桂三弟，愚兄我这一次前来，我就久慕吾弟是一位英雄，无论有什么事祇管当面说，愚兄办的到，决不推托。”双全侠闻听，遂说道：“大哥倒不是别的事，方才我跟你老接招，我爱喜你老这身武学，小弟膝前有个小儿名唤桂品桂无双，我有意叫他拜在老人家的门下，求你老栽培栽培，日后成了名，我们哥儿三个，决不忘哥哥你老的好处。”牛和闻听，不由得点了点头，叫了一声：“三位贤弟，这可不是愚兄推辞，要说教个弟子，我还教不了吗，要打算让我教桂无双的武学，必须允我大事一件。”桂三爷闻听遂说道：“老哥哥什么事你老祇管说，无论什么事，我都能够应，只要你老教给孩儿桂品的武学。”牛大爷闻听，心中难过，堪堪虎目之中，就要落泪。这来可把桂氏弟兄吓着了，因为什么勾起他老人家的心思，现出这样伤心的颜色。将然怔神之际，就听牛大爷长叹了一口气，双泪已落，叫了一声：“三位贤弟，愚兄的历史业已对三

位兄弟们说明，我由幼年之间，受了一次家庭的打击，在外面漂流，错非是遇见二位恩师，焉有今天，流落江湖而今已然年近花甲，生平不曾娶妻，膝下无子老来悲伤，我已然在家中对我两个兄弟把话说明，从此以后，牛家的家业，全归他二人执掌，这个话可并非是我心生嫉妒，故以此言讽刺，皆因我厌看红尘，有意遍游江湖，然后找个僻幽的所在，以度晚年。如今遍游江湖，到处访友，看见人家都是子孙满堂，独我牛和孤苦伶仃，将来这一把子老骨头，还不知葬于何所，虽然说我有两个兄弟，那也不过是一谈。”老头子越说越伤感，心中难过，泪往下流，后来悲切切的说道：“叫我教给桂品的武学也成，得把孩儿过继在我的身旁，作我的螟蛉义子。不过早早晚晚在我的眼前，我看着喜欢，到那时将我身上所学，我是倾囊相授一招也不留，日后我身逢不测，收拾我的尸骨回葬祖茔我愿足矣。”牛和当面要求，有意把孩儿过继与他，这段事还真是个难事，因为什么呢，大爷桂竹山，二爷桂竹庵，老哥儿两个，全没有子女，三门就守着这么个孩儿，你说要是过继出去，倘若日后出点儿别的意外，那可怎么好。虽然是这么想着，这叫面面相觑，牛和他既然把话说到这里，三爷桂竹登也不好意思用言语相驳。大家正在静默之时，就听大爷桂竹山说道：“牛大哥，这个事我们把话得说开了，你老没跟我在一处久待，不知道我的脾气，我生来的就是心直口快，有话爱说，就因为这个心直口快，净把好朋友得罪的都不敢上门，其实心无歹意，只要跟我交长了，你老自然就知道兄弟我，并非是自夸其德。我一说你老就明白了，也别叫我三弟着急，我们哥儿三个，守着这么一个，你老要把孩儿过继出去，我们哥儿三个，岂不也成了膝前无子了吗。我有

个主意，叫孩儿一不改名，二不更姓，不过把他面门刺上小鱼龙。类乎外行人就不用说了，只要踢过一趟腿，打过一趟拳的，都知道你老的大名鼎鼎鱼龙变化和牛宝元，只要他们看见了小鱼龙，不问可知，准知道是你老人家跟前的孩儿，这一来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到了你老人家百年之后，叫他顶丧架灵送爷入土为安，不知道老哥你老听着我说的这个法子怎么样。”老人家听到这里，心想道，我要知道他们弟兄三人，就守着这么一个孩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对他们说这个话。好在一节，桂氏弟兄说话言语直爽，并不吞吞吐吐，话已然说到这里，我又无意于红尘，真要得这么一个望名弟子，可也算是不错。想到这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桂大爷，言语直爽，不枉人称霹雳杰，儿子怎么说，徒弟怎么讲，我所托的不过就是后事，大弟说到这里，咱们就是这么办，但愿我们爷儿俩，情义相投师徒如父子。”说到这里，大家全都很喜悦，这个时候天可不早了，吩咐叫家人摆坐，让牛和正当中落坐，桂氏弟兄左右相陪，叫孩儿桂品在案前斟酒布菜。老英雄越看越爱，心里头越喜欢。酒饭已毕，牛和向着桂竹登说道：“桂三弟，今天就是黄道良辰，趁此吉日，赶紧预备纸祃香腊，叫孩儿正式的拜师。”桂氏弟兄点头答应，诸事齐备焚香拜祖，然后桂品给老师磕头，拜师已毕，大家互相道喜。牛爷说道：“三位贤弟，如不见弃，愚兄就住在府上，早早晚晚教给孩儿练功夫，咱们弟兄也好在一处盘桓。”桂氏三杰齐声说道：“大哥肯住在这里，这是我们求之不得。”当时吩咐家人，给牛和收拾好了住所。由这一日为始，牛和就住在桂宅，闲暇无事大家聚谈，不过是讨论些武学，讲说各地的能人，以什么功夫成名，以及异人异事。夜晚之间把孩儿带到后面场子

里头，不过给他操练胳膊腿，活动活动四肢．后来不过练一趟小拳，慢慢传给他长拳短打，小巧之艺以及蹿高纵矮。这个桂品天然的性巧心灵，所有拳法，及十八般军刃，不过是略略一学就会。最得意的老人家传给他一口军刃，三十六手四盘刀，武术之中称为绝手，只要他把门户封闭，无论你是什么军刃，也难以进招，上中下三盘，外加地躺等术，一练练了十年，牛和这身的武学，已然教了他十之六七。老人家本有心接着还要教，皆因孩儿年岁未到，许多学不到的地方，只可叫他到外面闯练闯练，够了年岁，再往下教不迟。这一天清晨早饭后，在厅房里面，弟兄们谈话之际，牛和叫了一声："三位贤弟，愚兄来到这里，住居十年，百般款待，自己弟兄知已之交，不过客气，我今日当着各位贤弟把话说明，我要告辞回家，探望探望，我那两个兄弟，看看家中景况如何。就此分手，也好叫孩儿闯练闯练，如果能够上进，我必然前来相传，我这后手三成功夫，单等他把我全身武学完全学会，那时我再找地方一隐，也不枉他拜我一场。今天把话说明，临行我要留个纪念，就是给孩儿在面门上刺画小鱼龙。这句话还真把桂三爷的醒儿提起来了，赶紧吩咐家人啊预备文房四宝和绣花针等物，先画上鱼龙，跟牛和那个相仿，刺完了之后，用墨一揉。然后牛和收拾收拾零碎物件，当面告辞，桂氏弟兄不便拦阻，因为来此已经十年未能回家，也该叫老头子家里看看去了，孩儿跪倒给老师磕头。老少四位相送牛宝元回家不表。

单说的是桂无双，由他的老师走后，半个多月，用大包袱裹好了单刀，到外面去绕湾儿，在附近的把势场子全都去拜会拜会，把老师傅们请出来，当面承承招，老师们还能把

他搁在心上么。有名望是他的父亲，人人都知道双全侠桂竹登，这个孩儿既然身通武学，不告可知，一定是家传的武学，就让有能为还能有多大能为吗。没想到跟他动上手，用不了三招两式，老师们常常落败。不到半年多，挨着他们成都府附近，全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小鱼龙变化，桂无双就算把小名立起来了。后来桂无双一打听，离着他们桂庄不远有一座玉皇庙，里面有一个老道，名叫化图化亮羽，外号人称九尾金蝎。孩儿听见这个信息，就要调查调查这个老道，听人传言，说他发卖薰香蒙汗药，真要是事实，凭手中单刀要结果他的性命，好给这一方除害。孩儿把主意拿定，一连到玉皇庙去了好几趟，正赶上老道没在家。后来孩儿跟桂三爷谈这回事，三爷连连摆手道："老道化图，虽然有此劣行，皆因他武学高强，非寻常可比，漫说是孩儿你，并非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就连你二位伯父，你我父子四个人，也不是老道的敌手。从此以后，你还是少往玉皇庙里去，将来我把相当的人才访着，必然前去铲除恶道，好给这一方除害。孩儿闻听点头答应，虽然这么说，孩儿雄心不死，每逢得暇之时，不断的够奔玉皇庙前后左右绕个湾儿。这天恰巧在树林之中，遇见大班头汤云，彼此一问，孩儿这才细说了一遍，大班头汤云也把镇古侠堇老剑客的弟子，金莲花凤歧，帮我前去办案，没想到并不是恶道的敌手，被获遭擒，押入庙内，我一想事是我的事，我焉能把人家连累有里面，一时心窄，我才有意自寻短见，恰巧遇见你老人家，这可是我命不当绝。你老历史我也知道了，既然贵府离此不远，求你老设法救出来少剑客凤歧，我是感德非浅。桂无双听到这里，叫了一声汤班头，净说你我两个人，也不敢进他的玉皇庙，你要打算救

凤歧你随我来，到我的家中，求我二位伯父从中相帮。一同够奔玉皇庙就是了。汤云一听心中欢喜，赶紧把衣服絮腰绒绳全都收拾收拾，二人够奔桂家庄。来至在桂宅门首，孩儿回头叫了一声："班头，你老在此稍候一候，我先到里面看看，如果没有别的人，只是我的二位伯父在家里，我再把你老陪进去，只要你实话实说，我二位伯父，他老人家决不能不管。"汤云点头答应。孩儿往里走，家人们一看少爷回来了，赶紧走上前去，说道："少爷你老这时候才回来，吃了饭没有，方才大爷二爷还说呢，说你老终朝每日，在外面游手好闲，恐怕你老在外面闯出是非来。"孩儿连连点头说道："没什么事，不过在外面遇见一个朋友，我的父亲回来了没有？"家人说道："三爷现在上柳家营去了，家里就有大爷跟二爷。"桂无双闻听，并不答言，一直往里走，到了后面厅房，一看大爷二爷，老哥儿两个将然吃完了晚饭，一看孩儿回来了，大爷用手一指，说道："你没事在外面闲游，天到什么时候，尚且不知道回来，叫我们哥儿两个不放心。"孩儿闻听叫了一声："三位伯父，你老人家先别着急，今天孩儿在外面并非是闲游，皆因是有事。"大爷赶紧问什么事？"孩儿不慌忙，就把巧遇大班头汤云，怎么有一个镇古侠的徒弟，帮助汤云办案，玉皇庙的老道，在北京盗来国家的八宝夜明灯，汤班头无法搭救少剑客凤歧，在树林之中有意自尽，被孩儿我遇上了。我有意请二位伯父帮忙，一同够奔玉皇庙，得回八宝夜明灯，救出凤少剑客，不知二位伯父意下如何？"二位老人家闻听彼此全都是哇呀呀一声吼叫，连连说道："反了哇，反了，玉皇庙的老道，我可不管我们的武学如何，要依着我们哥儿俩早已就把他铲除，就皆因你的爹爹时常相拦，不叫轻易前往单等

有了机会，请几位擦肩磨背的好朋友，再铲除恶道不迟。不承想今天小子大胆，意敢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我岂能相容，吩咐一声："叫家人们预备。"老哥儿两个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老二位各自手擎军刃站起来就走。这么看起来，这老二位的外号，名叫霹雳杰，烈火义，这个地方就叫名不虚传。老爷儿三个往外走，到了街门外看见大班头汤云，桂品把汤云叫过来，给二位老人家指引指引，老少四位够奔玉皇庙。到了山前，霹雳杰烈火义站住身形一指大班头道："你老上门前，高声喊叫，只要他一露面，我们哥儿两个摆军刃将他结果性命，好得回八宝夜明灯。"大班头听到这里，心中喜悦，遂说了一声："二位老人家，在此稍候，待我走上前去，叫他出头。"汤云把话说完，走上角门，用手拍门，高声喊喝。小子这个时候，胆子也来了，连连高声喊喝："化图化亮羽，违背国法王章，夜入宫围禁地，盗出来国家的至宝夜明灯，还不出头受死，等待何时。"大班头扎着胆子，一连叫了两三声。猛然间听见里面砰的声，门分左右，由里面走出来化图。皆因凤歧被获遭擒，老道吩咐一声，叫徒弟们搭至在里面鹤轩，亲自问话，看了看凤歧气概不凡，真有心吩咐一声，将他结果性命，又一想他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弟子，倘若被他老师知道，岂能跟我善罢甘休，倒不如暂押在配殿，单等天光明亮派人押赴蓬莱，倒显着妥当。他将然办理完毕，将凤歧放在了东配殿，徒弟沏得了茶水，自己吃茶养神，就听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听着耳音很熟，随着站起身来，够奔外面，开开角门子，一看原来是汤云，老道叫了一声："汤云小辈，谅你有何德能，三番两次打到我的庙前，戏耍于我，真你要是一条英雄别走，与山人大战百合。"汤云接着说道："老道

你不用发威。”老道回头，叫道：“月清月静，你等二人看着，如果将汤云拿获，定不容生。”说罢拂尘往大领上一插，回手撤剑，呛啷啷的声音，说到这里，汤云还真不含糊，别看老道亮剑，他真站在那里未动，用手一指，说道：“二位老人家你老看见了没有，这个老道，这就是盗灯的贼犯，老二位还不亮军刃将了拿获，押赴北京城按律治罪。”这句话未说完，桂竹山桂竹庵老哥儿两个，各摆手中的虎尾三节棍，往前一闯，高声喊喝，恶道违背国法王章，恃强拒捕，今有桂氏弟兄在此，还不扔军刃等待何时。老道闻听大怒，把手中剑一摆，晃身擎剑进招，宝剑够奔桂大爷哽嗓咽喉刺来，桂竹山一看剑到，把身一闪，用手中的虎尾三节棍，前面的小节，砸他的宝剑，后节棍够奔老道头颅砸来，化图将身往后一撤，摆架相还。这地方可不是捧场，要说桂氏弟兄，每人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那个功夫可算是不含糊，可有一样，要是跟化图比上，可就差远了。动手的光景，桂大爷的军刃不敌，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二爷一看哥哥赢不了，遂摆棍过来，这就叫两个打一个。老道一看，黑夜之间，两条虎尾三节棍，摆动如飞，一想虽然我的武学高强，他们弟兄二人，倘我一时招慢，被他等的虎尾三节棍，砸在我的宝剑上，剑就得撒手，砸在我的身上我就有性命之忧。想到这里留神观看，就见大爷桂竹山，三节棍挂着风声，够奔自己顶梁砸来，左手小节已到，右手那一节流星赶月随着也到了，老道赶紧往左一上步，用宝剑一压他的腕子，蹦起来一腿，大爷桂竹山哪里躲的开，一脚踹至在胸前，就听砰的一声哗啦，撒手扔军刃翻身跌倒。将然跌倒，两个小老道向前一蹿一句话没说，解了大爷的絮腰绒绳，按在那里就捆，四马倒攒蹄捆

好，往角门子旁边一提，此时二爷桂竹庵，一看大爷落败，当场被获，未免心里一慌，棍招稍微一慢，被老道用宝剑一按棍头，照样一脚踹倒尘埃。小老道仍是照样按在那里就捆，将桂氏弟兄全都放在角门子旁边，虎尾三节棍拾起来。老道背剑撕髯再找大班头，已然把他吓的踪影皆无。老道口念无量佛，桂竹山桂竹庵哪，像你我街里街坊，贪道有何处亏负而等，你等夤夜之间，竟敢跟随大班头汤云，前来伸手拿我，这可称是自寻死路，你等可休怨我意狠心毒，我要不给你个样儿看看，你也不知道出家人是何如人也。说到这里，吩咐一声："来，叫徒弟月清，够奔庙内，所有咱们庙里的也别管七首刀，也别管牛耳尖刀，有几把全都取来，我是另有作用，就势带出一个折子灯来。小老道答应一声，转身进去，工夫不大，手里打着一个折子灯，另外提着一个包裹，里面包着牛耳尖刀、七首刀七八把。老道吩咐，取两条绳，在他的庙门前有两个插杆，老道也会出主意，把大爷二爷往两根插杆的扯绳上一拴，拴好了另附一根新绳，上面拴上七首尖刀、牛耳尖刀等等，扯幡的大绳拴在他们弟兄的身背后，这个人是笔管条直，把头发打开了，也拴在绳上，脚底下又拉上一根绳，在前面另附这条绳上是尖刀等等。也有在咽喉的，也有在肚腹的，只要这根绳往上一拉，这个人必然转，人要一转，这个刀必然胡割乱扎，容着到了上面，这个人就算难活。你说老道意狠心毒，他这个主意怎么想的呢，这要搁到官场，这也算是非刑。全都拾掇好了，老道吩咐一声："两个徒弟往上扯。"这老二位顺着插杆往上起，刀与人撞，耳轮中就听噗哧一声，可了不的了，可惜老哥儿两个，性情刚强，没想到今日在这遭此惨死。老哥儿两个被拉至在上面已然是气绝身亡，

鲜血滴滴嗒嗒往下直流。老道看着哈哈大笑，念了一声无量佛，叫小老道捡起三节棍，带好了折灯，收拾好了门户，师徒一同进内。此时没把别人吓着，可把汤云吓得浑身打战，他看见二老被获遭擒，他隐藏在树林里面，有心亮军刃出去，准知道不是老道的敌手，白白的搭上一条性命，且看看如何发落，回头再想法子搭救就是了。汤云不恼别位，所恼的就是孩儿桂无双，小小的年岁，眼睁睁你把我与你二位伯父，带到这里，所为的是拿老道化图，二位老人家被获遭擒，究竟你的功夫比我高，为什么你不搭救二位老人家，你可向那厢去了。

书中代言，要说孩儿他可是心灵性巧，主意高明之人，今天他可就算上了当了。真要是他在旁边观看，焉有不救的道理，皆因他没在场，他有他的心思，他一想凭他二位伯父，当场双战化图，就让是赢不了，大概也没有什么舛错，我何不趁这个机会，够奔庙内，搜索金莲花凤歧，真要是把他救出来，我们小哥儿两个，再加上二位伯父，四个要战他一个人，就让他浑身是铁，他可能捻多少钉。遂绕到后面，纵上庙墙，单胳膊肘跨住墙头，探头往里面看了看，里面僻静无比，揭灰片抛下去，听了听里面是实地，遂飘腿过墙，轻轻跳下去，脚踏实地，往各处里窥探。探来探去探到了东配殿，看了看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就听屋内有人咳声叹气，自言自语说道："凡事全都因为不小心，凭我跟随我的恩师练艺十五年，所授双头五节笔管枪，不敢说纵横天下，差不多的人他赢不了我，今天遇见恶道化图，他将我拿获，生不生死不死，真正是闷煞人也。"少爷听着不由得心中欢喜，找没找着碰上了。桂无双慢慢的凑到了东配殿门前，看了看门上，锁着一

把锁，用手按好了锁门，看明白里面的簧，由腰里取出绒绳来，伸到里面把簧闭住，叭一带把锁摘下来，轻轻的挂至在旁边，揭开了吊。回头向四外看了看，并无别的动作，双手推开隔扇，转身来到里面留神观看，就见少爷四马倒攒蹄捆至在窗台旁边。桂品遂走过去用手拍少爷的肩头问道："阁下可是金莲花凤歧吗？"凤歧闻听，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孩儿，长得秀丽可爱，在面门上刺着一条小鱼龙。凤歧看罢一怔，遂说道："不错在下正是凤歧，但不知阁下是何人，夤夜到此何事？"桂无双听到这里，用手解开了绒绳，遂说道："此地也并非是谈话之所，有什么话少剑客你随我到外面谈吧。"凤歧站起身来，看了看自己的军刃笔管枪，也放在东配殿拾起来围在身旁，两个人一同出来，到外面蹿房越脊，一蹿来到庙外。凤歧问道："阁下贵姓？"桂品说道："我乃无名之辈，要是提起我的老师来，以及我的老爹爹，颇有名望。我的老师姓牛名和字宝元，外号人称鱼龙变化，他老人家乃是今古侠关斗，英雄得路路民瞻，二位老剑客的亲传。我的天伦他老人家名叫桂竹登，外号人称双全侠，现在我是随大班头汤云。"这么这么一段事，直说到桂竹山桂竹庵，二位伯父，在前面跟同大班头，在前面动手找的是化圆。凤歧闻听这才明白，赶紧行礼相谢救命之恩。桂品一摆手，叫了一声："少剑客，咱们二位从中没有人指引，我高攀一句，咱们就论弟兄吧，要说这我可算失礼不当。"凤歧闻听，说道："桂少侠客这个话谈不到，皆因咱们是有缘，如果没缘素不相识，怎能就慷慨大义涉险救我的残生，可见得咱们是道义相投，事不宜迟，赶紧转到前面，看看二位伯父与化圆战的怎样。"说到这里小哥儿两个，由庙后往前绕，到山门前一看，哎哟！可了不的了，

但只见二位老人家，全都扯在插杆上面，浑身鲜血直流，不问可知，一定是二位老人家早已气绝身亡。凤歧看着不由得脑筋一蹦，人家桂氏老哥两个，要不是为救我凤歧，怎么会落到这般光景，这可没的说，我只好拼上我这条性命，也得给二位老人家报杀身之仇，不怕我死在了玉皇庙，也算死得其所。把一个凤歧急的了不得，在旁边桂品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少剑客，不可这样着急，我的二位伯父现在已然亡命，就是你我找到庙内，把老道叫出来，凭手中军刃跟他一死相拼，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已的锐气，咱们也算是白搭。凭少剑客掌中双头五节笔管枪，乃是董老剑客的亲传，尚且不是他人的敌手，何况是我。这个话并不是我看着我二位伯父惨亡，毫不痛惜，皆因是人已然死了，还是想法子报仇，比什么都强。这个地方可不是说桂无双冷面无情，看见二位伯父身亡，连一滴眼泪也不掉，这就是胸怀大志。别看年青，实有英雄的气概，人死想法报仇，单等大仇报完了，再哭不迟，此时要是一哭，不但大仇报不了，还要遭杀身大祸，这才叫临大变方寸不乱，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办的了大事。金莲花问道："依你是怎么个主意，打算到哪里去，想什么法子才能处置恶道？"桂无双闻听，叫了一声："大哥，我这个意见打算够奔柳家营，那里住着一位侠客，姓柳名瑞字和凤，外号人称金华侠，他有个老爹爹名叫柳飞熊。外号人称铁爪神鹰，是剑客的身分。可有一节，他老人家两条腿，可也不是寒腿，可也不知什么原因，二十多年不能步履，真要是这位老人家能够行走，就像化图还别说是一个，就是有个三位两位，他未必能够行。我父亲他老人家跟这位金华侠乃是八拜之交，金兰之好，咱们到那里送上一个信，他们二位老人家，要是同

来，足能够给我二位伯父报仇，少剑客你想怎么样？”凤歧闻听，不错这位金华侠倒不怎么样，跟随我老师练艺之时，有一位老剑客，姓柳外号人称铁爪神鹰，不过这个人有一二十年没见，也许归了隐啦也许死去了，不承想原来有病在身。凤歧想这可是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开开眼。想到这里，小哥儿两个这才往前走，一直赶奔柳家营，来到了金华侠的门首。这时天已然是大天亮了，桂无双上台阶叫门，里面有人开门，一看认得，赶紧问：“少爷，今天这么早有事？”桂无双说：“我父亲在这里没有？”家人点头说：“不错，桂三爷他老人家跟侠客爷，他们老哥儿两个，这一盘棋，由昨天晚上一直摆到今晨，尚未结局，此时不过将然吃了点儿点心，听说回头接着还走。桂品闻听，赶紧一点手，叫了一声：“大哥，你跟我进来吧。”也用不着通报，两个人一直奔后面厅房，到了里面一看，但只见厅房里面坐着二位，上垂首坐着的桂三爷，下垂首坐着这位大身材，有六尺多高，细腰榨臂，双肩抱拢，穿着蓝绸子裤褂，可没穿长大的衣服，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看年纪有五十多不足六十岁，一双浓眉，两只阔目，大狮子鼻，四字阔口，颔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少爷看罢，猛然间就见桂三爷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桂品，你不在家中好好侍奉你二位伯父，来到这里有什么事？”孩儿闻听，先走过去给金华侠请了一个安，然后说：“二位老人家，我给你老指引指引，大概这位你们二位不认得，这是途间相遇的好友，乃是镇古侠董老剑客的弟子，姓凤名歧外号人称金莲花，这就是我跟你老谈的柳爷。这是我的天伦。”二位侠客赶紧站起身来毛腰行礼，遂说道：“原来是少剑客，恕过我等不知。”凤歧恭恭敬敬给老二位请了一个安，

叫了一声："二位老人家，千万别客气，我跟你老的少爷是情投意合，一见如故，将来还不定交到什么地步，二位老人家是老前辈，如果一客气，有话就不好谈了。"二位侠客并不客气，这才让座，大家全都坐稳。桂无双并不慌忙，就把如何遇见汤云，怎么设法救出凤歧，回到家中请我二位伯父，巧遇恶道化图，在山门前动手，二位老人家被获遭擒，已然亡命，如何绑在插杆上面其形可惨。我们两个人有意找老道报仇，又怕的是力有不敌，才来在柳家营找老爹爹，跟我的柳大爷，求二位老人家设法，给我二位伯父报仇。桂三爷闻听，二目圆翻，好半天没说出来话来，过了一会儿，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冤家，这分明是你无故搬弄是非，我在家中怎样嘱咐于你，没事不叫你上玉皇庙，恐怕你年青闹出事来，你可不知道化圆的厉害，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你柳大爷两个人慢慢的设法，我们二人尚且不成，还得请出一位好友，然后再铲除恶道不迟。你只顾好一时之胜，请出你二位伯父，老二位性如烈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只顾你一句话，以致我二位老哥哥亡命。"回头叫了一声："大哥，这我可就顾不了许多了，不怕我赢不了恶道，我也要前去一死相拼，我死之后，求大哥你收殓我这把尸骨，千万别指着我这个孩子，天生玩皮，不能成其大事。"说到这里二目落泪，心中难过。在旁边柳爷叫了一声："三弟，千万不可难过，事到这个场中，难过无益，仇当然是要报的，方寸不可乱，兄弟在此略候，我去报告老人家。"桂三爷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大哥，可以不必，他老人家这么大年岁，得着这个凶信，岂不是多叫老人家伤感吗。"柳爷连连摇头，由厅房出去够奔书房，到了书房里面，见着老侠客柳飞雄，就把桂氏弟兄二人，在玉皇庙，被化图

残害了性命，我三弟桂竹登，决意单人独自够奔玉皇庙，给他二位兄长报仇，我打算一同前往，恐怕老人家你老不叫去，特此前来报告你老人家。”柳飞雄闻听吓了一跳，遂说道：“赶紧随同桂竹登，够奔玉皇庙，给他二人报仇雪恨，不怕你二人不是他的敌手，那可说不上不算，别看我两腿已废，我豁出性命会会化图。”金华侠听到这里，点头答应，随着把自己一口单刀收拾齐毕，转身够奔外面，来至在厅房，一看不但桂三爷，就连两个孩儿全都是踪影不见。一问家人，才知道人家爷儿三个早就走了。原来桂三爷闻听兄长遭了毒手，父兄之仇不共戴天，难道说还能倚靠别人吗，不怕不是他的敌手，当场亡命，情愿与二位兄长携手同归。三爷故意只身单走，这两个孩儿，还不是一同走的。桂品知道他爹爹的脾气，平常最疼他这两个哥哥不过，今天一听被人杀害，焉有不着急的，回头这个仇也别管报的了报不了，他老人家决不能跟化图善罢甘休。皆因这场事，我就算是罪之魁祸之首，这么看起来倒不如我跟这位少剑客，暗地看看动作，如果我爹爹跟金华侠能够赢的了老道，那就算是给我二位伯父报了仇了，到那时我们也不能回家，只好远走高飞。比如说我的爹爹要是赢不了恶道，把我们搭上也是白费，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到那时趁早设法请人报仇，单等把恶道结果了性命之后，我再死在他们老哥儿的墓前，方不愧我是桂氏的子孙。凤歧为人慷慨大义，不愿意叫桂品这么办，依着他的心思，无论如何还是竭力相帮。桂品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哥哥，你不用管，你就随我来吧。”不表这小哥儿两个。

单说金华侠柳瑞，刻不容缓，由家中出来往前走，走了好半天，才看见桂三爷，已然把绒绳解下来。勒好了十字绊，

背后背好了一口单刀，往前紧走。后面金华剑可就追上了，叫了一声："三弟，千万不可心急，报仇的事心气越沉的住越能成功，千万不可暴躁。"三爷回头看了看，是金华侠，叫了一声："兄长，自打幼年父母双亡，多蒙我二位兄长将我拉拔成人，到如今二位兄长遭此惨亡，我焉能不痛。"金华侠叫了一声："三弟，话虽如此，也是养足了精神，再为报仇。"老哥儿两个，说着话往前紧走，抬头观看，已然来到了玉皇庙山门前，留神一看有一个人手擎宝刀闪闪放光，身上褴褛不堪，在山门前赌斗的就是化图，细一看原来是二弟苏登苏晓山。

书中代言，要是谈这一套雍正剑侠图，侠客堆内，讲究身分高，哪位也高不过这一位，他原籍是江苏常州府的人氏，住家北门里青竹庵，他的爹爹苏怡字旷然，外号人称八卦云刀赛铁拐，跟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冷运回是亲师兄弟，手中有一口宝刀，折铁打造，随身佩带。数十余年，苏怡平生以八卦云刀成名，故而人送外号八卦云刀赛铁拐，皆因他胎带的左腿有一点儿短，可对于练功夫上丝毫不差，故而得了这么一个美称，叫赛铁拐。生来的秉性刚强，倒不是性子急，皆因有一种怪性，只要犯了这个性子，无论多么有交情的朋友也拦不住，可有一样，是跟他有交情的，全都是有了名的英雄，也没有人招惹他那个脾气。当年跟随师哥冷镇，赴天下英雄桃花大会，当着天下英雄献艺之时，他有一手功夫，他得美称，不是八卦云刀，要是在拳脚里头这手功夫名叫云手，三献高探马，要在云手之中，现出一手探马掌，身形起伏三次，不亚如波浪泳流一般，不枉人称绝艺。好可是好无奈一节，他老人家，带来天残左腿稍短，练出这手功夫来，不亚如风摆荷叶，知道的明白这是绝艺功夫，有那么一点残疾，那

可不算什么。怎奈会上人多，其中有不知道的，也算不少，一看这手功夫，练成风摆荷叶一般，不由得大家哄堂大笑。老人家未免愤气，再加上他是那个脾气，心中不悦，用手向四外一指，叫了一声诸位："今日的群雄大会，像我苏怡也是红贴请到的，大家看着我的功夫要是不到的话，单打也成，群斗也可，只管前来比拼，我的招上稍差，那乃是我的天疾，有眼的要认识我的功夫是半点也不欠，如果看着不对眼，当然是说我的功夫缺欠，何妨请出来当场比试。"这句话没说完，两旁的群雄，有身分的主儿闻听并不稍动，不过哑然而笑，身分稍差之人，七言八语，那个意思还有点不服，真要打算前来跟苏爷比试。就在这时候，旁边闪出来老英雄冷镇，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诸位慢来，我兄弟稍有一点残疾，对于功夫可并不欠，你等大家何必这样耻笑，这次英雄大会，请来天下武学家，所为的是联欢聚人，献艺为纪念，发扬尚武的精神，诸位这样一来，岂不太煞风景。"说到这里回头看着苏怡，叫了一声："兄弟，你也不可这样心高气傲，这一手云手三现高探马，也倒是差点，兄弟你的气也往下压一压。"要说冷爷这个地方也算对，自己是苏爷的师哥，出头压服兄弟两句，可也就算完了。又谁知苏爷把话想错了，以为是师兄冷镇，在大庭广众之中，以言语压服自己。当时一跺脚，任什么话也没说，由这里回到家中，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商量，由常州府北门里青竹庵搬家，迁移到四川成都的地面柳家营，可就住在这位柳爷的附近，时常苏爷找柳飞雄在一处盘桓。彼时柳爷的腿还没坏呢，弟兄们的身分在那里，别看弟兄们每天在一处谈，不过是谈棋饮酒，对于武学上是一字不谈。因为什么呢，就因老头子在桃花会上面，因为练了一手云手三现高

探马，招惹的众人哄堂大笑，老人家一想这不问可知，他们一定是说我六根不全，由这里说我不练啦，就凭我手中这些积蓄，也足能糊口，苏爷他还是真把心横了。你说也巧，自从搬到柳家营，不到半年，这位莫奶奶身怀六甲，十月满足生下一个男孩儿，把一个苏爷喜欢的了不得，这个孩儿他要长大成人，苏氏门中有德，保佑此子长命，保佑我苏怡多活几年，把我所有的功夫完全传给孩儿，给我争口气。那知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然过了七年。老人家看了看这个孩儿，生得相貌清秀无比，并且是性情和顺，他老人家亲自给他取的名字，名叫苏登号叫晓山。没事给他盘臂折腿，传给他武学，就把八卦的功夫，以及云手三现探马掌，完全传给孩儿，在家中父传子受。一共练了十八年，把所有的功夫全都学会，苏爷又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驭帆侠。把家传的折铁宝刀交给他，告诉孩儿好好的保存这口刀，跟普通的刀可不一样，刀把长是练八卦刀的刀把全都长，要不然这个云刀就没法练。孩儿苏登在外面闯练闯练，可不是够奔南七北六十三省遍游江湖，不过是在成都府左右，稍微的把自己的能为露露，人人都知道他是当世的英雄，可就是没有外面做过事，苏登这就算能为也成了，名誉也有了，苏怡年岁可不小了。看了看孩儿的功夫练成了，后来无病而终。由老人家死后，这个孩儿，自己家中孝养娘亲，杜门谢客，也不跟别人来往，有时候心里头烦闷，就到柳爷的家中看看。此时老人家柳飞雄腿就坏了，所仗着孩儿名叫柳瑞，伺候老人家。他们弟兄走的很近，皆因是父往子交，后来由柳爷那里介绍的桂家庄的桂竹登，三个人因为情投意合，拜了一把盟兄弟，苏爷行二，柳爷是大哥，桂三爷未改原来的次序。苏登除这一个盟兄柳瑞，把弟

桂竹登之外，别的朋友一个没交。后来日子长了，大爷金华侠看了看二爷，大概是经济不足了，到了穿棉的时候夹衣服尚且未脱，换单的时候，还许穿棉的。大爷明知道二爷经济不足，这一天二爷到大爷家中闲坐，大爷暗含着把二爷叫到自己的屋中，低言悄语叫了一声："兄弟，我看你这个景况，大概是家境为难，上一次我跟咱们三爷谈了一回，就提到兄弟你这里了，叔父在世之时，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何况这些年，兄弟你又任什么没干，当然是坐吃山空，我这个意思打算叫兄弟你做一个生意，用钱多少，全都到哥哥我这里来取，如果兄弟你不愿意做买卖，咱们也得想个进财之道。"苏爷闻听，叫了一声："哥哥，咱们是不对知已不谈心。不错当初我父亲在世之时，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我本打算到外面作一番事业，怎奈老母若大年岁，不敢远离，他老人家叫我娶妻生子，我恐怕娶了不贤之女，反倒招惹老人家生气，故此对于我的婚姻事，是一概不谈。惟独这个家境可太难了，我倒不要紧，老太太终日跟着为难，我一想这也不是长事，本有心求哥哥兄弟，借贷借贷，做一个生意，怎奈所有的无多有少跟您借几个，打算在家里拾掇一个豆腐房，我们娘儿两个还不算是外行，这就是手艺买卖，大哥您看怎么样。"柳爷一听，喜欢的了不得，叫了一声："兄弟，你自己看门面去吧，无论雇伙计，是怎么办，哥哥我听信。"苏爷一笑，叫了一声："大哥不对，我说的是我们娘儿两个，不过敷衍能够赚个衣食住就足矣了，别无他求。"柳爷遂说道："既然如此，兄弟你在我这里拿一百两银子去，娘儿两个商量着办，无论资本上差多差少，千万别拘束，只管跟哥哥说，我准能照办。"苏爷听到这里，带笑道："开一个豆腐房，能够用多少钱，既然你

老说给我一百两，大概是富富余余，单等把买卖做开，零碎把钱抽出，我再给你老归回来。”柳爷摇头说道：“谈不到那里。”金华侠这才亲自到帐房支了一百两纹银，交给苏爷。苏爷一句话没说，带到了家中，母子商量置买家具，买了一头驴，老太太亲自帮着看磨，这就算开了张呀。买卖虽然不大，自己经营凑凑和和，对付的不错，买卖不大，受累不小，别看这么累，母子二人任劳任怨，苏爷每天担着一个挑儿各处送豆腐。玉皇庙也是他的长主户，天光发晓，不等大亮，准把豆腐送到。这一天他老人家正然担着豆腐够奔玉皇庙。天也早点儿，来到山门前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庙门前插杆上挂着两个人，血迹模糊，还不住的滴滴搭搭往下流。苏爷细看了看，吓了个魂不附体，原来插杆上两个人，正是桂家庄的桂氏三杰，大爷桂竹山，二爷桂竹庵。苏爷看了看，心中难过，既然在这里挂着，不问可知，当然被恶道所害。我跟桂竹登是一拜之盟，是他的兄长，亦是我的兄长，今天我看他这般惨况，你说我可应当怎么办。要说把九尾金蝎道叫出来，当场跟他动手，输赢不敢说，这个仇报的了报不了，尚在两可之间，我家中撇下白发苍苍的老母，我可实在不敢自专，还不如回到我家中，禀明了母亲，听他老人家的吩咐。你可把豆腐挑儿担 回去呀，皆因他一慌豆腐挑放在山门前，转身往回就走，一口气直跑到豆腐房，见着老娘，自己把颜色已然吓得面白如雪。老太太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苏登自幼年以至如今，向例没有这种形状，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谦恭和气，对母更是百般孝顺，今天怎么忽然间变成了这样惊慌的态度。老太太忙问道：“苏登你这是怎么啦，难道说你出去做买卖有人欺侮你吗，无论他是谁，你只管跟娘说。”苏

爷喘了喘，说道："老娘亲可了不的了，我去玉皇庙送豆腐，看见插杆上挂着两个人，原来是桂三弟的二位兄长，我有心叫出老道，给他等报仇，皆因为恐怕你老不放心，我这才回到家中，把话跟你老说明，娘你老说这段事怎么办才算圆满？"老太太一听，叫了一声："苏登，你身为侠客，可是你这种侠客，并非是由闯练而得，不过是你父亲在日，看着你所作所为不错，赐给你这么一个侠名。今天你见着桂氏弟兄被人惨害，你就应当找老道替桂氏弟兄报仇，你怎么还回到家里来，作什么呢，别的事我不让出门，皆因撇下老身无人侍奉，真要说你为朋友报仇而死，撇下老身，我走在哪里也吃两顿饭。"苏登答应一声："是"。这么看起来这位老太太不愧是英雄之妻，说出话来令人敬服，又说道："你在这等候，我到后面把家传的宝刀取来，带军刃赶紧前去找恶道复仇。"说着话老太太够奔后院，将这口长把折铁刀取出来，交给苏登，军刃倒是一口宝器，刀鞘太破了，上面粘着蓝布白布麻绳等等，想着买一个新刀鞘换上，都没有富余的银钱，别看刀鞘破，里面这口单刀真能削铜剁 铁。苏登拿着刀嘱咐老太太说道："孩儿走后老人家在家可千万别动，恶道化图武术高强，人人皆知，孩儿此去也未必保的住准赢，倘有一差二错，望求老人家千万保重。"这个话说出来，悲悲切切，老太太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苏登，你此去替友复仇，占一个义字，尽义不能尽孝，那倒不算抱憾，你不可伤感，倘惹迟延工夫一大，恶道走去岂不往返徒劳。"苏登点头答应，出离了豆腐房赶奔玉皇庙，来到山门前，伸手执刀，破刀鞘往旁边一放，走到角门，高声喊喝："化图你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里面恶道，坐在鹤轩休息，心中欢喜的了不得，心说桂竹庵桂竹山

两个人，已然被我置于死地。正然思索，听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由得一怔，赶紧收拾宝剑，手擎拂尘够奔外面，开开角门子一看，原来是素常送豆腐的那个苏登。老道看罢，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卖豆腐的，我一不该二不欠，手持明煌煌的军刃，在我的门前高声喊叫意欲何为。"苏爷看了看不由得有气，遂说道："恶道，桂家庄的桂氏弟兄，跟你有何仇何恨，你害得他这般光景，今天苏某特此前来替他二人报仇，别走接刀。"说着话赶步向前，八卦云刀的招数够奔老道便砍。化图一看赶紧闪身，佛尘插在大领上，伸手掣剑，两下里进招动手。要说驭帆侠手中这口刀，刀招绝伦，虽然说赢化图不容易赢的了，一时之间也不至于输，两个人动手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后面的金华侠柳瑞柳和风，双全侠桂竹登，老哥儿两个赶到，留神看了看老道手中一口宝剑，舞得上下飞腾，苏登的八卦云刀也不弱，别看是棋逢对手，要是跟老道比总得说欠点，大爷柳和风轧着手中这口刀，高声喊道："恶道不要逞强，二弟休要惊惶，愚兄在此。"话说到这里，柳爷手擎着军刃已然蹿过去，此时桂三爷看得明白，庙门插杆上绑的两个人，正是自己的两位兄长，死得可惨，眼泪汪汪，高声喊喝："二位兄长阴灵保佑小弟给我两位哥哥报仇。"说到这里声泪俱下，手中擎刀够奔老道恶虎扑食照定顶梁便剁。恶道化图虽然说掌中宝剑，纵横天下，武学高强，怎奈三位侠客并力夹攻。化图看了看就算是力不能支，急得他不住的念佛，两臂发麻。三位侠客抖擞精神，各有所思，按着大爷金华侠他老人家那就算仗大义替友复仇。二爷苏登就不然了，奉母命前来，那个事又较比柳爷又近一层，到了桂竹登这里，那就不用说了，同气连枝，一母所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当

然是一死相拼。他们老三位这一较劲不要紧，老道可就受不了啦。这么一说这个书未免透着有点矛盾，前后不合，既然三位侠客并力协攻能够胜的了老道化图，这三位都是身为剑侠之流，境有恶人，为何不早下手铲除于他，以至迟到今日，肇出事来才动手呢。皆因从中有段原因，弟兄们三位没事的时候，常在柳家营大家讨论，有意铲除恶道化图。从中身分高，就得说是大爷柳和风，做事慎重，常跟二位兄弟说，要打算铲除恶道，你我弟兄三人联合一处，大概可以把化图杀死，可有一节，他死不算什么，皆因他私通剑山，倘若被他逃蹿，勾惹起别的杀人流血之事，那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这就得说等机会。剑山蓬莱声势一天大似一天，早早晚晚没有不走漏风声的，单等有人前来攻岛，咱们仗着一部分的势力，打算铲除恶道，岂不是易如反掌。事到如今那可就说不上不算了，皆因是报仇，那里还顾的了许多，故此三侠各施所能，跟老道一死相拼，打算结果化图的性命。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猛然间听着有人念佛声音洪亮，叫了一声："化图，休得惊恐贫道来也。"三侠动着手，顺着声音留神观看，但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个老道，身量不高，联鬓骆腮一部胡须，身背后背着一个长条包袱。柳大爷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书中代言，老道这是由哪里来呢？皆因头打蓬莱事毕，大帅谭天带着二十万纹银的银票，够奔北京城，打算运动老裕王奏明天子，撤去年羹尧。老道万俟羽修，他也由蓬莱出来，打算夜入公馆，行刺，将年大人的人头带回剑山，出离岛口应当够奔成都府，他一想我既然来到岛外行刺，必须夜间才好，何不趁势探探三庄，也别管天险也别管赵家滩，看看他们怎样安排，倘若得手把

三庄为首之人，结果性命，可又胜似行刺年羹尧了。想到这里有理，夜晚之间到三庄打探，看了看不由得害怕，莫怪三庄抗拒蓬莱，他等连络到一气，庄兵不下数千，舟船数百只，果然是蓬莱的大障碍，有心伸手行刺，看人家防范严密，未敢贪功。他正遛遛达达往前走着，有人叫："仙长你这是到哪里去？"小老道眼往各处观看，看了看四外无人，遂低言悄语说道："剑客爷我这是奉我师傅之命，身背后背的乃是国家至宝珍珠八宝夜明灯，叫我够奔剑山蓬莱岛，把灯交与王爷保存。他老人家说我们那个地方不大什么牢稳。"里面是这么这么一段，慢慢的一说。怎么大班头汤云，跟踪前来，累次三番找到玉皇庙前动手，他可胜不了我师傅，从中还勾来一个姓凤的少剑客，已然被获遭擒，不承想不知何人胆大，暗入庙中将这个姓凤的救走。我的老师看着害怕，恐怕再有知道底细的把灯盗走，岂不前功尽弃，我们爷儿几个计议多时，我的老师派我将宝灯送入岛内。无形剑客闻听连连点点头，叫了一声："月清，你要多加小心前去，倘若丢失了宝灯，关系重大。"月清点头答应。不表小老道够奔蓬莱，单说无形剑客心中思索，是想恶道化图，暗入宫围禁地，盗出来宝灯，上面所有珍贵的物品，价值连城，把这笔资财得下来补充兵饷，可也算是奇功一件，我还不如找他说说既然有人暗到庙中救走了凤歧大概此人本领不小，倒不如叫他一同进岛，倒显着妥当。遂顺路前行，来到在玉皇庙前，抬头观持，就见有三个人战住了恶道，化图堪堪不敌，他才念了一声佛，打开包袱取出来一对量天尺。在旁边桂竹登堪堪就要将恶道结果性命，一看无形剑客到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别人到此还倒小可，比人技术高强，能为出众，这还不说无形剑客意

狠心毒，他既然到此焉能饶全我们弟兄三个人的性命，这也叫活该，想到这里无法，手擎军刃迎将过来，够奔无形剑客搂头盖顶就剁。无形剑客把量天尺一横，看着三爷的刀到了，身形往旁边一闪，左手尺一压三爷的腕子，右手尺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三爷胸前便点。桂三爷闪身躲尺，摆刀相迎。无形剑客动着手斜目观看，就见庙门前插杆上两个人鲜血淋漓，无形剑客看着这般惨况，心里不愿意，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恶道化图拿获的人，用绳扯到插杆上面，别附一根绳子，拴上几把尖刀，绳动人转到了上面焉能够活的了，既然是出家人，就不应当做此伤天害理之事，真正是岂有此理。老道看到这里，那个意思回头就走，任凭他们三人跟化图赌斗，想到这里将然摆尺要走。就在这个工夫，就听有人喊道："哎哟！要反哪，我不恼别位，我恼的就是无形剑客，凭你这么大身分，人称你无形剑客，你辅助蓬莱我倒不恼，那可以说是各为其主，你不应当辅助化图。桂氏弟兄跟他无论有何仇何恨，就让化图把他杀死，那算他的武学不精，死而无怨，但是化图如此残忍，非法杀人，你为什么还帮助他呢，这么看起来，你们皆是一流，今天既然叫我遇上，我岂能教你走的了。"众人留神一看来了一个老头儿，面皮苍老，细一看大家全都认得，正是陕西凤翔府西关里的老剑客董乾董化一，人称镇古侠。书中代言，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自从八寇闹剑州，他老人家追赶接球的人，路途之上，引出来一段金锁换玉莲，金莲花定亲，高声喊喝吓走了谭桂林，爷儿两个全都往外追，后来把谭天追没了。老人家后悔，这是怎么说的，孩儿凤歧负气，他在后面紧紧追赶，比如说不跟我在一处，他追上了谭天谭桂林，他焉能是他的敌手，老爷子想着不放心，

各处里寻找，非止一日。这一天正然走着，来到了柳家营，天气尚早，觉着腹中饥饿，抬头一看来到了一家豆腐房。老人家一想，倒不如我在这里喝两碗豆腐，再走不迟，再者说一时之间那里就那么容易，就看见了孩儿凤岐。老人家想到这里，迈步进了豆腐房，留神看了看屋里，也没有吃豆腐的客人，只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太婆，坐在那里就彷佛心里有什么忧愁之事，面目下沉。老人家来到里面，叫了一声："掌柜的，给我来一碗浆子。"说着话就坐在板凳上面，二目圆翻不住的看豆腐房的老婆儿。老婆儿看了看董爷遂问道："你老人家吃豆腐还是喝浆子？"老人家说道："我喝一碗大锅浆子。"老婆儿闻听就给盛了一碗，放在老人家的面前。董爷看了看屋中并无别人，连个伙计都没有，仔细一看把董爷吓了一跳，我说看着眼熟呢原来是她，遂欠起身来叫了一声："这位老太太，你老还认得我吗。"老婆儿闻听，上打一眼，下看一眼，连连摆手说道："这位老爷子你老可恕过我眼拙，皆因我这些个年不成心思。"董爷闻听乐嘻嘻说道："你老人家可是姓苏吗？"老婆儿一听连说："不错。"董爷接着说道："跟你老打听一个人，有一位姓苏的苏怡苏旷然，当年久走江湖，外号人称八卦云手赛铁拐。"老婆儿闻听遂说道："老爷子你老问的那不是外人，乃是我的亡夫。"董爷说道："这就是了，原来我那义弟苏怡他已然去世。"老婆儿赶紧问道："你老人家贵姓，因何管亡夫叫义弟？"董爷说道："我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姓董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老婆儿闻听细看了看，不由得二目落泪，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大哥。"书中代言。在数十年前，董爷跟苏爷是同盟弟兄，不过董爷比苏爷年纪大的多，今天老太太向着董爷要行大礼，老

人家数十年没看见兄弟苏怡，还以为兄弟仍在，今天一听说已然故去，心里头觉着有一分难过，一看弟妹要行大礼，赶紧连连摆手说道："弟妹不可，全都是这个年岁。"这才重新让坐，苏老太太侧身坐在旁边，向老爷子问道："老哥哥你老怎么这么闲在？"董爷就把自己之事，略略的说了一遍，接着问弟妹怎么想起做生意来了呢？我那个侄儿苏登现在哪里？难道说他有什么公干吗。"老太太闻听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要问可了不的了，小儿苏登今晨到玉皇庙送豆腐，在庙门前看见桂家庄的桂氏弟兄，桂竹山桂竹庵，被庙里的老道化图化亮羽，结果性命，死身悬挂在庙前的插杆上面。他看见这般光景，回到家中报我知道，我给他取出军刃叫苏登够奔玉皇庙，找老道给桂氏弟兄报仇去了。"董爷闻听，叫了一声："弟妹可了不的了，据我想我的侄儿苏登，他有多大的能为也赢不了化图，倘若再有个一差二错更了不的了，这碗豆腐我也不喝了，我赶紧看看去。"老婆儿知道董爷身为剑客，武术绝伦，并不相拦，遂说道："老哥哥你老似乎得看看去我正然在这里不放心，有你老来这就是小儿的福气，老人家你老快着看去吧。、老人家闻听站起身形，转身出离了豆腐房，一直够奔玉皇庙，来到山门前一看，化图摆剑抖擞精神赌斗输赢，战的是苏登苏晓山，还有一位是金毕侠柳瑞和凤，还有一个人动手战的是无形剑客。老爷子心说好险哪，真要是我不来再过半个时辰，这三个人一个也活不了。这两个老道全都是武学高强，意狠心毒，倘若晚来一步，实不堪设想，看罢遂高声喊喝："哎哟，要反哪！"这一句话不要紧，头一个就是无形剑客，把手中量天尺虚晃一尺转身就走，要说他惧怕董爷他倒是不怕，皆因他无意帮助恶道化图，看着老道的行为

太狠，就是董爷不来他也要走，何况是董爷到了，他准知道不能取胜，故而他先走了。化图一看无形剑客已然走了，董乾到此，只是三侠我未必保的住不输，此时不走想活万难，想到这里，他也把宝剑虚晃一招，转身就走。三爷桂竹登看着心里头难过，他就是对头的冤家，应当将他拿获，给二位兄长报仇雪恨，遂高声喊喝："化图，我看你往哪里逃走。"在旁边董爷看见这般光景，连连说道："你等不可追赶，别看两个恶道此时逃走，不过暂时寄首项上，他们两个人的人头，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是董爷说这么一句话，苏登柳瑞他们两个人，焉能不听，遂高声叫道："三弟别追，我给你引见引见，有他老人家在此，报仇何难。"三位侠客这才站住了脚，桂竹登不认得董爷，柳瑞跟苏登两个人，从中指引，三侠都给董爷行礼．然后问："老人家你老这是由哪里来，怎么会这么巧，今天要不是你老人家来，吾们三个人全有性命之忧。"说着话各自行礼，老头子用手相搀。三爷桂竹登哭的如同泪人儿一般，看见二位兄长这个样儿，心里头难过，用眼看了看老人家董乾，行礼叫了一声："剑客爷，要凭我个人的武学别看人称侠客，要打算赢恶道就有些个费手，我赢不了他怎么能够给我二位兄长报仇，今日当看我二位盟兄在此，就算我们三人竭力相求，无论如何，求你老人家分神协力相帮，拿住恶道化图，给家兄报仇，不但我们弟兄三个人感激你老人家，就是死去的亡兄，也感激于地下。"董爷听到这里，并不犹豫，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叫了一声："桂竹登，对于你二位兄长之仇，在我董乾一个人的身上，此时你也不必过于悲哀，还是保重要紧，暂时之间，把你二位兄长的尸首松下来，预备棺木成殓，搭回你的桂家庄，沉住了气，给你二位兄长办白

事，对于报仇的事你一点儿也别关心。”三爷听到这里，也只可如此，桂竹登回家，把亲信之人叫了来，预备棺木收二位哥哥的尸身搭回本宅，办理一切丧事，暂时提不到。正在忙乱之中，猛然间在玉皇庙山门前，唰啦一晃一个人影，老剑客恐怕是奸细，纵身赶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位官人，姓汤名云，北京城府里的内大班，皆因汤云跟桂品请来了大爷二爷，哥儿两个每位抡一条虎尾三节棍跟化图动手。桂品够奔庙内搭救金莲花凤岐，汤云稳在旁边观看胜负，又谁知桂氏弟兄不是老道的敌手，当场被获遭擒，扯至在插杆上面，双双亡命，有心说救，吓死他也不敢，直等到天光大亮。汤云稳住身形，看得明白，看着桂氏弟见这般光景，惨不忍睹，要说报仇那是不成了，可有一样儿，也见不着桂品，他的二位伯父亡命，他也不是知道不知道。正然自己思想之际，一看山门前来了一人手中拿着一把刀，恶狠狠叫出来化图，两个人当场交锋，汤云本有心要过来并力协攻，又一想我的功夫哪里成的了，要讲究凭票拿人，踩迹寻踪我可不外行，谈到武学不过是普通的招数，出色的能为我也没有。自己正然思前想后，又看见来了两个帮手，三位的武学那一个也不弱，把一个化图裹至在当中，看那个光景再有个三招五式，准能把恶道拿获。大班头这个时候心中喜欢的了不得，拿住一恶道头一节桂氏弟兄大仇已报，再者宝灯也可以得回，押解老道够奔北京城，这可真正是我汤云的福气，想到这里，他就要抖身出来，猛然间听见一声佛号，来了一个老道，摆着一对量天尺，赶过来辅助恶道，汤云看着连连的顿足，暗叫自己的名字，好不走运，好容易赶上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会又来了这么一个对手呢。此时五个人战得正然难解难分，有人高

声喊喝，来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未曾报名吓走了恶道，三位要追，老头儿拦住，连说报仇之事全在他老人家身上。我何不趁此时走上前去，当面要求叫他老人家帮助我找灯，如果老人家肯其应允，岂不胜似我汤云万倍。想到这里，他才把身上的衣服收拾收拾，走至在各位面前，毛腰行礼自报名姓，叩求各位老人家替我帮忙，找国家的夜明灯，我可不知道各位老人家尊姓大名，当面请教。在场的三侠，以及董爷全都报通名姓，汤云这才知道，原来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只可拜求董爷，董爷这个人身为剑客，有求必应，听大班头如此说法，遂说道："好，咱们先奔庙内各处搜索搜索，据我想老道逃走之时，他身上绝不能带着夜明灯。"这一句话提醒了众人。大家一同进到庙内，各处搜寻，不用说找灯，连个小老道也没找着，宝灯的下落，前文书表过，已然送进了蓬莱岛，老头子董化一，看了看无法，只得叫汤云，到本地面报案，没收玉皇庙。事毕够奔桂家庄，找着桂竹登，在桂宅等候，只要你听见把化图拿获，仇报了灯自然也得着了。汤云闻听点头，他自去办理善后，桂三爷办理二位兄弟的白事，别位不表。

单说的是董爷，带领着柳和凤，苏晓山，回归柳家营，老人家那个意思，打算找铁爪神鹰，商量商量如何入岛。众人把主意拿妥，先到了一趟苏家豆腐房，见了老太太把所有一切的事，告诉老太太，好叫他老人家放心。然后才够奔柳和凤的宅中，让到里面厅房，众人入座，先预备手巾把擦了擦脸，然后吩咐家人沏茶，董爷说道："你的父亲现在哪里，我们哥儿两个得见见，这一说一晃三十多年没见面，我得跟他老人家谈谈。"柳瑞闻听欠起身说道："老人家您在此稍微的

候一候，我到后面看看去，”说着话出离了厅房，一直够奔后面厅房，见了老人家柳飞雄把话禀明，然后来到前面说道：“老爷儿两个你老随我到后面来吧。”董爷苏登遂跟着柳瑞够奔后面的书房，用手打起帘栊进内，到里面观看，书房是长着三间通连，北房靠着后面山墙搁着一张硬木的床，此时正是夏令，床上全都是葛布靠垫，在床上伸着两条腿，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你可别看腿不能动，面上的容光焕发，二目有神灼灼放光，两道残眉，鼻直口阔，颌下一部银髯，大耳垂肩，白剪子股的小辫，身上穿的是白绵绸裤褂，看见众人进来连连抱拳。向着董爷说道：“老哥哥，这一说二十多年没跟哥哥你老见面，兄弟你的精神尚不减当年的威风。”柳飞雄闻听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道：“像我柳飞雄自从幼年闯荡江湖，遍游南七北六十三省，到处行侠作义，拍心自问，没作过伤天害理的事，到如今落到这个景况，生不生死不死，这才叫活着受罪，跟哥哥你老比不了，愈老愈壮想到哪里去就到哪去，再加上一身的武学，真得说是人间少有，地上的散仙了。”董爷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听他这片言语就彷佛是身带疾病，又看了看 柳爷气色光明和润，精神也很足满，并不带着有病的样子，老人家纳闷，叫了一声：“兄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明白，你说哥哥我好，难道说兄弟身上有什么不爽快。”柳飞雄接着说道：“这也不能怨老哥哥你老不知道，皆因咱们相别的年头太多了。”遂就把自己两条腿不能动转挪移的话一说，老人家镇古侠听罢，很以为奇怪，暗想道：“就凭柳飞雄身上的武学，江湖人称侠客，还别说是这么大的身分，就是普通的武学动手的能为先不用说，头一样儿先能够祛病，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比喻，不必说练武术，就说平常人每晨早

起练练八段锦，都能够益寿延年，何况是剑客的身分，他怎么得了腿病呢。”董爷想到这里，遂问道：“兄弟但不知在你未病腿之先，所有的经过能告诉我吗。”柳飞雄叫了一声：“老哥哥，要问这个冤孽病，皆因无事静坐的原因，我未病腿之先经过了这么这么一段事。”书中代言，老头子没事之时最喜饮酒，可不喜欢在家里喝，最喜临风豪饮，或是江滨，或是河堤，每逢春秋夏令，差不多老头子总是醉卧水旁。忽然间这一年秋天，老头子觉着两条腿不得劲，自己到夜静更深之时，试验试验果然比从前的敏捷减去一半。老头子一想哎呀，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年老气血衰败，再加我终朝醉卧水边，未免把功夫退了，这可不成，只要我不死，我就不能叫功夫退了，你会往下撤，我还会往回练。老头子把主意拿妥，每天五更必走，把二十个字的跑字功，以及陆地飞行决的功夫，仍然拾起来重练。这种练腿的法子，乃是气功，别说是剑客练，就是平常人只要得着真传，练到三个月，就能日行五百里。柳飞雄一连气就练了一个冬三月，到了年底下，这两条腿可就寸步难移，练的时候就是越练越僵。老头子以为是功夫不到，越僵越加功，没想到练到了年底下两条腿反倒成了木头一般，不但不能动转挪移，索性连弯也弯不了啦。董爷一听，他这个病源，心里头就有八成明白，知道他这个腿是因寒而得，他并不照着寒腿的法子治疗，反倒以气功催，以至于功夫将寒裹住，功夫越大寒在里而呆的越牢稳，故此才僵直如木。想罢问道：“你这个腿可曾请大夫治过吗？”柳爷摆头道：“从前倒请人看过，到后来也经三五位名医诊治，怎奈他们都说是无病。”董爷微然一笑，就把自己所想的话，慢慢的跟柳爷一说，老头子一听连连点头说：“不错，可惜这些

个年就没有这么一位高人，跟我说说。”想到这里，赶紧问老哥哥你既然精通歧黄之术，针灸派案样样高明，能把小弟的病原说出，当然有法治疗，真要是你老人家把我的腿治好了，不亚如重生再造之德。董爷摆手叫了一声：“兄弟，你我也不用那些客气话，真要说我能治的了，这个话也不敢说一定，我先看看，如果能够治，我没有不尽心的。”说到这里，老剑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柳瑞，你把你父亲的下衣脱去，我看看皮肤是什么情形。”当时柳瑞将自己爹爹下衣脱去，赤条条露出来两条大腿。董爷看了看皮肤莹白如玉，滋润异常，并无半点病形，看罢用手掐住老人家的磕膝盖，向柳爷问道：“你感觉着怎么样?”老头子摇头说：“任什么也觉不出来。”董爷点了点头说道：“病已深沉，恐怕于短时期不能恢愎原状。”这才接着施手术，理腿的筋脉，掐脖项的大筋然后又用力搓两足之踝，搓了功夫很大，柳爷觉着两腿微微有点酸麻，董爷又用力将两腿给他盘伸，然后令人预备艾绒团以及生姜，叫柳爷躺下，董爷按着穴道一灸，灸完了之后，拿起笔来开了一个药方，当时命人将药打来，煎得了吃下去，也不叫睡觉，不过用棉被围好，坐在那里仍然大家谈话，够时候老头子命人预备酒饭，就在书房里吃喝，董爷喝酒用饭，用完了酒饭，接着还给老人家柳爷治腿。书不可重叙，董爷一连在柳宅住了三天，这三天的功夫，居然把老头子柳飞雄的双腿，治得自己能屈能伸，这一来不只柳爷心里头喜欢，就连柳和凤苏晓山，哥儿两个也看着喜欢的了不得，都说不过百日，仍然不减当年的威风。老人家柳飞雄人称剑客，武术绝伦，对于散功增功各法，全都非常娴熟，只要董爷一说，老头当时就能明了，所幸二臂以及腰身全能动转如意，自己实行以手术

散功之法，果然一时比一时的见轻，董爷看了看柳爷双腿已然有了好的希望，遂跟柳爷商量，要进蓬莱岛．柳爷闻听双眉紧皱，叫了一声："老哥哥，我说这句话可不定对不对，你老人家打算进岛，不就为是给桂氏弟兄报仇吗，捉拿化图化亮羽，依我想报仇有志，并不在乎一时，蓬莱岛里面要说讲究武术，跟你老人家当场动手，这可不是我当面捧你老人家，能够赢的了你老的少有其人，怎奈蓬莱里面设施许多奸计，消息埋伏等物甚多，老哥哥你老不熟识里面的道路，依我说倒不如老人家且忍一时，叫恶道化图再多活几天，嗣后遇着认识岛内道路之人，叫他从中作为引寻，然后进岛不迟，可不知道老哥哥你老意下如何？"董爷听到这柳飞雄的一片言语，人家是爱护自己，当场动手我不惧，消息埋伏实在难防，话虽然是这么说，你可不知道我的心思，就是没有桂氏弟兄这场事，我也要进岛。想罢叫了一声："兄弟，我的事你还不知道，我这个进岛的心思，非是一朝一夕，何况又答应了双全侠桂竹登，给他二位兄长报仇雪恨，又加上大班头汤云，请求我替他寻找珍珠八宝夜明灯，我已既然应允，叫他在桂竹登的家中等候，兄弟难道说我这么大年纪，还能说了不算吗。"柳爷一听这个话可也对，身分到了剑客，岂有言而不信的道理。遂说道："老哥哥既然从中有这么些个事，小弟我也不便多拦，您要打算由此进蓬莱岛，那倒不费事，咱们这个柳家营，紧靠白龙江边，咱们家中自己有的是小船，不过叫他预备预备，很不费事。"董爷说道，这就更好了，就请求贤弟你分分神，给我预备一只小船，今天夜晚我就要动身。"柳爷无法，只得叫柳瑞到外面传话给董爷备船。当时苏登跟二位老人家告假回家，把话禀明老娘，他要跟董爷一同进岛，老头

子点头答应，苏登见了自己母亲，把话说明，老太太本是柔肠侠骨，听说孩儿跟随董爷进岛，替友报仇，并无半点犹疑，叫了一声："苏登，既然如此，你就带好了军刃，跟随老人家前去，千万不可以老身为念，苏爷点头，遂拜别了母亲，一直够奔柳宅，此时柳瑞早已叫家人把船只备妥。一天无事，到了晚饭后，老头子镇古侠跟柳飞雄告辞，带领着双侠苏登柳瑞，由柳宅出来够奔江岸。工夫不大，已然听见江水的声音，如同牛吼一般，来到切近，一看小船早已备妥，柳瑞叫水手搭好了跳板老三位先后登跳上船，然后撤跳板启锚锁，槁点江岸，不觉船动，但见岸移，老人家董乾站立在船头看着白亮亮的江水，趁着朦胧的月色，舟往前行不亚如进入云雾之中一般，柳瑞为人心细，上到船上恐怕老头子心急嫌船慢，预先就多派了两名水手，原来每船上是六个人，这一来一共是八名水手，人多船快走至在江心，亚赛弩箭离弦，但闻船头激水的声音，哗哗的山响。老人家看这船光景，不由得心中高兴，心说无事夜月乘舟，倒是一件乐事。老头子正然思想，远远望见蓬莱的山峰，夤夜之间看不清楚，只见黑雾沉沉山势险峻，老头子看罢告诉水手绕道够奔凤眼孔。老头子如何晓得这股暗道，后文书另有表白。当时水手搬转了船舵，撇着岛口，就绕了过去，工夫不大，来到了凤眼孔的山根，慢慢的将船泊住。老爷儿三个纵身跳到了山根，老头子头前带路，各处哈着腰儿找这个山孔，找来找去才把这个山孔看见，下面临水上面是山被浸着一少半，这么一个山孔，董爷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柳瑞苏登，你二人看见了没有，这个窟窿就叫凤眼孔，从此便能够走入蓬莱岛，今天你我就是由这里进山。"柳瑞苏登两个人一听，赶紧答应，既然如此，待我二

人首先进孔。董爷连连摆手道："别忙，我叫你们二人前来，不过是看看这条道路，为是将来有人知晓，留作后用。如今进岛，找老道报仇，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事，其实你们跟着也倒不要紧，皆因家中一个有老父，一个有老母，膝前无人侍奉，你二人赶紧驾船回归柳家营，待奉老人家要紧。"这哥儿两个将要答言，老头子着急连连摆手叫去，二人无法，只得跟老头子分手。不表柳瑞苏登驾船回归柳家营。

单说的是老剑客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只身一人入了凤眼孔，扎撒膀臂，往各处观看，碧沉沉的山梁，老人家二目如灯，走至在孔内，但只见坎坷不平高高低低，高的地方非常闭气，矮的地方宽阔无比，往前走够多时，隐隐看见前面微有亮光。老人家明白，准知道到了孔口切近，自己凑来凑去，凑到了孔口底下，抬头望天，有心慢慢出到孔口外，又一想还不如猛鸡夺粟呢。想到这里脚尖点地，腰里叠劲，旱地拔葱往外一纵，哧的一声就如同一阵风相彷，来到孔外，站住身手打凉棚各处观看，但只见这座山里面的杀气腾腾，一时之间还真辨不出来东南西北，老头子正在怔神之际，猛然间就见唰一晃，面前一道黑影，董爷看着心里头明白，不问可知，那条黑影不是本山的巡山的喽兵，就是山里头打暗更的，今天我打算够奔天王殿，正然不识路径，我何不赶上前去，将他拿获，叫他在头前引道，省得我自己东撞西撞。想到这里，一哈腰在后面紧紧追赶，要说前面走的这条黑影，走的还算不慢，要是在董爷眼里头看着这个人走的不慢，这个主儿的脚程就算够快的。老人家一面追赶，心里头暗想，莫怪听人说蓬莱岛里面所有一切的人，位位都是武学高强，不用拿别的说，就说这个黑影他不过是山里头的踩盘子的伙计，要不

然就是个打暗更的，他都有这么好的脚程。老头子想到这里，还未免有点儿挂火，他老人家这才把脚底下的劲放足了点儿，不过稍微听见一点声音，老头子追够多时，猛然间唰一晃，这条黑影踪迹不见，站住身形自己纳闷，不过就是这么一条黑影，我追了他这么半天，总会没把他追着。定了定神，辨别方向，就见路北砖瓦一新，房子还不是一处，修盖的非常整齐。老头子站在那里纳闷，就凭这座宅院，决不是平常人住的，不是军师府，就是大帅府，要不然的话，也没有这分气派，也别管他是什么所在，我要亲自观看。想到这里，扎撒膀臂各处观看，清素素静悄悄，连个更锣声音都没有。老人家看罢，心中喜欢，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跨住花瓦字墙。老头儿将然探身往里面看，还未能看见什么，但只见这面墙整个儿的，往里面一倒。这一下子可把老头子吓着了，要谈到了武术，他老人家不敢说弟一，大概也差不多，要谈到消息上，老人家是一窍不通，虽然这么说，老人家心里头可明白，这是假墙，说时迟那时快，墙往里面一倒，老头子一撒手，腰里头一叠劲纵上了北房，两只脚一踩房的大脊，就觉着房顶呼扇呼扇发软，连着换了两步，就听脚底下喀嚓一声，这一来可把老头子吓着了，赶紧用了个云里翻，在半空中打了一个筋斗，一挺腰纵将下来，脚落尘埃，来到了人家的院内，将然脚落实地，就觉着脚下如同踩着棉花一般，并无半点响声，身形往下就坠，这也就是人家镇古侠，要是别位，早就身逢大险，因为什么呢？他换不过这口气来，老头子今年一百二十单八岁，整世童男，久走江湖，武学高强，就趁着往下一附的工夫，老头子留神观看，所幸都有一件，在他老人家站着这个地方，旁边有一棵树，院里的树可算不矮，

足有两丈多高，粗下里不足一搂，老头子赶紧提气，翻身往上一纵，这个功夫叫作飞燕纵，在飞禽走兽之中，除非是小燕有这么一手绝艺，燕行江中两翅无力，堪堪要落水中，猛然间用翅膀稍微一打水皮，把力吸上来，仍然腾空而飞，老头子精通武学之术，对于飞禽走兽护命的绝招，样样全都研究的精而且精，故而他老人家身逢危险，腰里一叠劲，唰的一声，够奔大树纵来。来到切近，双手一拢，那个意思打算掇上几把，然后再飞身上房，焉想道双手将然一拢树，耳轮中就听咯吧了一声，这个树没有根平着就倒，老头子赶紧手掳树杈，趁着未倒之时，他老人家连着往上掇了几把，用足一登他老人家就要上房。他准知道房子也站不着，老头子知道是怨自己一时的大意，我在外面单胳膊肘跨住墙头，墙往里倒，我就应当别进来，那才算对，皆因我一时贪心过盛，纵到了里面的房上，你看一看这一节一节的埋伏，不知道那时才能到头，老头子心中想着，可没敢在树上久停，由树上一纵，纵到了房上，脚将然一登房脊，跟着一换腰纵到了院外，脚将然一点地，耳轮中就听咯吧一声，老人家明知道这是一块翻板，暗想道摆消息的这个主，其心过狠，其意太毒，由我到了这所院落，这个消息刻不容缓，一道挨一道，由这里说如果不套着再有消息，我可以不至于被获遭擒，这也就是我董化一，真要是换一个别人，他焉能逃的了。自己想到这里，脚踏翻板咯吧一声，往里就翻，老头子一换步，晃身纵出去足有一丈多远，脚将然一落地，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又是一块，老头子心说我倒要看看你一共有多少块翻板，想到这里，仍然趁着板往下一翻之时，换腰往前一纵就是一丈多。书不可重叙，就是这么往前纵，老头子一共纵了七节，也有

脏坑净坑毒弩火箭梅花杭。老人家一想，由这里说，这个翻板还不一定有多少块，如果要是太多了，我一个人可有多长气力，倒不如我掉下去吧，被获遭擒，倒也不错，他们把我捆绑起来，搭着我够奔天王殿，还省着我自己走呢，要不然我自己东撞一头，西扎一头，一时间，还真找不着在哪里，老头子想到这里，脚登板上晃身往前一纵，果然两只脚一沾地，咯吧一声板一翻，把老头子往下一坠，镇古侠双手一抱头，坠将下去。要是这么看起来，老头子就算不走运，所有的翻板，统共就是八块，假墙假房假树假地假院落，全都算在一处，这个地方叫作十三险。想当初人家排设消息，这个主儿心机用的太好了，无论你是多高身分之人，只要来到十三险，赶早赶晚也得被获遭擒，就让你有能耐，脚登埋伏，能够脱的开，你的气力没有这么长，今天老人家董化一这十三险，总算走出十二险来了，八块翻板，剩了一块，错来老人家再一出力，将这块翻板纵过去，那就算纵横在蓬莱岛内。就皆因老人家一多心，他老人家想到这里，这个翻板还不一定有多少块呢，真要是打这里说，这个翻板再有个好几十块，甚至于好几百块，就叫我浑身是能为，早早晚晚也得落到了下面，再说就是脱开了翻板，我也不知道天王殿现在何方，打算省事，还不如我掉在下面，叫他们把我拿获，还省得我自己找去呢。老头子把主意拿妥，在第七块翻板上晃身，往第八块翻板上一纵，占住身就听咯吧一声，身往下坠，老头子一抱脑袋，坠了下去。这一次，老头子走十三险，十二险都走过来，就剩了一险他老人家不走了，这可以说是不幸，再要说八块老人家走过了七块，偏到了第八块地老人家坠了下去，可巧这一块翻板下面是净坑，这又得说是不幸中之幸。老人家将然坠

下去，就听当啷自行铃响，这才惊动了看守十三险喽兵一共是四十八位，从中有两个头儿，整整的二十人，正然他们大家随意谈笑，猛然间自行铃响，声音不大甚高，大家纳闷，明明是假墙的铃响，为什么掉牌不下来呢，众人纳闷的光景，跟着就是假房假树翻板等处的自行铃全都不住的响，可就是掉牌不往下落，大家正然看着，虽然纳闷也有些个明白，不问可知，一定是这个人各处蹿纵全都未能遇险，后来到了翻板，又连着响了六七声，到了末尾这个铃铛才响了一长声，咯吧掉牌附将下来，喽兵头目看着害怕，跟众喽兵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自从咱们看守十三险那一天，直到而今，这一说也是富富有余，向历没遇见过走十三险有这么大能为的人。还别说十几样，就是一样两样他也未必脱的过去，这个人连着把十二样全都走过去，不过就剩了末了这一样儿，倘若这人他再有丝毫的能为，十三险他要走过去，凭他这个能为，在岛内还真不好抵挡，这还是王驾的洪福。把他坠至在第八快翻板净坑里面，我们大家可得多去人，人要是去少了，拿不住被他逃走，那可就了不的了。"遂吩咐一声，："你们四个人打着灯笼，你们四个人拿着绳子，你们四个人拿着钩杆子，你们这十二个人各带趁手的军刃跟着我走，临往外搭他的时候大家各自留神，能把他打伤了也别叫他跑了，这个人我是越想越害怕，哪有这么大能为的人呢。"大家说着话，各自带好了军刃，头前打着折子灯，由下处走出来一直够奔十三险，第八块翻板。董爷为人一辈子身为剑客，正直无私，到了这个地方，就得说是吉人自有天相，八块翻板之中，就属末尾这个坑好，前面是毒弩火箭竹刀匕首等等埋伏，就是这块翻板里面是净坑，只有石灰，人掉下去虽然说死不了，石

灰一呛也够受的。喽兵们叨叨念念，来到翻板切近，头目在旁边指挥，先把折子灯挂在旁边树上，他才吩咐一声把翻板支起来，别好了木削，支好了木棍。然后叫喽兵把钩杆子顺下去，四根钩杆子一块儿往下去，顺着四个犄角往当中摸，碰上人就往上搭。那十一个人全都把二目瞪圆，专等把人搭上来，伸手就捆。这个头儿自己由树上摘下一个折子灯来挑灯观看，心说要是把这个人拿获搭到天王殿或是大帅府，必然能得重赏。怎奈四根钩杆子由四角摸到当中，一连好几次，不用说摸人，连半点物件全都没有。不由得众人纳闷，你说坑里头没有人，不能铃铛响，一定是有人触动消息，掉牌才下去，当然是人坠坑中。要是这么看起来，还是头儿，一看伙计们着急搭不上人来，遂说道："伙计们，当中摸不上来，你们不会顺着坑帮用杆子摸摸吗。"伙计一听叫了一声："头儿，你老也糊涂行了，坑不过是土的，那还能挂住了人吗"头儿道："也许他由边上掉下去的，也不一定啊。"喽兵等说："对，咱们别抬杠，就听头儿你老的，四个人四根钩杆子顺着四面的坑帮一摸，你说也巧，摸来摸去摸到西面，似乎有物挡住，将然一用力，就把老头儿搭至在坑边，那十二名喽兵过来，按在那里就捆，头儿打着折子灯走过来看了看，不由得纳闷，怎么会把他掉至在坑内，浑身上下一点儿石灰也没沾，你说把他挂在坑边上了，这么大的一个人，怎么能挂的住，这不是奇怪吗。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得说老剑客镇古侠高，皆因是他老人家脚登翻板，身往下一坠，虎目圆翻，留神观看，心里头也是害怕，恐怕他这个翻板之中不定隐着什么埋伏，自己避的住的就不用说了，倘若是避不住，老了老了丢这么一回人，再把性命搭上，可真有点犯不上。老头子在翻板一坠

的时候，留神一看知道下面倒没有别的东西，不过是石灰，心说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落将下去，弄得浑身雪白，岂不叫人看着好笑。老头子想到这里，灵机一动，就趁着翻板往下一坠之时，老头子腰间叠劲，身往斜下里一纵，纵到坑帮，双手往土内一插，丹田提气把身贴在了坑帮上面，要不然四根钩杆子摸不着他老人家吗。后来头儿出主意，顺着坑帮一摸，董爷可就不能不上来了，头一节里边气也不能换了，再者说不上来回头他们把板盖好，又应当怎么样，老头子看着杆子到了，伸手把杆子一掳，喽兵把他老人家搭到了上面。别看那十二个人过来的那么快，老人家要是打算走，就早走了，故意不动，老人家叫他们把自己搭至在天王殿，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老人家故而并不稍动。头儿打着灯笼过来一照，看了看叫了一声伙计，我以为是怎么一位出色的英雄，却原来是又瘦又乾的这么一个小老头儿，伙计你们大家有认得他的没有？伙计们七言八语，都说不认得。董爷连理也不理，工夫不大，捆绑齐毕，头儿把灯笼翻板，全都收拾利落，机关上好，用杆子把老头子一搭。众喽兵问头儿，咱们是够奔天王殿，还是军师府大帅府呢？头儿闻听叫了一声："伙计们，你们大概糊途了吧，军师大帅各府，那是全山总要之处，可有一样儿，事有该管，既然在消息里面拿住人，当然先得够奔中平寨，到那里挂了号，听中平寨寨主的吩咐，叫咱们往哪里搭，咱们就往哪里搭，可惜你们在山里头这么些个年，对于公事上半点都不留心，将来怎么还盼升头。"头儿跟喽兵说着话，众人搭着老头子够奔中平寨。这座中平寨，就在九兽鹤天亭的后面，走了工夫不大，来到寨门前，头儿吩咐众人，把老头子放下，叫众人看守，自己往里走，将然走了几步，里

面有人问干什么的？这头目带笑道了一声辛苦，说我是看守十三险的头目，姓王排行在三，在十三险第八块翻板净坑里，拿获一名探岛之人，特来禀见里面的寨主爷。”回事人闻听叫了一声：“王三，你在这里等候，我到里面给你回一声。”王三点头站住身，那人转身够奔里面去了，工夫不大，来至在寨门前，叫了一声：“王三，我已然在里面把话替你回明，叫你搭着探岛之人，随我到这里来。”头目答应，喽兵搭着老头子往里走，转过了影壁当中，角门两旁边栽种奇花异草，香气扑鼻。老人家别看捆着，看见这般光景，非常羡慕，准知道这位中平寨的寨主，举动小不了，就看他这分清静幽雅的居处，就知其人的身分不小，老头子想着，已然来到了后廊下。回事的进去通禀，然后传出话来，叫解开被擒人脚下的绑绳，带到里面，寨主要亲自察看。喽兵答应一声，当时解开绑绳，只是倒剪着二臂，两个人推着，两个人挽着，把老头子架到了里面。董爷留神往左右观看，但只见屋里的家具全是花梨紫檀样样讲究，当中放着一张床，东西山墙，全都设摆着几案，案前方桌对面的椅子，上垂首坐着一个人，生得堂堂仪表，站起来是个细高挑大身材，稍微有点马蜂腰，身上穿灰色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青郁郁，青里透亮，如油一般，两道长眉，深眼窝子，二目灼灼放光，大狮子鼻子四方口，颌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小辫儿。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刀，一把掌宽绿沙鱼皮鞘，黄澄澄的刀盘，刀把上起着一层龙鳞，刀纂是个龙头，在龙口中含着一颗明珠。董爷看着一怔，暗想道，就凭这个人的五官相貌，定非寻常之辈，怎么会他也荡至在蓬莱里面甘心为寇，真正是叫我莫明其妙。董

爷还是真不认得这位，要说镇古侠只身探岛，天王殿宝刀吓群贼，全都在他老人家的身上，这也是一位有了名的侠客，避居蓬莱岛。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智亮战寇得宝刀　剑侠被诬人囚牢

中平寨这位寨主，姓智单字名亮，原是旗民，后来迁居在山东沂州府，城东十八里卧龙坡。这位智亮，他可是在山东生人，他的爹爹生平好武，娶妻陈氏，所生就是智亮一个人，夫妻爱若掌上明珠，自从幼年遍请文武老师，教给孩儿念书习武。这个地方就是人生各有遗传性的关系，他的父亲好武，果然这个智亮仍然偏重于武学，不惜千金拜求名师。有志者事竟成，他十八岁奉母命降香泰安州，大人峰下遇见九如道人投石作戏，随意找大石两三块，用手抓起扔去，此起彼落上下不已，智亮也是福至心灵，知道老道是异人，走上前去施礼，求老人家赐艺。老道把智亮细看了一番，遂说道："你的福命尚能得我二成技术，有此遇合便算有缘。"接着又问了问智亮的名姓住处，智亮全都明白答复。老道闻听，叫了一声："智亮，打算叫我传给你武学，赶紧回家跟你父母把话说明，再回到此处，峰下有石室名九如洞，我就在那里住，你可到那里找我。"智亮闻听欢喜，当时跟老道告辞，回到家中跟父母把话说明，回到泰山找着九如洞，见着老道行礼，从此跟老道学艺。虽然说是学艺，可并不传艺，不过把智亮所学的武术，一一指点其奥妙之处，统共不足二年，智亮的能为较比二年前，真有天渊之别。老道一看把智爷所有的武学，全都指点完了，随着打发智亮回家，智亮那个意思还有点儿恋恋不舍。老道微然一笑，心里头明白，知道他是未曾得自

己一招一式的能为，故而恋恋不舍。叫了一声："智亮，你还年青对于外面的阅历丝毫没有，你以为来到我的九如洞，并未得了一技一艺，其实我说传你二成艺，现在你已然超过原定之数。这个武学并不是哪一门高，哪一门低，无论哪一门都是好的，如果不好的话，那是你没练到精妙之处。就拿你说吧，在你没遇见我的时候，你的能为也不过就是平常的武学，如今可不然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成名的侠客，跟你动上手他也不敢说一定准赢。皆因你没到外面闯荡过，你尚且不知道，既然你恋恋不舍，我就再传给你一点简单的小功夫，作为你我临别的纪念。"说着话老道站起身上，双手舞动，转眼之际，打了一趟拳，智爷看着不懂，老道摆手道："你先不必问，最多也就是半个时辰，你就可以将此学会，会可是会了，要你回家之后，用苦功夫三个月，将此术练到身，可称得起护命符。"智亮闻听，跟老道照样学练，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九如道人说道："这趟拳的名目叫作九星连环掌，这本是玄门中的秘术，无论跟多么高朋的武术家比试，到了不是人家对手堪堪要败之时，想走又走不了，你就把门路一变，施展九星连环掌的招数，不亚如平地一阵怪风相彷，你可以太太平平而去，我传你这门功夫，就为遇见高人，准保不输。"智亮听罢心中喜悦，当时又练了几遍，老道看了看不错，智亮跪倒给老道叩头，然后跪问老道的法名。老道摆手，叫道："智亮，洞之名即我之号，不必多问。"智亮无法又叩了一个头，站起身告辞而去。回到家中一看，门前粘贴蓝纸封联，不由得吓了一跳，到了里面一问，才知道是自己父亲，由自己上泰山去了不到半年，老人家得病月馀一命呜呼，临危之时留下的言语："暂时不必殡葬，单等儿子把艺练成，回

到家中，再为发丧不晚。”智老太太还是真正听他的话，死后就照着遗言办理。今见儿子回到了家中，遂把已往之事，对孩儿说明，父子天性，悲恸自不必说，择日发丧。殡葬之后，智爷在家中守孝三年，这三年的光景，没干别的，终朝每日就是练那趟九星连环掌。先前乍练不理会，练到了二年多，智爷自己也觉着有些个奇怪，皆因这趟掌法施展开了，人若乘风脚若登云，形影迷离，一个人变成十来个人，就如同会化身法一般。功夫也成了，孝期也满了，智爷跟老太太商量，自己打算出去到外面闯练闯练，也好得点名誉。老太太嘱咐：“到外面去不怕去，可不能一去十年八年的不回家，最多三年二载，必须回家探望探望，倘若为娘身遭不测，好收我骨与你父合葬。”智爷连连答应，收拾好了随身穿的衣服，包了一个小包袱，带好了盘费，由家里出去，也不过是访访出了名的武术家，以及各处教场子的老师，甚至于登山拜寨，访绿林道的英雄。所会见的人位也有高的，也有不及自己的，在外面走个三年二载就回家一次，在家里住几年再出去绕湾儿，一连外面去了三趟。末尾这一次在陕西延安府，红山寨前经过，恰遇红山寨的山贼，劫掠行路的妇女，智爷看着有气，走上前去拦阻，又谁知山贼不但不听反倒恶言相向，怒恼了智爷当场跟贼人动手，未及两个照面，被智爷一掌把贼人打倒，也是小子该死，一头跌在石头上面，头颅撞碎，当时身亡，遇救之人千恩万谢，智亮摆手叫他们快走，再看喽兵已逃回了山寨。智爷一想此处的山贼，当然都是奸淫之辈，我何不将他等尽皆产除。想到这里，顺着山口往里走，走了没有十步，就听里面有锣声响亮。智爷明白，这一定是适才逃回的喽兵报信，里面的贼党出来给那一个死的报仇。既然如此我就先

别走了，只好在此等候。将然想到这里，抬头一看一片灯笼火把，亚赛火龙一般，由里往外走。智爷借着灯光看得明白，为道之人，身穿长大衣服，举动非常文雅，后面带的喽兵，虽然各执刀枪，全都是成双作对，带着一种整齐严肃的模样智爷看着正然心中纳闷，就听有人说道："二寨主你老看，面前站着的就是打死大寨主的那位英雄。"为首之人闻听，向前紧走几步，向智爷行礼，口称大英雄在上，小可这厢有礼了。这一来倒把智爷给闹怔了，只可答礼相还问道："阁下尊姓大名，方才被我失手打死的，他是山中的何人？"那人闻听一笑，说："此处并非谈话之所，我有意请你老人家里面一谈，不知您意下如何？"智爷一听二目圆翻，心中暗想，这分明是稳军之计，打算把我请到里面，然后设法陷害，你说我要是不敢进去，那岂不就算栽了，自己把心一横，任凭你是刀山油锅，我也到里面开开眼。主意拿妥，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头前带路。"那人回头吩咐一声，闪出当中一条道路，智爷跟随那人，一直来到后面大厅，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坐，那人从新见礼，智爷把他扶起，随声问道："叫我来到里面，不知阁下有何见教。"那个人不慌不忙的说道："你老要问，小可姓白，名叫白英才，寨前被你老结果性命的，他是本山的大寨主。姓贺名熊，外号人称白毛虎。小可我也有个外号，叫做莲台童子，我是家中遭了盗寇，抢后火焚宅院，被逼无法在此落草。就皆因我的能为，比贺熊略高一二，故此他请我上山，让我为第二座的寨主。后来我见他的行为不正，有意把他赶走，皆因里面有嫌疑，知道的说我为铲除恶人，不知道的必然说我白英才年青青的人，忘恩负义，人家好心好意把你请上山来，不思帮助人家扩充山势，反倒侵夺人家的山寨，岂不叫同道之人

笑骂于我。好在贺熊对于作伤天害理之事，他多少也避忌我点儿，没想到今天他也是报应临头，无故要抢劫人家的妇女，小可在山上听见这个信，正要带军刃下山当场拦阻，正在此时，喽兵上山报告，说是贺熊不服您拦阻，被你老人家打死。我得着这个信，准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出色的英雄，这才摆队相迎，我先请教请教你老的贵姓大名，仙乡何处？”智爷听罢报通了名姓，接着说道：“智某一时失手致伤贵山大寨主，蒙白寨主不怪，感激非浅，足见得白寨主身居绿林，不失英雄的气度，但不知寨主将智某叫到贵寨有何见教，望乞明言。”白英才一笑，我这句话要是说出来，智老英雄无论应允与否，你老千万莫怪，我这个意思打算约你老上山，情愿将头把金交椅相让，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智爷早就料到这个地方赶紧摆手说道：“蒙寨主如此厚爱，智某领情了，皆因我家有白发老母，不忍在外面羁留，单等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我必然前来帮助寨主整理山寨。”白英才闻听，哈哈大笑，叫声：“智老英雄，我早就料到老人家不肯失身为绿林，既然如此，我说一句高攀的话，小弟我也不敢相强，惟独你老人家这份行为，实在叫我佩服，既然不愿意在我的山上，我有一物相赠，以为永久的纪念。”说着话命人取过一口刀来，双手递给智爷，智爷接过来一看，半旧的绿沙鱼皮鞘，刀盘刀把全都带着一层锈，隔着锈也看的出来，刀把上全都是鱼鳞相彷，刀纂是个龙头。智爷看罢，左手抓鞘，右手攒刀把，往外用力一掣，并不光亮，跟烟色相彷。智爷听人说过，要是宝刀失修并不生锈，只用水银醮在灯草上一擦就亮，看完将刀还匣，向着白英才说道：“据我看此刀乃是宝器，为何不修理修理。”白寨主接着说道：“此乃喽兵等所献，大概是得自土中，皆因

我看这刀上起雾，或者是一口宝刃，也未可知。可惜小弟生平不善用刀，虽是宝器，也没有多大用处，智老英雄，既能秉正侠义道，铲除恶人，当然是现代的一位侠义，白英才情愿以此相赠。”智爷看着这口刀，满心愿要，又不好就这么答应，只得再三推却。后来还是白英才说的好，此物是宝非宝，因为没有磨炼出来，尚且不能说一定，就打着真正是宝器，又没有来历出处，甚至于连这口刀的刀名都不知道，这也不算什么宝贵之物。智爷这才抱拳相谢，白英才吩咐手下人预备酒席，款待智爷，智爷推辞不过，这才入座饮酒，白英才相陪。在酒席前智爷跟他说话，人家白寨主很够个英雄，当时说得亲近，二人自此缔交，智爷把家乡住处，跟他说明，以备后日相寻。说话之间，酒足饭饱，智爷站起身来告辞，白寨主并不挽留，准知道留也留不住他，命喽兵取出五十两银子，送给智亮作盘费。智爷闻听叫声：“贤弟，你我一见如故，何必这样客套，愚兄我要是没有盘费，早就跟兄弟你要了。”白英才闻听答应一声是，并不多让，仍然叫喽兵摆队相送，送到山口外。智爷怀中抱着那口旧刀，抱拳跟白英才作别。白寨主目送智爷，站在那里表示出来恋恋不舍的情形。这个地方就得说英雄爱好汉，莲台童子以为贺熊的行为不正，早就有意铲除，就因为避讳这个不义二字，忽然来了这么一位智亮，路见不平，将大寨主结果性命，白英才得着这个信，就算是大快人心。又一看智爷的态度不凡，先让头把金交椅，不过就是相敬之意，智爷不就，他才想起了这把宝刀，不过未曾磨炼，如果他要能认出此刀是宝，我何不以此相憎，刀取出来智爷看罢，一说此刀乃是宝器，白英才闻听，心中暗含着佩服，不枉他有这般侠心义胆，果然是条英雄，因此白英

才看着智爷爱惜，所以临别恋恋不舍。不表白英才送客之后，回归山寨。

单说智爷，出离了红山寨，心中高兴。皆因这口刀锈的太难看，不能够佩带，用包袱包好，连夜赶到了延安府，先找店房住下，然后找了一家刀枪铺，把刀送了去，叫人家给收拾。刀枪铺的掌柜的看了看这口刀，不住的点头。然后向智爷说道："要是普通军刃修理修理，顶多不过跟你老要上一两银子，这口刀可不成，我虽然未曾见过，听人说大概你老这口刀名叫龙鳞吧？"智爷自己并不知道，只可含糊答应，问掌柜的要多少钱。掌柜说道："你老可别嫌多，少了我还是不拾掇，你就给我十两银子，准保拨云见日，叫他复现光明。"智爷连说："不多不多，只要给我修理的好好的，我还另外多加酒钱，但不知多少日子修理好？"掌柜的说道："你老明天这个时候来取就得了。"智爷点头回归店房休息，到了次日天明起来，用过了早点，天的时候差不多，遂一直来到刀铺。掌柜把刀取出来，智爷一看吓了一跳，刀纂上锃亮，龙头刀把上面，密排着龙鳞，容着把刀往外一掣，光芒射目，不亚如立闪一般。智爷把刀还鞘心中大喜，当时取银两，多加酒钱给了刀铺。自己将这口刀带在肋下，时刻不离，智爷在外面闯荡本来就颇有名姓，如今又得了这口刀，真正是威风凛凛，又增加了一倍雄姿。自从得龙鳞刀之后，心里头非常高兴，南七北六全都绕了一个湾儿，这一来这个名誉可就振作起来，皆因智爷生平以来，到处跟人家盘桓武术，多怎也没把人打伤过，自己身上有九星连环掌的功夫，当然是别人进身，故此人送外号叫作太平侠。名誉闯成了之后，回家看望老母，老太太听着儿子成了名心中也是喜悦。可有一节，嘱咐智爷别

出去了，皆因为娘年纪高迈，有如风前之烛，朝不保夕，倘若有个不测，家中无人那还了得，如今既然人称太平侠智亮，这辈子习武就算是没枉费了苦心，你就在家中好好的安居度日，等到老身死后，你再遍游江湖不迟。智爷闻听母亲这么说，当然不敢违背，只可在膝前尽孝。老太太还有心给智爷娶妻生子，智亮当时可就拦住了，说："你老不可过忙，容着孩儿自己觅得了佳偶，再办不晚，事情忙了必然有错。"老太太认为实话，其实智爷这是搪塞的言语，娘儿两个在家度日，倒也安闲自在。就皆因智爷的名头有了，时常短不了有武学家前来拜访，好在智爷为人性情和善，只有相见之后愈交愈厚，决不至因为比较上发生恶感。光阴迅速，在家中不知不觉，就住了三四年。这一年春天，听人传说，沂州府的府大人张知府换来一位姓金的，叫做金至美，是满洲旗人，夫人王氏排行在五，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有个外号，人称王氏五个母老虎，越小心肠越歹毒。这位金至美娶他过门之后，所生一子一女，现在儿子十八岁，姑娘十五，少爷金玉，小姐金宝。金玉生平喜斗，到了年岁稍长，知道自己膂力单薄，有意学练武术，身上有点儿能为，然后好任意横行。父母娇惯的不得了，并不敢违背其意，随其所好，打发家人到外面遍请名师。他这种练武，还能请得真正名师吗，也不过就是打把式卖艺的，拳脚行的人物，会个三趟两趟的花拳，来到这里头混饭吃蒙钱花，就照着这样的老师，他还是没少请，一连请了十来多位。金至美上任来的时候，还带着两位教师，到了这个地方，就听本地说，此处城东十八里卧龙坡有一位侠客，武学高强。少爷金玉听着心里头高兴，心说这可是我的福气，既然他在我爹爹的治下，任凭他是什么侠客，要说跟

他学艺，那岂不是往他脸上贴金吗。想到这里，打发府衙的差人，到智爷家中，就提知府少爷听说你的功夫不错，打算叫你前去练两手看看，如果真好的话，少爷要跟你练练呢。娼优奴隶的性质，多怎也是狗仗人势，只要主人哪么吩咐，他就哪么说。当时差人把话听明，答应一声下来，来到府衙外跟人打听，此处有个练把式最出名的，他在哪里住？有人告诉他，你要找练把式最出名的，除非是城东十八里卧龙坡，有一位太平侠，他老人家姓智，单字名亮，不但在咱们这个山东沂州府，就是在中国南七北六十三省，你要提起太平侠三个字，不练武术的那就不用说了，只要他打过一趟拳，踢过一趟腿的主儿，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老可是找这位吗？差人闻听点头说道："不错，我正是要找这个智亮。"又跟人家把道路打听明白，这才一直出沂州府东门，够奔卧龙坡而来。十八里地也不过就是十四五里，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西村口，跟人打听，有人把他领到智爷的门首，差人上前打门，一口连声说道："智亮在这里住吗？"猛然间大门嗵隆一声，双门开放，由里面出来一个人，用手点指说道："你找谁呀？大惊小怪的。"当差的一听话碴来的挺硬，上下看了看是个家人样子，生得豹头环眼虎背熊腰，这叫相形的威风。当差的看罢，也没敢动怒，接着问道："智亮是在这里住吗？"家人说道："啊，那是我们家主爷，你点名指姓有什么事，难道说该你的欠你的不成吗。"当差这小子姓王，排行在三，北京城的人氏，自打有生以来，就是狐假虎威，今天又是少爷打发来的，他一听这个话不顺，遂说道："呦，你消消气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倒不要紧，我是奉金大人大少爷打发来的，叫这个智亮到府衙，练几趟武术，少爷要看看。"家人一听，原来这

个小子，他是府衙里当差的，莫怪说话这么横呢，家人一想常言说的好，光棍不斗势，我别给我们主人惹事，莫若我把话回明白了，有什么事叫我家大少爷，他老人家自己办去。想到这里遂说道："你早要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我们都是伺候人的，你何必跟我发这么大横呢，你在这里候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说着话哗啦一声，把大门关好，家人到了里面，见着太平侠智亮，就把王三那分情形，跟所说的话，对智爷一说。这个地方还得说是侠客的身分，当时听了这片言语，不动声色，摆手说道："我到外面看看去。"家人头前带路，智爷后面跟随，到了门道大门开放，家人向王三说道："这就是我家侠客爷。"王三这小子一听不由得把胸脯往上一拔，心说怎么样，倒是你不敢不迎接出来呀，小子一美遂说道："你叫智亮吗？"智爷答言说："不错，正是在下，但不知何事相寻？"王三又把知府少爷的话说了一遍，智爷听罢哈哈大笑道："我打量何事原来为此，你回去吧，府衙我也认得，我现在正有点棘手的事，等着办理完毕，我自己前去就是了。"王三一听，遂说道："这可是好事，你赶紧把事办理办理快去，去晚了招惹的少爷生气，于你身上可没有便宜，我说的这可是好话。"智爷带笑抱拳说道："多蒙关照，我也不往里让，你老就请回吧。"王三一听心说，这个小子简直的是老制鬼，遇上这个机会他连一点血都不出，我们请那们位教师无论多少也不能叫我们白来，这小子真干点儿。王三有心用言语找补找补，又一想他既然是老制鬼，我也犯不着跟他生气，转身回归府衙去了。智爷觉着这个事可笑，回到后面可就跟母亲说了，老太太一听当时大怒，叫了一声："智亮，我听人传言，金知府这个儿子横行霸道，你要传艺于他，那可是助桀为虐，别看

你我母子在他的治下，就叫他有势力，将你我母子两个置于死地，也不能传艺于他。”智爷闻听连声答应，这个话说完了，可也就算过去了。知府这个儿子金玉，自打王三回去那一天，一等不见智爷来，再等也不见到，说话过了不足一个月，始终也没见智爷到府衙里来。金玉纳闷跟三班总役红名大头儿尹化南说闲话，可就把王三请智亮到如今没见来的话一说，尹化南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少爷，你老是怎么请的，你以为这个智亮，也像咱们府衙里教师呢，那乃是人间侠客，你老要打算拜他为师，携带厚礼执弟子的名帖，亲自前去拜见，别看这么恭敬，还不一定准受聘不受，皆因人家的身份到了，要像你老眼前这些教师，不用说跟人家太平侠智亮比，就拿我说，可虽然我所会的，都是踩迹寻踪办案拿贼的功夫，反正里面多少也有点儿武学，他们跟我尹化南走在一处，都不准赢的了。少爷金玉一听怔了半天，然后才说道：“要是叫我亲自前去，那未免太已难为情了，这么办吧，算我托大班头你辛苦一趟，带着金银礼物，前去聘请智亮，据我想他决以不能不来。”尹化南摇头说道：“据我看十成倒有九成不来。”金玉说道：“咱们试试，你也别推辞。”大班头不好再说不去，只得点头答应，金玉命人预备一份厚礼，尹化南换好长大衣服，带着两名伙计，携带礼物，一直够奔卧龙坡智爷的家中。到了门首，尹化南走上台阶，用手拍门，里面有人吗？”家人闻听问明白了，到里面回话，智爷迎接出来，两个人报通名姓，然后让到厅房落坐，家人献茶。智爷问道：“大班头来到敝宅，不知有可何公干？”尹化南就把少爷仰慕的话一说，有意聘请侠客爷到府里指点指点武术。太平侠一听还是王三那回事，不过来的文雅点儿，皆因有老太太的话，

智爷可不敢点头，遂带笑道："在下本没有什么能为，不过蒙大家错爱，送了太平侠三个字，自从回到家中，卧病一年多，病起之后，并未曾用功，到如今对于武学这一门，就算是搁下了，少爷这分厚礼，实不敢领，望求大班头你老回到府衙，多多替我道谢就是了。"尹化南没来的时候，就料到这里，此时一听果然不受聘，只得又用言语要求几句。怎奈智爷并非是假意推辞，尹化南无法，只得告辞。太平侠拚着命叫尹爷把礼物带回，尹化南无法，只得带着礼物回归府衙。跟金玉把话一说，当时少爷闻听大怒，有意施展势力，跟智爷为难，怎奈无机可乘，虽然说知府势力大，也不能无故出票拿人，尹化南又从中劝了半天，金玉这就算窝了一肚子气。有认识智爷的主儿，得着这个信，全都来问问，七言八语也有说不应该得罪知府的，也有说这是个好机会，不应当错过的，智爷全都付之一笑，并不致辩。从中有智爷一位要好的朋友，身为黉门秀士，姓周双名静尘，为人耿直，不阿不附，头可断而志不能改，可称得起有古名士之风，跟太平侠义气相投。周先生听见这信，也来到智爷的家中，见着太平侠，叫了一声："兄弟，我听人传言，你有这么这么一回事，这个话可当真吗？"智爷点头说道："不错，小弟已然把他辞退，大哥你老看我这段事情办的对不对？"周爷喜得拍手打掌，遂说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皆因我听外人传说，无论如何太平侠也不能辞退这段美事，故此我不放心，特此前来问问。武学里面的规矩，我虽然不懂，大概圣贤之道，差不多全都是异流同源，真正的本领，决不传给为非作恶之人。真要是兄弟你就了这分教师，这句话我可不怕你过意，哥哥我跟你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别看对于武学我身无一艺，我还要擎剑拜访，立逼

你把太平侠的这个侠字取消。”别看智爷这么大的侠客，听了周爷这片话，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心说，嘿不枉人称周静尘有古名士之风，果然是正气可钦，这幸亏是我智亮未致把事作错，倘若是一时认不清道路，不用说成名的剑侠们对我不满，就连念书的秀才，他都看不起我这个侠客。两个人谈谈讲讲又说到了金知府为官不正，周爷道：“我看这一方的人民，多少要遭点儿殃。”智爷听着点头叹息，说道：“兄弟我现在身体不能自由，皆因有老母在堂，要不然的话，我一定留神访查他的恶迹，真要调查确实，凭我肋下宝刃，豁着我智亮这条命，必给一方除害，可惜这个话我现在不敢说。”周先生又劝了劝智爷，不可犯肝气，只要咱们不助桀为虐就是了。这个话说过去，转眼过了半年多。

近府城西有个五里营，村中有座龙王庙，年年六月初一开庙门，一直到六月十五，唱对台的大戏，是个有名的大会场。要说太平侠这个人，向例不好贪热闹，皆因老太太年纪高迈，最信神拜佛，从前到了庙会之时，都是自己去，如今眼花腿迟，行走不便，遂打发智爷替代自己够奔龙王庙烧香。同村相交至厚之人，听见这个信，也愿意搭伴一同前往，道路也不甚远，也用不着带跟随的人，结伴之中也有这位老秀才周静尘，远有吴家的哥儿两个，一共是四位。出了卧龙坡的西村口，哥儿几个商量好了，穿城而过，进东门出西站就势看看城里烧香的男男女女的热闹。到了城里头果然红男绿女，都是穿着簇新的衣服，坐车的骑马的步行的，男女老少等等不一，全都是抱着一捆香。四位一边看热闹一边往前走，繁华不觉路途遥，不知不觉已然出了沂州府的西门。大道上行人络绎不绝，两旁边支棚架案，也有卖吃食的，也有卖水

的，热闹异常。又往前走了工夫不大，猛听前面人声嘈杂，锣鼓齐鸣，把一条大道登时截断，就听行路的说道："会过来了。"智爷本不愿意跟着众人在一处挤，将然想到这里，后面的人向前一拥，把智爷等夹在了当中，你不打算跟着挤也不成，在人心之中，有十数杆小黄旗，来回乱晃，跟着看会的也是前拥后挤，如潮水一般，喧哗了好半天，这才略微安静，就听里面锣鼓之声响个不住，鼓声稍住就听里面有当啷啷的声音。智爷是个大身裁，长身往里一看，原来开路大耍其叉，智爷看了看，别看是闹着玩的玩艺，那一股烈焰，可围着他的周身乱转，上面的叉盘哗啷啷的山响，倒还耍的不错，这一种也在武学之中，不过是一种变势不发招的武术，里面的动作也有名目，在学习的时候也很不易。这一场过去，紧跟着就是杠箱，狮子，龙灯，高跷，秧歌，旱船，小车会，最末了还有五虎棍。一场一场全都耍完了之后，才敲着大鼓 够奔庙场而去，后面跟着看的人随后拥挤。智爷等站住身形，容着过去，然后同着周吴等人往前行走。此时买卖摊贩已然是摊棚相连，此时天气尚早，大戏尚未开演，智爷叫了一声："大哥，咱们先进庙烧香，爱看热闹咱们回头再看。"众人点头，绕着各处买卖摊往前走，工夫不大，来到龙王庙的山门前。庙中正然铙钹齐敲，又是一拨背哥吵吵会官灯地秧歌等等，在里面舞跳歌唱，等着这拨会朝圣之后，全都出去。智爷遂同着吴氏弟兄周秀才到里面烧香，焚香膜拜，然后施舍香资，这个烧香的任务才算办理完毕。依着智爷就要回家，吴氏弟兄贪看各种热闹，当面要求围着龙王庙前前后后绕个湾儿全都看看，然后再行回去。智爷只得点头答应，当时四位出离了山门，向各热闹场闲游，一看不是变戏法的，就是耍猴的。这

些俗玩艺，看着毫无意味。看来看去又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智爷等也慢慢的挤到里面观看，原来是打把势卖艺的，只有一个老头儿，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看那个样儿象是爷儿两个，再看地下放着，刀枪宝剑护手钩，几样军刃，每件军刃分量都不小，就是拾掇的并不漂亮，老头儿站在当中，先作了一个罗圈揖，遂说道："老夫来到贵宝处人地生疏，在场诸位，短不了有好武好练的子弟老师，老夫眼拙可不认得，我也不是打把势卖艺为生，皆因盘费短少，遇见了会场把我练的几趟拙拳笨脚，扔在地下求诸位捧捧场，练好练不好的多包涵，你老要是叫我多说几句话，我还是真不会，只好就充个傻把势，净练不说，我还是说练就练。说到这里，老头儿绕步斜行来到了当中，将身站住，双掌对翻阴阳一错，唰，把右手往外一伸，跟着左腿也往前一上步。众人看着老头儿练的这个武学，也不大甚注意，智爷可认得老头儿练的是形拳，虽然还没看见他的招数，就看他一开式这个人的功夫决以小不了。这就应在那句俗语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别看这开门一掌，他的那个劲路，乃是力发丹田，提上了脊背，由臂背而贯到指尖，势若推山欲移，那就叫功夫。看到这里，智爷把眼可就瞪起来了。老头儿接着一招一势往下练，那才叫内外如一，神形相随，如果说没有几十年的好功夫，决以练不到这个地方。不是老头儿练的功夫好吗，看热闹的陆陆续续的直走，这是什么原因呢，打把势卖艺撂到地上真的不如假的。不是说当场动手真的打不过假的，在赚钱上真的没有假的赚的钱多，皆因花把势练的好看，外行看着热闹，功夫二字他可谈不到，今天这个老头儿，就不然了，他所练的完全是武学的精华，数十年的好功夫，外

行他如何能够看的出来。练完了这个人走了一多半，统共赚了也就二三十个铜钱，老头儿接着又练了两趟小拳，仍然是没有多少给钱的。智爷看着心里头难过，看起来赚钱真是不容易，回头叫了一声："周大哥，你老身上带着散碎的银两没有，暂时借给我，周济周济这个老头儿。"周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咱们既是同行，谁带着钱不是一样，怎么还用借，难道说我就不许给了吗，现有几钱散碎银两，待我给他就是了。"智爷连连摆手说道："大哥不对，这个话是这么说，如果没有兄弟我跟着，你老看看卖艺的给他三二十文，已然就算不少，还用的着给他银子吗，皆因小弟我跟他同道，这人的功夫，还是不错，可惜他不会卖艺的那套生意口，再说他又不会练花拳，这叫有能为赚不下钱来。"说这里周爷未能答言，在旁边吴氏弟兄每人腰里带着几百现钱，全都取出来也愿意周济卖艺的。智爷说道："全都算借给我，要不然咱们就别给。"众人正然推让，就听挨着他们站着看玩艺的人说："可惜咱们这个地方练武的少，像这么大年纪卖艺的，要是有人给他帮帮场子，就许能多赚几个钱。"就有人说："帮场子那是闹着玩的吗，又得有名誉，还得有能耐，平平常常就敢说帮场，没人帮也没人踢，只要一有人帮场子，就许有踢场子的，没能耐行的了吗。"别人这句话不要紧，把吴氏兄弟的醒儿提起来了，叫了一声："智大爷，你老看这个老头儿功夫不错，倒不如你老下去给他帮帮场子，凭着你老的名头捧场的主儿那还少的了吗，要是那么一来，比你老周济他还强呢。"智爷一听这个话也对，又一想，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显露技艺即是招祸之苗。智爷将然这么想，怎奈吴氏弟兄 打算开开眼，看看智爷的能为，可不是一天半

天了，今天好容易遇上这个机会，不但再三怂恿智爷，还求周爷也帮助说。周先生一想这也并非是上台打擂，跟人家动手，输赢之间有多少的危害，这也不过练两趟帮助帮助卖艺的，真要依着吴氏弟兄，我这个银子还可以省下。对于节俭上那可是秀才的本色，所以他也向着智爷说道："贤弟，吴氏二位兄弟所说之话也对，你们既然是好武的同行，拿兄弟你的能为帮凑帮凑，比给他钱还好呢。"智爷一听连周先生也如此说法，有功夫的人全都有瘾，当时把智爷说的技痒，遂说道："既然哥哥兄弟们 这么说，我就去给他帮两趟。"说道话智爷向前分开众人，来到了当场，叫了一声："老朋友，我看你一个人练的也怪劳累的，我也会几手拙拳，给你帮帮场，如果蒙众位乡里乡亲子弟老师，大家捧场，多给老朋友你凑个盘费。"老头儿正然赚不下钱来，心中着急，猛然间有人要给自己帮场，抬头一看，说话的主儿大身裁细腰扎臀，双肩抱拢，带着一分英雄的气概。又看了看，身上穿的虽然不算十分华丽，倒也很是整齐，肋下悬着一口刀，黄澄澄的刀把，绿沙鱼皮鞘，在刀把上面起着一层龙鳞，不问可知当然有一身的好功夫。看罢赶紧抱拳说道："这位英雄肯其前来帮场，老夫我这里先谢谢。"智爷说道："老朋友你先在旁边休息休息，我先练个三趟两趟的。"说着话向着四面一拱手，叫了一声："老的少的众位乡亲，在下智亮住居城东十八里卧龙坡，论到武学我也没有多大能为，蒙天下英雄错爱，送我小小的外号，叫做太平侠。皆因我今天看这位老朋友，他并非是打把势卖艺之人，一时短少路费，遇上庙会，打算练两趟求大家捧捧场，凑几个路费。好武好练走到天下都是一家，我看他一个人练得劳累，我打算帮着他练两趟，众位乡亲认得我的不用

说，就是不认得，我也要求你老多多捧场，虽然说是捧卖艺的老朋友，就如如同捧我智亮一样。”智爷这几句话不要紧，登时看热闹的众人纷纷议论，从中也有认得智爷的，也有闻名的，此时一听太平侠帮场子，大家谁不想开开眼，看看侠客的武术，你言我语大家纷纷议论，转瞬之际，把个把势场子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亚如人山人海一般，说玄了把这个龙王庙全庙场的人招来了真有一半。老头儿在旁边一听，帮场子的这位是侠客，又是当地的人氏，又一看这看热闹的人来得如此踊跃，自己心中喜欢，赶紧下腰由地下抄起一条长枪，向众人说道：“这位侠客爷跟老夫素不相识，他老人家本着天下武术是一家，看着我一个人在这练没有意思，他老人家要替我帮帮场子，大家看着侠客爷的面子捧捧老汉，我这里先谢谢。”说着话又向四面作了个揖，然后说道：“大家既然打算看看侠客爷的武术，求众位让一步把场子闪闪。”一面说着话，把手中长枪耍了个青龙吐须，猛虎摇尾，左右插花，看了看场子方圆够大。遂向智爷说道：“侠客爷你老展展艺，老汉我也可以开开眼。”智爷迈步来在当中，带笑说道：“这位老朋友，不会说话，我也不能说，咱们傻把势，管练不管说了。说着话拉开架式，按门分户，当时先练了一套拳，众人无不喝彩。这个地方可不是说书的捧场，人家智爷这拳法施展出来，真正是重似泰山轻如鹅毛，并且快不见形，不亚如星流电掣相彷，别说看热闹的看着好，就是武学家看见也得鼓掌叫绝。智爷练完这套拳，尚未向大众说话，就听的声音接连不断，说玄了转瞬之际，地下的钱差不多垒了多厚，智爷看着心中高兴，高声说道：“众位乡亲真正赏给我姓智的脸，既然如此索性我再练趟刀，请大家指导指导。”众位一听智爷

还要练刀，看的人更觉高兴，这个时候就算是越聚越多。智爷叫老头儿把钱收起来，老头儿向四外道谢，然后下腰敛钱，敛完之后，智爷这才向大家说道："在下智亮，皆因武学同门，要帮帮这位老朋友，没想到乡里乡亲还真正捧场，这个钱给的可不少了，别看我说还练趟刀，这个意思就是谢谢众位，并非是练一回要一回钱，如果你老腰里带的钱富余，你老就再捧捧老朋友，难道说还能够给你老退回去吗，众位若不方便，只管在这里观看。"智爷这个人就不算不精细，他一看打完了一套拳，居然敛了这么些个钱，自己再一说接着练，怕大家因为疼钱全都走了，那么一来，岂不显着自己脸上不好看吗，故此先把有钱没钱这个话说明白了，好叫众人放心。智爷说完了话，伸手由肋下把刀摘下来，握刀把哧的一声刀已离鞘，但见光芒四射，夺人二目，不用说练，就看这口刀，大家就把二目瞪圆。智爷回手把刀鞘交给卖艺的老头儿，自己把刀一拢，向众人说了两句客气话，不过就是，许久未练功夫生疏，有不到之处，请大家勿笑。把话说完，怀中抱刀，龙骧虎坐绕步斜行，在场子里绕了一个湾，然后来到原位，遂发招亮式。众人一看，人家智爷这个刀练出来其形似慢，慢中实快，一招一式摆在那里，如同铜铸铁打一般，若是老年眼花，真疑是画。到后来刀招渐渐加紧，霎时间刀与人全都混在刀光目光交映之下，但见一团光芒平地翻滚，那里看得明白，人在哪里，刀在何处，但闻脚下微微有声。众人看到这里，按说应当高声喝彩才对，不但无人喝彩，反倒鸦雀无声，连个人痰嗽都没有，倒并不是大家不喝彩，皆因看得二目发直，呆呆的怔神，想不到喝彩了。正然练到高兴之时，猛然间听见有人说道："借光借光。"众人一看由外面进来一个人，

身高足有六尺，尖头顶小脑袋瓜，鹰鼻鹞眼，薄片嘴缩腮帮，身上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白袜子青鞋，走道一摇三晃，带着一分得意洋洋的美相，来到场子里面，用手点指，向智爷说道："嘿，你先别练，我问你一句话，你帮场子的时候，你怎么也不让让呢，难道说就是你自己会武术不成吗。"智爷闻听，赶紧收住式子，由老头儿手中接过刀鞘来，将刀还匣上下看了看说话这小子，然后带笑抱拳说："不错，适才是智某一时莽撞，未免有不到之处，皆因我不常帮场子，对于此事就算没有阅历，方才我已然把话说明，倒不如求乡里乡亲都多多的原谅。阁下既然如此质问，不用说当然是一位练武的老师傅，智亮业已告罪，请问你老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如果高兴的话，只管练两趟智亮求之不得。"那人听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智亮，你要问告诉你。"遂把自己的来历，摇头晃脑指手画脚说了一遍。太平侠闻听就是一怔。

书中暗表，这小子不是别人，正是金知府少爷的教师，姓邱名廷，外号人称邱二虎。自从上次金玉两次聘智亮不到，不由得心中有气，打算设法陷害智亮，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大班头尹化南从中拦阻，叫了一声："大少爷那可使不得，头一节人家来与不来全不犯法，再说智亮身为侠客，在本地大小有个名望，倘若少爷对于他稍有非礼的地方，岂不招惹的阖城民众的议论，说少爷仗势欺人吗。"金玉听着这个话，心里头虽然不喜欢，又觉着人家大班头所说之话，甚是有理，遂说道："既然班头这样说，我就算看着你的面子饶了他吧。"尹化南心说，你不行非礼还则罢了，倘有仗势欺人的行为，就是太平侠没有意外的对待，天下的剑侠得着这个信，也不能向着你，到那时还别说你是知府之子，爵位再高点儿也难保

项上的人头，还算不错。自从尹化南劝完了金玉之后，果然没有非法的行动。后来金玉跟他的大教师邱二虎闲谈说起太平侠如何端架子，聘他两次都没有来。邱二虎闻听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少爷，但不知你老找这个智亮打算干什么？"金玉闻言还以为是邱廷有法聘智亮呢，赶紧说道："听人传言，这个智亮身为侠客，武术绝伦，我打算请他到府衙里面，早早晚晚跟他研究几手功夫，教师你有法子叫他来吗？"邱二虎接着说道："我倒是不能叫他来，我有几句话跟少爷一说，你老就明白了。江湖绿林道的侠客，虽然不能说是只有虚名，可是称侠客的不一定全都是武术高强，在人家送给他这个外号的时候，还不一定指着什么说的呢，也许性格高尚，行为不苟，也许老成大方，有容人这量，可也许品行道德叫大家赞成，不论有哪一种，多少再会点儿武学，就可以称为侠客。这个太平侠他准能够武术高强吗，这可也不是我姓邱的背地说一句大话，别看我不是侠客，就是这个太平侠智亮，我们两个人要是走到一处，论到当场动手，还不一定谁成谁不成呢。"那两位教师贾龙贾虎弟兄二人，不等金玉答言，接着说道："邱老师傅这个话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就是我们哥儿两个这个能耐，在北京城的时候，外来的侠客被我们哥儿两个打倒的多了。"邱二虎一听贾氏弟兄帮着自己说话，扬眉吐气得意洋洋。遂向金玉说道："少爷你老听见了没有，我所说之话可见得不假。"金玉本来是个毫无知识的膏粱子弟，听他三人这么一说，可也就把请智亮的心完全打消。这个话说过去已然数月的光景。这一天听差的说："城外龙王庙，乃是沂州府头一个大庙会，少爷可以看看会，消遣消遣。"金玉素行就很无赖，穿街过巷，各处游荡，今天一听这个信，不用说远庄近村，红

男绿女，烧香的不少，何不前去解解闷呢。到了庙会的头一天，金玉带着听差的跟邱廷贾龙贾虎，三位教师一同够奔龙王庙。金玉这小子对于别的热闹玩艺，也不喜欢，不过两支眼睛在庙场里面寻找少妇长女，遇见稍有姿色的在前面走，金玉在后面跟随，评头论足肆无忌惮。乡间的百姓看他们那般势派，准知是有势力的哪里敢惹，只得带着妇女紧走，躲避就是了。后来金玉又走到庙堂里面，看着人家妇女烧香拜佛，庙里的和尚知道是知府的少爷，不但不敢劝阻，反倒百般的招待。在庙堂里面看够多时，这才带领教师等到庙外闲游。行走之间听人纷纷的传说："二哥你跟我来吧，那边有个卖艺的老头倒不算什么，咱们这个城东卧龙坡那位太平侠智亮，给他帮场子呢，侠客的能耐错非是遇见这个机会，活一辈子也不准看的见。"就有人说这个话是真的吗，谁还哄弄你，你不去我去了，走走走咱们大家一同去，你传我我传你，大家全都忙着看这位帮场子的侠客。金玉听得明白，向邱二虎说道："邱老师你听见了没有，这就是那个太平侠智亮他帮场子呢，咱们看看去吧，如果真要是他，你们三位下去跟他比试比试，不怕当场把他打坏了，全都有我呢。"这三个小子一听，暗含着打了一个冷战，心说这才叫冤家路窄，姓智的既然人称侠客，当然他有绝艺在身，我们三个算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你说少爷说出来了，怎么能够说不去。去到那里果然姓智的在那里帮场子，金玉这个小子他是混蛋，任什么也不懂，他必然叫我们出头跟他比试，真要说不敢出去，就算把饭碗砸了，出去还是准得挨打。自己为难了好半天，才想起一个法来，心说我见着姓智的何不如此如此，小子打定主意，遂向金玉问道："我只顾看这个算卦的了，少爷你老说什么，邱二虎这是

故意的用言语遮饰。金玉他哪里知道，遂又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邱二虎答言说："好，咱们看看去，如果是这个智亮，我必得跟他分个高低上下。"贾氏弟兄一听，暗含着说道，我的妈呀，事到了眼底下了，怎么你还吹这个牛胯呀。两个人正然替邱廷担惊，就听金玉说道："走咱们看看去，如果是他的话，你只管把能耐露两手打他一下我看看，也省得叫他那么大架子，还有一句话，你们三位不论谁，只要打倒了智亮回头我是奉送现银一百两。"邱二虎点头答应，贾龙贾虎就没敢言语。把话说完了，一同够奔把式场子，远远就看见一伙子人，占了有好几亩地。三位教师保着金玉，挤到了里面，正赶智爷练刀，金玉一看，这个人穿着打扮，准知道不是卖艺的，遂说道："邱老师你下去问问他，这个小子是智亮不是。"邱二虎答应，口里喊着借光，来到场子里，小子说智爷帮场子没谦让，其实他也没听见，不过借这句话当话头。智爷言谈客气，问他姓字名谁，小子先把自己在府衙里面当大教师的话说明，为的叫智爷好惧怕他的势力，然后暗向智爷挤眉弄眼，接着说道："你一个人帮场子，也没有多大的意思，还不如咱们两个人当场打一趟对手拳，岂不显着有趣。"把话说完又挤鼻弄眼，把个太平侠智亮给闹糊涂了，不知这小子是什么用意，想了想许是这小子要买个虚名，他一说打对手拳，我说不敢奉陪，他就算露了脸啦，并且还能保住他的饭碗子。智爷这个人本来忠厚，心说你既存这个心思，我就让你露个脸也小不了我太平侠，想到这里遂抱拳，口称："邱老师，智某今天帮场子，皆因这位老朋友他来到此处人地生疏，我想天下武术是一家，既然中途被困，打算凑个盘费，又不是以此为生，故此我才替他帮帮忙，至于我的武学，别看人称侠

客，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邱老师你老要想练的话，只管单独的练吧，智某微末之技，焉能给教师接招。”智爷的话尚未能说完，就见邱二虎连连挤眼，向智爷说道：“你也别客气，大庭广众之下，我既已把话说出来，怎能不对着练一趟呢。”智爷一听可真糊涂了，你说这小子他既然不是买个虚名，非要跟我动手不可，哪么他可又跟我挤眼，难道说当场动手，叫我佯输诈败，或者故留破绽，让他打一拳踢一脚不成吗。你要这么打算，那可就算错了，别看言谈之中，我能让你一个虚面，至于动上手，我可不能栽给你，动手相让我这太平侠三个字的微名，岂不自此扫地。又一想也许是他告诉当场动手，别叫我下狠手，伤损了他的性命，不管你是什么主意，打算叫我当场落败也成，除非是你的武艺高强。想到这里，叫了一声：“邱老师傅，定要对打，我也无法，不过拳脚无眼，各自留神，常言说的好，把势好练掏手难学，邱老师武学高明，打伤了我，智某决无怨言，万一智某失手，得罪邱老师，请你老可千万别见怪。”邱二虎接着说道：“那是当然。”嘴里这么说，可不住的向智爷使眼色，然后向当场一站。卖艺的老头儿一看，赶紧走过来双手抱拳，向着邱二虎说道：“这位老师，你老下来帮场子，老夫我是感激不过，可有一节，这位智老侠客，他老人家也是帮场子的，要说帮场的跟帮场的两下里对打，拳脚有个磕碰损伤，那便如何是好，老夫当面要求邱老师你老还是单独练两趟吧。”邱二虎闻听一摆手叫道：“老头儿你别管，我们这就叫借地相会，你不是卖艺的吗，我又没踢你的场子，跟你动手，你管这个干什么呢。”老头闻听哈哈大笑道：“老师傅你这句话错了，智老侠客帮我场子，你老下来跟智老侠客比试，怎么说与我不相干呢。你老要打

算非比试不可，没别的，小老儿先给你老承承招，你老看怎么样？”邱二虎一听，心说这个智老头子，已竟是半点儿不让，没想到他又出来了。又一想就凭你老迈年残，就打着有能为，又应当怎么样，我所惧怕的是太平侠，难道说还惧你吗，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先把你打倒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罢道：“老头，你要跟我对打，我恐怕你腿迟眼慢，保不住就要当场输招。”老头微然一笑，老师傅咱们这不是以武会友吗，谁跟谁也没仇没恨，你老难道说还能下毒手相伤吗，也不过是点到为止就是了。邱二虎一听老头儿所说之话，自己觉着美，不由得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头儿，既然如此，你就递招吧。”老头儿摆手道：“那可不成，无论老夫的武学怎么不如你老，也不许以主欺客，还是老夫亮个架式，你老先递招才是。”说到这里老头儿站了一个架式，邱廷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原来老头儿站的是小架子里面猿猴献果。邱廷心说，就凭你这个能为跟我动手，如何行的了，想到这里，高声说道：“老头儿你可留神，我要进招了。”说话之间，小子用左手一晃，右手掌够奔老头儿胸前打来，就看人家卖艺的那个稳劲儿，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单等掌离切近，身形一转，左臂往外一挂邱廷的右手，自己的右掌立掌斜劈开山斧的架式，照定二虎顶梁便劈，小子赶紧往回一撤身，用左手一接老头儿的腕子，老头儿不管右手，叶里藏花，左手顺右臂底下一穿，够奔华盖穴便打，小子一看老头儿没管右手，果然拍的一声，把人家的腕子掳住，这工夫人家的左手已然到了，老头儿要是真打的话，二虎早就躺下了。皆因人家怕惹事，没敢实在往他身上放手，握在身上力量也止住了。要是真正武学家，到了这个地步，早就说了，蒙你老让招我输了，这小

子不但不说输，他看人家掌到，无法躲闪，一着急倒用力一拉老头儿的手，人家明白这个意思，这就叫强输赖。老头儿真算是有容人之量，故意的给他留个面了，随着邱廷的手向右一栽，抢行了三四步身形站稳，赶紧抱拳说道："邱老师傅果然是武术高强，蒙你老人家让招，我这里谢谢。"老头儿的心思给他来个面子，自己也不算栽，头一样儿自己并非是以卖艺为生，常年久摆，叫人把场踢了，就吃不了啦，再者说我这个输法，懂行的准知道我这是故意让他，有我这一来省得他跟智爷比试，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老头儿遂拱手作谢。这小子舔不知耻，反倒得意洋洋，说道："我说你不行，你偏要试试，你闪开吧，还是我跟这位智侠客比吧。"老头儿闻听接着说道："邱老师我不是跟你老把话说了吗，你老已然将老夫赢啦，足见得你老武学高强，高兴的话你老就单练两趟，不高兴我也不敢多求，你就不用跟智老侠客比了。"这时候智亮在旁边看得明白，暗含着赞美卖艺的老头儿高，头一个拦阻他们二人比试，第二样就是肯让招，这个地方才叫做有涵养。没想到邱廷跟老头比完了，仍然还要跟自己比。你说这个小子难道说他跟我有冤有仇，就让是冤家，这可并非是我智亮说句大话，就凭你这个能为，你也赢不了我。他老人家只顾这么想，他可不知道旁边还站着一位狗少爷呢，他可不知道二虎有多大能为。他看见卖艺的老头儿几乎未能跌倒，他心里还说怎么教师不再多用一点儿力气呢，当场把他打倒，那够多么有意思呢。又听见教师说，要跟智亮比，他恨不能赶紧打在一处才好。听见卖艺的老头儿拦阻，心里很着急，那个意思要要算叫听差的前去告诉他不用管，这么个工夫智爷答言，叫道："老朋友，你暂且闪过一旁，既然邱老师再四的

要求，智某就陪他走两趟吧。”老头儿知道这个事拦不了啦，只得往旁边一闪，叫了一声：“二位点到为止，千万不可认真。”这个话虽然跟两个人说的，分明是嘱咐智爷手下留情，免得招惹事非，那个意思就是知道智亮的武术比这小子高。智爷也明白，遂答应一声：“老朋友不用嘱咐，智某晓得了。”把话说完，抱拳向邱廷说道：“邱老师既然再三的要求，请你老进招，智某这里奉陪了。”邱二虎临动手之时，又暗含着向智爷使了半天眼色，太平侠只作不知并不理他。两个人各自把身站好，仍然还是二虎先动手，头一招就把双拳一合，抡起来向智爷便打。智爷一看明白这手工夫，叫什么狮子大张嘴，别人看着都不理会，惟独狗少金玉二目瞪圆，单看把智亮如何打倒了。当下太平侠，并不躲闪，拳到切近，双手向当中一穿，把邱廷的双臂穿分了左右，跟着向前一上步，双手就在小子的左右肩头上一握。可了不的了，邱廷登登登的往后退了七八步，站立不稳，往下就倒。智爷脚尖一点地，飕的一声蹿将过来，当胸一把，将邱廷的蓝绸子大褂抓住，算是没栽倒。智爷松开了手连连抱拳说道：“得罪得罪。”邱二虎这小子脸一发红，说了一声：“姓智的你等着我的吧，”说着话挤入人群里面，这工夫看热闹的也随着一阵大乱。智爷把刀跨在肋下，叫老头儿收拾场子回你的店，有什么事全都有我呢，最好明天你别在这个里卖艺了，免得他跟你作对。老头儿说道：“卖艺当然不能卖了，这人未免太不通情理了，适才我跟他比试分明是让招，他竟一点儿都不懂。”智爷说：“我明白，他这叫仗势欺人，如果你的路费不充足的话，随我到家中去取，早离是非之地。”老头儿怕这段事完不了，总是因为自己起的事．到了这个时候，扬长一走觉着下不去，那

个意思还要说什么。智爷说道："你不要迟疑，你只说你的盘费够不够吧。"老头儿连连说道："盘费足够。"智爷说："既然如此，老夫我要去了。"老头儿收拾收拾物件，带着那个小孩，向智爷抱拳告辞而去。智爷找着周静尘三个人，周先生非常后悔，不应当撺掇太平侠帮场子，谈话之中，那个意思表示对不过。太平侠说道："大哥不必过意，咱们既无犯法的行为，他也奈何不了你我。"

不表太平侠等说着话回家，单说知府的狗少爷金玉，当时净等着教师赢太平侠呢，没想到被人家一动手，就把教师打出去几乎跌倒。金玉本打算再叫贾氏弟兄出去，一看邱二虎钻入人群不知去向，大众看热闹的又跟着一乱，只得带领贾氏弟兄当差的，一同回归府衙。到了衙署里面，金玉问邱教师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贾龙贾虎一齐说道："总得等他回来，咱们大家再商量对智亮的法子。正然说话，邱二虎由外面进来了，进门先叫了一声："少爷，我算栽了，今天不用说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别投他方了。"金玉闻听赶紧说："邱老师，你老这个话是从哪里说起呢，你老不是说过吗，练武术的不论多高的身分，也短不了栽筋斗。可见得动手的胜败是个常事，你老也犯不着就不在我这里呆了。"邱二虎摆手说道："少爷这是当看家护院教习的规矩，跟人家比试要是输了，别说人家不用了，就是用的话，自己也没有脸面呆了，至于我今天更不能不走，皆因栽筋斗的不值。"金玉接着说道："邱老师不必多想，你老只管在这里，如果说咱们栽的冤枉，想法子报仇就是了，你老就不用提那个走的话啦。我先问问怎么不值，对我说说我也明白明白。"二虎道："少爷你老要是真打算问，我取出来给你老看看。"说着话由兜囊里面摸出一

件东西递给金玉，少爷接过来一看，是一个黄蜡弹，一边有一个针尖，一个尖儿是明亮的，那一个上面微带血迹。金玉看罢莫明其妙，遂问道："邱老师这是什么？"小子摇头晃脑，把这种东西的来历一说，金玉闻听，不由得一怔。书中代言。这小子当时跟太平侠动手，已然用了几次眼色，他的意思是告诉智爷，咱们两个人大战几十回合，别分胜负，然后就提天晚明天再比，这个事要是一容功夫，那不就好办了吗。不怕夜晚之间，我前去到你的宅中，登门道谢成全之德，再不然托出人来一说合，就提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非他输赢不可呢，这么一来两不吃亏，我的饭碗也保住了。小子这个主意，就是在狗少爷说到把式场子去看看，那个时候想妥的，所以他跟智爷说话的时候，暗含着递眼色，没想到智爷不明白，还以为是告诉自己别下狠手打他呢，故此双手握在他的肩头上，只使了个四成力，你可别看小子倒退七八步，要是智爷把力气用足了，就是这个虎扑子，这小子就活不了，当时虽然把小子抓住，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败了。小子心里很着急，这怎么想法子掩饰掩饰，别叫少爷知道我没能为才输了。当时他甩了两句淡话，遂往人群里一扎，走出把式场子，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左思右想，想不起来怎么能够遮盖自己无能。猛然心中喜悦，我若以此方法准能瞒住金玉，他这才到杂货店里面买好了黄蜡两个大针，用火把蜡烤热了，捻好了团，然后一边扎上一个大针，针孔朝里针尖全都朝外，就用这个针隔着中衣在臂上刺了一下，拿着这种东西回到了府衙。先说要走，后来少爷留他，问他怎么栽的冤枉，他取出此物给少爷看。金玉不懂，问他这叫什么东西，他遂摇头晃脑叫了一声："少爷，您听见说过枣核

镖没有?”金玉点头说不错，听人说过有这么一种镖，难道说这就是枣核镖不成吗?”二虎点了点头遂说道：“外面不知道的说枣核镖也是一种镖的名字，你老想既然也是镖，为什么要叫枣核呢，那就是他们外行。这种东西这才真正叫枣核镖呢，自己能做，针头用药喂上，打在人的身上，只要是见血，无论多大能为的人，当时也有一怔神的动不了，今天我邱廷就是被此物所害。”金玉听罢非常惊疑，接着问道：“邱老师难道说你老被智亮用此物打在了身上了吗?”二虎叹了一口气道：“咳，这个话幸亏是我跟姓智的动手，少爷看见了，要不然我说这个话，人家如何能信。”先把中衣褪下来，叫众人看了看镖伤。然后说道：“我动手的时候，你们全都看见了，是三招输的，是两招输的，不就是一下就输吗，无论我邱廷能为怎么不如他，也不能见面一招就败呀，就凭我这身功夫，跟剑客走到一块，也得走个十个八个照面，何况是他。”金玉听他这个言语，很近情理，听着不住的点头。二虎接着说道：“头一个我跟那个卖艺的老头子动手，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他如何能够行的了，当场输招，你们众位全都亲眼目睹吧。又谁知他怀恨在心，我跟智亮动手，双手用的是万用万胜的招数，狮子大张嘴，双手打下去，他在后面给了我一枣核镖，就觉着浑身发麻，不能动转，所以老老实实的被智亮用两支手把我推了一把，就皆因腿发直，还差点儿没躺下，姓智的大概是自知有愧，故此他没容我跌倒，一把将我扭住，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觉着脸上难看，一头扎入人群里面，走出把式场子去。将要找少爷我才知臂上有一件东西扎着，赶紧起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枣核镖，我才明白致败的原因。”金玉闻听赶紧说道：“既然有这等事，这更不是教师输了，真

要是他们不用暗箭伤人，还不一定谁输谁赢，老师为什么还说要走呢。”二虎拍了拍胸脯说道：“这话怎么说了，反正当时我是输给人家了，少爷你老留我，问输的原因，我才能跟你说，此如说你老只知道我当场落败，不问青红皂白，就说我是无能之辈，那我就不用跟你老细说了，就算是无能而去，不就完了吗。”金玉一听，心说这幸亏是虚心下气，要不然不但冤了人家邱廷，我也失去一个武学高强的膀臂，想到这里又劝了劝邱廷不可生气，有法子咱们慢慢想。当时把话说完了，三位教师全都退到自己的住所，贾氏弟兄悄悄的向着二虎问道：“邱老师刚才你老所说之话，是实在的事吗？”二虎向他二人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二位贤弟，你我乃是知己弟兄，当然走不了话，我不妨跟你们弟兄把话说明。再说这段事也并非是为我自己，咱们说话可不过客气，你们哥儿两个来的在我之先，皆因我到了咱们当场动手，皆因你们哥两个的武学稍差一点儿，故此我才算大教师，你想我要是输了，当时一走，你们哥儿两个可也就不用吃了，你们还不如我，那个被辞不是意中之事吗。所以为我自己，为你们哥儿两个，我费了多么大劲，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可是这种鬼吹灯的法子，也就是哄弄咱们少爷，别说跟练武的说不了，就是不练武的，他也不听这一套，以后对于这段事还是少提，免得露出马脚，与咱们饭碗子有关系。”贾氏弟兄一听，心里头非常感激，贾虎接着说道：“邱大哥，这段事据我想，还不能算完，因为少爷他既然知道你老受了暗算，不是能为敌不住人家，太平侠他又不是在此经过，住家就在这里，叫我看早早晚晚他必然还叫你老前去访他，倒看看谁成谁不成。比如说少爷他要说出这个话来，你老是去不去呢。”二虎闻听点点头

道："不错，有这么一说。"小子翻了翻眼睛微然一笑，叫了声："二位兄弟这有何难，少爷不说叫我访他还则罢了，只要说出这个话来，那就算报仇的机会到了。只要一说叫我去，我就提太平侠肋下悬挂有宝刀一口，我手中没有趁手的军刃，决不能前去。虽然说以武会友全都是徒手比试，我输了固然没说的，倘若我要把智亮赢了，他那个时候就叫老羞变怒，当场要求我比赛军刃，如果我要说不敢跟他比较，那就算栽了，真要是比，人家手中有宝刀，二虎决难以抵抗人家那一口刀，叫少爷设法子把刀给智亮弄没了，身为侠客，军刃就是命，命就是军刃，别说又是一口宝刀，到那时不一定起多大的风波呢。看事做事，随时添油拨灯，我想智亮他难逃你我之手。"贾氏弟兄一听，心中喜悦，遂说道："大哥果然是足智多谋，我们弟兄实在比不了。"当时把主意拿定，还没过多少日子，也就是两三天的工夫，少爷金玉跟大班头尹化南，把庙会上教师如何受人暗算，当场落败的话一说，那个意思打算叫尹化南出个主意，替教师报仇。尹化南一听，就知道二虎故意弄的戏法，瞒哄傻小子，有心把这个话说明了，准知道少爷很信任这三个教师，不但说出来没用，传过话去还得罪了一群小人，那是何苦来呢。想到这里，遂说道："少爷你老别看你老练了这么些日子的武术，你老对于武术的道路还有些个不明白，不论谁要是跟谁过不去，不怕远在千里，变房卖地，作盘费也得前去访他，两个人见着面，当场动手，当然有胜有败，就是身带重伤，甚至于当场亡命，也是甘心情愿，要不怎么练武的称好汉子呢，做事全都正大光明，决不暗箭伤人。大教师既然受了卖艺的暗算，以至于输给了智亮可见得大教师并非是无能，智亮现在城东十八里卧龙坡，为什么不

前去找他较量较量呢，少爷你老听我说的话怎么样。”金玉听了这话，如梦方醒，遂说道：“大班头所说之话，一点儿不错，我马上就打发他们去。”说着话够奔后面去了。金玉去后，尹化南暗含着发笑，心说这两句话不要紧，教师们少为不了难。不表尹化南心中思索。

单说金玉到了后面教师的住所，就把刚听来的这套话跟邱二虎一说，邱廷一听来了，还幸亏早有打算，要不然还真不好说。容着金玉把话说完，邱廷故意的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少爷，你老的思想跟我一样，其中有段原因，要不然我早就去了，还等少爷你老说吗。”金玉问道：“什么原因？”邱二虎就把与贾氏弟兄打定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金玉一听这个话也有理，遂问道：“依着三位教师应当想什么法子呢？”邱二虎接着说道：“这还不好办吗，这口刀正合你老的手，你老常说武术老练不成，跟人动手十次倒输八次，这个原因你还不知道吗，就皆因身边没有宝刀宝剑助不起英雄胆，跟人动手总有些胆怯，故此赢不了。如果说你老肋下悬挂一口斩金锉玉的军刃，不怕动手输给他，然后取出军刃来，仍然能够赢。拿我们弟兄说吧，能耐不准比智亮软，皆因吃了宝刀的亏了，眼睁睁就不敢找人家去。想当初我们一出世的时候，全都借用老师的宝刀宝剑，成名之后，然后才归还回去。最好你老豁着多花钱前去买智亮的刀，他要是卖了还则罢了，如果不卖的话，到那时我还有主意。”金玉听说有宝刀就能够成名，当时心迷意醉，非要成名不可，恨不能立刻就把宝刀跨上才好，低头想了想这个宝刀叫谁买去呢。还是听差的这小子会出主意，他说：“少爷想买智亮的宝刀，头一节人家智家里不穷，再说是人家随身之物，那么买决以买不来。

打算买这口刀我倒有个主意，少爷你老把名帖拿出一分来，打发人拿着，到各大买卖铺户里面，请上三位五位有头有脸的大铺东，再找上三五位绅董，带着咱们衙门里头一个人，那个意思就是仗着面子去匀人家那口刀，还得别怕多花钱。”众人听当差的所说之话，倒是很有情理，当时金玉取了名帖就打发他前去办理，书要简断。当差的果然请了七八位，到了智爷家中，把话一说，干脆就是抹了一鼻子灰，全都给碰出来了。金玉得着信非常气忿，跟三位教师一商议，邱二虎从中划策，打算要买盗栽赃，叫被囚的贼 人咬智亮一口，那怕他有通天的本领，那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至那时把他也收狱了，宝刀可也就入库了。少爷你老再设法把他取出来，不比花钱买还强吗。金玉这个时候别的全都不想，只要将宝刀得过来，带在身边，以成名天下，这个思想算印入脑海，至于缺德丧天良，全都没计算。当时一听邱二虎出的主意很好，他遂问道：“由那里入手办呢？”邱廷附耳低言说了几句，从此邱廷便设法办理，先把牢狱的牢头，以及上下先用银钱买通，然后叫他问问里面都是些个什么案件，以便从中找个适当的，叫他当堂供智亮同伙。狱头因为金钱势力这两样儿，不得不俯首贴耳，怎么吩咐怎么办，调查来调查去。末了选中了一股差事，是明伙打抢，一共十三个人只被捕两名，那一个已然死于监内，活着这小子姓齐名占奎，外号叫一把火。狱头来到这小子近前，叫了一声：“朋友，你这个官司有了盼望了。”齐占奎闻听一乐，叫了一声：“头儿，难道说有信出红差吗？”狱头连连摆手说道：“不对，我还不是跟你说笑话，实在有个机会，愿意活愿意死，那可就在你自己了，不过你要是愿意活，我倒可以给你帮忙，并非是图你的什么，不过就

是交你个朋友。”齐占奎闻听，叫了一声：“头儿，皆因我是明伙执仗，杀伤事主，羽党在逃，我既然被捕，当然是准死无疑，因为这个，我才说不妄想。如果头儿你老要是能够设法子救了我的活命，不但说我这一辈子忘不了您老的好处，你老就算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义父。”头儿听了这话，叫了一声：“朋友，你要真打算活。”说到这里又凑近这小子的耳旁，低言悄语说道：“现在有这么这么一段事，只要你当堂把他攀出来，死罪搁在他的身上，你可就算有了活命了。”这小子本来是年轻无知之贼，他那里知道其中的圈套，只要听说自己能够得活，你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当时点头应允，只要把这个人长像年岁，家乡住处，家里都是什么人，姓字名谁全都告诉我，当堂将他咬上很不算什么。不怕知府大人发威，给我点儿刑法，我也咬定牙关忍受，决不反供。狱头一听心中欢喜，暗说这号买卖做的就算顺手，当时告诉齐占奎叫他候信。随后狱头把找好的齐占奎，以及他是什么案的话，跟邱二虎一说，小子心中乐不可言，暗含着说道：“智亮啊智亮，这你可别怨我意狠心毒，在卖艺的场子里面，我跟你使了许多次的眼色，你不应当抢赢斗胜，一招将我战败。这幸亏我的机警来得快，要不然的话，岂不将饭锅砸了，我这也算跟你冤怨相报。想罢遂就把智爷名姓单取出来，头儿接过来，看了看上面写得明白。智亮外号太平侠，原籍北京城的人氏，因作案多端，逃避在沂州府城东十八里卧龙坡。聚集江洋海盗，坐地分赃，以此起家，前前后后的事全都写明白。头儿把名单带好，跟邱二虎作别，到了夜晚狱头慢慢的把单上的言语念给齐占奎听，直学到半夜，第二天接着还学，学三四天光景，已然学得烂熟。

正赶上知府金至美提审囚犯，审到齐占奎这里。金至美问道："你们同伙几人，他人都是姓字名谁，从实招出，免得当堂受刑。"齐占奎口称："大人，盗犯本不敢实说，皆因绿林道有个义气，再说我也惧怕他的势力，到如今我不说我也难以得活，倒不如全都说出来。头一节省得大人生气，再说小人为盗，里面还有情可原恕的地方，望求老大人你老人家功德无量，笔下超生。罪犯我本来不敢做贼，皆因从中有人率领，同伙一共十三个人，从中我就认得一个头儿，不但我不认得他们，他们也不认我们，众人全都是头儿一个人找来的，你老要问那些个人，除非头儿他知道。"金知府金至美一听，赶紧问道："你快说这个为首的是谁，如果所供不假，我派人前去，将他捕来，当然我减轻你的罪名。"齐占奎闻听，向上叩头，口称："大人，你要问这个头人，离此并不甚远，就在这沂州府城东十八里，地名卧龙坡居住，他姓智名亮。大人能够将他捕获到案，其余的人他全都能够找来。"小子往上回话，将然说出智亮两个字来，在旁边把三个班总役尹化南吓了一大跳，二眸子一转心里明白，准知道这是教师等跟知府少爷，大众合谋买出来的这个小子。你说这个事还真不好办，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看起来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了，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分明是狗仗人势，陷害良民。正然心里思想，就听金知府问尹化南，："就在咱们这府城十八里有这样坐地分赃的大贼，你们竟会不知道，这个差使可是怎么当的吧。现在我出票，限你马上将太平侠智亮全家拿获到案。"尹化南并不敢分辩，皆因有贼供为凭，只得答应一声，带领着伙计，出离了府衙，够奔卧龙坡而来。在路途之上大家谈论，说咱们这个差使没法当了，就说诬良为盗也得不差不离的，不错贼

人供出来了，身为知府也得跟差役等商量商量，问问有这么一个人没有，如果我们实话实说，也可以当堂把贼人拷问拷问，看看是否受了奸人的主使。这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反倒派了咱们一顿不是，说咱们当差不认真，这么大的盗匪都不知道。人家智亮乃是当世的一条英雄，岂有为盗之理，你说就此不干还不成，这就叫无法，众人谈谈论论，早已来到了卧龙坡。到了智爷门首，尹化南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放，并不容通禀，也不多说，先把家人锁起来，然后把大门关好了，往里走见一个锁一个，可是智爷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一直来到后面，就见尹化南高声叫道："智老侠客你老请出来吧。"智亮正然在家中闲坐，就皆因庙会上所闹之事，有人对陈氏老太太把话说了，老人家嘱咐智爷："我这么大年岁，你是半点都不挂念，还到外面招灾惹祸，不论你惹了多大事，不怕是死都不算什么，我就生养你独自一人，老迈年残，谁来侍奉，难道说你身为侠客，就不懂得这个孝字吗。"智爷闻听连连答应说日后不敢，故此终朝每日连门都不出，今天正然独自一人，在厅房闲坐。猛然间院里有人叫，赶紧出来观看，一看家人全都被锁，院里站着无数公差，不由得就是一怔，看了看从中就有前次聘请自己的那位班头尹化南。将然要问，就见尹化南点手叫侠客爷，你老到这边来我跟你老说句话，智爷走到近前，尹化南先抱了抱拳，叫声："侠客爷，你老可千万别怪，按说到你老的府上办案，应当先知会你老一声，怎奈恐怕有人走漏消息，倒显着多有不便，这从中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我们哥儿几个无法维持，没别的侠客爷，你老跟着麻烦麻烦吧。"智爷闻听这才叫晴天霹雳，凉水浇头，自己也明白，准知道是龙王庙卖艺的场子里头，得罪了知府家中看

家护院的教师，因为无法奈何于我，这才买盗攀贼以此陷害，自己倒没什么可怕，怎奈老娘这么大年岁，遭此祸患，未免令人心里头难过。虽然这么想着，无法只得说道："众位班头，既然知道我姓智的并非是为非做歹之人，我这心里头就喜欢的不得了，不怕被屈含冤而死，总算是有人知道我是含冤。我此时跟众位要求一件事，就是我的老娘，他老人家老迈年高，现在正犯老病，要说不到案，这个话我也不跟你们哥儿几个要求，有交情别叫朋友为难，求你们众位在此处略候一候，我到里面把话慢慢的跟他老人家说明，然后求你们众位雇一乘轿子，抬着老人家前去，钱我这里有的是尽管开销。"尹化南道："侠客爷请便，你老都安置完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这个话可并非是我用言语买住您，就凭身为侠客，别说我们这几个人，再多两位，你老要说官司不打，非走不可，我们不也是看着吗。你老就随便安置也用不着跟我们商量。"智爷一听，尹化南这个班头这才叫办案的能手呢，自己想着到了后面上房屋，看了看老太太正然躺着呢，智爷爬在床边热泪滚滚，叫了一声："娘啊。"陈氏老太太一看，就是了一怔，遂问道："智亮，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如此伤心，难道说看着老身我要死不成吗。"智爷听了老太太这句话，心中更是难过，悲悲切切就把现在被了官司的话，跟老太太说了一遍。老太太当时哎哟了一声，几乎闭过气去。智爷又把外面公差等着的话一说，老人家别看是个妇道，英气勃勃，叫了一声："孩儿，这就是咱们的家门不幸，赃官污吏百姓遭殃，咱们不是摊上了吗，能够屈死也不拒捕，你到外面赶快给我预备代步，我要看看这个金知府他有多么大的气概。"智爷只得到外面看看轿子来了没有，一看轿子早就等着呢，智爷到里面把老太太

搀扶出来上了轿子，然后向尹化南说道："头儿你老给我带上链吧。"尹化南摆手说道："你老别忙到衙署里面再带不迟。"还没等智爷答言，老太太在轿子里面说道："诸位的好意，老身母子领情了，既然身犯王法，不可蔑视刑具，智亮还是戴锁前去。"智爷不敢违拗，只得叫差人把锁链锁上。老太太有老太太的心思，挂着刑在大街上一走，当地乡里乡亲全都注意，少不得要打听打听姓智的因为什么遭了官司，如果有人知道我母子被屈，不怕死在监狱，必然也有人替我母子报仇雪恨，这是老太太的心思。当时给智爷把锁练挂好，一同出离了智宅，尹化南照规矩告诉地方，封锁智亮的家门。走在路上，众人看着没有一个不纳闷的，人人都知道太平侠智亮安分守法，为什么被锁到官府呢。工夫不大，可就来至在了府衙，进了角门子，先够奔班房，来至在里面，众伙计看了看三班总役，押着太平侠智亮，身带刑具，母子二人全带到了里面。尹化南眼看着伙计，说道："你等快去奔往智宅，所有他家中的东西物件，概不许别人动一草一木，单等大人示下，再为办理，所有智宅的家人，也不用砸刑具上锁镣，也不过松松搭着一根绳儿，男女一共十来名，分立在两旁。三班总役全都安置完了，吩咐一声："叫伙计等在这里陪着智侠客谈话，我到后面见大人回话。"说到这里这才来至在箭道，够奔内角门，叫内管事的把话传进去，里面吩咐预备，大人就要升堂。外面得着这个信，三班人役，预备停妥，分立在两旁边，金知府由屏风后面转出来升了公位，差役等喊喝堂威，金至美眼看左右，压住了声音，遂叫了一声三班总役尹化南，尹头下面答应一声是，赶紧向上请安，然后垂手侍立。金至美手拍桌案，问道："我派你到智亮宅中拿他的家口，可

曾完全带到?"尹化南就把如何到了智宅,不但将他母子带到,就连他的家人,完全锁拿到案。金知府闻听,点了点头说道:"来,先带智亮之母陈氏,我要亲自问话。"下面答应一声:"是。"功夫不大,遂把这位陈氏老太太带到堂前。金知府金至美,在公座上面往下面观看,手理着断梁的胡子,但只见这位陈氏老太太颤颤巍巍,虽然没带刑具,那个样子吓的不得了。金知府明白,人家这是被屈含冤,皆因他的小子金玉,业已把里面的情由,跟他的爹爹说明,起初金至美还不大甚么愿意,后来一看事已成了僵局,只得将错就错办去吧。今天看见人家智母老迈龙钟,心中还有些个不忍,又一想事到如今,这就算前生冤家,今世对头。想到这里猛然间听两边的差人,连连说道:"跪下跪下,上面就是知府大人。"陈氏闻听只气得浑身打战,用手点指金知府,说道:"我把你这个误国害民的奸贼,像我孤儿寡母,做事清白,并没有半点越理行为,我可不敢说我是贤母,我教导智亮叫他成名,受异人传授,身得绝艺,在先年不断的在外面济困扶危,诛奸斩佞,皆因有我在堂,不敢遍游江湖,终朝每日尽孝膝前,今日无故将我们母子,以及全家的家人,拿到了当官,诬良为匪。我只问你,何人出首,控告我母子不法,你把原告提上来,我跟他当堂对质,真要是他说的情对理合,有确实的赃证,我母子情愿领罪,如果就凭空口一说,藉官威欺压黎民,将我母子锁拿到官,我至死不能受你奸贼的压迫。"老太太说到这里,座上的金知府,闭口无言,头一节他是情屈理亏,再者说邪不侵正。老太太一派的正气,说出话来凛凛冽冽,陈氏将然把话说完,头一节是气,第二样就是吓,准知道这场官司不好打,这叫一面的官司。老太太心里头一发窄,准知

道不容易得其生路，心里难过气往上一撞，头顶发麻身一歪，跌倒在地。公差人等赶紧走上前来救护，细一看老太太已然绝气身亡。两旁边三班人等一看，好人看着这个样儿心里头难过，这么大年岁无缘无故被拿到官，一时气愤死在堂口，未免可惨。金知府一听差人报陈氏亡命，不由得也是一怔，好在不是我用刑具致命，皆因他年老气衰，因惊吓而死。暂时吩咐一声："把陈氏搭下堂去，带智亮。差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把智爷带到了堂口，上首的家伙脖子上搭着铁锁，来到堂口，将身跪倒，低头不语。金至美一看，手拍桌案叫了一声："胆大的智亮，见了本府你还不抬起头来，等待何时？"智爷连连行礼遂说："小的身有重罪，不敢抬头望大人开恩。"说到这里，猛然一正面，眼看着金知府，就见他手理胡须叫了一声："智亮，你在本处窝藏匪人，坐地分赃，今日犯法被拘到案，还不把你所作所为，从实招来，等待何时。"此时智爷心里难过，不亚如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一般，自己犯法也别管是事出真假，还得说男儿做男儿当，惟有连累了白发老母，遭官司之累，为人子者已有不孝之罪，何况老母又死在堂口之下，真叫人心如刀搅痛不欲生。想到这里两眼就要掉泪，英雄把眼一瞪，不肯叫眼泪落下，心中难过，听金知府问自己勾给贼匪，坐地分赃，不由得心中有气，遂正面向上微微冷笑，叫了一声："金知府，这可不算我智亮目无长上，父母官治下之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违抗，惟独今天可不然，你要说我别的，不怕粉身碎骨，智亮也非所惧，说我做贼为匪，我这个名誉栽不起还是小事，死在阴曹地府，难上我的先茔。你分明是贪赃枉法，诬良为匪，当堂逼死我生身之母，我焉能与你善罢甘休。这几句话说出来，座上金知府微翻二目，斟

酌多时，然后哈哈一阵冷笑，用手点指道："大胆智亮，案犯当官尚敢伶牙俐齿，咆哮公堂，我要不给你个证据，谅你也不肯招。"说到这里，一回头吩咐一声来，标提牌，提齐占奎当堂对质。公差答应一声，接提牌转身出去，够奔牢狱之中，工夫不大，提到一名囚犯。智爷瞟睛观看，但见这个小子长的好凶，蓬头垢面披枷带锁，二目贼光炯炯，好不怕人。两旁边公差人等，喝喊叫他跪下，齐占奎双膝点地，给知府磕头，座上的金知府，手拍桌案叫了一声："齐占奎，你等明伙打抢，所得金银放在何处，漏网贼人都是谁，不要你信口胡说，从实招来。"齐占奎向上叩头，口称："大人在上，小子实被人蒙哄为盗，所得金银全都存放在沂州府城东十八里，地名卧龙坡，太平侠智亮的家中，小子做贼也是太平侠所主使，其余同伙也都是他找的，我全都不认得，你老要问其余在逃之人，姓字名谁，除非是问智亮，他全知道。"金知府听到这里道："你可认得智亮？"说着话用眼不住的往下看，好在他们这是定妥的牢笼，对于智爷的品貌容颜，狱头早就说过无数遍了，又见知府用眼一看，这小子点头会意，随着向上说道："大人，那是我们的首领，我怎能不认得，不见他面还则罢了，见着他我还有话要问他呢，案做完了金银全都归到他的家中，到如今罪我受了，连一个人管都没有，我跟他岂能善罢甘休。"金知府听到这里，叫了一声："齐占奎，你来看旁边跪的那是何人？"这小子闻听故意掉脸观看，看见太平侠智亮哇呀一声吼叫："智大哥你害的我好苦哇，银钱你可落下了，罪我可受了，今天大哥来到府衙，莫非要给小弟我打点打点，叫我拨云见日吗。"太平侠听到这里，脸对脸向着这小子，呸，就是一口唾沫，叫了一声："胆大的贼匪，信口胡说，

无故攀良为盗，真正是岂有此理，漫说我跟你同伙为盗，出恭都走不到一个茅房里去。姓智的人称太平侠，到处皆闻，你乃无名盗匪，怎能跟我为伍。”说到这里智爷压不住气，那个意思要过去以武力相向。金至美看的明白，如果容他们再说，恐怕演出暴烈的举动，遂吩咐一声：“来，把齐占奎仍旧收监。”差人等架起齐占奎来，推推拥拥出离大堂。座上金知府这才向智爷说道：“智亮你可看得明白，当着本府面前还不实说，再要支吾，我可要用严刑拷问。”智爷向上说道：“大人的恩典，只管派人详细调查，如果有人说我智亮有不法的行为，我是甘心领罪。”金知府听到这里，手拍桌案说道：“大胆智亮，有人当堂对质，尚且不招，真正可气，来，叫他画供。”智爷连连摇头不画。这种官世界之上也真少有，人家尚未招承，就叫人家画供，还别说叫智爷画供，他连招承都不能够，你说这个官他也真可以。不是智爷不画吗，又吩咐一声：“来，暂时把智亮收在监牢，用薄皮材将智母陈氏收殓起来，暂停义地，单等诸事完毕，再为处理。”又把智宅的家人都带到堂口道：“按说你们主人不法，你等就有个知情不举的罪名，本府念尔等皆是身为奴仆，都没有知识，准其尔等取保还家。”家人闻听各自叩头谢大人恩典，然后下堂取保释放，不必细表。金知府派人够奔智宅，搜索龙鳞刀，一面叫科房的师爷预备封条，用印查封智宅。差人们答应一声，别人都不用说，惟独三班总役尹化南，心里头难过，可惜太平侠，身遭不白之冤，被囚牢狱，我虽有心护庇他，怎奈我身分微贱，难以收效。无法只得带领伙计人等，来到卧龙坡智爷的家中，别的东西不叫动，各处搜索，搜到智爷的卧室，在墙壁上挂着龙鳞宝刀。尹爷伸手把刀摘下来，左手擎刀鞘，右手掳住刀把，

呛啷一声，掣将出来，光芒芒冷森森令人看着可怕，在刀把上面一层层的龙鳞。尹爷看了看暗中点头，莫怪恶少金玉设此伤天害理的圈套，此宝刀果然名不虚传，太平侠就是为此冤沉海底，这么看起来此刀就是惹祸的根芽。自己本有心搭救智亮不死，未免力薄势微，真要是能够办到了，哪怕将性命搭上，也落个名垂千古，倘若画虎不成，岂不可惜。尹爷无法，拿着刀带着伙计，将宅门封好，回归府衙，见了知府，将刀呈上，金至美喜欢的了不得，遂就将刀交给狗少金玉，不表金玉将龙鳞刀悬挂肋下，出来进去美的不得了。

单说老秀才周静尘，由智宅遭了官司，他听这个信，自己心中非常难过。他想此事全都由我的勾头，我要在龙王庙不撺掇他帮场子，怎么会有今天这事呢，自己有心替智亮报仇，怎奈身无缚鸡之力。坐定了一想，想起了一个主意来，倒不如联络本城缙绅举监生员，只要是有功名的主儿，不怕我去给他磕头，大家联合起来，一同到府衙联名公保，只要把智亮保出来，也不枉我跟他交友一场。周爷想到这里，把自己知已靠近的，有功名的主儿，约了两三位，彼此大家计议了一番。从中有高明的主儿，看着周老先生叫了一声："静尘哪，你这分心思我很赞成，递个联名公保到不算什么，怎奈他是案关盗犯，还不用说金知府不准，这个人做事可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我知道太平侠表面上行为正大，倘若暗含着有点别的意外，咱们再受了他的牵连。"这一句话未曾说完，把个周老先生急得目瞪口呆，不住的手拍胸膛，叫了一声："诸位，并非我跟智爷是把兄弟，说出话来就彷佛我向着他，挨着他附近住的，哪一位不知道，智亮身为侠客。再者说人家对于众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到了人

家有了事，我们大家看着不管，未免对于情理上下不去。”后来计议多时，结果还是众人抖手而走。由这一日周先生，只气得疯疯颠颠，有心自己凭着这个秀才的功名，撞撞金知府，未免又显着人单势孤。他是遇人就说，逢人就讲，张嘴就是智爷这段事，由闹事的那一天，他老人家就没回家，在外面漂流了两天。好在一样，腰里头带着钱，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甚至于夜晚之间，单人独自闱着府衙绕湾儿。自己心里说，我要是由幼年练成武功，纵身跳到了里面，凭身上的能为，到牢狱里面救出来太平侠，也不枉交友的义气，再者说事情由我身上所起，我要不教他献艺，哪里有今天之祸。无奈一节，也就是这么一想，一点办法也没有，围着人家牢狱大墙转了几个湾儿，天光已然要亮，自己觉得身体劳乏，这才找了个清静地方，略微的打了一个盹睡，一连就是三天。这一天正然又在午正，他老人家在卧龙坡，庄子里面，找了个小酒馆，这个酒馆的地势，可不大什么讲究，形式如同一条龙，长着三间，宽下里也是一间，里面一拉遛八张桌对着面。周爷进来，伙计赶紧把他让到里面，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摆放杯盘筷碟，预备四个冷劳碟，问了问周爷喝什么酒？周先生告诉伙计，先给我来两壶白干。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就把酒预备齐了，周爷一边喝着酒，一边自己念念叨叨，把智爷这段事说个不了。这酒馆里头并非是一位酒座，又是个饭口，饭座有几位看着周爷这种情形，明白的主儿知道他心里有事，说出来为的是自己痛快，看他老人家举止儒雅，准知道是位读书的人，没有身分的看见周爷这个样儿，以为他是神精病痰迷心窍，大家不住的评论。周爷一连喝了两壶酒，那个意思，打算是一醉解千愁，酒喝完了又叫伙计给来了两壶。

将然自己满上一杯酒，就看见桌子头里站着一个人，长的好样儿，站在那里足有六尺多高，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肋下悬剑，面若三秋古月，颌下一部花白髯，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看那意思上一眼下眼看着周先生似乎要说什么似的。本来周爷心里就有事，自己坐在座上如痴如呆念念叨叨，看了看桌案前站着这个人，肋下悬剑，不由得他就吃了一惊，遂向那人说道："阁下站在我的面前，一语不发，瞪睛观看，难道说有什么事不成吗？"那人听周爷一问，微然一笑道："老兄台未领教阁下贵姓。"周爷闻听叫了一声："朋友，既然有事跟我谈谈，何妨请坐。"那人也不客气，当即落坐。周爷叫伙计，又添了一分杯筷，那个人跟周爷坐了个对面，周爷这才说道："不才我姓周，名叫静尘，我就是这卧龙坡的人氏。"那人闻听微然点了点头，遂说道："周先生，我看你老由街口往这里来，以至自己喝着酒，仍然是念叨不已，难道说你老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周爷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朋友，我和你老可素不相识，我看你老堂堂仪表，肋下悬剑，一定是一位英雄，我把这一切的事，跟你老说说，不怕你老办不到，我心里也痛快。"周爷就把自己跟太平侠智亮在龙王庙，把势场如何练艺，前后的话一说，直说到智爷遭官司，被押沂州府，智母当堂惊吓亡命，我跟他乃是金兰之好，有心联合全城举监生员，大家联名公保，怎奈人情太薄，事不关己谁也不肯出头，我一个人又孤掌难鸣，您说太平侠岂不要从此冤沉海底吗，虽然这么说也是无法，因此我愤恨难消。"那人闻听点点头，叫了一声："周老先生，千万别往心里去，这个话从此也别跟人谈，我跟太平侠彼此乃是知己之交。"谈到这里，声音颇为微细，别的桌上还是真听不见，后来又说："周老先

生，您赶紧回家，从此不可出门，不出三天，我必然搭救太平侠脱离了危险，话我只对老兄你一个人说，千万不可走漏消息。”把话说完，站起身形由兜囊之中掏出银子来，叫了一声：“伙计，你把我们的酒账冲了，下余的归你们吧。”伙计赶紧带笑把银子接过去，周爷也不客气，并不多让。那人走后，周爷真是一句不说了，心中思想，这是谁呢，这样英雄气概，慷慨大义，也许是智亮的老友，也未可知，怨我糊涂，不该不问明了他的名姓。又一想，咳，大凡大人物做事，差不多都是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看着吧不管他是谁，只要能够把我兄弟智亮救出来，我就念声弥陀佛，自己心中想着，从此也不敢再提这段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宋品秉义搭救太平侠　董乾舍身大战天王殿

单说智爷身遭此难，被囚狱内，一连就是好几天的光景。自己心中思想，就是被屈含冤，也是命该如此，不想连累了白发苍苍的老娘，他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竟因此而亡，真是他老人家枉生我一场，自从死在大堂上面，还不知道是如何安置。有意撞开枷锁，杀死贼官金至美一走，又一想寻常一句俗语，枷锁容易破，狱门不易开，外面无人接应岂不也是枉然，想到这里是异常的难过。所好者就是一样儿，禁卒人等都知道智爷是条英雄，又因他是被屈含冤，样样宗宗吃喝一切，智爷倒是很舒服。这一天晚上，也就在二更多天，智爷这一股差事案关盗犯，单另将他一个人，收在一间屋子里头，一盏孤灯凄凄惨惨。智亮触景伤情，不由得落下泪来，悲痛到了极点，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叫自己的名字，智亮啊智亮，没想到你身为侠客，竟会蒙此不白之冤，死也不死，活也不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拨云见日。自己又一想这何必呢，牢狱之中，不是我一个人，虽然不在一处押着，相隔不过一墙，天到二鼓，这样大惊小怪，岂不叫人埋怨。智爷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一看押着自己的这所牢门，微然一开，进来一个人，回手把门关好，一直走至在自己的切近，低言悄语问道："阁下可是太平侠智亮吗？"智爷闻听不敢高声，低言答道："不错，正是智亮。"那人听到这里，伸手由腰间取出一根绒绳，把他上下手的家伙锁头，全都用绒绳把锁簧投

开。勃项上有一条大粗线。粗够两个大拇指粗细，当中那个子母簧粗而有力，用绒绳投可投不开，非得用原来的钥匙才成，上下手的家伙，全都撤了下去，惟独脖项上这条粗线撤不下去。正然着急，就见那人由肋下取出来一口刀，用身影着，左手抓刀鞘，右手荷刀把，呛的一声，宝刀出鞘，那人把刀鞘放在旁边，伸手掳住脖子上的粗线，用刀由里向外一挑，就听呛的一声，已然削为两段，粗线轻轻的放在尘埃。然后将刀还鞘，双手递过来叫了一声："智侠客，请取起您的宝刀"。智亮闻听一征，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龙鳞刀，智亮看罢不由得一怔，遂问道："阁下何人，因何得着我的宝刀，来到狱中搭救小可不死？"那人一摆手，低言悄语道："此地非谈话之所，有什么话咱们是外面谈"。智爷一听将刀悬挂在肋下，那个意思打算身形一蹿够奔狱门，怎奈带了数日刑具，周身麻木腿腰不灵。那人一看赶紧开开狱门，见无人声，这才把智爷带到了狱门外，这个时候智爷将腰腿活动过来，两个人抖身上房蹿房越脊，出离了府狱。走至在僻静的所在，二人收住脚步，好在一节，天气尚早，不过三更将过。智爷问道："阁下何人，因何知道小可智亮在此被屈含冤，来此搭救我脱离危险，可称得起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那人闻听叫了一声："智侠客言重了，我可不知道你在此含冤，不过在酒馆里面，遇见你的朋友，我看那人颇有义气。"智爷问道："但不知是哪一位？"那人说道："我也曾问过，此人姓周名叫周静尘，跟你八拜结交。"智爷一听，啊，原来是自己的拜兄，遂接着问道："但不知阁下尊姓大名，何以跟我的拜兄相识？"那人说道："在下姓宋单字名品字文元。"智爷听到这里，连连拱手说道："莫非阁下是江湖人称

镇东方妙手赛和缓吗。”宋爷闻听一笑说：“不错正是小子。”书中代言，宋爷可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因为什么来至在沂州府卧龙坡呢？只皆因在沂州府东门外有座三官庙，庙里住着一个和尚，法名静修，他可是半路出家，从前还做过一任聊城县，皆因在任三年为人生性耿直，跟上司因事不和，自己一忿弃官不做，落发皈依空门：这静修老和尚，不但文学好并且精通岐黄最喜手谈，跟宋爷乃是医学的朋友，坐卧不离，后来他老人家在济南府。跟宋爷分手之后，来到了沂州府城东三官庙，为三官庙的方丈，庙可不大，前后两层殿，香火可不小，除吃喝之外，还有富余，城里关外所有的绅商富户，只要是稍微有点儿知识的，差不多全都跟和尚不错。老人家又精通针灸脉案，每日清晨施医，并不要钱，下午外诊远近闻名，有今世华陀的美称。得暇之时，还要跟骚人墨客，奕棋论诗研究文学。日子长了，可就无暇到济南府看望宋文元去了，宋爷想念，找到沂州府，到了庙内，老哥儿两个先客气客气，两情相洽，聚则难离，可也就住至在三官庙内，一连住了五七日。这一天得暇，宋爷向老和尚道：“你老在这个三官庙里住持，往来之人，据我着都是有名望的文人墨客，但不知哪一位跟你老人家交称莫逆？”和尚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贤弟，我在济南府就是住在你的宅中，不是论医就是谈棋，来到此处，这些文人墨客，就不用说了。从中有一个人我很佩服，离此不远卧龙坡住着一位有身分的主儿，姓智单字名亮，外号人称太平侠，也常到我这里来手谈，交的日子虽然不多，那倒是一位道义相投之友，近些个日子风言风语听人说，智亮遭了点儿官司，这个官司还有点儿不好打”。宋爷闻听一怔，听说山东沂州府城东卧龙坡住着一位太平侠智亮，掌

中一口龙鳞刀，在泰山顶上遇异人传授武术，艺业高强，今天高僧说到这里，我何不前去访访，宋文元把主意拿定，由三官庙出来，一直够奔卧龙坡。到了卧龙坡跟人打听打听智爷的住宅，宋文元到了门首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但只见智爷的门首，双门紧闭，横贴着十字的封条。宋文元这个主儿身分高，一看这个样儿准知道有事，遂找上年纪的人打听打听，有人告诉智亮所遇的事。宋文元闻听一怔，暗说他今既遭了不白之冤，押在监牢焉有他的命在，事不叫我赶上没的说，既然赶上了，那可说不上不算。又一想智亮所遭，据人讲说是这般，可是我也未能亲眼目睹，我何不到茶馆酒肆调查调查，如果真是不假，我再伸手维持不迟。他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来至在酒馆，恰遇老秀才周静尘，自己坐在酒馆喝酒，念念叨叨，宋爷过去一问，才知道太平侠被屈实在是实。自己走出了酒馆，把主意拿定，我要不办可就不办，我要一办可就得象个办的。想到这里，候到了掌灯时，找饭馆吃了点东西，然后找树林隐住身形，在里面等候，天到定更后，站起身来，勒好了绒绳，系好了十字绊，抬胳膊抬腿没有绷着吊着的地方，出离了树林。此时已然路静人稀，星斗灿烂，宋爷看着路上没有行人，遂把身一矮，施展夜行术的功夫，一直够奔沂州府的府衙而来。到了城墙施展爬墙术，到了里面再往前行，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府衙的东大墙，看了看四外无人，脚尖点地往上一纵，探头往里面观看，里面的箭道清素素，伸手取了一块石头，往下一扔，侧耳细听却是实地，两条腿一飘脚落埃尘。蹑足潜踪，各处窥探，然后抖身上房，蹿房越脊，探来探去来到一所花园之内。虽然里面没有奇花异草，夜晚之间也是清香扑鼻，前半截是花园，后半截是黄

土铺地，两旁边设摆着兵刃架，靠着后面墙根下放着一张方桌，在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但只见他是个细条身材，一大关有六尺高，尖头顶黄焦焦的头发，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细眉一双斗鸡眼，蒜头鼻子薄片子嘴，一张雪霜白的白脸，两只薄片子耳朵，上半身穿着白绵绸的半截褂，看不见下身。两旁边一边一个兀凳，上面坐着两个人，长得提眉吊目，看那个样决非善类。在场子正当中站着一个人，也是细高条，短衣襟小打扮，脚底下大掖根洒鞋，头上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老英雄宋文元在他那半截子花园里面，荷花缸后隐住身，留神观看，倒看看他们是干什么，还是借地练武，还是另有别图，不表老人家在暗地观看。

单说狗子金玉，眼看下面叫了一声："邱老师，今天把你身上的绝艺练两招，我们也开开眼。"就看那人站在当中，一拍胸脯，眼看金玉，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大少爷，要谈到提笔作诗，出口成章，那我可办不到，要提到武术上，我可不算眼高，成了名的剑侠，我可没看见，真要见了他们，我得跟他们比试比试，我也未必准输，他等也未必准赢。"老人家闻听，不由得暗自点头道，谅尔有何本领这样大言不惭，我要不给你点历害，你也不知道剑侠是何如人也。就见邱二虎这个小子，洋洋得意，说到这里把身一矮，当场演拳。你说也怪，这个小子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这套拳还真可说走如风站如钉，攒拳如卷饼，伸手似瓦陇，二目圆翻，腿腰真有点功夫。霎时间这趟拳打完了，双手一合眼看金玉，叫了一声："少爷，我可不敢说是绝艺，这是我的老师所传，名叫五祖点穴拳，说玄了能隔山打牛，接河打虎，这个力量真正是无穷无尽，少爷您要是早早晚晚用点心，把这拳学会了，凭

此到外面闯荡江湖，虽然成不了剑客，侠客堆内总有分。哄得狗子金玉翻着一对狗眼，乐嘻嘻说道："邱教习论拳脚我可不如你，要是谈到军刃，先前我也没能耐，就从得了太平侠的宝刀，有这口利器，把我的能耐给振作起来。"说着把身一欠，站起来由肋下呛啷一声，宝刃撤出来，又搭着是黑夜之间，借着星月的光辉，真正是光芒四射，刀一摆恰似一道立闪。手中拢刀还未曾练，连连叫："邱老师傅，我这趟刀练出来也叫你开开眼。"小子嘴里这么说，他擎着这口刀，发似人扭，心内不安，脑后阵阵生凉。这个地方这可不是作书的随意一造，这个意思尤其不是迷信，军刃向历称为凶器，刃而成宝，乃凶中之大凶，自出世以来惟德能镇邪，道可除凶，道德高尚之人，佩之斩恶安良，由凶祸而变为福善，无德者都佩之，自觉不安，这是理所当然，古时王候还有睡卧之时，有剑自来，是所谓以凶引凶，祸将不远。狗子金玉本身无德，而又强致龙鳞刀於肋下，宜其有杀身之祸也。闲言不表，单说这金玉，拿着这口龙鳞刀，他哪里有这么大力量，觉着刀沉压手，将将就就练了一趟东歪西斜的六合刀，练罢吁吁带喘面无人色，在旁边滥竽充数，帮狼吃肉的两个教习，贾龙贾虎各竖大指赞不绝口，。老头子宋爷看着暗含着有气，心说沂州府的知府金至美，为官不正，刮净地皮，纵容犬子任意胡为，找了这么两个教习，这就叫助桀为虐。按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应当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可有一节，这种官留他在世，一方人民岂不要受害。我宋品身为侠客，人称镇东方，既然被我看见，岂能留恶人逞凶，何况他又设计陷害太平侠呢，别看我跟智亮没有交情，既然是条英雄，我可不能不救。想到这里再一看贾龙贾虎两个人，又打了一套

对手拳，金玉在座上看着哈哈大笑，欢欢喜喜。天也就在一鼓多，两个人打完了对手拳，跟着大教师邱廷一同回归下处，狗子回归他的卧室。宋爷看得明白，遂蹿房越脊暗含着跟随金玉来到后面，到了内书房，宋爷在他的书房后面用夜叉探海，珍珠倒卷帘的式子，隔着后窗户往里面观看，就见里面坐着一个人，年纪有五十多岁，两撇燕尾胡须，看见金玉进来，用手点指叫道："金玉，你终朝每日放着书不念，天天去练武术，难道说练武还能换得出饭来吗。多少也得好好的念几年书，我给你买通买通，无论如何，也得弄个功名，然后再花两个钱一运动，自然就能做官了，只要做了官，你看看哪里不是现摆着的银钱，略一想法这个钱就象水一般往家里流。难道说，你这么大个子连一点什么也不懂，你也留神看看，在世界上是有钱的财主，哪一家不是做了几任官发起来的财，你怎么就不知道上进呢。"宋爷在外面听着这些话明白，准知道年老之人，一定是金至美，你听听他教训他的后人，先念书回头打点功名，然后运动做官，得了官就设法搂钱。这官真乃是祸国殃民，我何不盗走了龙鳞刀，把贪官杀死，给这一方除害。遂翻身上了后坡，纵身由前坡跳下来，撤出宝剑够奔屋门，一直来到里面，进了屋内，说时迟那时快，噗，一口气吹灭了灯，不容分说，剑交右手，双手捧剑够奔金至美胸前就刺，耳输中就听噗哧一声，金至美当时亡命。吓得狗子金玉浑身立抖，体似筛糠，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宋爷久走江湖，象这种事办了不知多少，毫不费事，一扁手剑走大鹏展翅，对准了金玉的脖项顺手一挥，头尸两分。宋爷跟着一下腰，由金玉腰间拿出来宝刀，留神一看，名不虚传，果然是无价之宝，看罢往身后一背，有心要走，又一想一不作

二不休，我既打算要交太平侠，我何不成全成全他。想到这里看了看桌案上面，放着笔墨，拿起来醮了醮墨，就在粉壁墙上写道："赃官误皇家，害人已如麻，刀下除奸佞，智亮太平侠"。写罢把笔於案，来到外面纵身上房，这个地方也就是人家宋爷，头一节在屋里写字伸手不见掌，虽然墙壁宽大，究竟也得说武术高强，眼神足满，再者杀人无论如何也得沾个血点儿，宋爷剑下连杀两个人，身上并无半点血迹。宋爷来到房上，想了想一不作二不休，遂够奔把势场子的东跨院，各处搜索，也算是天理昭彰，小子们的报应临头。邱二虎来到下处，跟贾氏弟兄高谈阔论，面前放着两壶酒，这叫饮夜消。宋爷一看，跳下房来打垫步拧腰，一直闯进屋门，并不亮剑，掣出宝刀来，要试试锋芒，到了屋中一语不发，纵身挥刀，耳轮中就听噗哧噗哧，三个小子当时全都是人头滚滚，死尸东倒西歪。宋爷把刀背在身后，来到外面，纵身上房，此时天已三鼓，宋爷一想我须赶紧到牢狱里面救太平侠，倘若天光大亮，如果有人知道狗官父子被杀，三名教习亡命，不但没救了太平侠，反倒害了他的性命，我应当一鼓作气，无论如何也应当赶紧前去，伸手救太平侠。想到这里高高兴兴，蹿房越脊一直够奔沂州府的牢狱，到了这里一看，不由得一皱眉，心说这才叫海底寻针，犯人众多，哪里去找智亮。正在着急之时，猛然间听见有人咳声汉气，枷锁声响，令人闻听酸鼻，就听说："苍天不睁眼，我智亮生平以来，没做过亏理之事，如今被人诬告，连累了我的母亲，白发苍苍，死至在了堂口，倘若我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逃出了缧绁，我要不杀死狗官，我就枉叫太平侠。"只顾里面智爷心里头一难过自己叹息。这可得说是老天爷睁眼，狱神有灵，外面大爷宋文

元，听着欢喜的了不得，慢慢凑到了牢门切近，往里听了好半天，看了看牢门上面掐着双鼻子的玲铛锁。宋爷看到这里，并不着急，轻轻撤出那口宝刀，回头看了看并无人声，遂用刀将锁鼻割断，横梁一撤刀还鞘内，用手推开牢门，转身到了里面，先把牢门掩住，看了看是一间独间屋，皆因太平侠智亮的案由重大，故此不能跟普通犯人押至在一处，别看往常智爷威风凛凛，今日项枷带锁，容颜憔悴，狼狈不堪。宋爷往前紧凑，来至在切近，用手一拉智亮胳膊上的手靠，倒把智爷给吓了一跳，二目圆翻，那个意思打算问问宋爷贵姓，因何来至在此处，有意救出智亮，老人家明知道太平侠非要跟自己接谈不可，此时天光已然不早，彼此接谈，倘若被外面人听去，不但救不成智亮，反连累了自己露出本来的面目，岂不多有不便。遂赶紧向着智爷连连摆手，说时迟那时快，轻轻的用龙鳞刀把上下家伙完全削落。此时智爷真不亚如俊鸟出笼一般，可有一节，智爷行走不便，宋文元协力相帮，将智爷抢出牢门，过了一会儿，这个力量缓过来，二人才蹿房越脊来至在外面。天可不早了已然五鼓已过，走在僻静的所在，二人止住脚步，智爷向宋文元问，宋大爷一句未瞒，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智爷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这回办错了，咱们行侠作义讲究的是杀人灭迹，杀死狗子金玉父子，由狱中救出来小可，我是感激的不得了，从中就是不应当在墙壁上题名留姓，写明智亮杀人的字迹。此时到了天光大亮，有人知晓，显着不妥，倒不是我怕事。"宋爷不等智爷把话说完，不由得一阵冷笑，眼看太平侠叫了一声："智贤弟，这可不算哥哥我高攀，谁叫我比你大几岁呢，未曾做事我有个前思后虑，杀死狗子等众人，就是不在墙上题名，既然你是越

狱之犯，难道说你在家里还住的了吗，被官人知晓，将你拿获也难免一死，还不如杀官留名，也叫天下人知道你智亮是条英雄，然后海角天涯一走，岂不为美。”智大爷闻听面上发现一种惭愧，连连抱拳说道：“老侠客，还是你老人家比我想的宽，方才几句冒言万勿见怪。”宋爷搂着说道，你我自己弟兄，不过客气，虽然未能一片厮守，闻名羡慕神交已久，今天本应当请您到我的家中，隐名居住，皆因地方狭窄，不敢屈大弟前往。龙鳞宝刀业已奉还，从此分手，各走西东，别的话全都不必说，就嘱咐大弟您今后作事要谨慎小心，依我良言相劝，也不必在此处久居，这一份家产，你把他抛在九霄云外就是了，就凭你太平侠，只要有志治理生产，无论何处，照此家业，再治几倍也不为难，千万你可不要灰心，走入邪途，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把你这数十年的英名岂不付於了流水。”智爷听罢这话，眼看着宋爷叫了一声：“哥哥，你老要看的起我智亮，我也有一句话嘱咐你老，我走之后，我母亲葬埋何处，求你老访查访查，如果知道了，对于坟前祭扫，求你老多多照应，如果你老办的到您就点头，办不到您也言明，我好另有安置。”宋爷闻听叫了一声：“兄弟，老太太被屈含冤，人人皆知，年节祭扫，全都由我一面承当，本应当跟兄弟你多谈了，天气已然不早，今日离别后会有期，兄弟你就请罢。”哥儿两个说到这里，洒泪分别。不表老人家宋文元，沂州府府衙怎样捉拿凶犯，详文呈报上司，不过是案后缉凶，全都不必细表。

单说的是智亮，由山东地面绕道前行，奔往济南。腰间有大班头尹化南送给自己的十几两银子，有这两个钱，就算好的多，在中途路上把衣服换了换，剃剃头洗洗澡，买了一

个大草帽，倒不是为遮太阳，所为的就是遮人的眼目。他又由济南奔直隶，由直隶走山西，由山西到陕西，中途路上跟人打听，都说四川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保臣设立招贤馆，广募天下水旱的英雄，有意叛反大清国。智爷一想这倒是个机会，倘若能混进蓬莱岛，在英王手下做一点事，待机复仇，如果天假其便，叫我做成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天下扬名，也不枉人称太平侠。自己把主意拿妥，由陕西奔到四川，到了成都府，北关外一百多里地，小地方叫作瓢家堡。天可不早了，约在掌灯的时分，进了西镇口，往前走不多远，看了看在路北有一座店，还是真正的讲究，两旁边是白灰的墙，写着黑字，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店带门洞，里面有块黑漆匾金字，写的是瓢家老店。智爷观看，夥计往里嚷道："客官爷里面请吧，住在咱们这里屋子洁净吃食省钱。"智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夥计，你们这里有跨院没有？"夥计点头说道："客官爷您随我来吧。"说着把智爷领到里面东跨院上房三间，挂着个竹帘子，打开帘子迈步来到里面，打火种燃着了蜡灯，夥计先把掸子拿过来，叫智爷掸了掸身上的土，然后打来盆洗脸水，智爷遂擦了擦脸。夥计问："客官爷您在外面打过尖了没有，如果没打尖我们这里给您预备吃的。"智爷连连说好，你给我预备两壶酒四个凉菜，饭菜随便配，我是什么全行。"夥计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擦抹桌案，把四个冷荤碟两壶酒摆在桌案上面，道："您先喝着，菜不够你老言语，我再给你老添。"说完这句话夥计走出去，智爷这里净了净盅，满满的斟了一盅酒，手理着胡须，自己独对孤灯回思已往之事，好不惨然。想起狗子金玉，为这口龙鳞刀，害得我好不历害，家败人亡这倒是小事，无论有多大的罪过，全都在我

的身上，那算是我祸由自招，可叹白发苍苍的老娘跟我受累，老来老来为儿而死，真正是令人可惨，想到这里，不由虎目之中热泪堪堪要夺目而出。又一想这不过是儿女之态，要谈到大丈夫秉大义为父母报仇，机缘凑巧，哪怕他刀山油锅，也要身临其境，那才不愧是男儿。好在一样儿，宋文元宋老英雄他业已替我将仇人杀死，现在我智亮算是一个黑人，无论如何我也要恢复我的光明，到我老母坟前祭扫一番，也不愧他养子一场。想到这里英雄之气为之一振，伸手将酒盅端起，将然要饮，一看盅中之酒，滴溜的旋转。智爷不由得一怔，哎呀这可真应了俗语了，父母丧后不走好运，隐居家中十数年并无半点祸事，到如今母死不久，我将然在外面漂流，就遇见这小子以蒙汗药酒相害。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要图财害命，想到这里心中不悦，我何不把店里的掌柜的叫上来，将话说明，因为什么他要用蒙汗药酒相害，想到这里把酒盅往那里一放，那个意思打算略候一时，看看动静。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帘板一响，夥计前来探听，智爷站起身来观看，果然就是方才那个夥计，他来至在屋中，两只眼睛直直勾勾，智爷上前一伸手掳住夥计胸前的衣服，叫了一声："夥计你好大瞻，未曾施展这个把戏，你也不想想跟谁，不才姓智单字名亮，久走江湖，人称太平侠，你的机谋焉能瞒的了我，今天要你实话实说，店是谁干的，为首之人姓字名谁，你把他叫出来，我要当面质问，要不然我是手起掌落，要了你的性命。"夥计看着这般光景，吓的了不得，连连毛腰行礼，叫了一声："侠客爷，您千万别怪，我们这就算是狗咬吕洞宾不认识真人，要是知道是侠客爷您，天胆我们也不敢，要提起我们掌柜的，也是一条英雄，素常可不作此种行为，就皆因你老一进店，看

您堂堂仪表肋下悬刀，准知道你是江湖的一条英雄，再者又怕您是官人。大家计议多时，遂想起这么一条计策来，就算是先下手的为强。果然您身为侠客，眼明心亮，识透了酒的弊病，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你撒手让我出去，把我们掌柜的找了来，你们二位谈谈，只要你老一见，就知道小子我说的不是谎言了。”智爷听罢哈哈大笑，把手一撒遂说道：“如果巧言花语去而不返，我可放火烧你瓢家店。”夥计出去，工夫不大，二次回来，叫了一声：“侠客爷，我们掌柜的到了。”智爷一听留神观看，但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人，身量不甚高约在四尺有余，身上穿灰绸子大褂，光头没戴帽，尖头顶亮脑门，两个锥子耳朵，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两撇雪霜白的白胡子，来到屋中，手撕着白髯，见了智爷，微然一笑，说话声音尖亮。连连抱拳，满面带笑，叫了一声：“老侠客，恕我不知冒犯尊颜，得罪得罪。我实在不知道您是太平侠，我要是知道的话，说什么也不敢这样冒昧。”智爷看他说话口齿爽利，准知道也是一条英雄，遂说道：“不知不怪，皆因从中没人给咱们介绍，未领教你老贵姓。”老头闻听笑道：“我姓瓢单字名林，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镇西洋。”智爷听着一怔，虽然没见过面，耳内早已闻名，这个人可有了年岁了，虽不足八十也差不多，幼年间久住在西洋，手中一对镔铁镢，武术高强，专会摆西洋八宝转心的埋伏，平生以来没有儿子，跟前就是一个姑娘，名叫瓢瑞莲，一身的武功，乃是老头亲自所传，终身许配四川剑山蓬莱岛陆军大帅厉胆侠谭天谭桂林，可是尚未过门。他也受英王之重托，在岛内设摆九兽鹤天亭，要依着英王也把他留至在岛内，老头子再三不肯，自己在瓢家镇开设瓢家店，明着算是开店，暗含着收

罗天下英雄，往岛内送，又可以给蓬莱作个山眼，为的是耳目灵通。今日在此看见智爷进店，堂堂仪表肋下悬刀，瓢林怕的是官人前来调查，露出马脚多有不便，遂叫夥计暗下蒙汗药打算先下手为强，不料被智爷看破，夥计前来报告，瓢林这才来到后面，见了智爷报通名姓。智爷一听才知道是镇西洋，不过彼此抱拳，然后入座，告诉夥计把桌上的残席撤去，另换酒肴，推盅换盏，二人对面饮酒。瓢林遂问道："老侠客听说您的仙乡是山东沂州府，因何一时之间，来到了四川地面难道说有什么公干不成吗？"智爷闻听未曾发言先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英雄，你我虽然萍水相逢，好在各自闻名已久，我的所遭所遇，不妨对你明言。"遂就把龙鳞刀招祸，狗子买盗攀贼，将自己押在狱里，堂口吓死白发老娘，后来有宋文元杀死赃官，救我出狱前后话一说，直说到，要到剑山蓬莱岛英王那里找个隐身之处，怎奈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认的，今天遇上你老问，这就是我智亮的心思。瓢林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你别客气你先喝这一盅，这可算巧极了，你知道哥哥我是怎么个人吗？"太平侠连连摆手道："皆因没在一处聚会过我可不敢胡说。"瓢林微然一笑，就把自己如何结交英王，以及瓢家镇开店的意思，从头至尾一说，如果你要愿意入岛，由我这里说，英王必当重用，还得另眼看待。智亮听着欢喜的了不得，叫了一声："大哥，这可真算是巧，如果你老能把我介绍到岛内，事成再谢不迟，我到蓬莱岛并非谋的是事，不过是借地栖身。"说到这里赶紧叫夥计，换酒换菜跟着吃喝，吃喝完毕，又谈了会子闲话，当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店里打打尖，瓢林这才叫智爷收拾收拾，然后二人一同动身，出离了瓢家镇，来到白沙

江，到了江边，找了一只船，说明白了要往蓬莱岛，讲妥了船价，一直够奔蓬莱岛白虎闸，到了闸的跟 前，巡船问明白了，换上船只，绞开白虎闸，船往里行，船坞下船。老头儿先把智爷让到招贤馆待客厅内，手下人献茶，瓢爷把馆主找了来，彼此谈了谈闲话。当天不用说，招贤馆住了一夜，次一日英王升殿办理全山的大事，公事办完，王官禀明有瓢林求见。王驾召见，瓢林来到了里面闹龙案前，跪倒给英王磕头，行礼已毕，站起身来，往旁边一站。英王问道："瓢老英雄入岛，有何事当面讲来。"瓢林说道："在瓢家店来了一位店客，山东沂州府的人氏，姓智名亮外号人称太平侠。"瓢林就把智爷的所遭所遇，一句未瞒全盘托出，此人有意进岛，求爷安置他一份差使。英王闻听心中欢喜的了不得，遂 吩咐一声："来，将智亮带到天王殿，我要量材任用"。瓢林听到这里，同着王官到外面，工夫不大，将智爷陪到里面，先在闹龙案前向上磕头，然后垂手侍立。英王看了看智爷，堂堂仪表相貌清奇，问了问身上的武术，智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爷，今天当着军师大帅，武士王官人等，我可不敢口狂，自从幼年间闯荡江湖，蒙天下英雄台爱，人送美称叫太平侠，在外面一切的所作所为，全凭的是肋下宝刀，如果不信请爷恕罪。"说到这里左手掳住刀鞘，右手荷刀把呛啷啷一声，光华四射，如同闪电一般，刀把上面一叠叠一层层的龙鳞，刀交左手，向上说道："爷，如果不信当面献艺，请你老观看。"这句话未曾说完，在旁边站起来军师燕云风，口念佛号，叫了一声："爷，太平侠功夫纯熟，非寻常可比，求爷安置他一分差使，好叫他用心去作"。英王一听别的差使如何能派，军师大帅已然有人，小的职务又怕屈尊了太平侠。思索半天，才

想起来，后寨九兽鹤天亭尚且无有为首之人负责，倒不如派太平侠智亮前往主持一切消息埋伏。想到这里，叫瓢林陪着太平侠，一直够奔九兽鹤天亭的后面太平大寨。瓢林自回瓢家镇不必细表。

单说太平侠自己久在外面闯荡江湖，阅历宏富，在太平寨管理各处消息埋伏，广结朋友，岛内众人没有一个跟他上不来的。老人家施展拢络的手段，把太平寨四十多个人全都收为弟子，早早晚晚教给他们几手武学，众人感念老人家不错，大家拜他老人家为义爷，隐居了这么些个年。今天巧啦，外面罗兵报告，由十三险拿获一名探岛的奸细，搭到了里面。智爷把众人全都打发出去，屋中只留下自己亲信的徒弟，留神看了看老头儿，二目神光炯炯，智爷准知道这是高人，他还算猜着了。正然想着，就见老头跟自己说道："我看您堂堂仪表，为什么落到贼群之中。"智爷闻听并不隐瞒，就把自己所遭所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董爷才知道是一位有了名的侠客，世居山东沂州府，投在蓬莱岛不过为的是躲灾避祸，按着他个人所遭所遇，真正令人听着酸鼻。董爷想到这里，微然一笑，说道："我打量是谁呢，原来是太平侠智亮。"说着话伸手理他老人家白髯，这可不算我输眼，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位高人。老人家这一来不要紧，两旁边的从人，就连太平侠，大家看着就是一怔，老人家浑身上下被绳索捆的紧紧趁趁结结实实，怎么会一时之间，他竟会伸出手来呢，看着他纳闷，就有嘴快的手下人，叫了一声："老朋友，不是捆着你了吗，怎么你会把手撤出来呢？"老头儿带笑说道："这不是捆着了吗，不信你看看，众人一看果然绳扣仍然捆着两只手。老人家施展的这手绝艺，名叫角骨法，手下人哪里明白，

太平侠虽然未曾练过这功夫，他可懂的，准知道这是一位出色的高人，赶紧走上近前，下腰亲自解开绑绳，然后遂向老人家道："我智亮是有眼不识高人，请教你老人家姓字名谁仙乡何处？"董爷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叫了一声："太平侠，你果然不失为侠客的身分，略施小术，你竟会知道我是一位高人，你既问到这里，实不相瞒，我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我姓董单子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智爷闻听赶紧毛腰行礼，遂说道："有罪有罪，实在不知道是老剑客您哪，要是知道是您，天胆也不敢，你老人家今日入岛，一定有事。"董爷并不客气，将身坐稳，就把自己入岛误走十三险的话，从头一说。智爷听着欢喜的了不得遂道："还是老剑客错非是你老人家，换一个主儿，他也进不了岛，既然您跟智亮相遇，我可不敢说伸手救获，不过对于长者当然要有一番恭敬，决不能将你老人家捆压天王殿。如果您愿意在岛内居住，就在我的太平寨，如果说愿意走，我将您送出岛外，老人家意下如何，听您的吩咐我无不遵命。"老头儿听到这里，微微的一笑，叫了一声："智亮，我既然来至在岛内，就要会会军师大帅，别看蓬莱里面站殿将军武士王官，英雄不少，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山大不过是弹丸之地，人多乃乌合之众，我要找谭天燕云风，叫他们献出八宝夜明灯，及九尾金蝎道化图，不怕我死在蓬莱岛内，为朋友也算是死得其所。既然你知道我是条英雄，人间的剑客，有意搭救于我，话有在这里，我已然领情了。你吩咐众人仍然将我搭到天王殿，或送大帅府，我到了那里见机而作，我在岛内无论闹出什么事来，好把你身上的干系脱开。太平侠听罢连连点头说道："老剑客既然你老这么说，我可不敢多拦，这么着吧，暂时将你老送到大帅府，

你老到那里见机而作，无论在岛内你老闯多大祸惹多大事，只要有智亮三寸气在，准能保你老人家高枕无忧，老剑客你老可别过意，我这里还有一句话，当面要说，无论如何也得求你老点头应允。董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智老侠客，我很爱喜你这条英雄，无论有什么话说出来我决意不驳。"智爷闻听一面说着话，伸手在肋下取出龙鳞宝刀，双手放到老剑客的面前，遂说："不才智亮今愿以此刀奉赠，头一节带在身旁防身，再者说今日来到岛内，也可以叫他随身作伴，这口刀我可不能佩带了，不信我把从中的原因，跟你老说说，说到这里就把当初红山寨巧遇白手虎，大闹红山寨，白英才献刀，我本应当不要，皆因我跟莲台童子素不相识，怎奈人家爱我是条英雄，以此龙鳞宝刀相赠于我，自从得了这口刀，始终未得平安，甚至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也为此刀而死，以至智亮身背大罪，按此刀价值连城，佩带我的身旁，广招不祥，分明是智亮福薄德微，不能佩此，老人家名传天下，身为剑客，今天相逢，这就得说是物各有主。"老人家镇古侠听智爷说完了这话，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太平侠，我可并不是爱惜这宝刀，皆因是我只身一人，要在岛内作一分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怕是死，也死得轰轰烈烈，怎奈我手无利器，今智老侠以此宝刀相假，我暂时收在身旁，单等成功之后，我再交还。"智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千万不可客气，如果说这许多客气话，这分明是看不起我智亮，如果老人家看我是条英雄，就请你老收起，不必客气。"董爷闻听微然一笑，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谢谢了。"说到这里，伸手接刀，左手拢刀鞘，右手荷刀把，一按绷簧呛啷啷宝刀出鞘，唰啦就是一道立闪光芒四射。老剑客赞不绝口，再一看刀把上面的龙鳞

锃光耀亮，遂说道："宝刀乃人人所爱，也不能够任意会付人，今天你既然发于本心，说此刀是你惹祸的根源，情心愿意相赠于我，咱也用不着推辞，我接受你这口宝刀，我必然趁你所愿，凡有不法之人，我必然用此刀取他的性命，你的母亲死在九泉以下，知道此刀给他报仇，也可瞑目泉壤。"太平侠闻听连连拱手相谢老剑客，董爷将然要把刀往腰间一带，智亮摆手说："老人家你老先别忙，真要是你老用此刀，在岛内杀人，你老可得把刀把上的龙鳞挡上点儿，要不然岛内之人准知道是我所赠，连累於我，你老可别说我智亮是贪生怕死，皆因机会未到，徒现马脚"。老人家听罢智亮的言语，点了点头，知道了人家太平侠作事心细，遂吩咐一声取了一个蓝包袱来，将宝刀缠了个严严密密，往腰间一别，老人家将双手往后一背，叫家人仍然把自己捆好，跟太平侠全都合计好了，先把老人家送到大帅府，然后送天王殿。智爷说："你老愿意在哪里走就在哪里走，实在走不脱，我自有相当的办法。"说到这里把老头子捆好，将外面搭人的喽兵叫进来，用扁担穿好了，太平侠吩咐喽兵，将探岛之人送到大帅府。娄兵答应一声，头里打着折子灯，由太平寨后面的大厅，搭着就走，顺道前行，够奔大帅府。搭着老头子行在中途，就听有人说："这个人要是上了年纪，身上的肉就少了，大概没有多大分量，要不然两个人搭着还很轻松，可见得这个老头儿身上没肉。"后面这个喽兵接着说道："兄弟你素常好练，当然是力气大了，你跟我说这个话，分明是发狂，你说老头见轻松，他比小夥子都重。"头里这个说："呀，我说哥哥你老说方才是这么重吗。"两个人心里头全都纳闷，为什么任什么没漏，好端端的人会重了呢，两个人说着话，尽力又往前走了几步，就觉肩

头重似泰山，居然就走不动了。两个人纳闷，就凭这个老头子能有这么大分量吗，这个地方这可不是说书的吹牛皮，这乃是老剑客董化一施展他老人家的气功，俗言语叫做千斤坠，其实就是闭气法，这个气功的原因，很容易比彷，就拿普通的人说，在他精神活泼之时，其体轻盈动作灵敏，染患疾病当然四肢沉重，以至由病而死，中气一断尸身僵硬，其重如石如冰，较其无病之时，重加一倍还多。这种试验之法，为人子者应当明白，比如说老爹老娘一朝染病在床，在侍奉他移动转侧之时，不用三脉九候之法，即能断定或生或死，事前有个防备，亦是经验之一种。老人家今天所用即是闭气之法，不但其形如僵，并且丹田气往下一沉较常人之死又加重了数倍。这两个喽兵他哪里能够抬得动呢，越抬不动也得往前走，实在走不了啦，遂把老头子往地下一放，眼看着前面那个打灯笼的说道："头儿，你把灯拿过来照照，怎么抬着抬着人会重了呢。"打灯笼的闻听那个意思还有点不信，遂走过来用灯笼一照，可了不的了，绳扣未动全都在地下放着，老头踪影不见，这一来可把小子们给吓着了，怎么会抬着人绳扣未动，人没有了呢，难道说他是土行孙的儿子，会驾遁不成吗。

不表喽兵互相猜疑，单说的是老人家董爷，施展他老人家绝技卸骨法，将绳套褪下来晃身就走，顺着这条道路前行，见前面有一带树林，黑暗暗雾沉沉，穿林而过。抬头观看，面前来到一所高大的房屋，门前有喽兵把守，门口在右戳着两个气死风灯，白灯红字，上面写得明白，陆军大帅府。老人家看罢不由得一笑，不问可知陆军大帅府就是谭天的府第了，倒不如我到里面暗含着探听，从中示以警戒，如果改过前非，

弃却蓬莱，将来还可保得住项上的人头，如果执迷不悟，那也算是命该如此。想到这里，遂绕到大墙下，东张西望四外无人，一跃身纵到了上面，蹿房越脊在大帅府里面各处探听。绕来绕去绕到后面一个跨院，孤零零就是一拉溜三间北房，院子可不小，大大小小还有几棵树。他老人家遂一飘身，由房上纵下来，到了窗台下蹑足潜踪爬伏在窗台，隔着纱窗往里面看，原来里面正是谭天，独自一个人坐在桌旁一张椅子上，面前一盏蜡灯，手里拿着一本书，肋下佩剑撕髯观看，威风凛凛坐在那里。老人家董乾在外面暗地观看，不由得心里夸赞，这个小子要是行为端正，就凭他这个样儿，高抬他一句，就彷佛关圣夜读春秋。可惜他把道路走错了，这一次我惩戒於他，如果能够改恶身善，弃邪归正，将来他的名誉不在我董乾以下，想到这里二次跳身纵到房上，故意的学猫叫的声音。谭天自己只身一人，独对孤灯夜看兵书，猛然间听见外而有猫叫，遂将书放在桌案上面，手理胡须，心中暗想，我帅府中不带家眷，也没有厨房，哪里来得猫呢。纳了一会儿闷，猛然间灵机一动，嗽，也许是有江湖绿林的英雄，前来窥探我的大帅府，看我的动作，学猫叫故意的引诱于我，那你可算是错了，你要不是这手儿还则罢了，既然用这一手儿，我倒要看看。想到这里站起来右手撤剑，来到屋门口，轻轻掀起帘板，垫步拧腰哧的一声，往外面一纵，来到院中手打凉棚，各处观看，清素素静落落，并无动静，随着抖身上房，四处观看，仍然是任什么也没有。谭天不由得暗笑，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谭天哪谭天，这幸亏是没人知道，倘若叫别人知道了岂不取笑于你，听了一声猫叫吓得各处观看，常言说瞻小不得将军做，何况你身为大帅。想到这里自己飘身下

来，回归书房，到了里面，宝剑还鞘，打算仍然观书，坐在那里再找孙武子兵书，纵迹不见，谭天不由得一怔，怎么会我的兵书，会没有了呢，不能够，遂站起身来，各处寻找，找够多时仍是不见，猛然一回头桌上的蜡灯无风而灭。谭天此时已然有些个吃惊，赶紧撤剑，这工夫再一看桌案系起来了，晃悠悠够奔屋门，谭天这才明白，知道桌下有人。不问可知在外面学猫叫，故意将我引到外面，他到了屋中盗去我的武子兵书，我回来时将他堵在里面，无法可藏爬伏在桌案下面，此时顶起桌子来，打算逃走，这个东西够多么可恨。想到这里手擎宝剑，打算够奔桌案下面扎，此时桌案已然来到了屋门，帘板一响，由桌案下蹿出一个人去，谭天打算随后追赶，又被桌案挡住门口。就在怔神之际，就看那人转身一抖手打出一件东西，带定风声，够奔面门，谭天想躲已然不及，就听吧的一声，正打在面门上，谭天跟着用手一握，留神看了看正是自己那本兵书，也没有工夫观看，纵身蹿过桌案，用脚踢开帘子，来到院中，留神往各处观看，仍然是清清冷冷，遂抖身上房，各处观看，不用说找人，连个影儿也没看见。这个地方要说谭天他可差的远，按着他那个身分，跟老剑客比到一处，真可以说是天渊之别，老人家这不过是儆戒其心，就凭陆军大帅，有人来到你的屋中，任意耍笑，你自己一灰心，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就应当从此隐匿山林，拜访高人接着练功夫。你要是不保英王，头一样儿与你的性命有莫大的利益，再说谭天一走，去了英王左膀右臂，他的反念也可以打消五成，老头子这一次戏耍谭天，用意深远。又谁知谭天年青负气，他也不够奔屋中整理整理桌案，收拾收拾灯烛，自己被人戏耍，心中有气，就凭我谭天这么高的身分，竟会没

看见，不问可知来的这一定是出色的高人，倘若够奔后面寝宫，不利王驾，事出意外，那便如何是好。还不如我到后面给王驾送个信，知会军师人等大家留神，各处严行搜查，别看他这么高的本领，只要各处得着信，他就算笼中鸟瓮中鳖插翅难逃，夜晚之间，还许在暗处躲避，到了天光大亮那就算是无处可藏。想到这里自己将宝剑还匣，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了王爷的寝宫，摆动了云板，英王听见叫王官晓输各自预备，他老人家要升坐天王殿，单等拿获探岛之人，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有如此的大胆。英王这一吩咐，天王殿上宫灯纱灯围灯风灯，照耀的如同白昼，武士王官旗牌校尉，军师大帅站殿将军，全都列排整齐霎时的工夫，英王升了宝座，眼看着左右手理胡须，叫了一声："列位，谭大帅说有人暗中扰乱他的帅府，孤升天王殿，晓谕众人不可不严加防范。英王这句话没说完，身后站着二十位站殿将军，全都是虎视眈眈向着英王抱拳拱手口称："爷，不是我等说句大话，漫说没人敢前来偷探天王殿，就是有人前来，准保叫他来时有路去时无门，将他伸手拿获，也好叫他知道知道蓬莱里面人人英勇，个个高强。"这句话没说完，就听外面有人乐，说话的声音苍老："哎哟，我就不信，我偏要探探你这里的天王殿，倒看看那一位的功夫出色。"他老人家这句话还未说完，一哈腰往里面便闯，在两旁边随从的王官，留神观看，就见一个人亚赛一溜烟相仿，闯到了里面。老头子站在台阶下，看了看天王殿里面位位都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座上英王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老人家手指自己的鼻子，叫了一声："军师大帅，旗牌王官站殿将军，你们千万不可着慌，我今天来到天王殿，并不怀歹意，不过就为的是请教请教你们众人的武学，如果有

人能够赢的了我，这个话就好说了，倘若是所有的人位，赢不了我，你们只管把心放宽了，我决不能意狠心毒，要你们的性命。”把话说完，眼看里面二目圆翻，宝座上英王富昌富保臣，手扶闹龙案，微欠身打量董爷，看了看那个样儿，不象出色的英雄，面皮苍老须若焦草，徒手不拿军刃，说话如此猖狂，难道说他还有什么能耐吗，看到这里眼看着左右。这时老道燕普念了一声佛号，二目圆翻不住的打量董化一，心说别看他的穿着打扮，就看他二目神光满足决不是平常的人，如果不是一位出色的高人，他也来不到蓬莱岛内，可有一样我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心里纳闷。天王殿里面众人认得老人家的主儿，就是谭大帅，在此慌忙之际，他也不肯说，头一节金锁换玉莲他给他妹妹定亲，这场事就算背着岛内办的，何况二十万银子的运动费作了妹妹妆奁之资。再者说在帅府之中，偷盗我的兵书戏耍于我，不问可知，一定是镇古侠，心里这么想着，到现在一看不错，二目直勾勾思前想后，他是一语未发。再有认得老人家的就是左膀寨的三公，皆因在天海庄窦瑞的宅中不断见老人家，今天一看老人家来到岛内，心里头欢喜的了不得，心说岛内要是有这么一个主儿，足能当为内应，要打算大破剑山易如反掌，老哥儿三个以目传神，心中欢喜的了不得，从中还有一个主儿，认得老人家，就是玉皇庙的九尾金蝎道化图，英王驾坐天王殿，他可没在场，不知往哪里去了。其余的人也有见过面的年限已久，也有没见过的，看着象也不敢认，一个个全都是呆呆发怔。就在这么个工夫，座上英王吩咐一声：“列位，哪一位捉拿探岛的奸细。”这句话未说完，在英王身后有人答言，正是百步神拳石天龙，这个地方可不算石天龙眼空，他一想就凭这么一个乾瘦的老

头儿，就让有能耐，他可能有多大的本领，故而他看不起，这才答应一声，纵身来到阶下，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老朋友，看你这个样儿，白发苍苍须鬓皆白，年纪不小大概将近百岁，你的瞻量不小，竟敢来到天王殿，任意胡为，王驾仁慈不忍加害，依我良言相劝，趁早走开，要不然你可知道我百步神拳的历害。"董爷闻听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石天龙，我这一次到天王殿不为别的，就为看看你这百步神拳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老了老了我也开开眼。"石天龙一听老头儿所说之话，未免当着大庭广众僵自己的火，遂微然一笑，叫了声："老朋友，休要在爷驾面前如此猖狂，你要打算看看我的手术不难，别走接招，说着话双手往上一托，这一手叫云手，晃了晃老人家的面门，然后往前一长左步，右胳膊往下一压，用力够奔老人家的头枯，往下一按，挂着手竟就听嗖的一声，小子不枉人称百步神拳，果然身上有功夫，老头子一看掌到，身形向旁边一闪，双手一搭，跟着双手往前一撞，这手功夫名目叫作双撞掌，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石天龙应手翻身跌倒。老头子微然一笑，说："哎哟你叫石天龙外号百步神拳，比我你还比不了呢，我也有个外号叫千里神掌，你叫百步神拳，你想想你要跟我比到一处，你不是差的太远了吗。你还只管万安，我决不要你的命，爬起来走你的，我还要领教领教天王殿的军师大帅，倒要开开眼，看看那位能耐大。"石天龙无法，只可爬起来退归英王的身后，众目之下难堪的了不得，面带惭愧，退入了人群里面，还未等董爷发言，就看面前站着一个人，叫了一声："老朋友，别看你赢了我的兄长石天龙，今天你打算赢二爷石天凤，恐怕有点儿费手，你可知道我隔山打虎的历害吗。"老头儿看了看石天凤长得象貌堂堂，董爷看

着欢喜，叫了一声："朋友，你叫隔山打虎啊，来咱们两个人试试，我就好比是虎，我看看你怎么个打法，你要打不着我可要打你了。"说到这里，老头儿将然一撕胡须，石天凤赶步向前左手一晃老人家的面门，右手用了一个削掌，单风灌耳够奔老人家太阳穴打来。老头子缩颈藏头身形身下一矮，跟着把左胳膊竖起来，一掳石天凤的胳膊，右手由左臂底下一空，用了个单撞掌，够奔石天凤胸前便打，手带风声，嗖，石天风真不含糊，一看老人家手来的厉害，赶紧脚尖点地，噗的一声向旁边纵出五六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暗想道这个老头子真厉害，好快的身法。要说谈到隔山打虎的能耐实在不错，要是跟老人家打算走个十趟八趟，那可不成，不过老人家爱惜他。石天凤家传的武学，接河打牛，百步打空，老头子要看看他这套拳里头的绝招，这就叫练到老学到老。身为剑侠，也并非是坐科一学就学到了剑客的身分，不过是慢慢的研究，谁人的拳术出众，跟他动上手怎么套他的招数，如果有真好的地方，记在心中，嗣后跟人动手，把所学得的绝招，全都放在自己身上，故此才能够招不空发。今天老人家大战石天凤，也就是七八招，猛然间石天凤用了个猛虎出洞，飞身够奔老人家胸前打来，老人家身向旁边一闪，左手一掳右手一抹，趁势往回一带，石天凤身一打旋，来了一个屁股蹲儿，把石天凤摔的哼哧一声半天没言语。老人家手托银髯，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石天凤，你叫隔山打虎，我叫隔天打日，你这个能为比我还差的多。"石天凤无法，缓过来这口气，站起身退入了人群之中。老头子还没说话，在英王身后有站殿将军四猛，人称四大勇士，头一位生擒虎陈勇，第二位活捉豹瓢伦，三一位绝力赛孟贲奎虎，末一位金锐无双小霸王

金角。四个人一同站起身来，绕过了闹龙案，来到阶台下，头一个就是陈勇，力大无穷，身量也好看，黑惨惨的脸面胡子碴亚赛钢针，秤杆鼻子，四字口通红的嘴唇，伸出手来亚赛蒲扇，四棱的腕门子，胳膊上起青筋挂青腺，就凭这个长相，真不枉人称生擒虎。董爷看着爱喜，这样的彪形大汉，真要是得点儿真传，漂流江湖成名何难。董爷将然想到这里，就听他大喊一声声如巨钟，不亚如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仿，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老朋友，用不着这样卖弄武艺，方才石氏弟兄落败，倒不是他们武术不精，皆因是他们贪心过甚，以致当场失慎。来来来，生擒虎我要试试你的力量如何？"说到这里往前抢走三四步，左手一晃老头儿的面门，右手掌泰山压顶，用力够奔老人家头顶便砸。董爷心想这个小子，外号叫作生擒虎，当然身上有点劲头，索性我不用跟他比招，倒要试试他的用力如何，想到这里，一看掌离切近，将身往旁边一闪，右臂用力往上一接，就听啪的一声，双臂相触，老头子倒不理会，生擒虎就觉膀子发酸，臂节疼痛，哇呀一声吼叫，不住的上下打量老人家镇古侠，他以为老人家手里拿着家伙呢，要不然不至于磕在臂上这么疼，细一看老头子把衣袖挽起，明露着麻杆细的胳膊，蔫皮搭拉着跟口袋一般，看罢不敢以力量相较，只可回转身形，施展招数。老头子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看你这个样子，身大力不亏，要说到力量你还差远了呢，陈勇一个人跟老头子动手，那个样儿堪堪不敌，在旁边活捉豹瓢伦，不等陈勇败，伸手过来竭力相帮，这就叫俩打一个。老头子一看，心里头不痛快，好汉打好汉，讲究单打独斗，别论赢的了赢不了，我连胜两阵将他等打倒埃尘，贵手高抬不要他们的性命，我不过是要斗有名之人，借

此游戏也施展施展我的手术，叫他们看看，你们要是以多为胜，可别怨我不对。老头子不过招数里面略微加了一点紧，一个人赌斗毫无惧色。工夫不大，金锐无敌小霸王金角，绝力赛孟贲奎虎，四勇徒手不拿军刃，把老头子围在了正当中，团团围住。老人家镇古侠，心里头好大的不满，你可别看人老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一个人大战四个人，毫无惧色，指东打西行左就右，四勇发出招如同闪电一般，脚底下如同砸夯一般。就听噔的声音，此时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手拈银髯瞪睛观看，一看四猛围住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尚且不能取胜，这才密传一令晓谕旗牌武士王官站殿将军，各持军刃围困老头儿，务必将他拿住或是当场结果性命以除后患。这才叫令下如山倒升帐鬼神惊，哪一个敢不听军师燕普的密令，一个个各擎自己趁手的军刃，约有五十多名不足六十名，就在天王殿台阶下将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团团围住。，老头子一瞧不由得心中有气，暗想道剑山蓬莱岛里面的军师大帅位位都是武术高强，单打独门倒瞧瞧谁行谁不行，何必非要以多为胜呢。再者说我徒手不拿军刃，你们长短兵刃不等，以多为胜，我可老了，倘若一眼看不到，被尔等将我打倒，我数十年的威名一旦付于流水，到那时岂不可惜，我今天取军刃开杀戒被杀死的可算是你们祸由自取。老头儿想到这里，动着手一换势，身形往旁边一纵，撩起 衣服由打腰间撤出他老人家这口龙鳞宝刀，刀光四射亚赛闪电一般。没身分主儿瞧着不理会，座上几位高人云台剑客燕普，大帅厉胆侠谭天，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翻江搅海第五龙于变于子江，大家全都注目在老人家这口宝刀上，瞧着好生眼熟，尺寸光芒好像那里见过，说真了也不敢说一定是那口刀。要说从中细心还是人家谭大师，

皆因他常到太平寨闲坐，太平侠智亮不断的将龙鳞宝刀取出来给他观瞧，今天一瞧这口刀好像太平侠的军刃，就是瞧不见刀把上的龙鳞，细一看刀把上面有蓝布包缠，不由得谭天就是一怔，心中纳闷，镇古侠我几次三翻跟他相蓬，向来是赤手空拳，怎么会今天又有了宝刀呢。众人纳闷，在先前老头子不过用宝刀削旗牌王官等手中的军刃，就听呛啷呛啷的声音，也不管你是单刀花枪宝剑护手钩，只要是一挨宝刀呛啷一声削为两断，老人家这个意思是削断他们的军刃不伤害他们的性命，大家一害怕全都逃走可也就完了。有谁知他们手擎着军刃对着老头儿一死相拼，那个意思非要将老头儿结果性命方趁他等的心怀。老头子看着不由得有气，这么些个人各擎军刃一拥齐上，我要是慈悲未免就要遭他们的伤害，这也叫他们自找，只可说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想到这里把心一横，随着一摆手中这口龙鳞刀，口中喊道："尔等好不知自爱，我贵手高抬不肯伤害尔等的性命，有谁知你等拼命相逼，这可别怨我无情。"说到这里就听唏哩噗嚓如同切瓜削菜一般，这些个旗牌们机伶的主不肯往前上，不达时务之辈打算在人前显耀鳌里夺尊，又看老人家年迈苍苍不放在心上。他们那就算是劫数到了，转瞬之际十六名旗牌官十一个王官，共二十七位横躺竖卧死尸跌倒尘埃，血流成渠惨不忍睹。座上英王看着难过，眼看军师叫了一声："燕道长，这个老头儿他是如此凶狠，刀到处人头滚滚，霎时间血肉横飞这样勇猛无人可敌，这得杀死多少人命，才能算完，仙长还不及早拿个主意等待何时。"燕普也明白，知道净指看旗牌王官等众人，决以不是老头儿的敌手，一时之间可就想不起来这个老头他是谁，也无论他是何人，倒不如我身临其境，倒看看老头儿

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口念佛号，叫了一声："爷驾，休要惊恐，待燕普亲自出头。"说到这里，站起身来手摆拂尘，往前紧走，来到阶台下，口念无量佛，说："诸位撤招不必前进，燕普在此。"这一句话众人听着欢喜，各自虚晃军刃，纵出了圈外。此时老道大摇大摆，毫无恐惧之色，走至在近前，上看一眼下打一眼，留神先看了看镇古侠，然后拂尘往大领上一插，叫了一声："老朋友，你是何人胆大包身，夜晚前来搅闹天王殿，报通你的名姓。"老头听到这里，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燕普，凭你这么高的身分，人称云台剑客，目不识人枉算英雄，既然不认得我告诉你，家住陕西风翔府西关里，姓董单字名乾字化一外号镇古侠。"老道听到这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说不好，此人隐迹多年，今一旦出头，与我等大有不利，听人传言他为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首，身有绝艺，他这一出头谈到武学上，未必有人敌的了他，想到这里无法，只好回手撤剑，叫了一声："董化一，依我良言相劝，我们出家人体上天好生之德，决不难为你赶快走出剑山蓬莱岛，如果执迷不悟，非要动手不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老头子听到这里，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燕普，我还是真活够了，这一次我入剑山斗的就是你，你要赢的了我掌中这口刀，漫说叫我走出蓬莱，要我项上人头都使得。今天可这么说，如果赢不了我掌中宝刀，当然将你结果性命，铲余蓬莱的股肱。出家人冥思采药炼丹，希望飞升羽化，沾染红尘，贪图名利，助桀为虐，我惩戒你一番，倒看看你改与不改。"老道闻听老人家这话，那算句句有理，打算用言语跟人家分辩，那叫不通情理，强言争执无可如何，只好以武学跟他解决，倘若能够取胜于他，那就任什么不用说了，倘若不

能取胜再作道理。燕普这时候心无定念，自己准知道不一定赢的了董爷，随着用宝剑对准了老人家的头顶，用力往下就击，高声叫道："董乾，休要大言欺人，我要跟你一决雌雄，接剑。"董爷一看剑到了，并不躲闪，用手上的龙鳞刀刃朝上一接，说了一声："开。"燕普赶紧回手撤剑，转身形用了个反臂撩阴，对准了老人家档下挑来。镇古侠一看，赶紧身向后一撤，躲过了宝剑，手中刀用了个拨草寻蛇，够奔老道的脖项，老道罢剑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动手，刀剑并举，众人各个都是扎撒臂膀，瞪睛观看，这老二位身分到了极点，动手的情形，如同迎风取势，见势化招，普通的武学家看着，就仿佛不是真杀实砍。真要说在天王殿前，大家观看，所有的军师大帅，武士王官站殿将军，旗牌人等，看的透这老二位动手的意思很少，在先前二位招慢各不相让，哪一位可是也不肯轻易进招，不过施展缩小绵软巧看关定势之法。这时打了约在二十多招，英王看着出神，回头叫了一声："谭大帅，你看看仙长跟董乾战长了，哪一边占上风？"谭天闻听叫了一声："爷，今天据我看，工夫要是延长了，可别看军帅燕道长在蓬莱岛里面，讲武术那位也比不过他老人家，今天要跟董乾比，军师未必能胜。"英王闻听不由得一怔，就凭来了这么一个董化一，杀死若干人命，仙长亲自会战，尚且不保准赢，这可应当如何是好。

英王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谭大帅，既然仙长不保准赢，何不赶紧派人前去鱼古人古二寺，请二位方丈出头捉拿董化一，岂不为妙。"谭天听到这里，心里难过，有意派人前去，请了因慈云他们师徒到此，协力相帮，就让镇古侠有通天本领也难逃出蓬莱岛，倘若是有个一差二错，我怎对起我的胞

妹，真要说不请他们师徒，何人是老剑客的敌手。想了多时，把主意拿定，要说镇古侠董化一死在蓬莱里，那也可以说是个定数，我也无法斡旋，再说王爷既把主意拿妥我也不好拦阻，遂派赛南极够奔鱼古寺人古寺，请了因长老，慈云和尚。赛南极诸葛建答应一声，暗含着撤身出来够奔后面鱼古寺，来到山门止住脚步，轻轻的叩打门环，工夫不大，里面门开开，走出来一个小沙弥，看了看认得，原来是诸葛老将军，赶紧合掌当胸道："你老人家为何这样闲在，天到这般时候，难道说有什么事吗？"诸葛建遂说道："少师傅烦劳通禀，就提我奉爷驾的面谕，求见老方丈有事。"小和尚闻听说了一声："您候一候。"说着话把门对好了，转身往里走，一直来到后面禅堂，报告了因僧，过了好半天，小和尚二次出来，叫了一声："诸葛老将军，我已然回明了方丈，叫你老人家进去。"诸葛建答应一声，随着小和尚往里走，来到后面禅堂，打起帘子，把诸葛建让至在里面，见着了因长老，叫了一声："剑客爷在上，诸葛建给你老磕头。"了因合掌当胸，说了一声："诸葛鸿图起过了，天到这般时候，难道说有什么事不成吗？"诸葛建闻听遂说道："剑客爷有所不知，皆因前面天王殿来了一位老者，姓董名乾字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手中擎着一口明煌煌的宝刀在天王殿上动手，杀死旗牌王官人等二三十名，军师燕普亲自会战，据谭大帅说，燕道长不准赢的了，我奉爷驾的面谕，特此前来请老剑客，带领少方丈慈云，前去协助燕普。"和尚听到这里，修行眉倒竖慈目圆睁，念了一声无量佛，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镇古侠到此，数十年未遇。早有意找他跟他比较比较，后来因为我抛去了争斗之心，此念早已消失，今天他既然来到天王殿，我何不前去借此机会，跟

他当场比较。想到这里，遂打发诸葛建回去，派一名小和尚够奔人古寺，把慈云叫过来，叫他携带军刃。小和尚答应一声，去了工夫不大，把慈云叫来，见了老师问道："你老人家打发人把弟子叫到这里有何吩咐？"了因说道："现有董化一扰乱天王殿，爷驾派人请你我师徒前去辅助拿人，咱们爷儿两个快走，慈云带好了一对短把追魂铲，了因手擎金如意，爷儿两个走出鱼古寺，慌慌张张一直够奔天王殿。来到天王殿一看，灯光明亮，如同白昼，众人围绕水泄不通，别看里面有人动手，半点声息皆无，连一个大声痰嗽的都没有，静悄异常。了因念了一声佛号头前走，慈云后面相随，走上天王殿，正赶上燕普手擎宝剑动手，要说输还不至于，不过剑招透慢，和尚高声喊喝，燕道长果然剑招绝伦，董化一刀法出众，倒不如二位住手，待老僧抖胆请教请教镇古侠，云台剑客手中宝剑透慢，心中突突乱跳，恐怕今天在众目之下，赢不了董化一。猛然间有人念佛，听语声知道是通法上人了因禅师，真要是有他前来将我换下去，这可是个机会，想到这里，虚晃一剑，身向旁边一纵，剑交左手，叫了一声："董化一，现有高僧了因长老，愿意请教。"说到这里宝剑还匣，伸手撒拂尘，转身来到台阶上面，留神观看，和尚大摇大摆，往前紧走，怀中抱着黄澄澄如意："浑铁加钢打造，外面，亮着一层赤金，重够八斤，锃光耀亮，和尚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董化一，你可认得老僧。"和尚看了看好样儿，面貌苍老，精神百倍，那个态度威风凛凛，气宇轩昂。老头子看罢说道："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你不就是了因长老通法上人吗。你一共是师兄弟三位，你有个师哥，叫一目了然僧，你还有个师弟子义，你们弟兄三人，真可称得起道德清高，证

悟参修，在江湖绿林上，赫赫有名，这么高的身分，怎么会来至在剑山辅助贼寇造反。像你们出家人所为的是甚么，真是莫明其妙，难道说大清国的康熙圣主，还是有亏负你们僧道的地方不成吗，如果有亏负之处，你们只管明言，果然说得有理，我也不能辅保无德的天子，当然就远走高飞，决不干涉你等辅保英王。如果没有亏负你等之处，任意胡来，我董化一今天凭手中这口宝刃，要跟你等僧道众人论论高低上下。”和尚听到这里，念了一声尔陀佛，叫了一声：“董乾，你真是伶牙俐齿，打算凭口齿说倒我们众人，那是势比登天还难。还有一说，我们在蓬莱岛并非有意辅助英王，不过看守我们的庙宇，有人前来扰乱，我等乃是义不容辞，当然要与他势不两立。你倚仗你自己身为剑客，武术高强，手中擎着一口宝刀，藐视天下英雄，来来来，老僧我要请教了。”说到这里，他一摆手中如意往前进招，你可别看是一柄如意，这种物件出自佛门，在我们俗人做官之家送礼，常以此物往还，金的银的玉的三镶的，或者通身翡翠的，等等不一。物之所值倒是小事，这种东西往回一着头儿，取意就是劝君如意早回头，谈到动手用如意当军刃，便宜可就大了，进能够拨封扒打，退则能拿各种军刃，也别管单刀花枪，带钩带练的，只要挨上如意，你准保拿不走。今天和尚摆如意，够奔老人家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和尚百岁有零，手上的劲头十足，如意砸下来，带定风声，就听飕的一声，老人家手中这口龙鳞刀，削铜剁斩金锉玉，可不敢削他这柄如意的脑袋瓜，头一节和尚力量大，未必接的住，再者说他也未必叫削，老人家也不费那个事。一看招到了，身往旁边一闪，手中刀对准和尚肋下用力便扎，和尚一看刀到，往前一上左步，用手中如意往

外一挂，他那个意思打算掳住老人家的宝刃，那焉得能够，老头子回手撤刀，二人比招动手。和尚的如意，专讲拨封扒打，在灯光下上下翻飞，黄光缭绕。老人家镇古侠这口刀，削耳撩腮绷扎窝挑，招数晃动冷气森森。董爷由出世那一天，按着闯荡江湖，听说的成名剑客，耳朵里头有几位，类乎久居江南的吕留良，漳州城里的白太官，嵩山的云龙九现周浔，英雄得路路民瞻，不过闻其名未见其人，真要谈到武学上，也未必怎么样。今天看见人家通法禅师了因长老，手中如意，果有绝招，也就是我董乾，另换一个主儿，要打算取胜了因，未必一定，此时我不可不加一点儿小心，倘若精神忙乱，被他的如意递到我的身上，身带重伤把我一世的英名，付于了东流，岂不可惜，老头想到这里，手底下不能不加小心。和尚动着手也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口中无言，心中暗想，要谈到武学，也就是我师哥一目了然，真要把他老人家除去，也不是我了因夸口，哪一个可以在我的面前能够赌斗三合，今天观看人家镇古侠果然名不虚传，身有绝艺，我得格外留神，不可大意。两个人是一样的心思，动手之间，谁也不肯莽撞，看不出来实在的便宜，不肯往里进招，老二位全都是这样的心思，自己看守自己的门户。谈到练武术，还别说这老二位身为剑客，功夫已然练到极点，就拿普通人说，练个三年五载的，只要跟人动上手，能够看守门户，一时半时就不易输。输招全都输在贪赢抢进，古有成语就是欺敌者必败。这二位哪一位也不肯欺敌，就得说都竞竞业业，动手有三十多招，论手不足六十手也差不了许多，两边的气全都平住了。早有武士王官，站殿将军，指挥手下人，把所有的死尸全都移开，但看二位剑客动手。燕普手摆拂尘，目不转睛，看着老人家董

化一，一边看着不由得咂嘴点头，看着董爷这身功夫，未免害怕，真要他们师兄弟四人，一同进岛岂不要把蓬莱搅个地覆天翻。英王看着这二位动手，到了这般景况，看着左右，叫了一声："师军大帅请看，了因长老赌斗镇古侠，能够保住必赢吗？"燕普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爷，赢就不用想了，但求别输就是万幸。"英王一听紧皱双眉，遂说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吩咐慈云携带军刃协力相帮，助他老师拿获董乾，也好给死去的群雄报仇雪恨，等到天光大亮，他要逃窜了性命，岂不当面错过，依我说别讲究单打独斗了，赶快吩咐慈云出去，协力相帮，将老匹夫董乾拿获以除后患。"说到这里英王叫燕普高声吩咐，叫慈云帮忙。燕普无法，只得念了一声佛号，高声说道："慈云，眼看高僧力不能支，不是董乾敌手，还不撤军刃前去相帮等待何时。"石头僧慈云听老道这句话，心里微然一动，他心中思索，自从幼年间练艺，整整六十年，未尝离开通法禅师了因长老，自己总觉这身功夫打遍了天下无敌手。由头打蓬莱岛出头露面，巧遇珍珠佛董瑞，战船上比试，他的一对仙鹤掌，分量沉重，后来力不能支，幸亏鸣金收军，要不然几乎将性命丧在他的手内，由那一次动手之后，我是胆战心寒，才知道外面比我武学高的主儿真有。今天这个镇古侠的武术比董瑞高的多，既然军师有话，叫我亮军刃协助我的老师，真我要是帮助我的老师动手，倘若输了招爷儿两个可全都难看了。凭我老师手中如意，跟镇古侠动，尚且不能取胜，就是我亮一对短把追魂铲，据我想也没有多大效力。我的老师倒不要紧，所虑的是我，倘若一时不慎，死在董乾的刀下岂不可惜，倒不是我慈云贪生怕死，真要是单打独斗，胜败死活，那倒不算什么，师徒爷

儿两个双战，回头再搭上一条性命，未免太不好看。虽然这么说，燕普已然吩咐下来，就还不能不出头，这也叫天法，只得把心一横，一摆短把追魂铲，念了一声佛将身往前一纵，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在旗牌之中，有人高声喊喝，叫了一声："慈云，你少要前来。"说着话伸手撤剑，年迈苍苍镇古侠董乾，留神观看，但见说话的这个人，长的好看，中等身材，不足六尺，身穿便服，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光头没戴帽，漆黑一条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往脸上观看，长方脸黄白净子，漆黑两道眉毛，直插鬓角，一双阔目高鼻梁，通红嘴唇，微有两撇燕尾胡须，大耳垂肩，堂堂仪表。手中擎着一口宝剑，光华炯炯，类似晚霞。老人家看罢，人可不认得，看见这口剑，老人家就是一怔，暗道此剑有三四十年未曾出世，怎么会落到这人手中，又不知道这个主儿是谁，真正是莫明其妙。

书中代言，来的这位英雄董爷不认得，提起来真正有名儿，住家在贵州府城东八里亭，谈起他的老爹爹，乃是隐迹的一位老英雄，姓娄单字名镇，外号人称太乙剑客，隐居家中多年。跟前就是一位少爷，名叫娄瑞号叫子霞，家传七十二趟地行剑，老人家自起卓号，叫做地行仙。要讲究使宝剑，剑走三盘，上盘乃是吕晚村所传，中盘名叫八仙阳手，乃天师所留，谈到下盘七十二趟地行，乃是娄氏门中独有绝技，历代相传，并未传授外人。娄子霞乃是父传子受，别看年青，身怀绝艺，爷儿两个，时常坐在一处谈心，谈来谈去可就谈到了天下英雄，有了名的人物，哪一位身怀绝艺，称得起世界第一。老人家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娄瑞，按你所学，家传七十二趟地行剑，就算是天下第一的绝艺。可有一节，据你所谈之话，就算是外行，这个武学不论第一，也不论第二，

一招不练的主儿那就不用说了，只要说练武学，也并非是为的争名夺利，也不是抢什么第一第二。不过不练就是不练，如果练的话，就不能甘居人后，存着这个心事，就为的造成自身武学，也并非是为的争名夺利，也不是抢什么第一第二。不过不练就是不练，如果练的话，就不能甘居人后，存着这个心事，就为的造成自身为剑客的身分，如同修道的一般，也不敢说成，还得照样去修练。要是这个人练艺不精，在外面自鸣得意，头一节耽误他的功夫，再说也招人嫉妒，那就得说是自误终身。按我所传给你的七十二趟地行剑，可不敢说行遍天下无敌，按这招数乃是世界罕有之技，不过在乎你自修了，最要紧的就怕你不肯用心，如果肯用功，把这趟剑研究精了，也不枉我教导一番。”娄瑞听着老人家所说这片言语非常高，最末尾听老人家说出有一物件，孩儿赶紧问道：“老人家所谈是何物，望求说明。”老爷子闻听，叫了一声：“娄瑞，这种物件也不是什么出色的无价之宝，放在不用的手中，如同废物，像咱们用的主儿得着了，价值万金。离此不远，四川地面成都府管辖，离城六十里有座山，名叫拂云峰，峰顶有座古庙西方禅林。从中为首的住持名叫了义，那乃是一位隐遁空门，好静不好动盖世无双的剑客。他们一共师兄弟三位，大师哥一目了然，二师哥通法上人了因，要说到他们弟兄的武术，外面都知道一目了然身为剑客武学绝伦，真要是实地考查，这个了义的功夫，只有比他师哥高，决不能不及他师兄，不过他不常出头。他手中有一口宝剑，名叫紫电，传到而今更名叫做流彩虹，这口剑出了匣，光华一片类似晚霞，光芒灿烂，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锉玉，大有水斩蛟龙陆斩犀象之能，真正是吹毛可断。我连去数次拜访高僧，怎奈缘浅

未能相唔，今生得不着流彩虹誓不甘心，到尔今我可老了，你如果有志气，可以够奔西方禅林，宛转周折，千方百计，只要把宝剑算计到手里，有这口宝剑辅佐于你，可以成名天下，这我不过指给你一条道路，你要到了西方禅林，前去取剑之时，你可不要心高气傲，小看高人，如果凭自己血气之勇，不但宝剑得不了，性命都有些个危险。”娄瑞听老人家说完了这话，自己连连点头，遂叫了一声：“老人家，我要是够奔西方禅林，化装前往拜房高僧，所为的他那口宝剑，但是我要到了那里，自然得看事做事随机应变，也许明拿也许暗取，这一来这个日限可就说不了一定啦，如果这么办老人家膝前无人侍奉，我怎能够放心。”老头儿闻听，面目往下一沉，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娄瑞，就冲你这一句话，将来就不能成名，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得具有英豪之气，不能学儿女之态，你说出门不放心我，难道说我是走不动的人吗，你何必学这种愚孝，真正孝子父作子述能够继续为父之志，那才算是英雄，何况我指明路于你，为什么你还不去呢。”娄瑞听老头子说，连连点头答应，老入家不过把出入的道路，详加指示。娄瑞遂打点好了一个小包袱，带了二百两银子，收拾利落，辞别了老人家这才动身。娄爷出了家门，行至在中途，一个人行路，道上又没有什么事，自然走的很快。这一天来至在四川成都府的地面，到了西关厢，买了些个纸裡钱粮，遂一直够奔拂云峰，往前走着，就见山高影日，碧沉沉苍翠可爱，来至在山根寻道登山，曲曲弯弯道路荒僻。娄爷看着，自己心中揣度，也不知道那条山路可通西方禅林，既然不认得道路，只可随便顺道前行，好在一样儿，身有武学，上山不大什么艰难。走了好半天，猛然间就见前面一带松林，如同绿云相

彷，绕过这带松林，风清日朗另换一个世界，野鸟喧噪，其声异常好听。娄瑞此时但觉心旷神怡，几乎忘却山下尚有凡世界，四外浏览远远看见红墙巍峨，殿角如隐如现。准知道前面一定是一所庙宇，心中喜悦，往前紧走，来到切近，就见山门前一边一个刹杆，汉白玉的夹杆石，对着面的影壁，在外面绕着看，大概是四层殿，东西尚有配殿。娄爷看罢暗含着踌躇，心说山峰上面竟有这样大庙，这么大的工程，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所修。山门前倒是有无数石碑，一时之间也无暇去看，看了看在山门上悬着一块匾黑匾金字，上面写的是敕建西方禅林，当中山门紧闭，左右各有角门。娄爷不敢走当中山门，来至下垂首的角门子，轻轻叩打门环，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叫了半天，由里面开门出来一个小和尚，年纪有三十多岁，穿着半截子短僧服，脚底下高腰白袜，开口僧鞋，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长的倒是善静。他眼看着娄爷，笑嘻嘻合掌当胸，叫了一声："施主，方才是你老人家叫门了吗？"娄爷点头说是。小和尚问道："不知有何事，如果找人，请你老说出名姓来，我好给你老回，若是烧拜佛的，对不起可得挡您的驾，皆因老方丈有话，因为我们这里有三百多名僧人，全都是静修的。"娄爷听到这里，二目圆翻，心中暗想，莫怪我爹爹说这里面这个当家的和尚了义，本性特别，身为剑客，今天不用见他的面，只听小和尚所说的这话，就知道了义，决非寻常之人。既然不容我烧香，怎么能够见他的面，见不着他的面，何从谈话，谈不了话又怎么能够谈到宝刃，一步一步尚有许多障碍，今天这头一步就有如此艰难，这么看起来，这宝剑大概难以到手。又一想，咳，世上无难事，就怕不用心，俗语说的好，有志者事竟成，凡是一段事，

自己只把主意拿定，本着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胆气去作，没有办不到的。想到这里，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拿眼看了看小和尚，打了一个咳声，叫了一声："少师傅，你老这一说才明白，我今日奉父命前来，草舍离此相隔数百里，他老人家染病在床，医药无效，是他老人家自发心愿，如果病体稍痊，必然亲自前来佛雪峰，西方禅林还愿。你说果然神仙有灵，由他老人家出口成愿的那一天，不消几天，沉病霍然而愈，他老人家心里高兴的了不得，立刻就要前来还愿答谢佛祖的保佑。我以为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倘若中途路上，受些个劳苦，旧病复发，岂不悔之无及，我这才请命相代。这一次来到了宝刹，就算是至至诚诚，既然少师傅说明，老方丈与信士无缘，这乃是庙中的规则，我可不敢抱怨，也不敢破例妄动，惟有求少师傅你老替我设个法子，周旋周旋，我感激您的功德不朽。"小和尚闻听连连摇头，叫了一声："施主，这个我可办不到，头一节我的职司太卑微，再者说我们这庙里头无这个规则，不敢破坏他老人家的法谕。"说到这里小和尚转身就要往里走，又谁知娄爷不肯放行，苦苦哀求，说的言语令人怜悯，连连叫少师傅大发慈悲。居然把一个小和尚的心给哀告软了，遂止住脚步，叫了一声："施主，你老在这里略候一候，这个事我一个人可主不了，容我到里面跟我们所有执事僧人商量商量，如果众人肯其负责，方丈问下来，应当用什么言语回覆，有了章程你老再进庙还愿，谁叫你老是个孝子呢，如果众人全都不敢担，还是那句话我可不敢往里带你老。"娄爷一听无法，遂说道："少师傅你大发慈悲，无论如何替我维持维持。"说到这里小和尚点了点头，回手关门，叫娄爷在外面等候。等了足有喝两碗热茶的工夫，看见小和

尚开门出来，向关娄爷点手说道："施主现在客堂里面有我们几位师兄，他们全都是有职务的人，叫我把你老请到里面谈谈，然后设个法子叫你老烧香就是了。"娄爷闻听欢喜，跟随小和尚迈步进内，小和尚回手关门，带着娄爷一直往里走，来到客堂，纸衲钱粮往旁边桌上一放。娄爷看了看屋中坐着有四五位僧人，也有穿着长大僧服的，也有短衣襟的，全都是满面红光，精神奕奕。娄爷毛腰，给各位和尚作了个揖，然后旁边垂手下站。小和尚看了看众人说道："施主我先给你老见见，这是我们庙中的月中师傅，知客师傅，我就叫门头僧看门，还不只是一个，两位副的一位正的，正门头僧是我们大师哥，他那个差使可消闲，因为专管山门，一年就开两次，腊月初八，正月初一，一年就是这次大齐场，也不为的是迎接檀越进香，俗说就叫迎神。再说就是我们哥儿两个了，看守左右的角门子。"谈着话就见知客僧手打问讯，叫了一声："施 主你老贵姓。"娄爷连连抱拳说道："在下姓娄名瑞。"娄爷又把怎么奉父命前来还愿的话，又说了一遍，求众位设法维持，我把心愿还完了之后，回到家中见着我的父亲说明，决以不忘众位高僧的好处。从中说话，就是这位知客僧能谈，双手合掌口念佛号，叫了一声："娄施主，我先拦你老清谈，从中有段原因，施主相隔路远，你老不知道，在我们敝山附近的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则的，在先前所住挂单的僧人，没有千名，倒也差不多，就皆因五年前庙里头九月初九那一天，作重阳大会，水陆道场，超度亡魂，远近善男信女，来的无数，人多心不齐，从中良秀全有，也有诚意前来烧香还愿的，也有游逛的，另外有一部分不良之辈，藉此前来招摇，抢男霸妇，毒辱佛门净地，老方丈一怒，自此

永不许男女烧香。说到今天，你老要烧香，我等众人焉敢破坏旧例，违背方丈的法谕，方才我听我师弟说，你是一个孝子，我们不能不维持，不用说这段事背方丈而行，就是监寺的师傅，都不能让他知道，走漏了风声，我们必然身受重责，就是为你挨了打，那就得说认命，皆因你的孝行可嘉。可是这么说，也用不着到大雄宝殿，你跟着我们暗含着把配殿门开开，你到里面烧股香，就算上供人吃，心到神知就是了。”娄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道：“这就算众位师傅维持我。”说到这里叫他把纸裀钱粮打开，带好了火种，众人带领着他，出离了客堂，越过穿堂殿，来到大殿的前院。看了看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两旁边四株大树，四面四外的套廊，正当中的大殿，殿座足够十五间，两旁边的配殿，高耸耸的月台。把娄爷陪到了配殿，知客僧用钥匙开了锁，门分左右并未敢高声说话，点手叫娄爷来到里面。一看这座配殿一拉溜是五间，正当中供的就是汉圣大帝，两帝边龙狮火地，文昌药王，每座神龛前一张神橱上面摆设着五供蜡阡，上面悬着海油灯。娄爷来至在里面，后面小和尚抱着香，燃着火种点香，插在炉内。娄爷将身跪倒佛前棕团上面，向上叩头，嘴里头还不住的叨叨念念，所有的僧人，以为他是替父还愿感谢神灵，其实不对。娄爷他另有他的心思，他祷告上天有眼，保佑他在此得遇老方丈，见面投缘，好得宝刃，挨着神橱前全都把香烧完了，另有小和尚把香起下来，沏灭了仍扔在香池里面，知客僧悄悄的说道：“娄施主你还是请外面坐吧。”娄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众位高僧，既然是庙规森严，你老人家身担重责，暗开配殿，领我到神前进香，这番心思小子领情，可有一说，你老人家修好修到底，我还愿还到头，已然配殿上

了香，大殿的佛祖我要不磕几个头，回到家中怎能向我父亲交代，我又不会说瞎话，真要是我父亲知道我没到大殿进香磕头，必然怪罪于我，在我当受家法的责打。在我父亲他老人家于心不甘，必然还要亲自前来，这个话可得求众位师傅发发慈悲，不怕我不烧乍，在佛祖跟前磕几个头，也觉着良心上好过的去。”娄爷当面要求，众僧人闻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后来还是这位月中师傅眼看众人说道：“各位师兄师弟，你老看这位施主，真可算顺着一道走到黑，前来还愿，既然来到庙中，不怕烧上一炉香，心愿到了，神已知晓，不就算完了吗，非要开大殿不可，倘若叫监寺的看见，报告方丈，我们可担不起。”任凭你怎么说，娄爷只是百般的苦苦哀求，求的众人无法，知客僧说道：“众位师兄师弟，既然娄施主这么说，咱们就成全他吧，就是开完配殿，这个话要是传到监寺僧耳内，我们也不好说，莫若已就就已就吧，咱们把大殿给他开开，叫他烧股香快走，成全他这分虔诚心。”众人一听也无可如何，只可够奔大殿，用钥匙开开殿门，到里面一看，别看没有人烧香，里面清洁异常，皆因客堂里面，有四十多位僧人，按子午必要到大殿佛前诵经，故此尘土皆无。照样把香划开了，正当中供的就是我佛如来，两旁相陪二位菩萨，文殊普贤，两旁边所有的神，大概就是十八罗汉。娄爷上香膜拜，挨位全都磕了一个头，参礼已毕，然后背手观看，细看佛祖的圣颜，虽然说泥塑木雕，位位状态威严。娄爷那个神情叫别人看看，好像是随喜殿上留恋不舍，其实不对，僧人等怕监寺的知道，总想着越快越好，娄爷故意逗留，那个意思时间一延长，有人知道了才好呢，这四位和尚看着着急，说道：“娄施主香烧完了，你老就不必参观了，忱延的

工夫大了，多有不便。”娄爷摇头说道：“不，我略微看看，回到家中也好向我的父亲学说。”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外面有人念佛，声音洪亮，这一声佛号不要紧，把四个和尚可给吓坏了，颜色改变，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施主，可了不的了，你老算把我们害了，叫你走你不走，香烧完了，还要观看，你看着吧，回头我们轻则挨说，重则就得佛前请法，必然要身受重责。”说到这里，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二目圆翻各处观看，手摆着拂尘。娄爷上下打量这个僧人，大身材细腰扎臂，茶青色的僧服，青布大领，腰扎杏黄色的绒绳，下垂灯笼穗，脚底下穿着一双鹅黄色的僧鞋，沿着白口，往脸上观看，黄脸膛窄脑门，两道掺白眉，大眼高鼻梁，两观高耸，通红嘴唇大下巴，两耳朝怀，颔下掺白胡碴。到了里面一看，念了一声佛号，遂说道：“各位师弟，这是哪一位大胆，暗开大殿，如果叫方丈知道了我先受责备，如果各位有意跟他过不去，故意如此，也请各位明言。”众人面面相观，知客僧遂说道：“师哥，这可不怨我们，再者说方丈传出来的话，哪一个敢不听。这里面有一段原因，这位施主姓娄，名叫娄瑞，皆因他的父亲身染不治之病，堪堪要死，他自发心愿，如果得活，亲到西方禅林降香，神灵有眼真就叫他好了，有心自己前来，皆因年岁太大。这是他亲生之子，替父前来还愿，在山门外我们也曾再四挡驾，怎奈他是一派至诚之心，不肯就此而回，苦苦哀求，我等无法，背着你老开大殿，叫他进香，既然被你老查出，念其他是孝子，你老就发发慈悲，从中维持维持吧，师哥你老要是能饶我等这一次，下次决意不敢。”娄爷在旁边也不住的哀求，监寺僧人当着娄爷也不好发作，正然无法解决之时，由外面进来一个小和尚，年纪有个十二三岁，向着

监寺僧叫了一声："师哥，方丈问何人胆大敢在庙内喧哗，叫你老到后面有话说。"监寺僧一听，叫了一声："各位师弟、听见了没有，我倒好说，就是怕方丈知道，果然还是知道了不是，你们赶紧把大殿锁好，这位娄施主陪到前面客堂，回头单听方丈的发落。"众僧人无法，把大殿里面收拾收拾，用锁锁好，娄爷仍然陪到了客堂落坐。此时娄爷心中这分喜悦别提了，心说我就怕方丈不知道，只要是知道了当然就有见面的希望，只要我看见和尚了义，看看他的眼神行动，就知道他是何如人也，果然要是成名剑客，隐遁在此，我不用说得他老人家的宝剑，就是近乎近乎也可以多得些个武学。

不表娄瑞，单说的是监寺僧，跟着小和尚一直来到后面，方丈的禅堂，来至在里面，老方丈问："外面何人行意喧哗？本庙的僧众，你就没吩咐他们镇静点儿吗。"监寺僧不敢隐瞒，就把外面来了一个孝子，替父还愿，姓娄名瑞。方丈闻听微然一笑，念了一声佛号，遂说："原来如此，既然是孝子还愿，就不必拦阻才是。皆因人多了良莠不齐，来到了庙中搅扰，故尔我才说信士地缘，禁止他等入庙，又搭着我好静不好动，不愿意答理他们，所以我才说了那么一句话。这位姓娄的既然奉父命前来，可称得起是孝顺之子，无论如何，也别亏负他这分诚意，咱们这个禁止烧香，不过就是远小人，近君子的意思。要说咱们出家住在庙宇里面，说信士无缘，未免于理不合，不过小人之辈，他一看庙内禁止闲人入内，他也就犯不上费许多唇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拜佛来的。"话说到这里，老方丈问："姓娄的那个香烧了没有？如果没烧赶紧开殿，叫人家进香，香烧完了，把这个人带进来，我看看。"监寺僧闻听说道："跟方丈回，这个人香已然烧完了，皆因他等被哀

求不过，背着我开了大殿让他进的。我绕到那里看见隔扇大开，恐其有什么意外，念了一声佛，才惊动了你老人家。”和尚闻听点头，摆手说道：“你快出去，把这位施主带进来我看看。”监寺僧答应转身出离了禅堂，来到前面把小和尚们吓的一个个心惊胆颤，看见监寺僧，走上前来叫一声：“师兄，方丈问下来怎么样了？”监寺僧说道：“他老人家倒没着多大急，不过叫我把这位施主带到后面，他老人家要亲眼看看。”众僧人一听无法，只可告诉娄爷，叫他跟监寺僧一同够奔后面，把个娄瑞喜欢的了不得。工夫不大，来到后面禅堂，禀明了老方丈才把娄爷带到里面。娄爷进了禅堂，留神观看但只见迎着面有一张床，床不放着棕团，上面坐着一位僧人，盘膝打坐，年纪太大了，看那个样儿，站起来是个大个儿，身上穿灰色粗布的僧衣，青粗布的大领，外面罩着一件灰布大坎肩，腰里扎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脚底下穿高腰白袜，一双僧鞋，在脚搭上放着。老和尚双手下垂，面如敷粉，白中透润，起着一唇油皮白眉毛，搭撒着眼皮，准头端正，方阔海口，颔下一部银髯，头上满都谢了顶了，大耳堪可垂肩，天然带着福相，果然不枉身为一庙之主。娄爷看罢，往前抢步，口称方丈在上，弟子娄瑞给你老行礼了，毛腰行礼心中佩服，看和尚的相貌不愧人称剑客。老和尚一看娄瑞毛腰行礼，双手合掌当胸，念了一声佛号，叫旁边的小和尚搀起来。娄爷站起身来，老和尚命弟子搬过一张杌凳，叫娄爷坐在自己的对面。这位了义和尚，睁眼打量娄爷，然后叫了一声：“这位施主，奉父命前来进香，可称得起孝悌无双，论说老僧庙内的规则，无论远近之人，前来烧香一概挡驾，这也算你我有缘，也搭着你有一片至诚之心，才能够在此巧遇。”叫小和尚倒上

茶，两下里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老方丈那个心思，谈上几句话他还会不告辞吗，又谁知这位娄爷越说越高兴，堪堪天色就到了日没，老和尚实在忍不住了，遂叫了一声："施主，但不知你住在山前山后，山上山下，天色已然不早，我恐怕你走着不便。"娄爷听见这个话，不由得自己暗笑，心说我来就为的访高僧你，见不着面那就无法了，只要是见着你打算让我走那可就不容易了。遂向老方丈说道："要不然我早就走了，方才我来的时候，在山门外众僧人拦阻，不叫我烧香，我要是走不就早走了吗。皆因我父亲有个志愿，他老人家自己出口成愿，许的明白，沉疴得愈，好了的时候，必要亲自到西方禅林进香，烧完香之后，拜见老方丈，把话说明，情愿在庙中侍奉僧众，以四年为度，真要说削发为僧，他老人家也年纪老了，再说家里子女满堂，他老人家也不能那么办。你说出口成愿，病果然好了，我既是替他老人家前来还愿，当然是有愿必还，故尔我不走，我早就把主意打妥。你老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我情愿住在这里，替父侍奉僧众，以了心愿。"老和尚听到这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翻，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施主，论我庙的僧众人数百名，真要说你一个人住在我这里，早晚吃两顿饭，还要服侍服侍僧众，那倒没什么说的，头一样庙里清苦，没有香火这是你知道的，多一个人就得多一人的费用，这项伙食难以出账，再说庙里僧人数百之众，早早晚晚这分辛苦，你也受不了。依我说你话既然说出，就算把愿还了，请你早早回去，我也不敢多留。"娄爷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方丈，我早已算到这里，只顾你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回到家中怎么向我父亲交代呢，知道的说你老不肯留，不知道必然说我贪恋家中，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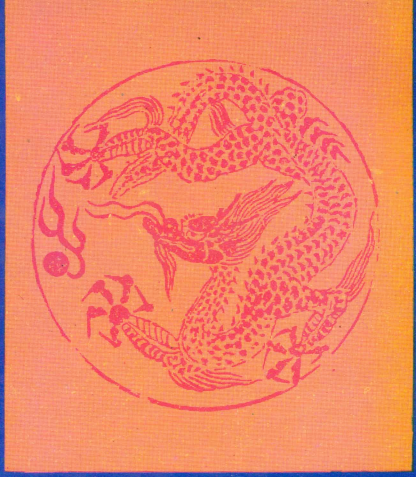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者说谈到庙中清苦，我已预算妥当，方丈放心，我自备衣食，决不骚扰庙中。”老和尚看了看，准知道叫他走不成，只可点头说道：“娄施主这可是你自己愿意在这里，倘若庙里的辛苦你受不了，或者背我而走，或者当面相辞，到那时你可别说我说你不对。”娄爷点头道：“老人家你只管万安，心意已决，并无反悔。”老和尚无法，谈够多时，到了吃饭的时候，叫监寺僧把他带下去，到食堂里面用斋，与众吃喝，就叫他在庙内休息三天。到了第四天，老方丈咐吩下来，叫娄瑞净管给庙里挑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用水满归娄爷一个人管。娄爷只可点头，跟着小和尚一同到外面，告诉井的所在，水筲给他找了来，娄爷一看这副水筲就是一怔，是新打造出来的。娄爷看了看这副筲，平平常常也得装三四百斤水，挑水的扁担亚赛小房梁。这对筲再搭上水真不说没挑过的，就是能担二三百斤的主儿，这一天挑长了他也受不了。真有心说不挑，老方丈必然说我心意不诚，叫我走出庙门，那么一来岂不是往返徒劳，得不着宝刀岂不枉然。再者说常言有句话，不受魔难不成佛，自己把心一横，不怕水筲把我压死，甚至于出了别的危险，死于庙内，那叫情屈命不屈。想到这里，伸手拿起扁担来，绳扣套好，担起空筲够奔井口。水打满了挑着一走，晃晃荡荡，要说人浑身的膂力，也分怎么用，长挑的主儿虽能挑三四百斤，二百斤的物双手举不起来，会举的主儿，能举三四百斤，二百斤挑着费劲，各用一掼。这对筲三百多斤不足四百斤，别看这么高的身分，担起来仍然是晃晃荡荡，自己咬定牙关，还算是不错，厨房几口缸全都挑满了。菜园子那里又要水，其实菜园子那里有井，也别管真用假用，就叫娄爷挑，好在娄爷这个人也和平，菜畦挑完了之后，外

面打杂的和尚又叫挑水泼院子。娄爷一个人还是真够忙的，由清晨起来就挑，一真挑到日没黄昏，这一天娄爷用手摸了摸左右肩头，一边起了一个大疙疸。娄爷这个地方就皆因是有所希冀，故任劳任怨，一声没言语，照样去挑。后来打水得门了，挑的也快了，得了闲暇的工夫，不应当休息休息吗，不行又加上叫扫院子。娄爷每天如是，白天挑水扫院子，吃完了晚饭之后，在没人的地方还要练习练习功夫，不到三更后，不能安歇睡觉，东方发晓天光一亮，接着还是挑水。由娄爷来到这里，终日劳累不觉不知，就是五年光景，也不断自己暗含着练功夫，可就是有一样儿，跟家里头音信未通。好在一节，老剑客娄镇他老人家也很放心，临行之时，嘱咐的明白，叫老人家只管放心，不论日月长短决无舛错，老人家也知道娄瑞做事精明，也不至于有什么意外。娄瑞在庙里忍到八年了，自己心中纳闷，转瞬来了八年，也没看见这位了义长老他练功夫，宝剑也不知收于何处，倘若宝刃不在庙中我这不叫虚度光阴吗，自己心中为难。猛然间自己一想，我这算错了，打算访宝刃，何必在我自己的住所坐着呢，白天不用说，夜晚之间，何不偷探方丈的住室，或者能得眉目也未可知，主意拿妥。到了晚饭后他可就不温习他的功夫了，施展功夫暗探方丈室，每逢去了也有时赶上老方丈打坐，或者看经，或谈话等等不一，一连探了数月。这一天时在夏令，娄爷卧爬在后窗户，隔着纱窗往里面观看，但只见老和尚一个人坐至在床上，两条腿伸着，腿粗如夯。口中不住的直哼咳，把小和尚叫到面前，嘱咐叫他够奔后面，说："后阁佛楼迎面的神龛，撩白绸佛帘，在里面有我一口宝剑，你给取了来，因为我这两天腿不好，腿要好的时候，那就不用说有人偷盗我

的剑，我可以把他赶上，这两天腿不合适，倘若叫人拿走，应当如何。”和尚在屋里说这些话，把外面的娄爷喜欢的了不得，暗想道不离，我来了这么些个年，所为的可就是宝剑，想不到今天和尚无意之中，说出来宝剑的存放地点，活该我得这口宝刃。想到这里，再往里看，小和尚业已转身出来，娄爷紧紧在房上跟随，一直够奔后面佛楼，但见小和尚拿钥匙上了楼，外面是一槽大漆的隔扇，挂着个雨帘子。就见小和尚慢慢把帘子撩起来，放在肩膀头上，拿钥匙开了锁簧，推开了门，由腰间取出来火种打着了，到里面燃着了蜡烛，佛橱上面的东西，略微挪了挪，然后爬到上面，掀帘由里面摸出来一口宝剑，小和尚连看也不看，手拿着宝剑放下佛帘，止灭蜡烛出来，把门照样锁好，轻轻的撩起遮雨的廉子，手中擎着这口宝剑下了楼。娄爷看着眼熟，有心过去，由小和尚手中抢过来这口宝剑，又一想，不，我真要把宝剑抢着一走，岂不把赃给小和尚种上了吗。宝剑既然是无价之宝，小和尚要是丢失了，老方丈岂肯跟他善罢甘休，倒不如我看老和尚把宝剑放在何处，我再伸手窃取岂不为妙，主意已定留神观看。小和尚手擎着宝剑，一直够奔禅堂，娄爷仍然隐在后窗观看，就见老和尚把宝剑接过来，手中擎剑，念了一声佛号道：“此剑真称得起无价之宝，价值连城。”说到这里左手掳住剑匣，右手荷剑把，按崩簧呛的一声宝剑离匣，藉着灯光一晃，光若晚霞，剑光一片照满了屋中。娄爷在后窗户观看，心说这才叫宝物，要不然平常宝剑，哪里有这么大的光华。看罢就听老和尚念念叨叨的说道：“此剑原名紫电，后来更名流彩虹，由战国时代传到而今，多少代的英雄，以此宝成名，算起来屈指不可胜数。传到而今，此剑落于老僧之手，堪称废

物，出家人身守五戒，杀盗淫妄酒，虽有此利器，用于哪里，早有意将此物赠于相当之人，怎奈遍访未遇。想不到双腿落残，寸步难行。剑在我的庙中，如同明珠被土埋，不但无用，我连保护之责都难做到。那成名英雄正人君子，他知道我有此剑，并无用处，前来借使将剑取去，尚属犹可，倘有不肖之辈，知道我有此宝，深夜前来盗剑而去，真乃老僧之罪也。娄爷在外面听和尚所说之话，不由得心中突突乱跳，暗说道："难道说我的行踪被和尚识破不成。"别看娄爷这么聪明，这个地方他可差点儿，剑客之子身分只够侠客，离着剑客地步尚觉稍欠，真要通达个中的妙理，听见和尚这些话，他就应当跃身由房上下来，一直够奔屋中，跪倒和尚的面前，将自己的来历实话实说，那才算他对。娄爷不但不下来拜见，反倒打定了偷盗之念，借此施展施展自己的能为，这个地方他可就算错了，再往里面看，就见老和尚将宝剑还匣，不住冷笑，自己念念叨叨，说道："了义你这可算错了，就是双腿不便，宝剑放在后面佛楼，也没有人前来盗取，真要是有不肖之徒前来盗取，他也算是自找灭亡。"又听和尚说道："徒弟，将宝剑仍然放在原处把门锁好了，赶紧回来。"小和尚心说老方丈今天大概是犯了病了，因为一口宝剑连地方都找不好了，拿了来又叫我拿回去，无法只得答应一声，将剑接在手中，小和尚转身出来，一直够奔后阁佛楼。娄爷在暗处看得明白，就见小和尚照样开开门，将宝剑放在了原处，然后收拾好了这才下楼。娄瑞等小和尚走远，心中高兴，他逐够奔楼梯前，晃身一纵，并个按阶而上，来到上面，脚登扶手，轻似狸猫，快如猿猴，往上紧走，来在了外廊的踏板上，四外观看，并无人声。遂轻轻撩起遮雨帘，伸手掳住锁头，用手先按了按锁

门，看了看里面的簧，由腰间取出绒绳往里纫，锁簧抿住撒开了锁，推开了门转身来到里面，先把门对好了，到前面定睛观看。也用不着打火种，练武的人眼神最好不过，娄爷一定眼睛，已然看的明明白白，把正当中佛龛上的东西，稍微移动，然后脚登神龛，轻轻撩起软帘，往里面伸手一摸，果然宝剑放在里面，伸手取出来，脚落尘埃。左手擎剑鞘，右手荷剑把，先看了看宝剑的装璜绿鲨鱼皮鞘，大概年头不少了，鲨鱼皮全都脱了皮了，拿在手中很沉，比平常剑大不相同。按崩簧往外一撒，剑出三寸光华一道，娄爷不敢再撒，怕的是光芒四射，惹人注目，遂把绒绳解下来，往背后一背，胸前打着麻花蝴蝶扣。宝剑一好，高高兴兴推开了门，转身够奔外面，哈着腰把遮雨的帘子往背后一罢，一来可以挡着自己，二就是用此作为挡身，回手把门锁好。然后一翻身把遮雨的帘子往下一放。将然一放，就觉身后微然一挂，稍有动作，娄爷赶紧回手一摸，宝剑踪迹不见。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